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二九・史部・別史類

明史四百十六卷目錄三卷（卷二百七十七至卷三百三十）

〔清〕萬斯同撰

……………

席書

字奉春

霍

子與瑕

能

決

黃宗明

從子元黃

縮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郟城知縣入
 為工部主事授戶部進員外郎十七年四月上疏曰
 近以雲南晝晦地震命侍郎樊瑩巡視奏無監司以
 下三百餘人意以災異為諸臣所致也臣竊謂災異
 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瘡瘍發見四
 肢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
 四肢之末哉今內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員積至
 數千投充校尉多至數萬齊醜之修寺觀之建殆無
 停日南方織造頻煩近臣賞賚踰度皇親之家侵奪
 民田網羅市利軍馬錢穀悉歸宦官增道不已大獄
 擬招詞而不敢辨刑官知冤抑而不能伸人臣直道
 在聞者未蒙起用小臣言事被請者未經原復文官
 由傳陞而得武將非振舉而陞名器濫施曾無紀極
 災異之警偶洩雲南當國者不知自省乃奏遣大臣
 考察欲以遠方外吏當之比何理哉且以雲南災異
 而并考察貴州庶僚又何理哉他方之有災異者多
 矣考察何獨不及昔漢遣八使巡行天下張綱獨曰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無君十五
 事今樊瑩職兼巡察不能劾奏威晚大臣而獨考黜
 雲南官吏抑末矣如必欲綜核名實感格天心乞先
 令兩京文武大小諸臣或自陳或考退然後分遣大
 臣巡行四方黜其貪酷之尤者其雲貴被考諸人待
 今冬會朝之時從公再察應黜退及存留者與他方
 一體施行仍乞陛下任大臣為腹心倚言官為耳目
 將臣所陳弊政一一釐革大臣當起者立賜登庸言
 官被請者即為牽復諸凡大害當祛大政當舉者悉
 令所司條奏而罷行之再乞近訪大臣諸求民瘼傳
 觀經史用鑒治源如此而災異不消天下不治臣未
 之聞也時不能用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擇州
 縣弟子延主守仁為師教之士始知學累遷福建左布
 政使寧王宸濠反急募兵二萬授之則賊已平乃返
 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中官李鎮假進貢名張
 賜假御鹽名並欵銀十餘萬恣行乾沒書疏發之嘉
 靖元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年江南北大饑書奉
 命賑濟江北謂民命在旦夕惟設粥則所濟皆窮人
 不待編審乃令州縣十里一廠煮糜哺之全活無算
 書在湖廣凡中朝議大禮未定獻議言今日禮官之

論舉朝皆以為是臣愚曰此未可遽是張璪霍縉之說舉朝皆以為非臣愚曰此未可遽非蓋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孝宗不能私也孝宗傳位武宗神宗累業已有託非孝宗無嗣乃武宗無嗣也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為人後今上以興獻王長子入承大統英宗入嗣在衮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今上續承大業非嗣孝宗之統嗣武宗之統也非嗣武宗之統嗣高皇帝之統也議者以陛下繼統武宗仍為興獻帝之子別立廟祀張璪霍縉之議未為非也然天無二日尊無

二帝陛下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既奉孝武為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興獻王此萬世不刊之典禮臣三四執奏未為失也然禮本人情陛下尊為天子慈聖設無尊稱於情難已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此情之不能已也為今日議宜定統曰皇考興獻帝別立廟太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文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至於慈聖宜稱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加之獻諡也豈宜加於今日哉議既具會中朝覲獻張

璪為邪說書懼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大喜三年正月具疏獻上之帝得之亦大喜趣召入對無何詔改稱獻帝為本生皇考遂寢召命禮部尚書汪俊以爭建廟去位特旨用璪代之故事禮部尚書汪俊翰林他官莫敢望而是時廷臣排異議益力書進用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詆書至嘗其賑荒無狀多侵漁書亦屢辭并錄上大禮考議最後乞遣官行勅帝為遣司禮中官一人戶刑二部侍郎各一人錦衣指揮一人往勘而趣書入朝益急比至德州則廷臣已伏闕哭爭盡繫詔獄書馳疏言議禮之家多為聚訟兩議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擇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較乞宥其愆失俾獲自新不允其年八月入朝帝慰勞有加踰月乃會廷臣大議上奏曰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為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終不稱濮王為伯今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未嘗立為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於帝王伯父

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令以伯為父以父為叔倫理易常是為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今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胡可改也今陛下於獻帝章聖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總臣等臣獻夫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本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本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帝本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本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如徽稱曰皇嫂名義既正元額陛下仰尊孝宗仁聖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禰室於至親不廢隆尊親而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是則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禮遺禮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議上詔布告天下尊稱遂定焉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獻諛希恩者紛然還至錦衣百戶隨全光祿錄事錢子勳既坐罪褫職希古請遷獻帝梓宮北塋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瑛等既斥其謬帝復下廷議書乃會廷臣上言願

陵乃先帝體魄所藏不可輕動昔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誠慎之也臣等博詢衆論會謂願陵形勝真帝王幽宅不得輕議遷移全等語使小人敢妄論山陵宜下法司按問帝報曰先帝陵寢在遠朕朝夕思望不勝哀痛其再詳議以聞書復集衆議極言不可乃已書以大禮告成宜有以答天下望乃條新政十二事以獻帝優旨報馬大同軍變縱巡撫張文錦燬總兵官江桓印而出故帥朱振於獄令代恒朝廷因而命之令禮部鑄新印書持不可曰天子乃不勝數軍耶請討之與政府意忤時執政者為費

宏石瑋賈諫書心弗善也明年二月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且曰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帝曰書為大臣當抒獻畧共濟時難何以中才自諉守仁迄不獲柄用夏四月署丞何淵請建世室祀獻皇帝於太廟書上疏力陳不可帝遣中官即其家諭之書復密疏切諫帝不悅責以畏衆飾奸乃議別立禰廟而世室之議竟寢五年秋章聖太后將謁世廟禮官議不合書時以日者在告上言母后謁廟事出叔閔禮官實無所據惟聖明裁酌且世廟既成宜有賜教之典議盡還議禮遣成

諸臣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此天子之大孝也報國書以議禮受帝知倚為親臣初進大禮集議加太子太保尋以獻帝實錄成進少保春顧隆異雖諸輔臣莫敢望書以孜孜奉國異報帝恩而得疾不能視事屢疏乞休舉羅欽順自代帝輒慰留不允其後疾篤請益力詔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文偉如故書甫聞命而卒贈太傅諡文襄任一子尚寶丞異教也書直諫動敏遇事敢為而性頗偏愎初長沙人李鑑為盜知府宋卿既論死書方巡撫湖廣發卿賊私因劾卿故入鑑罪帝遣大臣往按之不如書言而書時以得幸乃命逮鑑入京再訊書遂言臣以議禮犯衆怒故刑官率右卿而重鑑罪請勅法司辨雪及法司獄上無異詞帝重違書意特戒死道戍其他庇陳沆排費宏率恣行私意士論少之弟春篆並知名春舉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雲南有聲以兄為都御史改翰林簡討預修武宗實錄成當進秩內閣費宏以春由他官入與檢討劉夔並擬按察僉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龍改授者也書大怒疏言累朝故事無書成出為外任者帝以書故并夔留為修撰書由是怨宏數行詆訕及書卒帝念其議禮功累進用

春為翰林學士嘉靖十二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詔舉堪任翰林者春欲召選故翰林楊惟聰陳沂尚書汪鉉不可遂有隙後鉉有所推舉不與春議春怒詆鉉鉉許春前附楊廷和排議禮諸臣遂落職卒於家篆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鎮守雲南黔國公沐崑既加太傅待二司甚倨二司亦不與往來崑遂劾按察使沈恩等抑買市物諸事詔遣刑部偕錦衣官一人往按狀篆與同官李長私語崑不循分所奏亦多誣長即以其意具疏劾崑帝自言官伏闕積怒未解長奏入權貴復多庇崑者有旨責長誣陷重臣下詔獄詞連篆并繫治之法司擬贖杖還職詔並謫外篆得夷陵判官時正德十四年八月也世宗嗣位召復故官未上卒吏部請卹詔予祭贈光祿少卿霍翰字渭先南海人舉正德九年會試第一謁歸成婚遂讀書西樵山中經史淹洽世宗踐阼除職方主事上言古之帝王以道問學修政事為先務居處恭者道問學之要也敬大臣者修政事之要也陛下試內自省察深宮屋漏及對臨百官時能念念由禮無時豫惠否乎孔子四勿之訓誠今日所當講也聞臣職恭機務今止屬之票擬至斟酌裁決率歸近習輔臣

失恭贊之權近習起干政之漸將來壅塞聖聰率由於此自今章奏請召大臣而決施行諸官董鍊班列左右得東議而公駁之使宰相得取善之名內臣免招權之誇此又今日所當講也因言錦衣不當典刑獄東殿不當預朝議撫按兵備官不當以軍功受秩廢興府護衛軍不當盡取入京樂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儒赴難有功不當罷職平逆藩功自安慶南昌外不當濫叙又言去冗官清仕路正士風略虛文皆治安天下之要務而其本則在上下之交曩高皇帝諄諄垂訓惟曰君臣同游即宣宗英宗孝宗亦皆時召大臣而商政務尤今日所當取法也帝嘉納之先是大禮議起禮部尚書毛澄力持考孝宗勅私為大禮議駁之澄見貽書相質難詰故澄會試所舉士乃三上書極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其年十月上疏曰按廷議謂陛下宜以孝宗為父與獻王為叔別擇崇仁王子為獻王後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考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為所後者又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蓋無稱為父母之說而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為邪說曰為人

後者為之子以誤後人果如其言則漢宣帝當為昭帝後矣然昭帝從祖也宣帝從孫也孫將謂祖為父可乎唐宣宗當為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叔反謂姪為父可乎吳諸樊兄弟四人以國相授受蓋迭相為後矣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於宗室中特簡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為父母也臣以聖賢之道觀之孟子言舜為天子替喪殺人舉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也武宗嗣孝宗曆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嗣也今欲使陛下重為孝宗之嗣何為者哉夫陛下為孝宗子矣誰為武宗子乎孝宗有兩嗣子矣武宗獨無嗣子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孝宗之無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先固得享弟之祀則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并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武宗無嗣無可奈何矣孝宗有嗣後

強繼其嗣而絕與獻之嗣是於孝宗無所益而於與獻不大有損乎故曰撥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也然臣下之為此議也豈其為謀不臧其故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今陛下既考孝宗矣尊與獻王以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帝王之相繼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胥胥於父子之稱也惟繼其統則不唯孝宗之統不絕即武宗之統亦不絕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惟陛下於與獻王得正父子之稱以不絕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昭聖太后武宗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則於尊尊親親兩不悞矣帝得與獻喜甚以迫於羣議不遽行也而朝士遂指曰竊為邪說翻意不自得尋謝病歸嘉靖三年帝議尊崇所生益急而有詔召輔翰辭疾不赴馳疏言今日大禮之議兩端而已曰崇正統之大議也曰正天倫之大經也徒尊正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前日陋議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建議欲陛下上考孝宗又欲陛下妻考獻帝

此漢人兩統之失也本原既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始陛下尊昭聖皇太后為母雖於禮未合然宮闈之內亦既相安今一旦改稱大有非人情所堪者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啓皇太后必中心豫悅無疑而之陳萬一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其歡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慰釋其憂者亦無所不用其極庶名分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一也昭聖之嫡嗣武宗一人而已武宗無嗣在肅皇后之屬望已矣臣愚謂陛下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聖母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故今日廷臣惓惓以尊大統母昭聖為請者蓋預防陛下將來之失而進報孝宗之職分也臣嘗伏讀明詔正統大義不教有違知陛下尊昭聖敬莊肅此心可上質天地下信士庶矣但恐左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疑問或以彌文小節遂搆兩宮之隙此不可不早慮而預防之也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啓聖母曰昭聖皇太后實大統嫡宗至尊無對伏願聖母時自謙抑示尊敬至意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十六年聖母接見之儀亦

可輕忽見正始賀壽聖母每致譙讓不敢受納之意
俾宮闈大權一歸昭聖而聖母若無與焉則天下萬
世稱誦懿德與天無極萬一聖母意猶未喻亦得歸
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允從庶宗統
正而嬖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二也
帝深嘉其忠義趣令趙朝明年擢少詹事兼侍講學
士鞫固辭且言適年流弊翰林不遷外任吏部不改
別曹群以二官為清要致翰林不畏天子而畏內閣
中外臣工不畏天子而畏吏部自今翰林入閣必五
品以上副至三品即遷外藩叅政及各部侍郎六部
長貳或留加保傅或出為藩臬翰林六品以下悉調
外任練達政體仍轉翰林郎中員外郎及給事御史
俱補監司郡守政績卓異即擢京卿有文學者擢翰
林舉貢入仕亦得擢翰林京卿不當專守資格帝不
允辭趣令赴職而下其奏於所司悉格不用六年還
朝命直經筵日講韜自以兩音力辭日講請撰古今
政要及詩書直講以進帝褒許之其年九月遷詹事
兼翰林學士韜復固辭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以及
李東陽楊廷和顯權植黨籠翰林為屬官中書為門
吏故翰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至有進秩尚書者

臣嘗建議謂翰林去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
為腹心內閣亦不陰結翰林為羽翼且欲京官補
外以均勞逸議未即行躬自蹈之而又驟居學士
徐縉之上何愧如之帝優詔不允明年四月進禮
部右侍郎韜力辭舉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校顏
木王廷陳何瑋自代帝不允再辭乃允之六月大
禮成超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韜上言天下理
亂在士大夫心術崇禮讓廣耻則天下治爭進競
得則天下不治近來冗員日增冗食日衆賦額有
限耗費無涯更數十年不知何策以善其後今翰
林既修書亦以遷官日講亦以廢子廵撫子弟亦
廢武職冒濫如此祖訓謂何且陛下將為千百年
之計抑抑計目前而止也今邊防視昔廢弛財用
視昔匱乏生民視昔困苦人才視昔卑陋官吏視
昔貪污紀綱視昔頹壞日甚一日內有危亂之實
而外存振飭之形失今不圖後且無及夫爵祿者
帝王所以鼓舞天下豪傑也惜與為吝過與為濫
今以講禮修書叨愛峻秩僅有能輔陛下致太平
立千百年大業何以待之上之與奪抑揚天下取
中焉下之辭受進退風俗取則焉世有材不稱位

猶求進不已者矣未有安於下位而無求者也臣力
不足以挽之又隨衆趨焉其可哉因再白給事中陳
此之寃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帝優詔褒答不允辭
翰復奏曰今異議者謂陛下時欲尊崇皇考遂以官
爵餌其臣臣等三臣苟圖官爵遂阿順陛下之意臣
等自慨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
非利官也苟疑議禮者為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
為非何以塞天下之口因固辭不拜帝猶不允三辭
乃允之翰先後薦王守仁王瓊諸人帝皆納用尚書
胡世寧言翰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餘孤忠勁節當
世罕儔宜用為都御史仍妻詹事俾糾彈百僚裨輔
闕失不宜置之散地帝優詔報聞然亦竟不用也八
年春災異求言翰疏陳時弊十餘事所司多議行尋
充會典副總裁奏辭光祿酒饌帝特從之張璁桂萼
之罷政也翰謂言官陸燾等實受楊一清指使兩疏
力攻一清果奪職而璁萼得召還九年三月帝從璁
言議將分祀天地建二郊翰極言其非因詆言變亂
成法帝不悅責翰用上自恣言亦疏辨勿詆翰素
謹前自遂見帝怒未釋不敢奏辨乃遣言書痛詆之
後錄其書送法司備詔言怒疏陳其狀且言翰憑高

肆虐怙寵作威深居詹事府而陰握內閣吏部之權
內外文武天下畏其威者臣知有朝廷不知有權臣
為翰輩側目久矣因劾翰無君七罪并以私書進呈
帝大怒則以謗訕君上醜正懷邪遂下都察院鞫翰
從獄中上書祈哀璁亦再疏中揀帝皆不納南京御
史鄭文憲上言邇者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霍
翰未必非陛下賞言而罪翰是獎諛而惡直也宜察
翰之心容其蘊而舍其直且言天地分祀是置父母
於異處郊外親蠶是廢內外之防爾帝怒請之邊方
翰繫獄逾月帝終念其議禮功令輸贖還職翰尋以
母喪歸廣東僉事龔大綏許翰及方獻夫居鄉不法
教事大綏反被逮削籍十二年起歷吏部左右侍郎
時部事多至於尚書兩侍郎率不預聞翰言於尚書
汪鉉宜擢大公無私故鞫侍郎始獲參部事翰素剛
介屢與鉉爭執鉉及僚屬並嚴憚之既而鉉罷帝久
不置尚書以翰掌部事夙弊多所釐革聞臣李時傳
旨用鴻臚卿王道中為順天丞翰言輔臣而承天語
諒無可疑然臣等猶當奏請用杜場偽因守故事列
道中及應天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
登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其持正不撓如此十五年

六月出為南京禮部尚書。給言禮儀定式京官三品方得乘轎百官途遇引進有等乃南都不論品秩悉乘肩輿。銜銜相值卑不避尊。近給事中曹鈞騎馬直衝尚書劉龍濟。珍兩轎之間鈞遂與龍許。奏臣禮官也乞申明禮制俾有所遵。既下所司於是禮科都給事中李充濁及南京給事中曹邁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引進。舉公會宴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語頗侵。論先以劉淑相事屢與夏言相訐。至是疑充濁之奏出言主謀。既抵充濁為奸黨。於是言不敢與議。都御史王廷相乃會禮部侍郎黃宗明張璧言引進之制京師久遵南京不得有異。因請禁小臣乘輪如輜言帝為下令申飭而南京諸臣驕恣已久抗行如故。輜復以為言帝再為下令而諸人不服。曹邁及其同官戶相等至與輜而相忿爭。相遂劾輜。遷官南都。怨皇恣肆與其鄉人群飲郊壇。擅取海子魚飲。噴松下侍郎袁宗儒。恭喪不當進表。逼之使行。蹈上疏自理且言恭喪迴避律例無文。既下吏部及南京吏部都察院劾報成言恭喪不避誠如輜言。惟取魚一事不能無過。帝為停輜俸。四月相善。既幾過當亦停。二月給既與夏言交惡及言柄用輜每欲因事陷之。

十六年九月上言內閣之臣止司票擬外人不知遂謂朝廷大政悉出其手。頃吏部選劉文光等為給事中尋忽報罷人皆曰聞臣以恩非己出故抑之也。給事中李鶴鳴前以考察賦誦尋復故官人皆曰鶴鳴以賄得也。夫六科安稱缺人罪在六科吏部選擬不當罪在吏部今不罪六科吏部而獨咎文光等其何辭於天下。鶴鳴居官無狀嘗受富人金錢而令所親挾重賄請京師請託陛下宜明示中外以二者黜陟之故其或出自聞臣亦宜宣布在廷諭吏部今後進用人才務秉公正毋受當事頗指使天下曉然知戚福出自朝廷而大臣有如李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其意蓋為言發也。於是鶴鳴上疏自白并詆輜居鄉不法諸事吏部言鶴鳴復官本由特旨輜所言或出風聞鶴鳴劾輜亦無指實帝乃兩置之。無何輜劾南京御史龔澧郭本倚勢強市布帛澧等自辨言每慶賀進表輜縱令皂隸樂工交錯龍亭前又不當擅受民詞章下南京法司亦以受詞為輜罪帝並置不問。十八年簡補官僚命輜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協掌詹事府事。既辭加秩言臣非不知清秩可榮但念民生不寧災變屢見由貪虐有司召致而大臣陰為

黨護也大臣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或有狐鼠鑽結陰
因寵權呼叱去來若奴婢乞丐彼豈原無良心哉蓋
謂職不崇則權不大無以寵致四方之賂賂也大臣
約有司餽遺有司賤小民脂膏怨氣召災實有所自
臣若受祿晉秩不讓不辭是臣亦幸此榮遷以自取
素履也何以息貪風表百職哉其意亦為言發也
既屢擊言不勝最後見郭勛與言有隙乃陰比勛與
共齟齬言時中外訛言帝復南幸人情惴懼因言
六飛南狩時文臣多納賄不法人傳文官惟袁宗儒
武官惟郭勛不受饋耳今訛言復播有司因而科歛
衆心凜凜惟有他變宜有以禁戢之帝既下詔宣諭
群情大安乃詰韜曰朕昨南巡卿不在行受賄事得
自何人其據實奏聞朕將治焉韜對請問諸郭勛帝
責其支詞推諉務令指實韜窘乃言扈從諸臣無不
受饋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令其自述當不
敢隱其各官取賄實跡勛具悉始末當不敢欺如必
欲臣言請假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章下
所司韜懼不當帝旨尋以赴京所遇進鮮船內臣貪
橫恣極辭論列帝亦不問明年十月卒於官年五十
有四贈太子太保諡文敏韜學博才高強毅蕙直而

量頗偏隘所至好與人競帝亦知其然故不至大用
然其先後建白九十餘章率國家大計人莫能言其
在南都禁喪家宴飲絕婦人入寺觀罪娼戶市良人
女毀淫詞建社學散僧尼表忠節諸可以厚風俗者
民力者率毅然為之雖重忤權豪不避故既去而士
民思之初韜舉進士不稱毛澄李時為座主及後總
裁會試亦不以唐順之等為門生其孤孑行意皆此
類也子與瑕舉進士除慈谿知縣亦以強項為鄆懋
御劾罷尋起知鄞縣終廣西僉事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寧正宸濠將為變浹與同邑御史熊蘭草奏授御史
蕭淮上之宸濠倉皇舉事卒以無成本此兩人早發
之力也武宗將南征倡同官伏闕諫不聽出核松潘
邊餉有副總兵張傑者倚江彬勢賊累鉅萬誘殺熟
番上功啓遣葉蚤死千戶以下至五百人又嘗率家
衆遮擊副使胡澧撫按莫敢言浹至盡發其狀傑遂
視職世宗踐阼廷議追崇禮未定浹馳疏言陛下起
自藩服入登大寶固以旁支承正統然謂之繼統可
也謂之繼嗣不可也若必以繼嗣為名將直繼武宗乎
抑舍武宗而繼孝宗乎以為繼武宗則倫序有乖以

為繼孝宗則武宗已為之後矣陛下乃更為之後乎夫禮緣人情陛下已貴為天子而與獻母妃曾不得尊為帝后不知於聖心安乎否也况藩邸舊臣如袁宗卓輩昔為長史審理者今已為大學士少卿矣昔為承奉儀衛司官者今已為司禮錦衣矣顧至尊至親如與獻母妃乃反仍舊號不得緣子貴之義享帝后之稱乎僕必執為後之說考孝宗而母慈壽則與獻母妃當降稱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權內庭時將仍舊稱乎抑改而從今稱乎若仍舊稱而不得尊之為后則于慈壽徒有為後之虛文於母妃又缺尊

崇大大典無一而可也臣愚謂與獻王宜尊以帝稱別建一廟以示不敢上齊於列聖母妃則尊為皇太后而少殺其殺稱以示不敢上同於慈壽此於大統固無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以盡矣既至會與王及妃已稱為帝后下之禮官嘉靖初由右給事中出為河南叅議外艱歸六年服闋召修明倫大典權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四月遷大理寺卿俄遷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八年二月遷權右都御史掌院事京師民張福訐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下刑部治坐柱死不服而福之姊泣訴於官謂福自殺

之也其隣人之詞亦然詔即中親應召履按改坐福東廠執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應召詔獄決謂應召議是執如初帝愈怒視決職給事中陸榮抗言福親為隣里咸証逆狀而其姊言尤痛憤故決據此定獄乃遷蒙叢譴近日會審侍郎許讚禁不發言聞淵及寺丞簡霄辭疾不出而少卿曾直竟諛詞附和此無他人務自全也風紀大臣議獄一不當斥之若胥吏然如國體何決不宜罪給事中劉希簡亦以為言帝大怒并下兩人詔獄讚等竟抵柱死應召及隣人俱表軍邊衛而杖福之姊百人以為寃蓋是時帝方深疾孝武兩后家而柱乃武后家夏氏之僕故帝必欲殺之雖獄情顛倒不顧也決家居十載至帝幸承天與近臣論舊人乃召為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叅贊機務二十二年召為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明年代許讚為吏部尚書詮叙詳審每除一官必曰此缺相宜否如不當雖十考之何害尤獎拔寒賤過傾陷善類者必昌言扶植之時御史非巡方而奉差於外者類多舉劾以示恩威決以為非制踏自今御史所論列必其專職毋許濫及帝可之遂著為令又明年既論箕仙之妄時帝篤信左道禁中築箕仙臺時相

其言決威福見決疏大怒欲罪之猶以前議禮故不遂斥也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太保尋坐事奪俸者再決知帝意終不釋遂稱病乞休帝大怒視職為民又十年而卒決少有志節自守甚嚴雖由議禮驟顯然無所黨比尤能愛護人才故其去吏部也善類多思之隆慶初復官予祭葬諡恭肅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九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從王守仁論學獲聞良知之旨軍王宸濠反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征抗疏力諫請告歸嘉靖二年起南京刑部郎中時同列張璠桂萼與中朝力爭大禮宗明心善之倡言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私議奈何不法三代明年四月借璠萼及黃綰上奏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為人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眾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天子至尊誰與為敵哉大哉舜之為君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徇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比聖諭令廷臣集議經日相視莫敢先發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

也臣等大懼敷救因循終不能贊成大孝陛下何不親御朝堂進百官而詢之曰朕以憲宗皇帝之孫孝宗皇帝之姪與獻帝之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文奉武宗倫序當立之詔入承大統非與人後者也前者未及詳稽遽詔天下尊孝宗皇帝為皇考昭聖太后為聖母而與獻帝后別加本生之稱朕深用悔艾今當明父子之大倫繼統之大義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為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為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比萬世通禮爾文武廷臣尚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大倫於天下如此在朝石工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於天下萬姓其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此即周禮詢群臣詢萬民之意也奏入帝大悅卒如其言宗明自是蒙帝眷明年出為吉安知府遷福建鹽運使六年召修明倫大典以母憂歸八年服闋徵拜光祿寺卿光祿各署素無統紀中外不相關白吏得因緣為奸宗明率僚屬恭稽舊章著為成式曰光祿須知上之因言供御飲饌宜防奢侈欲自今乞為中制俾祭饗有常規賓賜有常格膳羞有常味多寡有常數而貪婪者無所容其間制乃可久帝嘉納之著為例內府進供器皿

兩京工部歲辦萬有千二而中官率有入無出宗明以為言帝悉命給發有故違者劾治寺中為清十一年擢兵部右侍郎其冬編修楊名以劾汪鋐下詔獄詞連同官程文德亦坐繫詔書責主謀者益急宗明抗疏論救且曰連坐非善政今以一人妄言而必究主使之人廷臣孰不疑懼况名榜掠以極當此嚴冬或致困斃將為仁明之累帝大怒謂宗明即其主使并下詔獄請福建右叅政帝終念宗明議禮功明年召拜禮部右侍郎十四年遼東兵變擢辱巡撫呂經而徵務為姑息納鎮守中官王純等言將逮經宗明上言前者遼之變固生於有激今重賦苛徭悉已釐正而廣寧復告變又誰激之比于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用振國威不得專事姑息帝不從經卒被逮宗明尋轉左侍郎卒於官初議禮諸臣恃帝恩眷莫不驅駕氣勢更相牽引恣行狗彘宗明雖由是驟顯顧持論和平而無所私比故於諸人中獨無譽識之者從子元恭舉進士為工部營繕主事嘉靖二十九年帝從部議命給事中李用敬叢內府監局諸匠俾出赴工旋為近侍高忠沮止元恭執奏前旨不宜廢格因劾忠用

上弄權宜速治帝初怒不允給事中李柵等復以為言獲如前旨元恭由是顯名既而俺荅薄都城言官薦部曹知兵者五人元恭與焉官終鳳陽兵備僉事黃綰字宗賢黃岩人侍郎孔昭孫也承祖蔭當得官感宋儒張載論廢襲語遂棄舉子業師事謝鐸故古學已讀書紫霄山中歷十餘年學益博謁選為後府都事謝病歸復師事王守仁講良知之學嘉靖初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歷時張璁桂萼方與中朝爭大禮帝心嚮之綰亦上言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近江南北歲凶至餓殍蔽野父子相食腥穢之氣上薄於天求所以致此之故必宮廷內外有大不和之事而致然也陛下臨御三年初任大臣矣而今皆不任初聽言官矣而今皆不聽議者多咎陛下不寬厥德臣獨以為不然蓋陛下有孝弟之情臣僚不能因之以推廣而反致中違陛下有親賢之美臣僚不能因之以持順而反務排擊故也陛下以憲宗之孫與獻帝之子遵兄終弟及之祖訓入踐大統止宜稱孝宗為伯考武宗為皇兄仍稱興獻帝為皇考立廟大內躬承祭祀不干正統庶幾大義明而私恩亦盡議者徒牽合宋濮王故事強陛下考孝宗而滅武宗兄弟

相傳之統絕興獻帝父子罔極之恩豈惟陛下之心不安凡有人心者皆不安也且武宗承孝宗之統已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為孝宗之子繼孝宗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絕孝宗也由是使興獻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絕興獻帝也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數哉奏入帝大喜下之司時嘉靖三年二月也其月再上疏申前說俄聞帝下詔有本生皇考之稱復抗疏極辨又與璉等及黃宗明合疏力爭大禮遂定棺自是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淵請建世室棺與宗明力斥其謬尋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再謝病歸帝念其議禮功六年六月召權充祿少卿預修明倫大典時王守仁為忌者所抑雖封伯而不給誥券歲祿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陳槐御史伍希儒謝源多以考察論黜棺志訟之於朝且請召守仁輔政由是守仁得給賜如制珣等亦蒙叙錄棺尋遷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璉等遂請翰林於外引已所善者補之遂用棺為少詹事璉侍講學士直經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明年大典成復進詹事兼官如故錦衣僉事璉能遷者初附錢寧得官用登極詔例還為百戶後附璉等議大禮且交關

中貴崔文得復故職及是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獨不與大恨璉罷聞主事翁洪革奏誣王守仁納賄席書得召用詞連棺及璉棺疏辨且乞引進帶優旨留之而下能遷法司竟坐遣成洪亦編氓原籍棺雖由議禮顯而文學自稱與璉輩深相得璉欲用為吏部侍郎且令典試南京並為楊一清所抑又以其南音經筵不令進講棺大恚上疏醜詆一清而不斥其名帝心知其為一清也以浮詞責之其年十月出為南京禮部右侍郎過攝諸部印事無留滯人服其能十二年召拜禮部左侍郎初棺與張璉深相結至是忽相左而夏言長禮部帝方嘗用棺乃潛附之其佐南禮部也即中郎守益引疾詔棺勘實棺久之不報而守益竟自回籍吏部尚書汪鋐遂希璉指疏發其事詔奪守益官令鋐覆覈鋐遂劾棺欺蔽璉即謂旨削二秩出之外會禮部請祈殺導引官帝復留棺供事鋐不悅再疏攻棺且擬及他事帝復命謂外於是棺上疏自理且言璉端所由起者三臣與璉素厚璉在政府教有規正而璉見謂譏切一也璉與夏言不合璉每事調和而璉反生疑隙二也大同之變璉主征討臣主撫安執議相左三也因詆鋐為璉鷹犬乞

賜罷黜以避禍奏入帝終念綰議禮功仍留任如故
綰自是顯與璉貳矣先是大同軍變殺總兵官李瑾
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卻永議屠之百道
進攻城中怕懼外勾蒙古為助塞主大震巡撫潘倣
急請止兵源清怒馳疏力詆倣及廷議並石源清
綰獨言非策及源清罷侍郎張瓚往代未至城中已
為節中詹榮等撫定而亂卒猶未盡獲軍民瘡痍特
甚代王請遣大臣綏輯疏下禮部夏言以為宜許而
極詆前用兵之謬語陰侵璉怒力持不欲遣帝委
曲諭解之乃特以命綰且令察軍情勛功罪得便宜
行事綰馳至大同宗室軍民投牒訴官軍暴掠者以
數百無告言叛軍者綰亦絕無所問以安其心而督
有司如意附循有圖綰等數人初為叛軍使蒙古因
留其中至是綰歸綰執而戮之諸反側者遂流言籍
籍綰乃大集軍民曉以禍福衆始帖然自是惟叛軍
害者膏至陳燧綰佯不問而密以牒授給賑官俾按
里核實一日遣卒掩捕獲者惡王福勝等數十人有
尚欽者當搶撲時曾殺一家三人懼不免夜執刀鳴
金倡亂歷教街無應者遂就擒綰復出未獲首惡數
名圖形購之軍民始欣欣知不復有誑誤累乃令有

司樹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聚軍民子弟教之城
中大安還朝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言源清永罪不
可有詔下部議綰以勞增俸一等時璉及兵部諸臣
頗庇源清陰抑綰綰累疏論列帝亦意嚮之源清永
卒被譴綰尋以母憂歸十八年禮官以忝上皇天上
帝大號及皇祖諡號請遣官詔諭朝鮮時帝方議討
安南欲因以覘之乃曰安南亦朝貢之國不可以通
年叛服之故不使與聞其擇大臣有學識者充使廷
臣屢以名上帝皆不用特起綰禮部尚書兼翰林學
士為正使以諭德張治副之時帝方幸承天趣綰詣
行在受命綰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
責綰不馳赴行在而舟諸京師為大不敬令陳狀已
而釋之綰教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請遣
給事御史各一人同事又請吏禮兵三部共擇郎官
二人備任使帝嘉其為國任事悉從之最後為其父
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如其言帝怒璉尚
書新命令以侍郎聞住使事亦竟寢久之卒於家綰
有文學明習典故博辨捷給吏事亦勤敏故雖起家
任子致位八座人不以為忝特初附張璉晚又背璉
附夏言時頗以傾狡目之方大禮之興也首繼璉上

疏者為襄府襄陽王祐摠其言曰孝廟止宜稱皇伯考聖父宜稱皇考與獻大王即興國之陵廟祀用天子禮樂祝稱孝子皇帝某聖母宜上徽號稱太妃迎養宮中庶繼體之道不失天性之親不祇時世宗登極歲之八月也自時厥後諸希寵干進之徒紛然而起於是失職武夫罷閑小吏亦皆攘臂努力抗論廟謨即璉等輩亦益稱之不與為伍故自璉等八人外率無殊擢至致仕教諭王价請加諸臣貶竄誅戮之刑懲明黨欺蔽之罪此其尤故言無忌者也嘉靖四年七月席書將輯大禮集議因言近題請刊布多繁建言於三年以前若臣書及璉等狀夫竊所正取者不過五人若禮科右給事中熊浹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綰通政司經歷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棗陽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過六人有同時建議若監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檢房濬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罷職投閒之夫建言於璉等召用後者皆望風希旨有所觀覩亦一切不錄其錦衣百戶肅能遷易平致仕教諭王价建言於三年二三月未經採入余二臣奏乞附名亦應如其請帝從之因詔大禮已定

自今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至十二年正月蒲州諸生秦鏗伏闕上書言孝宗之統訖於武宗則獻皇帝於孝宗實為元終弟及陛下承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張孚敬議禮乃別創世廟以祀之使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天地日月於四郊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師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皆非聖祖之意請復其初帝得奏大怒責以毀上不道下詔獄嚴訊令供主謀鏗服妄議希恩竄無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論死繫獄其後又從豈坊之請入廟稱宗以配上帝則璉輩已死不及見矣論曰席霍諸人雖一時併以議禮進而跡其生平風裁嚴毅撻屨峻矯絕少攀援比附之為累蓋其所以自處者固有道也學者立身行己難以繫律要必實有自信而後可以觀其餘不然中道喪沮首尾潰決無一足與於君子之林矣語云為善不卒見異而遷寧獨無愧哉

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列傳一百二十九

王 思 王相

張 原

毛 玉

裴紹宗

張曰韶 胡璣

楊 淮

申 良

張 深

作 瑜

臧應奎

胡璣 李可登

余 穎

王 思 字直學太保直魯孫也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九年春乾清宮災思應詔上疏曰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偏於近習政柄不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相得以行其志六卿得以專其職今者不然內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內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抗公道以抑私恩重大臣以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時召對便殿凡欲以通上下之交也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進奏不踰一二事其養德之功求治之實宰相不得而知也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相不得而知也上下不交甚矣則夫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民愁苦之狀盜賊縱橫之由又豈能一一上達以警動於心哉臣伏願陛下悉尊舊典凡遇宴閉少賜召問勿以過

災而懼災過而弛然後可以享天心保天命其年九月帝狎虎而傷閏月不視朝思復上封事曰孝宗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近者道將傳言虎逸於押鶯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即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守不勤政太廟不親享兩宮曠於問安經筵停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忘縱恣之欲日進好惡由乎喜怒政令出於多門紀綱積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稟若朝夕今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至於荒志廢業惟酒為甚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陛下露處外宮日而以酒廝養雜侍禁衛不嚴即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大憂也疏入待命數日留中不下忽傳旨降遠方雜職遂謫潮州三河驛丞思年少氣銳每衆中指切人是非已悔之自歎為質詢及被謫怡然就道夜過龍水舟飄巨石上緣石坐浩歌家人後至聞歌聲乃疑舟以濟時都御史王守仁講學贛州思從之游及守仁討宸濠檄思贊軍議世宗嗣位召復故官仍加俸一級思疏辭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氣以防壅蔽之

奸莫若省冕章奏召見大臣勿使邪僻阿徇之說盡
或聖聽則堯舜之治可成不然縱加恩於先朝譴責
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因命近日遷俸者皆不得辭尋
充經筵講官嘉靖三年與全官委爭大禮不報時張
璉桂萼方獻夫為學士思羞與全列疏乞罷歸不許
其年七月偕廷臣伏左順門哭諫帝大怒繫之詔獄
獲廷杖之思與同官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
御史張曰韶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傑
主事安重忬瑜戒應奎余禎殷承叙司務李可登凡
十有七人皆病創先後卒隆慶初各廢一子贈官有

差思贈右諭德思志行邁流俗與李中鄒守益善高
陵呂柟極稱之嘗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
伯玉則改齊其人也改齊者思別號也相字懋卿鄒
人正德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素豪邁尚志
節初甚英毅中更為和易外絕吟域而內實井井無
親疎貴賤皆推心焉事親篤孝先意承志得其歡心
家貧屢空晏如入仕僅四年而卒
張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九月疏陳汰冗食慎工作禁貢獻明賞罰廣言路進
德學六事其言禁貢獻謂天下幅員萬里宜財賄不

可勝用然一舉事而計臣輒告匱者何哉民貧故也
民何以貧守令之裒歛中臣之貢獻為之也此年軍
需雜輸十倍前制皆取辦於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
十倍於上供民既困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目爭新
競異號曰孝順彼宜損己之財以娛陛下哉不過取
之民耳取於民者十百進於上者一二朝廷何樂於
此而受之其言明賞罰謂人君取下惟賞與罰賞罰
不明下何以勸邇者庸才所養其不封侯腰玉禦敵
者竟未沾恩覆軍者多至逃罪或足不出門而受賞
身不獲陳而奏功此士卒所由解體也疏入權倖惡
之傳旨謫新添驛丞嘉靖初召復兵科仍加俸一級
南軍伯毛良殺其子而錦衣掌印指揮朱宸等多違
縱原先後論之皆奪職閔住帝進張鶴齡昌國公封
陳萬言太和伯世襲授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又以外
戚蔣泰等五人為錦衣千百戶原以加恩太濫抗疏
極言請行裁節俱不聽四川巡撫都御史許廷光不
職原劾而謂之未幾劾建昌侯張延齡擅占民地定
國公徐光祚子外戚王田伯蔣翰昌化伯邵憲家人
擅作威福事雖不盡行然一時權貴皆震懾進戶科
右給事中何孟春之劾議伏閣也原偕全官張鼎等

要選百官伏左順門掖門哭諫觸帝怒下詔獄原既與諸臣受杖三十於闕下鞠旬復再被杖竟以創重卒貧不能歸葬久之都御史陳洪謀備陳原與毛玉妻子流離狀請卹於朝不許後贈光祿少卿

毛玉字國珍更字用成雲南右衛軍家子也其先良鄉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時劉瑾既敗大盜竄起玉疏言大學士焦芳劉宇實亂天下請顯僕以謝萬姓幸盜擾山東河南王請備留都已而盜果渡江以備嚴不敢犯外艱去起南京兵科御史林有年諫近佛烏思藏下獄王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爵又以繼母艱去服闋除吏科是時世宗即位逾年矣凡從興采諸內官怙帝寵漸驕佚又故太監谷大用魏彬等相次謀復起事有萌芽玉即疏言前事之失後事之鑿歷叙武宗時事勸帝戒嗜欲杜請托以破僥倖之門塞盛感之隙帝嘉納焉御史曹嘉素輕險傲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而加以品題給事中安磐疏駁之言唐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舉朝縉紳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且上有禮貌大臣加信任之心而小臣肆其輕侮啓之積

疑非盛世所宜有玉復言嘉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之帝從其言數嘉於外御史許宗魯為嘉訟請斥玉其同官倫以諫亦助為之言給事中張原以庶僚聚訟朝廷為之多事重損國體乞身先斥罷而玉亦上疏求去言人臣立朝當先公後私今宗魯等知有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之一身所係絕微公論所關甚大乞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留之時宸濠成屬連逮者數百人玉奉命往訊多所全活其言宸濠稱亂由左右懷賂釀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禁天下有司與藩府交通帝俱從之再遷左給事中尋

伏闕爭大禮下獄受杖竟卒後贈光祿少卿
裴紹宗字伯修渭南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除海門知縣武宗南巡受檄署江都事權倖憚之供億大者十六年入為兵科給事中即疏請世宗法祖定制言太祖始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浣濯衣種蔬宮中毀鏤金牀碎水晶漏造觀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繹思祖述而二三大臣尤宜朝夕納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便殿親儒臣使耳目不蔽於淫邪左右不惑於僉佞則君志素定治功可成帝嘉納之帝欲加典獻帝皇統紹宗力諫嘉靖二年

冬帝以災異頻仍欲罷明年郊祀慶成宴紹宗言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乎宴享往以國成而廢大禮今且從吉宜即舉行豈可以災傷獲免修撰唐舉亦言之竟得如禮明年以伏闕受杖卒贈官如毛玉

張白翰字希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常州推官武宗南巡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爭欲亡匿時知府暨武進知縣咸入覲曰翰善縮府縣印召其父老豪傑與約曰彬黨至若等即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瓦石待已而彬黨果累騎來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嚼爾曹府中惟有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即欲具芻秣亦倉卒無辨言已彬黨莫聽囚徒丐者遂大呼者道傍爭投瓦石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翰即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東郊立行部過常州顧謂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曰翰登已舟先發而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翰誤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翰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州以南蘇松諸府得免毒瘡曰翰力也世宗即位召為御史楊廷

和等之爭織造也曰翰亦上言陛下既稱聞臣所奏為愛主惜民是明知織造之有害矣既知之而猶不已者何哉由信任大臣弗專而群小為害也自古未有群小蒙蔽於內而大臣能盡忠於外者崔文華二三小人嘗濁亂先朝今復蒙惑聖衷竊弄成福苟圖身家之利不顧社稷安危陛下奈何任其逞私不早加斥逐哉臣聞織造之官行金數萬方乃得之既營之以重資而欲其不責償於下此必無之事也帝不能用席書以中旨拜尚書曰翰與同官胡瓊各抗疏力爭既受杖猶口占疏劾奸人陳洗罪未幾竟死隆慶初進贈光祿少卿瓊字國華南平人正德六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入為御史歷按貴州浙江有聲吳諫受杖卒後贈官如曰翰

楊准字東川無錫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始監京倉率督徒積弊殆盡繼監淮通二倉罷中官茶果之供除國基及額外席草費最後監內庫全事奄人例有供饋准悉絕之所在皆與中官共事然卒無撓公勤慮慎為尚書孫交泰金所重頻書上上考預伏闕受杖月餘卒囊無一物家人賣屋以斂金與准全里為經紀歸其喪後贈太常少卿

申良字延賢高平人登鄉薦授招遠知縣時山東盜起良豫為戰守具盜至追擊至黃縣俘斬數百人己而盜復至再破走之歷知諸城良鄉權貴人往來有所要索良悉拒之進安吉知州錦衣葉瓊倚錢寧勢奪民田良謝還之民瓊因嫉奸人誣奏良事竟得白稍遷常州同知紹遠民懷其政來圖其像祠之入為戶部員外即以諫死贈太僕少卿

張濂字景川廣東順德人祖善昭以舉人歷四川僉事滿臨江通判先是練子寧親黨戍臨江者八十餘人善昭上書曰子寧忠貫日月太宗謂若使子寧在

朕固當用之仁宗亦謂方孝孺等忠臣夫既忠之矣何肺腑外屬尚以奸惡賜配百年不宥哉疏雖不行中外皆壯之濂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寶平知縣忤巡江御史賀洪改調廣昌乃訟洪罪洪坐削籍濂自廣昌遷禮部主事監督會同館會尚書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以澤遣使土魯番許金幣贖哈密城印為澤罪欲中以危法嗾番人在館者暴澤過惡遣私人誘濂署牒且曰澤所為者南宋覆轍也事成當有顯擢濂力拒曰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檄具在豈宋和戎比昔范仲淹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訖不肯署尋

進員外郎濂性剛不能容人過嘗有御史毛鳳者招之飲被酒語不合遂起絕之其任氣如此竟受杖被劾死追贈太僕少卿

件瑜字忠父蒲圻人父紳進士工部主事瑜自少有志操內行純摯正德十二年釋褐即謝病去起補禮部主事復引疾歸則喬屬為學施德鄉里甚備世宗踐阼起故官即疏陳勤聖學篤親親聞言路敬大

臣選諍臣去浮屠拯困窮重守令修武備儲人才十事已而竟死杖下瑜常與四夷館諸夷聞者皆膜拜流涕後贈光祿少卿

臧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南京車駕主事憤中官進貢者索舟踰額力裁損之中官遣卒譁於部叱左右執之竟遁去有力者欲半造舟之利應奎出身當之訖不得肆父所生母卒法不得承重猶執私喪三年入為禮部主事未幾竟以廷杖創甚卒應奎受業湛若水之門見義必為以聖賢自期嘗過文廟慨然謂其友曰吾輩歿以當俎豆其間其立志如此時同受創死者刑部郎中新喻胡璉字重器正德六年進士嘗諫武宗南巡受杖兵部主事奉新余頊字與邦正德九年進士兵部司務輝縣李可

登字思善弘治末鄉薦素慷慨以忠義自許竟如其志惟戶部主事安璽刑部主事殷承叙無考穆宗嗣位贈理太常少卿應奎承叙璽禎光祿少卿可登寺丞初諸人既死廷臣莫敢上聞後府經歷俞敬奏言學士豐熙等皆以冒觸宸嚴繫獄考訊諸臣跡雖狂

論曰諸臣建言被杖之死靡他風節寧無可取然約自庸信而後諫聖人不嘗誠之乎奪人周極之恩而強以最難堪之事即施之僚友且不可况君父乎乃猶悻悻忿戾授人以殫柄而櫻其鋒榛斯術也故以濟天下之務難矣

悻心實忠誠今聞給事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禎等俱已死熙等在獄者亦垂亡矣其呻吟衽席創重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竊惟獻皇帝神主已奉迎入廟正宜赦過宥罪章大孝於天下望霽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死者恤其後垂亡者宥其身使人臣無後以言為諱宗社之幸也越數日通政司經歷李繼亦上言陛下進崇尊號乃人子至情誠不容已群臣一時冒觸天威重得罪譴死者數十餘人大臣紛紛去位小臣苟默自容今日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則小大之臣志不奮而氣不揚亦可現矣乞錄卹已死赦還謫戍追復去國諸臣而在仕者委任寬假之使各陳邊計臣愚不勝惓惓帝皆不省明年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恤贈官錄廢帝大怒諸懋四川典史

張 翀

劉 濟

安 磐

張漢卿

王時柯

余翔

張翀字習之澧川人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引疾歸久之起戶科世宗即位詔罷天下額外貢獻其明年中都鎮守內官張陽復貢新茶禮部請遵初詔禁之不許翀上言陛下詔墨未乾旋即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實雜致他物所至生擾萬一四方効尤爭進璫奇何所底極願陛下信守前詔毋墮奸謀不聽寧憂歲貢紅花大為軍民害內外鎮守官准任率貢馬謝恩翀謂皆非合典宜罷帝雖是其言然不能從尋疏言中官出鎮非太祖太宗舊制由景帝遺國家多故偶一行之詔謂內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來聞然如往歲宸濠謀叛鎮守太監王宏不能密奏反助為逆由此言之內臣果足恃耶時平則坐享尊榮肆毒百姓遇變則心懷顧望不恤封疆非惟無益適以敗事不可不亟罷者也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又言頃聞崇禁之內禱祠繁興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儀賞賚踰涯寵倖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

崔文輩自分惡無所逞挾邪術為嘗試之計而陛下為其愚弄親蒞壇場行香拜謁流聞四方播傳後世使陛下負好鬼之謗而已得律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群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不但少少虧損而已也竊計陛下今日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棄謙言而不欲違其教亦謂可以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塞閭肆其間一二黠慧柔曼者為感尤甚由是患於日講疏於召對政令多僻願葆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夫以齋醮為足恃而恐欲於宮壺之間以荒淫為無傷而邀福於邪妄之術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之道也嘉靖二年四月以災異偕六科諸臣上疏曰應天以實不以文非可徒務修省之名飾祭告之具已也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官壘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域而輒允戴保奏添鎮臣亦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於闕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於監門之群咻是陛下之政不可謂節也末作競於奇巧遊手半於閭閻耕桑時廢缺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陛下之民不可謂不失職也至於兩宮營

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廢財十百至今村落荒涼轉徙未復死亡枕藉之狀陛下不得而見呻吟號歎之聲陛下不得而聞也是陛下之宮壺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後封女寵於冊后之先莊奉肅奉之名聯珠稱於亂母之列或承恩漸降於飛燕或點慧不下於婉兒內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負倚是陛下之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奸之銳推公肆賂遺而逆籍沒之律極惡之鵬鎧密行請託而通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於錦衣閱節通而於喜竟滿於禁網是左右之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王梃諛佞之謀重臣批荅之體貌之宜而入群小恭罔之論或請發於內陰肆毒螫或譏行於外顯逞擗排上以汨朝廷之是非下以亂人物之邪正是中外之譏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避斧鉞之誅用附責難之義望陛下採納其年冬命中官督蕪杭織造舉朝阻之不能得辦復借全官張原等力爭時世宗初政楊廷和等在內閣群小雖已用事而正論猶伸辦前後指斥無所避帝雖不見用然亦嘗報聞不罪也及明年三月帝以桂萼言銳

意欲考獻帝且欲立廟禁中辦復借全官力諫帝於是責以朋言亂政始奪俸既又助尚書喬宇等再疏爭內殿建室之議被詔切讓呂柟鄒守益之下獄也辦等抗疏採及張璉桂萼赴召至辦與給事三十餘人連章言陛下召二人至萼稱疾不出璉數日後始朝見其恣肆若此自二臣進言以來爭皇爭考紛紛不已萬一陛下惑於其說縱我孝皇敬饗不可知其如母后之心何其如天下臣民之心何兩人賦性奸邪立心險佞變亂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獲其見何止冷褻段猶推其兇不異於章惇蔡卞望亟出之為人臣不忠之戒皆不納時帝愈欲考獻帝改孝宗為伯考辦等憂之會給事中張漢卿劾席書賑荒不法戶部尚書秦金請命官往勘帝是之辦等乃取廷臣劾萼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請而私相語曰倘上亦云是者即撲殺之璉等以其語聞帝留疏不下而責刑部尚書趙鑑等朋邪害正辦等陷義用忠反進兩人為學士是時群情愈急廷臣相顧駭嘆不知所出諸曹乃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稱伯考署名者凡二百二十餘人帝皆留中不報諸臣益可計七月戊寅相率伏左順門懇請帝兩遣中官諭之不

退遂震怒先逮諸曹為首者八人於詔獄耕與馬尋杖於廷請成懼瘡衝而孝宗竟改稱伯考如璉等指矣居戍所十餘年以東宮冊立恩放還卒

劉濟字汝楫騰驤衛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山西巡撫李鐸劾左右布政使倪天民陳遠不職吏部請黜之帝不許濟言陛下深居九重二臣賢否何由知之未有巡撫劾其不職吏部言其當罷而內旨留之有卒不肖十二年冬帝幸宣府明年幸榆林濟皆疏請回鑾詔封許恭江彬伯爵又與全官力爭皆不報世宗即位出核甘肅邊餉奏革涼州分守中官及永昌新添遊兵再遷工科左給事中嘉靖改元進刑科都給事中主事陳嘉言坐事下獄濟疏救不許時廖鵬父子及錢寧黨王欽等皆以從逆論斬鵬等資緣中人與脫死濟上言自來死囚臨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已及日肝再請而後行刑則已薄暮外非與衆棄之之意也乞自今三請之後鼓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斷在勿疑詔自今以申甬行刑鵬等果緩決欽後竟以中旨免死濟力爭不聽故事嚴衛者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簽發駕帖至是千戶白壽齋帖至濟索原奏壽執

不與濟亦不肯簽發兩人列詞上帝先入壽言竟詘濟議中官崔文家僕李陽鳳坐罪已下刑部帝受文懇移之鎮撫濟率六科爭之不聽都督劉暉以奸黨論成有詔復官甘肅總兵官李隆嘍亂軍殺巡撫許銘遣官覆勘時隆已逮入都營求免赴鞠濟皆力陳不可帝從其言暉奪職隆往受訊竟伏辜定國公徐光祚規占民田陝澤州民趙紀許前永平知府郭九皋於東廠太監芮景賢主之縱騎速訊濟請并治光祚章下所司給事中劉辰以劾中官崔文調外任景賢獲劾其違禁擅役與御史黃國用皆逮下詔獄戍最而諸國用法司爭之不得濟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贊成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如最等小過耳羅織於告密之門銀鍊於詔獄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其為聖政累非淺鮮也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奸黨亂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啻天淵而顧一律罪之何以示天下帝怒奪濟俸一月三年七月后父陳萬言家奴何璽毆人至死帝命釋之濟執奏白萬言縱奴殺人得免為幸乃希釋璽等

是朝廷之法不行於戚畹之家奴也濟在諫垣久言論侃侃多與權倖相杖柱直聲震中外而帝眩不能堪大禮議起廷臣爭者多得罪濟前疏救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給事中鄧繼曾御史馬明衡朱瀚陳逅李本郎中林應驄不聽既而遞諸朝臣伏哭左順門與諸曹一百三十有四人同受杖闕廷越十二日以濟等倡衆為首再杖之謫濟戍遼東十六年冊立皇太子赦諸謫戍者濟不與卒於戍所隆慶初復官贈太常少卿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末進士改庶吉士正德時歷吏兵二科給事中乞假去世宗踐阼起故官帝手詔欲加興獻帝皇號磐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諡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廷臣多力諍事得且止嘉靖元年主事霍翰言科道官褻服受詔大不敬磐偕全官論翰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故撻拾細事意在傾排帝置不問尋因事言先朝內外巨奸若張忠劉養章雷親彬王瓊竇果等皆幸滿網得全要領其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賣緣覲復用宜嚴察預防天下事毋令若輩再壞帝納其言命錦

衣官密訪緝之中官張欽家人李賢者帝許任為錦衣指揮磐極言不可不聽錦衣千戶張儀素奸狡以附中人張銳無辜而御史楊百之忽為訟寃言儀當宸濠逆謀時首倡大義固勸銳卻其餽遺令銳以是免死而儀功不錄無以示報既出舉朝駭異磐疏言百之儉邪陽為儀遊說而陰與銳交關為再起地宜加顯斥百之情得度無以自解証磐同請屬不行挾私行謗事下所司吏部尚書喬宇等不直百之議加黜罰而刑部難之謂情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奪百之俸三月磐一月百之遂倖免未幾以災異請帝御經筵咨詢輔弼約宮中用度時帝頻興齋醮磐又抗言齋醮禱祠非二氏本旨其徒假以惑世者也襄武宗為左右所盡於是命番僧鎖南綽吉出入豹房內官劉允迎佛西域十數年間糜費大官流謗道路皆陛下所見聞自劉允故而鎖南囚天下服陛下之明正道獲而異端息天下服陛下之聖供億減而光祿裕天下服陛下之儉宮掖清而小人伏天下服陛下之威奈何甫及二年遽襲舊轍不齋則黜月無虛日然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為之按文鍾鼓廝役黃綠冒遷陛下既經降革乃營求還職尊陛

下至此使陛下失其所謂明喪其所謂聖忘其所謂
儉損其所謂威貽譏天下後世皆文為之臣謂文可
新也文之意本以嘗試陛下陛下既為所動欲行香
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跪則又從之臣恐無已
則導以聲色無已則導以貨財無已則導以遊幸導
以土木導以征伐文等方且連類以進伺便以逞臣
故曰文可斬也既入但報聞而已戶部主事羅洪載
以杖錦衣百戶張瑾下詔獄磔與同官張漢卿張達
葛鳴等請付之法司皆不聽永福長公主下嫁擇昏
於七月下旬誓言長公主於孝惠皇太后為在室孫
女恭服未滿宜更其期舊儀駙馬見公主行四拜禮
公主坐受垂夫婦之分亦當章正帝以遺旨格之相
見禮如故錦衣革職旗校王邦奇屢乞復職誓上言
邦奇等在正德之世貪饕搏噬有若豺狼其捕奸盜
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銀
鍊獄詞付之司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耆
從四出搜愚民詭異之言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彌
勒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
年內死者填獄生者冤號今不追正其罪使得保其
首領亦已幸矣尚敢肆然無忌屢費天聽何為者哉

且陛下今日叔已換之人心莫將危之國脉者實在
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攘臂一朝壞之則奸人睥睨環
立邊起提防潰決不知所紀極矣且嚴加究治用絕
禍源帝不能從其後邦奇卒為大厲如誓言帝之驛
召帝書桂萼等也誓以其邪說請斥之以謝天下且
言今欲別立一廟於大內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
矣夫孝宗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
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不聽歷
兵科都給事中以率眾伏闕再受杖除名為民卒於
家

張漢卿字元傑儀封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魏縣知縣
徵拜刑科給事中嘗陳杜僥倖廣儲積慎刑獄三事
深切時弊不報武宗將南巡偕全官伏闕力諫及世
宗嗣位從巡撫李鐸言發帑金二十萬優恤宣府軍
民漢卿言大同疲困已極不宜獨遣帝併發十三萬
恤之衆遷戶科都給事中嘉靖元年冬與全官上言
陛下軫念畿輔在田之害遣官會勘勅自正德以後
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
誦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憂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
希尹劾上涿州薰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

司再三執奏迄不肯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夫皮厥起於馬永成鷹房報於谷大用皆奪民業為之今馬俊趙雷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從議者請盡還之民嚴罪俊雷為欺罔者戒后父陳萬言請營新第既又乞莊田內官吳勳等請督蕪杭織造漢卿皆與全官極諫俱不納三年正月應天諸府大旱帝命戶部請將粥淮浙餘鹽及所沒產易銀賑之漢卿言饑民朝不及夕易銀事緩非發帑金不可帝從其言為發銀十五萬未幾復借全官奏言今天下一歲之供不給一歲之用加以水旱頻仍物力殫屈陛下方躬行節儉而中官梁棟等奏營造缺珠寶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政等又以蠲免三分之數欲行京倉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內庫不足取之計部計部不足取之郡邑小民郡邑小民不足彼將安取哉今東南游饑民至骨肉相食而搜括之令頻行臣等竊以為不可報聞時席書以迎合得上眷方驛召為禮部尚書漢卿劾其賑濟率方反傷民命乞遣官往勘正其欺罔罪帝方眷書甚難行漢卿言竟不罪也初興獻帝議加皇號漢卿力言不可至是又倡眾伏闕兩受杖斥為民二十年言

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天下遺賢及漢卿終不復召王時柯字敷英萬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三年擢御史疏言桂萼輩以議禮迎合傳陞美官薛蕙陳相段續胡侍等運章論劾實出至公今佞人超遷而群賢獲罪恐海內聞之謂陛下好諛惡直願採忠謹之言消朋比之禍特寬蕙而聽席書方獻夫辭職除張璉桂萼別任則是非不謬人情悅服忤旨切責未幾有伏闕之事再予杖除名時御史疏爭大禮居首者余翔字大振定遠人正德中進士嘉靖二年為御史劾司禮太監張佐蒙赦罪帝不問明年七月與時柯等伏闕廷杖成邊居成濟十四年以皇子生肆赦始釋還穆宗即位時柯翔皆復官贈時光祿少卿

論曰嘉靖之初谷馬餘孽尚在一時新政旦夕更張諸臣解衣危論重懷履傷之憂非過計也至大禮議起金黃華勝死徒狼藉而言路塞矣自是茂親臣下誅戮諫官場竈日神堂蕙獨暴君驕主之過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馬錄	唐樞	程啟充
鄭一鵬	張遠	琦沈漢
杜繼	劉璠	王以科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周至知縣屬官廉明後盜襲破其縣錄被執見署舍無長物乃得釋八年徵為御史久之按江南諸府世宗即位疏言江南之民最苦糧長聞食侵即逃後詢與數謂白糧輸內府率一石而費由五石甚他內官監河醋局供應庫以至軍器牌襖顏料之類凡轉文內府者為弊皆然乞嚴加禁治章下戶部付以嚴查等語從錄言命石加耗一斗毋許苛求著為令未幾曹官即恩復請加耗五石或八斗金等劾其廢格弊害事遂寢中官黃錦誣劾高唐判官金坡欺誣詔逮之逮及者五百餘人錄言祖宗內設法司外設撫按事皆屬之所以百餘年來刑清政平先帝時劉瑾錢寧張銳張籙革盡惑聖聰動遣錦衣官校致天下洶洶陛下方勸新政不虞復有高唐之命使中外驚疑會給事中許復禮等亦以為言獄得少解嘉靖二年大計天下庶官被黜者多攻訐無賴以錄言禁止王等起督三邊

錄請舍憲而刑歸濤石聽五年出按山南而妖賊李福達獄起福達者寧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錦黨戍山丹衛逃還更擢寧為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復逃居洛州寧以彌勒教誘愚民即進祿等為亂事寧進祿拒捕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又更姓名曰張寶扶重資為富人往來徐濟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使承久仁大畏大禮皆冒京師匠籍用資白術千武定侯郭勛勛大害嗾其仇薛良松于歸錄按問得實復檄取洛川父老故讖福達者雜辨之並緝福達子求採於勛勛為移書錄斬免錄不獲偕巡撫江湖共獄以聞且劾勛死奸亂法章下刑察院都御史薛賢等復如錄奏力言勛黨逆辜罪詔福達案予論死妻女為奴沒其產勛對狀勛自陳伏罪帝方眷勛置不問會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程裕常泰劉琦鄭自璧趙廷瑞沈漢泰祐張遠陳皋謨御史程啟充盧瓌邵禹高世魁從淳南京御史姚鳴鳳滿汝成權王獻辭事杜鸞刑部郎中劉仕主事唐樞交章劾勛勛亦歸疏屢辨謂以儀禮故犯眾怒欲借此殺臣帝心動勛復乞張德極等為援總等素惡廷臣故已亦數借是紆宿憤乃令錄為盤詰備於帝謂諸臣中外交結借

端簡助將漸及諸遠。續者逞志自快。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故勅蓋忌帝。蓋疑命取福達等。望京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會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辭。帝蓋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鞠尚書顏順壽等。不敢自堅。改擬故言律。斬帝猶怒。命法司供職罪辦事。而遣官往械錄湖。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珪。僉事章綸。都指揮馬勇等。時璋珪已遷都。御史璋巡撫事。璵巡撫甘肅。皆下獄。反訊乃反前。獄抵良誣告罪。帝以璵來錄。怒甚。命總學方敏夫分署三法司事。而蓋下尚書順壽。侍郎劉玉。王啓左都御史。賢。副都御史劉文孫。余心。韓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必者。委廷淵。獄使嚴刑。推問遂搜錄。匿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淵。私書詠引罪。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等上言。給事琦。泰。印。中。仕。三人。聲勢相倚。挾私彈事。使錄殺人。給事中科一鵬。祐。滿。給事。驚御史鳴鳳。壯。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達。樹。史。世。魁。方。章。寅。就。死。得。拯。助。謀。逆。率。眾。連。名。同。聲。駕。禍。印。中。司。馬。相。安。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近。未。言。官。結。黨。求。賄。自。刻。數。錄。公。卿。外。則。單。奉。寺。屬。任。情。

恣肆橫殆非一日。諸大夫奮乾新彰國海。苟非然者。肯從大臣。付繫獄。為朋謀。小人猶得趨踰于朝。何以服天下。帝納其言。繫下諸人。獄收繫南京刑部。先是廷臣會訊太僕。辨汪元錫。光祿少卿。余才。偶語。司此獄。已得情。何再鞠。為偵者。告等。以聞。亦命速。璵。等。璵。肆撈。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等。等。乃。定。爰。書。言。實。非。福。達。錄。等。恨。助。構。成。究。獄。因。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命。是。請。成。極。遠。過。赦。不。宥。者。五。人。璋。珪。給。勇。前。山。西。副。使。速。木。魯。步。增。文。華。捕。獲。違。衛。者。七。人。琦。達。泰。璵。登。充。任。及。知。州。胡。偉。為。璵。者。十。一。人。賢。科。一。鵬。祐。滿。格。世。魁。淳。鳴。鳳。相。驚。等。職。任。者。十。七。人。顧。壽。王。啓。潮。文。莊。沐。沁。淵。元。錫。才。楷。仲。賢。樹。英。壯。雄。前。大。理。丞。達。余。都。御。史。毛。伯。溫。其。他。等。按。遠。問。革。職。者。副。使。周。宣。等。復。五。人。良。抵。死。眾。聲。贊。成。而。福。達。還。職。錄。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從。帝。以。為。輕。欲。遂。以。奸。黨。律。斬。等。等。詔。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厭。宜。永。成。煙。瘴。絕。令。緣。及。子。孫。乃。成。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帝。意。猶。未。慊。語。楊。一。清。等。曰。與。其。僂。及。後。世。不。若。誅。止。其。身。從。命。典。刑。弗。及。嗣。之。意。一。清。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錄。罪。不。中。死。律。若。法。外。用。刑。吏。將。錄。為。

奸人無所措手足矣。崇禎得已從之，必嘗等平反有功，勞論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時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至十六年，皇子生，肆赦諸捕成者，俱釋還。惟錄不赦者，李守、戚所賢長壽人，起家進士，嘗為御史，羅尚清，操既擊官，越五年，用薦起工部尚書，改刑部尚書，致仕。卒，謚榮，哀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禽，自言學妖術于山西李同，所司徽山西捕同下獄，同供為李平之孫，夫禮之子，世習白蓮教，假稱唐裔，感眾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同竟伏誅，暨穆宗即位，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竊連罪並彰而當時流毒結紳至四，才餘人衣冠之禍，實謂慘烈。郭勛世受國恩，乃黨巨盜陷朝紳而職，罪者承其順指，鍛鍊周內，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禍可勝言哉！乞連奪勛等官爵，優恤馬錄諸人，以作忠良之氣。從之。由是諸人皆復職，贈官，錄贈太僕少卿。福達獄始，唐樞宰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明年四月，言官以李福達獄交劾，郭勛然不得，辭。要領樞上疏，言近者李福達之事，陛下駭動悔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奈何讀臣。陛下欺欺，辱辱其，謗誦

彼者，潤其說，因位者，賦其口，畏威者，變其辭，訪其清，其真是以陛下也。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於其衷。終而至辟矣。愚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重情，不宜輕加於斷疑一也；謂天下人形貌容有相似二也；謂薛良也，言非可聽三也；謂李珏之初，朕明惡也；謂臣下黨黨以傾郭勛五也；謂呼洛諸縣，據位皆舉人六也。僕得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就從之，其意何為？繼而志度，郭進，薛等歸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約其行何求？我有夫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密文秘書，其籌何措？奴奪攻城，張旗拜將，羅成于進，祿等其原何售？就伏誅于前進，祿敗露于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也。且福達之形最易辨，鐵或取驗于頭，亮或證辨于脚，音如李三，孝後李三是其族，鐵之矣，發于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鐵之矣，始認于杜文佳，是其相識之矣，質證于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鄰州主人識之矣，再言于郭德美，余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是山陝道錄之人皆識之。

矣此又不必疑也薛良楷忌誠非善人至於所言張寅之即福建即李奇實有明據不得以人發言况福建踪跡諸案點慧道人成望其術中非良之技精亦不能發彼私陰私也從來發捕告許之事原不必出之敦厚誠朴之人此不當疑也是時李珏因見薛良非善人必見李福建無龍虎形硃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博縣左廂都無李伏蒼李午名遺苟且定案輕縱元亮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為素封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隱隱漏博縣在城坊既有李伏蒼乃於左廂都追察又於李午為真名求其貫址何可得耶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况福建既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又不當疑也京師之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建既改名張寅又衣冠形貌似人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禮有也其為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能及也在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既宏張寅之恩諸臣縱有傾軋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也鞠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若曰薛良仇也則一

切讐佐非仇也曰薛良相戲廣仇也則高尚節臣仇石文舉非仇也曰魏泰劉永振仇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仇也曰山陝久仇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仇也此又不用疑也望陛下六疑盡釋大振乾綱明正福建之罪庶群奸屏跡宗社幸甚既入帝夫慈即斥為民其後欽定大獄錄竟匿樞疏不載樞少即慕禮賢之舉後受業于浩若水深造實踐以自得為宗四方從遊者衆監司為報一卷書院居之學者稱為一卷先生樞留心經世累遭歷九遠及越蜀滇黔凡險阻阨塞無不親歷崎嶇茹草至老不衰隆慶初復官以年老加秩致仕會高拱熾徐階謂樞先朝某言諸臣乃章先帝之過請悉停之樞竟不獲如思程穆充字以道嘉寧州人正德初進士除原州知縣探最入為御史時發倖子弟家人濫冒軍功有坐都督賜塔王者穆充上言定制軍職授官悉準首功存者倖門大益有買功冒功寄名竄名併功之弊權貴之家賄軍士金帛以易所獲之級是謂買功銜錄斬賊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者殺平民以為賊是謂冒功身不出門閭而名錄行伍是謂寄名賄求錄吏洗補文冊是謂竄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不出京師

而東南兩朔四歲報功者按名累級驟致崇階是謂併功此皆壞祖宗之法解將士之體念勅所司嚴為察革帝不能用十一年正旦群臣待漏入賀日脯禮始成及散朝已昏夜衆榜腰奔趨而出前仆後踵互相踐踏有將軍趙朝者竟死于禁門其他失履毀裳相對以得生為幸而午門左右吏覓其官子呼其父僕求其主宦知街市聲徹殿廷廷廷具奏其狀特帝殊與視朝屏宴遊崇統畏公圖明作之治不報都督馬昂女弟已任身進之帝帝發之甚憂陳交章請出之不聽慈克俯諸御史抗言曰內寵為憂是為女戎外寵為律是為男戎近馬昂以懷孕而弟潛納而內臣等昧死有言未蒙採納母乃以是為諱而不敢言與陛下始者之寵蓋由人言教惑實不知也既已知矣尚可留之宮禁哉况昂驕淫暴橫而濟之以奸其女弟柔佞多能而承之以媚是兼內外之戎於一家天下之勢大有可憂者矣亦不報既而極陳冗官冗兵冗費之弊乞通行革罷吏部請從其言帝不省先是屠驛四衛軍改編各衛者既奉詔撤回而各衛遺籍仍支糧如故又亦先食糧五斗加至地斗者廉倉儲年八十萬餘石慈克亦言耗盡宜亦由是累歲

禁絕以憂歸世宗即位甫起故官即爭與獻帝皇統嘉靖元年正月郊祀方畢清寧宮小房火慈克極言災及內寢利休以庸也吏由徇情之禮有度天常借過之名深幸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敵經生之邪說任倖之說辭動擬母后以符天下之口而廢百代之典章臣謂不正太禮不黜邪說所謂修省者其文也况通者國事漸搖勸學已廢旨由中出而內閣不知奸黨獄成而曲為庇護諫臣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疎遠朕躬有痿痺之患司禮之權重于宰相樞機之地委之宦官適臣貪濁類有遷除違紳債師不聞錢斤莊田之賞費過多濬師乞恩未已此皆臣等昧於糾繩致茲多虞伏望陛下仰畏天明俯察衆聽教一本之孝齊官府之禮親大臣肅庶政以回災變天下幸甚報聞尋出按江西先是宸濠逆蕭敬張銳陸完善欲亟去孫燧云代者湯沐梁辰曾其次王守仁亦可除充得具稿因論敬銳等罪并言守仁素業逆宜進爵給事中汪應軫主事陸澄並稱守仁功且言逆濠私書有詔焚毀慈克不宜括撫使勞臣群體御史向信因勅應軫與守仁同郡澄其門生黨蔽救問當罪給事中張原亦請斥蕭敬帝皆不

同六年帝從太監梁棟請遣中官督南京織造工部
執委不從恭寬偕同官及科臣張嵩等極言天象示
異水旱為災小民怨咨江南尤甚且遣去之官非賄
不得若不貪黷無以償之難徵責其安靜亦不可得
望仰賜停止毋為民累皆不納恭寬獻以塞務忤帝
旨張懋桂等亦惡之會郭勛以死李福達為恭寬所
劾懋桂因指恭寬挾私彈射請成遣衛十六年遇赦
故還言者文薦竟不復用年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郭一鵬字九萬莆田人正德末進士改庶吉士嘉靖
初授戶科給事中御史曹嘉論大學士楊廷和因言
內閣之柄太重一鵬駁之曰太宗始立內閣簡解結
等七人日侍齋座商論政事至漏下數十刻始退自
陛下即位大臣蒙宣召者有幾亦有以忠謀之論而
陳左右如祖宗時乎往年張鏡魏彬之獄故帝違宗
之議陛下未嘗召廷和等而論使獲刑刑往往失
中斯擬者內多更定此未可謂之善也時中官崔木
以邪術誘帝帝為所惑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醮而
天西番漢經諸殿以及五花宮西暖閣東次閣莫不
有之一鵬奏言禱祠繁興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
按此術者必魏彬張鏡餘黨先帝已錄陛下宜容再

錄臣巡視光祿見以齋醮蔬食之費為錢萬有八千
以月計之不知幾百萬也今天災頻降京師道殣相
望邊境成卒日夜荷戈而不得食陛下思救民怨而
不思傷佞倖之心思憐元臣賜士之諫而不思遠傳
道之請此臣所未解也報聞光祿寺日進宮中食若
椒芻不出一鵬請檢發以省浮費會寺卿亦以為害
報可東廠理刑寺戶部淳坐受賄拷人至死當鞠成
寧經營脫罪再詔覆案改擬帶俸一鵬與御史李東
等執奏并劾刑部侍郎孟鳳鳳自劾求退帝留之淳
竟獲免給事中郭繼書修撰呂柟編修鄭守並並以
言獲罪一鵬皆疏救嘗以宮中用度日奢生言各宮
日進月進數倍於天順時今歲欠用茲往往借支太
倉而清寧仁壽未央諸宮每有贏積率積遺成累此
徒總審益務局若留供光祿影母后德乾清坤寧二
宮供奉亦請初監寺量減所請寬一分民受一分惠
賜也帝感其言命乾清坤寧二宮暫減十之一進費
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及珠玉諸物遣臣以聞一鵬
出言逆者既非常貢之國而獅子諸獸又陛下初年
所却者也况物非止性畜須蓄久徒此異宮異服起
流出入宮庭既傷國體且耗財用其他珊瑚玉石諸

物不濟饑寒將安用之或謂一都其貢恐阻遠人之
心臣竊謂不然周穆王受白狐白鹿而荒服不至漢
時亦有閉玉門閉關西域故事宜初遣臣量行賞賚
遣之還國勿使入京用章朝廷不寶遠物威德帝不
能用尋與廷臣伏闕爭大禮同杖於廷四年侍却胡
瓚都督曹綱都師大同還列上功狀言文武大臣暨
鍊部曹協謀定議各邊撫按鎮監遠為聲援宜以次
受賞一鵬言桂勇鍊部繼等在瓚未至之先徐觀兒
等之鍊事由朱振於瓚無與瓚等欲邀功冒賞懷衆
口非議乃請并叙以竭之夫自大同構難大臣臺諫
誰為陛下畫一策者孤城窮寇尚多遠難各邊撫鎮
相去數千里安在其能特角也請治瓚等欺罔罪會
御史蕭一中亦言之帝乃詰責瓚等賞遂不行時諸
臣進言多獲譴而一鵬間得俞旨益發舒言事無獲
曰忘兵部推楊宏為軍長總兵官一鵬言宏貪婪貪
競不宜用帝書以茅編修春出為倉事力計費宏得
留為修撰一鵬劾書以私廢公部議以王憲鄧璋代
楊一清制三邊一鵬言憲貪賂責近璋嘗敗事甘肅
不宜復舉又疏陳經筵三事極言服闕尚書羅欽順
請告終酒憲鐸被摘修撰呂柟有發行請恩置講筵

雖言不盡行然其聲動天下武定侯郭勛居隣虎賁
左衛欲得之廣其第使指揮王琬等詣工部言衛缺
隘不足居處士有民郭順者自願易之以宅工部不
疑其詐奏請許之然順實勛家奴其宅更欲隘於是
一鵬與同官張萬勛劾以敝宅易公署賜緡同上昔
竇憲改沁水園卒以逆誅勛謀奪朝廷武衛其惡處
此憲此乃部臣附勢曲從衛弁畏威妄請兵馬司依
違勅報並宜坐罪尚書趙瑣等因劾詔還所易餘
不問時廷臣乞省親養疾者一切不許一鵬言人君
御臣以禮恤臣之私今不聽群臣請懇難陛下切於
用人然於教孝之道未得臣恐浸淫成習將至遺棄
君親惟富貴利祿是務非細故也章下所司再遷吏
科左給事中既而郭勛死李福建一鵬復疏劾其
等張璠因坐一鵬被同去奏下獄考掠除名二十年
允廟災言官會薦天下遺賢及一鵬竟不復召矣
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少卿
張遠字懋全餘姚人正德末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元
年授刑科給事中滁州判官文道先為給事中坐計
大學士楊廷和下部尚書彭澤又疏道橫議遠上言
道以諫官言事本許風聞可也至欽倒持政柄而殺

內閣之權澤以藉論大臣當存體貌固也至欲因廢食而籍官官之口臣皆不知其何見也且今日大降未嘗面對臣方憂腹心之任不專而論者以為太重言官平承俞旨臣方憂耳目之司失職而說者以為橫行嗚呼衣冠之士自相誣訐因一事之失而傷其大之體此有識之士所為仰屋竊嘆也已而疏言陛下臨取之初固是大定今舉動遂漸乖違昔周穆王唐太宗皆始勤終怠為後世譏然猶服勤二十年未有若今日詔墨未乾而漢汗隨反治效未臻而弊端旋擾者也請畧舉一二言之先朝嘗建新寺崇佛教兵而今日則齋醮繁興先朝嘗廢群小繼傳乞矣而今日則爵賞無紀先朝嘗頒內降疏輔弼矣命政事之不聞于宰執者非一也先朝嘗棄法司脫大獄矣今刑罰之不行于貴近者何多也臺諫會奏而斥為潰擾大臣執法而責以回奏至如崔元封虞蔣翰市寵陳萬言乞賜茅先朝責戚未有若是之恩倖也廖鵬發死劉暉得官李隆復遣官勸問先朝罪人未

死檢校不聽尋以秋闈爭大禮下獄廷杖時世宗厭惡言官動遭譴責遂於四年十一月上疏曰近廷臣所上封事陛下批答必曰已有旨處置是已行者不可言也曰尚議處未定是未行者不可言也二者不可言則是終無可言也且今日之言者已非陛下初政時此矣初年事之大者既會疏公言之又各疏獨言之不一不得行則相聚環視以不得其言為愧近者不然會疏則刑罰忌諱以避禍獨疏則毛舉纖微以塞責一不索諛則交相慶賀以苟免為幸潛消謹直之氣漸長循默之風甚非朝廷福也章下所司明年進右給事中提督京營武定侯郭勛以奸相難為規諫道王糾陳蔡所劾帝慰留勛遂與同官鄭自盛趙廷瑞抗章言勛倚奸成橫用酷濬貪籠絡貨資源穢營伍為妖賊李福達請屬為逆黨陸完靈究近言官交論臣等以為罷斥無疑乃蒙溫旨諭留是旌之使縱也既復疏言福達誣惑愚民構兵犯順勳黨叛逆皆君父罪不容誅乞速問如律付不聽尋以言事忤旨貶為吳江縣丞勛憾之不置欲害之遂坐福達獄逮問誦成遂東遷衛屠成所將十載母死不得歸哀痛而卒穆宗初贈光祿少卿與遂同以大獄成遂

者洛川劉琦浮梁盧璣琦字廷珍正德九年進士嘉
 靖初由行人授兵科給事中以吳異疏陳觀賢去邪
 仁民恤軍選將信賞明罰七事且請倚大臣為腹心
 任言路為耳目以答天戒時給京軍春衣布棉往往
 過期所以為非米寒授衣之意請自今毋後時詔從
 之即命琦給散因條上後德十一弊請旨嚴禁軍管
 感悅先是李福達亡命洛川即琦鄉縣琦知之甚悉
 後福達事覺琦疏陳願末因劾郭勛索逆又與御史
 張問行劾勦侵盜革場租銀甘不問既而馬錄獄具
 璣琦位使殺人下獄捕成滿陽閏十年遇赦免歸卒
 璣字獻卿正德六年進士由固始知縣入為御史世
 宗即位疏請盡撤天下鎮守中官尋言與獻王孫琥
 宜速乞廷臣公議加張璣勦郭勦改元上言景皇
 帝撥亂反正有大功于宗社而寶錄猶稱却庚壬數
 皇帝深仁厚澤為守成令主而寶錄成於焦若平手
 足非顛倒乞詔儒臣改撰帝但命欽皇帝寶錄所紀
 亦不當史官隨事辨白之出按畿府長蘆海灘地六
 十里有灶戶貢古歲得鹽利十餘萬引以璣言稅十
 之三補逃七鹽額時桂萼得志以璣錄先嘗排己深
 疾之六年考察京官苑校上言楊廷和廣樹私黨索

獲陛下者六年今幸次第斥逐然道奸猶在言路乞
 做憲宗朝故事令科道互相糾劾時帝亦怒言官可
 具奏吏科都給事中李俊民等疏爭之璣與用
 官劉陽等亦言交相批揭開攻訐之門滋報復之計
 昨歲池事帝初責俊民等且趣之俊民陽等請委吏
 部都察院評議帝命奪俊民陽俸五月璣等廿三月
 而命部院考之既而璣劾郭勦曲庇叛人生拔私彈
 劾滿成違敕還卒陰廢初琦璣俱贈光祿少卿
 沈漢字宗海吳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利科給事
 中中官高俊王堂坐罪廢斥至是自南京召至將叙
 用漢抗章論止之改元詔書賜四方通稅蠶心民間
 已納者多徒覩吏索請已徵未解者詐作未年正課
 以言近籍沒奸黨費不下數千萬請悉發以補歲入
 不足之數並見奉納與獻帝議加重璣漢疏陳不習
 嘉靖二年以吳異奏陳時政缺失指斥甚切及刑部
 尚書林俊去位復抗章爭之天下翕然稱漢敢言戶
 部御史年泰坐吏盜官部下詔徵賤官漢言吏為奸
 利在泰未任之前今事敗而泰發之泰固無罪也請
 還舊職因極言刑獄宜付法司毋委之鎮撫不納霍
 務初變考官制漢疏斥其弊既而張寅徵起執法太

德俗下吏漢抗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
 長太史不可辱效賊不可赦遂并漢收繫除其名家
 居二十年卒嘗慕環瑯瑯均皆進士顯名環萬曆
 中為吏部員外郎上疏為王恭妃請就封行旨降行
 以司正遷光祿丞天啓初贈少卿環以西按察僉事
 琦禮部主事疏山東按察副使琦副都御史巡撫山
 東漢同官以大獄除名者有王科宇進卿涉縣人正
 德十二年進士授藍田知縣縣城隍且無水科導西
 山水入城拓而廣之遂為望邑毀境內淫祠以其材
 修學宮官廨及先賢祠堂嘗感夢命城門守者遇游
 僧悉送縣居無何果得僧十餘革科察其有異者一
 人泣下曰我婦人也為群僧所掠幸公脫我諸僧遂
 伏法嘉靖四年徵為工科給事中嘗論兵部尚書金
 獻民西征無功因原總兵官趙文舉及總兵官種勳
 統寇失事又言三司首領州縣佐貳以秩卑為上官
 所輕素故率貪冒不自惜宜令正官各舉所知擇其
 廉能者稍加板權使得自展盡諸違財計之職不宜
 必處下才有物議者鹽運司官有廉名當加選叙所
 司皆獲從之遂內宮鐵造陝西科力言其擾民尋奉
 命因御史陳泰巡視宗營劾奏郭勛專權罔利侵革

場租銀數萬占用軍匠賄保屬官任奸人郭彪鄭鸞
 等為腹心剝軍害民皆不報大獄起科又劾勳遂下
 獄刑籍隆慶初與漢俱贈太常少卿方諸臣之被罪
 也舉朝皆知其冤莫敢白請月南京御史吳彥獨抗
 章請寬之上怒斥彥于外已而御史張祿言張寅之
 獄陛下震怒加譴此獄成陛下蓋疑言官益畏以言
 為諱者數月矣不少霽天威閉籟至誠導之獻納臣
 恐忠貞之士從而解體也忤旨切讓自是無敢言者
 至十一年桂萼已死張璠亦免相薛賢毛伯溫始獲
 起用其後張潤汪玄錫李廷閣皆亦相繼叙錄而臺
 諫曹即竟無一人召復者
 杜鸞字羽文陝西咸寧人正德末進士授大理評事
 嘉靖初借廷臣伏闕系大禮杖午門外先是長沙盜
 李繼興父革流叔村聚眾謀繼得脫後繼復行劫名
 捕獲之席者時撫湖廣勅知府宋卿故入繼帝遣大
 臣按之言繼為盜有狀帝命速繼至京師書上言臣
 以議禮忤朝臣故問官故與臣阻蓋出卿罪而歸罪
 於繼乞勅法司會官覆覈於是鸞會御史蘇恩再訊
 無異詞疏言繼殺官兵掠民財火民居罪浮他盜僅
 當以死猶為輕比等以惡卿故報為奏辨且以議禮

為言夫大禮之議發于聖孝者偶以一言當意動接此以挾陛下屢群僚壞亂政體莫此為甚惟陛下察其誣罔亟置鑑重典刑部請再下湖廣復勘帝重建害意竟免鑑死成遠東已獲有張寅之獄會鞠時鸞與刑部郎中司馬相御史高世魁司其情鸞上言往者李鑑之獄陛下徇序害之言誤恩廢法權倖遂以需獄為常請託無忌今勅之謀又將成矣書曰以儀禮招怨勅亦曰以儀禮招怨書曰欲殺鑑以仇臣勅亦曰欲殺寅以仇臣黃鼓聖聰如出一口以陛下尊親之盛典為奸邪掩覆之深謀將使賄賂公行亂賊接踵非聖朝之福也不納已而桂萼等力反前獄鸞坐除名始書之欲寬李鑑也給事中管律上言此言事者每假借儀禮為詞或乞休或引罪或為人辨愆於儀禮本不相涉而動必援引牽附何哉蓋小人之情欲中傷人則以為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其寵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歡故也乞嚴行誡諭自今言事者皆據事直陳毋妄有假借以仰累聖德帝是其言命都察院曉示百官越二日御史李儼以世廟成精郵錄儀禮獲罪諸臣且謂通未詳臣或辨排善類或翻異成獄或變亂朝章動引儀禮為言亂亂忠

邪變清國是符公死黨之勢自此成矣臣請宜詳察是非向之儀禮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儀禮非而行事是者不以非掩是使黨與全消時靡有事則大公之治也未幾給事中陳率謀亦言臣事君如子事父豈有子偶一事悅親足遂終身之愛臣偶一言順旨遂為不世之功恭惟獻皇帝追崇之禮實出陛下真情書策不過一言贊決耳乃遂貪為己功互相黨援恣情喜起作福作威若李鑑父子成案昭然書乃曲為申救至謂求以儀禮憾臣因陷鑑於死夫儀禮者朝廷之公典合與不合何至深鑿紙使譽書鑑非書之子弟親戚交游也何故譽之至於非勳業庇奸人請屬事露則又代奸人妄訴亦以儀禮激眾意為言不至于濫恩廢法不已豈不大可異哉乞亟斥書勅而實鑑重典窮按勅請託事使人心曉然知權奸不足恃國法不可干然後送節港消律門永塞不能不用

論曰大禮之後繼以大批羅織鈞黨坐誅為之一空由是君驕臣諂寒窮風微片言忤時動遭碎頂嘉靖嚴酷之治遂釀成莫赦矣推實為之不能不致君子連若長惡之徒也悲夫

明史卷二百八十一 列傳一百三十二

鄧繼曾 劉 最朱 喇馬明衛 味 廷

郭楠 韋商臣 劉 安 劉士達

邵經邦 黎 賈 王汝揚 馮 恩 宋邦輔

楊名 黃 直 郭弘化 周希禮

石金 劉世龍 黃正色

張 選 顧存仁 高 金 包 節 弟 孝

鄧繼曾字士奇資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世

宗即位之四月以久雨疏言近日以來明詔雖頒而

廢閣大半大獄已定而邊留尚多擬旨間出于中人

奸狡漸俾于左右禮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勅諫如

流施行則寡矯枉以直習染猶存是陛下修己親賢

之誠漸不如始故天降霖雨以示警戒願陛下令出

必信斯獄不留事惟咨于輔臣寵勿惑于近習割恩

以定禮稽古以崇孝則一念轉移可以銷天災答天

戒若徒事祈禱之文恐天心之仁愛轉而為震怒也

帝頗納之詔文武羣臣同加修省未幾權兵科給事

中疏稱杜漸保終四事一定君心之主宰以杜蠱惑

之漸二均兩宮之孝養以杜嫌隙之漸三一政令以

杜欺蔽之漸四清傳奉以杜假托之漸尋疏言冀府

從駕官滋授者多名品可惜事下吏部請科目出身

能修職者與京官一體遷擢其他必九年稱職方與

餘叙有奏授者治之報可嘉靖政元帝欲尊所生為

帝后會掖庭火廷臣多言在大禮繼曾亦疏言去

年五月日精門災今日二日長安榜廟災及今郊祀

日內廷小房又災夫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

火實主言言主于名禮與于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禮不與今歲未期而災者三臣雖至愚知其

為廢禮失言之效也廣寧伯劉信提督三千營軍務

繼曾論其久病曠職罷之時宣大閩陝廣西數有警

中原寇賊竊發繼曾疏陳戰守方畧及儲將練兵足

食之計多議行三年帝漸疎大臣政率內決繼曾憂

之抗章曰此來中旨大度王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

况邪說之誦媚則賜初張俞慈師保之抗言則漸將

放散臣日睹出涕口誦吞聲夫祖宗以來凡有批答

必付內閣擬進者非止慮獨見之或偏亦防矯偽者

也假托也正德之世蓋極矣尚未有如今日之可

駭可嘆者左右群小日不知書身未經事乘隙招權

弄筆取寵致言出無稽一至于此陛下不與大臣共

議而倚信羣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忝帝震怒下

詔獄掠治摘金壇縣丞給事中張達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李本皆翰林不報累遷至徽州知府卒帝初寤詐言路大開進言者或過于切直帝亦優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後屢薄言官廢黜相繼納諫之風微矣最字振廷崇仁人正德中進士由慈利知縣入為禮科給事中世宗議定策功將大行封拜最疏止之尋請帝勤聖學于宮中日誦大學衍義勿令左右近習誘以匪僻報聞嘉靖二年中官崔文以鬼神禱祠事誘帝帝信嚮之最抗疏極言其非且奏文侵耗帑金狀文奏辨反誣最帝從文言命最自核侵耗數最言帑銀屬內府難司計之臣不能稽其盈縮文乃欲令臣察核假難行之事以逃已罪符制言官此風不可長也疏入忤旨出為廣德州判官言官文章論救不納已而東廠太監芮景賢奏最在逃仍用故銜未巨觴取夫役而巡鹽御史黃國用復遣牌送之俱屬違制帝怒逮二人下詔獄最充軍邵武國用誦極違雜職法司及言官救之帝責以黨比最居戍所久之遇赦放還家居二十餘年卒為案忤進士高連東奏議案福建僉事

明年春與同縣馬明衡並為御史甫閱月會昭聖皇太后生辰有者竟命婦朝賀淵言皇太后親擊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免朝賀何以謝親心而隆孝治明衡亦言暫免朝賀在恆時則可在儀禮紛更之時則不可且前者與國太后令節朝賀如儀今相去不過數旬而彼此情文互異詔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禮儀未節稍成嫌隙陛下貽議於天下匪細故也當是時帝亟欲尊崇所生而羣臣必欲帝毋昭聖方相持未決及二人疏入帝志且怒亟捕至內廷責以離間宮闈歸過于上下詔獄拷訊待訊何孟春御史蕭一中論救皆不能伸遂陳遵奉本員外郎林應聰章懇上帝愈怒并下詔獄逮蕭是於是帝必欲殺兩人召問臣蔣冕變色謂曰此曹雖朕不孝罪當死無赦冕膝行頓首請曰淵等愚昧死固當然陛下方興光舜之治余何有殺諫臣名良大帝色稍解欲成之冕大固請末城繼之以泣乃命杖八十除名為民兩人自此遠廢廷臣多論薦竟不復召淵為人長者不敢示人或為入款亦不校與明衡皆貧而淵尤甚安之無怨鄉里病與有司極言雖將弗顧也家產止中餘年卒明衡字子華文思聰苑

宸濠之難自有傳明衛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太常博士甫為御史即與淵同得罪先是閩中學者率以晉江蔡清為宗至明衛獨受業于王守仁閩中之有主以學自明衛始迄字良會常熟人正德六年進士除福清知縣入為御史既以救淵明衛請合浦主簿累官河南副使帝幸承天坐供具不辦下獄為民應疏亦莆田人明衛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嘉靖初尚書孫交奉命覈各宮莊田帝以其數稍異舊籍且有批字有旨詰狀應駭言部疏臣司檢視即有誤當坐臣若尚書文總領部事安得徧閱今日聞戶工二尚書相繼令對狀似非專賢優老之意疏本奪孫其抗章救淵等也請徐聞縣丞八年代其長朝覲疏陳時事多議行不知其官所終本自有傳

郭楠字世重晉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浦江知縣謀賊入為御史世宗即位請召還直臣舒芬王思黃葉張衍瑞等從之嘉靖元年核餉兩廣勅總兵官撫寧侯朱麒貪懦詔為戒飭尋上章請退朝之暇延見大臣如祖宗故事且言主事陳嘉言偁忤中官不宜速繫帝怒奪其俸諸臣伏闕爭大禮皆得罪楠方巡按雲南馳疏言人臣事君何意者未必忘犯顏者未必

情今群臣伏闕呼號其事雖博其心則忠乃或榜掠頭身或問閹誦成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特賜優容優生者之職即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臣之義帝大怒遣綏騎連治言官論救付不納法司請令戴罪赴京俾途中稍自便亦不聽既至下鎮撫掠治復廷杖之削其籍六年春以災變修省從吏部議量與一官得吉水教諭終南寧知府

韋商臣字希尹長興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明年冬商臣以大禮初定廷臣下吏貶謫者無虛日乃上疏曰臣所居官以平獄為職乃自授任以來竊見群臣以議禮忤旨者左遷則吏部侍郎韓俞孟春人論戍則學士董照等八人杖楚則編修王思等廿七人以晞中使連問則副使劉東鋁布政馬卿知府羅玉查仲道等十人以失儀就繫則御史葉奇王嘉茶乾等五人以京朝官為所屬訐奏下獄則少卿張護御史任汝等四人此廿不平之甚上于天象下駭衆心臣竊以為皆所當省况此者水旱疫癘星隕地震山崩泉涌風雹蝗蝻之害殆徧天下有識莫不寒心及今平反庶獄優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釋遠繫者之囚正者計者之罪亦得災穰志之一道也疏入

帝責以沽者責直摘清江丞量移德安推官遷河南
參事封平永年臣冠以功受賞伊王用宿怨虐其
妃商臣具論如律臨頤杜桐以給事中家居與趙會
事者構怨共仇殺三人商臣適署按察使持之惠桐
兄柙時為通政數需者求獲其獄拒弗聽有豪民為
盜窟穴者詞連鄉大夫黃彬彬求見以危語脅商臣
商臣怒即控辱之以故衆憾交作騰榜于吏部尚書
汝鉉甫遷四川參議遂以考察落職言官薛宗鑑成
賢沈謹戴純華交章論故竟弗得至家居數十年卒
商臣受學于湛若水素砥名節既罷歸幾無以自給

然以疾惡太峻往往遭誹議云

劉安字汝勉慈谿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丞
事八年九月改河南道御史時世宗政尚綜核臣下
敬過不給而奸宄益滋安入臺甫一月上疏曰臣聞
君猶天也天以偏覆包含為德則不言而萬物咸育
以偏覆包含為心則不勞而萬事理故人君責明不
責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為明天下殆多事矣陛下
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誠者謂陛下之治功損于明
察理哉然敷大治可以緩圖而不可以急取可以休
養致而不可以督責求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于

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獲送方信
而忽疑大小臣士株連不服多有不安其位者矣夫
安其位乃可以行其志位既不安孰能為陛下建長
久之策以圖治乎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
臣習尚如此則在外撫按守令之官風從嚮應不約
而同上以苛察繩之下以苛察應之竊恐民窮為起
盜之源食寡無強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于上百執
事操利于下叢蠶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
望陛下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累繁文而先急務
簡細故而弘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為喜怒不以一

言之順逆為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官則竭臣忠
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
之治不難見矣帝聞疏大怒速赴錦衣衛考訊兵科
給事中胡克時探之并達治獄具捕克時仗縣主簿
安餘千典史安不以捕官急職築決堤數十丈人稱
為劉公堤再遷長沙同知預平寧鄉寇擢鳳陽知府
用治行車異賜正三品服以憂歸卒安居官有清操
布衣蔬食和未仕時于志業嘉靖末登進士至按察
副使安致人士達字伯鴻泰政煒曹孫也登嘉靖十
六年進士以長樂知縣入為御史世宗南巡還疏請

核治尾跡諸臣乘間漁獵細民盜公帑者而車駕所
經民間出馬役丁者皆與優優帝採納之出按近畿
勅中官關綬錦衣指揮趙俊奉聖母梓宮南葬所至
怙侈贖貨帝責俊令省愆任事而命司禮監遠治綬
未幾疏勅吏部尚書許讚疎聞柔其類廢紀綱淑慝
無別部中黃禍賊敗猶黨范之致胥吏縱橫公行賂
賂因併攝六部吏役賄滋之弊并以為讚罪帝怒繫
為臨淮知縣士遠入臺未久數犯責近人以為難再
遷合州知州後積入政府以士遠為襄府長史歸老
卒

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工部主
事推荊州稅甫三月稅額已滿遂格閱任商舟出入
遠近務之進員外却張璠與經邦為同年生屢招致
之經邦薄其人不應嘉靖八年冬十月日有食之經
邦時官刑部上疏曰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
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應符鏡詩者謂陰壯之甚由
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變理者
得無有皇父其人者乎通陛下納陸釐言命張總桂
等致仕尋以總議禮有功復召輔政人言籍籍陛下
莫之恤也臣天樂若此安可勿畏夫議禮與臨政不

同議禮責當臨政責公正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
倫禮之當也雖排衆論任獨見而不以為偏若夫用
人行政則當別辨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
之乃為公平今陛下以總議禮有功不察其人不揆
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
不以所議者為公禮也夫禮唯至公乃可為世不易
法近于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
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為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
則莫若守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優其養予全其
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
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保萬年之
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不偉與如徒加以非
分之任使之獲盈蹈滿犯天人之怒亦非總等福也
帝大怒立下鎮撫司考訊獄上請送法司擬罪帝曰
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謫戍福建鎮海衛十六年
皇子生大赦惟經邦與豐熙等八人不在赦例經邦
乃閉戶讀書潛心著述與熙及同戍陳九川時相封
諭忘其身之在戍所也居鎮海三十七年卒閩人為
立寓賢祠祀經邦熙九川三人云隆慶初復官經邦
弟經濟進士

恭貢字一卿，化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劾卷福、建勅鎮守內官尚春，使匿官幣，悉違運之。世宗入繼，貢請優起，居注之制，命詞臣編類章奏，併纂述，從之。先是，登極詔書，禁四方貢獻，後鎮守中責貢如故。貢上言：陛下明詔，而諸內臣藐不遵奉，曲說營私，市恩固寵，其假朝命以徵取者，謂之類內，自秩以獻者，謂之額外。愚玩有司，因虐百姓，致朝廷之澤，墮而不流，閭閻之困，鬱而不解，非所以昭大信彰君德也。嘉靖二年，帝從王曰伯蔣翰請，于承天立興獻帝家廟，以輪子榮奉祀。貢言：陛下信一據臣之說，委祀事于外戚，豈知神不歆非類，獻帝必黜，其之不聽，尋說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一萬，而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而今損二百五十萬，以歲入則日減，以歲出則日增，乞勅所司通稽祖宗以來賦額，及今日經費之數，列籍上聞，知賦入有限，則費用不容不節。帝嘉納焉。三年，出按江西，聞父喪，不俟部檄，輒歸，服闋，里居者七載，始起守故官。會帝從張孚敬議，去孔子王號，政稱先師，並損運豆、餅之數，編修徐階以疏諫，擯逐，御製改正祀典說，頒示，其臣石學數獲為祀典，或問以奉命，帝意嚴也，定

者，帝問官舍疏，奏之，帝震怒曰：貢等謂朕已尊皇考為皇帝，孔子豈反不可稱王，奸逆甚矣，其悉下法司。按法司是都御史汪鑑言此者，言官論事，每扶衆以凌人，曰此天下公議也，不知倡之者止一人，請究倡議之人，明年其罪帝赦之已，而刑部尚書軒贊等上其獄，當贖杖還職，帝特命視貢為民，貢以壽終于家。方貢等上疏時，貢同年進士禮科都給事中華陽王汝梅亦率同官抗論，且曰：陛下萬幾之餘，留神典禮，甚盛舉也，但恐生事之臣，望風紛起，今日獻一議，謂其制當革，明日進一說，謂其制當復，國家自此多事矣。况宗祖成法，守之百六十年，縱使少不如古，備而行之，亦未為過，何必紛紛事更易乎？帝覽奏，斥其違者，以祀典說示之。汝梅字濟元，由行人歷禮科都給事中。八年二月，以災異求言，汝梅偕同官上言三事：一謂比來章奏多事，連進請分別，志佞母信，說言二謂大臣奏事，近多留中，致是非不分，請悉付之公論，三謂以王之學以當務為急，詞命非所重，今一事之行動，煩展輪亦，藝矣，宜做祖宗故事，時御平臺召見宰執，而決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絕壘蔽之害，疏恭特旨，及長官請分祀地，汝梅復偕同官力爭，遂

被責讓尋出為浙江參政卒官
馮恩字子仁華亭人幼孤家貧母吳氏苦志教育此
長知自力學嘗深夜無米又雨屋漏盡濕恩積書床
上有若奉嘉靖五年進士除行人出勞兩廣總督王
守仁選執費為弟子擢南京御史故事御史有所執
訊不具獄以移刑部不獲牒報恩請尚書必報御史
諸曹即喧謂御史屬吏或尚書以語恩恩曰非敢然
也敢因以知事本末得相參耳尚書無以難已巡視
上江指張紳怙勢殺人立寘之辟大計親吏南臺例
先糾劾都御史汪鏊恣肆擅權請如北臺既畢事始
許論列恩據故事與給事中林士元等跪爭也得如
故帝用閣臣議分建南北郊且欲令皇后出蓋北郊
下詔令廷臣各陳所見而詔中屢斥異議者為邪徒
恩上言人臣進言甚難今明詔令其直諫而又紙之
為邪徒人安所適從哉此非陛下之意必左右奸佞
欲售其說者陰執之耳今士風自下以緘默為老成
以塞謬為矯激建言得罪不惟父母妻子自相怨尤
即朋友故舊且絕連往來遠近相戒遂以成俗士處
今世已難乎其忠直矣若預恐其有異議而逆執之
為邪則必當同附和而後可也此豈宗社之福哉况

天地合祀已百餘年豈宜輕改禮男不言內女不言
外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速罷二議毋為
好事希寵者所誤恩草疏時自意且得重譴及疏奏
帝不之罪恩于是益感奮十一年冬彗星見詔求直
言恩以為天道遠人道通與其更張時政之得失莫
若進退臣工之邪正乃俯指大臣得失謂大學士李
時小小心謙抑解芬撥亂非其所長翟鑾附勢持祿惟
事模稜戶部尚書許讚謹厚和易難之判斷不經之
費必無禮部尚書夏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駕馭任
之庶幾救時宰相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遠有
為刑部尚書王時中進退殊幾委靡不振工部尚書
趙璜廉介自持制節謹度吏部左侍郎周用才學有
餘直諫不足右侍郎許誥講論便捷學術迂邪禮部
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講學素行未合人心右侍郎顧
鼎臣警悟疏通不局偏長器足任重兵部左侍郎戴
如宗安靜有操守右侍郎黃宗明雖擅文學因人成
事刑部左侍郎聞淵存心正大處事精詳可寄以股
肱右侍郎朱廷聲篤實不倖謙約有守工部左侍郎
黎真滑稽淺近才亦有為右侍郎林廷楫才器可取
通達不執而極論大舉士張季誠方猷夫右都御史

汪鑑三人之奸，謂其教則惡，克險瑣嫉，反側近都，給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不容復贊獻夫外飾，謹厚內實，詐奸前在吏部，私鄉曲報恩，擊靡所不至，詐處傷以病去，陛下遣使徵之，禮意懇至，彼方佞傲，僣塞入山積，者直佞，傳旨別用，然後所然，就道夫以吏部尚書別用，非入閣而何？此獻夫之病，所以痊也。今又使兼掌吏部，必將呼引朋類，播弄威福，不壞國事不止。若鑑則如鬼如域，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所圖惟報復。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調某官，非其所憎，惡則宰相之所憎，惡也。臣不意陛下寄鑑以腹心，而鑑逞奸務私，乃至此極也。且都察院為綱紀之首，陛下策舉易之以忠厚，正真之人，萬一御史銜命而出，效其鏗薄，以希稱職，其為天下生民害可勝言哉！故臣謂專敬根本之禁也。鑑腹心之禁也。獻夫門庭之禁也。三禁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幸得荒衣，恐遠下錦衣，獄苛究主使，名恩日受，拷掠漸死者數矣。語卒不覺，惟言御史宋邦輔嘗過南京，談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並連邦輔下獄，奪其職。明年春，移恩刑部，獄帝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致之死，尚書王時中等言：恩跪致舉相，非專頌大臣宜

減成帝愈怒曰：恩非專指，手殺三臣也。徒以大禮故仇君無上，死有餘罪。時中乃欲欺公，常微遂獲時中，專職侍郎，聞淵休賦，印中以下極違雜職，而恩竟論死。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竟日夜旬，長安街見寇盜者，過輒舉與，既呼乞救，終無敢言者。時鑑已遷吏部尚書，而王廷相代為都御史，以恩所坐未當，疏請寬之，不聽。此朝審鑑當王筆來，向坐恩獨向闕跪，鑑今卒，按之西面，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起叱卒，卒皆靡，然鑑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恩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為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何地，而對百寮公言之，何無憚也！我死且為屬，為繫汝，鑑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魏道何也？恩曰：志難相恤，古之義也。蓋若汝受人金錢，鬻官爵，耶？因歷數其事，鑑不已。鑑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恩聲亦愈厲。廷相曰：為御史無多言，我朝不殺諫官百五十年矣。蓋今日廢祖宗法，又好謂錄曰：公當惜大體，不可以私怨廢公義。夏言亦曰：此豈冢葬私家耶？鑑稍止，然猶暑情，真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嘆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鼓，其膝其胆，其骨皆鐵也。因稱曰：鑒御史恩母吳氏，舉登聞鼓，訟冤不省，又期年，行

可上書請代父死不許其冬事益迫行可乃賜臂血書疏自縛關下謂注父幼而失怙祖母吳守節教育成于成立得為御史舉家受祿圖報無地乃私憂過計欲為陛下作一吹針之火而頓忘逆鱗之戒遂陷大辟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孰然一孤必不獨生其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僕臣不傷臣心臣被僕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必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尚書龔賢與都御史廷相言前所列律情與法不相處宜用奏事不實律輸贖還職帝不許遂得恩情重律輕請成之遂徵制可遂遠戍雷州而銘亦後兩月罷矣越六年通赦還恩乃稍治生產家漸饒專為德于鄉務余即位錄先朝直臣恩已七十餘罪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復從有司言旌行可為孝子恩年八十一卒行可既脫父子死越數年登鄉薦久之不第獨選得光祿署正遷應天府通判有善政弟時可隆慶五年進士累官按察使以死名邦輔字子相東流人既罷歸躬耕養親妻操井臼子則樵牧歲時與田夫會飲醉即作歌相和風動遠道士大夫造

其門者屏與從而後入焉
楊名字實鄉遊軍人童子時就試有司督學王廷相倚其文語之曰楊子名當以本實為字名既曰此鄉先輩余憲副諱也未敢承廷相履然曰有是哉遂補弟子員嘉靖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以第三人及第授編修聞大母喪請急歸還朝為辰書官預宴西苑河南進白鶴帝以為瑞命儒臣作賦頌獨名詩有韻鍊十一年十月彗星見名應召上書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殊切直帝銜之漫荅旨稱其約忠令明言無隱名乃復言竊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江鉉小人之尤也鉉心行反覆舉措書選在途逃事期報復使之在位害豈勝言武定侯郭勛賦性奸回立心險詭久與戎政益肆猖狂太常本典禮之官乃充以道流如陳道瀛金贊仁音容既極粗鄙耐淫無所不為望其精白以奉明禋不可得矣是數人者群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無亦聖心之偏于善者耶陛下踐祚以來諸臣建言觸忤者跡或難恕心實可原近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為請即所嘉納而吏部未見親履則臣所謂逆回顧望不能將順縱有陳請不過虛文塞責者豈盡無哉夫此得

罪諸臣群情以為當宥而陛下不終宥無亦聖心之偏于怒者耶又如真人邵元節擬以末術過蒙采聽帝令該縣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逆致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皆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惟冀裁察既入帝震怒即執下詔撤考訊銓疏辨瑁名乃楊廷和鄉人頃張學故去位廷和黨報思報復故攻及臣為上簡用誠欲一振奉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內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蓋怒命所司窮詰主使名數瀕于死竟無所承惟言曾以說單示同黨黨名文德乃弄文德下獄獄具命法司擬罪凡再擬皆不當上指乃特詔誦名成編伍瞿塘衛明年釋還屢薦終不獲召家居二十餘年奉親孝親歿與弟台廬于墓免喪疾作卒

嚴志屬吏無敢報以滓俗尚鬼盡廢境內淫祠易其材以葺橋梁公廉會御史行部銜其簡仇而僚屬素憚直者遂誣直易錢入案御史不察繫五窮治之無所得坐以因公科歛送吏部降用行至中途疏請早定儲貳帝怒遣緹騎逮問無何得釋賦汙陽判官嘗署崇陽縣事有惠政外報歸三年不御酒肉服闋赴部通編修楊名以建言下獄侍郎黃宗明救之亦下獄直抗疏言九經之首曰修身其中曰敬大臣體群臣今楊名以直言而寘之詔獄非所以體群臣也黃宗明以論救而令與名同罪非所以敬大臣也上者本盡天下後世將疑陛下修身之道亦有所未盡矣乞速還二法官令九經之義帝大怒並下詔獄考標法司擬贖徒還職帝不許命發極邊乃賜成甯州衛恩赦放還家貧甚妻紡織以給朝夕再讀書談道自如也久之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郭弘祝字子翔安福人嘉靖二年進士除江陵知縣檄按御史十一年冬彗星見弘化上言按天文志并居東方其宿為米谷者彗出于井則主木繁興所致也臣聞四川湖廣貴州江西浙江之採木者勞苦萬狀慮夫蘇州松江常州鎮江五府方有遺軌之後

民間耗費不貲，盜戶逃亡，遠已過半，而廣東以採珠之故，激民為盜，至攻劫會城，凡此皆足戾天和，予置變請，得不意之工，罷採珠，則甚哉！而前星耀矣，章下戶部尚書許讚等言：大工之興，採木燒造之役，半天下，且五年間，凡三採珠，物力易絀，民困難蘇，弘化言：宜愆帝怒，曰：採珠故事也，將朕未有嗣，壽以採珠，故耶？因責讚等附和，而點弘化為民久之，言官會薦報寢卒于家，穆宗立，贈光祿少卿，同時御史以建言獲罪者，有鄧周、相麻城、俞希禮、黃梅、石全、相宇、大卿、弘化、同年進士授臨川知縣，入為御史七年三月，雲寶縣言：黃河清，帝悅，遣使祭河神，大學士楊士清、張璠等屢疏請賀，許之，相上言：天生陛下為中興主，瑞應因宜，然河之未清，不足虧陛下德，今河清而好，致喜事之臣，又從而張大文飾之，竊恐佞風一開，終此之，以損祥獻，將按躡于四方也，願陛下罷祭，若止，稱賀，詔天下臣民自今毋奏祥瑞，遇冰旱蝗蝻，即時以聞，則陛下聖德益昭，播于天下矣，帝大怒，下相詔，獄考掠之，獲杖于廷，謫韶州經歷，諸慶典亦止，不行，相後歷官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希禮嘉靖五年進士，授紹興推官，擢御史，十年十二月，上言：近陛下

祈嗣禮成，精誠感格，瑞雲遂降，臣以為招和致祥之道，不盡于此，往者大，招肆赦，今歲復先行刑，天下臣民咸沾懷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遠徵，未蒙原宥，陛下其忍道之乎？乞量移近地，或將賜赦，免則和氣薰蒸，前星自耀，既入帝大怒，曰：諸臣得罪，乃其自取，顧謂朕加罪，諸臣致遠，嗣續耶？所司恭議以聞，議未上，金亦言：陛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丞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密，謀其弗協于中者，付諸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本充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新建伯高拱、首平逆藩，總堵巨寇，功莫大焉，乃因疑謗，氓其前勞，大禮大赦，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錄守仁之功，寬諸臣之罪，則遠邇胥悅，而太和之氣，塞乎宇宙矣，帝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耶？古奸臣，壞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弄察奏尚書，妄言等言二人，心本無他，祈賜寬貸，帝益怒，下二人詔獄，而責言等，陳汝言等伏罪宥之，二人竟請成，遣衛文之，遇赦，放還卒，隆慶初，俱贈光祿少卿，金正德中進士，為御史，出按廣西，與姚鏐不協，後與守仁共撫岑，僅黨崖蘇

主受選臺榭張總柱等用事諸御史知備良才革弊
附之全獨侃侃不阿以是稱于時

劉世龍字允卿慈縣人正德末年進士授太倉知州
窮治奸猾威憲大行屬縣崇明多盜謀策捕之以忤
監司改國子助教遷南京兵部主事嘉靖十三年南
宗朱廟災世龍應詔陳三事一杜齟齬以正風俗天
下風俗之不正由于人心之壞人心之壞非由他也
患得患失之心使之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尚變詐相
高翰媚相飾阿比相倚仕者日壞士上學者日壞于
下故獨此和靡然成風非陛下以身先之難獲家嚴
一喙亦不可救唯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詭譎為善
為賢勿以正直骨鯁者為不肖勿以私好而有所賞
勿以私惡而有所罰虛心以防邪佞之欺謙受以表
忠謹之益更勅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使權勢相軋
朋黨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
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為獨盛其故何耶良
欲及明至在上而一盡其所蓄耳雖其一時所言或
傷于激切今故遂既久悔悟日深險阻備常事體自
際當審其疏往開自新之路以改錄用而恤其死者
仍念大小臣共并得真富時效以作忠義之氣革慎

舉動以存大體臣惟以國者在故大臣不遺故舊惟
陛下之有大德必先知其才之可用而任之也夫任
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就而去之或忽然而召
之甚且嬰三木被箠楚則何以勵人臣之節哉臣愚
以為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因事託辭
以權使退如其素行無缺乃偶以一時事起輒從而
顛倒之陛下固付之無心而不知天下之觀望者即
有以窺陛下也蓋如張廷鈺為非法難容假例
開張老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臣
區庸氣何足深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太皇太后
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肉於情急乎恐陛下
養兩宮亦不能不為一動心也頃報造神御閣林祥
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為南京太廟適方被災
王役之急當無過此今興作頻年四方凋敝正時社
率贏之會亦宜量酌緩急而為之以漸此皆應天以
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械繫至京下詔獄考掠次日
獄其從廷杖八十斤為民家居五十年旬養親一肉
外蔬食終身卒之日族人為治衣冠奠之
黃正色字士尚張選字奔來甘肅錫人同登嘉靖八
年進士正色除仁和知縣選蕭山縣又歸境也選係

蕭山有聲民為立生祠十二年冬先入為戶科給事中明年四月時軍太廟遣武定侯郭勛代選上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歆非類昨孟春廟享遣官齋攝中外臣民未克心疑茲孟夏祫享倘更不親行則違涉怠玩如或聖體初復未任趨踰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視帝聞既大怒下之禮部尚書夏言等言代祭之文載在周官語曰予之所慎蕪蕪疾是疾之當慎無異于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索此命執選閣下杖之八十索出御史筆殺聽之每一人行杖畢輒以教報於閣三吏出已死杖以良劑得甦帝怒猶未釋是夕不介大內選殿走製祭祀記一篇一夕鼓成明日分賜百官竟則選籍選居言職甫三月遽以直言得罪由是名震海內而正色是時方丁憂家居已起補香山旋改南海南海正色座主霍翰御色也其宗人恃翰勢橫暴及正色至霍宗人謂必死已而正色一無假借悉純以法諸霍怒搢于鞬鞬顧以正色為賢令盡法以故索強屏跡縣中大理十七年召為南京御史首疏劾兵部尚書張掛奸貪事甚有迹而中有歷官籍

某無一善狀搢搢奏辨言已實未嘗任藩臬由是帝以此正色言為誣奪俸兩月明年章聖太后梓宮南葬命正色覆視事竣勅中官馳謝馬都尉崔元禮都尚書溫仁和所過約饋遺宜按問帝召詰忠等皆叩頭祈哀因言正色擅于梓宮前乘馬執扇及江行涉險又不隨舟舣獲大不敬帝遂發怒立捕下詔獄搢掠遠成遠未正色與選初同志相友善至是先後以正色類而正色居成所三十年其類窮困視選尤甚穆宗嗣位起選通政泰議以年老致仕而召正色為大理丞進少卿尋遷南京太僕卿亦引疾致選先卒正色後數年亦卒

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除餘姚知縣徵為禮科給事中蜀王與都司劉永昌相訐奏命存仁往勘存仁持法平骨恒服十七年冬疏陳五事一廣曠蕩之恩請赦成臣楊慎馬錄馮恩呂經等而君用累年言事謹責之臣云案安靜之吏請初內外諸司務遵祖宗成憲不得廢棄舊章好為新政以干譽王重撫按之責請初撫按務公舉劾不當指深刻為朋流自循良為庸品且數易長吏送舊迎新為弊滋甚勿輕易改調四稽考察之政請公當事者愛惜

人才母若往年考察任喜怒為取舍植同異為恩讐
五柳邪佞之風近明堂大禮聖心已有定見吳璋何
人而敢妄議敗俗妨農莫甚釋氏葉凝秀何人而敢
乞度此而不治無以懲後請下詔嚴禁凡若此者罪
無赦當是時帝方崇信道家言凝秀道士也而存仁
勅之帝以為利己且惡其欲釋楊慎等遂責存仁安
指凝秀為釋氏命廷杖六十編氓口外自此往來塞
上幾三十年穆宗即位始召為南京通政參議歷太
僕卿先後條上馬政十三事悉報可未幾致仕存仁
為人直諒不屑脂韋遭困阨久方見用而遽思勇退
世尤高之萬曆初卒先是以諫用道士得罪者有蘇
州高金信陽王紉言金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
科給事中九年八月詔沙汰天下附學生金疏言七
不可且曰老稚凡庸即廩增亦不免豈可獨汰附舉
帝雖責金抗旨而詔廩增一體掄選且許附學生類
母親廩增竟從金言踰月復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凡
法王國師佛子盡從屏斥近又輸禮官黜姚廣孝配
享臣每嘆服大聖人作為真千古莫及豈意有真人
邵元節者誤蒙殊恩為聖德系耶夫爵祿者屬世之
其元節一遺流耳縱使有勞優以金帛足矣乃加之

崇秩優賜其師等得或贈祭廣孝既不可配享于太
廟則二人豈不可拜寵于聖朝望削元節真人之號
并奪得最恩卹庶異端嚙正道昌時帝方欲從元節
受長生之術見疏大怒立下詔撤考掠終以其言直
釋之明年借御史唐愈賢稽覈御用監財物具得奉
御李興等侵蝕狀為真請撤金後索官薊州兵備副
使紉言嘉靖八年進士擢戶科給事中積斥太常卿
陳道瀛少卿金贊仁寺丞桑友蘭徐可成生下詔撤
摘湖廣布政司始磨系官陝西僉事
包節字先達先世嘉興人其父始遷華亭節祖躬
躬為同舉成化十四年進士出仕至池州知府為
清簡早歲乞休為鄉邑所重節生五歲而孤母躬教
育之舉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入為御史勅
兵部尚書張瓚貪穢出按雲南舉劾不避豪勢時任
者以雲南荒微憚不欲往因設告就遠方之法節上
言此曹志甘投荒非年迫衰遲則家貧急祿志在為
乞宜暇恤民此滇中長吏所以多不得人也請自今
仍附近選人充之而州縣佐貳務用此曹庶幾吏治
所奉章下吏部請以節言概行于雲貴兩廣制可以
疾歸起故官再按湖廣顯獲守德律官廖斌擅作威

禍節在秋純死而語先茂賦懼思有心中之侯節獨
 後時故被辱兼遠使撤去而詭稱希屢出之鍾祥民
 與憲書欲黨虎對素用章等節捕章竟迎杖下械蓋
 惡處秦節不以正旦獨後次日始獨時常進屬不為
 旁立衰慢大不敬奏已入而節始奏城前事帝大怒
 以節抵節已罪速詣詔杖掠永成莊浪衛莊浪極
 遠敗屋頹垣節處之甚安顧獨念其母自傷不克終
 養以飲泣母封至晝夜哭已又聞弟孝卒撫膺曰報
 代吾奉祀者哭益悲竟得疾不起遺言以衰經入棺
 孝宗元慶後節三年舉進士由中書舍人為南宮學
 士既論禮部尚書溫仁和王年丑會試有奸弊直
 庶子盡承叙者酒贊善郭希顏程陰編修袁煒放蕩
 帝以事屬殿林置不問未幾又劾巡撫遼東都御史
 孫繪山西都御史吳瀚不職瀚竟罷去孝兄弟分居
 南北臺並著風采又嘗有至性節既服官于北不待
 養母孝遂以侍養歸及母亡孝哀毀骨立未終喪卒
 而節亦繼頊天下聞而傷之節從父弟汴即中汴子
 程善提學副使程芳子世杰泗州知州世杰子鴻遠
 舉順天鄉試第明年成進士為湘潭知縣以治行
 高帝付取亦京卒也氏自禹以來能世其業為卿公

所稱

論曰紀稱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聖賢之論未嘗不
 於其報施之際而特非所以訓臣子也世宗之御其
 下不啻犬馬草芥視之矣一時諱臣弼士尚多引福
 借劍甘心受禍而無憾者豈非忘義之所激若出于
 其性然而不可以威勢辱者與是亦可以風世矣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

列傳一百三十三

汪應軫

鄭本公

趙漢

章倫

許相卿

方鳳

彭汝賓

顏濟

張錄

鄭洛書

張錄

汪應軫字子宿浙江山陰人少有志操舉正德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大學士毛紀聞其名欲一見之竟不往十四年擢將南巡應軫抗言旬下詔以來臣民勞瘁甚有固志臨清以南率棄業罷市逃竄山谷苟不即收威命恐變生不測音谷永諫漢成帝謂蹇蹇廉高美之專疏奸臣之早字數離深宮挺身履露與群小相逐典門戶奉宿衛者執干戈而守空宮其言切中于今夫谷永諫故之臣成帝庸闇之主永著有言而成帝能容之豈以陛下之聖明不能俯納其諫哉疏入留中繼復借修撰舒芬等連章以請疏關門受杖幾斃教習事竣擬授給事中有旨補外遂出為泗州知州州土瘠民情不知農桑應軫至首勸之耕買桑而植之募江南女工教以蠶織織作由是民足衣食帝方南征中使絡繹道路乘勢橫索應軫率拙夫耆婦入列水次舟至即挽之出境遂免騷擾

駕駐南京命州進其婦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奏言此土子女荒陋無以應勅旨臣向募有桑婦倘家納之官中俾受器事費于治化有裨事遂寢世宗成祥召為戶科給事中父老送者皆泣下山東鎮盜王鏊等作亂分掠東昌兗州流入畿輔河南境應軫奏言殲盜大畧不出撫剿二策撫之莫善于推擇守令剿之莫要于六離間賊黨一也收用材素二也因抚險要三也廣開告訢四也明賞罰以勸士五也別首從以納降六也且殲盜與集寇不同集寇之法驅之境外而已若殲盜而縱使出境是嫁志于隣國也請若令凡一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蔓他境者傳報重論報可京師諸舖戶例以十年編審尚方有所需先輸物于官而後給直此給又多使損民大困應軫具陳其害請罷編審之制依時估給直語甚切至下所司議頗未其言司禮監與簿書散官軍俸於戶門外設座南向應軫劫其無人臣禮且言銀錢成規宜下吏按治尚書林俊去後抗章乞留甘報聞應軫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咸切時弊以便養乞改而進調南京戶科是時張璠桂芳在而部多議遂傳獻皇帝雅知應軫名欲倚以自助應軫與璠不谷即

奏請遵禮經崇正統以安人心不報嘉靖三年春出
為江西僉事居二年具疏引疾不俟命而歸為舉按
所勅詔所司速問應軫自陳親老鮮兄弟乞休侍養
吏部為之請乃命免遠久之廷臣交荐起故官視江
西舉故又以父艱歸服甫闋病卒鄉人重其操行私
謚清憲先生

鄭本公朔州衛人正德九年進士歷御史武宗不豫
時國本未建中外危懼本公上言昔漢唐中葉國統
數絕倉卒之際援立昏弱卒貽國家無窮禍今災異
迭興宗藩屢叛正以儲位未定萌覬覦之心中外臣
民咸懷憂畏望陛下以宗社為重審與執政本謀
慎選宗室之親而賢者正位東宮以繫天下之望不
報世宗嗣位及冬而乾清宮成帝由文華殿入居之
本公獻言曰是宮也八年營構一旦告成陛下踐祚
適與期會固居安之日亦思危之時也臣以為思不
在遠請即以此宮為鑿夫此宮何以災也由先朝群
小逢迎燕遊無度俾夜作晝遂致焚燒然則遠群小
而節燕遊以防一朝之患者陛下可不思乎先朝營
建此宮亦已有年惟不以後嗣為念故一日之安未
享萬歲之後無託而以屬之陛下然則重祀配而廣

繼嗣以為子孫萬世之計陛下可不思乎新宮之成
必祭告郊廟社稷而後入居者所以敬其始也然未
入而致故不可既入而忽忽陛下得不思慎終如始
兢兢業業常如火祖臨之而不敬以幽獨肆乎陛下
昔居文華密通外庭群臣封事朝奏夕下今一入深
宮臣恐天顏遠絕由近侍以傳言將因鬼以見帝陛
下得不思並勅廷訪以防壅蔽之奸乎陛下昔居文
華侍從簡朴供御儉素今一入深宮臣恐珍奇之玩
妖冶之容亂聰明而惑心志陛下得不思遏欲將萌
疎遠禁色以防燕安醜毒之志乎此宮始作勞費實
多殫天下之財力失天下之人心曾不顧恤陛下
觀輪奐之美得不思竭民脂膏幾何疲民筋力幾何
而重興作惜財力永以先朝為鑒乎帝嘉納之諭月
帝欲如興獻帝皇號本公力言不可嘉靖改元春本
公以宗師窮民多饑凍致死請出粟賑濟戶部言故
事窮民悉收入養濟院其無籍者收之蠟燭博竿二
寺表布薪米廚料之類歲費萬金皆無其實為奸徒
侵冒而二寺又添設內官校尉多乾法罔利致窮民
無所得食令當盡復舊制專屬其事刑五縣五城布
罷內官校尉帝悉從焉出按遼東劾罷奸貪劄

總兵張銘都指揮周輔還朝論杖給事中劉景旸等
切責二年十月時享太廟帝不親行本公與同官彭
惠祺極言根本禮重遠代非宜報聞明年三月帝欲考
興獻帝且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爭謂孝宗雖未
嘗親育聖躬然守此鴻業而傳之陛下以及子孫萬
世者果誰之德與陛下游仰之日則為孝宗之姓與
獻王之子臨御之日則為孝宗之子與獻帝之姓可
兩言而決也至於立廟大內實為不經獻帝之靈既
不得入太廟又宜去一園之祀而托享於大內馬陸
下之享太廟其文曰嗣皇帝于獻帝之廟又當何稱
爰敬精誠兩無所屬恐獻帝之神將感然不安是禮
下之孝既不得專致于太廟而所以奉獻帝者反為
瀆禮而不足以盡其心矣帝怒責其朋言亂政奪俸
三月其年六月帝愈欲考獻帝以席書為禮部尚書
召張璠桂芳入京于是群情洶洶本公偕同官四十
四人連章言芳首為亂階璠再肆欺罔黃給如厲大
張喙旁嗾黃宗明如奴隸操臂橫行方獻夫居中內
應以成夾攻之勢席春陰行間謀以收漁人之功卒
之尚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罷再頒大臣因
此而被逐言官由之而得罪難往日瑾彬之奸流禍

亦不若是酷也不約已而俗廷臣伏闕哭陳繫獄廷
杖還職尋遷通政泰議九年不調以疾請改南京乃
授大理寺丞稍遷南京太僕少卿謝病歸二十年言
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詔許召用不赴卒
趙傑字鴻遠平湖人正德六年進士棟建昌推官提
學劉使李夢陽傲殺淫祠有司率願望漢署府事一
聞而毀者十五治獄明決上官才之權南京戶科給
事中嘉靖初尚書林俊以執奏獄囚李陽鳳被旨詔
責漢時為兵科上言近日貴倖之臣根據左右而太
監崔文允與譏亂政今論文罪者多矣陛下不曰已
有詔旨則曰所司知之文巧壅蔽廷奸欺行道之人
皆知之陛下獨不知耶且文之專恣豈特庇一廝養
李陽鳳而已陽鳳之事猶小也文快心之大者在能
矯詔獄以制人能致尚書以回奏能加信官以詰責
究其權勢臣恐其不亂不已也近二部尚書趙璜受
賂發文家人之罪文執捕具保者痛杖幾危比之曰
此杖寄與趙尚書其杖橫無狀至此則其斥辱大臣
如前此劉瑾之為者不患其不能也望急賜譴逐毋
俟為新政累不聽疏而言官多得罪漢疏言忠臣言
勇請數徵則起忌諱侵逐倖而奸邪遂側目以圖之

於是責之以輕率妄言律可奪也坐之以不諳事體
 官可罷也古由中擬力可回天欲加之罪志無辭乎
 夫以內臣之私憤而滅天下之公言成天下之士類
 使中外以言為諱相率而為阿徇以避中傷之禍宜
 不妄矣乎殆哉報聞三年同廷臣哭爭大禮遂繫詔
 獄復廷杖之歷吏科左給事中尋以疾去八年起故
 官明年遷工科都給事中疏言內閣桂萼翟鑾稱病
 三月未嘗以曠職懇辭張璁久專政機亦未聞其求
 賢共濟在萼有獲餼之戒在鑾有伴食之誚在璁有
 去履之嫌乞諭鑾萼亟去簡用兩京大臣及家婦者
 舊以分總任帝覽奏不悅摘其謬字詰之諭璁避
 避遣後促其赴閣璁謝因言漢忠君謀宜令其
 備列堪任內閣者以進帝從之即命漢舉其所欲用
 者漢惶恐言臣冒昧無知妄欲引賢共濟初無私
 望帝怒責漢對不以責趣以名上漢益懼言輔臣簡
 命出自朝廷即有疇咨亦非小臣所敢干預帝乃宥
 之止奪俸一月尋出為陝西右叅政告歸久之以故
 官起山西不數月復致仕于伊嘉靖十一年進士歷
 廣西副使年甫四十即以養父乞歸部檄屢徵竟不
 起伊子邦秩萬曆初進士餘海門知縣

韋倫字處仁蘭谿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
 元年擢禮科給事中疏劾中官蕭敬芳景賢等又上
 言三代以下論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足以
 號召天下倡異學之說而士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
 之於是取陸九淵之簡便誠朱熹為支離及為文辭
 務崇艱險乞行天下痛為禁革令御史梁世驛亦言
 之帝然其言下詔禁飭如倫指明年上言陛下高拱
 務清之上付萬幾于韋泰臣下得接清光不過早朝
 頃刻間拜奉天奏事徒為觀聽之具文筆請讀畧無
 同難之言如此則朝議何益哉乞依祖宗故事解朝
 班罷許百官以次啟事經筵日講時賜清問畧勿以
 臣恒動召對又簡儒臣十數人俾更番入直便殿以
 侍咨訪則上下交孚而庶幾不生矣上頗納之時奸
 人何淵請立世室于太廟東北倫力言其不可未幾
 又言臣聞諸處添設織造內臣貪橫殊甚初至有巧
 歲時有節饋行戶有規例操段動以數千帑造各道
 本數稍不符意輒遭毀裂有廢產鬻予以償者其為
 害若不可勝言而內臣方視為利藪道路傳言浙江
 太監梁瑄運重寶幣織造巨竊為天下慮此舉動
 也伏惟明詔停革與天下更始疏入不省又明年徐

劉營務因劾定國公徐光祚陽武侯薛倫不職倫遂
解任尋疏論張璉寇輜首為厲階帝書方獻夫朋比
附和桂萼竊取唾餘據臂不顧宜并斥之以謝天下
因官張嵩曹懷亦以為言皆不聽孝陵司香內使谷
火用黃縗其黨奏乞還京治疾偽疏抗言大用等初
連逆瑾後引李彬樹八黨之克釀十六年之禍致先
帝不得正其終賴陛下明斷謹斥人心稍快不知夫
用何所窺矚一旦故違詔旨敢行陳乞若不早為遏
絕恐乘間伺隙群兇競起不至復亂天下不止也章
下所司五年孟秋時享太廟帝遣京山侯崔元代偽
跪誅且言奉命臨時倉皇就位誠敬何存帝怒舉為
俸兩月歷禮科左給事中出知衡州府終福建布政
使

再造社稷官其子冕止錦衣千戶今尚書王守仁威
定汀贛官其子其憲止錦衣百戶賢乃中官廝養而
廢叙風過之果忠勳大臣之商曹不若近侍之奴狗
國為事之臣其誰不解體乃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禮
安楚相總言之而陛下悉拒不納毋乃重違內侍而
輕拒士大夫哉相卿見時政乖違不勝憂懼乃上言
天下政權出于一則治二三則亂公卿大夫恭讓則
治匪人僭干則亂陛下總統之初整用老成嘉納忠
諫裁抑佞倖寔強檢邪可謂明且剛矣曾未再期偏
聽私說執政亟行得毋明少蔽乎剛少遜乎操權珠
得其術而陰伺素竊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公等
周上師保量諫言之而不聽罪洪載守職違禁廷臣
疏七十上不不行近又死在文之奴奪法司之守并
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事涉中人由降溫旨犯
法不罪請乞必從此與正德朝何異哉賢智之士雖
欲竭忠盡節不可得矣俊國之望也其去志決矣俊
去而類俊者必不能留然則陛下將與二三近習私
人共理天下乎夫今日之天下與先朝異在武宗時
勢已陷危然元氣猶壯調劑適宜可以立起何也承
睿宗之澤也其在今日病雖稍蘇而元氣已竭調劑

無方將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亂也然則陛下可不
 憐然覺悟乎伏願深察亂機收還政柄取近習最無
 良如在文者置之重典然後務學親賢去讒遠色延
 訪忠言深恤民隱務使官府一體上下一心而後天
 下可為也木幾以給事中李學曾章倫主事林應驄
 皆言事奪俸獲上疏諫指帝氣驕志急甘蹈過譽其
 詞甚切為給事三年所言皆不見聽遂謝病歸知縣
 以致事致與從相卿曰今日責人即曩時諸生也奈
 何從屬里黨擁益乘與使父老走匿乎且吾諫不入
 公府無所事此力却之八年詔養病三年以上不起
 部者悉落職間任相卿遂廢計五年吏部疏舉遺賢
 有起用竟不起憂言故與相卿為僚既秉政貽書
 招之謝弗應上梁紫岩山與由父相爾汝且就飲食
 所以責人目之者輒杖起知縣重其行為之樹坊
 相卿念當往謝乘小舟泊東城外黎明伺門啟趨縣
 治前再拜去清風峻節卓然于時予聞造萬曆間以
 舉人歷御史

宜撤索婦女納之行宮又極陳災者屢見宜修德以
 謹天戒皆不報世宗嗣位疏論兵部侍郎楊廷儀奸
 佞貪贖廷儀者大學士廷和弟也帝以廷和故優容
 之而言者論不已廷儀竟自引去時帝欲遣崇與獻
 王大奸張銳張忠輩將黃緣進死鳳偕同官上言大
 禮廷儀禮官所考定實合天下之公而陛下留中者
 月餘致獻猶希罷之徒分立異說以焚庶聽願陛下
 別恩從義免已由禮則大孝立而治本端矣張銳張
 忠罪與楊寧同科而賦臣蕭啟策曲為黨庇致法司
 坐坐一死乃疏復留中半月御史詹喬奏趣之給令
 會職臣聞其故布重賄交通官掖將圖滅朕願陛下
 毋惑近侍之言勿徇官戚之請早賜裁決則大法正
 而治具張矣因請帝勤御經筵容納直諫一言一動
 師保是依毋使內臣干政疏入報聞帝既尊與獻王
 為帝獲欲加以皇號鳳復疏言非禮嘉靖改元秋南
 京大風兩拔陵木壞民居大江湧潮至丈餘鳳上言
 災變之來率由人事感召今經筵無容詢之賢率臣
 步延紉之禮錫租之詔方下而違傲並急沙汰之令
 必頒而傳奉踵至信內監之言而取摘御史因繫都
 曹徇外戚之請而非功受封無名賜第大奸如張銳

革止從謫戍而百萬私藏仍歸舊案積惡如滿智等
止金降秩而入官賦物仍還罪人此皆蠹政之大者
願陛下痛加警省力祛弊政而歸之正道庶乎災變
可弭帝竟不能用也二年出為廣東提學僉事旋謝
病歸鵬字時舉既登第授禮部主事嘉靖初累官吏
部郎中皆在南京出為浙江泰議遷山西提學副使
具疏乞休不許遂徑歸初大禮議起南京主事張璠
輩力請考與獻王舉朝排之鵬獨是其議後德華用
事引鵬為同志即家召拜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
撰尋充經筵講官居二年擢南京太常卿復謝病去
明年詔嚴託疾不赴官者罪之遂落鵬職聞任初鵬
與鳳同以學行相砥此議禮各持一說不相下然鵬
難由此致通顯而意殊邑邑不自得故未久遽退既
而人皆家居相友愛放情文酒足跡不履官寺鄉人
並賢之始二人議禮不合世宗亦知之嘗作自得有
述一篇中言今世降理微人欲熾威彼附和者無足
怪所惜者師生兄弟朋友乃通于勢利互有牽映如
少師楊一清為喬宇之師而師之言不從矣桂華為
少保等之兄而弟不親矣湛若水為尚書方獻夫之
友則友而既矣吁勢利奪人之速可素世戒哉一清

止言宇不聽臣言若水背獻夫之論是誠然矣若華
能持正論聞等之學多自其兄慈之未可盡非也帝
報曰朕聞大興有得而述因嘆兄弟邪正殊遠桂華
桂華之如此方鵬方鳳之如彼故吁嗟之餘抑揚不
平得卿言朕將易之蓋帝誤以廷臣之爭大禮為附
楊廷和而然也

彭汝實字子克嘉定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南京
吏科給事中忤直敢言嘉靖三年春南京大水疏請
設策賑濟不言九江盜起殺傷官軍甚眾操江都御
史伍文定不即議剿應城徇孫鉞擁兵不出俱乞降
方切責帝革從之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以率大禮
下詔鞫謫官汝實抗章論柟又因災異上言通者黃
風黑霧春旱冬雷地震泉竭揚沙而土加以群小欺
長盜賊公行萬民失業木異革妖時時見告天變示
止地變于下人物變于中而修省之詔無過具文廷
際之間忠邪未辨以遂速為合禮以守正為治五長
鯨巨魴決網自如股田甲第橫賜無已此皆臣等不
能明日達聰之責也今陛下春秋已邁志學豈可徒
恃堯舜之資而不加聖心乎側聞經筵進講舉無向
難黃閣秉擬依常批答素燕間于女寵妾腹心守躬

瑞二廖諸張尚就緩死李隆蘇縉竟得無他如此而
望天意之回人心之感不可得矣報聞六年大學士
賈宏以子坐事逮繫被論不出禮部侍郎溫仁和以
慶王台錄事應劭汝實言宜德二臣避位以明進退
之義因荐右坊羅欽順顧清蔣冕可代宏李廷相在
統港若水何瑋許誥可代仁和章下所司奸人王邦
奇之計廷和彭澤也汝實言邦奇先後兩疏始為惶
駭之語終羅劾奏之辭中所引事多顛倒清惑至謂
賈宏右坊夜入楊一清之門事易可見今既不聞召
問一清而一清又久不為白何也陛下即位之初廷
和裁省冗員數萬坐此叢怨罷去今其長子業以錄
悉發遣亦可已矣而群小蓄怨蔓連不已并其次子
及婿又復下獄夫誣告之律視其所証輕重反坐此
國法也願追究主使之入與告人同罪無令苟免貽
議外著不聽汝實數言時政缺失又嘗力爭大禮為
常事者所惡先是以親老欲便養既乞改近地教職
因遵詔例奉貢士高任說王表自代不許至是考滿
復中前請常事者欲中之下吏部奏看因言汝實倡
言鼓衆抗亂大禮且與御史方鳳程等充朋黨通賄
自知考察不容乃欲辭尊居早不當聽其俸免逆奪

職間任奉親結廬山中講授生徒竟不復用汝實與
恭寬及大理少卿徐文華給事中安磐皆同里同時
以敢言著聲稱嘉靖四鍊
顧濟字舟卿崑山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刑
科給事中武宗晚年巡遊無度國本未建中外以為
憂率駕自南都還卧疾豹房惟江彬輩侍左右人皆
益危疑濟上言適聖體愆和舉朝憂懼夫人情之至
親而可恃者莫如母子今陛下孤寄于外兩宮隔絕
骨肉日疎聖心所持以為安者復何人哉昔漢高帝
此病數日樊噲排闥入見誓以趙高之事令群臣
定無憂會之憂者但拘于形迹不敢自盡願陛下
擇廷臣更番入直凡起居動息咸使與聞一切淫巧
戲劇傷生敗德之事悉行屏絕則保養有道聖躬自
安不報再逾月而帝崩世宗即位之月濟上疏曰伏
見陛下踐阼消除宿弊殆盡言官數疎並見朱錄亦
下臣民莫不惟忻踴躍思見德化之成然立法非難
守法為難聽諫非難樂諫為難今新政所釐正多不
便奸豪權倖之家臣怨望據既深玩縱未已非依
特賞必請托左右萬一持法不用弊源少開則此
革將叢聚而壞之陛下雖欲復正其末不可得也

臣所以慮守法之難也昔唐太宗貞觀初每導群臣使言及至晚年諫者乃多忤旨陛下首開言路臣工思贊盛治靡不因事納忠高遠者似涉于迂濶切直者或過于犯顏秉之皆忠義所發有利國家陛下若怒其犯顏則言必不入視為迂濶則計必不行如此而欲忠言日聞于前惡可得哉此臣所以慮樂諫之難也尋獲上言陛下臨取以來首剪群惡天下翕然稱明然奸黨尚存未幾伺隙傷善類以快私讐執邪說以拒正論未敗者思罔寵既敗者莫瓦全此誠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慮臣請以內外所上章奏下吏部考覈其尤關昧弗當者屬言官奏劾以彰國法且蕭奏批答或下部議或取上裁祖宗自有故事今內臣張雄張銳張志千經佛寶張信孫和陳致等誅誤先帝陛下業已遠治及其奏辨又獲寬假豈左右親信巧為營救而陛下過聽之耶臣願斷以大義批答悉如舊章事有違法使言官得以封駁諸司得以執奏則小人無所售奸而法紀可以復振帝借嘉納之既而勅司禮太監蕭敬棠庇罪人張銳等惑亂聖聽致錄太并都御史張翰刑部尚書張子麟侍郎顏頤壽兼旨會訊依違說隨無大臣之節包海故罪罷亦麟

等不聽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溥疏言其不可爾年侍養歸越數年卒于章志字行之嘉靖三十二年進士亦起家行人歷刑部郎中出為杭州知府章志守官廉善聽斷在部徹微明恕及至統統人健訟決遠不踰信宿胥吏無所售奸頻歲旱勞賑救以時歷廣西按察使萬曆五年進表還便道歸里會于紹芳成進法為庶吉士即稱病家居閏七年用薦以故官改淮山東原擢南京兵部侍郎南京故有馬快船供中貴進奉船戶累千人承其役者輒破產章志請減船額船戶毋食派官為給直催募由是積害頓除此章志卒官都人祖祭江濱天齊震野為立祠祀之無勞章志實甫官終春坊左贊善為人溫粹雅飭見推館閣顧氏雖三世仕官而貧產不及中人為鄉里所重張錄字宗制城武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御史嘉靖初同廷臣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出按畿輔勅宣府諸將失事皆伏辜五年七月西域番進貢獅子西牛方物其使言所貢玉石計費二萬三千餘金往來且七年進中國重賞錄上言明主不責異物今以獅子各飼一羊是歲用七百餘羊也以銀計之當五百餘兩矣牛食易致常也今乃食以粟餅則食

人之食矣况留蓄以馴養于內飲食賜費難以數計奈何以有用之物當此無用之數哉願返其職歸其人薄其賞以阻其希望之心帝不能用張璠擢兵部侍郎璠與諸御史合疏爭之不聽時璠與桂萼屢疏去大學士費宏錄亦言宏以子懋良犯罪繫獄再疏乞休陛下既溫旨慰留之及璠等屢劾又復如常批答溺三臣之愛持兩可之心致宏去志決璠等忤心未已今水旱相仍變異迭出正大小臣工修省之時而猶以為國股肱相傾排若此欲弭災變不亦難乎乞並黜三人以回天運帝于是戒諭璠等如錄指明年總政侍郎總臺事修前愆言錄不諳憲體宜他職遂罷歸家居二十年卒時與錄同為御史有張祿者平原進士嘗按湖廣歲大侵繪饑民圖以獻帝將召天同巡撫王大用為右都御史掌院事祿言大用不協衆望遂止不召與錄並疏敢言坐事罷官終河南秦議亦不竟其施焉

將勸行遜讓而懲其不率期年訟漸息立義塚建社學設社倉一切規制咸備在善摘發奸伏嘗舟行見沉屍厓以磨石察令錄偵諸村落見民家有磨而失其牡洛書曰此是也召訊之乃奪卜者針而殺之者又嘗行見人焚屍而哭不哀問之曰吾嫂也居數日有新母出莫得踪跡者洛書曰得毋向所焚者耶集其隣訊之其人故無姓發其家得婦人首則訴者之母也由是一邑號為神明嘉靖四年召拜御史禮部郎中陳九川為天方國通事所許詞連大學士費宏謂九川以玉帶珞之虐事張璠桂萼方欲傾宏遂靈職九川請成洛書與同官鄭氣止言九川之事人謂璠等與謀用已得罪公論而宏辭受取予之際終亦未明大朝廷固有紀綱大臣當重進退臣謂宏與璠等皆不可以不去宏不去則有持祿保位之誚璠等不去亦冒璠田奪牛之嫌惟早賜裁斷詔責洛書安言時帝賜尚書趙鏞席書詩翰洛書因言陛下春禮大臣此處逢瘠歌之風也願推此心以念舊如致仕大臣劉健謝遷林俊孫文等特降宸章咨訪時政刑厯德益宏又推此心以赦過如遷黜盡照劉濟余寬主范進等特委仁恩量與牽復則聖澤益廣報關李福

達獄起法司以讞鞠失持皆下詔獄帝特親鞠之洛書上疏力爭曰陛下操獨斷之威使法官不得伸其職是雖有張釋之于定國皆不得抗辯于人主之前何以使刑罰得中哉帝怒將罪之大學士楊一清力解而止尋出視南畿學政洛書在臺嘗論荐尚書王守仁羅欽順楊旦彭澤邵寶祭酒魯鐸及論救給事中楊言鄭一鵬御史魏有本即中葉應騷主事唐樞繆宗周皆為時所稱十二年四月京察事竣更命科道官互相糾劾諸給事有惡洛書者中之遂落職給事中饒秀亦為御史所劾無所泄憤復劾洛書及王重賢改汝礪施山周寵徐淮許廷桂萬夔張樹九以不職重賢等亦皆降黜時論駭之洛書負俊才好辯有口明習天下事廣座中常屈其儕輩卒亦以此自屈家居再踰歲而卒年三十九子開往依上海上海人相與治田百畝資之令間歲一至收其入以歸論曰應軫諸臣抵掌時政切劘主闕庶幾古之道耳也而身不見庸禍亦罕及豈非幸乎迨嘉靖遺詔錄舊言官則以得罪重輕為差而諸臣逆弗獲邀追卹之典亦可憫也已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

列傳一百三十四

鄭自璧

劉世揚

解一貫

楊言

陸聚

魏良弼

葉洪

錢薇

戚賢

劉繪

子黃裳

鄭自璧字采東祥符人隸籍京師舉正德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工科給事中世宗踐阼中外競言時政得失自璧請未有聞化理者類輯成書以併觀覽從之初正德中奄人用事多侵奪畿民世業為莊田至是民訴之遣使往勘自璧復併言內使莊頭斷民侵削狀帝命勘者嚴治民志稍除嘉靖二年四月居父陳萬言辭黃華坊賜第請西安門外新宅詔予之自璧以所請之宅已鬻之民不當奪與戚畹且時方修省土木豈宜妄興上疏爭之而其同官安磐亦言寵過戚里不宜太過皆不聽明年伏闕爭大禮受杖三遷至兵科都給事中宣府守備王經從戍籍復官自璧言經以失事誦戍今乃聽其飾辨必有左右為先容者此而倖免何以示懲請如前詔罪之又明年中官李能以修墩堡為詞請定山海關稅額自璧疏爭曰山海東控邊陲西藩都邑鄉設守臣部司止令

詰奸禁暴非為推稅計也今能名為繕造實征商自利遠詔屬民不宜聽許御史許中劉昶等亦以為言帝皆不納時榆甘肅樂寇功內官張忠尚書金獻民等皆廢于錦衣其下參隨亦悉進秩自壁言遣臣錄功宜也乃叙及參隨參隨一級何其濫耶况獻民與都督杭維連例各携二十人而忠乃至九十人均行遷賞冠裳擬及與臺名器職于瓦礫非所以勸功闕崇爵秩也不報既而鎮守江西太監黎鑑所携參隨踰于常額太監武忠從子英冒功擢副千戶自壁並請除汰詔減鑑參隨之平時錦衣官裁革者多填錄復職而司禮監奏收已汰諸匠近五百人兵部並極言不可自壁復疏爭之俱報聞孝陵淨軍干毒者故正德朝大瑞也至是擅赴京奏辨希復用自壁抗疏請加罪詔遣喜還守陵寢故安遠伯許恭戍海南死其子濬請襲祖職指揮并免軍役帝皆許之自壁言恭罪重惡稔不誅已幸不宜許之襲職又除尺籍以屈法而長奸不從先是太監扶安率親屬官錦衣者八人自壁偕同官力爭不聽及太監黃英死復詔官英弟姪八人為錦衣且令掌事自壁等復執奏言英縱有微勞為治營建祠足云報矣又令其弟姪為錦

衣指揮者一千戶者一副千戶者二百戶者三鎮撫者一八人中尚有異姓如陳昊者官爵之濫至此而極且以八人計之原祿歲糜占役不少非第若若可惜侵冒之弊又何可不懲懲也帝亦不從初自壁嘗偕同官劾武定侯郭勛奸貪帝方眷勛不問及李福達事起復勛勳交結妖人得旨賅責六年三月宣府失事自壁等劾總兵官傅鐸而薦卻永可代并劾鎮守中官王玳巡撫周全副將時陳等罪鐸遂遠聞陳被冠帶而玳全責立功贖罪禮部侍郎桂萼借違事請起用王玳詔下吏部議自壁率同官與御史譚縉等疏言瓊貪汙險賊罪宜追治萼援引奸邪亦請縉論帝不納自壁復疏言所言又皆聞權倖由是直聲震朝野而群奸皆側目共為蜚語聞于上吏部嘗以資次推自壁太僕少卿不見用至是科道互劾中旨言鄭自壁一門三費清議有乖可降二級調外任遂請江陰縣丞命下朝論大駭而大臣方幸其去無揀者後數年廷臣多論存竟不復召

劉世揚字實甫閩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刑科給事中世宗即位議加興獻帝皇號世揚疏諫嘉靖初內官吳善良以事當下法司都察院牒司禮

監召之其黨請示帝以善良付司禮帝即手批原牒付刑科行之世揚言祖宗之制凡降詔旨必書于題奏疏揭或登聞鼓狀乃發六科宣于諸曹或國有大事上命先發諸曹必補牘于次日早朝進之無有竟批于文牘者令詔旨忽從中出使六科不得抄傳諸司無從補牘玩褻天語更張舊制竊為陛下重之報聞已列上先朝直臣舒芬馬汝驥王忠法應軫張原等二十人請加恩數以旌志直由是諸臣各進秩一等二年四月帝以災異修省世揚言去冬無雪入春無雨陛下側身修行一念感格兩雪隨降苟擴而充之日延儒臣咨訪治道更做古人几杖箴銘之義朕聖賢格言書之殿廡則燕閒獨處固非齋肅之時予以轉災為祥不難矣帝納之歷吏科左給事中七年偕同官劾罷兵部尚書王時中頃之進都給事中與同官李仁劾詹事顧鼎臣不可居沃心之位且言今日詹事即他日輔臣帝怒詰詹事進輔臣出何典例世揚等惶恐引罪帝怒不解予杖下詔獄既而釋之八年二月帝以久旱躬禱世揚率同官劾群臣從官之不虔者且言在獄繫囚及建言鋪成諸臣怨咨之氣上千天和請悉行疏釋協雷兩解之義帝不能用大

學士張璠桂萼既被劾罷帝責諫官不言世揚等請罪得宥已而世揚偕六科諸臣盡劾璠萼之黨言自總等柄用負恩行私中外縉紳趨附日衆廉恥掃地如總督尚書王瓊納賄起用朝野共知輸德彭澤中允孫承恩大理寺丞葉忠御史儲良才皆考察貶黜乞哀權門首壞國典此五臣者愚宜斥罷順天府尹黎典中允廖道南編修金瑛阿媚小人清議不齒會都御史李如圭大理少卿曹真南京太常卿方鵬脣韋附合違擢太驟此六臣者宜分別黜調刑部郎中劉汝觀工部郎中丁洪員外郎金述指附鮮耻驟違宗職而汝觀允疏貪汙吏部郎中胡森主事王激繼部員外郎張致御史教斌憑藉御戚濫居清要而教允工營稅司葉江汝璧以姻連驟通顯待詔葉幼學以門館濫階刑部員外郎張霖太僕丞姚奎編修張袞給事中魏良弼御史陸夢麟戶部員外郎郭憲皆出入權門有干清議此十五臣者當參酌去留時廷臣競起而擊璠萼之黨皆下之吏部而尚書方猷夫亦總等黨也于六科所劾但去瑛教奎汝觀教憲良才幼學八人而已未幾世揚復偕同官趙漢等疎修省八事一養和德二釋積嫌三議久任四廣起用

五獎廉介六抑奔競七重巡方八優言路語皆切時弊其言獎廉介謂大學士石珪生平貞介沒未易名尚書李繼圖之盜臣身後遺金顧黃綠得謚皆公論之不平者其言優言路謂給事中鄭一鵬坐論楊一清再受杖削職令一清既敗則一鵬之言已警宜復其疎職先是世揚發總考之黨見憾于總而一鵬者又嘗忤總考以大概罷去者也是時總已再相而珪費前賜謚總因激帝怒謂給事言皆妄帝乃責世揚等欺罔誦世揚江西布政司照磨而停漢等俸然錕賜謚恭敏亦由此追奪世揚屢遷河南提學僉事尋歸卒世揚有學行既以直諫類及外遷亦所至有聲縉紳莫不重之

解一貫字魯唯交城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除工科給事中陳講學修德親賢孝親任相遠奸用諫謹令戒欲恤民十事世宗嘉納之嘉靖元年俗御史出覈牧馬草場帝命御馬監內臣凡新舊圖冊悉送一貫等審勘內臣閻洪等惡其害已奏遣中官一人與俱一貫等抗言臣等奉詔行勘弊已清十六七今增遣內臣如益薪止泝舉前功而益棄之請勿遣使帝納其言即命已之還朝初太監谷大用李璽奪產殃民宜

實重典先後司其事者楊金杜堂等亦當速治帝雖宥諸人罪而內臣勦戚所據莊田率歸之民矣時帝為后父陳萬言營第窮極壯麗一貫力請裁節楊廷和等爭織造一貫偕諸同官亦疏陳其不可皆不納歷刑科左右給事中四年寧夏鎮將種勳行賄京師為東廠所植得其簿籍一貫奏請窮治雲南巡按御史郭楠以建言廣東按察使張祐副使孫懋以稽辱官校速治御史方啓顏以杖死宦官家人落職元城知縣張好古以拘責戚畹家族錫級一貫皆論林忤旨停俸明年進吏科都給事中教授王价錄事致手劾以考察罷退假議禮希復用帝將許之一貫等如此將壞祖宗百年之制恐小人僥倖之門事竟寢時張總柱等日攻擊費者不已一貫心疾之復偕同官上言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之義固不能無議但自入仕至今未聞其有大過至于總考平生奸險特以議禮一事偶合聖心自起權以來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其屢行攻訐非真為國家也陛下以其累疏俱付所司而于其終乃曰爾等宜各修乃職助朕至治拜繹斯言所以陰折其奸謀者至矣夫何二三臣者不體朝廷至意

或專攻宏或兼攻璉等不知能去宏而不能去璉等也何也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不然宏恤人言顧廉耻猶可望以君子若璉等則小人之尤何所忌憚苟其計得行則奸邪之氣勢愈增善類之中傷無已天下之事將大有可慮者矣乞陛下或二人勿事攻擊成國家協和之治詔下所司一貫遇事敢言竟以侃直忤時謫開州判官卒

楊言字惟仁鄞人正德末進士授行人嘉靖四年授禮科給事中閏數日即上言通者仁壽宮父諭群臣修省且以為責在公卿而不在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于聖躬夫朝廷設六科所以舉正欺弊也今吏科舉職致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大臣蔣冕林俊革去矣小臣王相張淇卿革得禍矣而張璉桂萼始由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威勢以賦善良戶科失職致陛下儉德不聞而陽和土地張嵩革請索無厭鹽商掛號在和革敢亂舊章禮科失職致陛下享祀未格于神而廟社無憚懽之死兵科失職致陛下綱紀廢弛而錦衣多冒濫之官山海擾抽分之利匠役增收而不禁奏帶踰額而不裁刑科失職致陛下用罰不中无忠如藍革革得寬釋法之法節臣如郭楠革死施

輟械之刑工科失職致陛下興作不常局官陸宣輩走傳諭于常制內藍陳林革抽解及于蕪湖凡此皆時弊之急且大而足以拂天憲者臣等曠錄之罪復何辭哉願陛下念致宗之由勤修庶政而罷臣等以警有位庶可格天心弭災變帝覽奏愜甚以時方修省但以簿籍責之奸人何淵力主世室之議言初淵清亂不經請正其罪時廷臣多力爭者帝終惑其說言復抗章曰祖宗身有天下太宗也君也獻皇帝傳為藩王小宗也臣也以臣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于天下正統無一可者夫獻帝雖有盛德非若周文武之報興王業也而欲襲世室之名拜封以獻帝為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也以獻帝為嗣而宗之是後無孝武二帝也陛下前既罪賢士劉忠之言今乃細洲之說前既命禮卿席書之議今乃叩書之言臣不知其何謂也先是帝惡廷臣多託疾不之官下詔禁之言謂人臣請急良非得已今若竟罷不行非所以體群臣通下情也請自今嚴實放歸而居卿不謹者然之則私情公法並行矣詔從之楊一清之召入柄政也言請芻之三邊既而特旨拜張璉兵部侍郎言以璉貪佞險躁其新進未更國家事抗章

請罷總兵劫吏部尚書廖紀引用匪人同官解一貫
等亦相率諫皆不納有投匿名書御道者言跪請即
燒之報可迨六年而王邦奇之事起邦奇欲害楊廷
和彭澤揣帝意惡之因借哈密事請誅廷和澤并及
金獻民等數十人帝內喜其言下部議未報而邦奇
復誣大學士費宏石瑄陰庇廷和詞連廷和子主事
博等將與大獄舉朝知其寃莫敢言言獨抗疏曰先
帝異駕江彬手握邊軍四萬圖為不軌內外洶洶矣
廷和密謀行誅俄頃事定迎立聖主此社稷之勳也
縱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既以奸人之言罷其官
戍其長子矣乃又聽邦奇之誣而盡逐其御里親戚
誣為蜀黨何意聖明之朝忽有此事至于宏瑄乃天
子師保之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
詆辱大臣焚惑聖聽而陛下入曖昧之辭成師保之
獄豈小人之言必可信大臣之行必可疑耶書奏帝
震怒弄收繫言親鞠于午門群臣悉集言併極五毒
折其一指卒無撓詞既罷下五府九卿議于是鎮遠
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帝雖責仕隆等徇
情而獄亦得解謫言宿州判官御史程登克請還言
舊任不聽稍遷溧陽知縣歷南京吏部郎中坐事再

謫和夷陵累遷湖廣泰穰又為魏人搆罷言為外吏
多著聲績溧陽夷陵皆祠祀之
陸聚字子餘長洲人少善屬文同里王葵見而奇之
曰此子必以文名天下嘉靖五年舉進士與袁袞等
二十人並選為庶吉士聚七試皆第一時張璁桂萼
擊視諸翰林盡出言士為部曹縣令惟聚以才高得
為工科給事中聚劾擬散言七年二月疏言自古禍
亂之源生于壅蔽而壅蔽之害由于上下之不交我
朝自太祖以至宣宗大臣造膝陳謀不啻家人父子
以故上下交孚底于盛治自英宗幼冲踐阼未能親
決萬幾當時大臣苟為權宜之計常朝奏事先日預
擬旨行違自餘政事俱具疏封進沿襲至今君臣間
隔永無面議之時今陛下銳意圖治不求禍源之所
在而去之欲望天下之治不可得也願每日朝罷退
御便殿延見大臣面決庶政侍從臺諫輪日奏對撫
按藩臬廷辭入謝召見訪以便宜復妙選博聞有道
之士更番入直講論經史從容諮沃如仁宗弘文閣
故事則上下情通而天下事無不畢陳于前矣帝不
能用既而言用人數事謂今吏部資格獨重進士致
舉貢無階上進州縣教職待之過輕人不樂就王官

終身不遷同于禁錮皆宜稍為變通遠方長吏視內地猶重不可輕付庸才宜除告就遠方之令鹽法馬政國之大事而行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何以興利剔弊因具陳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而終之以復制科言天下固有高明倘僅不能應有司之繩墨者宜做唐宋制科之法特設一科以待異才必博洽經史曉暢治道兼工文詞者始應之數歲一舉每舉不過數人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置諸曹先有官者遷進馬廐人才畢出野無遺賢帝是其言下所司議行惟制科報罷尋命偕御史和元洪清致馬房錢穀兩人精心剔抉積弊頓清而群小失利抗之者方御馬太監聞洪屢以虛詞惑上聽禁等抗章折之卒得請八年張福猷母獄起帝入東廠言以都御史熊汝謙決不當視其職于是法司震懼刑部侍郎聞淵大理丞簡霄辭疾不出侍郎許讚會鞠時禁不敢發言而少卿曾直至為使詞附和舉朝皆知東廠之誣莫能別白為帝言者獨繫與同官劉希簡各上章極論帝怒俱下詔獄杖三十釋復職事其能決傳當是時總等並居政府專擅朝事中外疾之若讐給事中孫應奎王準糾發其私帝猶溫旨慰諭禁不勝憤

上言曰總等先險之資幸僻之業曩自小臣贊議大禮蒙陛下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寵異振古未聞乃敢罔上逞私專權召賄擅作威福報復恩仇總類狼獲自用執拗多私而其術猶疎為害猶淺尋外若寬廷中實深刻忌之毒一發于心如蟻蛇猛獸犯者必死臣請姑舉數端言之尚書王瓊奸險貪惡正德朝交結權奸濁亂海內罪不容誅等受其賂遺鉅萬連章力荐總從中主之遂得起用呂化狗辟杰本以邵氏養子爭襲伯爵等納重賄竟使叔隸小人濫膺封爵世曾蓋典為伍等所厚醫官李善鶴假托進香資緣受職居室相隣中開便戶徠來與等家人吳從周等為之居間又引鄉人周時望為選卸交通鬻爵時望既去胡森代之森與王事楊麒王徽又輔臣之鄉里親戚也餘司要地盡布私人點涉予奪惟其所欲故等與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尚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金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而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期月而遂得清卿禮部員外郎張敬假歷律而結知懷金錢而請託御史戴金承風博擊甘心鷹犬此皆等之姻黨相與朋

此為奸者也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平善逢稍狡多智南
京禮部侍郎黃綰曲學阿世虛談眩人輸德彭澤黃
錄改秩璣玷清華此皆陰厚于總而陽附于尊者也
總等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佞諂成風人心敗壞天下
畏而惡之莫敢頌言其非不亟去之臣恐克人之性
不移將來必為社稷患也疏入帝大感悟立下詔恭
總等罪狀罷其相由是都人拊掌大快絡繫奇男子
爭傳錄其疏帝顧以繫不早發也下之吏既而詹事
霍輅力低繫謂楊一清資嘏之希簡言總等去位實
由聖斷烏有言官為人所使可以繫去之者止使夫
謂之妖言官朝廷耳目乃此之干大輕侮朝廷甚矣
上方由全輔臣輅顧啓以衰薄上方虛衷求鍊輔
啓以猜疑願戒輸翰毋鼓私說惑眩主聽而是時帝意
已回竟召總還奪一清官下希簡詔獄釋還職而輔
繫貴州都鎮驛丞繫讀書如平時士子執經請業講
授不輟稍遷永新知縣縣多盜乃損益保伍法召諸
窩盜者賞其罪令立功自贖前後獲盜數百人悉斃
之姦猾屏跡久之以念母乞歸里居十八年內外翰
薦凡三十餘疏皆報罷霍輅亦有疏薦繫繫曰天下
事大壞于愈人之手尚欲以餘波汚我耶母歿毀甚

未終喪而卒希簡字以順漢州人繫同年進士除行
人擢工科給事中甫五月而以直言得罪由是繫稱
大振久之補為縣丞終鞏昌知府王準字子推世籍
秦府儀衛司登嘉靖二年進士授高平知縣入為禮
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劾武定侯郭勛專恣罪明年劾
總等薦引私人總等難罷而準亦下吏謫富氏典史
稍遷知縣都御史汪鏞希總指以考案罷之
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松陽知縣
召拜刑科給事中八年奏修舉馬政三事忤議行帝
性苛察官校緝事者因緣為讒惡採木侍郎黃衷事
竣歸家妻疏乞致仕未許官校妄奏衷潛入京師
起下之吏部都臣言衷實還里帝意不釋竟奪衷職
良弼言衷乃大臣出入人所共瞻假令入都豈能終
隱乞正言者欺罔之罪不報張總桂等初罷相有詔
察其黨給事中劉世揚御史吳仲等議及良弼吏部
言其素行無過得留任尋命巡視京營提督五軍營
保定侯梁永福貪污不職劾罷之武定侯郭勛總督
團營其家奴私以軍中鼓吹給道士良弼劾勛引
罪帝宥勛罪其家奴太僕卿曹直道失庫籍懼罪詭
言必奸人所匿帝命良弼覈實良弼言無之直坐罷

直良弼鄉人也其不阿如此已而奏圖營兵政之弊
謂營將効忠訓練者積二十餘年而不調圖其廢弛
者經數十年而尚存廢否不分人何所勸是曰賞罰
無章往者每隊五十人立一教師步騎刀弩各期達
用今雖有此試之法而把總管隊者不得舉行至提
督此試不中程則并把總等官坐罪人懷微幸之心
官受不辜之罰是曰操練無術武備所以日輸也請
復教師之例大加簡閱而責成之第其功罪以為懲
勸詔從之十年冬宗師大侵良弼請發太倉粟及內
帑銀賑濟報可南京御史馮敷等十人以劾吏部為
者王瓚被逮良弼抗疏請釋之帝怒并下良弼

應鵬坐事下詔獄良弼言復端之始不宜以微過出
繁大臣帝怒再下良弼詔獄獄卒見其至訝曰公又
未耶為之去涕尋復職奪俸時年故復起柄政與錢
修前却必欲中之會考察京官錢欲點良弼而無名
乃以考察後復命科道互相糾劾意得假臺評點之
及御史合糾七人又無良弼名年故蓋怒擬古切責
令吏部再考錢乃以良弼及秦鰲葉洪數人名上皆
前劾年故及錢者也中外大駭良弼竟削籍隆慶初
詔起廢籍以年老即家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天啓初
進諡忠簡

葉洪字子源德州人嘉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
諫直敢言學士穆孔暉進諫後期帝怒謫官洪以孔
暉有學行疏請留之國子監故有膳夫銀分給諸生
為日費茶酒許誥誦還之戶部洪上疏力爭得如故
府縣撤輕罪許罰殺併荒長吏遂因緣乾沒以洪言
命撫按稽核十一年舉舉新教禮于國丘帝不親祀
供疏諫曰祈教與大報名雖不同其為郊天一也祖
宗以來無不親饗成化弘治間或有他故寧再卜期
不過謂郊祀禮重不宜攝以人臣耳今既聖躬遠和
宜從改卜帝謂祈教禮輕責洪妄言尋巡視京營武

定侯郭勛以軍額不足請選軍餘充之兵部持不可
洪言京軍坐耗國儲已為冗濫若一時選補四萬餘
人餉糈從出誠欲充實營伍第當按進士之籍勾親
可就健者補之何必紛然召募部議稱善帝從之進
工科右給事中汪鑑遷吏部尚書洪抗疏極論其奸
忤旨奪俸明年考察銓修怨遂坐洪浮踪敗軍國縣
丞居二年大計外吏獲奪職言者屢訟其寃終不復
用卒于家同時秦鰲字子元崑山人孤貧力學登嘉
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奏南京守備三
弊因劾魏國公徐鵬舉中官顧義不法狀義逆罷遣
十一年秋彗星見鰲劾張亨致強詞飾奸如賢病
且言天子之權不可下移今亨致擬議詔旨輒引以
自歸若大權在其掌握此所以上干天怒下拂人情
臣愚謂不去亨致天心終不可回也疏入帝嘉其忠
諫遂放亨致歸己而亨致再相汪鑑承風指以考察
摘蘇東陽縣丞累遷福建右叅議卒官張裕字仁弘
長洲人洪同年進士除刑科給事中時帝好以強詞
折廷臣廷臣震悚多絀點自容裕亦拜官即上言人
臣進言于君靡不晝夜思朝刑夕改其以至誠感
悟君父若加以詰責則詞無不窮摘其小疵則意無

不格且天子以一身應萬幾多慮或以損心多怒或
以傷氣屬詞答難每至頻繁非所以養和平未志鍊
也願陛下怡神接物定志圖幾大無成之心充虛受
之量庶幾言日聞幽隱畢達疏入忤旨切責已坐劾
祭酒許誥下詔獄請福建布政司照磨累官襄陽知
府張寅太倉人嘉靖初舉進士歷南京御史禮部侍
卿黃綰以議禮得帝眷寅疏論其十罪張亨致罷政
寅言大臣去國諡不忘君今亨致二旬而馳三千里
若小丈夫悻悻之為者此豈大臣之誼哉且其險邪
盡致不可悉數陛下雖知其奸而去之猶未足盡事
請追所賜封誥銀章之屬明正其辟又言左都御史
汪鑑陰賊邪媚陸贄所謂諂諛望畏慎鑑兼有之
宜亟放逐帝怒誦高唐判官累遷南京文選郎中會
簡官僚改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未幾劾罷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少有志行嘉靖十一年舉進士
即受業於湛若水既官行人泊然自守惟與同年生
蔣信華朝夕問學朝右重其行擢禮科給事中時禮
部尚書夏言與吏部侍郎霍輅交詆訐薇以為非大
臣體奏請戒厲俄論違事言宜令將帥家丁得自耕
塞下田毋征其賦總督大臣宜假便宜得專制關外

如先朝王與故事格不行大學士李時工部尚書溫
仁和外戚蔣翰及尚書言有過薇皆劾奏又劾司禮
中官不職疏多不報出穀湖廣廣西錢穀偏販下邑
上官所不至者薇必躬歷手較簿書不以委掾史積
弊為清靖州千戶四人稔惡為民患力言于巡撫顧
璘罪之遠近快焉還進右給事中朔國公郭勛怙寵
請復鎮守內官擅易置宿衛將校薇憤然曰此吾死
杖下日矣疏其不法七事帝雖眷勛然素知其驕橫
兩不問已因星變極言主德闕失所致帝深銜之未
幾十八年疏諫南巡坐奪俸時內閣夏言革所選官

僚多以徇私劾罷詔專責吏部推舉薇偕都給事中
呂應祥給事中任萬里乞如會推故事集內閣九卿
公舉抑奔競之徒使勿進庶簡擢得人疏入帝扶前
憾並斥為民累薦皆報寢薇歸時集鄉里晚進與之
誅譽足跡不及公府倭寇起策鄉邑必先受禍請于
巡撫王忬集兵為備鄉人德之卒年五十三隆慶初
贈太常少卿薇從父琦琦子奎甘進士琦臨江知府
奎由禮部員外郎調德慶州同知攝州事有善政卒
無以殮州人購而歸其喪
戚賢字秀夫金椒人家世力農不知學高祖通年九

十餘觀其子孫樸鄙居恒執執臨沒拊床歎曰天罔
靳吾一儒家兒耶及賢稍長聞通絕語輒憤慨自誓
必為儒晚夜誦讀竟登嘉靖五年進士授歸安知縣
省厨傳平徭使躬行郊野問疾苦悉知閭里奸豪有
犯輒窮治性不惑神怪縣有蕭總管廟報賽無虛日
賢入廟諭諸賽者曰天久旱若能禱神得雨甚善否
則毀其廟取土偶沉之既而禱不驗竟沉之河居數
日賢舟行經其地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者皆失色
賢徐笑曰是特未焚耳命焚之顧岸傍有社祠港令
健隸易服入其中誠之曰俟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
果獲數人蓋奸民募善泅者為之也由是遠近畏服
知府萬雲鵬剛勁操下急賢數以事忤之當上計有
毀雲鵬者將被黜賢直走吏部白其枉時桂萼為尚
書見賢以知縣爭事部堂心異之雲鵬竟得免以喪
去起知唐縣召為吏科給事中十四年春當大計外
吏守令中考功法一斤不復用而是時言事諸臣忤
柄臣意者率假計典錮之賢以臺諫拾遺但劾不宜
留者即置斥未嘗莫或論故乃先事上疏言類年以
來內外黜陟不無偏枉孽子孤臣多蒙隱禍非所以
崇獎忠臣廣自新之路也願推廣德意倘黜幽之典

有朱煬公論者聽臣等即時論救伸其抑枉帝覽奏稱善從其請先是泰議王臣章商臣言事忤要人給事中葉洪以劾汪錄被謫至是米皆在點中時賢方勘事陝西給事中薛宗鑑因據賢疏伸救而吏部持不可帝遂命已之及賢還朝以銜恣橫實張學政庇之乃條其罪爰曰輔臣學政布腹心以操吏部之權隱利害以箝言官之口即如考察一事陛下曲聽臣言許其中實正以防大臣行私也今言官為葉洪諸人排救而學政曲庇冢臣巧言阻遏陛下有克舜知人之明輔臣負伯鯨方命之罪放流之典其在惟陛下以威斷之疏入帝納嘉賢言而重違學政銜意等竟不能復也再以喪去補刑科都給事中是時長言枋國會當選庶吉士言不能無私賢疏言常言之選所以儲材輔弼乃竟蹂躪成風請屬不絕又教習之法徒事文藻不務本根詭時諂俗樹立者少臣請抑競熱浮慎加遴簡毋泥甲第毋限名額而又擇仁賢為之師勿徒拘常格庶國家得真才之用帝頗納其言由是言及館閣大僚咸不悅二十年疏劾湖國公郭勛肆逞克狂假擅威福吞噬徧天下乞亟行廢黜太廟災率同官獲劾勛及尚書張瓚樊總祖李廷相

都御史王廷相胡守中少卿李開先戴儒侍讀胡經司業王同祖不職宜罷而薦南京尚書聞淵熊汝劉天和郎中王畿主事程文德忝議徐樾註誤被廢都御史萬鍾侍郎呂柟太常卿魏枝御史程啟充馬明衡給事中魏良弼與葉洪王臣皆天下名賢可併任用章入言滋不悅激帝怒降旨切責令陳狀賢上疏自明竟謫山東布政司都事諸與名者皆奪俸賢尋以父老自免歸歸十餘年而卒賢少聞王守仁之說心契之及官于浙遂執弟子禮與王畿錢德洪羅洪先居順之輩友善畿素不悅于朝責賢之謫亦以幾故也

劉繪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祖進太僕少卿繪長身修髯磊落負奇氣好擊劍力挽六石弓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改戶科給事中燥慨自喜二十年詔兩京言官會荐達才于是六科給事中刑如點等薦毛伯溫劉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孺副都御史翟璣忝議王洙與馬繪上言汝孺乃大學士翟鑾姻戚璣洙則屢言掄指如點排群議而薦之者夫相臣挾權以通言官言官懼勢而弗公議上下雷同非社稷之福乞罷鑾言罪如點為徇私

植黨者戒帝是其言出如默于外言適罷政鑿置不問明年賊大入山西帝方倚程鵬辦賊而言復柄用素惡鵬屢從中抗之繪上疏曰頃者強敵南侵陛下特勅程鵬往督軍務可謂得人乃賊去而總督報罷賊未而總督復增事出倉猝計不素定非所以重封疆名責成也今俺答方強不圖必為腹心患乃議者謂止宜自守不可與戰以故諸邊將臣名假按仗自全或聊拾殘騎以報首功將士既無開志督巡於臣亦第布列士馬敬守要害名曰清野實則避鋒名曰守險實則自衛且賊之入也動稱十萬而戎軍散城堡勢分力寡即泰遊所統亦無逾二三千人兵曰心疑者北力分者弱賊每得志職此故也曰自今若任程鵬得便宜從事內閣大臣開誠布公協齊士為馳發宣大山西士馬合十七八萬人三路並舉有進無退而京營及河間保定亦各整軍以待調發臣謂賊眾難多可計日平也帝壯其言令假鵬便宜得殺都指揮以下即日之任督兵挫賊然亦竟不能出塞也頃之劾山西巡撫劉某結納夏言及吏部尚書許讚賄貨殃民宣府巡撫楚書酣卧馳遣併請俱罷然而擢用知府彝豹奏疏王儀於教使當遣寄某書

由是去職繪既屢忤柄臣柄臣深憾之出為重慶知府繪畧去威嚴專務平易近民尤作人愛士識銅梁張位稱于諸生時卒成就之播州永寧土官爭地相擊草檄輸之即定上官文薦將遷權而言再入政府修故怨屬其黨論罷之重慶人為立祠繪歸益治林泉放情詩酒時與少年射獵熊山下素喜諱兵以不得一試為恨居冢二十年卒子黃裳最邁有父風舉萬曆十四年進士歷兵部員外郎倭陷朝鮮侍郎宋應昌來征命黃裳督軍務黃裳督軍渡鴨綠江慨然拊將士曰此汝曹封侯之秋也既抵平壤大敗兵賊遁黃裳率眾追逐又連破之錄功進郎中歸久之卒

論曰總彙既得志助鑄革後附之勢亦坐矣諸臣亦畏強禦危言激論相屬不絕雖屢經排斥而丰稜彌厲可不謂之烈士乎且其謹直之言未嘗不稍見採納有補于時則諸臣亦未為不遇也吁抑幸矣哉

明史卷二百八十

列傳一百三十五

顧清 徐穆 湯沐

顧珀 張羽

楊果 王縱

張羽 張羽

馬卿 陸深 倫文叙

寇天叙

王德明 陸邦 朱裳

馬汝驥

張珩 鄒守愚

曾鈞

石永

萬虞愷 子廷言 周如斗

顧清字士廉松江華亭人私治五年舉鄉試第二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同生毛泂雁欽順

汪俊相以名節預修會典進侍讀正德初劉瑾獨柄清色子張文冕為之謀主附者立致尊顯或勸清

與通清叱之瑾矯詔摘會典小誤以泄諸翰林泂清編修又盡調諸翰林為部屬清得南京兵部員外郎

會父憂不赴瑾誅還翰林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遷少詹事充經筵日講官進禮部右侍郎時澄已為尚

書相與請建儲官罷巡幸疏凡十數上世宗嗣位清為御史李獻所劾罷歸清學端行謹恬於進取既家

居兩京臺諫及撫按官相繼奏薦悉報寢嘉靖六年詔舉老成堪居內閣者廷推及清乃以為南京禮部

右侍郎明年借請司陳時政謂錦衣衛官職在侍衛

祖宗朝非機密不遣正德間營差四出海為騷然陛下所親見也近揚州鄉大夫高濬以奏爭私財還千

戶勸問而所遣者乃錄其貲產因其女婦借毒備至夫事屬私家賦無實跡而即上煩詔旨非所以教民

睦也請自今悉付所司停拏校無遣從之屢疏引疾詔進尚書致仕時方進表入都道卒諡文僊清同年

生吉水徐穆字舜和舉進士第二為編修進侍讀正德初頃朔朝鮮其驛使告故事王不郊迎穆反覆折

辨卒如禮教遣陪臣質疑義穆酬對無滯及還將遣燕所愛與清同改南京禮部員外郎同復職穆才性

敏捷博涉群書於國朝故實兵民利病種域險易靡不通詣每廣座言論風發衆咸嘉嘆穆亦以此自負

遷侍讀學士卒
湯沐字新之江陰人私治九年進士除崇德知縣有惠政民為立祠十六年徵授御史正德初中官苗達保國公朱暉等無功奏捷濫乞遷賞沐請正其罪帝不納出為湖廣僉事初沐嘗督鹽河東學士張為家
在馬有牙儉全實者與義官王重爭利互訐以重與苗有連疑苗屬沐陰庇之訐苗沐於朝下巡按御史按驗無實而劉瑾以沐素不附己竟從故官補武義

知縣璉後為廣東僉事遷福建副使沐居官清白
砥節奉公九年大計群吏尚書楊一清銳意吏治案
舉天下治行卓異者得十六人沐與馬儀遷江西按
察使歷浙江廣東左右布政使世宗立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貴州上疏言今土舍私相傳授支系不明爭
奪由起宜如軍職貼黃例歲終令上其世系於布政
司三載入覲則納籍於部有爭襲奏擾者按籍立辨
可以消爭奪之累土官應襲子孫年三十以上者宜
令入學習禮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者聽皆報可嘉靖
嘉善教撫四川入為大理卿給事中陳沆犯罪當死
帝特寬之令為民沐抗疏爭曰法者天下之公非一
人所得私也沆罪至重而陛下故輕之是法不信於
天下也不聽坐獄李福達獄不稱旨下吏落職歸家
居六年卒

商珣字載祥晉江人弘治十二年進士除虹縣知縣
再補旌德訟至立剖秀縣有滯獄咸來質成尤以廣
積貯為事歲饑民賴以濟權知和州值大饑傾倉庾
賑之不供奏報撤督道賦急民不能應召富商激以
義使貸輸官及秋償之州有蘆洲人為勢家侵佃珣
責輸課毋敢違者歷兵部郎中先是軍士以功授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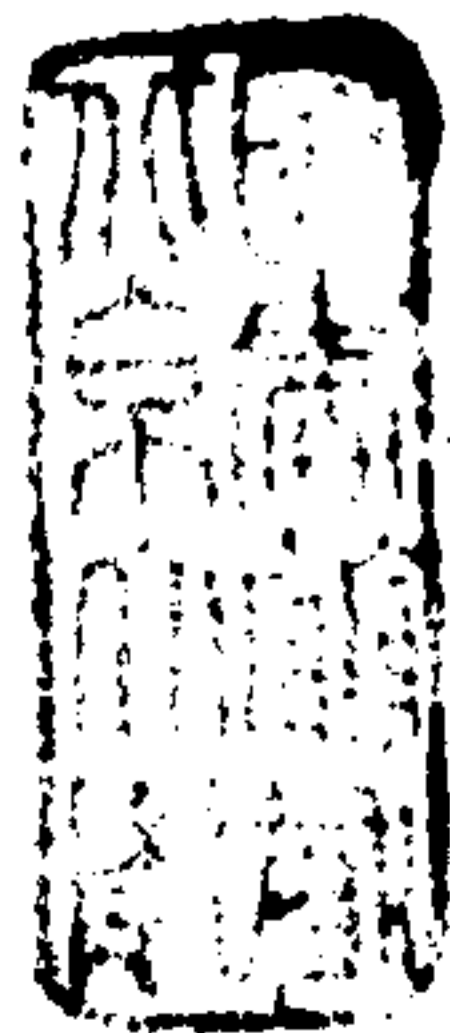
猶攝丁補珣珣請行印發嚴覈實印釋戶可為編氓
轉湖廣督糧奏議諸衙屯田多瀕江隄岸不修屯額
大損乃積積歲所負軍士月糧石折銀三錢而築隄
一丈者倍給之軍皆踴躍不踰時隄成請告歸嘉靖
初用薦起四川副使威茂二州地連松潘番人時出
沒為患珣修城堡募材勇核實者餘銀得萬兩雇民
鑿石築開衝路以通往來初番人入貢多挾力乘間
剽掠珣禁毋挾諸番帖然歷江西左布政使時朝命
修龍虎山宮觀珣不欲故財於民間庫得巨萬三封
藏務啟啓視則銀也而籍故不載遂舉以充費入為
南京教僕卿見近郊屯田荒而不耕曰此惟通租為
累耳乃令墾闢後止徵見租屯額遂足就遷太常八
年代楊果為南京戶部右侍郎署部務上便宜十二
事多報可十三年南京太廟災自陳致仕去家居十
餘年以德善化其鄉卒贈右都御史
楊果字實夫揚州興化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父汝號
泣三年不輟服闋授戶部主事正德初劉瑾竊政果
屢疏移疾去久之起南京戶部就遷刑部郎中每獄
獄原情比律不為勢撓退則讀書屏交遊稽古人行
事以自考聲稱藉甚揚一清為吏部召改稽勲郎中

胡文選樊恰抑躁請託不行侍郎楊濂曰楊君門可
設雀羅十年擢南京右通政以故官召入膳黃寧王
宸濠反建言九事尋歸養母嘉靖改元起南京太僕
卿轉太常又以母老告歸七年用薦起南京工部右
侍郎再疏請歸養不許改南京戶部署部事中貴家
人有冒攬內府紙價者立治其罪召為戶部右侍郎
晏疏乞終養去未幾卒果天性孝友以養母家食居
半歷官兩京未嘗挈妻子嘗謂人曰吾自視殊多曠
廢惟不識瑾寧彬三凶差可免塊耳

孫繼守遂伯開州人弘治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
員外郎署郎中事時劉瑾竊政群閹勢橫多所請託
繼悉格不行為衛輝知府有聲績遷湖廣副使中官
谷大用以迎立興世子至安陸驕恣甚強繼疏鏡不
屈大肆侮虐繼鯨服奔訴世子即棄官歸世子即
位繼詣闕劾大用姦疏凡五上大用竟被斥尋起河
南副使青州盜王堂橫行中原繼助巡撫討平之轉
山西右叅政復平巨盜黃大寶撫按交薦僅改山西
行太僕卿乞假歸久之用薦起四川右布政使土著
芒部相警殺累年諭以恩信各解散嘉靖十三年以
廷西左布政使就遷巡撫右副都御史明年召為太

理卿純貞直亮雖官九卿布衣蔬食如寒士然亦
不為衆情所堪御史曹紳劾其不職吏部尚書汪鏞
擬留之帝召問大學士李時時對純為人靖介第過
執耳帝曰過執則於事不通純昔官湖廣朕自藩邸
知之亦何瑋趙永之流也留之無益乃下遷山東叅
政卒官

張羽字伯翔南鄭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正德
二年擢御史出按山東內閣屬其門生察之乃貪猾
吏按法奏黜之十年寇大入陝西縱掠羽偕同官劾
總督鄧璋邊憲陳璘總兵官潘浩王勛鎮守中官張
昭孫競失律有詔核治羽為人伉直不善趨時出為
廣平知府至則勤於政事懲豪猾恤鰥寡興學校達
下情治甚有聲有寡婦與僧通惡其子之謀也赴井
死主者坐子大辟羽曰婦無行而子止之何罪願可
殺子絕其父嗣乎乃得釋會河間缺知府吏部侍郎
廖紀欲得羽守其鄉郡乃謂河間士民泣送攀輿不
得行河間有無賴子數十人橫於鄉羽召甲長詰之
曰若為一方長顧不緝奸宄使患苦吾父老罪當治
今姑貸若罪其密察以告於是豪猾斂跡武宗南
巡諸府縣多緣供張為奸惟河間取辦官帑民無所



援嘉靖元年遷山西參政分守大同巡撫張文錦不恤下未未熟輒急催科軍民惶駭羽諫不聽出即榜地其限人情始安遷江西按察使進貴州左布政使吏以故事進美金却不納為籍記於官八年入為南京太僕卿俄改大理還南京工部右侍郎葺國學號舍數百間以處諸生而痛懲奸宄至數十輩主事王度常捕治大猾滕氏從京察吏部中滕飛語擬黜度羽爭之曰滕氏橫留都無弗知者獨度能治之願反是黜耶由是度得免居六年再乞休不允入都考績遷道弄羽性孝七歲時母病頭蟲作苦羽默取吞之蟲不復生父在家方病為羽日夜泣而奔比及境昏不能辨路忽有笛聲導之前既至乃止父病亦尋愈人以為孝感同時又有泰興張羽進士正德初由寧海知縣入為御史巡按雲南所部故有銀場中官採取久為民害羽奏罷之而中官張倫復力爭戶部尚書孫交持之竟如羽議出為保定知府歷河南左布政使亦有稱於時

時群盜充斥歲後凶災鄉防賑有方民咸安之會都御史審果既敗厚賂張永求復官勅永諷言官論薦卿聞奮袂嘗之己中旨復果官巡撫畿輔而卿顧為其屬吏果挾憾欲用卿毛舉無所得令供軍需工千兩卿謂得檄乃敢發果不得已予之其強毅不撓如此遷浙江副使改督山西學校歷浙江左布政使嘉靖三年中官吳勳督織造多縱恣卿與巡按御史歐珠共裁抑之檄杭州知府查仲道以平價易物料勳無所牟利乃劾卿仲道抗命遂逮二人下詔獄珠表言官李錫鄭本公朱實昌等交章論救乃謫卿鶴慶知府仲道鹽運同知而珠亦貶官卿至任謁鎮守中官不為禮抗言曰吾不過再繫而已中官改容謝之深江西至登和地亢乏水或言麗江可疏而灌也卿乃移牒麗江作深江堰高丈許廣如之治江置渠旬日而就遂為永利均徭平賦推誠布化民甚德之土官鳳朝文叛麗江土官木公妻朝文女兄也其兵悍衆慮助逆卿移牒諭曰汝兵誠悍然賴累朝恩致然汝叛朝廷兵豈不能叛汝麗江人欲得汝位者何限顧畏朝廷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其死何有於汝木公感激發兵二千援會城朝文遂失勢遷雲



南恭政進按察使卿性彊直有才畧善處艱劇巡按御史劉臬重之請召卿貳六部贊國大猷大同巡撫蔡天祐亦薦卿自代皆不報尋遷福建左布政使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四府以官卒

陸深字淵上海人弘治末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劉瑾改深南京刑部主事瑾誅復故官遷國子司業父憂歸久之不起嘉靖七年始召為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明年春請罷而奏請章為閣臣所改退而覺而奏非故事具疏引罪帝慰諭之大學士桂萼因進深原藁言講章乃臣所更定帝方嚮夢曰講章由閣

臣閣進宜也苟任講官私意將有稜說亂之其遵守如故深不服復上言講章必經閣臣裁定則其意盡出於閣臣不過借講官口宣之耳放心沃心其謂之何乞容講官各陳所見因以觀臣等淺深且於釋詁之外凡天下政事舉得條列可以發聰明絕壘蔽章入帝責其欺妄請近平府同知權山西提學副使時帝頒御製敬一箴及心箴於天下學校命提學官建亭勒碑前任副使劉備秀未及舉而深至會陽曲知縣崔廷槐素酷虐一無辜杖死其子諸生也懇之御史趙鏗鏗反除諸生名深不平遂劾廷槐并及鏗鏗

亦劾深遺詔不勒御製碑詔解二人任鏗坐誦官深御史遷同復職已改浙江仍視學政三遷四川左布政使轉光祿卿大學士憂言深門生也薦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十八年簡宮僚進曆事九廟災自陳致仕居數年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深博學工書法好著述有聲館閣間及散歷外服所至舉職同時官翰林著聲者有南海倫文叙歙縣唐舉文叙字伯時長身玉立頭顱二尺許弘治十二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進諭德性孝友好學德器粹然與物無競館閣共推之正德中卒長子以諒卿試第一正德十

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累官南京通政恭議次以訓正德十二年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官南京國子祭酒次以訖進士南京兵部郎中父子四元海內傳為盛事馬舉正德九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好言時事嘉靖二年刑部尚書林俊求去舉上言自古君臣同心則治不同心則亂今尚書俊勉留未幾繼以詰責遠引高蹈之思已翻然起矣上下乖離何以為治帝報聞三年帝將考輿獻帝舉疏諫請於本生備其尊稱以伸追遠之道繫其始封以遠正統之壤帝怒傳俸三月舉為文下筆立就或請改寬輒迅筆更換不

襲前爲一字人以其服其才終侍讀學士
魁天叙字子傳榆次人初由鄉舉入太學與崔鈺呂
柁輩同志講習學日有聞登正德三年進士除南京
大理評事進寺副獄獄多所平反布袍糲食誦律讀
書不安與人遊接遷軍波知府祛弊節用佑弱勸強
歲饑白上官秋糧得改折民歌頌之十四年秋擢應
天府丞時武宗駐蹕南京從官衛士無慮十萬人日
費金萬計近侍求索自倍尹齊宗道不能應教爲校
卒所辱等於傳吏竟憂懼卒天叙攝其事日青衣皂
帽坐堂上江彬使者至好語之曰茲地民窮官帑乏
無可結權貴歡丞如此冠服專待譴責耳彬使索至
皆然以告彬彬亦遂止他權倖有求直沮之曰供而
奏當予即予皆莫可如何中官拘妓女數百人別室
多餓死天叙言之嬖倖得釋禁軍橫於市攫民間物
不界直天叙先募寧波人善搏者布市肆其人悉短
小持悍過禁軍攫物輒前與搏而兵部尚書喬宇每
出必選士拳勇者自隨令與禁軍搏戲禁軍多魁梧
然率受傷自是憚且畏遂不敢橫駕駐九月南京人
不至大困者天叙與宇持護之力也嘉靖三年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回賊犯山丹督將士遏其鋒生

擒賊酋脫脫木兒西域貢獅子犀牛西狗廷臣請却
之不聽天叙奏言御馬監虎豹已罷採今後納此則
與前旨相戾願無寶遠物以格遠人帝不能用五年
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明年寇入固原擊敗之斬
首百餘入明年討平大盜王居等累賜銀幣歲大役
奏請蠲租發鹽課賑貸撫陝數帑政無不舉歷兵部
右侍郎卒家貧喪事不具天叙生平謹恪行在太學
時聞父病裹糧疾馳歷六晝夜行千餘里抵家侍湯
藥父疾竟瘳人稱其孝

東德明涇苑人正德三年進士除封丘知縣為人尤
厲旬矜雅持風節錦衣指揮廖鵬倚其坑鎮守中官
堂凌侮長吏獨德明不爲屈詞知嘉善忤御史爲所
挫德明亦不顧遷戶部主事歷兵部郎中出爲懷慶
知府歲饑減徵己責貸粟賑散民以不困者數年政
化大洽嘉禾瑞麥異瓜生馬鄭王厚烷以聞天子嘉
之獎以金幣翌年爲嘉靖十年遂召拜太常少卿提
督四夷館又二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巨寇常
誠心亂石州以計禽滅之太同軍變提兵境上爲聲
援文武將吏不職者皆劾罷之晉府中尉三人私用
與諸惡少圖爲所繫夜過巡撫門入訴德明怒皆苦

之下之獄明日按察使傅鏞始知為宗室言於德明而釋之遂相訐奏於朝詔德明解任待勘已逮至京落職間住居數年卒德明為政嚴行法無所貸往往件物然其治小民一意惠愛卒稱良吏德明之後知府以善政超擢者又有嘉善陸邦字秀卿嘉靖五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累遷常德知府以才調武昌再移岳州先是有巨木飄入境前守不知為殿材也餉侍郎方銚為私用督木使者誤論邦或勸自白邦曰二公皆賢者辨則彼將獲罪吾自咏之可也然邦亦卒無事巡按御史伊敏生行部獲邦供具薄突入其室視之敝篋中惟殘書百餘帙布衣數事而已所侍老蒼頭二人縻縷殊甚察其政則寬通賦者訟獄巡行屬縣歲必再用田無不開敏生嘆異立薦於朝世宗方加意吏治詔擢邦京卿敏生亦以薦賢增秩一等明年召補太僕少卿歷官至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遽疾致仕邦為人篤行誼重氣概先後為知府十年而岳州之績最著

御史巡鹽河東幸臣錢寧遣人市鹽牟利囊橐弗予有責緣奏乞鹽引者事下戶部尚書石玠曰汝無庸朱御史不與聽也遂止巡按山東前御史王相忤鎮守中官黎鑑被誣下詔獄囊抗疏直相劾鑑八罪十三年春車駕還自宣府囊馳疏請懲已往之愆下罪己之詔講學親賢圖新庶政以收結人心毋使高太甲專美於前不報時山東大水濟城武單二城以囊言命相地改築武宗幸南都久而不返囊疏請迎鑾極陳小人榮感之害出為華昌知府嘉靖二年舉治行車異遷浙江副使日啜菽美妻捧井臼迎父就養同列知其貧共製衣一襲為壽父亦堅拒不納三遷至浙江左布政使革奸釐弊吏民振肅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乃相地宜審水勢數條上方畧治有成績外艱歸久之不起世宗南巡囊謁行在命以故官總理河道迎章聖梓宮冒暑卒囊有學行居官屬風節攻苦食淡三十年如一日隆慶中進贈戶部右侍郎諡端簡

馬汝驥字仲房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武宗將南巡偕同官舒芬等抗章劾罰跪受杖已教習滿期當授編修特調澤州知州州有王府素侵

暴小民汝驥至立德教人出教禁戒遂頗欽哉王時
貽書有所屬汝驥輒投擲中不視或嘗釋釋之王使
來謝則取故書還之王自是不復敢請屬陵川知縣
貪汝驥欲黜之巡按御史與有連為曲解汝驥不可
竟獲其官威聲甚震世宗嗣統召復編修尋錄直諫
功增秩一等預修武宗實錄進修撰連遭家艱以數
闕起歷兩京國子司業擢南京右通政就改國子祭
酒時撥歷多踰汝驥痛懲其弊勢要聞說無所徇
乃勤考課獎實行抑浮名一時諸生多循循修飾矣
廿九年召拜禮部右侍郎尚書嚴嵩見汝驥博洽工
詩文愛重之及入閣嘗稱之於帝帝由是知汝驥特
加侍講學士寵之汝驥行已峭厲然性故和易人望
歸焉卒贈尚書諡文簡

定河間四府戶口死徙過半而徵徭舊額猶存重以
歲比不登窮民去而為盜是病且及腹心矣請改折
今年兩稅而盡除諸積逋庶民困稍蘇也帝納之積
逋皆免繼按陝西英廉斥貪風裁峻整十一年因大
學士方獻夫薦詔珩為文選郎中王道改官翰林珩
固辭不就遷南京太僕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
綏十八年兩以破賊功賜銀幣尋進右副都御史提
督操江未上召為左副都御史二十年俺荅求貢議
設宣大總督廷推兵部尚書樊繼祖侍郎任洛及珩
繼任詔用繼祖而是時諸臣皆不樂行給事中黃繼
宗等言其狀帝怒命洛閒住而珩竟為民越二年始
用薦以故官撫寧夏其冬進兵部右侍郎代楊守禮
督三邊軍務系條上邊防事宜皆報可二十三年賊
犯永昌連戰皆捷進右都御史明年九月寇二萬騎
犯定邊官軍邀擊遂引去然連營不詳珩等料米合
必西犯蘭靖檄總兵官王翕等預防之十二月寇果
踏水而西官軍已先布南岸相持竟日寇竟不能登
岸而遁珩等為將士乞犒帝以防邊常事竟不許
南海首整克者北寇小十王部落也因變逃據西海
至是遣其酋赴甘肅納款求居內地珩等言此首精

卒萬人若不得精必為套賊所併是藉寇以兵也宜令親赴軍門然後從其請使仍居舊地俟套賊入寇即於境外拒戰有功論賞既羈縻此首又藉悍外賊計無便此詔報從之又明年召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未上坐去年七月寇入掠不以實聞反奏捷建下詔獄復斥為民居七年再以薦起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明年秋寇復深入剽掠三十餘日諸將不能禦皆論罪而行以督師斬獲功資白金未幾召為兵部右侍郎內艱歸久之卒珩博洽多聞行履修潔居官強毅有為故屢遭譴終獲召用贈工部尚書諡襄敏

此進士工部侍郎

鄒守愚字居哲莆田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監視草場及馬牛房諸倉時馮多巖死中官冒文易粟守愚劾其之理歷郎中出為廣州知府辨誣獄釋滯囚至數百人新會人激於微道聚海舶為變監司招之不應曰必鄒府君來守愚單騎往諭遂就撫廣故多珍異守愚一無所取時議征安南詔兩廣各增設副使一人辨其事廣西則屬之副使翁萬達而廣東以任守愚守愚乃條上便宜五事而親提兵入廣州先舉大震會父憂去服除補江西副使轉湖廣右叅政

常德饑便宜發長沙備兵米賑之全活甚眾初守愚官江西忤大學士夏言及是請託復不應言怒二十六年計吏屬吏部罷之侍郎徐階持不可乃得調用久之以薦起山東右叅政累遷河南左布政使巨盜師尚詔隨歸德及鹿邑柘城人心恟恐守愚與僚屬繕軍器募壯勇備戍糧為悍禦計巡撫楊宜知其才軍事成屬之時無賴子附賊者衆守愚以獎群擄黨莫急於招降乃下令首罪軍門者釋勿問於是降者相望賊勢頓衰再戰遂破滅之三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代宜巡撫歲旱汴河溢盜起梁宋周守愚善按款旋就寧謚明年入歷戶部左右侍郎又明年山西陝西河南地大震民壓死無算勅守愚往祭其山川發帑金賑濟守愚馳驅七十日所過賑貧民掩露帶逐以勞卒贈右都御史予一子官諡襄惠

曾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權南京禮科給事中上言用人之術莫先謹士習欲謹士習則別廉污辨靜躁其急務矣今之監司郡守多以括寇為能苞直為事由鈞聲譽而在上者不能秉公進退或守樸而沈下僚或挾資而得顯權此廉污之介非廉也大臣為國用人循資以處常品起擢以待

異才宜有定識今一官缺人求者遂至如其宜用何
待其求如不宜用又何聽其求夫求之而不得人自
不求之美求之而必得人莫不求之美此靜躁之分
不明也至於大臣之自處尤有可議者古大臣應用
四方今則局促守常矣古大臣恭儉率物今則侈靡
相尚矣古大臣同寅協恭今則交惡相傾矣故夫忠
佞之辨又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疏入帝深嘉其言下
詔戒諭如鈞指鈞又以四方銀場得不償費徒為盜
窟奏乞罷之報可鈞剛廉疾俗首劾罷參贊尚書劉
龍已劾翔國公郭勳禮部尚書嚴嵩未幾劾工部侍
郎蔣滄廷綏巡撫趙錦最後劾罷操江都御史蔡經
由是直聲震一時出為雲南副使先是兩司詰黔國
公平廷謁至鈞始正其禮所侵麓江民地釐而還之
遷四川泰政除寇亂同列應往撫者憚行鈞慨然代
之事遂定累遷河南左布政使三十一年以右副都
御史總理河道是時徐邠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帝
憂之趣上方畧鈞乃按行水道謂劉伶臺至亦晏廟
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頃為淤沙壅塞用致崩潰疏濬
宜先次則草灣老黃河口衝決遂浚安東亦當急築
若三里溝新開河迎納油水之流可以避黃河衝擊

宜建廂以時啟閉宜增築高家堰長堤繕新莊等舊
廂道制橫流水患自無不息議上得請閱數月工成
帝嘉之進鈞工部右侍郎尋職如故鈞治河四年入
為南京刑部右侍郎久之乞歸家居十餘年卒贈刑
部尚書諡恭肅

石永字壽卿威縣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擢御史巡山海關歷按淮揚四川省振風紀出為南
陽知府故事決囚必俟朝命永按四川時惡因余友
宸罪重輒行所司牒至決之及時當決囚副使朱憲
章上友宸名御史復御史冉崇禮不復疑竟行誅既
而覺其誤乃引罪詔永崇禮憲章悉還問誦永瀘州
判官三遷陝西副使甘州舊有水田以池震川塞田
遂蕪廢永濬泉五十餘所溉田八百餘頃民皆復業
歷江西山西左右布政使三十五年春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廷綏其冬寇五千餘騎入犯環慶永督將士
合陝西諸軍禦之寇敗去尋進南京大理卿既改兵
部右侍郎三十八年以兵部左侍郎總督四川湖廣
貴州軍務時苗寇猖獗永勅治失機諸將厲兵奮武
明年遂撤總兵官石邦憲直搗叢浦麻瘡山大敗之
會苗酋比亞當等得斬不可勝計召為戶部左侍郎

未行卒贈右都御史永歷官以風裁著稱時方南通士多畏所守永持清節時然不變既卒妻子不免寒餒

萬虞愷字懋卿南昌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無錫知縣均調徭賦大户毋敢隱占有主簿實虞坐坐語當罷虞愷力爭於御史欲解印與俱去御史初怒已察其誠簿得免徵授南京兵科給事中守備中官丘得奏益軍九十人供役虞愷抗疏劾其欺罔事竟寢故事操江文武大臣與守備參贊官列坐後乃坐於側恭汝都御史取之每過會恭輒託故避去虞愷為奏獲舊制奉詔覈武職冗員力拒請屬然威晚冒襲及他越資遷授者百二十餘人尋劾南京戶部尚書閔楷督儲副都御史劉渠貪鄙不職且言渠先撫雲南厚索黔國公沐朝輔賈玩致朝輔視憲臣狎弄威柄妄請節制二司宜勒罷楷渠嚴戒諭朝輔以杜其漸帝悉從之出為山東恭議移福建副使虞愷謂政先大體今上官喜用巧文新政吏日擾獄市民且重足立以故御史行部輒請自往代為鞫鞠嘗一日而出福州繫囚五十餘人民歌頌之再遷湖廣按察使楚遠二藩府侵民產奪歸之民歷山東山西左右布政

使歲饑便宜發粟賑貸四十年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改督南京倉儲除京商和買之困奉行利民六事公私便焉歷兩京刑部右侍郎虞愷與嚴嵩全江西人然未嘗附麗所歷官率隨牒平進至是世蕃再下獄當事欲坐以謀叛虞愷曰世蕃非叛其奸貪亂政自足一死不必更擬他律也當事者嫌之會南京給事中御史以考察劾其虞愷遂罷歸虞愷敦朴有行義諸生時即以講學為歐陽德所器然不務為名高十時推為長者卒年八十四子廷言進士除刑部軍事參議光祿丞隆慶初為工部尚書雷禮所訐吏部尚書楊博亦排之改汀州推官量移廣平同知免歸廷言初受學於羅洪先及家居益肆力於學子建崑進士由荊州推官為禮部主事嘗上疏力請神宗建儲憂危議訟起語連建崑請武岡吏目投劾歸光宗即位起南京尚書卿卒

周如斗字允文餘姚人嘉靖二十二年進士除貴溪知縣徵拜御史如斗更事精敏清軍湖廣下不能欺巡按蘇州諸府值倭患方棘散集客兵及狼土兵以十萬計部內騷然而歲又不登民益告病如斗悉心經畫外應軍旅內持衛士民奏免田租數亦萬石權

聲雷動已奉命監軍將吏畏服期滿當代帝從士民
請更留一年蓋去民所不便專務休養帝按部松江
倭驟至守者舉督府令圍城門避難者不得入號哭
於外如斗亟令納之已而民饑且疫施糜給藥全活
為多時陶宅柘林川沙窪沈莊諸賊以次破平如斗
亦擢秩一等四十一年由大理右寺丞進右僉都御
史巡撫應天蕪松十府時倭患已寧而加餉銀四十
三萬歲徵如故如斗請減三之一戶部因盡除之乃
令州縣練土兵貴室差徭限田優免築丹陽涇石埭
諸縣城損織造冗費政頗高嚴人多不悅給事中楊
○因劾如斗科取贖錢縱弟受賄章下吏部言如斗
皆按蘇松名稱籍甚今乃為人訾議非其志節殊也
蓋昔當蠲賦之時今有督儲之責安靜則頌聲易興
嚴急則怨讟交作所處之勢使然也且所劾皆風聞
不當罷乃命留任居四年進右副都御史授撫江西
如斗以民用更徭叛行一條鞭法躬自較勘積勞得
疾決歲而卒吏民為立懷仁祠祀之其所劾法後徧
行之天下公私稱便

論曰世之詭貪時趨自負通敏者往往徇勢賄險用
情名節卒其所獲亦大可見而端謹修潔之士循循

自好動中繩尺亦未嘗不展厥風猷蔚為物望擇術
用世者宜知所審矣

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列傳一百三十六

陳九疇

陳鳳梧

陳洪謨

張建勳

胡東華

王應鵬

劉天和

楊守禮

陳克宅

歐陽鐸

王儀

趙時春

石簡

委至德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倜儻多權畧自為諸生即習武事精騎射弘治十五年舉進士除刑部主事有重囚越獄人莫敢撻九疇捱撻逐得之自是以武健知名正德初錄囚南畿忤劉瑾誦山陽知縣瑾敗復故官歷印中出為肅州兵備副使總督彭澤之賂去專番也道哈密都督寫亦虎仙往九疇喬曰彭公受天子命制邊疆不能身當利害何但模稜為乃練卒伍繕營壘常若臨大敵已寫亦虎仙果通賊啓業番首連壇滿速兒犯嘉峪關游擊苗寧敗死尋復遣斬巴思等十餘人以馳馬至肅州詭言乞和而陰遣書虎仙及其姻黨阿刺思罕兒失烟拜答等俾內應九疇廉知賊計執阿刺思罕兒及斬巴思付獄令通事毛鑑等守之鑑等欲令與其黨通將縱使逸去而是時初聞寧敗人心怔營軍又皆出戰衆番伺隙欲為變九

疇備嚴不得發乃修鑑等弄繁通謀者二百人賊失內應知城不所破遂拔帳遁當是時徵九疇肅州幾殆兵部尚書王瓊欲害彭澤則并坐九疇失事罪連繫法司獄法司具言九疇有過冠功宜寬貸瓊必欲罪之以失拜烟答被繫死為九疇罪竟除其名世宗踐祚起故官俄進陝西按察使居數月遷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至鎮以額軍七萬餘人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大發帑金召募詔可而番魯達貢西牛獅子九疇疏請却之嘉靖三年連壇滿速兒復以二萬餘騎攻圍肅州九疇自甘州晝夜疾馳間道入城登埤射賊賊多死賊不意九疇猝至驚為神已出兵奮擊走之其分掠甘州者亦為總兵官姜瓖所敗論功進副都御史資金幣尋上言番賊所以敢入犯者以我納其朝貢縱其高販使得稔知虛實也如寫亦虎仙逆謀已露乃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寇為來享之賓而邊臣又休於利害畏之已甚拱手聽命遂致內屬番人勾連接引以至於今為今之謀即不能如漢武興大宛之師亦當效光武絕西域之計臣謂先後入貢者二百人宜安置兩粵其謀逆者逐者加之刑保則賊內無所恃外不復有後患獨計

不出此更包舍隱忍恐西河十五衛所永無息肩之期也事下總辦楊一清頗採其議四年春致仕初土魯者之敗遁也都指揮王輔言速壇滿速兒及牙木蘭俱死於砲九疇以聞其後二人上表求通貢帝怪且疑而耆人先在京師者為蜚語言肅州侵圍由九疇激之帝亦益信會百戶王邦奇許揚廷和彭澤詞連九疇吏部尚書桂萼等欲緣九疇以害澤因請許通貢而追治九疇激變狀大學士楊一清知九疇無罪言事已前決帝不聽速下詔獄刑部尚書胡世寧為言於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毋寧殺世寧乃獨上疏為九疇訟寃曰耆人變詐妄騰謗欲害我謀臣夫其高謀內寇為日已久一旦擁兵深入諸番圍為內應假非九疇先幾喬修且近道屬夷却其營帳遠交瓦剌擾其窟巢使彼內顧而返則肅州孤城豈復能保臣以為文臣之有勇知兵忘身殉國者無如九疇宜耆人之深忌而欲殺也惟聽部下妄報以滿速兒等為己死則其罪有不免耳已而法司具獄亦如世寧言竟以萼等為內主謫戍極邊天下寃之居戍所十年赦還九疇不修細行晚節益放情聲酒每不給輒從一騎出百里外必有所挾而歸人亦不敢

同之

陳鳳梧字文煥泰和人弘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刑部主事清寧宮災應詔陳言請帝法祖敬天謹幽獨絕遊玩去奸佞親儒臣達民情視朝御諫毋數刻遲罷戒餘大臣憂國恤民交相做惕且言青寧侯張鶴齡兄弟年富力強宜擇端方博學之士與之遊處導之以正而安全之中官何所愛君憂國以忤李廣殛死即中丁哲明刑執法以答樂工去官辦事更徐廷抗章直言以救丁哲革役人心皆為憤惋乞並加歌論以激忠義帝頗納之於是擢廷桐鄉縣丞十五年進員外郎出為湖廣提學僉事公嚴自持諸生有熟者巡撫都御史撤復廉膳而巡按御史送儒士八學者十數人鳳梧皆拒之中官常敬守武當驛甚監司趨其旁門且側坐鳳梧不可獨與為鈞敵轉山西副使仍督學政時巡按御史主監鄉試學臣考第入場者又會二司覆校更定鳳梧上疏爭之自是御史無敢侵越正德六年遷湖廣右叅政遺憂以毀聞歷河南按察使中官谷火用迎世宗於興邸所至暴橫尤甚多屈膝過河南三司議相見禮鳳梧不肯屈要三司會見卒成賓主禮己上正大本崇聖學勤聖政

簡近習慎朝祭舉人才選遣將正風俗八事帝嘉納
馬進山東左布政使俄就擢巡撫右副都御史臨清
倉夫患中官需索或拘數年不得代高官馬者死必
責償至鬻妻子不給鳳梧皆請徵銀民便之嘉靖二
年改准南京都察院就遷吏部右侍郎四年進右都
御史巡撫應天十府高淳與寧國隣故養馬五百匹
民不能堪盡以腴田市之寧國前巡撫因民訴檄寧
國五縣分養馬二百匹以均其役五縣民治而諱鳳
梧至即撫諭解散歸馬高淳而以高淳驛傳銀徵之
寧國人情遂安上元江寧若役重富家率投苑內府
神帛堂鳳梧奏禁之諸司檄取夫隸與馬及紙墨雜
物有司供辦無虛日戒所司勿予蘇松多逋賦鳳梧
下令租五十石不輸者令自解納由是人畏自解爭
輸於官而大戶不悅競為蜚語竟坐論罷既歸閉門
却掃讀書不倦卒贈工部尚書

陳洪漢字宗禹武陵人幼穎異疑重寡言笑登弘治
九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正德初父喪除入
京師見劉瑾亂政稱母老乞便養乃改南京戶部再
遷漳州知府巨寇林廣周嘯眾數千負海為亂洪漢
以計平之俗尚淫奢好訟乃頒呂氏鄉約期望躬親
講諭民多從化後朱子書院簡俊士肄業其中潘龍
溪波灌田萬餘頃人號陳公彼推江西右叅政歷貴
州雲南按察使十八若番人叛勢大震巡撫何孟春
與洪漢合謀討之遂空其地洪漢神采嚴重不畏強
禦鎮守中官史恭及金騰分守中官劉玉假進貢名
要索金寶洪漢檄所司毋奉行恭縱家人搆諸生於
途責以大義執而治之黔國公沐崑子紹勳幼未襲
爵其從父恭將崑賂權貴欲奪之洪漢持不可乃止
嘉靖改元遷山東左布政使以疾起補江西三年拜
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去兵燹未久府庫虛匱洪
漢節財用廣積貯數年積穀至百五十餘萬石特被
獎賚洪漢請更發官帑雜銀穀賑貸而留其餘積備
不虞報可時中官具獻奉命修龍虎山宮觀估費至
二十萬洪漢言江西災變頻仍人民愁困頃奉明詔
宮觀但仍舊制常用四萬七千兩而足乞款獻務遵
成旨毋別創新規額外徵索帝從其請及獻還諄於
朝洪漢由是遂罷居二年以薦起兵部右侍郎進左
十年兵部公解火迄及工部文籍俱燬時洪漢方署
部事帝震怒降諭切責言諸司縱吏為奸武選尤甚
因逮洪漢及武選郎中黃禎等下詔獄斥為民他司

及工部官供停俸給事中王聘疏救亦被黜久之過
赦復洪謨官致仕家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悉報寢
卒年八十二蘇惠育禮部侍郎

張璉字汝器耀州人家世力農父均始登鄉薦為東
昌推官璉獨介敦朴依然農家子舉弘治十五年進
士由行人推御史正德初劉瑾竊柄見者多貶損璉
獨委蛇自如瑾諷之曰君非吾鄉人耶君冠太高矣
璉整其冠佯若不喻者璉深銜焉巡按湖廣按治總
兵官毛倫罪倫璉黨也璉怒欲逮璉會收得免倫竟
獲罪大學士梁儲子次德攻滅邑人楊端家村里為
璉都御史王陽以儲故戒御史勿言璉奮書暴其狀
并劾陽阿附由是論者群起次德始被譴陽亦罷去
九年出為浙江副使遷山西按察使有儀賓坐殺人
繫獄會武宗西巡至太原縣君謁行在丐免帝慰遣
之縣君因賄江彬矯詔釋罪璉不可曰天顏咫尺憲
臣不親承詔旨孰敢信之竟抵其罪歷四川左右布
政使嘉靖二年舉治行車異拜順天府尹旋改右副
都御史巡撫遼東以所部彫敝奏行寬恤四事居數
年入歷戶部左右侍郎見大學士張孚敬無加禮孚
敬不悅十年六月雷擊午門詔大臣自陳給事中三

原維昂因土疏曰今春宮禁災者尤所憂兵工三部
災余午門又遷斯變必有感召致然陛下厲精庶政
而明察之下諸臣承風競為深刻竊恐時俗漸成衰
薄輔臣孚敬奉命不違自謂以身許國而心術不光
尤卿大臣又多依違弗振聽其指使權勢傷重殆非
祖宗設官之意也帝覽疏大怒以方修省得不罪而
孚敬以昂為璉鄉人疑出璉意怒璉遂自劾乞休
既里居布衣徒步怕怕鄉黨間雖幼賤無所慢大吏
造訪徒步往荅大吏多假肩輿送之歸璉登輿既別
仍步返嘗獨行道中為執鞭者所擊見者群詈之其
人叩頭不已璉笑而道焉所居不容旋馬有巡撫造
之驟雨屋漏沾濡頃之數移席巡撫嗟嘆欲為治第
固辭不可卒年七十三昂嘉靖二年進士由太常博
士權吏科給事中既疏劾孚敬頃之薛侃事起復劾
左都御史汪鋐坐停俸一歲明年疏薦致仕尚書羅
欽順趙瑋王承裕都御史姚鏞侍郎何瑋通政馬理
祭酒崔銑復忤旨停俸如初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
河南二十四年歲王以鈞州輸歲祿不時讓知州陳
吉吉不為理又以事嘗王府軍校於是長史李應時
等率眾駭吉吉遂與應時相告許并發王過失王自

詔帝怒起命逮吉以昂及巡按王三聘不奏弄違之昂竟被杖死隆慶初贈戶部右侍郎時後建撫遼東者有蘭州劉漳字永濟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世宗即位上壽時要務十四事以法祖宗親有德輯臣僚彰公道嚴宿衛為正朝廷之要以斥貪殘廣賑濟恤軍士弭盜賊為安中國之要以無債帥理邊儲清軍伍防外患為固邊圉之要帝嘉納之累遷兵部郎中出為開封知府毀淫祠斷疑獄治行冠兩河歷雲南左布政使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為衛兵變漳遣亂除暴發粟賑饑邊陲以寧明年廣寧賊佟伏等復倡亂與總兵官馬永討平之漳居官廉直所在稱治而以疾乞休卒運人立祠祀之

宣城有金寶行稱沃壤歲入可百餘萬石圩當大河之衝水溢輒受害東華相便宜修築遂為永利府因山為城久而頽圯開寧王宸濠有逆志度工繕修大治器械為備無何宸濠果反攻安慶東華將率兵扼其吭旋聞執會乃止南陵豪專持有司短長為奸利涇巨猾囊橐盜賊稱鄉里東華悉按誅之池州有告妻殺夫者御史以為東華婦訴殺者盜也久不決乃待於神夢一小兒踏兩木而立東華曰小兒為童兩木為林殺人者為童林乎遣卒謂之果獲其人一鞠成辜嘉靖初遷四川副使分巡建昌貧不能治裝僚屬贖以贖錢峻却之士民傾城送皆垂涕建昌者蜀西微前使多駐節雅州以故中官將領肆虐無忌東華親駐其地嚴立約束軍民帖然番賊入寇授指揮陶安方畧賊之番人無敢收境上者越雋有相公嶺路峻險戍兵多墮崖谷死寇亦得據以為阻東華為平其道由是官軍得要害寇不敢發成都至建昌有大渡水湍悍甚日一渡猶不免覆溺東華相山勢移其處日可數渡無虞人號為胡公渡內艱去軍民立祠祀焉服除補威茂兵備甫至番賊耿作煽亂承巡撫唐鳳儀檄會討東華率師為前鋒斬賊數百級獲

牛馬器械無算卓由間道夜遁民被脅者千餘人將吏欲殺以冒功東舉叱之乃止語風儀曰賊多且悍當徐圖之難以兵盡滅也乃罷師還茂州以攜賊得其所親信二人厚賞之激以利害二人感悟歸斬渠首以獻邊境始寧風儀上其績再賜銀幣進四川按察使及九年風儀被召遂舉東舉自代會代者已有入乃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東舉周覽形勢知其地多與敵境錯軍民屯種樵牧率為所擾乃築墻捍之自花馬池至鎮城經賀蘭山抵定邊營延袤三百餘里並緣塙治墻置墩堡營舍自是塞下之田咸得耕植矣故事歲調漢中軍羗二衛軍千七百餘人戍寧夏小鹽池邊地苦寒軍多道亡或病死至者十不二三東舉請免調發募徵銀備邊費軍威德之明年改撫鄖陽提督太和山中官王敏貪恣劫罷之有武將以賄求薦召語之曰貪者必納汝賄刻者必稅汝官苟非汚人必至害已汝安得為此杖而遣之張璉重東舉才薦於帝乃召理院事既至朝會張見外未嘗一謁璉總銜之會南京太廟災諸大臣咸自陳璉遂從中允其去家居六年以身任鄉邦利病浙人倚之全縣孫姓語人曰吾邑登顯仕而清貧若寒賤者

三人胡公勳華宗公冕胡公鐸也時因號姚江三慶云冕字孔瞻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正德初劉瑾欲殺一囚而囚無死律冕持之瑾怒請金賂知縣瑾誅召補禮部歷印中再遷福建左叅政永春流賊起劫捕盜通判以去主者且得罪眾謂非冕不任滅賊乃倚冕任之冕選精騎百人挑戰誘之離巢禽其渠教人賊乃歸通判請以易之冕知賊將遁按地設伏盡禽之而推功於失機者俾直前罪人皆服馬嘉靖初歷陝西左布政使織造中官需供費逾額冕執不與中官怒伺其陰事無所得乃悔謝及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鄖陽去東舉僅浹歲居二年遇疾乞休而劇賊馬興為亂延及漢中舉昌冕曰吾不可以貽後人遂進兵會勦賊且滅值代者王學夔至乃就途賊平冕亦與資久之卒

王應鵬字天宇鄞人為諸生即推負經濟知名舉正德三年進士授嘉定知縣以廉幹稱魏國公弟雍舉橫行至嘉定執治不少貸徵拜御史諫武宗微行中官劉光迎佛為思藏又極陳其妄清軍福建鎮守中官崔安縱其下撓鹽課應鵬械治之且貽書戒安安感悟為禁賊按山東風裁加厲嘉靖改元督畿內

學政歷河南副使山東按察使皆能其官七年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定州賊王朝相等為亂討
平之山西青羊山賊陳卿久才靖帝以巡撫常道討
賊無功議置代乃以命應鵬未至賊已平所部歲比
不登加以用兵初被瘡痍而塞外巨寇又終歲犯邊
公私交困應鵬請悉蠲被災州縣糧芻罷所徵荒糧
與新加輸運宣府者急請太倉及他銀補其數又以
潞州地大而知州權輕難治奏改為潞安府設和順
縣於青羊山以撫治之竟內遂安遺喪歸起左副都
御史上疏言當今國是未定人心未一譬若大病初
解元氣尚微正宜休養生息以供其克實議者味此
徒知事機可乘而不知求治不可太急徒知積弊宜
革而不知荒穢不可不包一時異議紛然綜核之嚴
翻成撻切傷渾厚之體失悠遠之圖致陛下頻年望
治曾不得享一日安靜和平之福良可惜也疏出中
外以為至論而帝深銜之尋代汪鉉攝院務十二年
元日以進繳精微批疏中失書職名帝震怒下之詔
獄給事中魏良弼抹之并下獄應鵬坐落職御史陳
邦敷復為申理請貴州新添驛丞應鵬素有詩望晚
筦臺憲條上職掌禮儀九十五事方欲有所建樹而

遽以微罪斥去論借馬家居四年卒應鵬同年生同
縣汪玉字汝成由刑部員外郎出為湖廣僉事分巡
辰沅永順保靖二宣慰爭地捕擊上官約永順賄有
所左右玉獨峻拒卒正其罪以所部地僻少文建書
院明山麓聚生徒誦習延選諸御史周廣教之已改
巡武昌黃州寧王宸濠反陷九江斬黃壤相接士民
震恐且竄玉聞即日入斬為守禦計人心乃定以薦
推副使銜柳桂兵備大盜王廷鑑為亂率兵搗其穴
盡殲之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歷山東按察使遷右僉
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固安諸縣故有降裔色目人
雜處無所統往往為盜玉請編為壯夫盜發即責之
撲滅而剋望聽令於有司自此悍鼓遂息故事罪人
罰贖皆輸紙後易以穀貪吏多侵漁以玉言乃仍故
事叅將馬慎楊昂格克軍士劫正其罪賊楊恭倡亂
玉授叅將郝通方畧禽斬之京軍後至冒其功玉不
與辨時應鵬方巡撫保定玉聲績與之埒卒於官玉
剛介廉直或有過纖毫不自赦凡柔佞者疾之若仇
與同里閩州張邦奇余本相次善時稱甬上四君子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曾祖訓進士山西恭政祖仲
翰舉人崇德縣縣父選進士豐城知縣天和少隨父

之官從鄉先登揚慶學慶器之舉正德三年進士授
南京禮部主事居二年劉瑾黜御史十八人改他曹
二十四人補之天和與馬八年出按陝西鎮守中官
廖堂貪橫天和數裁抑之堂怒會堂奉詔辦食御物
於蘭州以語天和天和謂非所部也辭不往堂還奏
天和拒命詔逮之部民擁車哭者萬餘人咸言堂堂
不敢出民張傑等數十人徒步衛行所過視傳舍飲
食惟謹以故校卒不能虐既至錮詔獄久不釋吏部
尚書楊一清疏救始命鞠實已法司當贖杖還職中
旨謫金壇丞刑部主事孫繼若抗章論救不報累遷
湖州知府多惠政民德之為立祠嘉靖初權山西提
學副使累遷南京太常少卿六年冬以右僉都御史
督甘肅屯政奏言肅州堡岩踈薄賊易攻剽故屯田
日廢今括本衛丁壯及山陝流民可得四千五百中
多矯捷善戰者請於近邊密置墩臺增其樓堞俾居
中耕牧遇警保寨戍賊至無所掠而屯作可漸廣即
甘京莊浪諸邊皆可推也尋奏行獎當革者五曰禁
括克懲占役清湖場審派撥核侵漁利當興者五曰
廣開墾增墩堡給牛種興水利恤屯兵由是田制大
興九年春改操陝西天和凡三蒞陝用知利病乃請

撤還鎮守中書張紳及罷有司不經費為民患者三
十餘年帝嘗從之姚峴者四十二秩蠶動天和撫以
恩信誅其不順命者又討平湖店大盜及漢中妖賊
境內以寧就進右副都御史母憂去十三年起故官
總理河道時黃河南徙歷齊而徐皆旁溢不可漕天
和行視水勢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
下流疏山東七十二泉自危尼諸山達南望河濟其
上流役夫僅二萬不三月訖工加工部右侍郎理河
道如故故事河南八府歲役民治河其不赴役者嚴
徵召募費人三兩時河南歲饑天和以工竣而備有
餘請並河州縣曹役民者盡蠲其課遠河未役者半
之詔可十五年改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軍務先是
兵車皆雙輪推挽用二十人過險輒困又行遲矢無
所蔽以故輒敗天和做前總督秦紘雙輪車增損其
制上制砲槍斧戟之屬前樹後視牌左右虎看連
二車足蔽三四十人一人輓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
則隨在環布護騎士其中敵遠施火器稍近發弓弩
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之以練諸邊將士皆
習軍威大振是年四月吉囊以十萬衆屯賀蘭山後
遣別部寇涼州副將王輔遂至塞外孤山墩再與賊

戰斬首一人奪其纛賊寇在浪總兵官姜與擊之累戰皆捷進天和右都御史其秋賊大集兵塞外將入寇天和策賊間西路有備必東犯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將兵宵行與泰將吳瑛合即偵卒勿使覺賊果東入黑河墩過爵伏兵大破剽而去即又入蒺藜川與官軍接戰爵尾而擊之賊奔渡河多死尋入掠寇家洞及張家塔為爵瑛所敗邊人禾黍被野一無所獲賊以輕騎移犯寧夏又為總兵官王勅所破帝大喜進天和左都御史十七年吉囊犯河西天和部署將帥禦却之進兵部尚書明年賊犯延綏紅山墩官軍力戰敗之斬獲多又明年六月賊將入寇平虜城守將以報天和冒暑赴花馬池勒將士按伏待之賊戰敗走河上伏兵起賊多入水死者八月吉囊擁眾數萬由延綏定邊營乘虛寇固原縱橫剽掠欲且餐會淫潦弓矢盡膠無聞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乃斬不用命指揮二人而召故總兵周尚文激以忠義令擊賊時陝西總兵官魏時方分兵邀賊賊引旋至黑水苑尚文盡銳擊之戰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恃勇率勁騎三十突犯中堅見璽賊遂奪氣歎兵退而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官任傑等復邀擊敗之逐之出

塞諸將斬獲四百四十餘級賊所鹵獲失亡過半論功加天和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千戶前後資銀幣以十數其冬遷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召為兵部尚書專督團營列上營務十事多允行給事中周怡論天和衰老遂乞休歸家居三年卒贈少保諡莊襄天和長身玉立顧盼偉如少屬節操老而逾峻初為進士劉瑾奇其貌招之欲與叙宗姓天和不往晚年內召陶仲文以刺迎之且稱戚屬天和返其刺曰悞矣吾中外姻連都無是人仲文恚其罷官有力馬子濂進士刑部郎中

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正德六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嘉靖初累遷湖廣僉事公安賊熊振昂等聚眾流劫石首諸縣守禮若不為意密分布將士一舉繫其魁餘黨悉平坐事請叙州通判累遷山東左右布政使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烏都鴉鵲諸番為亂與副將何卿討破之因進兵破遮花高黃脊魚三部又破鴛兒刁農雞公諸部降其餘若番人震擊論功資銀幣初守禮取叙州時僉事張文奎銜守禮禮簡摺據其事挫辱之守禮不能堪棄官去為巡撫唐鳳儀追留至是文奎遷四川參議恐守禮修却以先所

按事奏之詔二人俱解職候勘守禮與朝有大度才
器敏達中外推以為能家居未久工部尚書秦金等
輒會薦之有詔錄用猶以河南泰政十八年復還山
東左布政使未上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明年秋
寇衆犯固原者為總督劉天和等所敗欲自寧夏出
塞守禮與總兵官任傑等邀擊於鐵柱泉敗之斬獲
多會天和召還帝難其代廷臣皆言守禮可乃進右
都御史總督軍務旋以前破寇功復進兵部尚書明
年正月吉囊所部數萬騎自賀蘭山後入犯鎮朔堡
總兵官李義等禦却之驗月總兵官楊信等敗其別
部於莊浪二十二年賊屢犯延綏紅崖溝諸處為官
軍邀擊並有新賊三賜璽書銀幣尋上疏乞休時東
西寇歲犯邊帝以為憂委任邊臣甚至而守禮願求
去帝怒以為非狗國之義降其俸二級其秋賊三萬
騎入自禦水堡直抵綏德游擊張鵬禦之引却總兵
官吳瑛等追躡及於塞外寧條梁東路恭將周文兵
亦至夾擊敗之以捷聞而巡按御史殷學言賊入內
地五百里諸將擁兵不戰請治罪兵部謂延綏遊
兵俱調宣大賊方避實擊虛而我能以寡勝衆宜錄
其功乃加守禮太子少保餘皆遷賞學坐奏失實

貶二秩調外守禮尋以憂去俺荅薄都城廷臣奉詔
舉選才者以守禮薦詔趣上道已而寇退守禮止不
行守禮有節操恥世俗態晚見時事乖異遂不復出
縱情山水間以詩酒自娛終其身

陳克宅字即卿餘姚人少好讀書父欲令從業克宅
隨父園中仆一樹以悟父父曰惜哉且成材而敗之
伯余任汝所為遂舉正德九年進士除嘉定知縣有
異政徵授御史時坐寧庶人及錢寧江彬誣繫獄
者甚衆會暑疫囚多瘐死克宅及給事中許復禮請
覆讞獲釋者二百四十人嘉靖初出按貴州應天府

尹趙文奎先為貴州左布政使其家僮私納土官安
萬鈞賄克宅追劾獲其官四川巡撫許廷光被論部
議調貴州克宅言不當復居憲職廷光坐免時隴政
構亂方議用兵而歲辦物料為公私擾克宅奏止輸
十二行者患盤江瘴氣特製上開道避之還朝道
准揚見饑民載途畫上救荒五策民大獲濟帝將考
獻帝偕同官辦事復詣闕哭諫有大僚知帝震怒欲
起去克宅直前扼其項曰奈何先去為人望其人愧
而止俄繫獄拜杖得釋再按河南按察使張淮者吏
部尚書廖紀姻戚也克宅以其不職劾罷之紀不悅

出克宅為松濤副使甫之官有指揮為番人所殺乃勒凱卒夜襲其營焚砲房十餘盡滅之自是番人畏懼咸獻馬乞降將事乾散軍餉悉絕以法部內稟然遷河南按察使歷湖廣左右布政使綜核庶務必周屬邑輸課令自操衙吏勞暉而已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勻苗酋王阿向者世據凱口圍屢不靖後率眾攻掠平浪招之不服克宅調兵三萬攻之賊堅守三月不克乃分兵先破其黨凱首諸因招降番岩四十九賊勢遂孤宣慰安萬銓乘夜雷雨率新部以懸梯釣繩魚貫登山絕巔發弩石下擊賊總兵官楊仁亦督諸將仰攻萬銓兵馳下圍閉遂斬阿向及其黨二百五十級俘獲三百六十人招降徭是諸洞悉平論功進秩有差克宅旋移撫蕪松諸府既行而阿向黨復叛阿向之先與土官王仲武為世警阿向既平用副使林茂竹議逐諸苗以其地隸都勻府募軍民佃種仲武因諸苗失業陰遣招復旋科索之諸苗怨望私推阿向餘孽王聰王佑等為主謀復故地佑等遂糾眾苗攻龍凱口據之驅逐耕夫大肆殺掠巡撫汪珊檄茂竹及副使陳則清恭將李宗佑等進討賊夜乘雨襲破官軍宗佑被圍援不至與

指揮陳佐周鍾等俱為賊所執仲武反潛與叛苗通仁聞敗坐制會城不肯出兵巡按御史楊春芳遣使撫諭賊贊宗佑等求復舊還故地春芳以聞乃奪仁職罷克宅侯勘茂竹等論罪有差仲武亦下吏未幾珊進兵討賊賊投首推功克宅會克宅已卒乃賜恤典任一子官克宅操行清白當官有器局聲色名利一無所嗜子有年白有傳

歐陽鐸字崇道泰和人登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上書極論時政不報尋使蜀府王奇其貌厚遺之辭不受歷工部郎中以便養乞南改南京兵部為尚書喬宇所重每引與議論輒達兩夜出為延平知府下令禁停墓喪家不得置酒娛賓毀淫祠數十百所以其材甚學宮建先賢祠其俗寢變司禮太監蕭敬者郡人也家屬暴橫多強市民田而遺其賦列肆侵官道至不得張蓋鐸歸其賦於蕭氏盡毀廬之當道者已又虞得其家奴殺人立置之辟敬大恚欲假他事逮之吏部尚書陸完聞以鐸堪治劇調守福州鐸曰彼謂福州有鎮守中書將薪舟奔我也遂上疏引疾部議不許趣赴任既至則裁其橫需且半丁祭須昨相沿益市羊豕以全蒸饋中貴餉其客皆過鐸止以祭

牲分饋饋又不及客中貴尚春怒使隸委由府庭而去鐸笑顧諸生趣分肉詣謝春益怒一日攘臂肆詈且出僭語語鐸拱身由公非臣子哉而為是言得無不可也因趨出己而人傳言鐸將發諸門客奸利錄其私橐客大懼交說春釋憾春因布按諸司以謝事遂解會議里役鐸以福州多貴人貴人家又多產請得與民分役諸貴人家聞則大譁巡按御史汪珣獨是鐸力持之卒如鐸議嘉靖三年舉治卓異推廣東提學副使索還南京光祿卿奏革太官珍羞諸署積幣六事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鐸以蕪松賦最重田不甚相懸而下者畝僅五升上者至二十倍以故奸弊益滋乃精思曲筭令賦最重者為減耗米派輕齊陰以輕之最輕者為徵本色增耗米陰重之由是版籍不更而賦無偏畸諸州縣圩荒田四千四百餘頃為賦十一萬五千餘石勸民賠納有年矣至是以清出漏賦萬石及他奇羨補之其議徭役令民歲出錢催募毋得仍十年舊又裁省郵置濫費凡數十百條民皆稱便嘉慶初官刑類陵道經所部扈從使者銜鐸無所遺比還歷叙所經巡撫勞咸受賞獨言鐸不戢下致權紳奪俸三月時鐸已還南京兵部

待即而帝先所遣繼平隨行者悉以鐸治狀聞帝乃心器之十九年吏部右侍郎缺遂以命鐸鐸行不挈妻子曰吾安敢家此官者明年九廟災大臣俱自陳鐸疏言未老而衰請休致帝惡之遂如其請鐸有文學內行修潔仕雖通顯家具蕭然卒贈工部尚書諡恭簡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嘉靖二年進士除靈璧知縣歲大侵抵官未及視事輒發庫賑貸奸民有盜盜者儀貫其罪令諸盜出入則報之立捕而火其家自是盜絕以能調嘉定漕卒兌運民粟增耗十之三儀禁之卒憚儀竟不敢肆豪家多逋賦而奸民善飛洒儀痛懲其弊徵拜御史京師民規免役託勳戚世家及宦官隱庇者常十九小民益不堪儀請有官者量等級優免民戶則酌丁產定為數則使應公家之徭報可巡按陝西秦府人多豪奪民產儀悉還之民延綏大饑朝命陝西布政使胡忠為巡撫儀言忠非濟變才遂罷職前巡撫蕭淮居官多事迂儀追劾之言不可使生享榮華死逃國憲漕革奪官已巡按河南趙府輔國將軍祐掠數殺人寘私獄招納四方亡命探致公私財為遠近惡積十餘年人莫敢發儀偕巡撫具

山奏之奪爵禁錮當是時蘇州賦重版籍滑亂不可詰吏部侍郎顧昂臣欲得良吏治其郡特薦儀遂以為蕪州知府甫三月而掠潛入都奏所犯已經赦由儀受前御史胡效才屬獲拮據誣劾而都御史毛伯溫前巡按河南時儀臣遂實臣罪且臣嘗建醮祈皇嗣為知府王天民訕笑請并按問帝心知祐掠固有罪而悅其建醮語為遣使覆按解儀伯溫任下天民獄已使者還奏儀所劾不誣第祐掠罪在赦前宜輕坐帝然憐祐掠愛已竟復其爵除儀名伯溫山天民皆得罪終嘉靖世多以誹謗齷齪獲重禍由祐掠詐奏始儀之初去蕪州也父老數百人走闕下乞留帝不許十四年言官奉詔舉遺佚乃起知撫州蕪州民間之復相率走闕下乞還儀至再皆不報歸而愬於巡撫候位位以聞帝乃許之至則嘆曰蕪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潤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教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位乃日夜深計曲算俸條屬巡行阡陌履畝丈之別其高下肥瘠使縣各為籍史或有所欺隱恒懲警餘人畏其精敏相戒不敢為奸由是以八事定田賦以三條核稅課徭役雜辦無所不均於下初若煩碎後乃人人稱便至百

餘年不能易治為知府第一進浙江副使餉蕪松常鎮四府兵備崇明盜秦璫生良等為亂儀從操江右副都御史王學夔大舉舟師討之收贖賊益張道人揭榜南京自稱靖江王事聞學夔儀坐停俸戴罪儀乃與總兵官湯慶合擊賊慶將戰儀登高望曰徐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過皆佯北賊易之儀曰可矣夜半擊楫進縱長矛火箭賊倉皇竄江中盡殲錄功進秩一等遷山西右叅政分守冀寧寇突抵清源城下儀令洞開城門寇疑有伏引去乃按行所部築城郭練卒伍積糗糧自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二十一年擢右叅都御史巡撫宣府大修邊備嘗如敵至者越二年寇入掠龍門總兵官郤永等禦之斬獲多進儀右副都御史尋以繕築遺垣齎銀幣其秋寇大舉犯萬全右衛毀壻入遂踰順聖川掠懷來攻浮圖峪游騎直犯完唐二縣京師戒嚴帝教下詔責儀令戴罪自劾寇既退以誤報首功奪俸二級明年考察拾遺調賊一官已劾上失事罪貶秩如初久之除肅州兵備副使哈魯遺種居內地者歲久滋蔓多不靖儀與巡撫楊博協謀徙之境外遺害遂息補遷右叅政二十九年儀拜右叅都御史巡撫甘肅未行

會俺答犯京師詔儀馳鎮通州儀乘城守禦見有戎服掠民間者則仇鸞部卒也命捕而答之荷校市門外鸞大怒訴於帝會御使事忤亦言儀不當虐大同軍遂逮儀訊治斥為民儀為人澗達警敏有大畧遇事無所避以養明哨直見嫉然亦以是重於時家居九年卒隆慶初子斌訟寃詔復官賜卹如制斌舉進士積官按察使分巡遼陽以知兵名學夔安福人正德九年進士以吏部主事諫南巡跪闕下受杖嘉靖初上疏言謹始之道已奏請裁抑成晚又申救言官多報聞歷考功文選郎中養靜端謹為時所稱嘗撫治卯陽昂山有偽稱皇子者所在煽惑諸司議用兵學夔曰無庸妄聳子耳密捕致之辟赦脅從末問累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隆慶萬曆間存問者再年九十四卒贈太子少保弟學益亦仕至南京工部尚書以阿嚴嵩為請議所譏

頻仍陛下降詔求言已涉旬月然而大小臣工類以浮詞而謗者何也蓋自往年靈寶縣官言河清受賞繼而都御史汪鋐進甘露奏今則副都御史徐階訓導范仲斌進瑞麥奏指揮張楫進嘉禾奏鉉及御史楊東又進鹽華奏禮部尚書李時再請表賀吳仲斌等不足道鉉讚等身司風紀時職典三禮顧乃用上要君壞風傷政此小臣所以撫胸流涕弗能自己也

不嚴加禁遏恐使佞成俗正氣日銷大非國家之福奏入帝責其妄言且云時春既為此奏必有諫言善策其具列以聞時春惶恐引咎未對帝怒趣之於是時春上言當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一崇治本君之喜怒乃賞罰自出理亂所由微也勿以逆心之事為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一信號令號令者聖人所以鼓舞萬民者也毋信一人之言必參諸公論毋徇一時之近必稽之永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下享安靜之福矣一廣延訪宜做古人輪對之制及我朝宣召之規使大臣諫臺侍從各得敷納殿陛之間而諸司群吏則以其職事召問之一屬廉恥大臣宜待之以禮取德而嘉其小過臺諫宜待之以

信言是者用之非者宜寬容之庶臣工自愛而不欺不屬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原肅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南郊禮成除請戍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宜嚴臨陣而退者裨將得以戮士卒大將得以戮裨將總制官得以戮大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請復古冠婚喪祭之禮絕醮祭禱祀之術凡佻老之徒有假引符籙依托經懺幻化黃白飛昇返景以冒寵祿者即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帝覽之益怒遂下詔獄掠沽點為民十八年遷東宮官屬起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明年冬帝有疾時春與羅洪先唐順之疏請東宮御殿受百官正旦朝賀帝大怒復點為民久之京師被寇朝議方急武事以時春知兵起兵部主事贊理京營務統民兵訓練大將軍仇鸞方倡馬市時春憤曰此亡宋秦檜續耳身為大將而劫市僧可乎由是忤鸞為所構幾重得罪踰年遷山東僉事進副使三十二年權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春慷慨負奇氣善騎射頗習韜鈴嘗慨賊寇橫橫將帥縮朒不任戰或方持杯酒相歡笑有語及邊事者輒投袂起數謂人曰德吾得備裨將領遷卒伍千挾

弓矢間以長槍巨斧馳騁塞上即俺荅丘福不足平也嘗作禦寇論論戰守甚悉既秉節鉞益思以武功自奮其年九月寇入神池利民諸堡時春親率馬步軍往禦之至廣武諸將畢會謀報寇騎二千餘去此兩舍疾掩之可盡得時春擐甲欲馳大將李珠固止之時春大言曰賊知吾來必遲緩進即不及遂策馬而前及於大重嶺伏兵四起遂收績時春倉皇投一墩有守卒總之上乃得免珠軍竟覆言者謂時春玩寇無謀以兵予敵遂解官聽調時春素善談兵至是一戰而敗然當是時將帥率避賊不擊為督撫者但安居堅城遙領軍事而已無躬親搏寇者惟時春敢與之角功雖不就天下皆壯其氣時春讀書善強記文章豪肆與唐順之王慎中齊名詩尤伉浪自喜類其為人

石簡字虞伯寧海人嘉靖二年進士授餘干知縣擢南京兵部主事歷知高州安慶二府安慶地當衝要民苦供億簡力節損歲省費四萬遂為定式民立祠祀焉遷雲南副使有指揮犯罪以重賄投簡簡立罪之徵賄於官三遷貴州右布政使五溪諸蠻四出剽掠官軍勦之弗克無按以簡有威望檄使招撫簡單

騎中賊壘諭以禍福遂納款遣疾歸用薦起山東左布政使二十九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沅江土舍那鑑殺知府那憲據地以叛明年春簡與黔國公沐朝弼分兵為五各以監司監之進破賊末龍岩招甘莊賊降之鑑勢漸蹙遣經歷張維等詣食事王養浩乞降時布政使徐樾以給餉在養浩所信之親往受降養浩等皆言賊巨信樾不聽率百人至城下鑑不出樾方責詰鑑縱象馬衝之樾及左右皆死簡憤甚期必滅賊五月朔令南羨軍渡江攻城而運路通甘莊二軍精卒佐之鑑偵知二軍少潛遣兵象衝路通軍出不意倉卒燒營遁監督恭政却維撤走甘莊軍副使李維等見之亦潰惟餘養浩督南羨一旅逼城而軍而武定廣南寧州諸土帥疾鑑弒主誓死不還鼓謀攻城賊兵出戰大敗官軍遂圍之鑑乞降簡等不許城中撤屋以燬人多餓死會瘴毒大起乃還軍期秋來再舉而簡已坐樾事被職矣初李維不欲分兵簡檄至則怒詈其使簡憾之謂維受那鑑金沮收師徒巡按御史趙烟然奏之故維得罪重於他人或頗議簡然功垂成而官罷世亦多為簡惜者簡素以清節顯仕宦三十年家無長物嘗營一室不能落

成世宗亦知其廉題於壁曰天下清官王訪石簡卒之日無以其殮同時項城婁至德字存仁正德十二年進士為趙州知州嘉靖初歷戶部郎中出理甘肅軍餉有奇羨輒舍以寬民遷杭州知府屬縣海寧濱海多水患至德躬親相度為築石塘水患以息入覲僅携一吏囊無尺帛遷福建鹽運使為御史包節所知零登武夷指九曲泉謂諸監司曰此水之清如婁運使矣改浙江恭政進右布政使酌定賦役為書十卷曰兩浙賦役成規民大便之索遷太常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未上卒

論曰督撫節鉞之寄資善文武匪異人任矣而後靖邊圍又必先之以廉潔此其所以尤難也於嘉靖之世得若干人其大者勲著於常亦功存民社莫不夙厲半稜矜餘名節庶幾所謂克舉其職者然猶轉側于詭譽之口還迴於廊廟之間乍起乍落僅而得濟士大夫欲伸其志力以就功名夫豈易易也哉

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列傳一百三十七

汪元錫 潘 頊 齊之鸞

孫 懋 陳 察 袁宗儒

汪 珊 余 珊 邢 寰

許復禮 黃 臣

汪元錫字天啓婺源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三遷都給事中數陳慨論事陝西鎮守中官廖鸞族子鎧已坐罪除名復冒功為錦衣千戶隨鸞於陝元錫偕同官爭之謂鎧父鵬已亂中州不可使鎧復亂陝右乞徹還鸞寘鎧父子於理頃之以偏頭關之捷錄功太滋復偕同官言論功行賞宜止及延綏將士若太監張忠總兵官劉暉侍郎丁鳳及兵部尚書王瓊何功而賞之方魁之飽掠出塞也暉等遠詣班師云魁已遠遁及苛嵐奏功在暉等既入關之後而御史劉澄甫希勢要指徇私蔑公盡以他將之功歸之加俸資金又錄其子何以服將帥之心哉瓊為本兵魁入白羊京師震動兩犯宣大殺掠人畜數千萬若以苛嵐為本兵之功則宣大失事獨非本兵罪乎奈何任其子以錦衣千戶請嚴加覆核并治澄甫罪御史石金等亦以為言皆不報湖廣鎮守太監杜甫

請巡歷所部帝許之元錫等及諸御史極祖制力爭且言所在悉有鎮守倘皆授以為例是甫不獨害一方且害天下帝亦不省是時帝為江彬所誘將遊塞上十二年八月車駕幸昌平遂至宣府且幸大同元錫初馳疏切諫既又與同官再疏請迴鑾嚴禁城守衛復言宣府守將朱振等皆扈從西巡萬一寇乘無備穿塞而入何以禦之請還本鎮軍馬防意外變已聞帝將選禁軍親征西海治部寇復偕諸臣極陳不可皆不納安遠侯柳交出鎮湖廣奏携恭隨七十餘人元錫乞寢所奏不許明年正月車駕還京以應州之捷大賚文武群臣元錫等上言竊聞應州之捷敵殺我邊民不可數計六軍之衆傷殞亦多較其得失殊相懸絕今君臣動色交賀而軍民係於賊庭南向號哭曾不念及臣等更受尚方之賜其何忍乎既而中旨以鈞粟都指揮馬昊守備儀真復遣內宦二人分守煙閣山海關而駕又幸薊州遷化至大喜峯口欲招致三衛酋化當祀兒孫納質晏勞元錫等皆抗章諫疏並留中又明年七月帝將親征宸濠元錫言京師虛弱根本足慮而賊黨又所在布置萬一逞毒以掩不備其將若何且天下知陛下而已威武大

將軍鎮國公之稱知均誰也順逆之理貴先正名名既不正奸心愈啓今諸將各已進兵若授以方略則諸臣之功即陛下功也何必親屈萬乘之尊哉車駕南征未半道震濛已就執元錫偕六科馳疏言今大江南北歲災民困六師在遠日費萬金有司征科剝膚及髓苟師久不解內變必生乞鑿與速旋以消釁禍十五年二月帝在南京元錫等以宣府有警懇請還蹕尋復上言陛下巡幸南都踰年不返扈從軍馬供億之費累及四方陛下不及知也使煤旁午驛路騷然長吏懼譴多自引決陛下不及知也奸究之徒詐為官校侵凌有司虐取財物陛下不及知也軍士遠征妻孥隔越不習風土多死道傍陛下不及知也少女嫠婦充物離宮若兩淞風多成怨鬼陛下不及知也陛下不以宗社為重專事逸遊而欲望長保天下有是理哉八月再疏以請皆不報明年二月中旨以內官晁進揚保分守蘭州肅州元錫等極言二州逼近強寇不可增設官守貽累軍民群小不悅言其繕疏不謹矯旨責之亡何詔改圍營百官屢為威武圍練營以朱彬朱泰等提督之別擇地為圍營教場元錫謂拓地則耕居以興工則費財力以朝廷自將

之軍而彬等舉以提督則借名分與部科諸臣及御史張仲賢等力言之不從會帝崩乃已世宗即位疏言都督卻永以不附以彬被許下獄宜釋而用之錦衣都指揮郭薰等十人皆逆彬黨宜下獄治成報可張銳許泰係獄帝怒宥其死元錫抗疏爭不聽累遷至太僕卿嘉靖六年李福達獄起法司大臣皆下吏元錫不能平稍有後言聞於張璉遂并下獄奪職家居十二年用吏部薦起故官歷戶部左右侍郎致仕卒

滿頊字伯和山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性剛決彈劾無所避七年五月疏言右都御史王鼎屢被劾不當留南京兵部尚書劉機已廢不當復用而御史陳祥劉大謨亦文章劾鼎鼎竟罷去未幾頊以都城劫盜盛行請做周禮修閭氏之職使閭有障互行夜擊操什伍進補比其賞罰而遣使臣問民疾苦自監司以下察其病民者去之以除盜源又言盜所以興亦風俗有以移之自逆瑾竊柄官方大壞士大夫不畏清議賄賂滋章廉取道喪氓之蚩蚩如之何不奸且盜也陛下欲表正風俗宜旌舉廉節振飾綱維辨賢否別功罪似宰執秉持臺諫司察風俗庶

乎其少變章下計司保定巡撫都御史竊果天津督
兵都御史陳天祥居官貪暴頃與御史于鑿劾之詔
俱召還及頃奉命覈功勳上果及都指揮江彬指揮
張銘妄殺冒功狀詔但奪彬銘俸一年果竟不問乾
清宮災頃上既曰陛下泄作九年於茲治效未臻災
禍迭見天鳴日晦星變鼓妖地震河遷戎與盜起天
之所以警戒者至矣而陛下玩愒日甚恐懼無聞天
怒不休禍及宮壺所謂剝林以膚切近災也臣願陛
下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親非儒術不
崇非大閱不觀兵非執法不成獄非骨肉之親不干
政事非汗馬之勞不濫爵賞早朝晏罷簡出深居用
或戲豫於郊恣忽於廟如是而災祲不消休嘉不集
未之有也又曰聞陛下好戲謔矣臣以為入而內庭
琴瑟鼓鐘人倫至樂不必避離宮以為權狎群小以
為快也出而外庭華裔一統莫非臣妾不必收朝官
為私人集遠人為勇士也聞陛下好佛矣臣以為南
郊有天地太廟有祖宗錫祉迎庥佛於何有耆僧可
逐而度僧可止也聞陛下好勇好貨好土木矣臣以
為誅奸遏亂大勇也不須馳馬試劍以自勞三軍六
師大武也不須遠將巡軍以自權任土作貢皇店溪

為欄閘駢闐內宮安月何房壯麗古以為金塊珠璣
也况養豹乎金碧燁煌古以為塗膏藥血也况供佛
乎是數者之好皆可已而不已者也既入報聞十一
年正月上言陛下始者血氣未定禮度或踰今春秋
已盛更茲易轍此其時也昔太甲居桐處仁遷義不
失中興漢武下輪臺之詔年已七十猶為令主况陛
下過未浮於太甲悔又早於武帝何慙不可蓋何治
不可違乎踰月復奏言通聞西安門外居民數千家
奔走號泣謂朝廷將毀其廬舍有所興作或言欲添
設教場或謂欲創造私第此必左右近倖榮感聖心
非陛下本意也請急止其役御史熊相曹雷等亦言
之皆不報三遷至兵科都給事中右都督毛倫以附
逆理論死削其世廕而倫嘗有德於錢寧至是倫子
賈緣復襲頃等力爭寧從中主之竟寢其奏是時兵
部尚書王瓊納交近倖動多違戾每為頃所駁正瓊
大恨忽中旨命頃與吏科都給事中呂經各進一借
外調舉朝大駭給事中邵錫御史王金等交章請留
不報遂添註頃開州同知嘉靖七年累官右副都御
史巡撫河南時潞城巨賊陳卿據青羊山為亂山西
巡撫沈瀾以討賊無功罷都御史常道繼之亦屢敗

帝以為憂朝臣後勅無久未決守臣屢招之賊屢以
虛詞應大學士楊一清等極言撫議非是乃勅河間
總兵官魯湘山東副使牛鸞督兵協討以常道兼制
之懸賞格甚厚御史蔣賜論道不能辨賊請以項代
并薦河南副使程瓚山西僉事陳大綱帝從之勅項
會勦項聞命馳至黎城謀於道曰賊負固守險難以
陣合須諸路夾攻出不意奪其險乃可禽也遂分兵
五哨取三路入募土人為導首攻奪井陘賊悉眾爭險
官軍奮擊大破之追奔至莎草嶺殺安陽諸巢鸞以
山東兵由潞城入破賊鐸于李莊泉其夕瓚分兵夜
發直搗卿巢卿力戰不敵遂遁瓚所部追及卿于
樂莊山又追之神河再敗之大綱又以山西兵自北
感賊賊黨先後降者二千三百餘人家口俱為山東
兵所得於是分兵搜諸賊巢斬獲略盡賊遂平是役
也自進兵至賊城二十九日道及綱所部兵尚未至
也捷聞帝喜甚將行大賚遣給事中夏言往核未報
明年三月河南諸府大饑所司請賑項駁勸不以時
發由是怨聲大起河南知府范總不待報輒開倉發
粟民德而頌之流聞禁中帝切責戶部并責撫按陞
項火項惶恐引罪且歸罪於總遂為給事中秦經等

所劾詔罷項永不叙用既而言曩上平賊功以項為
首會桂萼惡之抑其功不錄但賚銀幣年八十七卒
齊之鸞字瑞卿桐城人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刑科給事中疏劾三邊總督陳天祥為御史時嘗受
饋及為副使嘗濫殺宜賜罷黜不從十一年冬帝將
於京城西偏置肆之鸞上言近聞有花酒舖之設人
言籍籍或云車駕將臨幸或云朝廷實收其息陛下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乃至競錐刀之利如倡優館舍
乎應州奏捷帝降勅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
官朱壽勦寇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舉朝大駭之鸞
偕同官諫曰自古天子亦有親臨戰陣勦定禍亂者
成功之後不過南面受賀勦之金石播之歌頌已耳
未有加爵酬勞如今日之顛倒者不知陛下何所取
義為此不祥之舉以駭天下之耳目貽百世之譏笑
也未幾請召還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周
廣高公韶李熙徐文華李穩苑儒劉寓生僉事韓邦
奇評事羅倫皆不聽時車駕巡邊大學士楊廷和蔣
冕毛紀以去就爭之鸞偕同官言三臣居師保之重
身係安危適者先後稱疾今六飛臨邊踰月矣宗廟
社稷百官萬姓守定城之中人心危疑幾務叢積猶

復社門以求決去居守之事將誰是托萬一事起倉卒大疑無所取決至於憤敗三臣將何辭以謝天下乞陛下以社稷為重亟返宸居與大臣共圖政理御史李潤等亦奏之卒不省之鸞再遷兵科左給事中中官馬永成死詔授其家九十餘人官之鸞上言永成貴顯用事十有餘年兄弟子姓皆都高爵美官而其儕趙亨復為陳乞將及百人不知永成何功而非分之恩溢無紀極如此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十四年三月帝將南巡舉朝憂懼之鸞偕六科諸臣御史楊秉中偕十三道諸臣交章力諫章入二日未報之鸞等不知所出乃相率伏闕俟命自辰至申帝令中官傳諭乃退明日託疾免朝欲以為之鸞等罪會諸曹黃鞏等聯章力諫乃止不行宸濠反張忠許泰等南征命之鸞偕左給事中祝續從軍紀功未至而賊已滅群小忌王守仁譖毀百端之鸞力白其誣忠恭廣搜逆黨株引無辜甚衆之鸞多所開釋且請蠲田租停力役寬逋負帝頗採納之鸞初冒徐姓至是始復馬世宗踐作首言陛下入自藩國繼承丕基正人心望治之日然內外臣工方既惕於久安祖宗法制悉分更於群小今日補救之道惟在先定聖志次廣

言以庶其有濟先朝元兇今雖已去顧其根柢盤互連蔓滋多猶恐巧相營結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下事豈堪若輩更壞臣以是懼聖志之未定也今之言者久逼於權奸蔽抑之餘而欲味其忠鯁遺憤之氣必有不顧忌諱至於逆耳者此在嘉納而優容之若稍或抑裁則小人又乘之以讐害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大為新政之累矣臣是以又懼言者之過激也更乞陛下獨秉乾斷文武大臣之不肯及非軍功冒封拜者即賜罷黜優異先朝佞倖諸奸寘之於辟舉邇年紛更變亂之政盡返其初庶中興之烈為章章也帝嘉納之又勅許泰及兵部尚書王憲二人竟獲譴其秋大計京官惡之鸞者中之譎崇德丞累遷寧夏僉事道中見饑民採蓬子為食惻然傷之因為二封一進於帝一以貽聞臣請發粟賑貸且言時事可憂者三可惜者四語極愷切帝付之所司時方大修邊墻命之鸞董役巡撫河東舉稱其能舉以自代歷河南山東副使召為順天府丞會盜發其地留故任鎮撫尋擢河南按察使卒官之鸞居諫職最號敢言及出所居官皆有聲孫柱字德夫慈谿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蒲城知縣擢

南京吏科給事中懋義介伉直言事不顧利害十一年御史張經寧汝知府程唐皆以忤奄人被逮懋偕同官抗章論林繼造太監史宣誣奏膏肓主事王鑾沛縣知縣胡守約俱下詔獄懋復疏言宣貪橫無忌所至肆毒妄言御賜黃棍聽捷死官吏勿問已脅主簿孫錦杖舡戶孫富死矣今又敢誣劾守職之臣通朝廷申嚴禁令使夫皆有定數而宣首犯之乞治宣遺抗罪還鑿守約故任未幾復偕同官上言臣等屢有建白不擇可否一槩留中萬一奸人陰結黨類公行阻遏朝有大事陛下不聞大臣不知其禍可勝言哉夫倘聽獨任秦隋所以致敗亡願用此為鑒戒皆不報南京刑部侍郎藍章出理兩淮鹽法頗招物議懋等合疏糾之章竟罷去南京太僕少卿馬陟以資緣得改北御史徐文華以建議廟享劄籍懋請罷陟留文華不聽明年率同官上言遊畋射獵有馳突頓撼之勞今儲位尚虛而留情遊畋非所以愛身也宜還居內寢養和平之福比來每月視朝不過再三比退已迫昏暮致上下凋絕奸宄易生又每過經進輒聞報罷乞自今御朝悉後常儀日臨講筵用延見儒臣切劇治道元臣宿望如謝遷韓文孫安等天下皆冀其

後月言事遷請如給事中張原御史周廣高公韶編修王思等並古之遺直均宜遷之朝廷諸邊巡撫乞慎遴簡儲他日本兵之選邊兵久留禁中致開塞空虛京儲耗竭當速還之本鎮錦衣帶俸武官內府冗食工匠加祖宗時數倍祈盡行斥汰不報江彬導帝巡幸塞上懋上言彬素稟桀志懷儉邪自知罪盈惡稔公議難容乃挾至尊遠出居庸無大臣一人保護陛下獨處沙漠殆將半載兩宮遺養郊廟不親四方災異迭見盜賊蜂起留彬一日為宗社一日憂乞立冀重典雪神人之憤當是時帝厭棄萬幾中外章奏率不省視故凡切摩主闕者往往得無罪苟一觸權倖則禍立至疏上人皆為懋危而彬方日夜侍帝娛樂竟亦不之見也十三年正月疏請回鑾既而車駕甫還復出遊塞上懋又切諫明年偕同官馳疏諫帝南幸皆不報宸濠反帝親征至南都懋言王守仁已擒元惡而張永欲奪其功守仁以故引疾望陛下鑒其忠勤急定功賞既而駕留南都踰歲江彬日導帝夜遊禁衛疎畧而宸濠暨其黨錯繫諸司者數百人乘機思逞懋憂之率同官請還蹕至於再三已又伏闕言皆不省彬生日東遊懋往賀懋曰吾抗疏欲獲

之而賀其生乎卒不往彬雖憾甚而懋所守亮潔士大夫稱之無間言彬亦不能害世宗即位疏薦建言貶謫諸臣周廣范輅陳鼎王思張原徐文華李中舒芬黃鞏張衍瑞姜龍孫鳳陸倬夏良勝萬淵林大輅蔣山卿陳九川周叙已思明等皆召用既論南京祭酒陳霖太常卿張道榮皆不協士望二人亦遂罷未幾言大學士謝遷尚書韓文雖奉詔起用猶待缺推補今遷年踰七旬文齊八表人壽幾何將恐無及乞做宋文彥博故事起之朝端不煩職務遇大禮大政時令恭預必有謨猷裨益新政帝雖善之而不能用出為廣東叅議遷副使嘉靖四年有錦衣官校偵事廣東懋與按察使張祐疑其偽執之事聞逮下詔獄謫藤縣典史累遷至廣西右布政使入為應天府尹坐所進鄉試錄忤旨致仕

陳察字原習常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南昌推官正德初拜南京御史尋改北劉瑾既誅武宗猶不親政日與群小戲樂察偕同官請務講學節嗜欲勤早朝語殊切直以養親歸家居九年始還朝會帝將親征宸濠察諫曰聖王舉事計出萬全陛下當此變故但宜深悟既往之愆亟下罪己之詔誕告多方撫安

黎庶期於罪人斯得已耳不宜遠遺宗社屈萬乘之尊躬一將之任也借使一舉蕩平亦未足為帝王之神武如其不爾損重寶多金儲貳未建人心易搖誠恐奸宄生心外寇乘釁陛下進未必勝退有內憂其為患禍尤未易量乞陛下靜思深省采納臣言疏入忤旨奪俸一年且諭群臣更有諫者必置極典俄巡按雲南值彌勒州十八峇夷首何勿等為亂與巡撫何孟春協謀討平之以功增秩馳疏請早定國本建樹親賢以消窺伺不報世宗即位疏言金齒騰衝地極邊徼既統以巡撫總兵又有監司守備分轄無事鎮守中官復行善理因劾太監劉玉都督沐崧罪詔並罷還還朝言與獻帝不當加皇號嘉靖初出按四川請罷鎮守中貴不聽帝之親勸揚言也落其二指察在側不勝痛大呼曰臣察願以不肖軀易言命誠不忍言獨死諸大臣皆博帝亦日攝之察不為動退復具疏申理且請下王邦奇於獄當是時直聲震朝廷帝雖不用其言亦不罪也巡視京營與給事中王科極陳武定侯郭勛貪橫狀不報以久次擢南京太僕少卿疏辭因薦前給事中劉世揚等二十餘人宜召用帝怒責以市恩要名也遠方雜職給事中王俊

民鄭一鵬交章論採肯奪供案補海陽教諭崇遷山西左布政使入為光祿卿十二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居二年乞休因薦前都御史萬鍾大理卿董天錫等十四人可用吏部請從其言帝奪部臣俸而責察徇私妄舉令對狀竟斥為民祭性淳樸居官潔廉既歸敝衣糲食取給而已弟寰進士南京國子祭酒袁宗儒字醇夫雒縣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御史巡視陝西茶馬按浙江河南皆有聲十二年冬帝在大同會當郊祀已命回鑾既獲中止宗儒率同官力諫不報明年夏孝貞純皇后將葬帝還京宗儒等上言去年大駕出關災異迭出涿州產牛八足淮安九龍並見江西黑氣暝闕四川白虹繞日近又大風拔孝陵松柏雷火燔獻陵明樓天意以地震星變不足示警故出非常之災以悟陛下也陛下宜躬親庶政日御講筵勤兩宮之定省躬廟社之祭祀汰冗官損冗食罷皇店遣邊兵庶幾可弭變而塞災亡何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將巡遊天下宗儒復率同官諫曰陛下近年以來憂勤用念逸樂自恣北幸易平南幸海子西幸宣大東幸漁陽或旬月或半年今又直抵榆林寧夏甘肅將及河南山東山西以至江南則是車轍馬

跡遍於海內回鑾之期殆未可以歲月計也今天下府庫皆空公私交匱水旱相仍賦役日重困苦流離怨咨思亂者所在皆是不翻然悔悟設有不逞之徒一旦倡亂將何以禦之皆不報擢大理寺丞嘉靖二年與廷臣伏闕爭大禮廷杖幾斃進右少卿兼府丞奉邵亨與棗陽王祐槐互訐宗儒偕中官及錦衣指揮往勘亨等皆獲罪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宗儒疏辭三品乃改右僉都御史芒部沙保叛宗儒統貴州之師與四川巡撫王廷相合力進討禽斬三百餘人招降夷獯千計以功受賚土酋主阿藤作亂討平之七年春桂萼為吏部去留天下巡撫官議宗儒改調遂解職歸十年以故官起撫鄖陽未幾改山東歷城章丘有田久廢為沮洳宗儒令鑿渠洩其水遂成上腴十二年部內大饑寧海知州沈鈺文登知縣楊鏗賑濟無術饑民多死帝以宗儒不能覈察罷歸已而言官會薦召為左副都御史歷戶部左右侍郎世宗幸承天宗儒扈蹕前旋京師卒宗儒守官兼臨事持正不肖委隨有稱於士大夫間
汪珪字德聲貴池人正德六年進士歷南京御史嘗陳時政五事其一言國初近侍有常負無忝預聞外

軍機者今邊關要地皆羅布若鳥將領劫於積威士卒苦其嚴削王章不行三軍喪志宜令撫按糾察擾害人者罪之不報父喪除改北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諫迎活佛逮詔獄珊申球乞假歸世宗即位起按福建先是福州衛卒曹宗德等謀亂指揮陳傑陰主之糾三衛卒圍布政使伍符官署符子及經歷顏王備極挫辱守臣募兵擊之僅斬二人餘遁去傑止坐守備不設律誦戍至是珊捕獲宗德等發傑縱賊搆亂狀並論死嘉靖元年七月疏陳十漸略言陛下初即位天下忻然庶幾至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得潛移陰奪一也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實意日疎二也初罷諸不經淫祠今乃稍稍議復三也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或得以新聲巧伎進四也初日覽章奏今或忽置不省輒令左右可否五也初釐革冗食冗費今騰驥勇士不行覈實御馬實數不得稽察六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廕舊郊旗校盡補親軍七也初中官有罪懲以成法今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之不得八也初中官有過不獲任用今鎮守守備稍稍營謀易置侍門復啓九也初結誅如流今政事不便

者官論奏直曰有旨所謂訑訑拒人十七章下所司二年出為河南副使累遷陝西左布政使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明年四川巡撫宋滄引疾乞休未報徑歸至荊州卒珊上其事為請恤忤旨落職閒住家居三年用應天巡撫侯位薦以故官撫貴州先是都勻苗首王阿向搃凱口圍為寇前巡撫陳克宅破斬之至是白黨王聰楊免等復叛地絕險立弩樓砲石以守官軍攻之不克珊檄宣慰使安萬銓兵至以都指揮朱文佐之集圍下者三萬人遂斬免等聰潰圍出亦被執已而賊首王結獲入搃之旋就擢珊晉秩賜金入為南京大理卿就改戶部右侍郎致仕

余珊字德輝桐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八年庶吉士許成名等罷教習留翰林者十七人珊以為濫疏論之語侵內閣忤旨不納明年乾清宮災疏陳弊政極言義子兩僧之謬巡鹽長蘆屬所部多災傷請招集流移優與賑濟又極陳竈丁及民戶之困乞蠲逋寬征帝並從之尋以發倉贖奸利事為所誣械繫詔獄謫安陸判官移知澧州世宗立擢江西僉憲討平梅花峒大盜遷四川副使備兵威茂嘉靖

四一二月應詔疏陳十漸其略曰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稷契伊周之佐致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一紀綱漸頹正德間逆瑾專權假于亂政不知紀綱為何物矣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幾何時而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官府異同紛拏池沓委贖駘銜以為在朝廷而不在朝廷以為在官省而不在官省遂致天子以其心為心百官萬民亦各以其心為心此紀綱之頹其漸一也二風俗漸壞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恥趨附權門蕩然無復士氣矣幸陛下起而作之乃今則前日之去者復來來者不去白失浮沉一世之人權掌銓衡者取軟美脂膏重富貴薄名檢者列之有位致諛佞風生薰恥道薄甚者侯伯專科彈罷職議禮樂市門復開賈販仍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三國勢漸輕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額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驕恣曩殺許巡撫而姑息頃遂殺張巡撫而效尤曩縛賈泰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戍主事北邊庫吏倣之而賊肆官此非陛下不能端本建極也特感鄙儒姑息之誤牽俗吏權宜之許遂使號令不出於廟堂而出於二三戍

卒長口此國勢之衰其漸三也四外夷漸強自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盡壞額陛下起而申嚴之然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朵顏騎踞於遼海羗戎跳梁於西川北狄蹂躪於沙漠寇勢方張而食肉之徒不能早見預料亟求剗馭之方乃假鎮靜之虛名掩無能之實跡甚且詐飾捷功濫邀賞賚虛張勞伐峻取官階而塞上之多事日甚此外夷之強其漸四也五邦本漸搖自逆誅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貴之室是以有劉趙監郡之亂額陛下起而保護之乃近年以來黃紙蠲放白紙催徵額外之歛下及鷄豚織造之需旬為商賈江淮母子相食兗豫盜賊橫行川陝湖廣疲於供餉田野嗷嗷無復樂生之心矣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六人才漸彫正德朝衣冠蒙禍家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錄之乃未幾而在勢之言一鳴輒斥者猶請遷外任今或編配遐荒昔猶禁錮終身今至蒼死殿陛蓋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殿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路空間有一二忠直之士又為權奸排擠而遺之俾不通致陛下耳貴目輕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矣此人才之彫其漸六也七言路漸塞正德朝奸邪迭

進德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通之顧閱時未久而此風復見降心未懲其憤逆耳或動諸顏不勸說而折人以言即應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八邪正漸消正德朝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持之豈期一轉瞬間儉邪投隙而起飾六藝以文奸言假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模稜兩可是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入相之初雖有聖哲誰其辨之臣恐正不敢邪群陰日盛此邪正之消其漸八也九君臣漸廢正德之世大臣日疎小人日親致政事乖亂賴陛下紹統堂廉後親乃自大禮議起凡倡失聖意者譴誦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為主順之無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臣畏候上下乖戾寢成睽孤而恭交之風息矣此君臣之廢其漸九也十災異漸臻正德之世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曾無虛歲賴陛下紹統此異始除乃頃歲以來兩雹殺禽獸雷風拔樹屋頽人產子兩頭無極晝晦如夜四方旱潦奏報不絕曾何異正德之季乎且京師陰霾之

氣集薄極陽白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為可畏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陛下聖明何以致此無乃輔弼召之與竊見今日之為輔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變下召民災中失物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乃信任之不至於魚爛不已願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學士楊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學士石琚者並置左右庶獎政可除天下可治臣又聞獻皇帝在位時好賢下士器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儀禮諸臣一言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請配死徙窮寧為空此豈獻皇帝意乎苟非其意雖尊以天子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駁奔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疏及獲萬四千言最為愷切帝不能用但付所司而已琚律已清嚴各官咸惠並施民夷畏服外艱歸士民祀之名宦後副使胡東舉謁祠獨顧璠嘆曰此吾師也服闋以故官放廣東終四川按察使

邢寰字伯宇黃梅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南京給事中服闋起刑科給事中劾太常少卿趙繼宗進非正途不當佐典三禮大理丞李廷梧浙江副使謝琛前為

御衆以滯。請者不當。仍點冠裳。尋劾右通政張龍。奸貪宜罪。多格不行。十三年。累遷吏科都給事中。是時帝幸大同。久而不返。寰等因聖節。懇請迎鑾。既而以省牲郊祀。連疏力請。明年正月。帝在太原。兩更郊祀。期寰等力言。非禮。請還京。舉行皆不報。踰月。駕旋。寰偕六科上言。陛下去秋西巡。越七月而返。幸畢郊。禮之禮。然朝議久。輟大政未宣。百官無所承式。望時出御朝。并發去冬以來留中章奏。一一批荅。以示維新之政。帝亦不省。尋有詔。欲躬往泰山。進香祈福。寰率同官上言。我祖宗艱難。勦業導民。以正防民。以禮。凡師巫邪說。咸有厲禁。乃陛下崇奉幻教。既建寺於禁中。又迎佛於域外。廣起偽迹。大滋民惑。致京師燒香者日衆。陛下亟自反。以正之。猶恐其晚。奈何復導之使從也。泰山秩比諸侯。何必屈萬乘之尊。旬同民庶。且車駕遠臨。千艘萬騎。耗費無極。今南北兩畿。頻年水旱。民不聊生。萬一奸民倡變。驚犯屬車。又或禁旅。遠出北寇乘虛而入。將何以為計。去秋車駕在邊。章奏停聞。百務廢弛。今巡遊更遠。道路往返。動經半年。壅滯日久。必生他變。可不為深慮哉。至於降天子之尊。自副於臣工。渙號不經。事同戲劇。無不可之大。

者。帝惡納。居五日。偕諸臣伏闕。因爭。帝遣人慰諭。始退。畢真之保。宸濠孝行也。寰疏駁之。事方寢。而宸濠遂反。帝假親征南。幸寰等以賊已破。咸奏乞迎鑾。明年郊祭。逾期。復馳疏請。皆不報。世宗即位之次。月日。精門災。會時方憂。早寰請修舉實政。已疏言。故侍。即王儼都御史。范鏞御史。胡節。張璠。張經。王相等。出。忠未恤。罷職。御史宋建。成文。副使楊偉。戴壽等。直節。未褒宜。如恤錄。又言。鴻臚序班。海宗道。太醫院使。李宗周。黃燦。奪情。宗道又傳。陸寺丞。宗周亦無功。廢于。皆不孝之大者。宜加褫奪。又言。御藥房供事。通政使。鄭宏。太醫院使。兵鉞。鄭通。任好古。沈邦治。吳傑。朱佑等。皆傳奉得官。及武宗不豫。諸人妄進藥餌。遂致晏。駕當致之典刑。又言。牙牌。惟常朝官得用。正德間。官以傳乞。而遷牌。以黃綠。而得宜。賜釐祭。帝皆報可。案。居諫垣十餘年。號為盡職。竟坐微罪。謫廣德州判官。再遷南昌知府。有善政。比卒。百姓哀悼。爭執。舁送其。喪。

許復。禮字。祥仁。東安人。正德六年。進士。遷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十年。山東河南大發。民治河。湖廣四川。方。採。復。言。四方。屢告。災。殺。乃。驅。瘡。瘡。慈。苦。之。民。就。

版築斧斤之役宜勅所司均其勞佚撫之以恩防之以法用戒不虞初順天永平二府止按丁課役無地畝之徵私治間巡撫洪鐘始令計畝出銀為軍用自是小民頗用復禮乞仍舊制十三年福州兵變又言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今四方兵荒人心搖動實可慮憂乞勅天下巡撫諸臣凡不急之工役無名之歲辦非分之科擾悉行停革以鎮靜人心事皆報可是時武宗敕出遊幸復禮委偕同官疏諫咸不省明年以漕運不如期命復禮督之勅總督臧鳳總兵官顧仕隆以下數十人漕政為肅世宗嗣位詔治錢寧江彬宸濠之黨誣誤繫獄者甚衆會暑兩疫作復禮與御史陳克宅以為言於是無辜得釋者二百四十四人先是江彬建鎮國府西安門外建新房於西市又建行宮宣府皆奪民居為之其他逆黨第宅莊田率皆侵踰制復禮請盡撤毀以其地還之民未幾論烏思藏迎佛中官劉允請致之重典時中官黃錦想高唐州判官金坡於是連逮者五百人復禮請止逮坡餘勿窮治帝多從之許泰之宥死請戍王瓊之改戍近地及廖鵬廖鑑王獻齊佐李琮神周之停刑復禮等皆言不可弗聽歷兵科都給事中嘉靖二年錦衣

革職千戶王邦奇黃緣求復復禮偕同官上言新詔沙汰先朝冒濫官比陛下第一美政邦奇乃巧辨求復職凡七上無所畏忌自非依憑城社倚恃錢神何敢乃爾乞勅法司速問為小人倖進者戒帝雖是其言邦奇亦竟不罪頃之錦衣指揮孫應奎以威晚得製職復禮等言應奎既無軍功且嘗降賊正德中黃緣復職不當准其襲乃命襲千戶復禮在垣中數有論諫時議稱之尋遷河南恭政致仕黃臣字伯鄰濟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尚書王瓊欲傾都御史彭澤命臣往甘肅按其事比還無所劾瓊怒調外任會丁憂未及調而世宗踐作復故官嘉靖二年春都察院請遣御史巡鹽而誤於批荅臣封還原降言我朝設立內閣處以文學之臣凡百章奏俱先付票擬今內閣失代言之職中官肆專擅之奸漸不可長又兵部題錦衣衛缺官而所簡用四人姓名竟從中出群情駭愕夫錦衣掌印食書於武職最顯要今乃不令內閣與聞即有軍國之重事繫機密夜半宮中出片紙閣臣何從覈實言官何從執奏往者迷瑾常以此誤先朝陛下可不憚為驚耶既入政批如制四年疏勅南京工部尚

書陳雍痛乞休去內官監太監崔文以清寧宮工竣為匠役百五十人乞官御用監太監黃錦請遣內臣抽分蕪湖龍江諸廠竹木臣皆抗疏切諫不聽累遷工科都給事中明年真人張彥頤以府第被焚請更建帝命內官吳猷督有司作之臣上言頃趙泰崇三府災第詔所司估計未嘗經營土木誠愛民節用至意也今彥頤一請輒煩有司且遣中官往督陛下優假彥頤何至乃出諸王之上苛樂已樂水殿廷而成都火戒今彥頤不能自救其災將焉用之請罷遣內臣便不從出為山西副使三遷至陝西左布政使十三年就遷巡撫右副都御史合鄭陽巡撫王學夔四川巡撫潘鑑兵討平鞏昌大盜馬興增秩賜金幣十五年清理淮浙山東長蘆鹽政時鹽務委更邊儲中絀貴戚內臣視為利藪臣雖清介自持終不能大有釐革會大學士張孚敬里居役人建寶給樓朝闕亭多侵民地鄉人大怒推官李夢祥抗之大忤孚敬而御史周汝員行部至又頗裁抑其家孚敬怒遂劾汝員為夢祥報仇且訐其他受賄事詔解汝員任命臣與浙閩兩司共覈之未幾孚敬卒其事寢群臣固屢疏乞休帝以臣奉命數年迄無成效勒致仕臣解組

歸行囊蕭然家居久之卒
論曰武宗溺於愒淫政懸壁壘諫官固宜以飢饉受禍然骨鯁之士亦或幸而獲全則以性高寬柔而中少伎忌也嘉靖初服群仰更新而奸回害正罰不蔽辜臺諫憤鬱之氣曾未見少舒焉嗚呼士生於正嘉之際志切願忠殆亦極難耳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

列傳一百三十八

羅欽順

呂柟

何瑋

張邦奇

張父時

余祐

崔銑

韓邦奇

韓邦奇

馬理

金賁亨

子立愛 立敬 立相

黃佐

魯邦彥

徐養和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以進士高第授翰林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與祭酒章懋務以實行造士六館翕然嚮風奉親歸固乞侍養吏部不為請及劉瑾擅政坐欽順曠職斥為民瑾誅復官上獻納愚忠疏不報正德七年擢南京太常少卿尋以太常卿掌南京翰林院事歷兩京吏部左右侍郎世宗嗣位攝部事陳久任起遷法大禮議起疏請重正統以隆大孝不納嘉靖元年遷南京吏部尚書以省親歸明年春召拜禮部尚書會父憂不赴六年起故官旋改吏部尚書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日修卻正人植私黨欽順不欲與共事力辭不拜家居二十餘年每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群從入揖畢危坐觀書雖獨處無情容食恒二簋居無臺榭燕集無聲樂躬修實踐粹然一出於正嘗自言昔官京師遇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僧亦漫言佛在庭前柏樹

子意其必有所謂為之精思達旦覆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汗流遍體既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於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蓋欽順之學始亦惑於禪後悟其非乃力排之而一軌於濂洛淳如也其時王守仁倡良知之說欽順不謂然始書辨正守仁復書極伸已說欽順終不謂然所著困知記辨析稽審高攀龍嘗曰先生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明且悉者年八十巡撫張岳言其有關邦衛道功宜加尊禮詔撫按官即家存問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弟欽德欽忠皆舉進士欽德按察使欽忠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以政事稱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正德三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劉瑾以鄉人致賈却之瑾不悅疏請武宗還宮御經進觀政事益不為瑾所喜遂請告歸瑾誅還朝疏勸武宗勤學語甚危切乾清宮災應詔陳六事一

日御早朝一還處宮寢一躬親大祀一日朝兩宮一遣斥義子番僧邊軍一撤還鎮守中貴武宗不納復請告歸世宗立還朝嘉靖三年四月帝排廷議為獻帝立廟京師時遭災異修省柎上疏自劾列十三事

中言大禮未定諂祀日崇忠諫日絀引為獻納無狀之罪帝怒遽下詔獄謫解州判官不以遷客自委攝州事興除利弊不遺餘力建解梁書院擇民間子弟歌詩習禮其中文教大興在州三年稍遷宗人府經歷歷南京考功郎中尚寶司卿進太僕太常少卿並

在南京召為國子祭酒擢南京禮部右侍郎百官排衣謁孝陵柎言人情望墓生哀不宜吉服自是皆服素

帝將幸承天馳疏諫時霍輜掌南京禮部與柎言交惡素短言柎曰大臣和衷宜規不宜諂也詔疑其黨言及入賀言亦數暴謫過柎曰霍公性少福然實天下士公為相當為天下惜才言不悅疑其黨謫十八

年七月雷震奉天殿詔大臣自陳言遂允柎致任自是廷臣累薦皆不召家居四年卒年六十四隆慶初

追諡文簡柎受業渭南薛敬之以上接河東薛理之傳其學以窮理實踐為主未第時已與安陽崔鉉講學寶印寺正德末家居蔡東郭別墅以聚四方學者

已而野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處之官南都九載與

潘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東南學者多出其門家食

時鎮守中官廖堂張甚其使過高陵必誠之曰呂翰

林在汝不得作過也有梓人聞柎講學自悟其非曾

妄取人物進還主者其風義感人如此朝鮮亦聞柎

名嘗丐其文為式柎名重當世雖通籍三十年未嘗

一當事任論者惜之

何瑋字粹夫武陟人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或謂之

癡七歲見彌勒像以為祖胸無禮請去之人始異焉

及長志聖賢之學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世未遠而居

甚近是吾師也弘治十四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

士選庶吉士授翰林修武宗初立上章乞復史職謂古

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國初設修撰編修

檢討謂之史官俾司記錄故劉基答天象之問太祖

命付史館太宗時王直以庶子兼記注今其職廢廢

乞勅史官者直史館直書時事藏之匱櫝以待纂述

庶幾君相謀猷無所遺墜而儉人小夫懼貽譏來詐

將內有所懲且因修紀錄之職習知政務成造人才

之意甚寓於此矣時不能用孝宗實錄成進修撰劉

瑾將以蜀省贈諸翰林入北有詭者瑋與崔鉉獨長

揖頃之受贈者又跪謝瑋正色曰何僕僕乃爾瑋怒詰其姓名瑋直前應曰修撰何瑋也遂謝病歸瑋收起故官直經進瑋負時望而不修容儀嘗敝衣垢面武宗見而惡之及進講言又蹇滯遂大怒欲捷之楊廷和等力救乃請同知開州稍遷東昌同知復乞歸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父憂不赴服闋起提學浙江瑋以士習浮靡務敦尚本實諸生翕然宗焉嘉靖六年兼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奏汰神帛堂及諸監局機戶夫匠歲省費數萬明年召入北部又明年調戶部再調禮部遇疾乞休既得請而御史毛鳳韶稱瑋儒者不可使一日去國詔許治疾京師俄拜南京右都御史固以疾辭不允然終以耿介不為帝所喜未幾令致仕家居十餘年素有足疾既遭母喪徒跣益傷至癯坐立竟不起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定瑋為人孝友博學篤行性澹泊無嗜好一布袍六七年甘貧樂道士林莫不高其風初由南京赴闕張總重其人邀與見輒教瑋十三失聞者嘆異嘗言陸九淵楊簡之學流入禪宗充塞仁義後學未得游夏十一而議論即過顏魯此吾道之大害也所著陰陽律呂儒學管見識者服其精詣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少資性絕人精思力學以聖賢為歸年十五六著易解及釋國語雖宿生不如也登弘治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疾劉瑾亂政作張騫乘槎賦以西域喻瑾以騫喻附瑾者一時傳之請急歸省事親孝舉足發言率察視容色讀書之暇躬治桑麻將終身焉有司敦迫起守故官力求便養出為湖廣提學副使下教曰學不孔顏行不魯閔雖文若稚穉吾且斥之在任三四年諸生競勸時世宗方為興世子獻王遣之就試試已送入學世宗由此知邦奇以父母不樂久居乞歸里嘉靖初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自免歸久之桂萼掌吏部去留天下提學官起邦奇補福建未幾遷外僚入坊局改春坊右庶子尋遷南京祭酒邦奇以身為教規條肅整權而京吏部右侍郎父憂去帝常奉太后謁陵語及擇相太后曰先皇常言提學張邦奇宰相器也今其人安在帝憮然曰尚未用也服闋即召為吏部右侍郎時尚書汪鋐與左侍郎霍韜性偏頗數相詆諆邦奇頗有所勸劑十六年代鋐為左侍郎尚書許讚居憂未上邦奇掌部事力推穀善類不可干以私先是帝嘗與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言及人才兩人皆稱邦

奇學行當代少比帝深然之及是主銓政諸遷除一
不受教政府時不悅會朝審當主筆勅家人坐法以
賄祈貸不從助亦怒帝欲即授邦奇尚書兩人竟從
中尼之然帝器邦奇不已常手書其名中人走白邦
奇邦奇謝曰上用我當以堯舜之道進即舍我亦有
田可耕此非吾所關心也中人竊然返駙馬崔元真
人陶仲文探知帝意亦遣人通問欲要之一見邦奇
終不往明年改掌翰林院充日講官尋加太子賓客
二十一年授掌詹事府九載考滿進禮部尚書掌府
如故以母老改南京吏部明年就改兵部恭贊機務
帝猶念邦奇時與嚴嵩語及嵩阻之曰邦奇性至孝
母老不樂北來即來亦不肯久為朝廷留也帝頗信
之未久邦奇亦卒年六十一帝為嘆息久之贈太子
太保諡文定邦奇之學以程朱為宗與王守仁友善
而語每不合躬修力踐跬步必謹畫之所為必書於
冊以自考性篤孝友事寡嫂如其母邦奇卒母尚在
後至百歲邦奇獲父時徹少邦奇二十歲其父農也
邦奇見時徹可教強使就學於是反師邦奇由進士
亦仕至南京兵部尚書有文名
余祐字子積鄱陽人往從徐子胡居仁游居仁知其

遠器以女女焉登弘治十二年進士除南京刑部主
事進員外郎正德初坐劾隆平侯革職事不當劾
瑾意奪職為民瑾敗用薦授福州知府鎮守中官市
物不予直民群訴於祐祐將聞於朝中官為稍戰而
心憾之陰搆於廠衛欲去祐而祐治行高卒亦不能
害以副使分巡徐州南京尚膳監奉御王敬進鮮過
徐妄要索與知州樊準指揮王良相詬良發其舟中
遺禁物敬懼詣祐求解祐不聽敬遂誣奏準等殿已
并祐被逮州人爭詣闕乞還祐都給事中陳需等亦
疏救不聽請南寧府同知嘉靖初三遷山東按察使平
反冤獄按照奸貪數十人屢與撫按爭可否詞氣嚴
厲撫按不能堪考察劾其偏執遂調廣西歷湖廣雲
南左右布政使七年以太僕卿召未行擢吏部右侍
郎而祐已先卒祐學務有用不事空言嘗語學者曰
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為主學者何事多言惟去念
慮之不誠不敬者使此心光明篤實而邪僻不生不
患不至聖賢矣其持論平實為得居仁之傳焉
崔銑字子鍾又字仲危安陽人恭政陸之子也資穎
異稍長即博覽群籍弱冠登鄉薦入太學與四方名
士呂柟馬理冠天叔輩同志相勗登弘治十八年進

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劉瑾不樂諸翰林惡銑尤甚嘗語張綏曰翰林輕薄子銑為最會修孝宗實錄成橋旨奪祿改南京吏部主事瑾敗復故官直講經筵進侍讀引疾歸作後渠書屋讀書講學其中學者稱後渠先生嘉靖初復以故官直經筵擢南京國子祭酒銑素有重名士類傾慕至是日坐講堂諸生環侍問難樂答無倦學者皆以為得師三年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等俱以爭大禮去位而張璉桂萼輩驟貴顯用事銑上疏畧曰今日之急務莫要於辨忠邪主事張璉等以獻議超遷而老成正直如蔣冕汪俊呂梅鄒守益馬明衡薛蕙或擯斥或下吏是忠邪不分也臣完觀議者大都乘望憲轡長轉求勝悻者危辭以激怒柔者甘言以聳聽陛下不察遠賞以官將見僥倖之徒接踵而至矣臣聞天子得四海之歡心以事其親未聞僅得三四人之心者也以三四人之心意而超擢之適自章其私昵而已夫守道為忠忠則逆旨希旨為邪邪則畔道今冕等去則忠者日疎璉等用則邪者日富一邪亂邦况可使富哉願陛下毋輕正統毋拂群情無謂威可作無謂意可縱審斯四者庶於聖孝無虧矣因力求退帝怒命致仕公卿及諸

生送者千餘人從渡江者又數十人多泣下家居十餘年門人益進屢薦終不召十八年始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遷南京禮部右侍郎閏二年致仕未幾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敏銑少輕俊好飲酒盡數斗不亂頗以自豪中歲刻厲為學言動有準則嘗語學者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又曰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心之用也愛親敬長者性之本也若去良知蓋有意用世竟未遂云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父紹宗進士歷福建副使邦奇諸生時即以學行著名登正德三年進士除吏部主事進員外郎六年冬京師地震上疏極陳時政謂失忤旨不報會給事中孫楨等劾臣僚不職者并及邦奇吏部已議留帝竟以前疏故點為平陽通判遷浙江僉事轄杭嚴二府宸濠素蓄異志嘗命內豎假飯僧聚千人於杭州天竺寺邦奇立散遣之又儀賓託進貢假道衢州邦奇詰之曰入貢當沿江而下奚自假道歸語而王韓僉事不可誑也是時中官在浙者凡四人王堂為鎮守晁進督織造崔珪主市舶張玉管營造四人各道爪牙科歛諸州縣民不聊生邦奇

疏請禁止又數載抑堂堂積忿邦奇嘗聞富陽產茶
魚為中人採貢成民害作歌哀之堂遂奏邦奇阻格
上供并進所作歌指為怨謗帝怒命逮之提騎至府
縣長吏賂以金俾寬其械邦奇忿曰死耳何賂為長
吏欲為邦奇治裝揮去之既至京下詔獄廷臣論救
皆不聽法司當贖杖還職特斥為民嘉靖初起山東
恭議乞休歸尋用薦以故官滋山西再乞休去起四
川提學副使入為春坊右庶子七年偕同官方鵬主
應天鄉試坐試錄謬誤請南京太僕丞復乞歸起山
東副使遷大理丞進少卿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
撫宣府明年入佐院事又明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
遼東時遼陽兵變侍郎黃宗明言邦奇素有威望請
假以便宜速往定亂帝方事姑息不從命與山西巡
撫任洛陽任至山西為政嚴肅有司供具悉不細問
日出俸米湯肉一斤官署蕭然將吏無服書上言在
律官軍毋擅罰此為尋常小盜言耳若大盜猝發變
在呼吸安得以此為辭乞飭所司謹明律意有勢不
服聞者許即調兵討捕從之居四年引疾歸久之中
外交薦以故官起督河道未幾遷刑部右侍郎改吏
部二十五年拜南京右都御史明年進兵部尚書奏

贊機務又三年致仕三十四年陝西地大震邦奇頌
馬贈太子少保諡恭簡邦奇性嗜學自諸經子史及
天文地理樂律術數兵法之書靡不通究著述甚富
所撰志樂尤為世所稱生平篤行誼學務實踐不為
空言一時學者宗之弟邦靖字汝慶生而穎異五歲
讀論語至文王以服事殷掩卷沉思其父問故對曰
審如是則武王非矣父大異之年十四舉於鄉與邦
奇同登進士授工部主事推材木浙江輒輕其課歲
滿頗不克坐被劾卒以守官廉得免進員外郎乾清
宮災應詔陳言指斥時政甚切武宗大怒下之詔獄
比熱審猶不釋給事中李鐸等以為言乃奪職為民
世宗即位起山西左恭議分守大同歲饑人相食奏
請發帑不許獲抗疏論列千餘言不報乞歸不待命
輒行軍民遮道泣留馬不得前抵家病卒年三十六
未幾邦奇亦以恭議滋大同父老用邦靖故前迎皆
泣下邦奇亦泣為政一如其弟民並戴焉邦靖兄弟孝
友邦奇嘗廬居得疾歲餘不能起邦靖藥必分嘗食
飲皆手進後邦靖病亟邦奇日夜持弟泣不解衣者
三月及歿哭不絕聲喪經疏食終喪弗懈鄉人為立
孝弟碑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里尚書王恕家居講學著書理從之遊得其指授楊一清來督學政見理與呂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馬生呂生之經學皆天下士也登鄉薦入國學與柟及林慮馬卿榆次趙天叙安陽崔統張士隆同縣秦偉日切劇於學名震都下高麗使者慕之錄其文以去已連遭家艱不預試安南使者至問主事黃清曰閩中馬先生安在何不仕也其於外裔所重如此正德九年舉進士一清時為吏部尚書即推理稽勲主事詞文選與郎中議論不合請告歸閩三年起考功主事偕郎中張所瑞等疏諫南巡詔跪闕門予杖奪俸未幾復告歸授教生徒從遊日衆嘉靖初起稽勲員外郎與郎中余寬等伏闕爭大禮下詔獄再予杖奪俸累遷考功郎中故戶部郎中莊禔者正德時首導劉瑾戕天下庫藏瑾敗落職至是奏辨黃緣求復當路者屬理理力持不可事竟寢五年大計外吏大學士賈誼吏部尚書廖紀以私憾欲去廣東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蕭鳴鳳陝西副使唐龍理力爭曰三人督學政名著天下必欲去三人請先去理乃止明年大計京官吏部郎中彭澤負物議以素附張璉桂萼王者不敢點理卒點

之澤雖以總募力得留然時議莫不重理權南京通政恭議請急去居三年即家起光祿卿未幾又告歸閩十年後起南京光祿卿尋引年致仕三十四年地震與其妻皆死先是嘗謂薛應旂曰吾生值明夷之象天地否塞吾其不免及是果然理學行純篤居喪取古禮及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折衷用之鄉人遵行馬與呂柟並為閩中學者所宗嘗語其徒曰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吾儕不可不自量力以故出也不一二年即歸歸必久之始起凡釋褐四十餘年歷官不過十年而已穆宗立贈右副都御史天啟初追諡

忠憲

全賁字汝白臨海人先世冒高姓賁亨通籍始復故舉正德九年進士請改學官乃除揚州教授舉行四禮修釋奠儀新樂舞黜鄉賢祠及援例入監者上下嚴憚歷南京刑部員外郎請告歸起江西僉事嘉靖六年改貴州歷福建江西副使皆督學校所至崇獎實行表章先賢一以厚風俗正人倫興教化為本在福建以朱熹之學遺本之李侗羅從彥楊時以上接於程顥乃立道南書院祀五人而請從祀從彥侗於文廟又擇諸生有志者聚之養正書院相與推

明洛閣徵指江西故有白鹿書院亦聚多士其中親
為訓誘因以成就甚衆性至孝丁繼母憂終喪不入
私室年未老即乞身歸入仕三十年僅守遺產數十
畝未嘗一受贈遺對妻孥如賓客終身無情容貴亨
少知學即屏絕外慕繼而得程子整齊嚴肅語奉之
為學的刻意踐修久之覺功力過若乃一意涵養得
之心而身體之遠如也學者因其自號稱為一所先
生年八十六而卒子立愛立敬立相俱進士立愛仕
至按察副使立相南京兵部郎中立敬亦為福建督
學副使善教士能繼其父萬曆初累遷順天府尹次
兄賈至萬金終工部左侍郎以行義稱於鄉

黃佐字才伯香山人祖瑜長樂知縣以學行聞佐幼
穎異書過目輒成誦正德中舉鄉試第一世宗嗣位
始成進士選庶吉士嘉靖初授編修陳初政要務又
請修舉新政疏皆留中尋省親歸便道謁王守仁於
里第與論知行合一之旨佐不然之相與辨難守仁
亦稱其直諫還朝未至會出諸翰林為外僚除佐江
西僉事上疏乞歸養不許旋改廣西督學校佐乃正
士習鼓濬利舉節孝立鄉社擇土民秀者為諸生俾
轉相諭告徭糧感悅寇掠為希聞母病引疾乞休不

俟報竟去下巡撫林富遠問富言佐誠有罪第為親
受過於情可原乃令致仕家居九年會簡宮僚命以
編修兼司諫尋進侍讀掌南京翰林院召為右諭德
推南京國子祭酒母憂服除起少詹事謁內閣夏言
與論河套事不合銜之會吏部缺左侍郎所司推禮
部右侍郎崔桐及佐給事中徐霽御史艾朴因言桐
與左侍郎許成名競進至相詬言而佐及全官王用
賓亦爭觀望惟恐先之宜皆止勿用言從中主之遂
並賜罷時人多為佐不平佐一無所辨抵家日與諸
生論道其學以程朱為宗先儒所是者不求自異惟
理氣之說雖程朱弗苟拘及門者亦多以行業自飭
人其持論必曰此泰泉先生弟子也泰泉者佐自
號也平生撰述最富至二百六十餘卷所著樂典自
謂造化之秘學士張治亦極稱之年七十七卒穆
宗詔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

魯邦彥字鄭卿睢州人嘉靖二十八年鄉試第一明
年成進士授行人奉使唐府却其饋考滿當選科道
大學士嚴嵩欲引之邦彥遂乞終養歸杜門掃軌潛
心經術十餘年時海內學者多宗王守仁邦彥以為
非是嘗語人曰今異論熾起聖學不絕如幾吾欲自

附程朱關邪崇正之義力未能耳又曰從古論學皆主敬漢溪獨曰靜一字不同即成歧路余師心自用鼓其說詞以聞見為支離以踐履為義外考其行果聖人之徒哉隆慶改元授訪道逸言官交薦起吏部主事故光祿丞皆不拜上疏陳十事首言聖學以敬為主次言諒闇之內停罷遊譏三言大臣宜輪對便殿四言言官當從大體大臣當畧小嫌勿使天子輕其人并疑其言五言內臣宜近正人六言大臣當有匡輔之實無專以擬旨題覆為事七言宜做程履奏聞延英院儲真材備用八言躬行節儉風示海內九言祀薛瑄胡居仁曹端諸儒於學宮使人知趨向十言文網日密忠信日薄宜敦渾厚以回風尚邦彥經學既深留心世務聞朝政得失憂喜形於詞色士大夫過之多危言忠告嘗曰中庸不可能也學之從獨介始通方之人不足與議也卒年四十七同里余養相字子存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餘姚知縣入為兵部主事守正不阿忤時貴罷歸以明道教人為已任研究經傳闡微漸奧從學者眾冠昏一遵古禮里人化之邦彥嚴毅而養相寬和邦彥恪守程朱養相則微近守仁云

論曰姚江新學以良知為宗旨而畧良能以與象山先立乎其夫者又異矣故考亭以陸氏弟子氣象尚多可觀而陽明之徒最為汚下即所稱高第胥蕩無檢制斯道之隄防盡失矣羅呂諸子力持師說於波瀾風靡之日其志趨堅定皇不卓然聖賢之門者乎隆萬而後名儒輩出然出彼入此陽拒陰從真能粹然一軌於正者抑又鮮矣

李時

翟鑾

夏言

顧鼎臣

呂本

袁煒

李時字宗易任丘人父榮進士萊州知府時舉弘治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正德中歷侍讀右諭德世宗嗣位為講官尋遷侍讀學士嘉靖三年擢禮部右侍郎明年春上言頃者仁壽宮災詔百官修省然中外臣工未有能表德意者議禮幾於聚訟催科甚於繭絲權門多槐柳之行在位少羔羊之節世家詳由禮寬獄多未申邪正雜糅名實罔核凡此皆足召災致變而諸臣方且佞諛成風以言為諱忠鯁之士有懷欲吐顧畏罪謹輒復中罷乞廣求直言用祛時弊章下所司七年以戶部左侍郎還改禮部明年春代方獻夫為尚書當是時帝既定尊親禮慨然有狹小前人之志欲裁定舊章燦然成一朝制作而張璁夏言用事咸好更張於是議親耕親蚕議社稷配饗議分立四郊議文廟祀典議高禘祈穀議大禘議帝社帝稷議文華殿祀先聖紛紛制作咸自他人發端而時傳會成之或廷議不合率具兩端待帝自擇終未常顯爭以故帝愛其恭順優遇之每四方上嘉

瑞輒拜疏請賀帝謙讓時必再請由是益以時為小心愛我有意重用之嘗賜銀章一曰忠敏安慎俾密封言事久而失之時請罪帝再賜馬十年四郊成加太子太保六月雷震午門時率僚屬上言上天示災及於象魏非可以虛文消弭必求政刑之失而立改之或任用非人而爵祿侈濫或賦斂不均而徵求太急或祭祀弗秩而鬼神不歆或賊盜弗詰而民心嗟怨或聽讞失明而刑獄冤抑或工作踰節而財力殫虛或激揚乖實而網維不振或獻納有關而下情莫通致災之道良非一端幸陛下留意有詔嘉納閏月彗星見東井時等請勅臣工同加修省凡利害所當興革命言官指實陳奏即辭論過激亦冀優容帝以建言乃科道嵩賁寢不行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請還顯陵於天壽山時等力陳不可巡檢徐震奏於安陸建京師時等駁其非制遂議改州為承天府其秋桂萼卒命時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時張孚敬已罷翟鑾獨相時後入以宮保反居鑾上兩人皆謙辭無所齟齬帝御無逸殿召時坐講無逸篇鑾講幽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幽風亭賜宴自是數召見諮謀政

務一時稱盛事焉。明年春，孚敬還內閣，事取獨裁，時不敢有所評議。未幾，孚敬再罷，而方獻夫已前入與時亦相得。是時，彗星復出，帝召見時等，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乏才，時等退條上務安、靜惜人才、慎刑獄三事，頗及大禮。大獄廢斥諸臣，帝優詔褒答之。然卒不能用也。給事中魏良弼、御史馮恩先後劾吏部尚書汪鋐，觸帝怒，時皆爲論救。十二年，孚敬復入鑾，以憂去。明年，獻夫亦致仕。時隨孚敬後，拱手唯諾而已。以故，孚敬心安之。十四年，孚敬謝政，其秋，費鉉再入。未幾卒。時遂獨相。先是，孚敬等用事務芟除異己，朝端謹嚴，不寧。時素寬平，至是益鎮以安靜。帝亦恒召對便殿，接膝咨詢。時雖無大匡弼，而議論恒本忠厚。由是上下皆以時爲賢。十五年三月，客星見天棓，傍帝問所主事，應對曰：「天道遠，人道邇，事應之說起於漢京房，未必一一皆合。惟在人君修德以弭之。」帝稱善。扈蹕謁陵，道沙河，帝見居民蕭索，愴然語時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對曰：「昔丘濟曾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於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勸議於沙河，築鞏華城爲置。」

戍馬時累加至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而憂言亦以少傅入輔。言爲人強忤，時不與抗。每事推讓，之言亦安之。數年間，天下號爲無事。其得人心，逾於前後。數人帝待之不如孚敬。言然少所貴，辱始終不替。孚敬言亦不敢望也。十七年卒，官贈太傅，諡文康。

翟鑾，字仲鳴，其先諸城人。曾祖爲錦衣衛校尉，因家京師。至鑾始讀書。舉弘治末進士，改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與修孝宗實錄。劉瑾改翰林於他曹，以鑾爲刑部主事。既復官，入教內書堂，進侍讀。嘉靖初，充經筵講官。以善陳說，爲世宗所知。世宗欲考典獻，帝鑾偕同官疏爭。四年，武宗實錄成，超擢翰林學士。居四月，拜禮部右侍郎。鑾爲人和易，好滑稽，務自卑抑。多交遊，公卿間家在輦下，易通中貴人而中貴人之嘗出門下者，又交口譽之。六年春，廷推閣臣，帝意在張孚敬，弗與也。因命再推，遂及鑾。帝踰次用之。揚一清以鑾望輕，請用前所推者吳一鵬。羅欽順帝不許。命鑾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直文淵閣，尋賜銀章。一曰：「清謹學士當是時，一清費宏謝遷以舊德輔政，鑾不敢有所可否。及孚敬、桂萼入輔，怙寵橫恣，日與

一清爭權鑾益不敢與抗拱嘿自守而已乎敬等皆以所賜銀章密封言事鑾獨無所言詰之則頓首謝曰陛下明聖臣將順不暇何獻替之有帝益愛之已而一清孚敬等並以人言罷相鑾願得留獨秉政者兩月其後李時方獻夫入位皆居鑾上鑾亦遜而下之以故得久安其位時帝數召見大臣議政事一日召鑾及時等入見仁壽宮帝曰陝西大饑已遣侍郎葉相賑濟相今病宜屬何人鑾等請就用陝西巡撫劉天和或河南巡撫徐讚且曰陝西初災甚後聞亦頗有收帝曰小民阡危安可不救乃以命唐龍又常召兩人至平臺問都察院擬籍谷大用貨產當乎鑾等北人素爲中貴所恃時乃爲之解曰此所擬與律文不合宜止籍其半鑾曰按律籍沒止三條謀反叛逆及奸黨耳若不合三尺法何以取信天下帝曰大用亂政先朝正奸黨也何遂失信天下鑾乃不敢言第曰陛下即天也春生秋殺何所不可帝竟從重擬鑾富於記覽常以文章娛侍帝帝有作每令鑾酬和值元夕令節多令撰詩及致語或他有瑞應鑾亦必進表頌皆稱帝旨鑾素小心能持廉於六曹事無所干請視諸附勢恣橫者爲優先以預修明倫大典進

禮部尚書蕪文淵閣大學士已進武英殿十三年丁生母憂服闋久之不召鑾謀之夏言願賜臣十八年帝將南巡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充行邊使改兵部尚書蕪右都御史聽便宜從事諸邊文武邊將吏咸受節制且賫帑金五十萬犒賜邊軍鑾自宣府歷大同偏頭關渡河次延綏寧夏西抵甘肅至嘉峪關還取道西安出潼關由山西以達保定東抵永平度山海關極於廣寧還歷薊門遍閱喜峰燕河太平馬蘭諸塞往返三萬餘里所至宣帝德散帑金諸軍以天子特遣大臣親犒無不感悅入京召見命以原官入閣初鑾至大同與總督毛伯溫議築五堡堡成加太子少保已又蔭錦衣世襲副千戶其過甘肅與總督劉天和議拓嘉峪關官一子中書舍人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太傅陝西大捷加少保二十一年夏言罷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班閣臣首而嚴嵩以少保入輔專用柔媚得帝歡帝所以寵過嵩者過鑾遠甚嵩日益驕惡鑾位其上漸不能容然鑾特以資地先嵩其權實出嵩下諸大臣事之亦不如嵩鑾畏嵩驚不敢較也御史趙大佑劾鑾私同年王堯封用爲南京兵部尚書又私兵部侍郎費家誦禮

部傳掌翰林院罪吏部尚書許讚劾鑾私門生張
惟一欲用爲吏部主事因上其請屬私書帝皆不問
而嵩必欲去之會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勲所
親焦清同舉進士京師中口語籍籍嵩遂屬給事中
平交王堯日劾其有私獎帝怒下其章吏部都察院
鑾上疏辨多引西苑入直自解帝益怒曰鑾被劾待
勤敢先瀆擾耶曩與夏言乘輜禁苑朕止罪言猶不
知感顧以贊焚修爲詞朕不視朝亦不入閣欲並君
行事二子縱有才何至與其師並進所司其議罪以
聞卒勒鑾父子奇勲清及分考官編修彭鳳歐陽暎
爲民而下主考少詹事江汝璧及鄉試主考諭德秦
鳴夏贊善浦應麒詔獄並杖六十褫其官鑾初輔政
有修潔聲中持服家居至困頓不能自給其用行違
起也諸邊文武大吏俱齎鞭如迎恒恐不得當鑾意
鑾愈益和初不事威福諸大吏盛供張食飲笑語連
日夕衆大喜過望餽遺不貲暨事竣歸裝千輛充斥
道路用以分遺貴近得再柄政聲譽頓衰又爲其子
所累訖不復振穆宗即位復官諡文懿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父鼎進士臨清知州言舉正德
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世宗嗣位疏言

太祖有訓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正言
此子孫萬世所當守也沿及正德朝壘蔽已極今陛
下維新庶政請每日視朝後御文華殿閣中外章疏
召閣臣面決或事關大利害衆論不同則下廷臣集
議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旨即聖意有所予奪亦必
下之內閣議而後行其或寢罷亦祈明示外廷庶絕
壘蔽矯詐之弊帝嘉納之奉詔借御史鄭本公主事
汪文盛覈親軍及京衛冗官黜汰三千二百人猶以
弊端未盡條九事以上由是輩下肅清嘉靖初再借
御史樊繼祖等出按莊田戚里沈傳吳讓等所奪民
產悉還之民連疏劾中官趙肅建昌侯張延齡撓政
又言祖宗以來後宮本無莊田天順間始立之順義
其後漸增夫以宮壺之貴而與閭閻爭利非體也請
以負郭大興縣莊田改爲後宮親蚕殿公桑園其餘
悉召民佃種諭課轉納各宮充供費近勲戚憑藉恩
寵乞求無厭如慶陽伯夏臣諸家得地至一萬三千
餘頃乞一切裁損河南山東民田奸人多投獻王府
及勢豪致貧民失業宜遣官按行禁革自是皇莊悉
賦貧民耕墾爲永業矣日本貢使宋素卿至寧波肆
殺掠所司勘報多遺詞言劾之乃遣給事中劉繼出

按永平知府郭九臯坐誣被逮言抗章論救莊奉夫人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顧福傳旨授錦衣衛世千戶言力爭不可諸疏率謬爲人傳誦累遷兵科都給事中往勘青羊山平賊功罪論奏悉當副使牛鑾獲賊中交通名籍命言按問言請毀之以安衆心初孝宗朝令吏兵二部每季具兩京大臣及在外文武方面官履歷進御正德後其制漸廢至是言請復故帝並從之七年謫言吏科當是時帝銳意禮文之事以天地合祀非禮欲分建二郊并日月而四大學士張孚敬不敢決帝卜之太祖亦不吉議且寢矣言上奏曰臣向請建親蚕殿公桑園而禮官未及行夫農桑王政本不可不自上先之請帝親耕南郊后親蚕北郊爲天下倡帝大喜示孚敬下禮部舉行又以南北郊說與分建二郊議合令孚敬諭意於言上疏請分祀言建白如帝指廷臣多言不可孚敬亦難之詹事霍韜詆之尤力帝大怒下韜於理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又贊成二郊配饗議語詳禮志言自是大蒙帝眷郊壇工興即命言監之九年四月延綏饑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爲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帝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謂言資望淺雖贊成郊禮已

加品服不當再蒙褒顯啓獻諛干進之門曩張綵誦附逆璫遂由吏部即擢僉都御史數月進尚書又數月真極刑陛下不宜以綵待言言亦豈肯以綵自待疏入帝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內不能平評爵甚力且固辭新命帝乃止孚敬害言罷謂言本由已建四郊議今罷反歸言又爭祖宗分配議不合深憾之而言亦怨孚敬驟用彭澤爲太常卿不右已兩人遂有隙七月言疏劾孚敬及吏部尚書方獻夫謂獻夫引用儉邪壞亂成法如浙江叅政黃卿爲孚敬所惡輒調之陝而以溫州副使党以平代卿以溫州知府丁瓚代以平卿無罪因大臣私怒而斥之以平瓚任淺因大臣鄉郡而擢之變置國家大吏如奕棋然既私其鄉人黃芳爲南太常又私其鄉人彭澤爲北太常澤之奸回舉朝共悉祇以政府私人遂踰等驟遷因數其營私納賄事帝慰諭孚敬獻夫而令卿等還舊職孚敬不勝憤與獻夫皆疏辨求去帝方顧諸人厚爲兩解之而重違孚敬意命卿等如前調用言既顯與孚敬獻夫韜澤爲難益以強直結帝知十月帝欲以所更郊禮輯爲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直經筵日講仍兼吏科都給事中言又贊帝更定文廟

祀典及大禘禮帝益喜明年三月遂擢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直講如故言眉目疎朗美鬚聲音辭弘暢不操鄉音每進講帝必目屬有意大用之而孚敬忌之弥甚遂與彭澤構薛侃獄下言法司顧帝甚眷言數日即釋而孚敬反罷政澤戍邊語具侃傳言用是益發舒八月以四郊工成進禮部左侍郎仍掌院事踰月代李時為禮部尚書去諫官未浹歲遽拜六卿前此未有也閣臣李時翟鑾雖輔政眷注遠不及言帝每作詩必書以賜言皆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言聰敏便捷奏對應制倚待立辦又善窺意旨為容悅其年十一月帝於欽安殿建祈嗣大醮言奏故事凡春祈秋報諸齋醮俱禮官奉迎青詞監視壇事今為國祈嗣典更隆大請如故事遣官帝悅命言充醮壇監禮使侍即湛若水顧鼎臣充迎詞導引官武定侯郭勛閣臣時鑾尚書汪鉉王憲日一人進香行禮初終二日則帝親行十三年帝將建九廟而南京太廟被災帝意不欲重建言因奏京師宗廟將復古制而在南京者即遭回祿殆皇天聖祖啓佑默相不可不靈承當是時衆方以廟災為懼聞言奏咸訝之而帝顧深喜由是九廟之議遂定命言同知建造

又數召見諮政事賜銀章一俾密封言事文曰學博才優先後賜繡蟒飛魚麒麟服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物無虛月諸尚書莫敢望也孚敬獻夫復相繼入輔知帝眷言厚亦不敢與較已而皆謝事向時議禮諸人獨霍韜在讐言不置十五年順天府尹劉淑相坐所親犯賊被鞠於東廠疑通判費完陷之完與言姻戚因謂完恃言勢害已訐言諸請屬事帝怒下淑相詔獄而淑相故與韜友善言亦疑韜主謀訐韜扈蹕謁陵遠游銀山寺為大不敬韜訴是日免朝故臣與學士廖道南等偶一往遊大不敬為人臣重罪奈何欲以微故置臣於死曩費宏以賊污累經論列言為請諡一不叙及遂諡文憲律有增減繁簡情節斬之文言得毋冒此且憲乃純皇帝廟號人臣安得用之道南疏辨亦力詆言帝為奪俸而是時韜已由吏部侍郎擢南京禮部尚書與六科爭體統為給事中李克濁所劾韜又疑承言風指訐克濁為言私人復捃撫言他事入奏言辨韜昔妄議郊典臣嘗斥為少正郊大同軍變韜陳火箭水攻之策遠東軍變韜又欲東調朝鮮西調彙類兵臣並斥其謬以故恨臣刺骨因歷數其壞亂銓政諸事且言彭時宋濂皆謚文

憲初無迴避廟號之文詆韜不知故事帝方不直韜而淑相復從獄中上書撫言賊賄無慮數十事又歷陳其情傲不敬狀帝益怒命再考訊淑相謂韜實主使帝乃降韜俸一級斥淑相爲民而慰諭言甚至初加太子太保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其年十二月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叅機務明年扈蹕謁陵還駐沙河行宮言庖中失火延及郭勛李時帳帝付言題奏本凡六亦被焚言當獨疏引罪而與勛等合疏帝責之言惶恐乞罷帝諭令改圖毋爲怠放始言自諫官受知未嘗一忤至是始被責馬時李時雖爲首輔政多自言出至顧男臣入恃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意不悅男臣遂不敢與爭其冬時卒言爲首輔十八年以祇薦皇天上帝冊表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有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未幾扈蹕承天帝謁顯陵畢禮部再請表賀言謂當俟還京日行之帝乃報罷而意大不懌及禮官再請帝曰禮樂自天子出亦不爲害其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矣先是帝將南巡冊立皇太子命言及男臣慎選宮僚信等所選多私人時議譁然暨還京給事中周琬等上言侍讀屠應竣華察侍講胡經兵部郎中薛

僑吏部主事史際皆不協輿論帝納其言命察僑際罷守本官四月帝幸大峪山言進居守勅稍遲帝責讓言懼請罪帝大怒曰言自卑官朕令乎敬諭意俾贊如議遂拔擢至此敢乃爾怠慢耶昨進密疏既不用賜章其并歷歲所降手勅悉行納還痛自省改勉供職業言益懼疏謝且請免追銀章手勅爲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切帝怒不鮮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少師勳階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以手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君教日帝怒解命止言行復以少傅太子太傅入直言疏謝帝悅戒勵之言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於他人一志孤立爲衆所忌帝復不悅被詰責言惶恐引罪乃已未幾雷震奉先殿召言及男臣不時至帝復詰讓令禮部劾之言等請罪帝曰朕每寬言過非爲言也爲大臣義重也言乃傲慢成性何以表率百僚男臣亦相效尤耶明年六月還所追銀章御書尋以陝西奏捷復少師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又以江淮賊平璽書獎勵賜金幣兼吏大學士俸是時男臣已沒翟鑿再入恂恂若屬吏然不敢少齟齬而霍韜入掌詹事府教修怨以郭勛與言有隙結勛助已三人日相構有訓導蕭時芳者

奏言三人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心迹未協非國家之福宜召賜杯酒以釋其累語多不經御史舒鵬翼亦言比者災異頻仍邊隅告警所賴以輔相匡贊者二三大臣也今顧私相攻訐以報纖介疑有小人引類譎訛煽禍其間此臣之所大恐也帝怒下時芳詔獄鵬翼亦錮秩謫外既而籍物故言勳交惡自若又明年四月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言本無疾以無子故多擁姬妾爲歡娛故時時以疾請急至八月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多譌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本無去意聞命甚窘上御邊十四策嘗帝帝曰言既蘊忠謀何堅自愛負朕眷倚姑不問且初言撰青詞及他文取當帝意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而郭勳以言官多論劾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得入直內苑忌勳帝從容問元曰言勳皆朕股肱今相妬何也元不敢對帝問言疾欲歸歸當在何時元曰俟聖誕後始敢請又問勳何疾元曰勳實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領之言官知帝眷言惡勳因重劾勳帝怒削勳同事王廷相籍給事

中高時者言所厚也盡發勳貪縱不法十數事勳遂下獄十月詔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疾愈入直言雖在告然閣事多取裁於治郭勳獄排根批抵悉其指授明年三月一品九年滿遣中使賜銀幣寶鈔羊酒內饌盡復其官階壘書獎美賜宴禮部尚書侍郎都御史陪侍當是時帝雖優禮言然恩眷已不如前先是慈慶慈寧兩宮宴駕勳請改其一居太子言不可與帝意合至是帝猝問太子當何居言忘前語對如勳指帝不悅帝又疑言官劾勳出言風指及建大享殿命中官高忠監視言不進勅稿入直西苑諸臣帝皆令乘馬又賜香葉束髮巾用皮帛爲履言謂非人臣法服不受又獨乘腰輿帝積數憾欲去言而嚴嵩復問之嵩初與言同在禮部事言甚謹言入閣援嵩自代視之猶門下客也言既失帝意而嵩日以柔佞取寵亦潛造陶仲文第謀代言言知而甚愠諷言官屢劾嵩帝方嚮嵩不聽也然兩人遂有却六月朔嵩因燕見頓首兩泣愬言見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因手勅禮部歷數言罪且曰郭勳已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爲朝廷耳目專聽受主使逆君沽譽傾人取位朕不早

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戲玩此大事言官不聞一言徒知欺謗君上弄法舞文致鬼神皆怒兩甚傷禾部臣其以此諭宣布中外言大懼請罪居十餘日獻帝諱辰猶召言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謝恩乞骸骨語極哀切疏留八日下手勅曰屬當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聞住又自引三失布告天下於是御史僑佑給事中沈良才等皆具疏請罪帝大怒令所司考覈言官貶黜十三人而高時以受言指使謫遠其留者亦停俸於是嚴嵩遂代言入閣矣言久費用事家富厚所居多高堯題廣池曲榭姬侍樂部極海內之選服御膳羞皆備珍異其始海內士大夫意其復用問遺接踵久之漸稀簡監司府縣吏酬答皆不如初言居恒邑邑不樂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帝憐之明年冬稍復尚書大學士至二十四年帝漸覺嚴嵩貪恣復思言遣官賫勅召還盡復少師諸官階亦加嵩少師意若與言並者言自是愈驕凡所批荅畧不顧嵩嵩亦噤不敢出一語所引用私人爲言斥逐亦不敢救然銜之次骨而言以前遭廢棄嵩務張權快秘憤文選即高簡之戍唐龍許成名崔桐王用賓黃佐

之罷王果王暉孫繼魯之獄皆言主之貴州巡撫王學益山東巡撫何鰲爲言官論劾擬旨逮訊非若間不解由是朝士畏言仄目而言亦愈自得最後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厚有所遺炳至長跪然後得解以是二人與嵩比共謀構言萬端言未之悟也帝數使小豎詣言所言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又往往失帝旨帝益厭之江都人蘇綱者言繼妻父也雅善陝西總督曾銑銑方請復河套綱爲通於言言喜功名信銑可倚密疏薦銑言羣臣無如銑忠者帝意不謂善也姑聽言所爲言遂擬優旨獎銑者再銑喜益銳意出師帝忽降旨詰責語甚厲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始大懼謝罪且自辨帝責言強君脅衆嵩復騰疏攻言言亦力辨而帝怒已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盡奪言官階令以尚書致仕猶無意殺之也會有蜚語流聞禁中謂言去時有怨謗語而嵩復代仇鸞草奏訐言納銑金交關爲奸利事連蘇綱遂下銑綱詔獄嵩與陸炳崔元合謀坐銑交結近侍律斬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

車白噫吾死矣再疏訟寬極斥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在內諸臣受其牢籠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之死生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而已其詞絕痛切帝不省獄成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不從奪法司俸其年十月竟棄言市年六十七妻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削籍爲民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既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雷同遂日與諸議禮貴人競以示孤立帝以爲不黨益厚遇之馴至大用憑寵肆傲威福自由帝寢不能堪呵叱去留無復待大臣禮言亦不以爲恥及再入政府益放恣度前此與已角者皆不勝已忽嵩不爲防卒被構陷身首橫分天下雖以此惡嵩亦謂言小有才適殺其軀也隆慶初復官賜祭墓諡文愍言始無子有賤妾任身妻報嫁之言死始迎妾所生子歸未幾病死言後竟絕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舉弘治十八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正德初與修孝宗實錄進侍講遷左諭德世宗立直講經筵謝病歸久之還朝嘉靖六年擢翰林學

士直講如故嘗進講范浚心箴帝說爲之注因撰敬一箴復注程子視聽言動四箴時帝頗好學以鼎臣講洪範稱旨命之專講已寒月當停帝以未終篇特命毋報且免鼎臣朝參未幾進詹事賜金綺鼎臣由是蒙帝眷而給事中劉世揚李仁乃劾鼎臣汙佞不足當眷注帝怒下世揚等獄鼎臣不自安求退且救言官帝溫旨慰留世揚等亦得薄誥十年拜禮部右侍郎帝好長生術時於內殿設齋醮鼎臣因進步虛詞七章且言七日奏進青詞尤宜虔肅列上壇中應行五事帝大喜優詔褒答悉從之自是詞臣慕效爭用青詞結主知矣明年命教習庶吉士故事教習必用二人至是止用鼎臣以示優異尋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日講教習如故帝既正文廟祀典鼎臣因言四配並有功後世今顏思孟三氏子孫已授五經博士曾子不應獨遺帝立報許又明年帝御經筵鼎臣當直講而適疾不赴內閣張孚敬等以屬學士廖道南蔡昂皆辭以他故孚敬等劾之帝怒誚道南昂外任鼎臣停俸半年大同軍變孚敬力主用兵鼎臣執言非計帝深納之十三年孟冬享廟先期命鼎臣及侍郎霍韜捧盤二人有期功之服當辭乃上言

臣等考之古禮諸侯絕期大夫降今之公卿即古諸侯而猶有期服非禮也請得預吉事毋避章下禮部尚書夏言極詆其非乃已尋進禮部尚書仍掌府事十四年京師淫雨壞軍民廬舍兩畿及山東河南陝西浙江湖廣亦告水災畧臣備陳其狀請勅所司巡行郡邑賑饑弭盜掩骼埋胔皆報可始畧臣爲諭德時憫鄉郡賦重役繁民不堪命因條列章獎四事以請章下所司不爲理及畧臣爲學士又以爲言帝以貴巡撫毛思義會思義罷官繼者玩愒如故至是畧臣復懇請并松江常州杭州湖州嘉興諸府詔巡撫官專責之知府有怠玩者劾治於是巡撫歐陽鐸與蕪州知府王儀悉心釐正賦役爲平畧臣力也嘗曰是法行吾家增賦且千石爲百貧家家減十石矣其立心平恕如此以重書累朝寶訓實錄加太子太保其明年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叅機務是時李時爲首輔夏言次之未幾時卒言當國崇恣甚畧臣委蛇其間充位而已十八年加少保太子太傅改武英殿大學士帝將南巡立皇太子命言扈行畧臣輔太子監國所以委任甚至刑部主事陸崑者畧臣門生也吏部侍郎張潮承畧臣指調崑爲御史蕭祥曜

所劾潮言用崑非畧臣意兵部主事馬承學恃畧臣有聯於衆中自詭必得銓曹臣謂此奔競之士故抑承學而用崑此誘議所由起帝下承學詔獄命潮供職如故畧臣亦不罪明年病帝頗遣使臨問且賜食物病滿三月當辭俸優詔不許竟卒於位贈太保諡文康始崑山無城畧臣言於當事城之後倭亂起濱海州縣多殘破崑山獲全鄉人德之請於朝立祠祀焉

呂本字汝立餘姚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南京缺司業本秩未滿不當遷大學士李時越次用之居七年改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尋召洩春坊事二十五年主順天鄉試帝性猜忌不欲權歸大臣而本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命題遂大當帝意明年遷南京祭酒甫抵官召還北監二十八年廷推閣臣本資淺不當預廷臣揣帝嚮本乃列上六人而真本於末帝果擢本少詹事兼翰林學士與張治入閣叅機務先是翟鑾既罷禮部尚書張璧吏部尚書許讚入內閣時帝以焚修居西內命嚴嵩入直供奉青詞嵩自是不復赴閣即於直廬裁決庶政璧讚雖拜命於機務一無所關默默守位至本與治亦

然日坐文淵閣披閱累朝實錄而已久之始命與治同入直明年宴進士於禮部本當列四品嵩以本輔臣擬坐三品之末帝特命居尚書都御史下以優異之其秋遂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三十年以獲賊諜哈舟兇大賚廷臣本亦進禮部尚書兼官直贊如故當是時嵩恣睢貪戾益甚本謹事之不敢少逆其意已而徐階以少保入輔位本上亦謹事嵩然嵩猶數相齟齬惟本得其歡心始終無忤以萬壽節加恩進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大學士三十五年吏部尚書李默下獄命本暫掌部事本知嵩有所不悅於朝臣乃上言用近人不論賢否專以愛憎爲用舍是致庶績日隳夫用人在去不肖去不肖必先大臣臣輒不顧忌諱欲取南北九卿長貳及督撫之不稱者稍易之以副陛下焦勞圖治之意帝嘉其忠愛許之本乃列大臣爲三等以嵩私人吳鵬許論趙文華董份及嵩子世蕃爲一等以楊順鄔懋卿輩爲二等並議留其三等則戶部侍郎艾稀淳刑部侍郎鄭大同工部侍郎郭登南京吏部尚書楊行中禮部尚書葛守禮刑部尚書陶尚德河南巡撫張烜南贛巡撫汪尚寧雲南巡撫霍維岳貴州巡撫張鷟翼及兩京卿

寺五人並議黜帝皆從之又命考察兩京科道凡貶黜三十八人其留者各杖之四十故事大臣去留悉取上裁無有人臣擅黜陟者是時嵩父子及趙文華久爲士論所惡嵩慮有他患欲鋤排異已以懼衆本遂毅然承其指授亦借以行其私所黜雖多闖冗不稱然凡跡遠不附嵩文華者皆屏斥無遺朝野爲之不平而本以考察有功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四十年母喪去位服闋帝不復召廷臣亦無推薦者始本冒李姓至是始復馬萬曆中卒年八十四贈太傅諡文安孫胤昌吏部員外郎後廷臣爭言本輔相無狀請追奪其諡爲沈一貫朱賡所庇不果袁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十七年會試第一殿試第三授編修煒有文學而性行不羈爲御史包孝所劾帝宥不罪秩滿進侍讀三十四年母喪除還朝時帝習長生術於西苑簡詞臣入直煒所撰青詞最稱旨明年閣臣推用南京翰林掌院以煒方在直擬上修撰全元立帝以資序特用煒煒疏辭願以故官供奉帝大喜立擢煒侍講學士甫兩月手詔拜禮部右侍郎明年加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一品服三十九年復以供奉恩加俸二等俄進左侍郎明年二月謫吏部

兼管供奉如故踰月代吳山爲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越五日復命入直煒自供奉以後六年中進宮保尚書前未有也七月朔日有食之曆官言食止一分五杪例免救護先是二月日食以微陰不見煒力言不當救護尚書山不從遂得重譴帝聞煒言善之至是煒阿帝意復上疏言臣聞唐行曰日君道也無眚魄之變古之太平日有不食或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聚其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青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鏘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益喜其冬遂命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典機務加太子太保尋以萬壽宮成加少保四十二年萬壽節加恩直贊諸臣進煒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是時煒已得疾明年三月疾篤請假歸道卒贈少師謚文榮煒才思敏捷帝嘗中夜出片紙命撰青詞中使竚候煒舉筆立成遇中外獻瑞輒極詞頌美帝畜一猫死命儒臣撰詞以黜煒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嘉悅其詭詞媚上多類此以故帝急枋用之

其蒙恩殊特賜賚稠疊他人莫敢望也煒貴倨鮮澳故出徐階門下而以氣凌之直出其上與階同總裁承天大志諸學士呈稿煒竄改殆盡不以讓階諸學士不平階曰任之而已自負能文見他人所作稍不當意輒肆詆誚閣館士出其門者斥辱尤不堪以故人皆畏而惡之自嘉靖中年帝專事焚修詞臣率棄本業供奉青詞其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時謂之青詞宰相

論曰世宗既酷好諛佞一時宰輔耑取容悅時鑿以依違持祿要言以建白逢時其後鼎鉉之重率由科黜承恩青詞之號貽玷綸扉雖鼎臣稱有才量未免率先希寵爭相效尤至如呂本黨奸以固位袁煒諂上而作威密勿論思又焉用彼爲哉且諸臣之中言尤悖忤始矯亢以爭權終恣睢而賈禍徒以事由嚴氏故世多憫惜之考厥從來固言有以自取之也

明史卷二百八十九

列傳一百四十

唐 龍子汝輝 周用

閻淵

李 默 萬鏜

胡松

宋 景 屠僑

周延

潘 恩 張永明

唐龍字虞佐蘭谿人受學於同縣章懋學行有聞登正德三年進士除郟城知縣縣當孔道荒故甚龍拊循抑搔民用不困大盜劉六等起龍繕城練士治戰具待之賊攻城不利奔馬頭砦龍追擊斬二百餘級既而賊步騎二萬復至乘其未定奮擊之復斬首百餘賊怒糾諸部兵號三萬直薄城下龍發砲斃其驍騎六十餘人賊遂遁以功加俸二等龍初至縣倉庫惟銀數兩麥數斛龍節奢措置居數年積粟麥二萬八千石銀三千兩餘父喪服除徵授御史出按雲南叅將盧和者嬖臣錢寧義父也以大辟繫獄寧為奏辨下鎮巡覆勘會審錄官出都寧又屬之且遺書於龍龍裂而不視曰和詐為耳已審錄官果欲出和為龍所持竟正其罪土官鳳朝明生死革職於制不得襲寧受賄屬鎮巡湔其罪且予襲龍又力持不可寧乃集雲南人在都者具詞保舉而矯旨許之龍復抗

疏駁正事竟得寢再按江西承宸濠亂後撫綏凋弊疏請張忠許泰班師力趣其行脫民湯火三司官從宸濠叛者猶偃然居位龍召而數之曰脅從罔治謂凡民耳若輩讀書食祿何可醜顏乃爾立收其印綬及代還江西人若失慈母擢陝西提學副使遷山西按察使驛中作徒數十百人噪而遁有司當以越獄罪龍曰此胥靡豈獄囚耶薄責其為首者而悉縱遣之俾輸產直徒感泣輸無後期召為太僕卿嘉靖七年改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淮西民養官馬及種牛歲饑多負又有備用馬歲入南太僕捷牛乳牛歲供南兵部皆積為民累龍請俟豐年責負而牛馬輸部寺者輸其直壽州正陽關權稅通泰二州虛田租及漕卒舡料皆人所患苦并奏罷之召拜左副都御史歷吏部左右侍郎十年陝西大饑吉囊擁衆臨邊延綏告警詔進龍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兼理賑濟齎金三十萬以行龍奏行採荒十四事簡卒伍飭戎器明賞罰常如敵至時吉囊居塞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至是用牛皮為澤脫浮渡得入山後而俺荅亦自豐州引兵入套類歲為患龍詢度得宜寧夏總兵官王効延綏副總兵

梁震前後敗賊於鎮遠關於乾溝於安定龍於是屢被獎賚十四年召爲刑部尚書大猷劉東山構陷建昌侯張延齡與大獄延齡故帝所惡人莫敢直吏坐獄不窮竟去者數十人龍獨執正其罪無所憚大禮大獄及諸建言獲罪者廷臣屢請寬不能得會九廟成軍恩龍錄上充軍應赦者百四十人率得宥所不原惟豐熙楊慎王元正馬錄呂經馮恩劉濟邵經邦而已考尚書六年滿加太子少保以母老乞歸侍養居六年言者交薦起南京刑部尚書就改吏部二十四年正月兵部尚書戴金罷召龍代之龍素習邊事謂敵去來若風雨而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亡失乃檄諸邊修城堡遠斥堠其秋敵果不敢入疏起罪廢及繫獄諸將之可用者於是故總兵白壽張鳳李朝陽等皆獲叙復太廟成加太子太保十一月代熊浹爲吏部尚書龍豁達有文武才所居官並著勞績及爲吏部除官兼論資望每事諮於僚佐然年老多疾不免爲司屬所欺明年七月御史陳九德劾前選郎高簡罔上行私并論龍衰暮乃下簡詔獄龍引疾未報吏科楊上林徐良輔復論簡三罪劾吏部糾正諸弊杖簡六十充軍上林良輔以不早言罷職龍黜爲民

龍時已有疾與出國門卒後數年子修撰汝揖疏辨詔復官贈少保諡文襄汝揖素無士行龍既沒父事嚴嵩得第一人及第歷左諭德嵩敗奪官周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正德初擢南京兵科給事中父憂服闋留補禮科已乞南仍改南京兵科帝遣中官劉允迎佛烏斯藏又以中旨除尚書劉愷李浩鴻臚卿張昱少卿魏璉而下逮都給事中呂經潘墳官用皆抗章切諫中官黎安鎮江西非法致人於死用請罪之雖言不行時多其直出爲廣東叅議番禺盜起巡撫分軍爲六合而攻之用領龍門軍破籃羹等砦十八擒斬九百餘人歷浙江山東副使所部臨清多盜下令同黨相告即贖罪盜相疑不復聚擢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及司市舶者供億取諸館驛用裁損之改河南右布政使歲大饑詔發帑賑貸用躬行給散侵僞弊絕南陽多滯獄監司不能理用代往獄鞠獄爲之空嘉靖八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用以弭盜當室其源戒屬吏輕徭賦毋擾民期年盜果衰止召入協理院事歷吏部左右侍郎時起廢六人副使范時做與馬帝以時做薪罷不當即起嚴責吏部尚書汪鋐以新任自解

委罪僚屬乃調用南京刑部十三年遷右都御史歷工刑二部尚書並在南京九廟文自陳致仕用端亮有節繫既罷中外皆惜之類有推薦久之以工部尚書起督河道數月改漕運未上召拜左都御史大計京官用悉心咨訪去留無私馬二品九年滿加太子少保二十五年代唐龍爲吏部尚書龍在部銓政多下移用力振之堯後侍郎徐階韓邦奇劉儲秀皆賢用推心委信部政稱理明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肅曾孫宗建自有傳

聞淵字靜中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禮部主事正德初官省調淵刑部嘗失囚即官當坐時同縣屠瀆爲都御史使人謂淵若來吾爲若地淵謝不往揚一清爲吏部調淵稽勲員外即歷考功郎中十二年大計羣吏叅議孫清知府張龍坐貪墨當斥尚書陸完受錢寧屬將全之淵執不可竟議黜而寧以中旨留之改掌文選銓叙稱平遷南京右通政嘉靖初擢應天府尹守備中官受民詞率下府屬治淵曰守備安得受民詞幕官安得爲守備議獄悉禁之改尹順天轉太常卿帝齋宿南郊羣校有異者帝命察捕衆夫恐然暮夜莫知主名淵入奏請寬之事得履遷南

京兵部右侍郎上修省五事攝部事薦武臣馬永等十餘人七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尋遷左三品九年滿進南京刑部尚書語曹官曰守備中官受告審侵刑部權非制也自今民間大事必詣通政司達刑部其餘一切付巡城淵視爰書每至夜分家人請少休曰此疑獄恐少年吏深文入之吾爲之求生不自知疲也就移南京吏部二十一年召爲刑部尚書淵素精法比率諸曹即日論報十餘事庭無留獄二十六年吏部尚書周用卒以淵代之淵嘆曰使我得先十年居此猶可自効今何時哉淵素與夏言不合及議言獄淵謂言事祇任意跡涉要君請帝自裁決帝大怒切責淵嚴嵩既殺言勢益橫部權無所不侵與淵齟齬數以小故奪其俸淵志不得行且年七十矣遂乞骸骨歸家居十四年而卒淵先累加太子太保及是贈少保諡莊簡淵沉毅有守數歷四十年不渝初節晚歲見扼權相功名少損焉在南刑部時張璵桂萼以先爲南刑曹曾題詩於壁屢遣人屬淵勒石後堂淵曰此尚書堂也法紀在焉吾焉敢以相君今日故爲節官勒石卒不許其在吏部徐階方爲侍郎前尚書熊浹唐龍周用皆推讓之淵初至問諸郎曰本朝

太宰執賢或曰無如塞忠定王忠肅淵曰固也然吾聞耿文恪方治事以宰從傍有言文恪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兩天官耶宰正百官耿公近之矣意蓋指階其強毅不撓皆此類也淵去而戶部尚書夏邦謨代爲吏部言者論其不協人望越二年京察單言官拾遺及邦謨遂予致仕自後終嘉靖世吏部尚書少善去者

李默字時言歐寧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嘉靖初改戶部主事進兵部員外郎調吏部歷驗封郎中真人邵元節以方術貴幸請封誥默執不予十一年爲武會試全考官及宴默據賓席欲坐兵部尚書王憲上憲劾其不遜謫寧國同知累遷浙江左布政使二十七年入爲太常卿掌南京國子監博士等官得選科道自默發之歷吏部左右侍郎三十年遂代夏邦謨爲尚書自正德初焦芳張綏以後吏部無侍郎拜尚書者默出帝特簡蓋異數也時嚴嵩方竊政擅陔權默獨特已意無所徇嵩銜之會推遼東巡撫默列布政使張泉謝存儒以上帝問嵩嵩力言惟舉英當帝怒奪默職爲民時掌銓僅九月帝未嘗有意棄之明年吏部尚書萬鐘罷遂請旨復用默已命

入直西內賜直廬許苑中乘馬尋以遣鎮奏功加恩廷臣進默太子少保未幾復命兼翰林學士給事中梁夢龍嘗劾默徇私帝慰留默而責夢龍其眷遇如此大計羣吏默戒門下毋納賓客雖同直大臣亦不得然見嵩甚恨工部侍郎趙文華視師還朝凌侮公卿人莫敢抗默獨盛氣折之總督楊宜罷嵩文華欲用胡宗憲默復推王誥代兩人恨滋甚初文華爲帝言餘倭無幾行當滅而巡按御史周如斗以官軍敗狀聞帝深疑文華言不實教詰問嵩文華聞而大懼謀所以自解稔帝喜告許會默部試選人策問言漢武唐憲以英睿興盛業晚節任用匪人而敗遂奏默誹謗且言殘寇不難滅以督撫非人轉至敗衄由默恨臣劾其同鄉張經思爲報復故臣論曹邦輔即嗾給事夏忒孫濬媒孽臣延今半載疆事日非昨推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王誥然則東南塗炭何時而解陛下宵旰之憂何時而釋也默罪廢之餘陛下洗癥錄用不思奉公憂國乃懷奸非上如此臣誠不勝憤昧死以聞帝大怒下禮部及法司議奏言默偏執自用失大臣體策問所引漢唐事尤非所宜言帝責禮部尚書王用賓等黨護各奪俸三月而下默詔獄考

訊刑部尚書何鰲遂引子罵父律絞帝曰律不著臣罵君謂必無也今有之其加等斬錮於獄默竟瘞死時三十五年二月也默博雅有才辨以氣自豪初同考試得陸炳爲門生後炳貴盛力推默故由外吏驟顯及兩秉銓衡皆出帝特簡以故意有所恃而不附嚴氏凡有銓除毅然與嵩爭可否意氣甚壯然性褊淺好用愛憎爲軒輊又頗私鄉舊以恩威自歸由是士論亦不甚附之然默既得罪繼之者吳鵬歐陽必進卑誦垢濁惟視嵩父子意指不啻若隸役而吏部之權盡失矣隆慶中復官予祭葬萬曆中賜諡文愍

萬鏜字仕鳴進賢人父福進士金華知府鏜舉弘治末進士正德中由刑部主事累遷吏部文選郎中司署火與同官皆下獄輸贖還職歷太常大理少卿世宗嗣位以鏜嘗貽書知縣劉源清令預防宸濠賚金幣尋遷順天府尹上言恤民隱五事又言舊制當優免者不及田稅近役賦繁重奸人多投光陵墳海戶非止免丁並且除稅致徧累良民逃徙殆盡乞嚴禁絕已艾請蠲惜薪司積逋夫價多報可深遷右副都御史歷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皆在南京嘉靖十一

年冬彗星見詔百官陳時政缺失鏜應詔陳定國是先實務廣矜宥公推薦審蠲除通墮政裕邊儲正憲體八事其言定國是謂人邪正相懸而形迹易混其大較有四蓋人主所取於下者曰任怨曰任事曰恭順曰無私而邪臣之恣強戾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所惡於下者曰避事曰沽名曰朋黨由矯激而正臣之守成法恤公議體羣情規君失者其迹似之察之不精則邪正倒置而國是亂矣此不可不慎也言先實務謂治天下貴實不貴文今陛下議禮制度考文至明備矣而於理財用人安民講武之道或有缺焉願報聲容之繁飾略太平之美觀而專從事於實用斯治天下之道得矣至於廣矜宥則言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幽錮已久乞量加寬錄語多中帝諱帝大怒斥爲民令吏部錮勿用家居十年言官屢推薦輒報罷既而同年生嚴嵩柄政援引之二十二年春湖廣增嶺山蠻叛起鏜副都御史相機撫勦山畧湖廣貴州間廣袤數百里諸苗盤踞久所舖土軍又率與賊表裏鏜至辰州節用兵不易納鎮溪土指揮由應朝策以千石戶四入爲質誘致其首龍求兒龍母與而督兵破其首黨龍七節等條上善

後七事帝咸報可乃召鐘還而安置求兒等於遼東鐘聞命未赴銅平首龍子賢復叛於是南京御史繆文龍言此苗屢撫叛本不可撫鐘誤聽土官之誘以我王臣四人易彼二酋既至則罪之而置質者度外致鬻黨怨怒盡殺所掠幸質者未死乃多用金幣贖之鐘庸鄙無謀取侮小醜勦撫兼失罪將安逃詔下撫按官勘覆歸罪於叅將李經事乃解鐘得為兵部侍郎遷南京刑禮二部尚書三十年召掌刑部俄代李默為吏部尚書明年以推用戶部尚書韓士英不當停俸三月又以文選郎白璧贓敗被責伏罪鐘既為當所引用每事委隨而鐘又頗通僞遺不為清議所重故事翰林編檢謁冢宰不敢鈞禮至是薄鐘始與為賓主吏部之體統衰焉又明年撫治鄖陽都御史關鐘以通政使趙文華名上文華既不樂而給事中朱伯辰又劾文華諂媚貪黷不宜玷臺憲文華益恚謀於嵩子世蕃因上言納言之職例不外推鐘意在出臣又嗾所親伯辰論劾期必去臣而後快且鐘前為右都御史中以侍郎起用官三品乃朦朧奏以二品九年滿得加太子少保又以不得一品而護腹誅無大臣禮帝怒遂與朱伯辰並黜為民父之卒

隆慶初復官贈太子太保從子潮浩皆進士潮浩副都御史浩南京禮部右侍郎胡松字汝茂滁人幼嗜學嘗輯古名臣章奏慨然有用世志舉嘉靖八年進士知東平州境有劇盜設方略捕斬之民賴以安再遷南京禮部郎中歷山西提學副使三十年秋上邊務十二事謂去秋俺荅既掠興嵐即傳箭徵兵尅期深入大同守臣皆稔聞之而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陞等備禦無素待其擁兵壓境始以求貢上聞又還其間使陰致賂遺令勿侵已分地莫嫁禍他境今日山西之禍實大同貽之宜亟真重典以厲諸鎮大同自兵變以來壯士多遊漠北轉為寇用今宜招之使歸有携畜產器械來者聽自有之更給牛種費優復數年如是則我捐金十萬可得壯士二萬拊而用之皆勁旅也孰與棄之以資強敵哉大同最當敵衝為鎮巡者較諸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豐其祿廩使得召收猛士奮恭健丁而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驟遷必不為苟且旦夕之計而邊圍自固又必寬其文網非大牛憲與言官毋得輕劾以壞其成功此今日要務也至於用間之遺兵家所貴分賊謀獲於山西者已數世

人他鎮類是故我之虛實賊無不知今宜厚養死士
潛縱遣之得間則斬其名王首長及諸用事貴人否
亦可覘其強弱虛實而陰爲之備又寇貪而好利我
誠不愛金帛東賂黃毛三衛以牽其左西收亦不刺
遺種予之善地以綴其右使之首尾掣曳自相狼顧
則我可以起乘其敝坐收全勝矣其他修障塞謹葺
牧利器械清耗蠹嚴備禦核屯戍預積儲撫瘡痍諸
事咸切邊計疏入帝嘉其忠懇進秩左叅政始松疏
主當事者已惡其侵官及得旨遷擢益忌之不畀以
兵柄止令於三關聽用欲牽制之以敗其事及明年
寇復入抵太原給事中馮良知遂劾松建言得費
曾無寸功紀功科道官張堯年王珩劾總兵官張達
等並論松虛議無補遂斥爲民家居十餘年言者屢
薦輒報罷至三十五年以趙文華言始起陝西叅政
分守平涼復條上嚴保甲均賦稅置常平簡伉健教
事三遷江西左布政使四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
其地時所部多盜其自閩廣流入者又十餘輩州縣
多殘破松悉心規畫奏設南昌南豐萬安三營又於
守巡官治所各益兵千人使往來策應行保申於諸
縣令互相守望爲官軍聲援乃遣將討捕以次削平

論功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時會討廣東巨寇張
璉松進駐建昌爲犄角又遣兵援閩共破倭於平海
兩賜銀幣居三年召理部事進左侍郎改吏部遷南
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四十五年代郭朴爲吏部尚
書奏言舉劾之典官方攸繫撫按狗私市德每舉無
慮數十人虛譽浮詞往往失實其所劾者如犯賊宜
逮治僅擬降調罷贖貪殘宜罷聞僅擬改教夫薦人
不當其功則人有倖心罰人不正其罪則人無懼志
且巡撫歲終例有冊第屬吏賢否今皆寢閣臣部無
所據以議黜陟乞明旨申飭罪其欺玩者帝嘉納之
松潔已好修富於經術當時政汚濁皎然無染鬱有
聲望晚主銓柄士類咸悅松以部多積弊銳志振之
拔淹滯破資格鉅細躬親不假椽吏吏無所售姦竟
以勞得疾卒贈太子少保諡恭肅同時又有胡松者
字茂卿績溪人由進士歷御史累官工部尚書時嚴
嵩方用事而伊王恣欲拓其洛陽府第計直十萬金
以十二賊嵩期必得松據祖制爭且言國用方絀乃
止僉卷入寇仇鸞以邊衆入衛得幸欲悉召其衆實
京師移武庫仗於營便給誦松言邊兵外也而內之
武庫仗內也而外之非所以重肘腋杜微慎防也執

弗許尋引疾歸居家以孝友稱

宋景字以賢奉新人弘治末進士知睢州約已愛民以廉辦稱正德五年入爲河南道御史故事知州無改御史者劉瑾創之也瑾誅景引疾去家居七年提學僉事田汝籽薦起之景亦不赴嘉靖三年以巡撫盛應期薦補浙江僉事甫數月聞母病復棄官歸母卒哀毀絕勺水者五日服除進山西副使汾州介休饑民聚爲盜殺守禦指揮勢寢盛景率兵討捕樹幟軍中下令曰民被脅者赴此即賞死賊望見咸投戈歸命乃擒其魁斬之撫其餘黨一境以安預平青羊山賊及改潞州爲府設平順縣景經理之績爲多四遷山西左布政使太原地瘠賦繁民多逃徙所遺田賦皆責之見戶景請召人佃墾而輕其賦且定九則徵派民賴其利再遷南京右副都御史總督糧儲召爲左副都御史遷刑部左侍郎歷南京吏工二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奏裁守備參隨私人免馬快紅幫役汰革冗費省公私錢六十餘萬二十五年入代周用爲左都御史景練達國體而志行剛方不通私請以人望召用措紳方倚之爲重會計吏景盡心簡別以勞致疾卒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諡莊靖

屠僑字安卿吏部尚書瀟再從子也登正德六年進士授御史巡視居庸諸關武宗遣中官李嵩等捕虎豹僑言外寇方迫不宜撤兵衛以逐獸且虎豹猛噬必生致之嘗有受其害者陛下奈何樂細娛而輕民命况居庸東北寢陵在焉徒旅馳逐恐有震驚非聖心之所安也時帝稀視朝朝或侵暮僑偕同官疏諫皆不報出按江西寧王宸濠悻之使浙江鎮守中官畢真逆以重幣僑拒不納比至與巡撫孫燧計將剪其爪牙會遭父憂去世宗立起故官奸黨張銳張雄等十九人繫獄法司擬重辟帝意欲寬之疏久不出僑偕同官執爭言此必司禮蕭教張佐輩陰爲之地欲盜弄陛下威福事繫治亂安危不可不早決帝乃下法司疏令覆訊主事羅洪載下詔獄抗章救之僑爲御史十餘年不當調知府會當事有嘆之者乃出爲保定知府副總兵陳謹素縱畏僑方嚴值御史張恂行部至嗾軍士千餘人鼓譟入署訴僑不給餉恂論之不散謹至一麾而退事聞命按問乃詢僑延平而謹亦落職四遷福建左布政使入覲不攜一物由是所部屬吏無敢以苞苴至京師者入爲光祿卿遷大理進刑部右侍郎嘉靖十八年嘗震奉先殿自陳

克居二年言官會薦起故官遷左歷兩京刑部尚書
二十六年代王以旂爲左都御史俺荅犯京師帝欲
戮兵部尚書丁汝夔以僞等議緩杖之四十降俸五
等再加之太子太保僑駁歷中外咸著聲績及長臺
端屬嚴嵩竊柄時政汚濁不能行其志然自守素嚴
至職所得行亦不肯就敵以故在事八年而謗議不
及卒贈少保謚簡肅弟倬從子大山皆進士倬福建
副使大山兵部侍郎

周延字南喬吉水人嘉靖二年進士觀政刑部與里
中同年生共贊一馬更迭出入尚書林俊聞之詫曰
今進士乃乘馬耶何汰也然延於同輩中最疏簡朴
聞俊言益勵撻行除潛江知縣改新會擢兵科給事
中時議新建伯王守仁罪將奪其爵延抗疏爲之訟
坐謫太倉州判官歷南京吏部郎中出爲廣東叅政
撫安南征黎寇皆預有功三遷廣東左布政使採珠
中官嚴憚之不敢肆暴二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
撫應天靖海寇林成之亂進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
軍務奏禁番舶交市革瓊州萬石諸驛以省繁費踰
年召爲刑部左侍郎歷南京右都御史吏兵二部尚
書尋代屠濤爲左都御史三十七年帝用給事中徐

浦議令廷臣及督撫各舉遺才於是故侍郎郭宗舉
都御史曹邦輔吳嶽祭酒鄒守益修撰羅洪先御史
吳悌方涯主事唐樞叅政周大禮曹亨叅議劉志知
府黃華在舉中皆人望也御史羅廷唯駁之曰浦疏
本言遺才而今廷臣有以清修苦節實學懿行舉者
他日復起必不置之戎馬縱橫之地去初議遠矣况
又有賣緣進者是假明詔以開倖門也臣以爲果負
遺才即當拔擢如其非也俱宜姑寢以俟別用帝深
納其言責吏部濫舉命與都察院更議延與尚書吳
鵬等言所舉皆出公論未嘗有私帝終不悅切責延
等而舉者悉報罷先時海內名賢多一斥不復召及
是舉上朝望方忻然冀復用而廷唯以片言阻之天
下莫不悵悵延顏面寒峭居官方峻砥節奉公雖權
臣盜柄政以賄成而延守其介特嶢然不縉居臺端
七年卒贈太子太保謚簡肅

潘思字子仁上海人甫六歲能辨四聲登嘉靖二年
進士授初州知州調繁鈞州鈞徽王封國也宗戚豪
悍聞思至皆斂跡州人爲建祠祀公孫僑黃霸轉
南京刑部員外郎遷廣西提學僉事靖江王荼護衛
子弟毋就試勒贖乃許思移牒長史將上聞王懼乃

止署按察司事有大猾匿王所捕之急王不得已出之愈憾思誣以他事按問無實得免再遷山東副使監鄉試都御史葉經以試錄忤旨并恩逮下詔獄謫廣東河源典史量移贛州推官父喪除補福州入爲南京太僕丞累遷浙江左叅政按部海鹽倭寇猝至圍城數匝城中無見兵思與叅將湯克寬僉事姜廷順協力禦之寇乃退三遷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徽王載堦貪虐與按臣共劾之王遂奪國伊王典模驕橫其暴踰於徽思一切裁之河南民素苦藩府自思至制兩悍王民賴無患進刑部右侍郎擢南京工部尚書三十九年召拜刑部尚書南京督儲副都御史章煥言中原妖言煩興盜賊遽起其患甚於東倭北寇因條列八策而疏首有經畧中原語帝銜之雲南巡撫副都御史游居敬以聞警擅徵發帝惡其擾民並逮下獄欲置重辟思爲辨析皆得減死戍邊明年左都御史周延卒以歐陽必進代之甫閱月必進遷吏部即以思代思列上振憲紀四事已又言今進士習尚日汙未仕則嵩務紛華已仕則驟羅法網宜勅令痛加懲戒咸報可是時嚴嵩猶柄國思素以禮法自持嵩亦不能撓也又明年次子

允端第進士除刑部主事吏部尚書郭朴恩典河南試所舉士也乃調允端禮科給事中張益遂劾允端奔競思漸愛朴狗私思疏辨求去帝以父子不宜同任法曹故朴爲調用令朴供事如故以思年老令致仕而改允端南京工部思有器量其爲外吏竿牘不達京師立朝能守正既退猶日事詩書萬曆初賜存問卒年八十七贈太子少保諡恭定允端仕至布政使長子允哲亦登進士仕至提學副使張永明字鍾誠烏程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除蕪湖知縣獻皇后梓宮南柩所過設帳殿治金爲供器贈遺諸閹宦費不貲永明重江岸佛金爲殿供器錫箔金財用大省尋擢南京刑科給事中二十年寇入掠大同山西總督樊繼祖巡撫史道陳講等不能禦永明偕同官論其罪明年劾兵部尚書張瓚贖貨悞國又偕同官王冕等劾大學士嚴嵩及子世蕃貪污狀已又劾南京祭酒龔用卿闖葦已又劾兵部尚書戴金爲御史巡鹽時增餘鹽羨銀阻壞邊計疏雖不盡行中外憚之出爲江西叅議遷雲南副使沐氏以上公世鎮驕甚兩司率以月朔謁其祖廟永明至始與僚長約罷不行累遷山西左布政使三十八年以右副

都御史巡撫河南周府故有校卒六百人後有司徒
民便徵值直輸之久而輸後期王欲役民如故永明
執不可乃已伊王與樞恣橫永明首發其惡王後竟
伏辜時帝好祥瑞撫臣希罷者爭有所獻汝寧獲白
鹿或請上之永明謝曰吾不能遺後世唾四十年遺
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上改吏部進左侍郎明年拜刑
部尚書居數月代潘思為左都御史條上飭勵撫按
六事御史王廷聘自巡按浙江代歸道出湘潭慢知
縣陳安安怒發其裝得所遺金銀貨幣廷聘皇恐遜
謝乃復還之永明聞劾罷廷聘浙江叅政劉應箕先
為廷聘論罷至是見廷聘敗撫其陰事自辨永明惡
之劾應箕亦斥故事京官考滿自翰林外皆報名都
察院修庭謁禮後吏部即恃其權力多不循舊制自
即中張濂廢報名至陸光祖又廢廷謁永明不能平
榜示令遵故事而即中胡汝桂至院恣睢如故永明
備列儀節奏聞帝為詔諸司遵守至是即中羅良嘗
考滿先詣永明即約免報名廷謁乃過院否即止不
來永明怒疏言此禮行之百年非臣所能損益且卿
戴大臣考滿詣吏部與堂官相見訖即詣四司門揖
司管轅南面答揖夫卿戴致敬於司屬司屬乃不循

禮於憲臣是尊卑易置而部院異體也良輕薄無狀
當罷九卿揖司屬亦非禮當改正良疏辨奪俸二月
詔禮部會禮科議之奏言永明議是自今吏部即其
承舊制九卿翰林官揖四司當罷詔可永明素清謹
其為總憲在嚴嵩罷相之後以振飭綱維為已任朝
論甚重之自與吏部即忤汝桂所善給事中魏時亮
遂誣劾之永明力求去詔許馳驛歸明年卒贈太子
少保諡莊僖
論曰明制六官並建而以都御史綱維之故澄肅官
方維秉銓與總憲之職為重國初嘗特慎其選非其
人莫之授也至嘉靖中季以後政在權臣居是位者
惟奉身寡過而已奚足以語先朝名碩之風烈哉如
唐龍諸人始未嘗不表表當世也逮於晚節聲績或
損焉而且有濡跡嬰禍身名俱隕者豈非時為之耶
嗚乎士大夫周旋於權奸之際甚哉其難之也

明史卷二百九十

列傳一百四十一

許銘

張文錦

蔡天祐

歐陽重

劉清源

子爾牧

詹榮

呂經

黃懋官

許銘字德新宛平人弘治十二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積官至山東左布政使正德十六年夏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銘居官嚴既抵鎮憤將帥侵牟部卒厲禁之總兵官李隆銘里人也銜銘抑已甚密令指揮楊淮啖部卒訴銘乞增月糧直銘不許掠治居首者二人卒亦多怨隆因使人要結約俟都肆日為變至期亂卒鼓譟入索銘羣毆之立死焚公署盡掠其資財復大掠城中縱囚劫庫越三日銘屍始得歛銘子逃匿鎮守中官董文忠所獲免隆乃迫脅文忠誣奏銘刻餉致變朝廷未及察但切責隆文忠令巡按御史驗實贈銘右都御史予祭葬任一子官而以陳九壽代為巡撫久之廷臣交章發隆隱謀始奪職俟勘已而降奏辨乃遣大理卿鄭岳偕錦衣都指揮王佐往按之始盡得其實隆坐斬淮及亂卒首事者死徒有差是獄也隆死雖蔽辜而處亂卒輕故不三年而有大同張文錦之事

張文錦安丘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正德初警市順天馬草諸商擁門爭入有蹂踐死者為校尉所發時劉瑾方以重法陷朝士遂遠繫詔獄斥為民瑾誅起故官再遷郎中督稅陝西條上籌邊裕民十事半議行出為安慶知府文錦知寧王宸濠必反反則出大江而安慶首當其衝乃與都指揮楊銳繕城積粟治兵為備既而宸濠果反親督戰艦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都文錦等慮南都失守則大事去而安慶城高且堅難猝下使賊留攻數日則南都守備必固乃令軍士登城詬罵宸濠果留攻之文錦銳等晝夜分陴拒守賊攻之百方不可破會王守仁起兵吉安宸濠聞之懼逼解圍南賊既破事聞璽書褒美擢太僕少卿嘉靖元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甫至即劾陽和守備中官李睿不法詔飭戒睿罪其爪牙如律文錦素性剛既以拒賊得重名遂銳意振刷而後切無序大同北四望平行寇一鳴鞭蕩無可禦文錦曰寇犯宣府不能近鎮城者以葛谷白陽諸堡為之屏蔽也今鎮城外即戰場何以示重議於城北九十里增設五堡曰水口曰宣寧曰只河曰柳溝曰樺溝議韓邦靖計工費三十萬文錦不憚減

爲三萬奏之工與參將賈鑑督役嚴急軍心已怨及堡成庫薄過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衆悻行請募新丁不聽總兵官江桓太監王觀咸爲言文錦曰如此則令不行矣夫令行自近始鎮撫親兵先往則衆敢後者親兵皆素游惰有室宅聞當發皆大恐則請子身往得分番又不聽文錦嚴令趣之鑑承風杖其隊長督之行於是軍心忿不可解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屯焦山墩文錦恐與外寇連令副將時陳等招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鑑等大懼乃復相聚爲亂焚大同府門入行都司縱獄囚又焚都御史府門文錦倉卒踰垣走匿博野王府諸亂卒圍王府大呼曰張巡撫不出且燔王宮王懼乃出文錦鑑等殺之亦裂其屍遂發府庫兵仗焚鎮守總兵公署桓觀等皆走免乃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脅令爲帥時嘉靖三年八月也事聞帝咎文錦撫馭失宜命兵部侍郎李昆赦諸亂卒安輯之昆上言文錦雖剛復致變然築堡守險實爲國家建不拔之功髮暴露妻子流離行道皆爲流涕惟陛下寬宥不報復之文錦父政訟其子守安慶功乞加恤典部爲之請終不許已而文錦妻李氏復上疏訟

寬宥怒命執齋疏者治之於是副都御史陳洪謨上言文錦積事誠宜加譴然事在朝廷雖戮之可也若假手卒傳之四方寔生陵替損國威不小乞矜其哀量勉優卹復降旨詰責自是廷臣不敢復言萬曆中如贈右都御史天啟初追諡忠愍蔡天祐字成之睢州人父晟濟南知府以廉惠聞天祐舉弘治末進士改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出爲福建僉事歷山東副使分巡遼陽歲歉多方賑恤活饑民萬餘人闢濱海圩田教萬頃民名之曰蔡公田累遷山西按察使大同兵亂巡撫張文錦遇害詔曲赦亂卒而擢天祐右僉都御史代文錦天祐聞命即從賓客儒士數騎馳入城召集軍士諭以朝廷威德令獻首惡吾爲若保無事衆心稍定會尚書金獻民總兵官杭雄出師甘肅道大同亂卒疑見討復鼓譟稱亂天祐懼急請再赦兵部言元惡不除無以警後請特遣大臣總督宣大軍務以制其變帝可之於是命戶部侍郎胡瓚偕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人以往瓚等未發適進士李枝齋餉銀至大同亂卒益恐曰此承密詔盡殺大同人爲軍獍也夜中火起卒盡甲圍枝齋枝從間出牒示之乃解尋復舉火殺知縣王文

畧以民居數十趨圍代王府迫王奏乞赦揚言苟不
獲赦當盡滅王族王恐急携二郡王走宣府於是巡
按御史王官疏言亂卒方戩復命大帥提兵壓境是
趣之叛也請亟止禁軍容臣審計圖之兵部言軍已
出關勢難中輟乃命瓚駐師宣府相機進止必得首
惡乃已頃之天祐奏總兵官桂勇已捕獲五十四人
請止京軍勿遣帝責以阻撓令必獲首惡郭鑑等以
獻既而瓚等次陽和檄勇亟行密捕勇與天祐潛令
千戶苗登計擒鑑等十一人斬之函首送瓚天祐已
具奏乞班師矣甫二日鑑父郭疤子復糾其黨徐種
兇等夜攻破勇第殺其家衆十餘人并欲殺勇朱振
力抹之乃免又攻燬苗登家肆殺掠於是瓚上言亂
軍乍順乍叛非天兵臨城盡行殲蕪不可兵部亦以
爲然會天祐奏至帝切讓令戴罪自効召勇還京即
以振代之而勅瓚仍駐宣府俟罪人既得乃還居無
何天祐復以計捕戮徐種兇等四人亂軍稍定瓚等
遂班師明年正月兵部侍郎李昆吏部侍郎孟春交
章言疤子潛逃塞外必爲後患宜勅瓚等亟勦絕毋
苟且畢事薊鎮總兵官馬永亦請移師勦亂帝嘉之
將遣使往勸會瓚等已至國門言元惡就擒二三遁

逃命在旦夕臣等奉宣德意置之不問所以布朝廷
弘仁且示大信於天下也帝乃勞瓚罷勦官勿遣兵
部郎中劉漳言前總兵朱振因叛卒擁立遽以授之
太阿倒持益放諸鎮異志且叛卒屢戕王臣不宜終
宥請合三鎮兵致討帝責漳狂妄奪其俸然瓚自是
頗爲言者所論頃之疤子自度不免復潛入城謀亂
夜焚總兵振第明旦天祐令閉城大索獲疤子及其
黨三十四人悉斬以徇而盡宥其脅從者於是人心
大定事聞天祐及諸有功者並資銀幣已進副都御
史巡撫如故天祐一意拊循軍民遂皆樂業時藩祿
久缺文歲當繕修邊垣天祐乃以便宜增淮鹽引價
每引萬俾加銀五千商人以淮鹽利厚初皆樂輸已
而爲奸商白倉所訐帝從戶部言還商人貲而勅巡
按御史覈天祐罪尋御史陳邦敷言天祐所費皆可
稽校無乾沒獎戶部終以額外苛徵非政體力詆天
祐天祐惶恐伏罪帝乃宥之尋就進兵部右侍郎九
年春召還部御史李宗樞復追論前事天祐因引疾
去居二年奉詔起用未至京得疾告歸卒天祐有才
智在大同值上下危疑憲府左右隸卒皆賊耳目都
御史動靜悉知之天祐素好賓客廣招星卜琴奕諸

藝士使往來軍中因具得其情卒賴以成功在鎮七年德威大著去後父老為立安輯祠瓊字伯珩永平人官終南京工部尚書

歐陽重字子重廬陵人正德三年殿試對策歷詆關政讀卷者不敢置高列抑之二甲授刑部主事時劉瑾竊柄凡除拜必詣其家謁如廷謝禮瑾兄死百官往弔命序班籍名重皆不往既而張銳錢寧掌廠衛連構搢紳獄重皆力與之爭銳輩深銜之會金吾指揮姜漢兄被酒墮馬死其嫂訟漢殺兄重以死者負傷疑漢實殺之持之急漢母走懇東廠銳因劾重故入人罪下都察院覆訊漢得釋重坐繫獄贖杖還職仍停俸再遷即中歷四川雲南提學副使遷浙江按察使未上嘉靖六年春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會尋向土酋安銓鳳朝文反廷議以重素諳滇事乃改雲南初武定土知府鳳詔母子坐事留雲南朝文結其衆言詔已被戮官軍將盡滅其部黨以故諸蠻悉從朝文為亂至攻圍會城重督兵擊敗之而遣詔母子還故地其黨皆愕相率歸詔朝文計窮絕普渡河而走為官軍所敗率親信數人擬奔東川追兵至璣馬銓衆猶盛逃駐尋甸故集官軍攻之盡破其砦銓

齊東川將遷入芒部為土兵所執賊盡平乃散其黨二萬人重推功於前撫臣傅習於是重習及黔國公沐紹勛鎮守太監杜唐等皆進秩任子有差是時緬甸木邦隴川孟密孟養諸酋忿爭擊殺歲久未寧各訐奏於朝詔下重等勘覆乃遣叅政王汝舟知府嚴時泰等適歷諸蠻譬以禍福諸蠻稽首輸罪還所侵地共貢如故重等遂列上善後數事悉報可賜璽書褒諭重既廉公有威雅以功名自許銳意振刷創殘賑貧乏輕徭賦規畫鹽鉄商稅屯田諸務民咸稱便雲南歲貢金千兩轉輸內庫浮費不貲大理太和蒼山故產奇石內外鎮守貴人違軍匠攻擊山崩壓死無算重皆疏論於是浮費大省山得永閉當是時唐紹勛相比為奸利長吏不敢問致羣盜充斥重以為除惡務本疏言今為盜者率唐紹勛莊戶請究治主者則羣盜自息又奏紹勛任千戶何經為爪牙廣誘奸人侵擾民產宜按問又論唐役占官軍大肆漁獵歲取財萬計因極言鎮守中官宜革帝頗納其言類下詔戒勅紹勛而命唐還京待勘二人懼且怒則遣人賄張璉謀去重會重奉命清異姓冒軍之弊都司父未報給餉至後期唐等遂族六衛軍聚而譁於

軍門巡按御史劉臬以聞劾重及唐紹勛處置失當
總從中主之辭重職責臬黨庇詢外任而置唐紹勛
不問命下舉朝不平於是都給事中夏言等抗章曰
今以軍士一譟而撫按遂謫紀綱謂何况重奉命清
登本非生事臬因事論劾亦無過言唐及紹勛罪與
重等今處分失宜誠無以服天下况頃年士卒騷悍
相効成風類以月糧借口如甘肅太同福州保定事
變屢見失今不治他日當事之臣以此為諱專務姑
息孰肯為陛下任事哉願曲宥二臣全朝廷之體帝
怒奪言等俸重罷歸在道聞御史王化劾其為桂萼
黨不勝忿抗疏陳辨請錄大禮大獄被逐諸臣而自
乞褫職又言得紹勛所遺百戶丁鎮私書知行賄張
璉乞其覆護璉奸佞誠不宜使在左右璉疏辨帝以
重失職怨望黜為民重又以臬被謫言等奪俸皆由
已致之疏乞重謹代言官罪帝益怒以已除名置不
問重家居二十餘年言者屢薦竟不復召
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正德九年進士授進賢知縣
寧王宸濠反進賢密通南昌縣小孤危士民皆欲竄
源清流涕誓衆鳩壯士繕軍械召諸巨室入城壘其
三門為死守計命家人積薪環室戒曰即事急火吾

家毋汙賊手一僕踰垣逸源清手刃以狗懸中諸惡
少素與賊通者源清捕得悉杖死由是人心始固宸
濠妃弟上饒姜伯將歸鄉邑募兵源清遣壯士邀執
并其黨戮之賊檄至立斬其使會餘干知縣滁州馬
津與龍津驛丞孫天祐亦起兵拒賊聲援稍振賊遣
數舸來龍津奪運舟自稱七殿下津命天祐督兵與
戰射殺數人賊懼而奔賊黨自上流募兵還過龍津
天祐追殺之焚其舟姜氏家衆載甲兵西下亦為天
祐所遏擒七十餘人衆姜潰歸宸濠初以姜氏大族
欲倚為援又欲借姚源賊兵以二縣為梗議先取之
李士實曰大事既定彼將馬往乃止賊兵之不敢經
湖東以窺兩浙者三人之力也賊平源清徵為御史
嘉靖改元津亦入為御史官終福建副使源清尋遷
大理寺丞謝病歸六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奏言鎮軍饑困乞亟行它運以濟從之滴水涯賊郭
春據城叛偽稱王源清遣人遠城大呼止擒元惡於
是其黨皆散春等四人自剄死總兵官卻永殘忍虐
下劾罷之是時源清頗得邊人心三年秩滿巡按御
史李宗樞請加秩久任乃就進副都御史十二年春
以邊警遷兵部左侍郎總制宣大山西保定諸鎮軍

務其年十月大同卒王福勝王保等殺總兵官李瑾以叛先是瑾於天城左孤店諸處津濠四十里以遇突騎趣工嚴急衆不能堪福勝等六七十輩鼓譟焚帥府殺瑾因焚巡撫潘倣公署恣行剽掠倣倉卒不知所爲奏言瑾實峻法激衆變宜亟撫定帝命源清同總兵官未致討源清先出榜諭曉令解散而榜言五堡之變處之過寬五堡遺孽見之謂將追理往事報偶語不自安比師次陽和大同守臣及城中播紳父老皆來見請駐兵解甲單騎入撫源清疑不許倣督副將趙鎮僉事孫允中等密捕亂卒杖死十餘人繫王保等七十餘人以獻請旋師且曰五堡事朝廷已處置幸勿復言源清曰曩胡總制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蹈前轍乃以囚屬御史獲祐考訊囚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怨望實首亂又多引無辜源清信之遣叅將趙綱率甲士三百人入城大索城中訛言官軍且屠城亂卒遂鼓譟四起殺千戶張欽倣亦令諸將擊殺數人允中曲撫之始定源清爲書召振疑其不至請錦衣奉駕帖遠之振實不反詣幕府自明因言亂黨就逮且盡可無煩兵不許振遂發憤自殺明日永兵至城下大肆殺掠橫屍相枕籍五

堡遺孽遂盡反開關迎戰殺叅將曹安官軍亦斬獲八十餘人攻入四關據之晝夜圍擊亂卒益發庫兵出前叅將黃鎮等於獄奉以爲帥死守不下倣與鎮國將軍俊樞等六人登城止毋攻俊樞又出見永請緩兵皆不聽永因揚言大同欲奉一王子召塞外兵南襲金陵以撼朝廷源清次聚落驛允中縋城出謁言將士貪功妄殺狀源清叱曰汝以家屬在城爲賊游說耶欲囚之允中遂留懷來不敢歸源清因多設邏卒遏王府及有司軍民諸章疏而請益師至五萬又言城中衣冠之族悉已從賊兵部尚書王憲亦請濟師命侍郎錢如京都督江桓統京軍萬八千人以往行有日矣帝忽悟叛卒不足煩大軍罷諸人弗遣專責源清未進討居數日倣馳疏言兵變已定將士貪功妄殺以激變亂今速旋師亂可遏已而源清深詆倣謂其媚賊時張孚敬及廷臣多主源清議惟侍郎顧鼎臣黃綰頗言用兵之非帝不能決也明年正月官軍圍城久樵採路絕城中大困毀王府及公私廨舍供費兵部知城不可攻復下安撫之令源清亦樹幟招降於是諸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日來見乞通樵採路永許諾翌日城中出採薪者三

百餘人永悉執之城中人滋懼亂卒遂盡裂招降幟復叛潛勾引寇爲助永出視營陣遇寇伏易服而遁官軍大敗叛卒遂引寇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爲那顏居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城中人聞之皆巷哭明日寇在外者力攻東南二關叛卒張樂享首長城關內與之犄角官軍殊死戰寇亦頗有殺傷乃驅叛卒爲前鋒急攻東關死者大半寇知叛卒不足賴且所許金帛多不售遂倒戈擊之大詬而去是時寇游騎南掠至朔應諸州山西驛驛源清告急請募九邊兵且請增總制官禦之以得一意攻城帝不許源清乃百道進攻募黨夫穴城爲毒烟所熏死者相藉源清復請築堤壅水灌之帝大不懌手勅數百言論廷臣極言攻城之非且曰大同京師北門何可破壞縱使破城將來何以興復今宜罷源清別遣大臣有識者撫安其事自定會源清亦知事不可爲自劾求去帝責其負托奪職間住以兵部侍郎張瓚代之瓚未至即中詹榮等已悉捕獲首惡城中大定既而黃綰勸上功罪言源清求實罪魁且劾其拮克婪賄不貲請置重典未報兵科曹忭等言宸濠之亂源清倡衆死守有保障功當蒙八議之貸帝怒下忭等詔獄而

遠源清治之源清不服五疏奏辨綰亦數奏獄久不決後綰以憂去法司附輕比減死斥爲民及俺荅薄京師廷議方急邊才命即家起之未赴而卒源清強毅有氣概負時望徒以專愎卒致債事隆慶初贈兵部尚書子爾牧由進士歷戶部郎中爲人精悍強記諳故事然性矜忽御史何廷鈺條議錢法八事多迂瑣不可行戶部久不覆廷鈺趣之爾牧應之慢已而所陳又多見格廷鈺憤疏言前陛下諭戶部節用爾牧謂朝廷自不惜財何乃責計曹搏節其詞涉誹謗世宗大怒曰小臣敢謗朕廷杖之百斤爲民爾牧既罷廢杜門讀書里人罕識其面云

詹榮字仁甫山海衛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督餉大同值兵變殺總兵官李瑾總督劉源清率師圍城久不下榮素有智畧善應變叛卒掠城中獨榮所守藏無犯者時外圍益急榮密約都指揮紀振遊擊戴瀛鎮撫王寧全盟討賊察叛卒馬昇楊麟本無逆志且昇威行賊中可使圖也乃陽令寧持官民狀詣源清所爲叛卒乞原而陰以榮謀告請宥昇麟死昇三千金俾募死士自効會源清已罷巡撫樊繼祖許諾昇麟遂結心腹擒戮兇渠黃鎮等九人

榮等乃開城門，延繼祖等入，復先後捕斬二十六人。城中大定，錄功擢光祿少卿，再遷太常少卿。二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魯米貢使留甘州者九十餘人，總兵官楊信驅以禦寇，死者十之一。榮言彼以好來而用之鋒鏑，失遠人心，且示中國弱，非計。詔奪信官，厚恤死者，檇車送之歸，省人感悅。甘肅諸庫貯布二十三萬餘疋，歲久且浥敗，而軍所需布乃別徵之。他府致賦給後，時榮請先給舊布以新者償，後但徵銀折餉，報可。甫踰年，以大同巡撫趙錦與總兵官周尚文不相能，詔榮與錦易任。是時俺荅歲犯邊，大同尤擾，榮多方計戰守，其秋寇數萬騎入掠，與尚文破之黑山陽，進右副都御史。明年八月，寇復大舉犯中路，參將張鳳等陣歿，寇乘勝欲深入，榮與尚文及總督翁萬達嚴兵備，陽和而遣騎四出邀擊，多所殺傷。寇登山則見官軍大集，乃引去。代府奉國將軍克灼及他宗室十餘人聚衆行劫，榮奏之，坐奪祿。克灼等遂謀反，遣人及小王子入寇，而已爲內應，謀據大同，取平陽。都之榮聞告，變尚文遣騎偵伺，果得其使者衛奉等四人逆黨，追捕皆伏。辜榮以大同無險可依，乃築東路邊牆百三十八里爲堡，七爲墩臺，百

五十四工成。邊警大省，又以守邊之計，當務屯田積粟，而近邊弘賜諸堡三十一所，延亘五百餘里，關而治之，皆膏腴田，可數十萬頃，乃奏請召軍佃作，復其租徭，移大同一歲市馬費市牛賦之。秋冬則聚而還，寇帝立從馬二十七年，寇入犯，與尚文破之彌陀山，斬其一大首。榮先以靖亂功進兵部右侍郎，又以繕邊破賊，再增俸一等，累被獎賚。至是召還理部事，明年進左尚書。趙廷瑞罷，榮署部務，奏行秋防十事，已而萬達入爲尚書，遭母喪，榮復當署部務，辭疾乞休。帝怒奪職，間住越二年卒。當榮之撫大同也，值萬達爲總督，尚文爲總兵，三人皆盛有才略，故士馬強，邊備饒，賊雖數入，終不能得志。自後代者不勝任，寇無歲不入，躡邊人益思榮等不衰，帝亦知榮才方有所委任，而疑其托疾避難，故遂獲譴。然萬達榮既去，兵部明年俺荅即薄京師，論者謂二人不去，寇未必至此。而榮之卒，無一人爲帝言者，至萬曆中，其孫廷爲順天通判，上書訟榮功，乃贈工部尚書，予卹如制。呂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早孤，事母以孝，聞性沉毅，寡言笑。登正德三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出覈宣大軍餉，多所糾劾。九年正月，乾清宮災，經上言乾清宮

者天子之正寢也。今陛下舍正寢而遠處豹房，忍儲戴而廣蓄義子，疎儒臣而昵近者，僧素文德而寵用違帥信童豎，而日事狎遊，君臣睽隔，紀綱廢弛，致天心赫怒，顯示謹告，望乘此悔悟之機，痛革往日之弊。親近賢士，盡逐義子，端處法官，躬親廟享，政事委諸六曹耳目，寄之臺諫，諸以聲色狗馬淫巧進者，皆屏絕勿近。庶災變得弭，治化可臻。報聞。累遷至吏科都給事中。十一年三月，馬昂女弟已有身，獻於帝。帝嬖之，中外以爲憂。經借六科諸臣進諫曰：「近傳廢弁馬昂獻其已孕女弟，報見狎愛，臣等初未敢信。及觀內降昂超授右都督，臣等始惶懼不知所爲。陛下果爲皇儲計，宜博選世族，使備嬪御，奈何溺汙賤以自褻？且聞昂及諸子弟出入禁掖，無所忌憚，應對左右，殊乏臣禮。又將樹立徒黨，以爲羽翼，小人之情，無有厭足。失今不治，後悔何追？望正昂罪，斥所入孕婦，以息物議。」御史張淮等並以爲言，皆不報。未幾，經又抗疏切諫，請以呂不韋事爲鑒。帝亦不省。時山西左右布政使倪天民、陳達、叅議孫清、登州知府張龍居、官貪暴，稱爲天下四害。經偕同官極陳其罪，且言祖宗以來，方面官一被論劾，則朝廷不能留，大臣不能庇，而

在彼亦自知無所容，以得全歸爲幸。今四臣屢掛彈章，居位如故，不知果何所恃而然耶？朝廷留之則爲容，奸長亂大臣庇之則爲害，正黨邪使其久依城社，長惡不悛，爲天下害，殆非小也。御史程昌等亦極論之。章下所司四人者，清樂工，臧賢庇之，龍朱寧庇之，而天民達又吏部尚書楊一清所善，故皆不能去。十月中，旨以兵部侍郎李浩爲禮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經率六科諸臣論浩不宜進秩，當是時，權奄悍帥交執國命，經處諫垣，持論激切，不阿以故。大臣及羣小咸惡之。十一月，忽傳中旨命經與兵科都給事中潘垣俱進一階，調外任。於是御史王金給事中邵錫等抗言曰：「比來用舍違宜，爵賞無紀，貪汙充位，躁競成風，尚書以傳奉，輒得卿相，以乞憐苟安，銓曹之失職甚矣。軍功冒濫，違備廢弛，黨逆者襲官失機者幸免，推舉率承風旨，是非不恤，人言兵政之廢墜極矣。經頃給事二科，其所以叅駁論列，將各舉其職，効忠於陛下，而陛下不察，乃墮小人之計，終今以後，誰爲陛下糾正欺蔽者？乞留之。」省闈使奸人知懼，不報。經遂出爲蒲州同知。又以事忤中官黃玉，誣劾繫獄。再踰年，世宗即位，經山東叅政，歷雲南左布政使，嘉靖

十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軍素驕情經一切以法繩之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經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盡奪牧地還官由是衆咸怨之又役軍築邊牆將吏希指督趣諸軍遂大譟擁入經府乞罷役都指揮劉尚德從傍叱衆退不應經怒呼左右榜訴者衆益大閤不可制爭毆尚德經倉皇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亂軍遂毀府門火其均徭冊鳴鐘鼓糾衆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高大恩於獄欲擁以爲主尋搜得經裂其冠裳執付都司署事聞詔經還朝經得報赴廣寧治行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將尅諸軍草價爲經辦裝悍卒復鼓衆執數經罪裸而寘之獄遂毀庫出旗纛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日夜明日執經及璘囚首揭標遍遊諸城門且行且批其頰復繫之獄脅鎮守中官王純總兵官劉淮等奏經激變狀數其十一罪請逮問帝即遣官校逮經官校至廣寧亂軍疑非真謂設詐脫經復鼓譟擁經及官校寘之獄純等委曲開諭始解經至下詔獄謫戍茂州十六年肆赦惟經不原後二年始釋還隆慶初復官

黃懋官莆田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歷文選郎中順天

府尹三十六年遷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舊制南京諸軍有妻者月餉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月每米石折銀五錢及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諸軍已怨懋官性尤苛細諸營餉冊至必詰其逃亡物故致發不及期又奏革募補者妻糧以故諸軍益怨時蔡克廉代坤爲尚書病不視事而江南歲比不登米價翔涌諸軍窮則相率求復折色故額不許故事給餉率以初旬至是中旬未給遂洶洶思亂而振武營軍尤驕悍不可制振武營者南京尚書張釐以倭賊猖獗京軍不任戰選其精銳并募四方健兒別爲一軍大抵皆市井游手無籍素不狗約束至是值都肆日亂卒周山等鼓譟圍懋官署懋官懼急招釐及內外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徐鵬舉臨淮侯李庭竹兵部侍郎李遂援已諸人至亂卒已盡邀諸營軍甲而入懋官益懼急布銀於地卒爭攫之猶不散綬鵬舉輩不能發一詞出適他所候變懋官知不免急踰垣避體魁碩不能上一僮自下推之仆地氣息僅屬投一吏舍鵬舉等亦來會居有頃衆廉得之持挺羣集懋官急目亂卒許發廉鵬舉好言慰止之亂卒即誓鵬舉輩亦從傍爲解終不聽多登屋爭投瓦石

鵬舉輩各散去懋官遂被害復曳其屍至大市裸而懸之鞭梃交下懋官肌白若雪貌甚偉觀者無不歎息諸亂卒揚揚得意公肆剽掠逢儒冠者即拱之曰此他日虐我者也綬及鵬舉輩不敢呵問遣吏持黃紙許給賞萬金一卒輒碎之曰是何足飽我曹每碎輒增至五倍亦如之時亂卒玩弄文武大吏若嬰兒然獨不敢侮誠意伯劉世延世延因許犒十萬金衆始首肯乃稍定明日諸大臣集守備聽事諸亂卒亦畢集李遂出大言曰昨黃侍即自越墻死諸軍特不當殘辱之耳吾當據實奏朝廷不以叛相誣也衆說遂因麾之退衆求賞遂曰今日之事若輩求復妻糧及折價故額可得也求賞不可得也衆聽命乃人昇一金以補折價始散時三十九年二月也未幾軍中訛言朝廷將盡加誅陰相結納欲叛入海遂患之與尚書張鰲謀托病閉閣卧給券免死以慰安之而密召營將華思等入卧內令訪首惡掩捕周山等二十五人繫獄以聞有詔追懋官及克廉職罷綬庭竹鰲任惟鵬舉如故而遂以戡定功議遷擢所獲叛卒詔止誅三人餘戍遣衛然三人者已先斃杖下無顯戮者遂歎曰兵自此益驕矣未幾江東代鰲爲尚書

果復有池河之變池河營在江北舊制歲發飛熊諸衛軍餘給以月糧分番操守又人給一丁資往來費謂之幫丁積二十餘年千戶吳欽謂爲非制請於部罷之衆怒縛欽毆之懋之於竿東遣官撫諭始得釋尋捕倡首者而幫丁如故遂時已召入兵部復擢南京參贊尚書以鎮撫之亡何營兵王漢馬元等惑妖僧繡頭復倡訛言遂捕斬繡頭申嚴什伍書其名籍年貌繫牌腰間軍以故戢既又奏調振武軍護陵寢一日散及千人留都是自無患論曰世宗即位之始戍卒內訌始於甘肅自後大同再變遼左踵發而陪京內地亦攘臂效尤遂至戕殺重臣幾釀大亂夫此小卒跳踉非有前世藩鎮根柢之固羽翼之繁也而一時鎮巡勳衛大臣矐目環視無有能出身當之者何耶蓋統馭之非才而紀綱之不立非一日矣及其有事朝廷復以姑息處之堂堂命吏既屠裂於生前旋削奪於身後幾何而不爲逆賊快私讐也且夫國家設兵將以靖亂今乃岌岌焉惟兵變之是憂尚可驅之鋒鏑備一旦緩急之用哉國勢之不振茲焉兆之矣悲夫

明史卷之九十一 列傳百四十二

張嶺 盛應期 姚鑊子涑

陶諧 孫大順 弟大臨 應 檟

王鈞 熊桴 徐甫宰 王化 李佑

張嶺字時俊蕭山人成化末年進士弘治初修憲宗實錄命嶺往蘇松諸府採訪軼事事竣授上饒知縣約已利民民咸德之遷南京兵部主事先是曹即見守備中貴執禮甚卑至嶺始長揖後遂為例歷南京刑部郎中正德初遷興化知府初隆平侯張祐無子於制弟祿應襲而族人爭之祿訴於南京法司久不能決乃復訴京師時劉瑾方擅政遂削尚書樊瑩都御史高銓籍而嶺以承勅亦勒為民瑾敗起知南雄有善政擢江西叅政進右布政使九年舉治行卓異尋遷左嶺在江西久寧王宸濠有異志屢招致之堅拒弗應宸濠欲拓地廣其居嶺又執不可宸濠大恚謀去之遣人致餽發視則棗梨薑芥也嶺曰人臣受命天子彼奈何欲去留我哉未幾召為光祿卿十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時武宗駐蹕塞上中貴奉使頻出其境嶺待之倨又中貴家隸部下者無所優假皆不悅嶺乃移疾歸世宗即位命以右都

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是時廣東新寧恩平賊蔡猛三嚴阮等縱掠州縣總兵官朱麒等不能制而廣西上思州賊黃鏐又攻破州城兩廣驛騷擾至明號令繕甲兵簡武勇與麒進兵討鏐賊黨黃廷寶擒鏐以獻嘉靖二年合官軍土兵三萬八千人進擊新寧諸賊前後破賊巢二百餘斬一萬四千餘人俘獲賊屬五千九百餘人招降復業者無算猛三及阮皆授首自嶺南用兵以寡勝衆未有若是役者捷聞獎賚先是佛郎機國人別都盧剽掠滿刺加諸國橫行海外復率其屬疎世利等千餘人擁五舟破巴西國至是遂入寇新會嶺令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率師出海禦之擒別都盧疎世利等獲其二舟餘賊復戰應恩死焉賊亦遁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就改工部尚書六年大計京官拾遺被劾致仕後數年卒

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弘治六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出轄濟寧諸牒公私舟日爭進水不得蓄應期持禁嚴無敢抗者中貴李廣家人市私鹽至濟畏應期投鹽水中去廣怒會南京進貢內官誣奏應期阻薦新船大不敬廣從中構之遂遠應期及主事范璋下詔獄璋時筦衛河亦以持法忤中貴者也獄具當贖杖

遷職孝宗不允謫兩人雲南驛丞應期稍遷祿豐知縣正德初歷雲南僉事治金滄洱海道景東土知府信讓父子相仇殺應期執讓者罪之曉以大義遂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英死其妻攝府事子朝鳴兇狡肆攘寇應期出不意單車入其境母子惶怖伏罪乃究治其黨歸所侵於民因策鳳氏終爲亂奏請降其秩設官制之朝議寢不行其後鳳氏卒叛鎮守太監梁裕誅求無藝應期與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抑之爲裕所劾三人俱逮下詔獄璞竟考死獄中會乾清宮災應期得復職四遷至陝西左布政使鎮守中官廖鑾與其從子鎧漁獵公私有司莫敢忤應期稍治其左右鑾怒謀因事中之檄造御用絨扇費鉅萬應期籍記鑾前後侵漁數萬計以示鑾鑾惶恐謝事得已武宗幸榆林諸扈從權倖勢薰灼大吏皆惕息獨應期與抗禮十四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天全六番招討使高文林敕出寇掠討平之泉江焚鑾普法惡作亂富順奸民謝文義文禮兄弟附之及法惡死文義等既撫復叛應期與總兵官吳坤督指揮僉事何卿等合烏蒙芒部土兵討之賊屢敗殲文禮於陣功且成矣巡按御史黎龍劾應期非才鎮守太監

王潤亦言春深江漲未可進師兵部尚書王瓊信之檄應期毋妄動兵遂罷賊勢復張應期師再舉卿敗賊於滴水崖乘勝渡江搗其巢乃斬文義及諸酋助惡者百餘人羣蠻聽撫事聞賚銀幣以憂歸嘉靖二年起故官巡撫江西承宸濠亂後瘡痍未復爲奏免雜調緡錢數十萬請留轉輸南京米四十七萬銀二十萬以業饑民又督諸府積穀備荒至百餘萬明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將行籍上積穀之數請代者督察有司慎典守時斂散歲終稽覈以別有司賢否戶部奏從其言且推行之天下應期被獎賚思思上目劉召叛執都指揮孫震鄰境土官多黨逆者應期偕撫寧侯朱麒中官鄭潤督叅將李璋等征之斬召及其黨一千七十餘人思思遂平復賚銀幣先是兩廣總兵與鎮守中貴率通土司賂遺軍伍多私占尺籍半虛應期鈎稽簡料潤麒交怨之及議大征岑猛應期條上方畧七事極言廣兵疲弱不可用麒等益恚應期有膽畧遇事敢爲所至有勞績然剛褊自遂與物多忤御史許中劾應期凌暴屬吏不異隸僕且讐視百姓帝不問而麒等諸不悅者相與爲流言於是御史鄭洛書奏應期往任方面工事撫按

而勇凌同列及還巡撫賄結權貴帝責應期自陳時已陞工部侍郎遂引疾歸六年黃河水溢奔入漕渠沛縣間沙淤數里糧艘爲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建議者紛起尚書胡世寧詹事霍韜僉事江良材請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爲經久計議未定其冬以御史吳仲言召拯還命簡大臣實心經國者代之僉舉應期即家拜右都御史以往明年正月應期言沛縣以北地形卑下泥沙易集以故屢濬屢塞臣博加訪詢昭陽朝東北進汪家口南出留城口得一百四十餘里可改爲漕渠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泉內設蓄水牐旁置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節縮較之䟽濬舊河勞逸遠甚且足爲永久利請用夫六萬五千人銀二十萬兩期六月畢事又請令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分浚趙皮砦孫家渡南北溜溝以殺上流之勢築武城西至沛縣南土堤以防北潰詔皆從之時廷議雖如應期請然當役初興人多言不便而應期勇任事急成功杜衆口趣工嚴急人由是頗怨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開河非計帝遽命罷役應期請展一月俟秋深果奮河通流則已不則竟其功不聽初新河之開維熊力言其善至是亦䟽陳不便應期上章自

理帝怒詔與維熊俱奪職世寧上言新河之議首倡自臣應期偶與臣合耳初尅期六月成功今僅四月功已八九粒緣程工促急遂怨讟煩興至於維熊反覆變詐傾陷大臣貽誤國事罪當不止此自古國家每儻大事必責首議之人應期因臣妄言得罪以去使後日任事之臣盡以應期爲戒皆臣一言所致也請與同罷帝不許後更赦得復官致仕十五年卒應期罷後三十年朱衡循新河遺蹟成之運道至今蒙利焉

姚鏞字英之慈谿人弘治六年進士除禮部主事進員外郎鏞精舉子業都下士爭執經其門弟子至數百人擢廣西提學僉事立宣成書院簡俊秀延五經師教之供其費由是文教大起桂人重鬼有所謂山魃卓旺者能出神怪家設像祀之巫挾以惑民鏞作除二妖文下令毀像絕其巫俗遂變時御史延順壽巡按至兩司多以審啓致殷勤願壽獨謂人曰姚先生無密啓我所敬也特䟽薦之遷福建副使汀州大帽山賊攻武平鏞率兵援之賊遁初永安民賴師智者部五百壯士自保賊兵數萬不敢窺鏞撫而用之願盡死力適鏞改督學政以兵事屬副使楊璋始戢

不利於是懸峰賊首劉龍猖獗甚師智夜襲龍若大破賊賊盡走江西而棄武平諸砦不守議者皆謂鑊功其督學教士如廣西興泉故無春秋學建汀則鮮易鑊延名儒分教諸縣闈五經之業始備中官廖堂者永定人其弟鵬以子屬鎮監求應舉鑊拒不肯正德九年舉天下治行卓異十五人鑊與馬擢貴州按察使粵閩諸生皆立祠以祀既抵貴州鎮守中官吏恭憚鑊方嚴爲斂戢其下宣慰使安萬鍾庭謁股栗不敢仰視其威名懾服人如此再遷山東左布政使兵部買馬民間尚書璽定其直八兩鑊以上納費重而子直少具疏爭之遂增其直且倍青菜二州饑有司匿不聞部督租如故鑊爲代奏乃得蠲減守藏吏以羨金四千兩私遺鑊鑊正色叱之居官不以家累自隨輿隸皆得出入寢所武宗南巡道山東御黑龍舟鑊舟悞觸之帝問誰也左右以姚布政對帝素知鑊材畧咲曰是髯耶即命釋之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武宗以十萬衆駐其地公私皆匱鑊撫循有方漸復其舊已上邊務六事皆議行軍政大飭初諸將兵行恐敵騎猝至禁不使有聲然亦不免鑊巡西路部署嚴整金鼓震盪敵登高望之曰此

犬那顏也猶齒引去鎮城外素禁樵採鑊悉恣城中民出芻牧至暮嚴兵衛之而還計日所入直索百金民大便之嘉靖元年吉囊寇涇陽陝中大震鑊遣遊擊彭樸率所部出西路釋指揮卜雲於獄使副樸夜半前軍過賊壘砲發賊驚起悉衆而南前軍襲其背賊駭將三人躍馬突陳雲發二矢殪二人賊奪氣遂遁璽書褒諭尋召爲兵部右侍郎督易州山厰延綏民家刻像祀之後陝西巡按御史王儀行部問民疾苦諸軍哭訴謂自姚公去賦役煩困非公來不能活我儀疏請於朝不報三年冬出督漕運未上改兵部右侍郎中官崔文從子指揮昂求馬蘭谿恭將大學士費宏爲言鑊卒持不可五年遷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田州土官岑猛者素桀驁不奉約束至是侵奪鄰境有不軌謀前後巡撫屢奏其罪鑊至始議征之以都指揮沈希儀有智畧召與計事善其策屬希儀潛結歸順土官岑璋使圖猛會鑊所調永順保靖兵至乃命希儀與張經李璋張佑程鑿五將統兵八萬分道進討而鑊與總兵官朱麟等督師攻破定羅丹梁猛懼乞止軍行勸鑊不顧督戰益急猛子邦彥以勁兵守工堯隘而希儀所約岑璋者猛婦

翁也密遣兵千人佯助邦彥官軍攻工先歸順兵先呼曰兵敗矣潰而遁邦彥所部聞之亦驚潰官軍乘勢奮擊大破之斬賊將韋好陸綬邦彥亦被殺猛窘奔歸順璋誘而鳩殺之斬首以獻捷聞帝大喜就進鑊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任一子官諸將進秩有差鑊遂請改設流官且陳善後七事制可乃命叅議汪必東僉事申惠與叅將張經以兵萬人鎮其地必東惠甫至輒移疾他適經守備亦漸懈猛黨蘆蕪王受等詐言猛不死借交趾兵二十萬且至夷民信之蕪等遂率衆薄城經出擊城中人亦附賊經突圍走城遂陷而王受亦攻入思恩府廣西大震訛言猛實不死巡按御史石金信之布政使嚴紘素銜鑊嫉金劾鑊禦賊失策輕信罔上并及前總督盛應期啓釁罪帝以鑊有功許便宜撫勦蕪受數求救於鑊鑊不許將大發兵討之而嫉鑊者交敗其事永保之軍力請戰鑊造浮橋濟師金毀其橋以小舟渡求餉復不給會廷議起兵部尚書王守仁督兩廣軍令鑊與同事鑊遂引疾乞罷帝曰姚鑊不去則王守仁不來許馳驛歸初廣東學使魏校毀諸寺觀已而田數千畝盡入霍韜方獻夫諸家鑊至廣追還之官韜獻夫恨

甚至與張璉桂萼合議排鑊謂大同當征而反撫田州當撫而反征此皆費宏謀國不臧釀成南北之患蓋宏雖去猶借鑊以排之也鑊既得請方候代所誦諸軍已集王受留兵守思恩來攻圍武緣武經拒守賊不能下有千夫長韋貫徐伍者遣壯士間道潛入思恩隨引兵逼城壯士自城中應之殺其守卒遂復思恩鑊上其狀詔先賞貫等撫勦事宜俟守仁處置既而鑊奏辨石金前疏詆金阻撓養寇并劾嚴紘及叅政鄒侃等奸貪阿附狀金亦再疏詆鑊帝先入璉等言命落鑊職間住後蕪受既撫復叛帝漸思鑊十四年三邊關總制時費宏已召還矣與大學士李時同召對宏薦鑊時亦言鑊處田州事賢於王守仁帝曰然守仁徒虛名耳遂命以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未赴會宏卒鑊疏辭新命帝不悅仍落職間住鑊爲人剛毅博大一意爲國不顧利害既罷人皆謂未盡其用南北交薦至二十疏家居數年卒子涑字維東嘉靖二年殿試第一入翰林爲修撰爭大禮廷杖又議郊祀合祀不當輕易詔修明倫大典懇辭不與累官侍讀學士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八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

士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十五年冬疏請緝熙聖學命儒臣日進講大學衍義退朝之餘不時省覽孝宗嘉納之奉命清京衛屯田舊制軍授田五十畝課租六石諧請減四之三部議成不可更今但石徵銀二錢軍亦不至困詔可正德改元御馬太監陳貢言馬多病損不利在廐請改營之諧言此廐已百餘年何忽以形家之言有所歸咎不過假營造欲肆侵剋耳工部尚書曾鑑亦再疏持之事得已時巨奄劉瑾丘聚魏彬馬永成等亂政日導武宗游畋諧上言通者灾異游臻陛下宜增修德政奈何忽不知懼傾心近習而正人君子則憚於觀面恣意射獵而國政聖學則怠於究心乞以瑾等誤國之罪告於先帝罪之勿赦司禮太監陳寬等受先帝重託而馬鳳黃偉乃青宮舊侍悉坐視顛危亦宜罷斥疏入瑾等怒摘其譌字令對狀諧伏罪宥之八月命內官崔杲等徃江南浙江織造諧率同官力諫既而杲等乞長蘆餘鹽萬二千引諧復力言不可皆不聽時宦官勢熾而諧事與之爭直聲甚震然瑾等怒甚思中之明年正月諧當出理邊儲以工科掌印無人請俟行日遣官代署瑾等遂以爲諧罪下詔獄廷杖之斥爲民旋指

爲奸黨榜之朝堂諸奄憾猶未釋誣以巡視十庫時缺布不奏復械至闕下杖謫戍肅州瑾誅還鄉以聚彬輩猶用事竟不獲召嘉靖元年始復官未至除江西僉事轉河南管河副使命沿河植柳傍藝葭葦有事採以爲埽免民間擾民大便之總理都御史請推行之諸道歲省費鉅萬遷叅政預平青羊山賊陳卿歷左右布政使皆在河南十年二月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疏言守令遷移太驟宜以六年爲期言官忤旨者當賜優容養病官才力堪任者毋終廢棄時南京御史馬駮等十人以劾王瓊被逮而新例養病久者率不復收叙故諧以爲言又奏今天下差役煩重既有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諸役乃編審里甲復征曠丁之課及供億諸費甚無義也宜通行罷免帝皆採納踰年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海寇陳邦瑞許折桂等突入波羅欲犯廣州爲指揮李愨舟師所壓邦瑞投水死俘斬甚衆於時新造戰艦及所產閩舡皆集折桂等懼還所執指揮二人乞就撫諧與三司議從其請散遣脅從千餘人而居折桂等於東筦編爲總甲使約束其黨五百人爲新民諧具以聞兵部以降賊羣聚恐乘隙爲變

令諧等解散其衆俟事寧錄功詔可既而賞竟不行陽春賊趙林花等糾衆攻城肆掠與德慶賊鳳二全等相倚爲患積年諧調兵進討破賊百二十五皆俘斬七千餘人捷聞帝曰功誠足錄第前此縱賊爲患者誰耶其追詰以聞諧等僅賚銀幣瓊山沙灣洞賊黎佛二等復起殺典史執千百戶二人諧復遣將勦平爲總督三年俘斬累萬招降亦數十萬人而是時張璉輩用事諧不屑附麗希寵以故功多不錄人咸爲諧不平諧自若也母憂歸起兵部左侍郎諧歷事三朝介然守正每廷議持論必侃侃見朝貴多新進習尚與弘治時大異每形慨嘆會九廟災詔大臣自陳諧遂懇乞骸骨致仕歸卒贈兵部尚書隆慶初諡莊敏

是亦四十餘人寃矣請爲公治之乃縱囚令四出跡盜果得真者尋代爲左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甫三月劾罷第大臨字虞臣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嚴嵩子世蕃來交驩大臨不與見雅善給事中吳時來時來將劾嵩以疏草示大臨稍爲更定及時來下詔獄詰所共謀或爲大臨危大臨不顧日遣餉藥物弗絕時來亦忍死無一言隆慶中歷詹事直講東宮萬曆初遷禮部右侍郎調吏部皆直日講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僖大臨少勵志行應舉至杭州隣婦夜奔拒之旦遂徙舍爲人寬然長者而內持貞介不以勢利易操大順子允淳與父同登進士終尚寶丞大臨子允宜亦舉進士終刑部員外郎

應檟字子材遂昌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有貴人下獄使人以七百金行餽檟峻却之論如律由是知名遷員外郎恤刑江西平反爲諸道最擢濟南知府調常州更定賦役法民便之御史行部至檟以知府無跪御史禮請復故事御史不得已從焉而心嫌之後大計嗾他御史劾檟調寶慶累遷山東左右布政使二十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居數月改山西時所部歲被寇檟至簡精銳葺營堡謹斥堠

聚兵扼要害寇知有備不敢犯明年俺荅逼京師橫提兵入衛會寇已退命隨仇鸞追勦其冬進兵部右侍郎總督漕運請閉清河口開三里溝至通濟橋使舟由溝出淮達黃河道里甚近工費亦省帝報從焉三十年改督兩廣軍務副總兵張經殃民玩寇劾罷之桂林平樂諸徭擾險肆亂嘗殺知縣張士毅剽劫無虛月橫與總兵官顧寰督兵進討斬首四百八十級俘三百四十人夷其巢捷聞被賚予一子官尋卒贈兵部尚書橫爲人有雅度貞介自持未嘗俯仰權要居官務實政雖與時多忤而所至人咸稱之故事兩司大吏不廷謁督撫兩廣自韓雍爲總督是時兩司皆戴罪充爲事官遂相率廷謁沿爲例及橫督兩廣兩司知其爲知府時嘗抗御史使人諷之而叅政項喬亦以非禮爭橫欣然命如舊儀衆論益以橫爲賢

施鞭朴御史行部銜鈞亢直索視諸案牘欲有所摘發卒不得隙已察知其治狀曰廉吏也薦之朝銓曹謂廉吏宜筦權以爲福建鹽運使嘗署福州事民歌頌之歷廣東左布政使三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諸府所部故多盜長吏擾之民愈不靖鈞解繁苛一意拊循踰年盜竟不作遂以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肇慶山賊馮天恩等據險出掠爲患數十年鈞與總兵官王瑾等分軍進討破巢二百有奇斬首七千八百餘級俘獲八百餘人置廣寧縣設戍兵控制要害一方遂寧論功官一子明年倭寇自閩犯揭陽鈞檄召目兵而先督將士禦之倭斬一百七十餘人奪還人口稱是比目兵至則倭已退乃用其兵潛討瀧水陽春劇賊擒其魁梁德劉世正等餘黨悉解散督府故有賞功所金錢恣出入無覈者鈞命改貯梧州庫凡犒賚移牒給之由是出納得稽歲有贏羨南雄梧州二府稅舊以佐軍資者皆改輸北邊馬居三年召爲南京右都御史踰年就改工部尚書引年歸鈞天性淳朴不樂浮華當官確然有守屬權相竊柄以官爲市而鈞皆循資平進人不得而訾議之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熊桴字元乘江夏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太倉知州居二年倭患忽起首薄太倉城桴堅守五日賊不能破解去而巡按御史誤劾桴失事詔降邊方謀職士民走闕下訟寬得留任三十四年松江倭泊三丈浦者登舟欲遁桴督水師追擊之斬首一百三十沉其七舟捷聞遷蕪州同知佐巡撫曹邦輔討平潁暨倭寇賜銀幣明年再以備倭功被賜尋擢獲松兵備僉事駐太倉桴爲人公忠多智畧大小三十餘戰斬獲多累遷右叅政兼副使兵備如故巡撫翁大立薦桴調兵食守危城屢奏績效請久任責成功制可桴於是以前暇建崇明福山川沙柘林吳淞江五城開楊林瓦浦虹江白茆四渠民德之甚久之遷陝西按察使大計被劾責降山東叅政進浙江右布政使隆慶改元以海寇會一本擾廣東拜桴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桴拊循士民發千金賑貸罷魚鹽連課撤州縣行保甲造戰艘百有六十區畫周悉二年七月一本率衆犯福建桴偕總督張瀚會福建兵出海追擊俘斬七百人死水火者萬計明年又討平大埔賊黎成之等時一本雖敗兵猶強復攻破碣石諸衛叅將耿宗元御下素嚴聲言欲斬敗將周雲翔廖鳳等諸

人懼謀作亂宗元方闕兵遽鼓譟起手及之執通判潘槐遂與賊合事聞桴坐停俸戴罪既而賊爲總兵官郭成所滅桴以運籌功賚金幣其年七月大發兵偕總督劉燾總兵官俞大猷等進討一本擒之餘黨悉平論功進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官桴竟以勞卒於軍給事中陳吾德頌其功言桴承命入境正山海寇盜陸梁之日重以叛卒內訌人心恟懼而桴奮身督戰蒙犯瘴癘甫奏膚功遽以身殞褒恤之典宜異常倫乃贈兵部左侍郎予祭塋

徐甫宰字允平浙江山陰人性孝友童時嘗割股療母長以父產讓其兄爲人恂懦少文持論慷慨以奇節自負嘉靖中舉順天鄉試久之除武平知縣雅與里人諸大綬友善至是大綬以第一人及第甫宰將之官謂大綬曰言科第則無以踰子若他日所建豎未知孰先期各努力毋負平生可也聞者壯之武平當閩粵之交多盜甫宰下車問民疾苦寬征徭築堤捍溪鑿井引水繕完頽城近賊之地築城立堡者三興數大役費累千計而民不知歲凶發倉平糶久旱虔禱期五日不雨則以身爲牲及期果雨邑中火會烈風甫宰拜且祝風止而火滅常進諸生喻以義理

俾轉相誠遠近化之賊聞亦多傾心信嚮有解甲降者居六年薦章屢上程鄉與武平鄰其人相率乞調甫宰上官亦以程鄉盜藪倚甫宰綏靖奏如其請武平人若失父母群詈程鄉人程鄉人擁衆迎去惟恐武平留之者甫宰居程鄉如其故治而平盜功更著初大盜張璉既滅獨其黨林朝曦據巢不下至是率其衆從銀場坑間道出攻縣城甫宰嚴兵待之而遣主簿梁維棟入賊中諭散其黨朝曦窮急棄巢遁追獲之陰那山事聞超擢潮州兵備僉事添注勦寇任一子千戶四十二年程鄉賊溫鑑梁輝等合上杭賊出窺江西平遠知縣馬平王化遮擊之檀嶺賊敗奔瑞金副使李佑者貴州清平衛人善爲兵賊遇之三戰皆北乃間道歸程鄉奮巢甫宰乘其壘未定急攻之擒烏餘黨悉平論功賚銀幣已乃補潮州分巡僉事兼理兵備事未幾以東莞水兵徐永太等亂停俸討賊時甫宰已有疾疾亟乃乞歸歸月餘卒武平程鄉皆爲立祠甫宰治邑爲循吏及將兵屢著武功竟能不負其志如向所言化字汝贊父尚學職方郎中化有膂力好奇計家居郭外獐賊來掠化披獐衣雜羣獐出入識其嚮導乃里中惡少化塗泥於手佯撫

其背曰官兵至可歸矣其人歸化言於官捕殺之尋登鄉薦嘉靖四十年新置平遠縣即以化爲知縣平遠故賊巢其吏民皆賊也化開誠撫諭示以威信人多警服既擊賊檀嶺有功名漸起田坑賊梁國相者故賊梁寧之子寧誅國相請降至是復叛約三圖賊葛鼎榮等分寇江西福建化知之先其未發寄妻子會昌縣而身率鄉兵擊之賊連敗乃縱反間於會昌言化已沒化妻計氏慟哭自刎化聞之怒追賊益急竟獲國相於石子嶺事聞遷潮州府同知仍署縣事計氏以死節被旌官爲立祠四十四年舉治行卓異超擢爲廣東副使明年南贛巡撫吳百朋以貪黷劾詔削籍既而巡按御史趙淳薦其知兵命以僉事銜惠潮二府兵備與平河源從化賊久之考察論罷佑字吉甫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歷工部郎中遷江西副使既邀賊瑞金有功尋敗廣東賊吳志高江西下歷賊賴清圜等皆賚銀幣進江西右叅政四十五年春偕總兵官俞大猷大破劇賊李亞元與化同被賚其冬以廣東寇盛議設巡撫大臣乃擢佑右僉都御史任之時百務初劬佑綜理周密規模遂立復屢敗海寇林道乾山寇張韶南等隆慶二年南京給事御史

劾佑冒濫巡撫詔回籍候勘未幾卒

論曰諸臣所建樹雖大小不侔觀其節槩皆矯矯自

矜負未肯低眉權貴者既齟齬於時遂亦莫能伸其

志而鏤諸二人頗具才畧故忤抑尤亟云

明史卷二百九十二

列傳一百四十三

毛伯溫 子宗伊 唐 貴

汪文盛 子宗伊 張 岳

潘 珍 子旦

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祖超廣西知府伯溫舉正德

三年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擢御史巡按福建禁有司

額外征歛布政使陳珂已入為大理卿伯溫追劾其

侵盜竟罷去再按河南市指倚鎮守孫中官為奸伯

溫捕之急中官怒揚言將許於朝伯溫聞徑詣其邸

索食中官不得已為治具伯溫善飲啖常妻十餘人

中官固已愕然及酒酣伯溫謂曰外傳君有遺言君

乃肯款我耶中官慚謝無之伯溫笑曰固也聞君在

山東許御史廉二萬金僅得直御史今益有名已失

利而復資人以名我固知君弗復為相與大笑極歡

而罷已後按湖廣壽王府軍校為暴按治之伯溫有

機智所至鈞隱摘奸人莫能測世宗即位中官張銳

張忠等已下獄論死其黨蕭教韋霜陰緩之伯溫抗

疏請并誅敬霜中官為之屏氣嘉靖初遷大理寺丞

六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其秋李福達獄作坐伯

溫為大理時失入褫職歸十一年冬用薦起故官撫

山西旋移順天皆未赴改理院事明年進左副都御

史為趙府宗人祐掠所許解官侯勛已獲獲職十五年冬皇嗣生將領詔外國禮部尚書夏言以安南久失朝貢不當遣使請討之帝入其說遂起伯溫右都御史與威寧侯仇鸞治兵待命伯溫以父喪辭不許令御史趙士道明年五月至京上方畧六事會安南世孫黎寧遣陪臣鄭惟條等懇英登庸執逆請與師復警帝疑其不實命暫緩師勅兩廣雲南守臣勘報而使伯溫協理院事御史何維栢請聽伯溫終制不許伯溫引疾不出至禪除始起視事其冬遷工部尚書十七年春雲南巡撫汪文盛等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貢承為藩臣下廷議貪言不可許乃改伯溫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起期啓行當是時帝以用兵事重本無必討意特欲以威服之而兵部尚書張瓚無所經畫率視帝意嚮為可否朝論藉藉咸言不當與師又不取顯諫帝亦知之制下數日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來上且言須兵三十萬餉百六十萬石諸預為計而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請即日出師瓚不敢決復請廷議及議上亦無成策帝不憚讓瓚師復止命伯溫仍協理院事明年二月帝幸承天詔伯溫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俄遷

官僚加兼太子賓客大同故有鎮邊鎮川弘賜鎮河鎮虜五堡相距二百餘里當極邊迫近賊帳自巡撫張文錦以築堡致亂自後無敢議修復者伯溫曰變所由生以任用匪人非建議謬也卒營之募軍三千防守給以閒田永除其賦邊防賴焉錄功加太子少保是時登庸懼見討數上表乞降籍其土地人民以待命帝亦欲因而撫之特遣侍郎黃綰招諭會館過有所要求帝怒罷綰下廷臣再議撫勦之宜於是廷臣咸言當討帝從之閏七月命伯溫鸞南征文武三品以下不用命者聽以軍令從事仍諭賊臣登庸及子方瀛如果悔罪來降待以不死伯溫等既至廣西會總督經總兵官安遠侯柳玠恭政翁萬達張岳等議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凡十二萬五千餘人分三省自馮祥龍峒思陵州入而以奇兵二為聲援檄汪文盛帥雲南兵駐蓮花灘亦分三道以進部署已定會鸞有罪召還即以玠代十九年秋伯溫等進署駐南寧馳檄安南臣民諭以天朝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降者以其地授之懸重購贖登庸父子而宣諭登庸果束身歸罪盡籍土地人民納款軍門即如詔書宥罪於是登庸大懼

遣使詣萬達乞降詞甚哀切萬達送之伯溫所伯溫承制許之期十一月東身來歸萬達先築臺鎮南關張御帳置幕以待時方瀛已死及期登庸率從子文明及部酋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各素衣繫組於頸至關南俟命伯溫傳令啓關登庸等跣足膝行北面稽首上降表伯溫令去組受其表登庸等俯伏拜謁如儀復就軍前謁伯溫等伯溫宣天子恩威納其國籍并所還欽州四峒地權令還國聽命馳疏以聞帝大悅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為都統使世襲置十三宣撫司令自署置伯溫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底定者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論功加太子太保二十一年正月還朝復理院事上申明憲綱八事帝優詔褒納時邊閩數有警伯溫請築京師外城帝已報可給事中劉養直言廟工方興物力難繼乃命暫止其年十月張瑄卒伯溫代為兵部瑣貪贖戎備盡贖伯溫銳意振饒會廷臣議上防邊二十四事軍令一新言官建議請嚴實親軍京軍及內府力士匠役以裕國儲伯溫因疏兄濫當章者二十餘條上之凡錦衣騰驤諸衛御馬內官尚膳諸監素為中貴盤踞耗盡者盡在革中帝稱善立命清汰自是

宿弊頓釐而左右近習多不悅二十三年秋順天巡撫朱方以防秋畢請撤客兵未幾寇大入直逼畿輔帝震怒并總督程鵬斌治鵬謹戍方斃杖下御史舒汀因言方止議撤薊鎮兵而并撤宣大則伯溫與職方郎韓最無所逃罪帝遂削伯溫籍杖最闕下八十戍極邊伯溫歸疽發背卒穆宗立渡官賜卹天啟初追諡襄懋伯溫氣宇沈毅臨事決機不動聲色安南之役翁萬達張岳之策為多伯溫能用之且力薦於朝二人遂大見委信具虛懷善任有足稱者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以憂歸劉瑾斥諸服除久不赴官者胄坐奪職瑾誅召用以母老不出嘉靖初始起故官疏諫內臣織造請為宋死節趙與珞追諡立祠進員外郎遷廣西提學僉事訓諸生以義禮士官及孫鑾悉令遣子入學權金騰兵備副使土酋莽信橫虐計禽之保山知縣趙九皋父子肆惡劾置重辟木邦孟養爭地備兵鎮巡議與師胄請先遣使宣諭木邦感悟遂獻地累遷廣西左布政使桂林盜發以計獲其渠七人餘皆解散官軍討古田鳳凰岩賊久無功胄遣使撫之其魁曰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學者耶即解甲與使者俱

宋境內大安靖江府宗室受封言自登名玉牒即當賦祿請補給月八千石有奇曾以有爵始有祿宜自受封日始諸宗大諱屹不動詔報從其議且為著例馬十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未幾移山東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十五年改北部進左侍郎其冬帝以安南久不貢將致討郭勛復贊之詔遣錦衣官問狀中外嚴兵待發曾上疏諫曰今日之事若欲其修貢而已非惟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八請得一陳之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既威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為恨章皇帝遂成先志棄而不守此今日所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由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今其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此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為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平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而止况又有征之不

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為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使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隣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爭尚累累奉表牋具方物致闕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貢而不得非抗衡而不貢也以此責之於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不知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比財用困竭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始今北寇日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之憂方殷而更啟南征之議既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聞於大體倘苟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即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為謀八也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之中矣請停遣勅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章下兵部部臣亦以為忠謀得旨待勅官還奏更議之後卒撫降如曾議郭勛怙寵為其祖英請配享曾疏爭之十七年帝欲祀獻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曾力言不可帝大怒

下詔獄考掠削籍歸是冬遇赦復冠帶明年卒隆慶初贈右都御史曾耿介孝友好學多著述立朝執義不撓論海南人物者以曾為冠冕焉

潘珍字玉卿婺源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諸暨知縣正德初入為大理評事歷山東食事分巡兗州賊劉七等猝至城下有備不敢攻去而掠曲阜珍奏從縣而城之改巡海右有都指揮恃內援大肆剽掠珍按正其罪歷福建副使捕斬劇盜三百餘累遷湖廣左布政使定宗祿就近轉輸民便之嘉靖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遭憂去起督南京操江再遷兵部左侍郎十六年四月帝決意用師安南珍上疏諫曰安南故交趾地歷代所不臣國初雖常得之旋以反者數起章皇帝不忍疲敝中國舉而界之黎利誠至計也今陳嵩莫登庸皆弑逆之賊而黎寧與其父譚不請封入貢亦二十年揆以大義皆所當討何獨狗寧請為之左右乎且其地本不足郡縣置其叛其服無與中國今北寇日蕃東西聯帳萬里烽警屢聞自冬及春奏報無虛日而我芻糧耗置士伍不充顧乃釋門庭之防忽眉睫之害殫竭中國之力遠事羣島非計之得也臣愚謂調兵轉餉之令可毋遽下第遣

文武才望大臣二人奉勅佩印往駐交廣界上調集近郡土漢軍聲言進討而移檄數登庸罪赦其協從有願討賊自効者優為叙錄仍檄黎寧及其部下各以所部兵合勦借我天威壯彼氣勢彼逆賊父子不捨則降何必帶師遠涉疲我士馬哉帝責珍阻撓成命令對狀珍引罪竟褫職歸尋以恩詔復官致仕珍燕直有行誼執節不喻家居十二年中外十餘薦皆報寢卒贈右都御史族子旦字希周弘治末進士由戶部主事歷知漳州邵武二府有異政民為樹碑建祠三遷浙江左布政使斥羨金不取嘉靖八年權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數平巨寇改南京大理卿再遷刑部右侍郎十五年冬以兵部左侍郎提督兩廣軍務時安南議起詔起復毛伯溫討之旦行過其里語之曰安南非門庭寇事當慮始倘兵連不解轉餉不繼非細故也公宜以終喪辭往來之間可少緩師期俟其聞命求款因而撫之可以百全伯溫默然旦抵廣適安南遣貢使來馳疏言莫登庸之篡黎氏猶黎氏之篡陳氏也本不足深較順逆蓋蠻邦無禮義不可以中國治若因其俗治之則元昊可壽子密可侯而黎利可王也今朝廷將興問罪之師登庸即有求

貢之使其心何嘗不畏天威乞勅所司熟議容臣等
戒嚴觀變以待彼國之自定若登庸恪修臣節奉表
獻琛於中國之體亦足矣豈必窮兵萬里然後快哉
章下禮兵二部時族父珍適以言得罪於是尚書嚴
嵩張瓚阿帝意且議不用會伯溫入都見且疏不
悅言兩廣總督宜擇才任兵事者遂改且南京兵部
以張經代之且聞即引疾乞休且言伯溫一入朝輒
取更移督撫大臣他日得志何所不為帝怒勒致仕
且行履修潔與珍並負時名其自嶺南還也吏白例
支庫金三百為道里費且笑曰吾以不妄取為例何
如卒贈工部尚書當且上書後半歲廣東巡按御史
余光亦上言臣始在都刺士有言安南易取者臣亦
信之及今始知其不然登庸已盡有安南之地黎寧
播遷莫知其所竊意黎氏魚肉國君在陳氏為賊子
抗拒中國在我朝為亂魁今其失國或者天假手於
登庸以報之也夫蠻邦篡奪乃其故常自宋以來丁
移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今黎又轉於莫天道好
還於茲可見即欲再興黎氏勢必不能今日但當問
其不庭責以奉貢彼若順服因而撫之不必勞師役
衆煩我中國也若必欲南征則勢難以窮進兵不可

久駐師老生變未見其可臣聞古人臣出疆有安社
稷者得以專之已遣官至彼境上宣揚天威責其修
貢道里懸遠往復陳請必失事機乞令臣得便宜從
事帝以光疏又引五季六朝事不倫下之兵部部議
各光輕率奪其俸無何光進鄉試錄禮部尚書嚴嵩
責其誤奏之被逮削籍光江寧人起家進士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饒州推官
持憲不阿為淮王祐祀所惡有顧嵩者亦素憾文盛
嘗挾刃入王府被執因誣文盛使來刺王王以告守
臣下獄訊治久之得白還官入為兵部主事偕同官
諫武宗南巡杖闕下嘉靖初歷福州知府遷浙江陝
西副使皆督學校擢雲南按察使十五年冬庭議將
討安南以文盛才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當是
時黔國公沐朝輔劾兵事一決於文盛文盛知莫登
庸已篡位安南舊臣不服多據地構兵乃廣為方略
招撫懷遠有文武淵者據宣光以所部萬人來降文
盛使使撫紉之文淵遂獻進兵地圖且言舊臣阮仁
蓮黎景琦等數輩皆分據一方與登庸抗俟天兵至
當號召國中義士諸方並起登庸可禽也文盛以聞
請量授一秩詔授文淵四品章服子弟給冠帶由是

歸附日多文盛又招徠安南等近諸國助討皆聽命乃奏言老耄地廣兵衆宿為登庸所畏可使當一而八百車里孟良多兵衆可備徵調今其酋長俱未襲職乞免其保勦先授以官彼必爭先鼓舞為中國用帝悉從之登庸勢益孤文盛乃傳檄安南登庸所部能以土地來歸者仍其故職并諭登庸令束身歸命於是其部衆亦多來附而文淵常率兵攻破登庸鎮守營登庸怒命子方瀛攻文淵又失利文盛以蒙自縣蓮花灘地當交廣水陸衝逐列營樹柵置兵賊腹中為諸歸正人聲援登庸益懼使使奉表來降并授牒文盛願如制修貢且補積歲所逋貢額因言黎寧實阮氏子所持印亦偽不可信文盛乃與制輔具以狀聞乞俯從其請會朝議不許文盛益治兵積粟為進討計既而毛伯溫至南寧乃受登庸降如文盛議安南遂定是役也功雖成於伯溫然伐謀制勝文盛功為多及論功伯溫及兩廣鎮巡官俱進秩而文盛止賚銀幣奸人唐稱請開大理銀礦帝已許之文盛力斥其妄遂下勅更二十年召為大理卿會九廟災大臣當自陳而文盛道病疏久之始至帝將罪之吏部言文盛實病乃令致仕踰年卒賜卹如制從子宗

元宗凱宗伊俱進士宗元官終通政使宗凱尚寶卿宗伊字子衡為文盛後由鄉試第一舉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浮梁知縣累官兵部郎中楊繼盛劾嚴嵩及其孫鶴冒功事宗伊執議不撓忤嵩自免歸隆慶初起南京吏部郎中歷應天府尹吏事精敏力裁諸司供億歲省民財萬計萬曆初進南京大理卿三遷戶部尚書總督倉場致仕卒天啟初追諡恭惠當文盛之受命治兵也副使鮑象賢謂不如撫之便已卒如其言象賢教人由進士授御史歷雲南副使毛伯溫檄文盛會師以象賢領中哨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踰年代石簡撫雲南集土漢兵七萬人討元江賊那鑑鑑懼仰藥死遂撫安其衆推擇那氏後立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賊魁徐銓等糾倭賊縱橫海上象賢檄副使汪栢等擊之斬首千二百級銓等就戮廣西賊黃父將等擾慶遠令叅議陳善恭將威振合兵擄其衆大獲于象賢一子官入佐南京兵部被劾回籍聽勘家居十年起太僕卿後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召拜兵部左侍郎象賢廉達有大累頗著聲績而給事中張鹵以為虛名鮮實劾之吏部尚書楊博等稱其賢乃詔留任然象賢竟以年老

引去隆慶初卒族父道明南京戶部尚書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祖綸萍鄉知縣父慎英德知縣岳自幼好學教行誼以大儒自期舉正德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武宗寢疾豹房請令大臣侍從董諫輪直起居視藥餌防意外變不報與同官諫南巡杖闕下謫南京國子學正世宗嗣位復故官吏部再欲選為給事御史辭不就遷右司副以母老乞便養改南京武選員外郎歷主客郎中方議大禘禮張璉求始祖所自出者實之禮官皆唯岳言於尚書李時曰是安知為祖也而祀之不如為皇初祖位母實以天子崇錫明德穆穆而臨之雖千百世以上可假而至也時大喜告璉璉不謂然以初議上帝竟令題皇初祖主如岳言璉大驚亟求見岳岳不往銜之出為廣西提學僉事行部柳州軍以缺餉故大譁城門閉者五日岳謂知府曰汝謂我學使者不聞守土事乎令啓門召之入厲色詰之皆頓首言饑困狀岳立命予餉悉散去尋以計禽首惡十人置之理一軍帖然入賀改提學江西又不謁謝璉先是行選貢法止取文學不論廩次無則缺之岳在廣西謂諸生雖固陋弗任貢然不可無以塞詔旨勉擇其稍可者貢如願至

是庭試黜落者七人岳坐謫廣東鹽課提舉御史巡方者承璉指數侵辱之岳不為屈及岳遷廣州知府御史道其故乃知出璉意抵官減徭役督民力農有棄地廣衍悉令墾治教之桔槔以運水農民多盜珠池岳居四年未嘗入一珠家人戲問珠何狀岳取庫中珠入示立還之民遂無盜珠者時帝使使往安南詰莫登庸弒主狀岳言於總督張經曰莫氏篡黎可無勦而知也使往苟受護詞徒辱國且起兵端請留使者毋前經不可是時林希元知欽州上書請決討莫氏劫行間岳貽書止之且曰欽州非用武之區君亦無封侯相希元得書慚岳後條不可討六事上之朝經曰空言罷兵亡以塞明詔子能保毋用兵降登庸乎岳曰降登庸非義也必不得已今納地收號自伏請闕獻中國版籍然後可經曰若此能令聽乎曰岳請圖之經領馬岳又慮中朝過聽希元言致誤國計乃為書貽執政曰安南之事廟議成算有非遠方下吏所能測據遣民傳報正德八年黎暲襲封無嗣以兒子讓為子十一年陳嵩作亂暲遇害嵩篡立未幾國人擁讓立之嵩奔披諒山讓立七年為莫登庸所逼出居升華登庸立讓幼弟慶而相之卒又弒慶

自立國分為三黎氏在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北其後諒山亦為登庸所有陳氏遂絕而黎氏所居即古日南地與占城隣隔大海登庸不能踰之而南故能相持兩存近者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孫福海而自營海東府地名都齋居之蓋安南諸府惟海東地勢最大即所謂玉山郡也此賊負篡逆之名常練兵習戰以備我又時揚言於邊求入貢遣人以非故王也弗敢以聞若正名致討則萬里興師遠涉山海祇為黎氏報讐若第責職貢不入則彼固欲貢無待於兵故愚以為彼內自爭亂未嘗有所侵犯可且置之待其亂定乃貢於國體亦未有用兵勝收利鈍非岳所敢知也執事得書不能決已而毛伯溫來視師張經一以軍事委岳又以翁萬達才進二人於伯溫伯溫至岳舉前議白之且曰岳言不足聽則進取方畧其在連與伯溫語數日伯溫曰交事屬之君矣於是許登庸如岳議登庸聞岳言遣信輸款岳以前語經者要之皆惟命會岳遷浙江提學副使又遷叅政伯溫馳奏乞留之乃改廣東叅政分守海北登庸遣使來覘張慶州故在也遂降加岳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黎功加俸及賜如之二十一年塞

上多事言官合詞薦岳邊才伯溫言於朝曰比新得二奇士才任督撫張岳可南翁萬達可北也遂擢岳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旋移撫江西夏言治生瘡有司議廣信七縣縣徵千金岳令減十九帝詔江西治嚴嵩第有司持饋請費曰予千金請益益之五百又請弗予也而貽嵩書言當以儉德風天下嵩無以難二十三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姜烈撫督府政饒供億岳盡汰之檄文武將吏非召不得至軍門明年偕總兵官陳圭討廣東封川獮賊蘇公樂等大破之俘斬三千二百有奇進兵部右侍郎又明年廣西馬平諸縣猺賊亂督兵連敗之先後俘斬四千招撫二萬餘人賊魁章金田等授首餘賊盡平增俸一級召為刑部右侍郎巡按御史徐南金言岳御衆有恩將士用命近方經畧連山諸賊未可遽遷乃命留任先是連山賊李金與賀縣賊倪仲亮等據險出掠延及湖廣衡永郴桂之境積三十年不能平至是岳以兩廣兵會湖廣兵合討賊大潰將士深入窮追俘斬三千九百賊渠授首岳在鎮四年視民如子邊防吏治綜覈無遺及是巨寇悉平部內無事召拜兵部左侍郎湖廣間有山曰靖爾諸苗居之其東為鎮

漢千戶所算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其西屬銅仁平頭
二長官司隸貴州其北則接四川百陽諸苗先後數
反官兵不能制侍郎萬鍾常奉命征之四年不克乃
議撫授其魁龍許保冠帶湖苗暫息而貴苗反側如
故鍾竟奏苗平遂班師二十七年龍許保及其黨吳
黑苗復亂貴州巡撫李義壯告警乃命岳總督湖廣
貴州四川軍務討之進右都御史岳開府沅州召諸
司計事皆言如鍾撫之便否則戍之使不得出掠義
壯堅守鍾議岳言貴苗不取將煽諸苗盡反前人撫
之已不效即欲戍戍兵少乃劾義壯陰阻兵計屢犯
軍典義壯坐罷而食都御史王學益者先義壯撫貴
州素與鍾並附嚴嵩主撫苗議者也至是數從中撓
岳岳不顧持益堅岳方議進兵而許保等潛襲破印
江執知縣徐文伯因行剽湖溪鬼澤諸處踰月又攻
破石旣執推官鄧本忠大掠而去事聞帝切責岳停
其俸岳益奮志用兵二十九年秋使總兵官沈希儀
叅將石邦憲等分道進師而躬入銅仁督之又慮土
官貪功妄殺下令得賊中被掠人口者與斬級同賞
岳節制嚴明將士爭奮先後俘斬賊魁五十三人賊
衆千八百有奇墮崖及饑困死者無算賊且盡獨許

保黑苗跳匿林箐不獲獲其家屬岳以捷聞且言貴
苗漸平湖苗聽撫請遣土兵歸農朝議許之而百陽
宣慰冉玄者嘗攻平茶殺官吏懼并誅謂思州城小
可破欲因以為岳罪使之去明年春乃哄許保黑苗
突入思州大掠公私財物劫執知府李允簡邦憲發
兵要之賊縱允簡還允簡竟死岳素未嘗一問遣嵩
嵩父子憾之事聞欲速治徐階持不可都御史屠僑
尚書趙錦歐陽必進張經侍郎張時徹咸為之解乃
奪右都御史以兵部侍郎督師經因抵岳書勸稍委
蛇免禍岳曰安有張維喬為人乃坐不賂宰相死乎
已親故咸勸之岳慨然曰刀鋸鼎鑊皆士君子致命
遂志地吾即無狀何至畏死輸貨權門未幾邦憲等
破賊於貓兒囤岳遂督兵窮搜山箐餘賊震懼悉東
身聽撫獻還思州印及所掠人口而生縛龍許保以
獻八月湖廣兵亦討破諸苗擒首惡李通海等磔於
市自是苗就撫者惴惴奉約束無敢譁有訟亦出就
官司質成不敢復相讐殺三陟晏然岳以黑苗未獲
不敢報功諸將吏與岳俱停俸如故已而冉玄思州
之謀露岳發其奸而玄已遣使行萬金世蕃所岳請
下錦衣捕治或曰公不為嚴氏諱乎曰吾正欲破其

庇賊之謀何諦也世著益怒責岳盡絕苗黨以用之或語岳詔責公職苗苗可盡乎比嚴氏害公明矣盡計之岳笑曰吾髮種種矣昔張相要一見不可得今顧入錢鬻官乎吾知捕黑苗應明詔而已黑苗益懼竄匿無定所又明年八月邦憲竟得黑苗以獻自多故來凡猾酋有名稱者咸屠刈無遺苗患訖息岳既上捷卒不賂嚴氏一錢是時兵部侍郎聶豹力請召岳階又屢言於嵩終不得階與豹報岳諷少貶而岳自以儒者不能從諸道士拜齋宮中即為尚書不能白事宰相兒前殊無內徙意其年十二月竟卒於沅

論曰成祖以全盛之力鋤交南而郡縣之數服數叛訖不能定而夏言乃欲建功於兵力訖散之時斯已謬矣岳之策安南與萬達之策河套相類也伯溫能任其計不煩兵而威服遠裔可謂善於謀國矣若曹珍忠而獲罪文盛賞不酬勞均可惋惜而岳以當代鉅儒且陀於權奸老死南徼豈不重可太息也哉

州年六十三先是西南大星隕岳曰我當應之至是果驗諸司入視殮退閱其牀席服御皆枝梧敗裂驚曰張公簡儉至此乎喪歸沅人迎哭者不絕已而叙功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惠當世宗時嚴氏擅政二十年邊督臣不肯入賂以功名終者惟岳一人岳博覽工文章經術湛深不喜王守仁學嘗與極辨三日守仁不能難祇曰子亦一時豪傑可畏也第無奈墨守耳岳退撰學則二十餘條自勵一以程朱為宗其後復以武功顯論嘉靖中年人物者以岳為首學者稱淨峰先生

明史卷二百九十三

列傳一百四十四

汪 鏞 張 瓚

史 道 曹嘉

其為霖 胡守中

吳 鵬 陵陽必進

駱懋卿

楊 順

路

魏謙吉 孟 威

高 燿

高 燿

汪鏞婺源人私治十五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副使按察使右布政使皆在廣東嘉靖六年由浙江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諸府鏞初以才見稱頗折節取聲譽為人機深外若踈直而內傾險不可測善窺時好為取合見張璉桂萼霍韜方獻夫得帝眷思附麗以進而韜獻夫皆廣東人鏞官廣東時與厚善遂由兩人以自結於璉萼藹奉無不至璉輩亦深受之得為巡撫帝之初即位也罷四方獻祥瑞而鏞在南贛進甘露諛者以為帝孝所感帝大悅薦之宗廟告謝天地厚賚鏞金帛自是四方多言禎祥而鏞亦遂蒙帝眷為巡撫踰年即召入協理院事數月進刑部右侍郎又數月進右都御史代王憲掌院事去布政二年而驟長臺端鏞以前未有也時璉萼並居政府鏞德之思為盡力凡二人所不悅者率先意去之又見帝與璉輩深疾御史言事為苛

法以待諸御史諸御史無不惕息嘗條上束約巡按十二事諸巡按御史皆飲職不得肆前後若蔣陽李信王宣譚縉沈奎陳太器陸夢麟李美胡體乾陳世輔熊壽等或以酷刑或以薦舉失當皆為鏞所糾得罪去又嘗劾南戶部尚書邊貢嗜酒曠職即罷然由是帝益以鏞為能委任幾與璉萼埒九年十月遷兵部尚書領故官仍掌院事萼督團營尋加太子太保璉心害萼言欲借薛侃事陷之及廷訊鏞獲贊謂侃既實由言言憤拍案大言欲殿鏞為廷臣勸止既而畫得璉與彭澤交接狀璉坐免鏞居位如故然從此儉邪畢露人益惡之矣明年九月御史張寅劾鏞陰賊污賤帝責寅挾私然為州判官又明年代王瓊為吏部尚書都給事中魏良弼等合疏論鏞不可居銓銜給事中葉洪又奏發其奸帝怒奪諸臣俸繼而編修楊名南京御史馮恩復劾鏞兩人竟請戍十二年京察竣帝命再點科道之不職者鏞即以良弼洪及秦鰲應詔鰲蓋嘗劾璉者也鏞與吏部侍郎董玘不協玘以匿喪竟被玘職部議起用副使范時傑等帝以諸臣甫罷即起疑有私鏞委過於侍郎周用文選即張廷言用坐調任廷言請級驗封員外郎在一

俊以小過被笞辱一俊塊憤乞休鉉劾之反下詔獄
調南京右侍郎席春與鉉爭事不協後遇事鉉不復
與春議春怒斬鉉抵剋於地鉉遂上言當議大禮時
春附會楊廷和不從其乞書議又與楊慎輩抗疏跪
門草奏欲論璉等去年楊名狂肆春以同里實與其
謀昨聖嗣誕生廷臣吉服稱賀春獨公服謝恩不在
稱賀列臣義不與春共事春坐奪職去先是南京禮
部郎郭守益謝病侍郎黃綰方署部事為代請未報
守益徑歸事已踰年矣鉉忽追發其事遂調補於外
而奪守益官鉉肆橫無所顧憚所排陷不可勝數舉
朝為側目而鉉方以柔佞自矜於上晏然以為得計
也十三年七月命兼兵部尚書總督啓祥宮神御園
諸大工鉉於是分日理兩部事兼典文武選威權震
天下帝嘗與璉及李時品隔大臣謂都御史王廷相
佳士也戶部梁林甚正若鉉事無定見昨考察豈免
在人璉等稱善時武定侯郭勛恣橫與鉉同督大工
偶以事相左交訛許帝召時語曰勛疏言工役事猶
可若鉉皆憤詞此何可忍時為營護甚力帝意解二
疏遂留中徐曰昨在東閣與夏言爭莊肅皇后諡此
本禮部職與鉉何預乃悻悻如此言官何不殫之時

曰不敢帝曰所謂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也卿可以
朕意戒諭之於是二人各疏謝帝復責鉉事多紛擾
鉉頗懼帝時春夏言甚鉉心羨疏請凡大事乞如內
閣及禮部言例得密封聞奏帝不許既而璉再罷相
勛言益用事鉉稍失勢帝亦漸悟其奸不復委任如
初矣會御史魯爾戴銑劾兩京大臣劉龍等九人章
下都議鉉上言頃奉詔起用舊臣十二人顧起廢方
行而攻擊遂至非所以愛惜人材也且龍等豈盡出
十二人下恐舊者未必悉賢新者未必不如舊臣以
為留之便帝覽之不悅時猶以惜才為解帝曰才固
當惜亦當有區辨安得盡舉所劾而棄之因與時品
第九人定去留而責鉉拒諫辜恩奪鉉及侍郎以下
俸當是時鉉頻奉譴讓外廷皆知帝眷已殺於是給
事中薛宗鎧孫應奎交章劾之鉉疏辨且乞休帝猶慰
留而給事中翁溥何天啓沈繼美馮汝弼潘子正御
史曹遠王廷復相繼論劾鉉再疏求去歷詆宗鎧等
挾私報復且言按律言官挾私不實者論如誣告又
憲綱已奉詔處分毋再劾蓋所以絕欺罔尊主威也
今諸臣排擊不已如國體何每見大臣被劾竊會忍
之舉率以不辨為高臣竊非之請以諸疏及臣疏俱

下法司勘問於是會時復劾之留中未報二日帝與閣臣費宏李時語及鉉二人請留之以畢大工帝曰鉉和安能隨留之無益今言者不已鉉又不肯自陳不知何顏復立班行二人退以帝意諭鉉鉉始引疾詔許之而盡黜宗鑑等踰年鉉卒諡榮和鉉性行無常見有勢者附之柔肩若無骨即官卑及失勢操之如束濕然初既為張璉廷斥憂言及璉不勝去好詞謝言曰少傳為之我固知不可也且揭璉私以媚言言怒遂解久之璉再起知其嘗與言私大恚絕不與見鉉窘晨候璉私第長跪堂下璉見駭曰何至是掖之不肯起淚淫淫交頤若有所訴咽不得言者璉笑且憐之交好如初方其貴盛時大納中外賂遺縱子弟僮奴豪其鄉奪人貲產以萬計鉉甫死宗黨數千人毀其居立盡

言足稱也至嘉靖十年始遷戶部右侍郎督軍餉延綏寧夏已改督宣府大同餉大同兵變總督侍郎劉源清落職即改璜為兵部往代之璜未至即中詹榮等已密擒首惡二十餘輩定亂軍璜因馳至城外麾諸路兵退二舍以示無他而與巡按御史蘇祐鼓吹入城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賚有功者而還帝大喜改璜督兩廣軍務時武定侯郭勛用事璜陰附之會兵部尚書缺勛密薦璜可任帝亦自奇其貌曰此福將足使也以故廷推數人皆不用獨用璜璜性素貪無物望自前為通政時已數被劾劾徒以家在輩下素通中貴人而璜又善結約譽言日聞遂驟登樞要

張璜字廷獻先世滄州人其曾祖以功授府軍左衛副千戶遂家京師璜方面修耳目種入鬚骨隆隆起顧盼備如也登弘治末年進士正德初授吏科給事中累權通政叅議故事通政之選惟擇體貌修偉者吐洪暢善京師語者以故璜自叅議至通政使幾二十年不更他曹中周雲一遷太常旋歸故任以其身

有都督張洪者嘗坐罪謫戍至是客璜所諸邊將有干請洪為度地腴瘠第賄重輕而以十一副洪洪所得亦不肯諾邊自總兵而下無不以賄進者即素曉勇有功聞葉弗用由是邊事大壞吉囊俺荅縱橫塞上所至覆軍殺將諸邊告敗不絕言官劾璜者亦踵至帝終以璜為才不問也安南征討議起中外多陳方畧悉下兵部璜漫無經畫率視帝意為可否時南北用兵諸將帥稍有新獲輒歸功本兵璜同其賞苟敗則璜多方為掩覆即至債事致辟請讓亦不及朝

野為之切齒而帝信任彌堅帝嘗賜璫飛魚服璫別
衣他饒者朝帝於行宮五色奇麗帝望見以為璫也
怒語輔臣妄言貴璫借越且怒言官不舉奏言對璫
所服乃飛魚非璫也帝不信責言黨護給事中高擢
御史沈一定等遂交章劾璫帝惡其不全劾奪俸五
月而以禮科乃專責奪俸八月衆謂璫且敗矣比璫
引罪疏入顧溫旨慰諭一無所問蓋帝之初發怒也
中人先密以告璫故得預為計璫所以酬中人者亦
甚厚嘗以邊將奏功廢錦衣者二以大功告成廢監
生者一其加官自太子少保至少保率以無功而得
為言官所論璫未嘗辭也為兵部八年至二十一年
始卒璫無他智能徒以狀貌奇偉中帝意遂眷過於
其身屬時政污濁與郭勳嚴嵩胡守中肆意為奸利
中外號四凶而帝不之知既死猶惜之命卹典加厚
諡恭襄

道言恩錫太濫不納道既救王瓊以瓊為楊廷和所
疾恐見黜因欲劫廷和會遷山西食事疑廷和排之
遂上言廷和滿朝元惡臣等草疏欲劾為所覺亟出
臣於外臣誠無狀恐一旦得禍貽臣母憂乞陛下賜
之致仕全母子微命因以所草原疏封上誣廷和交
通宸濠誦附江彬錢寧納賄專權且云先帝自稱威
武大將軍廷和未嘗力諫今於與獻帝稱皇稱考乃
欲以去就爭之欺用執甚當是時廷和以碩德輔政
舉劾方倚為重而道忽肆謾語莫不駭愕廷和求去
帝慰留之而責道妄言下之吏部尚書喬宇等劾道
挾私遂繫詔獄兵部尚書彭澤言道常力救許恭襄張
宏王瓊陸完自知清議不齒因以搏擊當路為名真
奸人之推不可不治帝乃令所司訊道黨奸狀廷和
以道有老母隨養京師疏乞宥道帝優詔報之而御
史曹嘉忽助道詆廷和謂廷和擅威權以移主柄彭
澤黨大臣以感聖聰而末言正德間奸權用事直言
者輒下詔獄今當新政不宜稱天下口於是廷和澤
及蔣冕毛紀咸杜門乞休帝雖降旨慰留而諸臣求
去不已數日間中無人御史張袞上言史道曹嘉極
論輔臣致大小臣互相詆訾此非社稷之福也廷

和當武廟時權奸竊柄既不能積誠意以格君心又不能決去就以明臣節是則可議也至陛下登極以來撥亂反正足稱救時宰相而道一旦指為元惡不已甚乎夫為言官者當避人焚草入以告后而道乃先揚其聲邀人勸止及至外遷然後發之其心跡請秘亦可見矣陛下何不以此罪道而以排陷大臣下之理是使道有詞也且廷和以論劾故而連章乞休同官又以廷和故而駢跡求去臣恐政柄潛移隱憂可畏幸諭廷和等亟出視事毋要挾己之名忘委身之義章下所司嘉後極論喬宇奸邪宇乞罷尚書孫交林俊以國事紛紜亦力求去十三道御史劉廷蓋等上言邇來災異非常盜賊猖獗重以遺垂有警正在位大臣所當憂何可先去以為民望自古欲去大臣者必以朋黨為說究也大臣去而國事危如武廟時劉健謝遷韓文等俱以朋黨去而逆瑾寧彬之禍接跡繼踪今日深憂正在於是宇與交俊本同時召用字今求去此交與俊所以不安其位也乞諭廷和等速出以全君臣之義帝深然其言諭廷和宇等出視事項之鎮撫司以道獄詞聞詔滿南陽通判帝既薄謹道諸大臣亦自安而嘉乃列廷臣五十餘人為

四等各有品目於是朝論復大詳給事中安磐毛玉交章劾之遂請嘉昌邑知縣御史向信劉廷蓋復言道與嘉妾言亂政前給事閻寶嶷之今兩人遷請而閻反擢浙江僉事物論不平帝亦方惡嘉等挾私結黨令吏部斥之遠方於是再貶嘉茂州判官道金縣丞閻蒙自縣丞制下給事中孟奇御史盧煥吳鏜胡劼才交章論救而御史許宗魯又與王交相詆辨朝論紛然迄半載而後定及大禮成帝深疾廷和凡忤廷和請者悉召用由是道等三人並遷職道辭乃以為江西僉事改河南理潁州兵備事道自是結議禮貴人駁駁獨用矣七年召為光祿少卿再遷左僉都御史改大理卿十二年坐事謫山西右叅議又以陛辭後期落職閒住帝雖罷道然心頗念之逾三年特旨起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以禦賊築堡再論功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二十年遷左侍郎還理部事尋坐大同失事除名為民俺荅犯京師召拜故官三十年以日昔免甫抵家會馬市議起用仇鸞薦詔道以故官領其事未幾獲叛人蕭芹進兵部尚書其秋以俺荅負約召道還命協理戎政俄言官合疏論劾道求解職不許以獲哈舟兒功加太子少保陞子錦

衣世百戶其冬仍以目眚致仕歸卒道歷官靡所建樹徒以劾廷和蒙帝眷馴致通顯子直臣進士工部員外郎嘉扶清人閔臨清人與道俱正德十二年進士同為庶吉士三人意氣相得嘉初與舒芬等諫武宗南巡杖闕下為吏科給事中當張璁趙道崇之議禮部侍郎王瓚是之閔劾瓚附會邪說瓚竟引退及帝欲加獻帝皇號閔又爭之然皆性行輕浮卒以附道見斥公論嘉歷江西布政使坐大計不謹奪官閔終貴州叅政

甘為霖富順人嘉靖二年進士由知州入歷工部郎中時方營建郊廟零瑣諸大工為霖常督役竣驟推太僕少卿尋添注正卿十二年拜工部右侍郎蓋釋褐至是僅十年又三年復以督理宮殿修飾諸陵預建壽宮功由左侍郎添注本部尚書專督大工十六年武定侯郭勛劾其督工稽緩與中官溫璽俱奪職初為霖掌營建時與督工中官深相結既家居二年潛營後起前職仍督大工自八年工興以來采四方大木至是十年矣所營構若郊廟奉先諸殿慈寧宮社稷壇本恩殿及慈慶一號諸殿皇窮宇西苑仁壽宮七陵壽宮龍鳳船沙河行宮皆垂成為霖言木

足用乞停採運息民力報可二十年代張淵理部事督大工如故給事中聶靜劾為霖汚辱洪憲不可以位六卿不聽既而給事中林廷學御史陶欽夔嚴節慎庫錢穀言指揮楊起昕領解臺基厥銀四十萬兩初無實收宜按治為霖為起昕祈免廷學等遂并劾為霖章下法司起昕成遣置為霖不問久之以造宗廟祭器請開和銀例生員得入監承差知印得授職從之為霖初以皇穹宇成加太子少保及重建太廟成進少保齋銀幣加等前後恩命沓錫因於其家構巍樓藏所賜書籍及勅誥御札既成請帝賜名額帝嘉之為命名曰尊恩為霖已久疾終無去志給事中黃宗槩劾其懷祿固寵味進退之義帝以宗槩致齋日上奏奪其俸而聽為霖致仕喻年卒為霖性傾狡卑佞嗜利無厭好諂事權倖值帝歲興土木為霖始終其事能以敏給一切取辦故大被恩眷從下僚驟躋顯秩屢為言者所攻終莫能入云

胡守中字伯時寧陵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守中姿貌秀偉然薄行檢素不為卿士所重及是武定侯郭勛勢盛家多金寶仗妾心黷之假房中術出入其閨闈大為勛所愛倖因藉其力

得改御史出按畿輔詠富人楊謙犯法夜投白金二千黃金器數具守中業受之會緹騎調之急守中懼匿過半以其事聞謙竟坐戍帝將幸承天先期命工部侍郎江曉治道曉緩慢為守中所劾下獄褫職帝由是悅守中會推擇宮僚輔臣希旨以守中兼春坊清紀郎比車駕啟行道經守中所部守中先飭有司治馳道吏俱衣繡衣供事而守中獨前行伏道旁帝遙見色喜及進饌饌又豐美帝愈喜即命隨行督苞從諸務守中故傾險既承恩寵益恣肆無所忌前至真定即以供具不辨劾巡撫都御史陸鈞巡按御史王應既渡河又劾巡撫都御史易瓚巡按御史馮震四人坐除名又疏薦河南按察司劉陽堪代瓚帝輒報可當是時守中肆行搏擊勢張甚先聲所至長吏無不人人惴恐爭先賂遺守中所得已不貲既至承天布政使徐乾按察使吳允祿私以五百金饋守中恐人覺之且欲飾為廉也遽聞之帝帝遂下兩人獄而益以守中為賢立超擢右僉都御史兼詹事府丞駕將旋守中乘駿馬每夜馳百里置頓比明又還侍如常既至京南京御史楊達春疏劾守中及溫仁和李廷相費采胡經黃芳輩人品庸下不宜改官僚詔仁和

等各還原職獨留守中如故尋進左副都御史御史陶謨饒天民並劾其罪守中疏辨求罷帝慰留之二十年以邊警議遣大臣總督薊遼軍務帝即進守中兵部侍郎兼故官以往陸辭帝撫之曰好為之行大用也守中素不習戎事性又貪愎至則肆行括克將吏莫不被毒塞外故有大木制敵騎奔突守中命軍士伐而鬻之築來遠樓費鉅萬計自誇可以威敵時郭勛已下獄帝漸悟守中交私狀恩眷已移而守中不知也奏言修樓已畢乞錄將士功帝曰守中破冒帑金恣行科罰贓穢狼籍又擅伐百年大木自撤藩籬乃反以為功耶命兩御史往覈之未至守中又繪所築樓為屏障以獻并請樓名意謂且大加恩賚而帝以塞上工程例應御史覈上責守中違制守中始懼初守中之佐都察院也言官方攻勛守中恐勛敗而已及禍亦奏發其奸至是給事中章允賢劾守中言郭勛會鞠時曾無他言惟謂守中負我我嘗薦之於上及被劾又密為營解今乃以警報臣聞其初結勛為義父見妻子通貨財勛家奴輩與執袂為友是勛之惡守中實助之及為總督假修邊名責富民三百六十家賄雖都御史程鵬亦不得免且擅開武舉

叔富將之子考補廩增侵學校職其子來貢借用導從往來軍門交通閹節又遣昌黎知縣李相潛詣京師廣行賂遺此其人寧足為國干城哉疏入帝立命逮治法司吳山毛伯溫等論守中斷來貢相坐罪有差越五年伏法西市

吳鵬字萬里秀水人嘉靖二年進士除工部主事累官江西左布政使二十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塞上多警部議欲損江西兵食以充邊餉鵬以鄱陽南贛皆盜藪力持寢之入為工部右侍郎調刑部尋以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漕運遷南京右都御史召拜工部尚書三十五年吏部尚書李默得罪命以鵬代鵬初官兩司頗飾為清謹既遷巡撫寢不遑前至是北嚴嵩父子勢盛遂傾身阿附百官進退聽其指麾即遐方小吏無敢自專者致白黑淆亂官常毀裂中外莫不憤予紹素不能文因僭董份主會試遂得舉進士物論益譁而鵬方藉寵私門以固位漁利御史耿定向嘗劾其六罪終以嵩故得無恙居吏部六年加至太子太保最後為吏科梁夢龍等所劾乃令致仕而以嚴陽必進代之必進字任天安福人正德中進士授禮部主事累遷浙江左布政

使嘉靖二十三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尋改撫應天入拜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兼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討瓊州黎賊那燕俘斬至五千三百有奇官其一子已遷南京右都御史三十年召為工部尚書以築京師外城功加太子少保憂歸服闋而工部尚書趙文華罷詔推勤能者任之吏部以必進應詔帝疑其老以問嵩嵩與必進密成力言可用遂命之時三殿及午門悉燬移朝會於端門帝以朝覲期且近欲急建午門樓責成工部甚急必進懼得罪則詭言門材已具而中官督工者言材實未辦帝以必進為欺手勅問嵩嵩力為掩覆久之工興而朝覲已竣至次年秋始成必進猶以功加太子太保尋王熙宮成進少保必進既致位三孤則厭工部事繁欲避之會左都御史缺求之嵩嵩屬吏部尚書鵬遂以必正名上帝知其故雖用之意勿悅也必進既得命當疏辭疏上未報而部院有別奏已疏必進新銜帝乃下辭疏曰必進已致任何復辭必進惶懼急謀之嵩嵩奏以既之官當復謝帝雖悉然亦無如何未幾鵬罷當推代者左侍郎袁煒與右侍郎馮天馭率郎中以下入直所叩之嵩嵩傲然曰年資官位孰有先嚴陽者何

問為煇等知帝厭必進推之且遭譴而重違高意乃往質次輔徐階階亦不能決忽中使傳旨推煇禮部尚書煇大喜揮天馭曰吾去矣公善圖之天馭悒然垂涕曰公上所眷即忤旨必無他我何堪此責耶竟迫於高首列必正名上帝果大怒擲之地高私奏曰必進實臣密親而為人長者其資薄官秩莫或先之臣老矣待此人得政而快帝亦竟不能阻而心甚嗟之然必進雖由高進用其居吏部不至甚狼籍與鵬有間而帝終以非己意欲尋端黜之會尚書湛若水卒其孫請贈官必進覆從之帝遂發怒詈若水偽學而令必進對狀竟奪其加官侍郎以下俱停俸居數日以推戶部侍郎劉大寶趙貞吉督餉不當獲降俸二級踰月禮部尚書缺衆推郭朴帝大怒曰撰文諸臣例不得擅推推朴何也其以狀對必進引罪乃罷之嵩自是亦漸失眷矣明年嵩竟得罪

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不舉請遣大臣一人總理嵩遂用懋卿前此祖宗朝間命大臣理鹽政或二人分理或止遣一人理兩淮兩浙無總理內運司者至是懋卿盡控天下利柄威煇薰灼又內倚嚴氏父子恣行無忌所至市權納賄叱咤風生監司大吏望塵趨拜府縣有司膝行蒲伏苑上食惟謹而懋卿性特奢侈視財猶糞土長吏又承奉過當至以文錦被廁床白金飾溺器由是公私耗損千里騷然而懋卿歲時饋遺嚴氏及諸雷道亦不可勝紀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絲輿令十二女子舁之儀從輝赫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瑞慈溪知縣霍與瑕皆以抗忤得罪罷去南京御史林潤嘗劾懋卿五罪要索屬吏覬遺鉅萬罪一濫受民訟勒富人賄罪二置酒高會日費千金罪三虐殺不辜怨咨載路罪四苛歛准商幾至激變罪五疏入竟以嵩為之地置不問四十年召為刑部右侍郎先是兩淮餘鹽歲徵銀六十萬兩至三十二年新設工本鹽引加三十萬及懋卿又增共至一百萬懋卿去淮未幾巡鹽御史徐燦極言其害乃後六十萬之舊懋卿所建白苟且厲民率此類也明年嵩收御史鄭洛劾懋卿及大理卿萬宗朋奸贖貨

兩人皆落職閒住既而藉高貨不足二百萬詔旨嚴切有司指為憇卿家藏匿遂詔巡按御史逮問而宋實受寄嚴氏銀八萬兩憇卿用計始之得其二萬事皆露案及憇卿先後戍邊時坐嚴氏黨得罪者工部左侍郎南昌劉伯羅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何遷前僉都御史萬安張雨南京光祿少卿武進白啓常春坊右諭德蘭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新城王村太僕丞新喻張春及高燾廣西副使袁應樞伯羅女為高甥婦遂攀高以進遷素以講學名其巡撫江西厚欵以遺高父子兩先巡撫湖廣亦貪肆不檢啓常初官禮部即匿喪遷光祿與村汝楫俱為世蕃押客啓常至以粉墨塗面供歡笑而村汝楫俱出入蒿卧內閣通請屬春以進士及第嘗歷侍讀為義子被論改官應樞以高故由貢生超擢至是皆為言官所劾奪職應樞復坐侵匿高產誦成烟瘴楊順德州人為入傾狡好事不修節舉嘉靖二十年進士累官朔州兵備副使是時嚴嵩用事而俺荅歲犯邊諸邊兵備使者納賄嵩家即假遣才破格超為巡撫順觀之厚賄結嵩三十四年渾源賊郭尚儒甯聚四百餘人據廣靈西山剽劫遠近順借恭將李

欵計擒之其黨遂散論功進秩一級時奸人立富等降俺荅為謀主須盜邊巡按御史李鳳毛薦順有智畧請使圖之乃昇順萬金令設策密捕其冬防秋畢叙邊臣功順亦遷忝改俄權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明年以捕獲叛人張邦奇呂仲佑進別都御史巡撫如故又明年二月賊萬餘騎入陷拒胡堡殺將士南犯威遠并坪又以萬餘騎屯天城攻毀村堡三十二巡按御史路楷以聞因劾順及總督江東罪嵩庇之但停俸三月未幾遂進兵部右侍郎代東督宣大山西軍務順既以嵩力用副使一歲餘驟遷總督德嵩甚遂與御史楷計殺沈鍊以悅嵩嵩亦深德順凡邊事倚收咸為之掩覆其年九月寇數萬騎入掠大同右衛及應朔二州懷仁馬邑二縣攻毀墩堡七十餘殺吏民三千有奇楷以聞順大懼急賄楷七千金而楷又受嵩囑及勸嚴盡易前奏反稱順功嵩為之內主順竟得厓千戶其冬俺荅長子辛愛有妾桃松寨與所部收令哥通懼誅相攜款塞求附順約之送二人闕下自謂奇功辛愛聞而大怒遣騎來索不得則擁衆縱掠塞內大同左右衛諸墩堡毀畧盡揚言願以馬馳易妾若不與當燔內地使十年不得休息

巡撫朱爰以其語聞請速為計紓邊患未報寇益深入圍右衛城數重順大恐欲還桃松寨而慮帝譴責則詭言寇願以兵富趙全等易其逃妻兵部尚書許諭嵩黨也亞奏許之於是遣二人還行至白登順令人誘使西出塞而密告之幸愛二人遂被戮寇既得逃妻則益輕中國且知順無能為攻右衛益急分兵圍左衛及威遠平虜二衛城歲且盡寇至滋多道路梗塞烽火斷絕明年正月順及楷連章告急帝大驚命亞發帑遣援軍嵩知順失計欲委罪他人為順地乘間言總兵官龔業怯懦宜罷巡撫爰與總督不相能宜易帝入其言下兵部議尚書論覆如嵩言由是爰與業俱罷而順居職如故朝論為之不平給事中吳時來因抗章數順殺良民糜軍餉納凶致寇諸罪且發楷受金欺罔狀帝深然之密以問嵩嵩由為辨言諫官風聞未可信順當停俸視事帝曰時來疏不盡風聞也今鎮巡既去總督獨留可乎其速順楷以來當是時邊城圍急帝深用為憂且以順召寇失律恨之故嵩不能救比逮至刑部尚書鄭曉當順死楷為民嵩窘則與子世蕃設策欲緩其獄乃奏言楷受金事重當行勘若以部所擬為輕者於是給事中鄭茂承詔

往茂亦嵩黨也使指本勘受金事及還願為順事事辨釋而請追論爰罪且言楷受金無左驗法司遂盡反前律改順成楷降邊方雜職爰連問制下朝論益詳然畏嵩莫能直也楷次上人由進士官御史既請獲以嵩力累遷戶部主事坐貪縱大計削籍陸慶初給事中陳瓚追論順楷附阿權相殺直臣并及其受金事詔逮下法司與錦衣衛雜治論斬成其妻子追所盜贖順尋瘐死爰桃源人由進士累官山西副使推右僉都御史代順巡撫大同時順楷及宣府巡撫張錫朋比作奸爰獨不與之合及議桃松寨事又與順相失順等乃譖之嵩嵩遂乘機構罷之爰未去任而順楷先被逮人皆以為快嵩獨恚甚屬並陷爰法司又拘嵩竟與順同罪亦成邊陲慶初起故官歷撫寧夏大同山西萬曆初入為戶部右侍郎未上謝病歸卒

魏謨吉字子惠栢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歷官御史擢大理寺丞進少卿謨吉輕狂不修士行屬嚴嵩當國遂依之以進三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尋進右副都御史改撫山西踰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是時俺荅移帳西海甘肅益告警

譏吉委陳邊務多報可三十九年春奏言近俺答獲
殺駐在涼誘我屬者臣遣人撫諭番人不敢附逆已
而賊入犯臣檄總兵官徐仁等邀擊於山丹西寧諸
者以兵來助連戰斬首百餘帝嘉之進秩一級未幾
復言套賊寇寧夏臣與巡撫覆翼檄總兵官趙應元
禦之斬首六十有二詔賚金幣譏吉在鎮三年為權
奸所庇得肆貪暴培克其下若饑餓乳虎叩市井人
猶羞言之而謙吉益嗜進不已其冬復黃緣還理部
事未抵京卒禮部言三品未滿考卹與當減殺嵩從
中主之竟獲全予且贈右都御史錄一子官及嵩敗
給事中張鳴瑞進論詔奪贈廢祭墓當嘉靖中葉南
北軍興帝方破格用人而嵩即藉是取賄一時債帥
無論即文臣為督撫亦多由苞苴得之其貪婪最著
者又有信陽董威祥符益淮南昌胡植威由進士為
御史素無才行以賄結嚴氏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
延綏賊穢狼藉措置乖違嘗報首功不實被奪俸薦
慶陽知府孫續奏續旋以貪敗吏部尚書吳鵬受嵩
屬免威罰帝不從調之南京時威已進副都御史改
撫保定遂調南京大理卿故事兩京大理率用巡撫
稱職者威宜降反擢則鵬狗嵩意為之也未幾復以

右副都御史總督湖廣四川貴州軍務未上為南京
臺諫所劾鐫秩調外准為譏吉同年進士累官山西
左布政司以賄聞三十九年就遷右副都御史巡撫
其地准益肆貪墨政事不修三閩舊用平陽澤潞民
壯防秋准奏免之徵其課致寇深入總兵官王懷邦
被劾下巡按御史逮治御史以屬太原知府於惟一
惟一為治有聲嘗捷懷邦部卒至是坐懷邦大辟懷
邦窘則以民壯事挾准欲上書發其奸與俱死准懼
屬惟一寬之惟一持益力准恚且怒遂誣劾惟一罪
晉王狗士民請上章乞留帝不悅調惟一他府而降
勅切責王且罪其長史未幾六科給事中梁夢龍等
劾准不職嵩死之僅調應天府尹居數月給事中立
辨復劾准布政時賊罪終以嵩力居職如故嵩敗被
論乃落職植由進士任御史累遷大理少卿以與嵩
同江西人遂攀緣賄附嘗勸嵩殺楊繼盛三十四年
以僉都御史總理河道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甫
拜命言官交論下遷南京光祿卿嵩罷考察拾遺勅
致仕
高耀字子潛清苑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累官戶部右
侍郎總督倉場兼理西苑農事三十五年代江東為

戶部尚書耀為人柔媚無節槩始萌結嚴世蕃得進用及典邦賦職著聞後世蕃敗慮為人彈擊欲自媚於帝而內侍多其戚屬為之援會帝急購龍涎香不能致而往者大內災中人嘗竊得不敢進耀聞厚直購之得八兩以聖節建醮日獻帝大喜百倍其數償之而加耀太子少保耀自是遂蒙帝眷帝齋修日益虔醮筵供珠玉珍寶無算內藏且竭則令戶部購買耀市得珍珠二萬五千八百餘枚凡八種寶石五千枚凡三色以進帝少之諭耀更求寶石徑二三寸及貓睛祖母碌朱藍石紫英石綠撒字尼石紅刺石比阿洗石期以六月望進至期耀果進諸寶四百五十餘枚帝益喜久之廣東採珠雲南貢寶石不至問耀耀核檄定限責之尋命耀發帑銀市黃金耀以奉詔倉猝請先進五千五百兩帝以為不足已而所進金色未純疑工匠有奸欲窮治耀皇恐謝罪請更進足金千兩以贖過帝意乃解帝頻年詔戶部購龍涎香然所進者少帝謂閹臣曰此非難致第不用心耳朕嘗加恩於耀何忍忽此於是耀震怖待罪請遣使閩廣多方購之帝曰故事用此香製餅名萬歲香非朕齋修始用也往梁材詐慢謂世無此香爾何效之

己耀購二十四兩進獻云得之民間帝乃喜耀官戶部久奉職無狀先是考察拾遺為南京科道所劾已而薦戶部主事陳洙分考順天鄉試屬其子堂得中式而外簾為通關節者即耀弟完平丞燦也事覺給事中曹棟復劾之帝皆不問至四十四年秋給事中周舜岳言今國計日絀咎在戶部耀經畫無術專務營私受解戶金錢動千計宜亟賜罷斥給事中馮成能御史張振之亦相繼論之而吏部為之掩覆帝手批其牘曰耀未聞有過先亦無言其過者豈因近奉詔購香石稍加恩獎遂見嫉忌耶其為帝眷護如此尋以六年端加太子太保耀既屢被攻訐益思中帝歡周其位明年春進珍珠百三十八兩已進美玉可為璽者三帝猶嫌不中程令借禮部再購於是耀復進綠玉盈尺者三帝乃大喜諭耀祖制五寶皆非善玉可更購西域美者又以大珠一枚甘黃玉刀缺一具示耀令準式以進耀求兩月不得帝以為遲督責之且諭以無遠嫌怨為避害計耀皇懼乃以先覓大小珠千五百餘顆上進帝納之而令亟發重價購所謂甘黃玉者亟帝崩乃已初帝眷耀甚吏部尚書胡松卒欲用耀代之徐階不可而止及穆宗嗣位始罷歸

久之卒

論曰仁宣以後士氣敦朴矜尚廉隅先代之遺風未泯也自嘉靖紀元柄落權奸政成賄賂中外營私梯籠奔趨如鶩舉不知廉恥為何物矣以至官方盡裂戎馬生郊諸臣之罪尚可更僕數乎嗚乎世宗安冀長生暱於佞倖乘張錯亂毒流天下而不返甚哉人主念慮之微可勿慎與

明史卷二百九十四

列傳一百四十五

程鵬 張漢 孫繼魯 曾銑

丁汝夔 楊守謙 王汝孝 商大節

王忬 楊選

程鵬字志南撫寧衛人正德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監九門課時劉瑾竊柄群小橫索無度鵬奏復推鈔商民稱便督延綏軍儲中官魏彬家在馬諸渠極擅鹽利鵬復設零納之法半利者遂絕再遷郎中出為衛輝知府嘉靖二年舉卓異尋調開封釋滯囚五百餘人歷陝西按察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時邊政久弛壯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守邊者並羸老不任戈爰又番休無期甚者夫守教妻坐誦鵬至盡清占役使得迭更野鷄臺二十餘墩孤懸塞外久棄不守鵬盡復之歲大侵請於劉燾租發帑民獲蘇息明年寇大舉入掠總兵官杭雄等敗績廷遣給事中李仁巖之仁因并劾鵬又劾僉事張崇德貪暴而鵬嘗薦崇德坐再停俸九年秋寇復入犯總督官趙瑛等不能禁為鵬所劾而鵬與總兵王瓊不協瓊庇瑛令許鵬他事鵬遂辭任已而給事中王崇御史朱觀劾上敗軍伏言鵬嘗遣軍獲其子歸娶遂奪鵬職

家居久之至二十年八月俺荅擁衆深入山西內地邊帥告急兵部請遣大臣督軍儲因薦鵬可任乃起鵬故官整飭畿輔山西河南軍務兼督餉鵬聞命星馳至山西俺荅已飽掠出塞而吉囊軍復寇汾石諸州時京邊軍皆疲弱不任戰鵬往來馳驅不能有所挫衄十月寇退乃召還明年三月宣大總督樊繼祖罷除鵬兵部右侍郎代之鵬既至請以紳所擬陝西前運軍馬十支內調每支千人先赴鎮兵部請從之帝切讓不允未幾鵬又請鹽引百萬佐餉戶部亦奏如其言帝以宣大見餘銀三十萬而鵬妄行陳乞責所司不能糾察奪印中俸餉終不發鵬上言各邊將吏遇被掠人近塞駐牧者宜多方招徠而罪其縱降邀功者勉入官軍奮勇遇敵雖無所斬獲境土賴以無虞者其功當錄如賊衆我寡奮身鏖戰雖有傷折未至殘害民生者其罪亦當原又如以俘戮論功以損挫論罪固也亦有推鋒陷陣不暇斬首而在後掩取者反以積級受功有遠巡觀望微幸苟全而力戰當先者反以損軍治罪非戎律之平也帝是之皆令如議行會有降人言寇三十萬且入犯鵬連疏乞援兵并鹽課銀濟餉部臣以前見貴格不從帝怒曰鵬

受事以來首索帑金專藉客兵舉措已垂出京日久尚駐宣府怠事不忠其革職閉住且文臣總督徒擁虛名牽制誤事非祖宗之舊可罷毋設是時妄言當國惡鵬不與通故每事從中阻之鵬受事僅百日而去其年七月俺荅復大入山西縱掠太原潞安諸府中朝震驚會言通罷相兵部請復設總督乃再起鵬令兼督山東河南軍務巡撫以下並聽節制兵馬糧餉許先發後聞鵬受命寇已出塞鵬即馳赴朔州奏言賊寇猖獗未遭挫衄必乘隙復入臣愚議調陝西前運客兵八支及宣大三關主兵兼募土著選其驍銳者十萬衆統以良將列為四營分守塞上伺寇將入即殺屯要害每營各當一面賊既入境發遊兵挑戰伴北以誘其進我兵起而夾攻之臣當誓死臨陣決於一捷脫不可禦且令各營急趨關南依塙固守使不得越關南下賊困而歸我兵邀擊可以得志帝從之鵬以為戰不足者守有餘乃浚壕為垣修築邊塙九百三十餘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護墩堡一十四建營舍二千五百間得地萬四千九百餘頃以其地募軍人給五十畝得軍千五百人省倉儲無算又以大同路遠不易轉輸請改輸宣府客兵餉銀於大同而

應輸大同軍糧留給宣府客兵兩鎮均便又言防邊有要請東自紫荆西至偏關畫地分守再設遊兵三枝分駐雁門寧武偏關賊如攻堵戍兵登陴拒敵遊兵出關夾攻所謂守中有戰東自大同西抵老營堡因地設伏視賊所向分兵待之又於宣大三關之界各設勁兵以防奔逸而別選戰士六千分為兩營遇警令總督武臣整飭將士隨機策應所謂戰中有守帝稱善從其議且命自今遇敵有退縮遲遲者都指揮以下即斬以徇總兵官以下先取甘死罪狀奏請先是鵬遣千戶火赤力率軍三百哨至豐州雖不見賊後還精銳百人遠至豐州西北遇賊救馬者百餘人奮擊斬二十三級奪其馬及器仗還未入塞賊大至官軍饑憊不能戰盡棄所獲而奔頗有亡失鵬具實陳狀帝以將士敢深入仍行遷賞鵬以舊例兵皆團操鎮城聞警出戰近邊患漸熾往往夏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請自今入秋悉令赴塞畫地分守謂之擺邊九月終還鎮遂著為令二十三年正月帝以去年邊境無寇為將帥力降勅獎鵬賜以襲衣至三月俺荅寇宣府龍門所總兵官卻永等卻之斬五十一級論功就進兵部尚書時帝倚鵬珍強寇安

邊境錫命游如所請多見從而責劾甚急鵬亦竭智力捍禦然不能呼吸應變先是御史曹邦輔嘗論鵬徒為大言威武不振鵬乞罷弗允是年九月蔚州巡撫朱方請撤諸路防秋兵兵部尚書毛伯溫因并宣大三關客兵撤之鵬不能爭俺荅偵知遂於十月初寇屬房堡卻永禦之不得前乃於萬全右衛毀堵擁入由順聖川至蔚州犯浮屠峪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帝大怒屢下詔責鵬時鵬在朔州聞警夜半馳至馬邑調發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遏賊御史楊本深謂鵬始不能督王儀卻永阻賊之入及賊攻閩與周激孤軍對壘又不能厲兵退賊顧屯駐渾源遲遲觀望致賊震幾輔今日之罪鵬為首儀永次之帝優切責鵬令戴罪自劾而兵科戴夢桂劾繼上遂遣官械鵬而以兵部左侍郎張漢代之鵬至下詔獄坐永成行至河西務為民家所窘告鈔關主事而杖之厥衛以聞獲速至京卒於獄隆慶初復官鵬剛介守清白初在衛輝將入覲通判王江署府事夜懷金遺之鵬厚自責泣慚而退及為總督勅總兵官白壽事司禮中官張佐遺書為地致黃金百兩鵬不納舉按如律云漢字准之鍾祥人正德中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

嘉靖十四年積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再撫順天入為戶部右侍郎改兵部及代鵬為總督寇已出境帝命竊萬達總督宣大而以漢專督畿輔河南山東諸軍至明年二月漢條上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言今之論將惟擬聲華取言貌不足以得奇才宜令諸邊撫按以實事課之苟行軍肅臨陣勇禁令嚴明士馬精健即行薦拔反是者斥汰又廣延募之術畧其流品寬其文法以收斫弛之用如是則人思自奮而將才益出夫有卒不練與無卒同今所為練卒之術則疎矣擊刺不閉火器不習徒立三丈之牌於百步之內以為的世豈有二丈之賊哉今宜結窮像人置百步外令射以習將士耳目而戈矛火器各擇精於藝者為之師隨長專練使轉相授習則卒練而人百其勇矣然士非賞不勸今欲練卒當厚其較藝之賞使人知獲利於上者非習藝無由也則莫不競勸於藝士藝精則容兵可無調新兵可無募以調募之財而養此武銳可用之士則戰必勝守必固計無便焉者也然戰危道也退無必死之科則人莫肯死敵今戎律之弛甚矣宜令大將平時得專殺不奉令者臨敵則副參而下遺制者悉得斬之而總督亦得

以斬大將人知退却必死自爭先赴敵比安邊制寇之要道也帝性猜暴不欲假臣下以權見疏中專殺語心術之而兵部不喻帝指言漢老邊事言皆可從帝意弗善也令再議於是部臣乃言漢議皆當惟廢將立功贖罪宜令法司詳擬而專殺大將與會典未合帝雖不悅部議以廷臣未有言漢罪者姑報可會考察拾遺言官劾漢剛愎帝遂命械漢下詔獄再諭月法司上議漢欲擅殺大將非人臣所宜帝大怒曰大將生殺當自上出漢敢無君作威其加刑考訊以尚書聞淵履奏稽緩章其散官奪俸四月他法司堂上官皆一年漢竟請戍鎮西衛後數年邊警御史陳九德薦漢可用帝怒斥九德為民漢居戍所二十年卒隆慶初贈兵部尚書

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衛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澧州知州坐事改國子助教歷戶部郎中監通州倉條上除弊四事皆允行歷知衛輝淮安二府並有政績織造中官過淮大肆威虐繼魯與之作被誣逮至京大學士夏言保免繼魯不謝言不悅改補黎平久之權湖廣提學副使進山西叅政分守冀南數絕約宗藩洵遵按察使將赴太原宗藩百餘入擁繼魯馬發視

其裝敝衣外無長物愕然曰百餘年無此清吏矣載
酒追送於郊以謝過焉遷陝西右布政使二十六年
擢右副都御史代楊守謙巡撫山西繼魯為人耿介
所至以清節聞然好剛使氣沾沾自喜時總督都御
史翁萬達以大同乃山西藩籬議撤山西內邊之兵
并力守大同外邊帝已報可繼魯抗章爭之言紫荊
居庸山海諸關東北溟渤雁門寧武偏頭諸關西抵
黃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豈可聚師曠野而洞開
重門以延敵乎夫紫荊諸關之拱護京師與雁門諸
關之屏蔽全晉一也今議者不掣紫荊以并守宣府
豈可獨掣雁門以并守大同耶近年賊不敢犯山西
內郡者以三關備嚴故也若使三關將士遠離堡戍
欲其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強寇內侵即紫荊制馬
諸關不將徒守哉萬達聞之不悅亦上言增兵扼邊
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山西舊有協濟大同
班軍實係并守要害之意今議掣增戍之兵以併守
大同而留額兵以備各關事本可行乃繼魯動以危
言相恐近復貽臣書宣大山西各有信地祖制具存
勅旨斯在變亂者固蒙不韙朕願奏准亦律有明條
往歲建雲中之議宰執幾於不免近年撤各路之兵

督撫業已蒙罪可不寒心其詆排如此今防秋已過
使督撫同心尚恐難濟况持異同排成議乎乞別詞
繼魯否則早罷臣無恨邊事兵部以繼魯言為然帝
不從下廷議廷臣請如萬達言帝方倚任萬達怒繼
魯騰摺私書稱引往事譏刺君上而政府中亦有惡
繼魯者遂逮下詔獄考掠越數月疽發於項竟瘞死
繼魯為巡撫僅四月山西人習其前政方真有所設
施而遽以非罪死其痛惜之宗藩有上書訟其寃者
即前奪視其裝者也穆宗即位贈兵部左侍郎賜祭
墓廕一子諡清愍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自為諸生以才自豪舉嘉靖八
年進士授長樂知縣徵為御史巡按遼東十四年遼
陽兵變執辱都御史呂經釋囚徒閉城拒守銑時按
部金復急徵副總兵李鑑揭榜安撫罷經所行苛急
事隨詣遼陽劾文武將吏激變罪而為亂軍乞赦章
下都察院持不可再下兵部乃從銑奏經既罷趙廣
寧將啟行悍卒于蠻兒等復倡亂執辱經甯鎮帥上
奏請治經罪而安撫亂卒禮部侍郎黃宗明爭之帝
不從遽遣經置亂卒弗問其月撫順卒以指揮劉雄
格克亦倡亂傳雄父子銑念遠軍好亂非重創之無

以警後會朝廷遣侍郎林廷楫往勸亂卒聞之懼速陽倡者趙剗兒潛詣廣寧與蠻兒合謀欲伏鎮城群官拜表集衆為亂為總兵官劉淮所覺是夜兩淮散遣軍士其計不行復造流言結死囚欲俟廷楫至閉城門為變而銳已判得二城及撫順為惡者姓名密授諸將使捕之於是剗兒等八人蠻兒等十三人撫順卒王經等七人同日被獲銳乃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朝廷處之過輕群小何知因謂凌辱命臣賊殺主帥罪不過此遂相率為亂今臣已捕得首惡宜急按誅毋使漏辟於是諸叛者悉坐斬懸首諸城全遼大定權銳大理寺丞銳以鎮守中官王純貪黷劾罷之二十年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時俺荅數入山西內地河南山東皆騷銳因請築臨清外城工畢進副都御史居三年改撫山西銳飭武備厲士氣寇經歲不犯邊朝廷以為銳等功進銳兵部侍郎巡撫如故二十五年夏以原官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七月寇十餘萬騎由寧塞營入大掠延安慶陽二府屬縣銳率麾下兵數千駐塞門道前恭將李珍統兵出塞直搗賊巢於馬梁山陰斬首百餘級而還寇聞之始遁捷奏香銀幣既而寇屢入犯西寧塞及雙

山梁家墩皆被兵其冬犯清平堡遊擊高極死馬明年春又犯永昌副總兵蕭漢收績銳具疏請將罪速治如律時套賊近塞駐牧零騎往來侵掠居民不敢推採銳方鳩兵築塞慮為所擾乃選銳卒出擊寇敗殺將漸北間以輕騎入掠銳復率諸軍驅之寇遂遠徙不敢近塞恭將珍及韓欽功為多詔增銳俸一級賜銀帶有加銳素喜功名又感帝知遇益圖所以報稱念寇據河套久為中國患上疏曰賊據河套侵擾中原將百年矣孝宗欲復之而不能武宗欲征之而不能果訖使大首吉囊據為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閔以震發服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閩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天心撥亂將待陛下選將練兵歲發帑藏以固邊圉凡所以攘卻外患保安兆人者至矣封疆之臣曾莫有深長之思以收復舊業為陛下言者何也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株華踵至毋獲刀路而背森然臣非不知兵云戰危未易輕動然而枕戈汗馬常懷憤激適者親履其地日觀凶醜跳梁切齒腐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除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敝則中國勝

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於春夏之交攜五十日之餉水陸交進直搗其巢材官騶發礮火雷擊則寇不能支矣歲歲為之每出益厲寇必懼而奔走不暇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遂條為八議以進是時銳與廷寧兩鎮撫臣欲西自定邊營東至黃甫川一千五百里築邊牆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三年畢工疏並下兵部却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詔報曰賊橫套為中國患久矣朕宵旰念之而遣臣無分主憂者今銳倡恢復之議甚壯而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銳與諸鎮臣悉心圖畫嗣上方畧予修邊費二十萬銳既得優旨益銳意興舉而諸巡撫延綏張問行陝西謝蘭寧夏王邦瑞及巡撫御史盛唐以為難久不會奏銳怒疏請帝責讓時問行已罷楊守謙代之意與銳同至十一月銳乃合撫按諸臣條上方畧十八事已又獻營陣八圖並優旨下廷議廷臣見上意向銳議上一如銳言帝忽出手詔諭輔臣曰余欲征逐套賊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成功可以否一銳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初銳建議時輔臣更言欲倚之以成大功故從中主之甚力至是承詔大

駭請帝自裁斷帝命判手詔福給與議諸臣俾再計之當是時嚴嵩與言有隙方欲借事傾言及見上諭嚴切乃極言套必不可復陰詆言故自引罪乞罷以激怒帝旋復上章顯攻言謂向者撫守套銳實出言手臣皆不預聞而兵部尚書王以旗會廷臣覆奏盡反前說亦言套不可復帝責群臣觀望遣官逮銳而出以旗代之又謂此安危大事科道官乃坐視不言悉杖之於廷停俸四月時帝雖怒銳然無意殺之也會咸寧侯仇鸞鎮甘肅時每以驕恣為銳所劾最後命逮治而鸞雅親鸞知銳所善同邑蘇綱其女為言繼妻綱與銳言嘗交聞傳語可因而構也乃代鸞草疏誣銳掩敗不奏剋軍餉鉅萬遺子淳屬所親蘇綱為之行賂當途其言絕無左驗而帝深入其說立下淳綱詔獄既而六科給事中齊魯等見帝怒銳甚恐以不言得罪合疏劾銳請早正刑章帝責其黨奸避事錫魯級調外任暨銳逮至法司盡依鸞奏實其罪比擬通帥失陷城砦者律帝必欲依正條竟當銳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即日行刑銳既死遂出鸞於獄言亦相繼斬西市銳性果銳有膽畧長於用兵其在軍中嘗以歲除夜拜命諸將出還時塞上

無警諸將方置酒不欲行急賂麾下鈴卒求緩於銑
妻妾以語銑銑詰知其故即出斬鈴卒以拘諸將不
得已丙夜被甲行果遇寇騎出不意擊敗之翼日諸
將入賀畢前請曰敢問何以知有警也銑笑曰見鳥
鴉非時驚鳴以故知之軍中用是大服銑居官廢既
沒家無餘貲隆慶初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疏
訟銑志在立功身罹重辟無問識與不識痛悼至今
詔贈兵部尚書諡襄敏萬曆中從巡按御史用磐請
建祠陝西李珍者故坐事失官銑知其才從從中錄
用獲積戰功累官至恭將銑既被誣詔遣給事中申
价等往覈价等因并劾珍與指揮田世威郭震為銑
爪牙濟惡行賄且言陣亡軍及居民被難者宜以魯
淳蘇網賊銀賑恤帝從之珍等詔獄詞所連及巡
撫蘭問行御史唐副總兵李琦等皆加斥罰初銑
既得俞旨復套嘗徵取諸府衛銀三萬兩製軍仗至
是亦責償於淳淳無以應則酷刑考珍令其實剋餉
行賂事珍備極慘毒幾死卒不承淳用是得免而珍
竟論死世威震請戍其後俺荅歲入寇帝輒曰此銑
欲開邊故行報復耳蓋久而卒不悟云
丁汝夔字大章涇化人正德十三年進士改庚吉士

嘉靖初授工部主事詞禮部借諸臣伏闕爭大禮被
杖再調吏部累官山西左布政使十八年擢右副都
御史巡撫甘肅歷撫保定應天入為左副都御史坐
巡撫時舉劾事責降明廣泰政甫三月復以故官撫
河南歷吏部左右侍郎二十八年十月拜兵部尚書
兼督團營條上邊務十事皆報可當是時俺荅歲寇
邊羽書委至天子方齊居西內厭聞兵事而大學士袁
嵩竊權邊帥率以賄進覆事大壞其明年八月甲子
俺荅擁衆犯宣府諸將拒之不得入汝夔即上言賊
蓄謀日久若不得志於宣府必將東趨遠近請勅諸
將嚴為之備湖河川乃陵京門戶宜調遼東一軍赴白
馬関保定一軍赴古北口從之已而賊果引而東駐
大興州去古北口百七十里大同總兵官仇鸞先知
之率所部馳至居庸南時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
誤聽謀者謂寇向西北汝夔遂信之請鸞還備大同
勿東詔且俟後報及興州報至命鸞留壁居庸汝孝
嚴兵守薊州未幾寇循湖河川南下至古北口薄関
城守將不能却汝孝之師大潰賊遂由石匣營達密
雲轉掠懷柔至順義圍其城聞保定兵駐城內乃解
圍而南至通州阻白河不得渡駐營河東孤山諸處

分割昌平三河諸州縣犯諸帝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召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定西侯蔣傳兵部侍郎王邦瑞總督之而以錦衣都督陸炳禮部侍郎王用賓給事御史各四人巡視皇城四門詔大小文臣知兵者許汝夔委用汝夔乃條上八事請列正兵四營於城外四隅奇兵九營於九門外近郊正兵營各一萬奇兵營各六千急遣大臣一人經畧通州涿州而釋罪廢諸將使立功贖罪帝悉從之然是時尺籍皆虛數禁軍僅餘四五萬老弱半之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使歸伍見在伍者驅之出皆涕泣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奄人勒取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乃發居民及四方應武舉諸生乘城旋頒賞格獲首者世襲都指揮使銀千二百兩獲賊首一者遷一級銀百兩能衝鋒破敵雖無斬獲功亦超推二級時仇鸞與副將徐珏游擊張騰等軍白河西楊守謙與副將朱楫等軍東直門外諸路援兵亦稍集議者率謂城內空虛城外有遺兵足恃宜移京軍入備內禁汝夔亦以為然遂量掣禁軍入營十王府慶壽寺前時掌營務者為成國公朱希忠恐以兵少獲譴乃東西掣掣為掩飾

計士疲不得息多出怨語而莫曉其孰為調者則事皆汝夔仇鸞兵素無紀律至是肆掠民間帝方眷鸞令勿捕汝夔亦禁之民咸怨怒初賊遣遊騎四出去都二二十里及辛巳遂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明日大營直薄都城分掠西山黃村沙河大不榆河諸處畿甸大震初寇逼通州兵部所遣偵卒出城不數里道遇扶傷者輒奔還以妄言誑汝夔既而言不警汝夔弗罪也募他卒偵之復如前以故賊衆寡遠近皆不能知至是帝以兵部不能驅勦切加譴責宣府總兵官趙國忠恭將趙臣孫時謙袁正游擊姚晃山西游擊羅恭等各以兵入援營王河諸處詔兵部核諸鎮兵數行賞賚勤王兵集都下者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即馳赴未齊稜糧制下犒師牛酒皆不知所出戶部文謀往復越二三日援軍始得數餅餌以故益饑疲不任戰是時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而白廷臣多以為言帝惡其恐喝不許徐階復同請帝乃許明日日出視朝癸未群臣昧與入至日哺帝始出御奉天殿百官進謁畢帝不發一詞但命階奉勅諭至午門集群臣切責之而已帝時以文武臣不任事怒甚尤怒汝夔吏部因請起楊守禮

劉源清史道許論於家俾星馳赴關汝夔不自安請躬督諸將出城力戰而以侍郎謝蘭署部事帝責其推委命居中調度如故賊縱橫內地已八日諸軍環視不敢發一矢賊本無意攻城且所掠已過望乃整輜重從容復趨白羊口而去方事之棘也帝怒諸將不戰督趣甚急汝夔以啓書書曰塞上敗可掩也失利輦下帝無不知誰執其咎賊飽自處去耳汝夔懼因不敢主戰諸將素惟怯無鬪志見汝夔不督戰益閉營自便賊益肆掠無所忌賊既退汝夔蘭及戶工尚書李士翱胡松侍郎維顯孫禔皆陳狀引罪命革士翱職停松俸俱戴罪辦事侍郎各停俸五月而下汝夔獄帝以變出非常欲大行誅殛以懲後汝夔窘求拯於嵩嵩曰無恐我在必不令公死也汝夔信為然嵩見帝怒甚竟不敢言而兵科給事中俞鸞御史邢尚簡等劾汝夔禦寇無策當罪帝責其不早言奪俸有差趣具獄怒法司奏當笞杖都御史屠喬刑部侍郎彭黠大理卿沈良才各四十降俸五等刑科張侃等循故事覆奏各杖五十侃為民竟坐汝夔守備不設即日斬於市且梟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鐵嶺汝夔臨刑始悔為嵩所賣方廷訊時職方郎王

尚學為言官所劾當從坐汝夔曰罪在尚書郎中無預得城死論戍北赴西市猶問左右王郎中免乎尚學子化適在旁謝曰荷公息免矣汝夔歎曰汝父勸我連戰我為政府所悞汝父免我死無恨聞者多為泣下隆慶初復官

楊守謙字允亨刑部尚書志學子也嘉靖八年進士授屯田主事改職方歷郎中練習邊計出為陝西副使改督學政有聲二十五年就拜叅政未任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上言偏頭老營堡二所餘地千九百餘頃請興舉營田可內省京運外嚴邊防因薦副使張鎬為提調牛種取給本土不以煩司農帝稱為忠即報可經畫具有次第俄移撫延綏請久任鎬終其事其後二年營田大興計秋獲可當帑銀十萬邊閱較價頗減十五守謙薦鎬可大用且言延綏安定諸邊地多曠土亦可如例興舉戶部請推行之九邊帝悅命亟行之令所司錄守謙鎬功從優擢用守謙未去延綏而鎬已巡撫寧夏矣守謙之初至延綏也上言激勸軍士惟在重賞賞不踰時則士心競奮在令斬一首者陞一級不願者與白金三十兩為賞已薄而又文務察勘動涉歲時以故士心不勸近以宣

大事棟箱加賞格猶未優厚請倍增其數鎮巡官驗明即給蓋增級襲廢有官者利之窮卒壯生計覲賞而已誠見新設者不移時得金誰不相顧動色顧忘其死若是寇不足平也兵部以為然定斬首一級者與五十兩著為令二十七年以前山西修邊功增俸一等賜金幣有加明年請給新設游兵月餉發倉儲貸饑卒皆報許又明年進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委督紫荆諸關去鎮之日軍民傾城號泣有追送數百里外者抵保定未幾聞俺荅入寇立率師倍道入援帝聞其至甚喜令列營崇文門外會副總兵朱楫恭將祝福馮登亦各以所部兵至人心稍安寇分遣游騎散掠枯柳諸村去京城二十里守讓及楫等兵移營東直門外詔同仇鸞調度京城及各路援兵相機戰守寇薄都城諸將高秉元徐鏞等禦之不能却帝拜鸞大將軍進守讓兵部右侍郎協同提督內外諸軍事鸞時自孤山還至東直門徘徊觀望張虛聲斬死人首六級報功守讓孤軍薄俺荅營而陣無後繼堅不敢戰帝聞之不悅而尚書丁汝夔慮喪師戒勿輕戰諸將離城遠惟守讓逼城而軍諸營見守讓不戰亦皆堅壁輒引汝夔及守讓為辭流聞禁中帝益怒

初寇抵安定門詔守讓與楫等并力合擊楫等見賊勢盛莫敢前守讓亦委以兵部未撤調第申做守備以俟賊遂焚燬城外廬舍晷盡時京城外西北隅火光燭天內臣圍宅在馬相與環泣帝前稱將帥兵力皆為文臣所制故寇得至此帝震怒曰守讓名入援何擁眾自全且朕親降旨趣戰何得以部檄未至為解寇退遂執守讓與汝夔廷鞫之繫於獄坐守讓失候軍機即日與汝夔駢戮於市守讓臨刑慨然曰臣以勤王反獲罪讒賊之口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此心死何恨聞者哀焉邊垂將吏士卒知守讓死無不流涕者守讓坦易燕城府三撫邊陲馭下多恩意守官廉位至開封蕭然若寒士然性運重好為遠計富與寇營相犄時募中客有勸之戰者應之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讓不約以致得罪隆慶初贈兵部尚書謚恪愍王汝孝字紹甫尚書憲之子嘉靖五年進士歷官河南左布政二十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上修壞七策部議行其五明年八月俺荅犯古北口總兵官羅希韓等禦之不能却汝孝帥薊鎮諸將兵力追之寇引潘內何以縱戎師而別從間道西黃榆溝毀塙而入汝孝

兵大潰於是賊勢不可復制至蹂躪旬犯都城天子震驚比寇退御史邢尚簡等劾丁汝夔楊守謙罪并及汝孝希韓與副總兵盧鉞詔並逮之時帝怒方歲令執縛以來於時餘寇未盡出境官校不敢前託言汝孝等追寇白羊口遠不可猝至此遂入都法司論三人死會帝怒漸解而汝孝復以首功聞命減死俱戍邊衛

高大節字孟堅鍾祥人以鄉舉為洛陽教諭嘉靖初成進士授豐城知縣縣故無城累遭寇掠大節始城之捕境內巨寇幾盡擢兵科給事中十二年京察竣帝復命科道互相劾大節在劾中謫鹽城縣丞三遷刑部郎中出為廣東僉事撫按徭種遺其子弟習禮學宮期年而蠻俗變黎人反海南總督張經檄大節分哨凌水搗其巢俘斬千餘人增秩賜金幣累官山東按察使二十六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兼提督紫荆諸閘日遷將練士慮俺荅乘虛內侵疏請重根本護神京帝方修真西苑未省也居四年召理院事而俺荅果大舉薄都城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八應武舉者悉登陴防守以大節率五城御史統之未幾發帑金五千兩命大節便宜募壯士大節委條上軍

民急務帝多採納比寇退復命姜管民兵經畧京城內外大節於是訓練鼓舞軍容甚壯其年十二月擢左副都御史經畧如故大節所募民兵已四千請以三等授餉上者月二石其次通城五斗部議以為過厚損之大節上言計部所惜者財臣所惜者信始以厚招之終以薄待之是使臣失信於衆士而朝廷任臣之意亦不足取信於天下况上者僅八十人中者千四百人餘皆投下等餉者司農所費亦復無幾不然彼饑寒無籍之輩稍不足食有掉臂去耳既入帝亟從之時仇鸞蒙異寵為大將軍盡統中外兵馬惡大節獨為一軍不受其節制欲用之乃請畫地分守以京城四郊委於大節大節抗章言臣雖經畧京城實非有重兵在握專以戰守為責者也今鸞以京城四郊分布於臣且云平時則修築訓練有警則相機邀擊是京城利害專以臣一身當之矣且臣今所得節制者止巡捕軍耳鸞又頻繁調遣不令臣知是巡捕軍且非臣有萬一奸宄猝發誰為捍禦哉大節所爭事理甚晰而帝方寵任鸞不欲人挽其事責大節懷奸避難立下詔獄嚴訊法司希旨當大節斬大節既辨不能嚴當上言大節誠有罪但法司引律非是

大節未至臨陳失機幸赦其一死戍之極邊亦不聽時三十年四月也明年八月驚死大節故部曲石鏗孫九思等數百人相率伏闕訟寃章再上兵部侍郎張時徹等因言大節志在國家祇為逆鸞掣肘以底於法乞俯順群情還其初服帝怒鐫時徹二秩又明年七月竟卒於獄大節慷慨負氣遇事奮發敢為其死也不以罪天下寃之隆慶初復故官贈兵部尚書諡端忠

王忬字氏應太倉人父倬成化中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謹厚稱忬舉嘉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選御史皇太子出閣疏請崇師儒選官僚選近侍且以武宗居青宮為戒帝嘉納之劾罷東廠太監宋與出視河東鹽政以疾歸己起按湖廣復按順天二十九年俺荅大舉犯古北口兵部不虞猝至不為備忬奏言湖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為守禦計盡從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果大至不得渡遂壁於河東帝密遣中使覘軍見忬方厲士乘城還奏帝大喜時副都御史王儀守通州御史姜廷願劾其溺職忬亦言儀縱士卒凌虐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所將入衛兵也帝方眷鸞甚即命速儀而起

推忬右僉都御史代之寇退忬請發帑金賑難民築京師外廓修通州城築張家灣大小二堡置沿河敵臺皆報可會議者請汰通州揚州而憲臣乃召忬還三十一年出撫山東浙江倭寇起廷議置重臣視師遂命忬提督軍務視浙江及福建漳泉二府先後上方畧十一事時叅將俞大猷湯克寬以才勇聞忬推心委任又奏釋在繫叅將尹鳳盧鏗分布諸府使相犄角明年春賊犯溫州克寬以舟師破之其據昌國衛者為大猷擊退而賊首汪直復糾島倭及漳泉群盜連巨艦百餘蔽海而至自台寧至於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上海及南匯吳淞乍浦蕞與諸所皆陷而蕪松寧紹諸衛所州縣被焚掠者二十餘向時所稱殷富之區民物蕭然矣賊留內地凡三月剽掠既饜浮海東遁忬上言將士追逐倭寇燬其船五十餘艘俘斬七百餘人海警暫息於是先所奪文武將吏俸皆得復尋以給事王國禎言改巡撫明年忬方視師閩中而賊復大至分犯浙江諸將盧鏗等頻失利巡按御史趙炳然劾文武在事者罪帝特宥忬責諸將吏戴罪討賊忬因上言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慈谿奉化象山諸縣皆濱海無城宜以時興築請

開納粟例令諸生吏民得入監拜爵既又同炳然列上寃減事宜自是縣皆有城而被災被寇諸府均獲恩恤時已遣尚書張經總督南畿浙江山東福建兩廣諸軍而大同通中寇督撫蘇祐侯鉞悉被逮乃進忬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其冬以秋防事竣就加兵部右侍郎明年前總督楊博還朝即移忬代之再以秋防事竣進右都御史總督如故忬上言騎兵利平地步兵利險阻今薊鎮畫地分守宜步不宜騎請去他郡防秋馬兵八千易之以步歲可省銀五萬六千餘兩從之明年冬賊酋打來孫等十餘萬騎深入廣寧諸處總兵官殷尚質等戰沒忬自劾調度無策停俸三月未幾打來孫復以十萬騎屯青城分遣精騎犯一片石三道關總兵官歐陽安率師拒却之次日寇夜襲喜峯口殺哨卒四十人知有備遂遁事聞齎銀幣又明年三月賊酋把都兒等擁衆數萬由流河口入犯水平遷安副總兵蔣承勛力戰死之越二日出境事聞責降兵部侍郎留任先是帝器忬才甚眷之至是所部屢失事則以為不足辦賊諭嚴嵩與兵部計防守之宜嵩奏流河口遺堵有缺故賊乘之而入今宜大修遺堵且令忬選補額兵操練戰守不

得專恃他鎮援兵帝然之兵部條上六事如嵩指帝乃下詔曰薊鎮修邊已六年費帑金無算乃今堵工猶未完致賊深入督撫所任亦何事其姑議忬罪實主兵減客兵如議於是練兵之議起矣是時寇別部擁衆入瀋陽境官軍逐之有鄉兵金仲良者擒其首討賴賊遂退事聞齎銀幣官仲良三級防秋畢復忬官尋復用瀋陽却賊功陞一子十二月寇復入遼陽殺掠數千人副總兵王重祿敗績巡按御史周斯盛以聞帝置忬不問他將吏治如律三十七年六月遼東大饑斗米價八錢死者盈路忬請開登萊海禁使山東之粟得轉輸遼東做宣大兩鎮例它運通倉未給遼東戰士帝俱報可初帝從楊博言命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忬執奏不可言古北諸口川原平曠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以擁護陵京奈何聽他鎮調發帝怒曰曩有旨令薊鎮練兵今一卒不練每遇防秋輒調他鎮兵此豈遠謀乃彼此紛爭耶兵部其詳議以聞部臣言薊鎮額兵多缺宜察補帝命即官覈之乃遣郎中唐順之往忬復援去秋例請調遼東兵萬二千及宣大兩游擊兵帝曰往年調遼兵多致失事守臣得以為詞今又饑甚可復調耶既而從部

議駐宣大軍於關外選兵但調四千而已尋以遼東却賊得斬至二百四十復與賚順之還奏薊鎮額兵九萬有奇今惟五萬七千又皆老弱羸憊不濟緩急用忬與總兵官安巡撫馬佩及諸將袁正等俱宜按治兵科王文炳等因言兵既缺伍糧無減額疑有侵冒乃降忬俸二級留任帝因問嵩邊兵入衛舊制乎嵩曰祖宗時無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中劉六獨獲始調許泰卻永領邊兵討賊庚戌之變仇鸞奏選邊兵十八支防護京陵未用以守薊鎮也至何棟始奏薊鎮練兵未完暫借二支防守至忬始盡調邊兵守要害去歲又徵全遼士馬入關致寇乘虛入犯遼左一空若年復一年調發不已豈惟糜餉竊慮更有他憂帝深以為然由是惡忬益甚踰月遼東寇大舉犯清河總兵官楊照禦之斬首八百餘級寇遁越四日土蠻十萬騎薄界嶺口副將馬芳禦之不得進因大掠遼山諸處明日有騎二百奔還芳及安收之俘斬四十級事聞忬猶被賚又明年二月把都兒率愛數部屯會州挾朵顏酋為鄉導將兩入聲言且東犯義院冷口忬信之請援不報遽引兵而東賊乃以其間由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先犯遵化縱兵大掠遷安

薊州玉田諸州縣京師大震駐內地五日由大安口而還御史王漸方輅遂劾忬安及巡撫王翰罪帝大怒斥安輅輪於外而切責忬令停俸自劾至五月輅復劾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忬及中軍遊擊張倫下詔獄刑部論忬戍邊帝手批曰諸將皆斬主軍令者顧得附輕典耶於是改論斬明年冬竟伏法而市忬才本通敏其驟拜都御史及屢更督撫也皆出帝特簡不由廷推以故忬所建請無不從忬愈得發舒及為總督數以敗軍聞由是漸失寵既有言不練主兵者則益大恚謂忬怠事且負我嵩雅不滿於忬而忬于世貞後用口語積失歡於嵩子世蕃嚴氏門下客又數以世貞家瑣事搆於嵩父子比楊繼盛之死世貞又為經紀其喪由是嵩父子大恨思有以中之適灤河變聞遂得行其計穆宗即位世貞與弟世懋伏闕訟寃得復故官予卹忬死後四年而有楊選之事

楊選字以公章丘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遷易州兵備副使三十七年俺答圍大同右衛巡撫朱爰被逮超拜遷右僉都御史代爰巡撫即與侍郎江東總兵官張承勛集兵數萬解其圍其秋憂

歸再起撫大同四十年薊遼總督許論罷推選副都御史代之條上封疆極弊十五事下戶兵二部議多從其請其冬以居庸公道却賊功進兵部右侍郎又明年五月古北口守將遺哨卒四人出塞為朶顏衛人所掠俄首通漢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伏兵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通漢子懼擁所執哨卒至墻下請易其父通漢者大首辛愛之妻之義父也選計欲以牽制辛愛則盡釋諸俘獨留通漢要其以子入質子至即遣還自是諸子更迭為質半歲而代選馳疏以聞自謂方畧部議亦謂良策選與巡撫徐紳等俱受賞十月丁卯辛愛與把都兒等大舉自墻子嶺磨刀峪潰墻入犯京師戒嚴帝大驚諭閣臣徐階曰朕東見火光虞此賊去京不遠將何不逆擊其令兵部傳諭諸軍并力剿逐明日選以賊東遁聞且自謂追逐功為將士祈賞帝疑之以問階對曰賊大營尚在乎谷選等果往通州矣但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帝銜之賊既稍東遂大掠三河順義諸縣殺掠不可勝計分兵圍諸將傅津等於鄭官屯選遣副將胡鎮偕總兵官孫膺遊擊趙濬等擊之膺濬戰沒鎮力戰得脫時賊留內地已八日猶不退給事中李

瑜遂劾選及徐紳等罪於是選紳與副使盧鑑參將馮詔胡燦遊擊嚴聘俱被逮命鎮撫司嚴訊又二日寇始北遁京師解嚴先是賊形初動謀者偵知將窺墻子嶺兵部檄厚集士馬待之而三衛為賊導者度其難入則始選謂賊且由潘家口進選信為然引銳奔赴賊遂乘間自墻子嶺入選與紳俱得罪提兵徑趨郡城屯東直門外旋還通州及遣鎮等往禦又不勝賊勢益張會縱掠既饜徐引去內侍家蘭西者諱言賊之入由通漢父子勾致帝入其言益怒選已法司止其獄坐選紳詔守備不設律斬鑑等戍帝不允諭錦衣朱希孝令坐以縱通漢勾賊罪乃復下選詔獄選不承止承質通漢父子事且言事已上聞希孝錄其語上詔法司定罪刑部尚書黃光昇等遂如帝指論死即戮於市梟其首示邊妻子流二千里紳論死繫獄詔及鑑等戍邊時帝雖怒選甚然但欲誅之法司乃并坐其妻子時論寬之隆慶初始釋選論曰方俺答鴟張封疆多故內外任兵事者如翟鵬而下諸人未嘗無勞績足紀選迨失律遂嬰顯戮且張漢孫繼魯一言忤指重譴遂加曾銑志在建功至身膏斧鑕抑獨何歟蓋世宗以亢厲之性行巨測之威方

倚任之深則寵加於三錫及督責之亟則罰甚於三
說而又讒譖之夫論訛博奪其際刀筆之吏引繩弄
法其間當此時而欲保全終其亦難矣且夫知人善
任乃克有勛宥過念功方為大度秦伯猶用孟明光
武不尤馮異有弗感恩効死薦志報稱者哉楚殺得
臣趙翦李牧通足為敵國去其所患而已悲夫

明史卷二百九十五

列傳一百四十六

朱純

張經

李天寵

胡宗憲

李遂

唐順之

曹邦輔

劉景韶

任環

朱純字子純長洲人正德末進士除景州知州嘉靖
初調開州遷南京刑部員外郎歷四川副使與副總
兵何卿共平深溝諸峯番賊五遷至廣東左布政使

二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明年七月倭寇
起改撫浙江及福建濱海諸府先是倭舶至閩浙互
市諸大姓及商賈多負其直倭糧匱出沒為盜諸大
姓危言脅將吏捕逐之兵且出又洩師期為好語令
去期他日至並償其直他日再至則負直如初倭大
怨恨而內地奸民復誘煽為亂遂焚掠州縣統首嚴
通番之禁犯者必重典海濱始肅其年十一月漳
州覆陷山賊剽劫同安漳平詔安諸縣純督參將吳
鵬會事徐績平之又明年三月純至寧波撫島倭六
百餘人悉受約束別賊據雙嶼島純檄福建都指揮
盧鏜以輕舟直趨海門衛與浙兵夾擊破之賊失其
巢遁入海中者尚千二百餘艘純復督諸將連戰皆
捷事聞賜銀幣至七月而幸巡撫之議起初純以閩

浙勢家多庇賊憤甚嘗上疏言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於是聞浙士大夫家與為怨御史周亮園人也疏言純本浙江巡撫所兼轄者福建海防耳今乃事事選制諸司往來奔命大為民擾給事中葉鏗亦言非便吏部請改為巡視以殺其權純益憤十月純力疾督兵追賊於溫盤南鹿諸洋至十二月大破之還平處州殲賊二十八年春疏言去歲日本使周良等入貢至寧波有投匿名書稱天子命都御史起兵誅日本使者可先發夜以兵殺都御史推官張德燾知之不以告臣臣嘗斬賊渠張珠德燾叔也憾臣凡閩賊被戮者德燾皆殮之御史亮奏率臣巡撫者又德燾鄉人疑德燾構其事且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而亮欲侵削臣權謂一御史按之有餘致屬吏不用命願陛下察臣先後奏詞窮詰德燾等黨賊倡亂詐傳詔旨煽惑夷情狀明正典刑奏入命按臣會三司勘問而諸勢家在朝者益不悅既而又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害除禍本重斷決六事語益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閩浙人言亦有不悅純者矣其年三月佛郎機國人行劫至詔安純督師迎擊於走馬溪禽其渠李光頭等九十六

人純恐為變檄副使柯喬及都指揮鍾恣戮之以大捷聞且言閩賊靖結已深成禽之後奸宄切齒變且不利臣謹以便宜行誅語後侵諸大姓部議請下按臣嚴實而御史陳九德受諸勢家風旨劾純不俟奏請專擅殺戮事下兵部及法司皆言純不得無罪請遣科臣按治遂命兵科都給事中杜汝楨往而罷純職聽劾純聞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之人必殺我我死自決之不須人也乃製墳誌作俛命詞仰藥死純性清樸峭深勇於任事不恤人怨故及於禍至明年汝楨與按臣陳宗夔劾上言此賊乃滿刺加人歲招沿海無賴奸民往來海中販鬻無借號流劫事前年復至漳州月港浯澳諸處守臣受其賂遺縱之浚泊使內地奸徒交通無忌及事機彰露乃始狼狽追逐致賊拒捕殺人其後賊已就擒又不分首從擅自行誅純既身負大罪反騰疏告捷而喬鐘復相與佐之罪當首論其冒功奏政汪大受等宜以次論罰而謫配其脅從者兵部及法司覆如其言詔逮純至京訊問而純已前死乃論喬鐘二人重辟大受等奪俸提問有差純在事三載純為有功徒為濬訛者所擠而劾官務深

入不恤國典致勞臣受禍朝野為之太息自統死罷
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搯手不敢言海禁事其後海寇
大作毒東南者十餘年人由是莫不思統

張經字廷彞侯官人始冒蔡姓既貴顯乃復其故舉
正德十二年進士除嘉興知縣治行最嘉靖四年召
為吏科給事中疏劾兵部尚書金獻民南京工部尚
書陳雍兩人皆乞休去七年上疏極言官校之害請
罷勿遣已又合六科應詔陳八事勸帝崇寬大審聽
斷廣容納計財用停織造蠲虛賦息功賞節浮費語
皆剴至歷戶科都給事中內官監收白糧者私造大
斛苛收通倍經以為言命循舊例加耗十之一禁其
橫索八年春河南陝西四川湖廣大饑朝廷所發帑
銀有司用充逋賦不以濟民經率同官言狀帝即勅
責巡撫官悉心賑恤經又言方今有司多不奉法額
外橫征名曰火耗宜懲以重比於是措劑稍息言官
之劾張璉桂萼也指經為其黨章下吏部言經素行
無玷遂不問十一年擢太僕少卿歷右副都御史協
理院事十六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斷藤
峽賊首侯公丁據弩灘為亂經議征之召諸將問計
度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萬人叅將沈希儀曰非

八萬人不可副使翁萬達曰襲而取之萬人可也賊
備我久矣從沈君言便經然之會有事安南不果討
公丁等橫益甚經乃議與師巡按御史鄒堯臣力贊
之遂與總鎮太監馬廣總兵官安遠侯柳鈞定計以
軍事屬萬達萬達誘致公丁執之叅議田汝成請乘
勢進討十八年正月經命副總兵經將三萬五千人
為左軍萬達監之指揮王良輔等六將隸馬分六道
期會於南寧都指揮高乾將萬六千人為右軍副使
梁廷振監之指揮馬文傑等四將隸馬分四道期會
於賓州兩軍剋日齊進直抵賊巢南北夾擊賊大潰
奔林峒而東良輔等邀之賊中斷復西奔斬首千二
百級其東奔者遁入羅運山萬達等殺師攻之檄右
軍沿江而東繞出其背賊刊巨木塞隘口布蒺藜箠
簽於道伏機弩毒鏢林莽中又懸石樹抄急則撼其
樹石皆墜官軍並以計破之獲斬百餘級會右軍失
道恣期三日田州土酋盧受納賊賂縱之逸去俘其
衆四百五十招降者二千九百有奇土人言祖父居
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茲土也捷聞進經左侍郎
加秩一級尋與尚書毛伯溫定計撫定安南再進右
都御史二十一年平思恩九土司賜勅獎屬瓊州黎

賊反督叅政張岳副使陳茂義僉事商大節等討之
賊賊魁三十八人擒斬五千獲賊屬一千二百而撫
其餘黨七千進兵部尚書尋以副使張瑤等討賓州
馬平徭賊屢敗具疏請罪帝罪瑤等而宥經明年給
事中周怡論經舉劾失當經乞罷不允又明年以憂
歸廣西巡按御史陳宗夔言桂林平樂賊本萬計經
畏罪掩飾改稱千人宜銜罰以警後帝以經已去任
貸之服既闋會三邊關總督有詔起經給事劉起宗
言經前在兩廣剋餉銀數萬結約貴近不可用帝下
廷議僉言經才詎足任風聞未可據帝竟寢前命三
十二年起南京戶部尚書未幾就改兵部明年朝議
以倭寇猖獗設總督大臣乃命經不解部務總督江
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既而用兵
科言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辦討賊時倭
衆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其黨方連至經自十一月
受任即選將練兵為搗巢計以江浙及山東兵屢敗
不任戰欲俟狼土兵至而討之又明年三月田州瓦
氏兵先至知倭多輜重欲速戰經不可既而東蘭諸
兵繼至經以瓦氏兵隸總兵官俞大猷以東蘭那地
南丹兵隸遊擊鄒繼芳以歸順及思恩東莞兵隸叅

將湯克寬分屯金山衛閩港乍浦倚賊三面待未順
保靖兵集乃戰會侍郎趙文華以祭海至與浙江巡
按御史胡宗憲比屢趣經進兵經曰賊狡且衆今微
召四方兵獨狼兵先至彼輕進而易潰萬一失利即
駭遠近觀聽姑待永保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耳
文華再三言經終守便宜不聽文華怒密疏經糜餉
殃民畏賊失機謬信叅將克寬言欲俟倭飽颺後勦
餘寇報功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帝以問嚴嵩嵩對
如文華指且謂蘇松人怨經不可復留帝怒即下詔
逮經方文華之拜疏也永保兵已至其日即有石塘
灣之捷至五月朔倭吳犯嘉興經遣叅將盧鏗督保
靖兵援之以大猷督永順兵由泖湖間道趨平望以
克寬引舟師由中路擊之合戰於王江涇賊大敗斬
首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衆自軍興未稱戰功
第一捷聞兵科給事中李用敬聞望雲等言王師大
捷倭賊奪氣當乘勢掃盪不宜易帥帝大怒手批其
疏曰經欺誣不忠聞文華劾方一戰耳用敬等奈何
黨奸遂杖於廷人五十斤為民已而帝疑之以問嵩
嵩言臣昨問徐階李本二臣江浙人以鄉邦被禍皆
言經養寇損威殃民誤國昨狼兵初至氣銳經禁不

許戰文華憤不能平與宗憲合謀進勦致有此捷經聞繼至冒以為功因極言文華宗憲忘身殉國帝深入其言經既至備陳進兵始末且言受任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帝終不納論死繫獄舉朝皆知其寃然莫敢執奏其年十月與巡撫李天寵伏屍都市天下哀之經先在兩廣時以威信結狼土兵以故王江涇之戰爭致死力經既建皆憤恨無聞志代經者應城周珣衡水楊宜又常才節制不行諸軍遂肆焚掠東南之民既苦倭後苦兵矣隆慶初復經官諡襄愍珣以進士為永嘉知縣擢戶科給事中坐諫世宗南幸謫鎮遠典史累遷山東按察使三十一年擢右僉都御史鎮守昌平明年被論免又明年起故官巡撫蘇松諸府值倭勢正熾又歲比不登以珣奏免蘇松存留稅糧起運者自內府王府及改折外俱暫停徵發粟十二萬石銀一萬兩賑上海華亭嘉定崇明四縣由是民困稍蘇三十四年疏陳禦倭有十難有三策及經既得禍即擢珣兵部右侍郎代之而柘林賊為經所敗者勢復熾珣暗於將畧不能有所設施時宗憲已代李天寵撫浙江並欲奪珣位文華遂劾珣而薦宗憲帝為奪珣俸尋勅為民珣自初命至

罷官僅三十有四日而楊宜代之宜舉進士由離縣知縣召為御史疏言遭者沙汰生員令下學臣奉行過當年少者既文方壯年長者又蓄養不容沮父兄教子弟之心驅衣冠而入傭保豈祖宗育才之心哉夫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沙汰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者也帝然其言命禮部正之明年與給事中王樞出覈大同失事狀總兵官彭煇游擊秦昇遂疏職巡撫王潮鎮守中官張紳亦坐召還累擢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改撫河南平劇賊師尚詔晉秩一級遷南京戶部右侍郎未幾代珣時倭流劫浙野雖為僉事董邦政所滅其巢於陶宅川沙窪諸地者勢猶盛宜既為總督而文華督察軍務威出宜上軍事悉為所制易置文武大吏惟其愛憎宜懲經天寵之禍曲意奉之而文華心屬胡宗憲視宜蔑如也倭自王江涇敗後退據陶宅官軍圍之久無功文華遂劾宜宜以狼兵從事剽掠不可用請募江浙義勇山東箭手益調江浙福建湖廣漕卒助戰繼又請發河南毛兵多報可於是客兵大集而宜不能以恩威駕馭諸軍皆恣睢暴橫不奉要東川兵與山東兵私鬪恭將尚允紹幾被殺遊擊曹克新所統百陽兵潰

於高橋即大譟奪舟徑歸蘇州文華輩反厚犒之莫敢詰也明年正月文華還朝帝令嚴嵩詢始末文華即大言寇初起苦無兵今徵兵四集所苦督撫無人請罷宜以宗憲代帝深以為然會御史邵惟中上去冬新塲失事狀帝遂奪宜職聞住文華雖厭薄宜然以其諂奉過當意不甚怒故得禍猶輕宜在事蓋僅踰半歲云倭寇之彌蘇松也起嘉靖三十二年訖三十九年其間為巡撫者十人兵部侍郎安福彭黜遷南京工部尚書畏賊不侯代去下獄除名副都御史黃岡方任上虞陳洙皆未上任丁憂以才不足用罷而代以兵部侍郎鄧人屠大山使提督軍務蘇松巡撫之善督軍務自大山始閱半歲以疾論免尋坐副將解明道等收績違詔獄為民總之者即琬繼琬者僉都御史曹邦輔邦輔賢多戰功以趙文華階下詔獄請戍次僉都御史眉州張景賢以考察奪職次整屋趙忻坐金山軍變下獄貶官次副都御史江陵陳錠數月罷去次翁大立邦輔大立自有傳當大立時倭患已息而坐惡少年鼓譟為亂竟罷職自方任而外無一不得罪去者

李天寵字子承孟津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行人擢

御史出按宣大巽上石門兒諸將收績狀副將雲冒恭將李懋俱被逮繼按浙江遷徽州知府改徐州兵備副使倭犯通州如舉禦却之三十二年超擢右僉都御史代王忬巡撫浙江是時倭巢柘林別部有旬健跳所入掠紹興諸縣者為官軍所殲奏天寵銀幣十一月突犯嘉善又圍嘉興指揮陳光祖等擁兵不戰賊遂流劫秀水歸安天寵急督恭將俞大猷都指揮劉恩至趙嘉興僉事羅拱辰以兵來會天寵命副使陳應魁陳宗夔分監之令起期夾擊宗夔以恩至先期以孤軍獨進與賊戰烏程之黑墩不利賊飲兵入柘林十二月出犯新帶恩至威令不行偏裨自為進止百戶賴崇華將閩兵六百恃其驍健鼓行直進賊走登舟崇華乘勝薄之中砲死把總孫教以蒼山兵先遁師遂潰嘉善知縣鄧植望風棄城走翌日賊遂入城肆殺掠事聞諸將治罪有差而宥天寵不用明年正月柘林賊復奪舟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轉掠塘棲新市橫塘雙林攻德清殺裨將梁鷄等六人詔停天寵俸時趙文華方視師聲勢甚震巡按御史胡宗憲諂附之既相與總督張經復騰謗謂天寵

嗜酒廢事燕奪其位帝入其言會勅罷總督用琬遂
並除天寵名而果擢宗憲以代頃之南京御史葉思
以倭彌北新關劫天寵宗憲亦言天寵縱寇帝怒逮
下獄與經駢斬西市

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歷知益都
餘姚二縣擢御史巡按宣大有詔從大同左衛軍于
陽和獨石諸軍弟願也聚而譁宗憲單騎慰諭許勿
徙乃定三十三年出按浙江時歛人王直據五島誘
煽諸倭入寇而徐海陳東麻葉等巢柘林乍浦川沙
窪日擾郡縣天子命張經為總督李天寵撫浙江又
命侍郎趙文華督察軍務文華侍嚴嵩內援恣甚經
天寵不附也獨宗憲附之餽遺甚厚文華大悅因相
與力排二人先是倭寇嘉興宗憲中以毒酒死者數
百人及經破倭王江涇宗憲與有力文華盡掩經功
歸功宗憲經遂得罪尋又構陷天寵即超擢宗憲右
僉都御史代之時柘林諸倭移巢陶宅勢稍殺會蘇
松巡撫曹邦輔賊倭游墅文華欲攘功後期大怨恨
遂進勦陶宅殘寇宗憲大言倭不足平與文華共將
銳卒四千營磚橋約邦輔分道夾擊倭殊死戰宗憲
兵死者千餘人文華再令副使劉燾攻之獲大敗於

是文華宗憲知倭不易平而倭之犯浙東者雖諸將
間有新獲然平陽則殺指揮祁松百戶劉慈謝浦則
殺指揮閔容慈谿則殺主簿畢清黃巖仙居餘姚會
稽諸縣皆被焚掠守備劉隆等沒於陣者甚衆因與
文華定招撫之計文華還朝極言總督楊宜不足任
非任宗憲倭終不得平帝然之遂以宗憲為兵部右
侍郎代宜初宗憲請諭日本國王禁其下入寇乃令
寧波諸生蔣洲陳可頤往過王直養子淑於五島邀
使見直先是直怒浙東諸大姓逼倭互市直誘倭使
入犯倭初難之既入大獲利各島爭治兵艦而來後
中國招集勁兵禦之倭多殺傷有全島無一人歸者
死者親屬怨直直恐與淑及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
據五島自保倭入呼為老私主宗憲以直同鄉里欲
招致之釋直母妻於金華獄資給甚厚洲等諭宗憲
指直心動又知母妻皆無恙大喜曰俞大猷絕我歸
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歸耳但日本國王已
死各島不相攝頃次第諭之因留洲而遣淑等護可
頤歸宗憲厚遇淑等令立功淑等遂破倭於舟山再
破之列表宗憲請於朝賜淑等金幣且縱之歸淑大
喜以徐海入犯來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薩摩二島倭

入犯一由海門掠瓜洲一由吳淞江掠上海一由定海圍掠慈谿旬引衆萬餘人攻乍浦而陳東麻葉各將千餘人與俱起撫玩鴉得報卷甲趨之宗憲亦登塘樓相犄角會海由峽石趨皂林鴉挾遊擊宗禮將九百騎馳而至崇德三里橋三戰三捷斬三百餘級及之賊稍却會守橋者中砲而潰賊鼓譟大至鴉皇急走輕舸入桐鄉禮力戰遇害禮常熟人世官應天衛副千戶歷署都督僉事驍健敢戰麾下射士三千連破倭有功至是敗沒贈都督同知謚忠壯賜祠皂林鴉既入相鄉賊乘勝圍之鴉待救甚急宗憲計曰與鴉俱陷無益也遂選杭州道指揮夏正等持激書入海營要之降海鴉曰老松主亦降乎時海病創意頗動因曰兵三路進不由我一人也正曰陳東已他有約所慮獨公耳海遂疑東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大驚由是有隙正乘間說下海海道使來謝要索中國財物宗憲厚遇使者如其請海聽命歸俘二百人解相鄉圍東復留攻一日亦拔營去復巢乍浦鴉始得出鴉自知不能當海等乃東渡錢塘禦他賊時又有上海賊萬餘由吳淞江來欲與海合初海入犯時焚其舟示士卒無還心至是宗憲使人語海曰若

既內附何不擊吳淞賊立功且掠其舸為緩急計海以為然逆擊之朱涇斬三十餘級宗憲預令大猷伏飛艦邀擊盡賊之焚其舟海不得舟則內怖以勇洪來質輩故所載飛魚冠及堅甲名劍他玩好物遺宗憲宗憲約之厚過洪因諭海得陳東麻葉以獻許以世爵通海與禁爭一女子遂得禁獻軍門宗憲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圍海而陰洩其書於海海怒海妻受宗憲賂亦說海於是海以計縛東來獻而自帥其衆五百餘人去乍浦別營梁莊官軍遂圍乍浦巢以火攻之連戰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稱是海自度不可返故島遂率所部來降先期伏甲士平湖城外而自引百餘人入城時文華再出視師以海先期至為疑欲不許宗憲強許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摩海頂慰諭之海自擇沈莊宅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為壘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某夕禽若屬矣東黨惟夜伏邏卒東莊將攻海海知有變挾兩妾走間道東黨投稍刺中海明日官軍圍之海投水死其黨殲焉而盧鏗亦禽辛五郎至辛五郎者大隅島主弟也遂俘洪東禁五郎及海首獻京師帝大悅行告廟禮加宗憲右都御史賜銀

幣加等海餘黨奔舟山宗憲以土兵八百人練大猷
雪夜攻之賊擁柵自固百戶張四維以標棗最火礮
之焚斬殆盡於是兩浙倭患漸平三十六年正月賜
改撫福建即命宗憲兼浙江巡撫事是時軍興費廣
宗憲乃勸為提編均徭之法加賦額外以供軍資御
史慎柔給事中徐浦相繼請罷之戶部尚書方純依
違不敢 主由是寇患雖稍息而民間益困故矣初
蔣洲諭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源義鎮皆聽命還
被掠人口具方物奉表隨洲入朝謝罪請修貢宗憲
以聞詔厚賚其使遣還至十月復遣夷目善妙等隨
玉直來市至岑港泊馬浙人聞直以倭船至大驚
按御史王本固亦言不便朝臣謂宗憲且慮東南大
禍直遣激詣宗憲曰我等奉詔來將息兵安境謂宜
使者遠迎宴犒交至今盛陳軍容禁舟楫往來公始
我耶宗憲解諭再至直不信令其子以書招之直曰
兒何愚也汝父在辱汝父來闔門死矣因要一貴官
為質待激曰乃來宗憲立遣激及夏正往宗憲嘗預
為赦直疏引激入卧内使陰窺之至是激語直疑稍
解乃借碧川清溪謁軍門宗憲所以慰藉之甚至命
至杭是本固本固下直等於獄宗憲欲致直以絕海

患無殺直意初疏請曲貸直等死俾戍海上繫番夷
心本固爭之獲而外議或疑宗憲納賊賂數十萬金
宗憲懼易詞以聞直論死碧川清溪戍邊激與謝和
遂支解夏正列柵舟小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
雖頗有新獲然海中數苦毒霧賊恐高死聞莫利先
登多溺沒者至明年春新倭復大至浙閩濱海諸府
所在告急中朝慮其合勢為害益大頻下嚴旨督責
宗憲宗憲懼得罪則上疏侈言水陸戰功謂賊可指
日滅於是所司論其欺誣帝怒盡奪諸將大猷等職
而切讓宗憲令死期平賊蓋是時趙文華已得罪死
矣宗憲見寇患未已則思剷捕於上會得白鹿於舟
小獻之帝大悅行告廟禮厚賚銀幣未幾復以白鹿
獻帝謂一歲中天再降瑞益大喜告謝元極寶殿及
太廟百官稱賀加宗憲秩既而岑港之賊徒葉村梅
官軍屢攻不能克於是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誘王
直啓業而本固及給事中劉堯誨則劾其老師縱寇
宜追奪功賞帝方眷宗憲甚命廷議之咸言宗憲功
多宜勿罷帝曰宗憲計會逆直人皆知之會使再進
瑞物遂爾有言朕以諸疏付之在廷用存公論耳宗
憲其落職和較於是宗憲疏辨獲繼旨褒答之賊之

徒持梅也造臣繼為陳志計及繼成宗憲利其去賊
之不擊賊遂揚此洵澤壞賊掠閩海州縣由是閩人
大譁謂宗憲嫁禍御史趙遂再劾宗憲三未罪期與
大猷皆閩人宗憲疑大猷漏言乃委罪大猷劾其遺
孽不力大猷遂被逮當是時江北及福建廣東皆中
倭宗憲雖盡督東南數十府道遠但遙領而已不能
有所經營然小勝輒論功以故宗憲受賚無虛月即
賊犯溫台飽掠去既而別部復寇濱海諸縣給事中
羅嘉賓御史龐高鵬奉詔劾之具言宗憲欺罔養寇
殘民當置重典帝竟不問明年論平王直功加太子
太保宗憲為人多權術喜功名因文筆結嚴嵩父子
歲遺金帛子女珍奇淫巧無數嵩父子德之甚及文
華死又因鄉人羅龍文以達於嵩所請無不如志宗
憲既取高位威權震東南窮聲色玩好之奉又喜賓
客雖軍務倥傯張建設劇無虛日東南士大夫及文
人藝士如唐順之呂希周茅坤田汝成徐渭沈明臣
輩皆邀致與結驩下至倡優盜賊之屬在幕下養
俱有恩以故侵官帑數富人財物擬於軍興之費既
而嘉賓高鵬還所劾宗憲侵盜灼然可據者以三萬

三千計其他冊籍此或若不可悉數於是宗憲自辨
言臣為國除賊用閩州縣非小惠不成大謀帝以為
然更愆命尋上疏請得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
如三遺故事母鈞禮部即番兵部尚書如其請復獻
白龜二五色芝五帝衣愧謝言告廟如前奏宗憲加
等明年江西盜起又兼制江西未至總兵官戚繼光
已平賊九月以浙江賊平來奏言賊屢犯寧台溫諸
府我師前後得斬一千四百有奇賊悉蕩平帝悅加
宗憲少保四十一年兩廣平巨盜張建亦論宗憲功
時駕色敗大學士徐階曰兩廣平賊浙何與馬僅賜
銀幣其年十月南京給事中陸鳳儀劾其奸欺貪淫
十大罪得旨逮問及宗憲至帝曰宗憲非嵩黨朕拔
用八九年人無言者自累獻祥瑞為群邪所疾且初
議獲直予五等封今若加罪後誰為我任事者其釋
令閒住又三年以萬壽節獻秘術十四帝大悅將復
用矣會御史王汝正籍羅龍文家得宗憲手書乃侵
帑被劾時自擬旨授龍文以達嚴世蕃者值世蕃已
敗其書藏龍文所汝正待之以聞乃逮宗憲下獄宗
憲自叙平賊功言以欺瑞得罪言官且許汝正受賊
事帝終憐之遂下汝正獄而宗憲竟瘐死汝正得釋

萬曆初復官謫襄懋鷓鴣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御史遷浙江提學副使倭寇薄杭州鄉民避難入城者有司關門不許入鷓手劍開門納之全活甚衆鷓亦被誣貪縱初從歐陽德講學以盜虛譽既官於浙請事文華宗憲遂得超擢右僉都御史代宗憲巡撫浙江未幾福建中倭帝以文華言特設巡撫命鷓任之鷓初在浙銳意擊賊心不以宗憲主撫為然自桐鄉被圍怯甚寇犯福州洪瑋南臺則取庫銀數萬兩羅綺數百疋並金花千條賂之悉遣巨艦六艘伴載之走竟不能措一籌惟厚自豐殖歛括動千萬計惟帶盤盂率以錦綺金銀為之又縱幕客部卒為奸利大為閩人所苦以附嚴嵩父子故人莫有言者御史朱儀望首發其奸給事中劉祐繼之數其十大罪有詔待治而鷓先使人厚賄嵩嵩以屬刑部尚書鄭曉竟得輕比黜為民及嘉賓尚鵬異諸督撫使餉狀鷓侵盜以五萬八千計追還之官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弱冠從泰和歐陽德論學登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歷刑部郎中錦衣衛送盜十三人遂疑其寃覆訊止一人真盜餘遂獲釋東宮建赦天下遂請列大獲大獄諸臣於赦令中高書再賢懼

不敢乃與同官盧憲請於都御史王廷相廷相欣然從之事雖報罷議者加焉俄調禮部南京太廟災詔條具告慰修省諸儀尚書夏言欲止行祭告遂曰古者新宮災三日哭南京國家根本地不行修省非過災而懼之意也言不能奪如遂議上然心嘆之已而遂復以他事忤言言憤甚因劾遂與郎中張元孝抗已帝立下二人詔獄出之外遂得湖州同知遂有異才饒經術所至思以功名自見三遷衢州知府所設苑皆見稱於人遂亦自矜其治行友人河南叅政王慎中過其地遂迎謂曰子雖名位適我然他日荷吏傳無子名矣慎中大笑而去權蘇松兵備副使累遷廣東按察使罷黜貪殘吏撤府縣清獄釋囚至八百餘人進山東右布政使二十八年以江洋盜遂遷遂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申明軍政盜不敢發明年京師中寇邊事亟召遂督薊州軍餉行至涿州請開防符驗帝怒曰遂未謝恩何得用新衙入奏且赴召又逾期吏部其會吏科議奏尚書夏邦謨等謂宜量罰帝愈怒奪邦謨等俸竟削遂籍三十六年倭寇擾江北遂議以督漕都御史兼理巡撫不暇辦寇請特設巡撫乃命遂以故官撫鳳陽四府時淮揚間已三

中倭戎併薄弱職後夫水民饑而大冰之輸京師者日晏丁夫牽輓民重困遂論餉增兵恤民節用次第畫戰守計而南京給事中歸大道劾遂貪污吏部言遂用衆薦起官不可廢乃令策勵供職三十八年四月倭船數百艘寇海門遂方閱武通州語諸將曰賊必趨如皋趨如皋其衆必合合則侵犯之路有三由泰州通天長鳳泗陵寢驚矣由黃橋逼瓜儀以揚南都運道梗矣若從富安沿海東至廟灣則賊絕地也乃命副使劉景韶遊擊丘陞扼如皋而身馳赴泰州當其衝時賊勢甚盛副將鄧城遣兵禦之敗績指揮張谷死焉倭進據白蒲鎮衆怖懼遂擐甲誓師以忠義激將士皆奮賊知如皋有倭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分兵遏賊過於丁堰敗之再戰如皋東及海安皆捷賊謀西犯揚州景韶等復擊敗之進至潘家莊前後斬首焚溺死者四百八十餘人賊之自南沙登陸犯通州者皆盡而他賊亦氣奪從富安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為矣令景韶陞以兵尾之而致賊於廟灣遂復慮賊既至廟灣則乘不備突攻淮安乃提兵從泰州間道疾走夜半入淮安城人無知者賊尋來犯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灣通政唐順之

副總兵劉顯亦以兵來援賊大敗斬首四百七十級賊遁追之陳莊焚堡獲生首四十餘人賊以餘衆退保廟灣於是景韶以其間擊賊剋部敗之印莊追奔至新河口縱火攻之凡斬首三百四十餘級餘皆焚死而賊之自青墩港登岸者亦盡獨廟灣餘寇據險固守攻之不克賊亦終不出遂曰此窮寇可用也既相持踰月景韶乃塞蘆夷木壓壘而陳賊不動火焚其舟始爭救及夜乘兩潛遁官軍據其巢追奔至駁子港賊不復能軍倉皇引帆去江北倭悉平自四月壬寅朔至五月甲午平賊凡五旬捷聞帝大喜重書獎勵遂以境內無事罷遣所調兵以省供億而賊之駐崇明三沙者撤援兵既散復由海門七星港登岸流劫將直犯揚州景韶與戰於鄧家莊仲家園連敗之賊沿海覓舟不得官軍追之急及於小海圍劉家橋賊且戰且走不得休會兩奔入劉莊就食乃四面圍之通總督胡宗憲遣副總兵顧率銳卒來援軍中以功在旦夕慮為顯所獲有頌言遂以檄江北諸軍盡屬顧顯率所部先登諸軍繼之縱火突擊破其巢賊奔向駒場又追敗之先後斬首六百餘級賊盡殄時遂已遷南京兵部侍郎論功予一子官齊銀帶已

而御史陳志勸上平倭功言倭犯江北遂前後二十餘戰斬獲三千八百有奇功高勞著雖蒙賞未足酬勛帝乃再予一子世千戶增俸二級滋南京數月而振武營軍變侍郎黃懋官過害賴遂撫諭始定明年夏召拜兵部左侍郎言官以南軍驕非遂無可鎮撫者四十年權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未幾營卒三漢等果謀亂遂復撫定之而以計散遣諸亂卒留都遂安越四年以老致仕遂博學多智尤長用兵當時號為能臣然亦善逢迎帝將重建三殿遂奏五河縣泇水中湧大杉一其圍丈五尺其長六丈六尺此川澤効靈為聖主降新勛臣敢稽首以獻帝大喜又見帝好祥瑞因進白兔帝為道官告廟自此帝眷有加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弟遂字邦吉後遂三年舉進士除紹興推官入為吏科給事中侍郎劉源清坐事下吏遂跪教坐並繫得釋進戶科左給事中偕同官諫帝南巡下詔獄請永福典史累遷德安知府卒官遂子棻進士歷御史終參政材僉都御史自有傳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祖貴戶科給事中父瑤永州知府順之生有異稟稍長洽貫群籍年二十三舉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大學士楊一清異其才既廷對頻

索其制策將擢為狀元順之固辭不應冥二甲第一改庶吉士時座主張璉素疾翰林出諸吉士為他曹獨欲留順之復固辭乃調兵部主事引疾歸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詔選朝官為翰林乃改順之編修校累朝實錄事將竣復以病告璉愛順之持其既不下有構於璉言順之引退欲遠璉者璉發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復叙至十八年選官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諫諭年與羅洪先趙時春請朝太子復削籍歸順之才故高至是益肆力於學卜築陽羨山中自經史以至百家技術莫不探涉尤長曆數之學勾股測望他人不能通者極究其說乃至兵陳奇遁技擊皆受而習之盡羅古今載籍剝裂補綴使區分類粹燦然成一家之言當其精思苦索至不暇盥櫛或閉戶兀坐匝月忘寢性簡介苦節自厲束修之問不入敝衣布褐數歲弗易也暇寐為床褥褥不具父見而泣下始市床與之順之行益高名益重中外頗有論薦並報寢四方論學講藝之士來者踵接久而心益厭之乃杜門息交賓客至輒辭不見又時時告人將永與世絕人或怪焉及倭寇起江南北盡被蹂躪之日擊傷之始翻然有用世意會趙文華出視

師阮薦順之詔起南京兵部主事以父憂未終不果
出三十六年既免喪召為職方員外郎部檄趣之急
乃執道進即中明年出戡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
有奇即見兵亦不任戰因條上便宜九事於是總督
王忬以下俱貶秩其冬命往南畿浙江視師與胡宗
憲協謀討賊順之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若縱使
登陸則內地咸受禍而諸將率縮朒無敢揚帆出海
者乃躬親泛海自江陰直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
七百里從者咸驚嘔而順之意氣自如諸將見順之
冒險無敢復顧望由是軍聲頓振又明年春倭泊崇明
三沙順之督舟師邀之海外斬賊一百二十沉其舟
十三賊懼遂分其眾犯江北是時已擢順之太僕少
卿宗憲復言權經乃加右通政視師如故順之聞江
北急令總兵官盧鏗拒三沙而自率副總兵劉顯疾
馳往援與巡撫李遂大破之姚家蕩賊窘退巢廟灣
順之進兵薄之殺傷相當遂以賊巢固不可猝下欲
列圍困之順之以為非計躬擐甲持矛麾兵挑戰且
直薄其營以火炮攻之竟不能克而三沙又屢告急
順之乃復馳援三沙督鏗顯進擊再戰再失利順之
憤親躍馬布陳將致賊而盡殪之賊先縛木為高樓

以望官軍見順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順之曰
吾死關耳下馬持刀直前去賊營止百餘步鏗顯大
懼爭前抱持扶上馬曰公且歸鏗等誓為公滅賊順
之乃還時盛暑看海舟兩月遂得疾因返太倉而賊
遂以其間脫走復犯江北其年九月李遂改官南京
即擢順之右僉都御史代遂巡撫時順之疾益甚以
兵事棘不敢辭扶病渡江既至賊已為遂等所滅而
淮揚通大饑乃條上海防善後九事請發餘鹽課留
漕運米督有司分道賑恤全活甚眾三十九年春以
期至將泛海巡歷乃登舟度焦山望三江嘆曰吾本健
將奈病何然吾病猶在行諸將誰敢不泛海者是猶
足使賊奪氣也舟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計聞予茶墓
故事四品但賜祭順之以盡瘁國事得賜葬云順之
文章行誼盛為士大夫所推晚由匪人進用聞望頗
損然實無所附麗後又勤事以死君子哀其志馬順
之初官吏部與王慎中相切劘為古文既又聞良知
說於王畿常曰吾文章得之遵嚴學問得之龍溪遵
嚴龍溪慎中幾所自為說也崇禎中進諡順之裴文
子鶴徵隆慶時進士歷官太常卿亦以博學問鶴徵
子徽純萬曆時進士終官編修

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元城南和二縣以廉幹稱擢御史巡視河東鹽政二十四年巡按陝西套賊入延綏犯安塞保安鎮兵不能禦更以捷聞邦輔上疏論劾總督張珩巡撫張子立總兵官兵檄皆下獄戍邊秦府宗人惟獨殺人父子燭其屍獄十餘年不決邦輔一訊輒服出為湖廣副使遺喪未上起補河南三十二年七月柘城賊師尚詔友陌歸德檢校董倫率民兵巷戰手刃數賊與其妻賈氏俱死之又陌柘城劫舉人陳聞詩欲以為帥不聽斬從者數人脅之聞詩知不免紹之曰必欲我行者請毋殺人毋縱火賊許諾擁之上馬聞詩不食三日至鹿邑自縊賊進圍太康都指揮尚允紹與賊駢陵收績八月辛丑允紹復擊賊於霍山衝其前鋒賊縱騎圍之後兵無敢進邦輔挺刃驅之斬其最後者士卒競進賊大潰禽斬六百餘人賊自永城東掠將犯鳳陽諸軍追及於五河復擊敗之尚詔走至莘縣被擒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縣八殺我十餘萬遠近震動以邦輔亞戰而收詔資銀幣擢山西右叅政三十四年遷浙江按察使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時倭寇聚柘林其黨六十餘人自紹興高埠竄出轉掠

梳篋徽寧太平遂犯南京破深水寨至五千抵宜興為官軍所迫奔蘇州泚壁而柘林餘賊已進據陶宅邦輔慮其合勢督副使王崇古集兵圍之僉事董邦政把總姜字方拒陶宅邦輔檄令協勦賊懼走太湖追及之楊林盡殲其衆副將何卿師潰於東渡邦輔復躬授之以大器破賊舟賊敗去前後俘斬六百餘人督察軍務侍郎趙文華欲攘其功而邦輔捷書先奏德之意陶宅殘寇易取與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將兵四千攻之約邦輔會師賊悉銳來衝諸營皆潰賊亦退也周浦邦輔進攻之獲敗績既而高橋新場相繼告敗遂坐奪俸文華既憾邦輔則奏邦輔避難擊易致後師期請賜罷斥總督楊宜何文華意亦奏邦輔改遣節制於是給事中夏枝劾文華欺誣給事中孫濟言邦輔以九月十一日督副總兵俞大猷等進勦而浙兵次日始至後期之罪不在邦輔今蘇松士民稱邦輔勦賊不懈撲滅南都之寇功效顯然乃遽請罷黜實所未喻臣謂事權歸一則責任專而無彼此牽制之患乞勅兵部中別督率不嚴方畧不設罪總督糧餉不繼調遣無法罪巡撫軍令不振戰陣退縮罪總兵策應不前四境殘破罪郡縣檢察無實功

罪不明昧機專斷以致抗敗罪督察帝是其言邦輔
得不罪明年文華還京奏餘賊且盡俄巡按御史周
如斗又奏四橋失事狀帝頗疑文華言不實文華大
懼因言賊本為滅顧督撫非人復致此敗臣昔論邦
輔而憂忒孫濬隨謀孽臣黨留邦輔東南塗炭何時
可解乃詔逮繫邦輔請戍朔州隆慶元年楊博為吏
部起邦輔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進兵部右侍郎理
戎政尋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
務上言修治邊境非安攘上策宜急務練兵兵練而
後邊事可議時論建之三年以給事中張國言召為
右都御史掌南院事明年帝以京營事重更名協理
為國視令付大臣知兵者遂以左都御史召還任之
已從恭順侯吳繼爵言復改國視為提督未幾轉南
京戶部尚書奏督倉主事張振選不奉約束於是吏
部議往者執政之臣喜人悅已屬吏之儉者恃為與
援構陷堂上官至不敢約束屈體降意倒置名分自
是率以為常其在外巡按御史亦由庇進士推知引
為私人屬以廉訪監司之賢不肯出其口吻於是監
司畏懼承奉結納不復敢問其職事體統既乖法度
盡廢害政無甚於此者穆宗深然其言為點振遷行

內外諸司戒飭然其後卒不能變迄於明亡變忽愈
甚網紀莫與邦輔累乞骸骨不聽萬曆元年給由赴
闕後以病求去且言古人去國猶既論時事及退居
著書不忘論諫臣愧無學術昔居邊鄙親見北寇縱
橫諸將無人能出一奇計破賊者臣痛憤至今近聞
辛愛漸有窺覷之志萬一有變臣若不即填溝壑坐
帷幄策軍情猶少壯也年踰七十餘日有幾所虧一
死以報國恩遂致仕去居三年卒贈太子少保邦輔
素守廉峻自吳中被逮時有司上所備俸錢邦輔曰
吾不能為國平寇今得罪何言俸也揮之去歷官四
十年田不踰數頃撫按奏其狀詔遣右評事劉叔龍
為營墳墓

劉景韶字子成崇陽人為諸生家貧無書數從人借
鈔或行書肆徧閱歸而閉誦亡遺舉嘉靖二十三年
進士為湖陽知縣歷四年凡七被薦僅遷刑部主事
進兵部員外郎出為貴州僉事播州宣慰楊烈等殺
長官王敬散黨李保等洽兵相攻為害且十年景韶
佐總督馮岳討平之進秩一級尋轉叅議復佐總督
王宗兩破叛苗資金幣旋擢淮揚海道副使三十八
年言官以考察拾遺異景韶不職吏部知其才留任

如故景韶雖書生饒將畧是時江北歲中倭武備不振巡撫李遂得景韶喜甚兵事悉與籌議其年四月倭犯江北前鋒及如皋景韶馳赴之乎諸將歃血盟曰是戰也不利我必死之諸將皆奮賊知有備不敢逼及賊據白蒲將西犯揚州景韶首挫之景韶猛果善戰每身先士卒而游擊丘陞者山西驍將以倭警調援景韶挾與俱戰所向無不摧克旬丁堰至廟灣大小十餘戰巨寇畢殲而陞自仲家園追賊至錫園輕騎先進為賊所圍馬蹶死於陳論功進景韶秩二級奏金幣而陞亦得贈都督同知廢于世指揮僉事景韶俄遷浙江按察使仍治兵淮揚明年夏權石僉都御史代唐順之巡撫鳳陽諸府又明年母憂歸巡撫官亦罷尋復以京察拾遺為言官所劾命調外景韶遂不出久之卒

賊鋒銳甚官軍屢北環嘗遇賊短兵接身被三槍幾殆率夫直前捍之環得逸而率夫竟死賊亦引去環創既重猶強起巡量或請還府就醫叱不許已賊復至環裹瘡出海擊之怒濤山立南人習舟者皆失色環意氣彌厲竟敗賊俘斬百餘獲連戰於陰沙保山南沙皆捷明年秋遂擢按察僉事整飭蘇松二府兵備先是六月中倭剽掠既厭悉揚帆歸國惟南沙三百人舟壞不能去環與總兵官湯克寬列兵守之日久未克至九月賊人大至與舊倭合掠華亭上海諸縣環等被劫得宥明年五月賊直犯蘇州城閉鄉民避賊者繞城號泣環命盡入之全活數萬計賊既薄城副將解明道出擊賊退泊太湖其冬論前後功進右叅政兼副使兵備如故三十四年四月賊分兵掠常熟環率知縣王鈇攻破其巢斬首百五十焚舟二十七艘未幾賊合眾掠陸涇獨都督周於德敗績環偕總兵官俞大猷擊敗之斬首二百七十焚舟三十餘賊尋犯吳江環大猷邀擊於鶯脰湖俘斬七十有奇賊奔嘉興頃之三枚沙賊奔民舟出海環大猷追襲至馬蹟山俘斬倍鶯脰其別部寇嘉定民舍者環用火藥之盡死論功廢一子副千戶旋遭母憂奪哀

視事十二月賊二千人屯新塲環與都司李經等率
承順保堵其攻賊潛伏不出伴令人舉火數里外若
將引去者保堵土舍彭翅引軍先入不見一人於是
承順部將田蕃等爭進賊伏起官軍大敗翅等皆死
環坐停俸戴罪明年賊平環乞終制許之贈二年卒
年四十給事中徐師曾頌其功詔贈光祿卿再廢一
子副千戶建祠蘇州有司春秋致祭環為人慎名檢
執行誼其在行間與士卒同寢食所得賜予悉分給
之當軍事急終宵露宿或數日絕殮未嘗自異嘗書
姓名於肢體曰戰死吾分也然先人道體不可棄庶
他日得叔墓將士聞皆感激故所向有功時休寧吳
成器者由小吏為會稽典史倭三百餘人流劫至會
稽為官軍所逐走登龜山成器引軍遮擊盡殲之未
幾又破賊於曹娥擢浙江布政司經歷旋丁家艱總
督胡宗憲奏留練兵起復紹興府通判尋論功進秩
二級成器慷慨能任事與賊大小數十戰皆捷率身
先士卒進止有方畧繩約所部無秋毫犯士民率於
其戰處立祠祀之以限資格不獲顯擢後改武秩焉
時又有武舉火斌同安侯真之世也倭寇浙東總督
王忬命率海舟與賊戰賊焚火越擄斌舟斌輒手接

之還燒賊舟賊屯補陀山斌直搗其營多殺傷絕援
被禽不屈賊支解之官為建祠曰忠勇
論曰嘉靖中倭寇之擾蹂躪數千里鷄犬不寧為禍
已酷然其始特瀕海奸民釀成之耳燭火弗息遂至
燦原伊誰任其咎乎朱統嘗上封事言若著龜而橫
被譖讒至憤發以死趙文華以權相私人牽制兵機
淆亂情實贖貨長寇賊士解體東南之荼毒又奚待
問乎况於氣逆交訐猶侈言祥瑞上下相欺則欲為
安內攘外之謀亦決無是理矣

明史卷二百九十六

列傳一百四十七

翁萬達

楊博

翁萬達字仁夫楊陽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權稅河西務外戚履雲任周瑛錦衣指揮蔣山全家
 僮置肆罔公私利萬達劾奏之詔革其肆振家僮罪
 巡撫周期雍議撤還卒萬達持不可為期雍所劾下
 戶兵二部議卒直萬達再遷部中賑荒裁輔以勞被
 委出為梧州知府時威寧侯仇鸞鎮兩廣報部卒為
 虐萬達縛其尤橫者杖繫之鸞為效戢閩四年聲績
 大著會朝議將討安南報萬達廣西副使專辦安南
 事萬達請於總督張經曰明詔討賊臣莫登庸懸軍
 深入難以得志登庸又大言中國不能正土官弒逆
 罪安能獨問哉今憑祥州土舍李寰弒其土官珍思
 恩府土目盧回以復土為名煽九司從亂龍州土舍
 趙楷殺其從子熾煖又與田州人韋應相結殺熾弟
 賢斷藤峽徭侯公丁負固尚稽天討此曹桀驁無不
 同惡共濟一旦約結為內應我且不自保安能討賊
 惟先禽此數人然後問罪安南易下耳經曰然惟君
 之所為於是誅應寰禽回招還九司誘楷杖殺之而
 立其子保楠繫公丁者始致公丁執緒坐以兩軍

夾擊賊巢破平之又議割四州屬南寧州蒙黃賢相
 初逆命督府用萬達策降之登庸聞之始懼會遷浙
 江右叅政經以征安南非萬達不可奏留之乃命以
 叅政准廣西已而毛伯溫集兵進勦萬達上書伯溫
 言登庸梟雄狙詐熟于兵事攻窮則聞急示之形非
 計之得今日之事揖讓而告成功上策也憚之以不
 敢不從中策也芟夷絕滅威則威矣終為下策伯溫
 然之萬達前為副使時募敢死士入賊中盡得其情
 下令出境與賊通者磔死籍其家至是軍龍憑間楚
 旅營師獲安南謀者丁南傑萬達解其縛厚遇而遣
 之南傑歸具言天朝決策進兵文武將吏協謀并力
 不可不早自為計於是登庸益大懼徙耽旬伏請鎮
 南閩乞降伯溫等承制許之振旅而還是役也萬達
 功居最賞不逾常格然天子雅知其能遷四川按察
 使歷陝西左右布政使二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
 撫陝西其年十月寇大入宣府總督程鵬就遠繫遂
 權萬達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鵬總督宣大
 山西保定軍務明年萬達至劾奏宣府總兵官邵永
 奸貪副總兵姜與衰老罷之而荐何卿趙卿沈希儀
 可將帝遂以趙卿代永萬達除戎器謹偵候明賞罰

諸將奉約未惟謹時當防秋發卒乘亭障陰遣卒行
察勤惰入硃于油納竹筒中界之戍卒離次者傾油
其處卒歸輒而縛請罪毋敢復離次者嚴殺降之禁
遠報抵死得一降人撫之如所親以是益知教情八
月寇數萬騎犯大同中路入鐵峯門故總兵官張達
力戰却之又犯鵝鵠谷叅將張鳳報効諸生王邦直
等戰死萬達與總兵官周尙文嚴兵保陽和而遣騎
四出邀擊頗有新獲寇登山見官兵大集乃引去事
聞賜勅獎賚萬達嘉鳳邦直等死事哭而歎之厚賻
歸其棺立祠死所遠人無不感泣願効死萬達以火
器為中國長技泰考舊制以意創造砲式四種上之
朝請帑銀二萬製以頒諸鎮從之又言邊城潰防失
在不守禦戎中策築垣近之屢疏請修築諸路邊牆
二十五年議自大同東路至宣府西陽河隨地形築
塼濬壕建堡其內使兩鎮聲勢聯絡可以南獲紫荆
龍李信屯以北諸戍因請帑銀二十九萬帝已許之
兵部以大同舊有二邊可扼敵騎不當舍此優于三
邊內築塼繞其攝帝不聽萬達亦奏辨帝曰大同邊
塼總督議甚具而兵部從中沮格幾悞成事其奪司
官俸半歲于是大興版築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

口諸處為塼百二十八里為堡七為墩臺百五十四
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諸處為塼六十四
里為墩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用工五十餘日費視
初估省九萬有奇帝大喜曰兩鎮垣塼屢議修築竟
因循無任事者今鉅工告成又省帑金朕心嘉悅其
進萬達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總督如故又以發
代府宗室克灼等謀叛功就進左都御史明年二月
會宣大山西鎮巡官議上邊防修守事宜其畧曰形
勢者設險之所必因而時勢者兵家之所必不能違
也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歷偏頭抵老營實二百五
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了角山歷中北二路東抵東陽
河鎮口臺實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陽河歷中北
二路東抵永寧四海治實千二十三里共千九百二
十四里皆通臨巨寇險在外者也所為極邊也山西
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至平刑關約八百里
又轉南而東歷龍泉倒馬紫荆棹箭嶺浮圖峪至沿
河口約千七十餘里又東北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
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
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外邊之地有夷險迂直合而
言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

言之則大同之最難守者北路而宣府之最難守者西路也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為險無待防狀偏關以東之百有四里則畧與大同西路同馬內邊紫荆軍武雁門為要次則居庸倒馬龍泉平刑要之能禦于外則無憂于內通年賊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蓋窺堂與必始門戶其形勢大畧有如此者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併禦大同仍置兵軍雁為聲援此因寇越大同入山西遂獨築寧雁邊牆東至平刑八百里掣回大同併禦之兵棄極衝而守次邊已非建置守要之意總因守兵不足添設太原諸處七營召募及僉調又六萬餘人公私轉輸內地騷動所謂財匱于兵衆力分于併多者正謂此耳宣府亦自寇犯西路盡調本鎮兵馬專併西中二路而北路遂空虛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連陝兵馬不下五六支糜糧費及本鎮守兵易餉以百四十萬計費實不貲難于持久併守之議茲其所以為善經也外邊控敵四時皆防城堡之兵各有分地冬春徂長不必參錯徵發自無不給秋高馬肥彼可狂逞若獲拘泥往事散處城堡臨時動調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倉卒遽難合營首尾

自不相應萬一如往年潰牆而入越關而南京師震駭方始皇皇徵調何益事機足知形勢不同審固當預權遣之兵茲其所以難遽罷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束障必資于人力之謂也寇凡盜遠地迂峻則易防地平漫則難禦有牆則難者亦易無牆則易者亦難故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有垣墼足憑也若遇賊平曠之墟鮮不為所吞噬以是知山川之險險與彼共也垣墼之險險為我身也我恃其所守而奪其所共修邊之役茲其所以當再舉也臣聞之險而不設與無險同牆而不守與無牆同是故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也慎防秋併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也修邊固盡成之功守邊責濟時之急國家雖費要非得已自是而兵不甚勞費可漸省期以彌寇孽而固疆圉要皆臣等之極思也因條列修邊守邊十事上之帝悉報許乃請帑銀六十萬兩戶部以為糜費持之帝為奪司官俸遂修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牆凡八百里墼工成予一子官萬達精心計善鈎校凡墼堞近遠濬塹深廣躬加區度曲盡其宜寇知併嚴不敢輕犯而牆內戍者得以其暇

耕收三鎮未泰敵野行旅終繹遺費亦日者矣方萬
達未至時三鎮客兵防秋歲用帑金常一百五十餘
萬奏請添發亦不下數十萬其後節省益多歲用七
十七萬有奇奏請添發止三十五萬八千而已萬達
又議掣山西兵并力守大同已得旨而巡撫孫繼魯
阻之且語侵萬達萬達再疏辨帝為達總督詔獄悉
納萬達言萬達更事久熟悉塞上情形帝倚屬之所
請無不從獨言俺答貢事與帝意不合先是二十一
年俺答阿不孩遣使石天爵等款大同鎮遠堡求貢
言敵情甚悉謂小王子等九部咸任牧畜山艷中國
緣帛而入掠不過人畜所得寡且不能無亡失計惟
貢市足以致之又完因故今天爵輸誠請甚力而朝
議疑之竟不納既而天爵等復至巡撫龍大有執之
復言以計縛致大有遂進兵部侍郎文武將吏遷擢
至數十人而天爵縶于市數怒不俟秋即志表入寇
所克村堡皆屠之信使阻絕者五年會玉林衛百戶
楊威為敵所掠威自說能成貢市遂見釋同掠者並
得還俺答阿不孩因復遣使三人款大同左衛塞而
遣帥家丁董寶等徂天爵前事復款之以首功報萬
達疏言北敵在弘治前歲入貢于時疆場稍寧自宣

府虞臺嶺之戰我師獲沒浙經中國貢道不通使犯
日棘已四十餘年矣前小王子復自致書求獻方物
竟疑阻中止通年石天爵之事臣嘗痛遠臣失計乃
今獲歸所掠懇乞通款借曰不許猶當善詞諭遣乃
復誘而殺之此何理也曲既在我必且忿怒恣睢譬
弓報怨將來紙有畏慕之誠亦將回顧皇威以今日
之事為戒請亟誅寶等榜之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
預解其蓄怨構兵之謀帝曰賊情叵測遣臣嚴兵待
之毋多言未幾俺答阿不孩復奉印信番文欲詣邊
陳款萬達為之奏曰今屆秋期彼可一逞乃屢被殺
戮猶請貢不已者緣入犯則利在部落獲貢則利歸
酋長處之克當遠志可弭若臣等封疆之臣職在戡
守貢亦併不貢亦併初不緣此自懈也兵部尚書陳
經等言敵情難信請勅邊臣詰實萬達十日內回
奏萬達乃遣還其使約取要領至期而使者不來萬
達慮廟堂有意督過之遂以使者已去無可詰究為
辭已而使復至則拒之自冬涉春繹結款塞遠臣茅
以好言慰答而已俺答以既通好款處其求不獲故
併遇哨卒亦不殺至四年四月復使季天爵來詞益
恭順萬達又為之奏曰敵自去歲至今懇懇以求貢

為言去而復來莫能止也計必斬其使或乘其近邊搗其虛俾其生口乃可以一意拒絕但恐直反在彼曲顧在戎俺答固梟獍之雄也執詞鼓衆矢誓報仇攻我必力我將不得已而慮之衆寡強弱實不相需難恃有邊牆為禦而聚兵轉餉必自倉皇無待防秋已先困竭况今宣大有版築之役正當藉糜糲終使無適擾諸限以地而于塞垣之外受其方物限以人而質其親狹頭目于鎮城限以時而頒賞縱質遣之使者必在秋冬之交彼若悉聽處分即許之納貢不聽則曲在彼即拒絕之亦無不可故以來貢為決不許而不捩理之曲直事勢之利害緩急非虞禍者也以貢為足恃而解其防又廢羈縻籠絡之術而一任其所請非量敵者也惟陛下裁察帝青萬達貢奏卒不許蓋是時曾銳有復套之議將督兵出塞夏言主之故力絀貢議且以復套事行諸邊臣議之萬達議曰河套本中國故壤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寇往跡具在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三肆王庭既殘破其部落斯時乃木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為異域然正統弘治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乃竟因循畫

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嗣是我謀既疎任彼出入涉流履水揮鞭近塞今且盤據其中恣畜牧遂生養孽之為家成業久矣欲一舉而復之毋乃不易乎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非如昔日奔命窮荒者比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山川之險易遠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慮乎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偏野一呼可集我以數萬之衆深入其地緩行持重則併我益嚴疾行趨利則輻重在後小有得利則歸師尚艱禦藥倘失全軍殆矣且寇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彼遣從靡常遠近不測一戰之後彼或保聚或伴遁笳角時動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耶有驍將以通糧道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孰得而孰失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彼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為彼

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彼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馬之肥瘦我與敵共之即使春夏馬瘦而彼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彼強既能為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三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無日鐵者但見近時搗巢之舉恆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窺以為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向便是家門復套則深入彼境後援不繼勝固間敗虞陷法事勢異也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彼原不以為利故雖少有侵取而彼不恤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四時駐牧一旦取之彼肯晏然已乎事體異也若曰伺彼出套據河為守先亟築渡口垣墻以次移寘邊堡似若可為而不知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以出築垣二千餘里亦豈不日可成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結堡置兵非千人不可共居而遊徼瞭望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况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軍食廉且億萬自

內輸邊又自遠輸河飛輓之艱所當深慮然則套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未孰能逆觀必彼有其隙而後我乘其隙可也今塞下之民喘息未定沿邊之卒瘁疾未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者也議上不省其後俺荅與小王子有隙小王子欲寇遼東俺荅以其謀未告請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萬達以屢蒙嚴旨不敢奏聞至六月使者再來萬達為委曲言于朝帝竟不許二十七年三月萬達又言諸酋以求貢不遂既怒且憤聲言大舉犯邊然攝歸正人供報彼猶以求貢為言臣職在封疆豈敢輕聽但兵家之事必揆彼己度利害乞早定廟謨令邊臣得便宜從事帝怒切責之自是通貢議絕塞上無寧歲矣其年八月俺荅擁衆犯大同攻墻不克退攻五堡官軍出塞與戰於弥陀山却之相持月餘竟不得入遂疾趨山西犯小紅門樵兒山諸處以有借敗還踰月又犯宣府大掠永年陰慶懷來軍民死者數萬人萬達坐停俸二級俄錄弥陀山功還其俸明年正月俺荅糾衆將復寇宣府總兵官趙卿怯懦不任戰萬達奏調大同總兵官周尙文代統其兵未至而寇數萬騎犯滴水崖指揮董賜江瀚唐臣張淮等戰死寇遂

南下駐陸慶石河營游騎分掠東及永寧川南及全道反嶺柳溝大小紅門諸口游擊王鎬大同遊擊袁正遇于陸慶州橋南與戰却之寇移營南向會尚文提大同兵萬騎至泰將田琦亦率騎千餘與尚文合遇寇曹家莊搏戰竟日相持未決次日復殊死戰斬其四首奪其旗寇氣為沮然猶據險莫肯退萬達躬擐甲督泰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馳赴麾下有止之者萬達叱之退乃躍馬為諸將先距敵四十五里時東北風甚烈俄轉西北萬達命順風鼓噪車數百兩曳漆從之揚沙蔽天寇大驚曰翁太師至矣是夜結隊刺遁諸將追擊連敗之寇狼狽出境時帝已遣人偵知萬達督戰狀大喜立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五月遂召理部事先是張瓚為兵部八年遇事盡壞毛伯溫繼之庶事稍飭歷載金唐龍路迎皆未久輒易陳經趙廷瑞雖稍久然常才部事廢墮如故至是萬達力振之甄別將才疏令邊塞方有指畫以父憂歸明年秋大同失事督撫郭宗鼎陳耀被逮詔起復萬達代宗鼎萬達方病疽結廬墓間上疏固請終制未達而俺荅直犯都城兵部尚書丁汝夔得罪遂即以萬達代之萬達家嶺南距京師八千里聞詔以

金革事重不敢辭倍道兼行四十日已抵近京當是時寇氛方熾帝日夕俟萬達至意遂之以問嚴嵩嵩言寇患在肘腋諸臣觀望不進恐非君召不佞駕之嚴帝曰然人臣忠則盡命又豈俟駕耶遂用王邦瑞于兵部不數日萬達至具疏自明帝曰萬達背君欺慢念守制姑奪職聽別用時萬父子市權賄貨官以賄遷吏兵二部無敢抗者萬達將抵京不先奏記謝萬萬達人諭指亦不應嵩知終不為己用故未機中之而仇鸞時為大將軍素銜萬達亦為讒言構于帝故萬達遲久春未幾敗兵部右侍郎兼右余都御史經劉紫刑諸閹三十年二月以京察自陳乞終制帝疑其避事免歸瀕行疏謝復捕鴆字為不敬斥為民明年十月兵部尚書趙錦以附仇鸞戍邊復起萬達代之未聞命卒年五十五萬達事親孝父歿既殯身土成墳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友善講論不輟通古今操筆頃刻萬言為人剛介坦直勇于任事雖蹈艱危意氣彌厲臨陣嘗身先士卒南北征討規畫盡善尤善御將士得其死力論者謂嘉靖中邊臣行事通機宜建言中宵寤者萬達一人而已陸慶中邊議叢載

楊博字惟約蒲州人父瞻舉于鄉歷官御史終四川
僉事博舉嘉靖八年進士除藍屋知縣調長安徵為
兵部武庫主事歷職方郎中十八年大學士翟鑾巡
九邊以博自隨所過山川形勢土俗好惡士卒多寡
強弱皆疏記之至蒲州屬番數百邊道邀賞鑾慮未
者滋衆不能給博請鑾坐堂上盛儀衛集諸番鞅門
外數以天子命使至不悉衆速迎將縛以屬吏諸番
震懼羅拜請罪乃稍齊其先至者餘皆懼不復來鑾
大喜遂薦博可屬大事是時吉囊俺答歲盜邊羽書
皆至尚書張瓚一切衙辦博帝或中夜降手詔有所
密謀博隨事條答悉當帝指後毛伯溫代瓚以博久
次當邊特奏留之然竟以資深出為山東提學副使
遷督糧泰政二十五年起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博以足邊莫善屯田而屯政不舉由催科擾之種未
入土名已登冊往往逃去乃奏請募民墾闢永不徵
租其舊寄徵租而復荒者一體蠲除詔舊田蠲租十
年餘如博議由是屯利大興土番首使多至八百
餘人前撫臣傅鳳翔不能邊悉處之甘州博按故事
遣半居肅州而列上便宜八事旬是五歲一貢赴京
者不得過五十人供億大省又以守邊利扼險為修

築肅州榆樹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諸處墩臺
於是聲勢聯捷哨守為便初罕東屬番以避土番番
亂移居肅州境上族類日繁時與居民相戕殺監生
李時賜以為言下守臣經畫博為築金塔白城七堡
召其酋語之曰若屬焉此非久計吾已擇水草善地為
築城堡作渠壩教耕墾具界若屬往居之諸番歡呼
聽命徙去七百餘帳三千四百餘人仍與為期約朔
望許入城市易旬外不得與軍民交通自是數十年
大患頓除部內饑發粟賑貸復奏行救荒四事又墾
龍首諸渠借公帑三萬金置耕具募民墾田萬餘頃
二十八年正月套賊掠永昌鎮寇諸處總兵官王繼
祖督諸將禦却之四月復犯鎮番山丹泰將蔡勳等
三戰皆捷斬首百四十餘級獲馬畜輜重七算進博
右副都御史明年以母憂歸初仇鸞鎮甘肅總督曹
統劾之有詔逮治博亦發其欺因貪贖三十事後鸞
得釋博博不置及拜大將軍數毀博帝雅知博才博
不行三十一年服闋鸞已誅召拜兵部右侍郎明年
將左經畧薊州保定初俺答薄都城由朔河川入議
者爭請為備而水滿保不可城博緣水勢建石墩置
戍守其防遂固還督京城九門時因寇警歲以七月

分兵守陲博曰冠至尚須鎮靜奈何無事自擾罷其令其各代何棟總督蕭遵保定軍務謂蕭鎮切近京師惟擁護畿甸防衛陵寢為大樂寇之計敢敢不如慎守要使匹馬無入而已乃分布諸將畫地防守三十三年秋把都兒及打米孫糾諸部十餘萬騎犯薊鎮百道攻塙帝憊往事憂甚數遣騎偵博博時擐甲登陴止宿古北口城上督總兵官周益昌等據塙力禦帝聞大喜馳賜緋矛衣犒軍萬金益昌亦被賜博宣帝德意人人爭奮寇攻四晝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驅衆登塙官軍斬一人腕遂不克登退保虎頭山博募死士持火器夜震其營竟夕三四發寇衆擾亂不得息此明悉遁去以功進右都御史詹子錦衣千戶明年打米孫復以萬騎入馬蘭峪博遣益昌擊却之三月遂代蘇豹為兵部尚書其冬錄防秋功加太子少保是時嚴嵩父子方招權利諸司為所撓不獲舉職博至一切格不行嵩恨博思有以中之會丁父憂歸莫博不復用矣後二年兵部尚書許論罷帝起博代之博時未終喪方疏辭而帝以大同右衛圍急改博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率師赴援博家本山西遂墨線馳出聞未至而侍郎江東等以大軍進寇引

去時右衛被圍已六月守將王德載亡城中芻粟且盡士皆死守無二心博優加褒卹奏行善後十事事訖當還給事中張學顏言右衛死喪未收瘡痍未起不可無博鎮撫乃命留鎮博亟請歸大同被寇州縣田租軍民大喜因命其丁壯驍勇者名為義勇分隸諸將軍聲援振博以邊人不習車戰故寇入輒不走請造偏箱車百輛有警則右衛車營自西而東左衛車營自東而西使聲援相接又言大同邊塙傾圮城堡破壞雖有士馬不能遏寇使不南宜以繕治墩堡為急次則塞銀鈇驛馬諸嶺以絕賊窺紫荆之路併居庸南山一道以絕賊窺陵寢畿甸之路修陽神池諸塙墜以絕賊入山西之路三路既不得達即馳騁平原而我堅城厚堡以待之不得不北矣若針萬全非修復邊垣不可更條列十事奏之乃于大同牛心山諸處築堡九墩臺九十二樓連左衛高山站以連鎮城濠大濠二各長十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以五旬訖功賜勅獎券先是帝數欲召博還部又虞防邊無人以問嚴嵩嵩雅不喜博請令江東署部事俟秋防畢徐議其軍帝遂不召至是秋防訖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請召博還終以防邊非博不可命加太子太

保留鎮如故時賊首哱素把伶及叛人了都記等數以輕騎寇邊博先後計禽之又數出奇兵襲賊營賊猶從帳遠塞自仇鸞開馬市賊毀墻入不能禁而故總督翁萬達所創造墻日益壞至是塞上少警博議修築估費二十九萬帝見他鎮修邊動數十萬而博費獨少且功多則大喜顧輔臣命亟予之時內地民多為寇所掠博廣行招徠一歲中歸者至千六百餘人又以宣大荒田水利宜加意開濬請視旱田例薄徵其租報可三十八年薊遼總督王忬被逮移博代之博畫地為十區令諸將及諸道監司分區拒守約同時舉砲火相應自居庸距山海旌旗千里砲聲相屬諸酋震懼終歲無敢近塞者遼東鐵騎未六萬石賑之時秋防已竣廷議欲召博還吏部尚書吳鵬素黨高獨難之鄭曉時署兵部爭之曰楊公在薊遼則薊遼安在本兵則九邊俱安乃召還加少保帝憂邊甚每遇風霾以為兵兆慮博既入邊臣無如博者數諭博早為計博益悉心籌畫每先事為防帝眷倚若左右手時胡宗憲以獲王直厚賄高求封爵博持不可及廷議又與尚書吳山力持之事竟寢而高銜益甚帝知博深不能間也四十年八月帝語閣臣曰自

博入朕每慮邊務今秋恐有犯者其語博預為謀博言今之九邊以薊鎮為重蓋腹心既安肢體自可無患請以六事獻大畧先勅邊臣逐大同之寇使不得近薊鎮又令宣大諸將從獨石偵實情形預備黃花古北諸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閩即首功也帝是之當是時西北既歲被兵而江南北浙江福建又苦倭虜東廣西苦盜賊帝責成本兵甚急博調度區畫日無虛晷南寇以次漸平而北寇猖獗如故四十二年十月擁眾窺薊州前鋒陽指遼陽總督楊選信之帥師而東博策賊詐撤止之又手書三徃之卒不得博相凡曰今茲敗矣急徵兵入援而鎮騎已潰墻子嶺入犯通州京師戒嚴帝嘆曰庚戌之事又見矣博夜宿部中籌畫兵計至不暇寢食條上戰守十事時所徵諸路兵悉至宣大遼東傾鎮來援之命宣大總督江東統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鎮遠侯顧寰以京營兵分布城內外賊見通州併嚴解而東彌順義三河諸縣援兵皆觀望不敢戰俟其飽掠引去然後潛尾之視賊軍為疾徐終不發一矢惟取道覽及零騎傷殘者報首功而已帝怏怏謂博曰賊復飽颺何以懲後遂誅選帝自殺丁汝夔楊守謙後中外震悚至是

博亦自危類徐階力保持之帝亦念博前功得不及禍博乃連上劄鎮及山西事宜復集廷臣條議更置將領先後數萬言其盡曲折帝留心邊事嘗手自批荅不盡閱閣議也四十五年改吏部尚書陰慶改元博首請遵道詔錄用建言諸臣死者贈卹穆宗可其奏天下快之時方計羣吏遂極意推賢能罷諸不職而所熟無山西人給事中胡應嘉謂博死鄉曲不公博連疏乞休并慰留且謫斥言者明年廷臣議舉邊才以南北區分博謂地產不同器使則一如輔臣楊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尚書王驥以北人用之雲南各著聲績宜勿論南北務當其才帝深然焉一品滿三考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帝將遊南海子博恐啓巡幸之端率同列疏諫御史詹仰庇以直言除名博等又爭之博持議多嶽嶽久典樞要不能無得失齟齬三年冬屯鹽都御史龐尚鵬被論博議留之忤旨遂謝病歸尚書劉體乾等交章乞留不聽五年春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荐博堪本兵詔以吏部尚書理兵部事陳藺昌二鎮戡守方畧謂今之議者大抵以守墻為怯言之可聽而實無少效墻外邀擊猶害七而利三若墻內格鬪則利一而害九矣蓋因墻據守

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為總督時嘗拒打來孫十萬衆于邊墻先帝誤錄臣功臣蓋習藹事以為當守墻無疑也因陳明應援中駐守處京營輸屬失修內治諸事帝恣從之博魁梧豐碩臨事安閒有識量自翟鑾幕府知名出入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以兵事著當嘉靖中吉囊俺答陸梁邊陲歲告警文臣知兵如翁萬達中毒死博稍晚出在廷臣惟博可方萬達者賊東則移之東賊西則移之西事急則出之于邊事寧則還之于部世宗所倚賴惟博一人臣是復起兵部而邢吉未降俺答已受封順義王稱臣修貢寇孽遂稀及神宗嗣位九邊並無事矣六年六月高拱罷乃改博吏部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秋疾作三疏致仕通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傅謚襄毅當高拱柄國時深疾徐階欲中以危禍博辨之力慮其不解復造拱拱辭以疾徑入堂呼曰相公磊落丈夫何稱疾為拱不得已杖杖出博乃好言曰人言公督過老夫老夫矣前待罪邊疆得過嚴氏微徐公幾不保首領在本兵又有思陷之者賴公而全今徐公有急博幸未死敢不保以殘年且浮薄之夫交託人意異時公或為徐公老夫不即死當以百口保之

公能釋然予因索巨觥連浮白數十盞出拱心動事
得稍解其後拱為張居正所逐將屠致其罪密以咨
博博毅然爭之居正氣為沮及王大臣獄興居正與
馮保將借以殺拱博問語居正曰事不可誣高公難
租黍天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而發亦而退都御史
萬守禮語博曰事急矣非公莫能救即同造居正博
曰願相公持公議養元氣因歷數先朝政府同心輔
政及後數公通相傾軋可為股鑿居正憤曰二公謂
我甘心高公耶博等曰吾兩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
以曰天非相公不能耳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
會訊希孝懼甚博陰為畫計使校尉林大臣改供又
令拱僕雜稠衆中令大臣識別茫然不辨也事乃白
人以是益稱博長者子俊民尚書俊士推官俱由進
士俊臣奏政由舉人俊卿以父任為錦衣千戶復舉
武會試第一官都督同知俊卿子元祥亦舉進士官
翰林簡討俊民字伯章嘉靖四十一年進士除戶部
主事歷禮部郎中隆慶初遷河南提學副使時高拱
柄政其甥劉生得罪杖而黜之拱兄舍都御史捷致
有司請祠於鄉俊民惡捷嘗手必其子弗許尋轉右
參政萬曆初入為太僕少卿父博致政侍歸及起故

官三遷右舍都御史撫治鄖陽進右副都御史移山
東歷兵部左侍郎署部事時議擢力克嗣封俊民言
款未可遽罷惟內修守備而外勅西部使盡還巢中
定市額使無溢索而已議遂定進戶部尚書總督倉
場十九年遷理部事首言萬曆六年所增內供銀二
十萬宜停取邊餉自四十萬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宜
核減請集廷臣雜議理財之策是時寧夏朝鮮相繼
用兵芻糧煩促蓋以長公主婚仁聖皇太后喪兩宮
三殿災估計土木內庭趨辦金珠費無紀極所以補
塞者百端僅免乏絕已而河南大饑人相食請發銀
米各數十萬俊民拮据枝梧人猶議其積儲因自劾
求罷疏凡六上不允小人窺帝好利競請開礦俊民
力爭不得于是礦稅諸使四出利歸權閹而天下騷
然俊民屢請以徵稅事責成撫按罷內臣毋違不省
在事凡三考累加太子太保卒官贈少保俊民遇事
精敏以國家多故盡瘁經營當時論者猶褒譏相半
後叙東征轉餉功加贈少傅兼太子太傅
論曰古者六軍之將皆以命卿故晉卿稱元帥方叔
為元老江漢采芑之篇並可徵也世宗朝天下多故
矣當時大臣才優文武者殆難其人其間運籌畫策

卓偉可稱者惟翁楊二臣而已萬達故重邊場設險自固兼有長驅野戰之功博亦計在守塙然古北之役環甲衝鋒匪直指虜琬令而已陵達至于木造葦縶之士向食餅謀而又蔑視熊羆儼同犬馬與尸棄甲之禍所由來乎

明文卷二百九十七

列傳一百四十八

薛宗鑑

楊最

楊壽

浦鑑

周天佑

劉魁

楊允繩

馬從謙

何光裕

沈來

郭希顏

薛宗鑑字子修海陽人嘉靖二年與從父僑同舉進士薛氏自行人侃受業王守仁率群從子弟咸往從之宗鑑亦守仁之徒也始授貴溪知縣執父喪哀毀過禮服闋補將樂調建陽未于後復之以主祀事俗生女多勿舉宗鑑力禁之歲饑賑倉粟先發後聞全活無算給由北京留拜禮科給事中以逋賦為戶部所劾勒還任至則民爭輸賦課吏最仍召入垣先是福建布政使查約奏議楊瑞以巨盜反獄被殺都御史王應鵬請加褒恤宗鑑言約等特倉猝遇變非為國死事議遂寢奉命巡青馬房收地文籍浩煩故無閑防胥史宗鑑請得之駙馬都尉鄔景和占奪武清草場奏歸之官召佃充賦再遷戶科左給事御史部尚書汪鑑以私憾假大計斥奏議王臣韋商臣縣丞葉洪等數人宗鑑疏白其枉請復之鑑抵宗鑑挾私亂政帝以先許言官論救置不問語其戚賢傳其

後銓愈驕恣帝亦漸厭之會御史曾紳與同官戴鏡
劾南京尚書兵部劉龍刑部蘇賢侍郎戶部張雲刑
部陳璋工部甘為霖大理卿王紱太常卿沈光祭酒
吳憲甘肅巡撫趙載不職銓覆疏俱稱其賢留之帝
召見大學士李時言銓有私因劾雲為霖載三人罷
賢璋先改龍紱他任宗鏡與同官孫應奎交章言銓
肆奸植黨擅主威福巧庇龍等上格明詔下負公論
且銓選授不公縱二子為奸利乞亟罷斥以昭聖斷
銓既辨乞休帝不許而給事中翁溥何天啓沈繼美
馮汝弼滿子正御史曹達王廷復相繼劾銓又抗
辨且極詆宗鏡等挾私請下法司勘問于是紳復上
言銓不畏朝廷公為欺罔一經論劾輒肆中傷諍臣
杜口已三年矣蔽塞言路罪莫大焉乞立正厥辟疏
入帝果罷銓官而責宗鏡言之不早又惡紳諍臣杜
口語執下鎮撫司鞠訊詞速應奎連及御史方一桂
命付杖之闕下斥宗鏡劄一桂為民錫應奎濟天啓
維美汝弼子正達廷級調外宗鏡劄竟死杖下時十
四年九月朔也隆慶初復宗鏡官贈太常少卿紳字
習之霍丘人以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御史既劾
劉龍等奉朝成憚之及廷杖蚤斃曰臣言已行臣死

何憾神色無變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
督運山西聞其民貧不俟奏報輒運尚書李繼勅之
有詔復往最乃與巡按御史牛天麟極陳歲災民困
狀請緩其征從之是時部劾奉使還者率厚賂其長
最獨無有故為鏡所劾既而欲為民請命乃稍道之
事遂得免歷部中治水淮揚值世宗紹統最上言寶
應紀光湖西南高東北下往來運舟行湖中歷三十
餘里而東北堤岸不踰三尺兩窟風厲輒至衝決不
惟阻壞運舟即鹽城興化通泰諸州縣良田悉遭其
害宜如往年白圭修築高郵康濟湖專勅大臣加修
內河仍培舊堤以為外障可保百年無患是為上策
其次于綠河樹杙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堤使毋厚
薄亦足支數年若但窒隙補闕苟無一事一過濫濬
傷為巨浸是謂無策工部議用其中策馬士為寧波
知府有善政嘗奏言浙東諸府歲造貢幣徒耗財力
不足供尚方用請罷之詔自今悉以銀充幣民以為
便承運貴州按察使入為太僕卿時世宗好神仙方
士段朝用者出入朝國公郭勛家勸以其所煉白金
製器百餘進之上言此臣客所為誠以此器盛飲食

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信之立召見朝用與語大悅朝用益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喜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命下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棲深鍊者所為豈有高居黃屋紫闥袞衣玉食而能白日卿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陛下誠恭默思道不遇聲色則不求仙而自仙不希壽而自壽既入帝大怒立下詔獄重杖之杖未畢而死最既死監國之議亦罷明年勅以罪覓獄朝用詐偽事覺亦伏誅隆慶元年贈最右副都御史謚忠節楊爵字伯修富平人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炊薪代燭耕隴上輟扶冊以誦兄為縣吏坐忤知縣繫獄爵枝牒直之并被繫從獄中上書于後知縣見稱奇士立釋之資以膏火爵益奮于學立意為奇節從同府韓邦奇遊遂以學行知名舉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時帝方崇飾禮文爵因使王府還上言臣奉使湖廣目睹民多菜色挈筐操刃剗道殍食之莫緩須臾死假令周公制作盡復于今抑何補于老羸饑寒之衆奏入爵知必獲罪反獲俞旨為行人三年擢御史以母

老乞歸養母喪廬墓冬月筭生人皆異之推車糞曰妻媿于旁見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闋起故官當是時大學士憂言朔國公邦勛有寵用事歲頻饑旱天子日夕與方士建齋醮修雷壇屢興工作經年不視朝而太僕卿楊最復以諫死會二十年元日微雪言等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中宵不能寐踰月乃上疏極諫曰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方且奔競成俗昧路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鏡鑄而故流為欺罔士風人心于此頹壞而國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以危為安以苟為利紳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于其間此天下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陽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而一冬無雪元旦微雪即止民夫所望憂旱之心遠近所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等方以為符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已甚乎朔國公勛中外皆知為大奸大蠹而陛下寵之使之檢惡肆毒由是羣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之禍可勝道哉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古者民勤于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

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于死亡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餓死者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工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况今北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日事土木以結怨于天下哉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嘗以故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建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敷陳復未得一聆天語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通者普天之下雍雍入覲孰不欲北面舞蹈以慰快睹之心哉倘未能瞻天顏于咫尺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甚渙散非陰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所必誅也今異言異服列于朝苑金紫赤紱賞及方外臣不意陛下睿哲首物而所為一至于此夫保傳之職坐而論道今奉而果之奇邪之徒流品之濫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

之術到諸清禁為聖躬之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敢以直言冒天聽言過激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于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為沃心之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于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為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志蓋杜口則讒使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時帝方惡言者中外相戒不敢言而壽詞過直切帝震怒立下詔獄榜掠血肉狼籍聞以五木骨段若懸珠死一夕復甦所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嚴錮之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得納食飲爵屢瀕于死處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鏊以株蔭先後箠死獄中自是無敢救者踰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再踰年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歷五年不釋至二

十四年八月有神降于箕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獄未
踰月而耆熊決跪言箕仙之妄帝怒曰我固知釋耆
諸妄言歸過者紛至矣復令東廠追執之耆抵家甫
十日見校尉復至與共麥飯飯畢既就道其人曰盍
處置家事耆遂呼其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
顧左右觀者為泣下耆容色自如此三人至復同繫
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適有天幸得不死二十
六年十一月大高元殿災帝禱于露臺火光中若有
呀三人忠臣者遂傳詔急釋之家居二年一日晨起
有大鳥集于舍耆曰楊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而卒
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卿任一子萬曆中賜諡忠介耆
之初入獄也帝令東廠伺耆言動五日一奏校尉周
宣稍左右之遂受譴其再至也治廠事太監徐府奏
報帝以家諭不宜宣亦重得罪先後在繫七年日與
怡魁切劘講論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則獄
中作也

德之風又將繼作陛下踐祚之初謂俊德望夙著以
禮召用文選黨朋翼斥令就閑邪正之辨可謂明甚
以故天下忻然皆謂太平可日月其乃數月以來圖
治任人漸幸物議符臣工願忠之口撓大臣獻納之
誠政聞奄寺則累疏弗行事係戚昵則一犯即怒是
君子進而不能用小人進而不能遠臣恐去者不獨
一俊而進者且不翅竹伯文也又言武定侯郭勛姦
貪無狀宜罷其兵權忤旨奪俸三月以養母歸母喪
除起掌河南道事十二年春給事中饒秀以考察被
黜軒錄與其同官張祿段汝礪給事中李鳳來考功
部余循緒相邀為私會談者者得失非人臣無私之
義銘等遂坐罷家居七年廷臣交荐起故官出按陝
西連上四十餘疏皆軍民大計總督尚書楊守禮稱
其賢請破格起擢未報時楊壽以直諫繫詔獄銘馳
疏中救曰臣惟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
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此御史
壽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創必深臣行部富平皆
言壽慈誠守鄉里孝友式風俗有古賢士風且壽本
以論列邪勦遺罪若今勦奸狀大露陛下素致之
理則壽之前言未為悖妄望弘覆載之量如日月之

照賜之矜釋使到朝端爵必能盡忠補過不負所學
既奏帝大怒趣驛馳逐之秦民遠近奔送舍車下者
常萬人皆號及曰願還我使君發檻車二千里赴獄
紫已病既至下秘獄榜掠併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
鉄極壽連及之銘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
殺紫七日而卒穆宗嗣位卹典視爵等

周天佑字弼晉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屢分司倉場以清撻聞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災詔
百官言時政得失天佑應詔上書曰陛下以宗廟災
變痛自修者許諸臣直言闕失此轉災為祥之會也
乃今闕政不之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歟以聖明采
察之度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甚也蓋示人以言
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之
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爵
今繫獄已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一則曰罪人
夫以盡言直諫為小人則為賊戮逐逐之君子不難
也以秉直納忠為罪人又孰不能為容悅將順之功
臣哉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善一怒上帝
臨之陛下試一思焉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于天
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其不測萬一濫先朝露使諱

臣故恨直士寒心所聞聖德損益殆不細也願察爵
之言原爵之心不吝旌爵之忠以風天下帝覽奏大
怒杖之六十下詔獄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絕其
飲食不三日即死年甫三十一此屍出獄獄日中雷
忽震人皆失色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茅隔
扉相問訊而已大興民有祭于樞而哭之慟者或疑
其故人曰否吾傷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穆宗即位
贈光祿少卿天塔初謚忠愍

劉魁字煥吾泰和人正德中登鄉薦受業王守仁之
門嘉靖初謁選得寶慶府通判歷釣州知州潮州府
同知所至潔己愛人扶植風教士民率立生祠祀之
入為工部員外郎疏陳安攘十事帝嘉納二十一年
秋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國康民甯殿于太液池
西所司希帝意務極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
重禍先命家人粥棺以待遂上章曰頃奉命殿大馬
元殿諸工尚未告竣內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
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
擬于宮禁園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後為此不經無益
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于廷錮之詔獄
時御史楊爵先已逮繫既而給事中周怡繼至三人

雖屢瀆死請誦不報在繫四年得釋未幾復追逮之
魁未抵家縱騎已先至繫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趨
就獄復與壽怡同繫時帝威怒不測獄吏懼罪窘逼
之愈甚至不許家人通飲食而三人處之如前無幾
微尤怒又三年與壽怡同釋尋卒隆慶初贈卹如制
楊允絕字翼少華亭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
久之擢兵科給事中時嚴嵩獨相有詔廷推簡員允
絕因偕同官王德沈末陳慎簡輔臣收錄遺佚二事
帝付之所司未幾奉命會英國公張溶撫寧侯朱岳
定西侯蔣傳忠安伯張鏞都督孫堪簡應襲子弟于
闕武場錦衣指揮鄭璽忽傳寇至沙河溶等惶走
惟允絕凝然不動因奏之詔褫璽職奪溶岳營務而
罰傳等俸允絕由是知名兵部尚書趙廷瑞有疾不
引退允絕言廷瑞舉動乖違所推將帥俱不得人如
安鄉伯張坤總兵官李鳳鳴參將徐浦都指揮楊鉞
皆近經論罷輒引速年保任聚為奏請宜治其欺隱
罪廷瑞遂奪職允絕居諫垣未久封章屢上如言提
學憲臣宜簡行誼可為人師者府州縣之職宜量地
煩簡為三等帝皆報可俺答既入犯朝議方急兵事
允絕因建言請令五軍都督府府軍前衛及錦衣衛

堂上官每遇考選軍政之歲各具疏自陳聽科道官
拾遺騰驥四衛及錦衣衛指揮以下聽兵部考察去
留詔皆從之著為令己又疏陳樂違四事亦報可再
遷戶科左給事中謝病歸三十四年起故官是時倭
患林濱海州縣悉被毒允絕卿亦中冠軍與三載載
定未期而胡宗憲趙文華方督兵與嚴嵩深相結大
肆貪賄允絕乃極論其原謂近者督撫命令不行于
有司練鄉兵則不習團保甲則不嚴責魏詢則不給
委哨探則不明豈督撫官不尊權不重哉此有故也
督撫准任例賂遺權要名曰謝禮有所奏請佐以苞
苻名曰候禮又或及俸營邊避難求去犯臯欲彌縫
大事希阮履輸賄載道為數不貲此其物非從天降
地出也督撫取諸有司有司互取諸小民平有司德
色以事上督撫醜顏以接上下下相蒙風紀莫振而
不肖吏又乾沒其間指一科十恐區區才道待盡之
民不堪朕削必將擬而為盜國家隱憂且不止海島
間也其冬巡視光祿丞胡膏偽增物直至數百金允
絕與同事御史張異言劾之下法司按驗膏嘗言宜
與隆重所用品物臣不敢徒取充數允絕憎臣簡別
太精斥言齋醮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擇其欺誘宜

修如此帝遂大怒下免絕及膏詔獄法司當免絕仗
內訛事不實律絞帝命仍與異言杖于廷異言奪三
官膏調外任居五年免絕竟死西市穆宗即位贈光
祿少卿子一子官天啓初謚忠恪膏壽以墨敗給事
中李用敬進劾之坐死

馬從謙字蓋之溧陽人嘉靖十年舉順天鄉試第一
越三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出治二洪始稅舟從夫
編之各州縣多以不習水溺死徐州舊有公田例取
其粟為公費從謙檄有司主出入募民習水者充役
有事則千夫雲集不煩徵發且以其餘賑民之無告
者二洪水險舟行觸石立碎復捐貲募工劇其境削
而平之漸成安流改官主客權尚寶丞以文優推擇
掌內閣制誥章聖太后崩勸帝行三年喪不報進光
祿少卿典制誥如故久之理寺事從謙躬杖簿書綜
理精密提督中官杜泰乾浚光祿歲費鉅萬為從謙
奏發泰因從謙誹謗盜大官食物巡視給事中孫
允中御史狄斯柳亦劾泰如從謙言當是時帝方日
事齊惡惡人言及有言者即指為誹謗必置之死而
從謙勸泰奏頗及齊惡事帝由是發怒下從謙及泰
詔獄考訊已而所司言泰因公侵冒從謙挾私奏讐

俱有罪而泰所劾從謙誹謗語無左証不足深誅帝
怒奪所司俸下從謙法司擬罪以允中斯柳黨庇謫
遣方雜職于是法司謂從謙狂悖不恭難依常典宜
戍極邊泰付司禮監奏處帝怒不解命廷杖從謙八
十戍煙瘴泰以能發謗臣罪宥之從謙遂死杖下時
三十一年十二月也帝恨從謙不已久之光祿寺文
帝曰此非他故乃馬從謙餘孽所致耳隆慶初御史
朝杖死諸臣吏部再以此從謙名上中官追恨沮之皆
弗納給事中王治御史龐尚鵬文章力爭帝以從謙
所犯比于馬父終不許允中斯柳皆進士允中太原
人後累遷至應天府丞斯彬從謙同邑人

何光祿字思問梓潼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
除刑科給事中嘗偕同官楊上林齊譽連章請召用
道使帝可之吏部因錄上章極劾源清等三十人帝
復報罷巡視京營勅兵部尚書路迎急廢戎務迎因
乞休帝惡迎畏難避責竟奪其職久之與同官謝登
之御史曹珮各建議劾財工部尚書胡松獲從其四
事冗費大省時邊事迫命光祿清理諸陵守衛軍因
條上祛弊七事多報可累遷兵科都給事中都指揮
呂元黃緣得僉書錦衣衛事總旗王松冒首功得襲

錦衣千戶光裕等舉奏之兵部尚書趙錦等疏辨力
詆光裕帝不聽竟斥元下松都察院獄而奪錦等俸
有差仇鸞之開馬市也命尚書史道主之道依違鸞
議并徇俺答請以乘豆易牛羊朝論未許命徵道還
光裕與御史革亨龔愷等劾道委靡建疏馬市既開
復請封疏今觀其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為謝恩况又
表文非出賊手欺罔實甚道不去則馬市封冊之請
未已彼有無厭之求我無必戡之志誤國事不小時
帝方嚮鸞資光裕等借道論鸞以探試朝廷杖光裕
愷八十餘奪俸光裕竟以不勝杖卒隆慶初贈太常
少卿愷以進士授慈縣知縣徵拜御史既廷杖守官
如故終湖廣副使

沈東字宗安會稽人父儘邠州知州東登嘉靖二十
三年進士除蘇州推官擢禮科給事中大同總兵官
周尙文卒請卹典嚴嵩格不予東疏言尙文為將忠
義自許近曹家莊之役一時奇功也雖晉秩未足酬
勲宜贈以封爵延及子孫他如董瑒江瀚力抗強敵
繼之以死難已廟祀更宜賜祭以彰死事之忠今當
事之臣任意予奪冒濫或至倖蒙忠勳反遭捐棄何
以鼓士氣激軍心哉疏奏嵩大怒帝怒下部院參

議吏部尚書聞淵左都御史者僞言東無他腸茅昧
狂當治帝愈怒奪淵僞俸下東詔獄已刑部坐東奏
事不實輸贖還職特命杖之于廷仍錮詔獄時東入
獄垣未半歲也踰年俺答薄都城司業趙貞吉以請
寬東得罪自是無敢言者東繫獄久衣食屢絕惟日
讀周易為疏解後同邑沈鍊疏劾嵩嵩疑與東同族
為之報復令獄吏械其手足賴徐階勸赦得免久之
嵩已逆東父年衰甚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得罪已
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
性臣因東無子為置妾潘氏比至京師東已繫獄滿
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織以供夫衣食歲
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體窮無資欲留
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
夫繫獄今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陛下莫大之
德也法司亦為之請帝終不許先是帝深疾言官以
廷杖遺戍木足以過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
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難措語亦以
聞一日有鶴噪于東前東謾曰室有喜及罪人耶而
乘不已卒遂以奏帝心動會司務何以尚疏救主事
海瑞帝大怒杖之錮詔獄而釋東還其家東還父已

前卒末枕塊飲水佯狂自廢兩月世宗崩穆宗嗣位起故官不赴喪除召為都給事中旋擢南京右通政復辭疾布衣蔬食終老于家竟無子

郭希顏豐城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秩滿進右贊善十九年有請薛瑄從祀文廟者下儒臣議獨希顏持不可事竟寢九廟受將重建詔廷臣議其制咸請復同室異室之舊帝持之議久未定希顏傾險好事見張璁妄言革率以議禮驟責心慕之揣帝意務欲崇私親而薄孝武二帝乃獨請建四親廟祀高曾祖考而斥孝武二宗別祀疏出舉朝大駭禮部尚書張璧等斥希顏悖戾而希顏再跪持益堅御史劉存德等劾之帝怒奪存德等俸然帝終以希顏議不悞衆心不用也而希顏自此得罪清議二十四年京察希顏已選右中允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等拾遺及之遂錫秩調外再遷兩浙鹽運副使希顏既失職佗餘無聊猶冀帝憐已得召用而憾大學士嚴嵩抑之乃于二十八年復以前所著廟議呈進極抵同室異室之非語多侵嵩疏入帝雖責其情擾然未之罪也久之罷官家居益鬱鬱不得志欲設事中嵩莫以危言激論博功名且念帝春秋高非久當有易

位事遂以三十九年元旦密遣人至京師通揭匿名帖言嵩欲謀害裕王以搖動群情因上安儲疏言往歲恭誦聖諭欲建帝立儲臣謂立儲難莫若安儲必君臣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何以明之陛下于二王元輔固無嫌疑也自言者倡為二王而陳廢嵩之說臣恐二王與嵩皆疑不自安陛下宜彼此曉諭使之釋疑是謂君臣相信二王同處境際所由萌陛下宜發明詔俾景王就國母令隨終膝下是謂兄弟相保且今日之時何時乎四郊多事非大聖人總攬不可蓋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聖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既定從容而議建立無不可者是謂父子相體如是而後儲可安也疏奏帝大怒下嵩擬旨嵩佯若不喻擬下禮部帝曰爾不見彼懷逆意耶夫立子為儲常也帝誰可建者遂降手詔曰不忠之臣不義之民以君相久位不得速見新主不攻君即攻相朕欲付之大臣則將疑其所彼可全禮科會言官集議于是給事中藍璧等奏希顏大逆不道法司遂坐故言惑衆斬帝從之詔所在棄市仍傳首四方時希顏方宴客緋衣坐堂上御史忽詣其第執而誅之妻子不及訣時儲位雖未定然帝初無

他意希顏無故發憤上書用自取死論者謂孝武二廟之靈假手殛之也或曰希顏疏故無建帝語實為父子易之陰慶時贈翰林學士官其一子已而其子瑞言希顏首尚在南昌天寧寺請得枚筭許之同時有崑山王同祖者初為編修以不職賜罷後起官僚遷國子司業以倦答歲祀邊請發內帑數百萬金購極北窮荒種夷與夾擊既再上為言官所駁同祖益不得志二十二年請帝還居大內改元創新政以整齊天下時帝方學仙羨長生諱言改元事見之震怒欲置重辟已怒稍解斥為民及是希顏觸怒死人多為同祖幸焉希顏死後帝尋遣景王之國儲位竟定論曰世宗之世言路屯塞而諸臣猶抗辭危論不避斧鑕何甚耶蓋當時士大夫崇尚秦恥教重節義流風所扇浸以成俗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郭希顏既犯清議復矯激以干時得禍雖烈亦無足惜矣

明文卷二百九十八

列傳一百四十九

桑喬 胡汝霖 伊敏生 陳 策 鄭 去

謝瑜 沈良才 俞 時 桑 重 漢 臣 周 怡

厲汝進 查東葵 徐養正 劉起宗 劉 祿

徐學詩 沈 鍊 王宗茂

楊繼盛 周 冕

桑喬字子承江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十四年冬由主事改御史出按山西時所部頻遭寇竄喬為奏清得盡蠲徭賦厚恤死者家無何忝將葉宗等將萬人至荆家莊陷賊伏中大潰賊遂深入天城陽和兩月間五遭寇掠巡撫樊繼祖總兵官魯綱以下皆為喬所劾於是制將李懋及宗等六人並連治十六年夏雷震謹身殿下詔求言喬偕同官陳三事畧言營造兩宮山陵侵冒過甚如沙河行宮所司計費七百萬金及令更蠲賦為二百萬即此可知耗斂之弊望聖明嚴禁為國惜財方今言囊恣橫而邊備積弛功罪上聞皆不以實錢神得勢債帥乘權士卒內結怨毒外通侵凌安能復為國禦寇竊如故事歲遣才望大臣行邊舉廢墜釐奸弊至于陛下遇災而懼下詔修省臣謂修省不外人事人事無通擇官今之為尚書

者禮部嚴嵩工部林庭楫兵部張瓚倉場張雲皆上
負國恩下幸與望災變之來由彼所致宜速罷斥疏
奏四人皆乞罷詔庭楫雲致仕留嵩瓚如故嵩被
劾時再疏自辨且欲訐言者給事中綿州胡汝霖上
言先時大臣被論引罪求退而已是非付之廷議用
舍聽之至尊未有肆為劾訐者也嵩負職行以召物
議乃逞辭奏辨名雖辭位實陰搆言官此風不杜無
以存大臣之體屬廉愧之節帝納其言下詔戒劾如
汝霖指當是時嵩拜尚書甫半歲方養交遊揚聲譽
為進取地舉朝猶未知其奸而嵩首發之後咸服焉
先見喬尋巡按畿輔遘疾請急都御史王廷相以規
避劾嵩修卻速至詔獄廷杖戍九江居戍所二十六
年而卒隆慶初贈卹如制汝霖以進士改庶吉士除
戶科給事中九廟災偕同官薛靜御史李秉雲劾文
武大臣救火緩慢者大學士程鑾嚴嵩朔國公郭勳
等十三人其竟不入救者尚書張瓚樊繼祖都御史
王廷相等十三人請俱按治帝方以禍及宗廟心不
悅見疏怒所劾不盡執下詔獄訊治俱錮級調外汝
霖得太平府經歷汝霖既謫官則請解于嵩反附嵩
以祈進于是累遷至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士論耻

之坐事降南京右通政及嵩敗以嵩黨奪官方嵩之
為禮部也繼喬而劾者御史謝瑜葉經給事中王華
既而御史伊敏生鄭芸陳策又合疏論其亦入劾也
六科給事中沈良才十三道御史俞時等劾之諭月
山西巡按御史童漢臣再諭月給事中畢華同官陳垣
御史瑜瑜同官陳紹等爭上章論自是被劾不絕明
年六月吏部尚書許讚率其屬王典齡周欽策發嵩
私賜事是月給事中周怡劾之二十四年劾之者巡
按福建御史何維栢越二年合疏劾者給事中厲汝
進查秉彝徐養正劉起宗劉祿二十九年部中徐學
詩明年錦衣經歷沈鍊又明年南京御史王宗茂三
十二年員外郎楊繼盛諭月主事周冕又諭月巡按
雲南御史趙錦三十七年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紳
董傳策並發憤極言諭二年前中允郭希顏假建言
以誅嵩四十一年御史鄒應龍發其奸嵩始罷後二
年御史林潤再劾而嵩削籍于世蕃葉市吳維栢錦
時來紳傳策應龍潤別有傳今自喬以下並列于篇
敏生上元人芸策俱莆田人三人並由進士為御史
郭勳之敗也敏生等言嵩黨附逆劾其京師居第乃
勳私人孫漢出資營治漢既籍沒嵩第慮在籍中帝

怒奪休一級敏生累官山東參政萊州知府苦終
御史良才泰州人登進士改庶吉士歷吏科都給事
中萬甯拜內閣學士率同官言萬貪汚奸搆屢經論
劾不宜界以政柄失天下心時等亦言萬險穢必亂
政帝皆不納良才積官至兵部侍郎三十二年大計
自陳已調南京兵忽于南京科道拾遺疏附批奪職
蓋萬猶不忘前憾也時光山人由進士為御史官終
南京兵部侍郎

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南京御史
改北十七年武定侯郭勛疏陳時政極誠大小諸臣
不足任請復遣內侍鎮守詔報從之瑜抗章奏曰
觀勛所論諸事類影響恍惚而復設鎮守則其本意
所注也勛交通內侍代之營求不過利他日重賄而
其毒害天下將有不勝言者臣請就其辭折之勛曰
天下官吏貪濁為民害由陛下無腹心耳目之人在
四方也又曰文武懷奸避事許內臣劾奏則奸貪自
息果若勛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時其以正德為
太平極治耶陛下革鎮守內臣誠聖明善政而勛誠
為偏私不公何其敢于誣上耶夫在朝百官孰非天
子腹心耳目而勛誠為不足任是欲陛下盡疑天下

士大夫而獨倚宦官為腹心耳目也前代任宦官為
腹心耳目者無不覆亡其國臣不知勛視陛下為何
如主也會給事中朱隆禧亦以為言勛奏始寢十九
年禮部尚書嚴嵩屢以貪污為人抨擊嵩求去帝報
慰留瑜言嵩矯飾浮詞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且據明
堂大禮南巡盛事為解而謂諸臣中無為陛下任事
者欲以激怒奸狀顛然帝留疏不下嵩奏辯且言
瑜擬陳言擊臣不已欲與朝廷爭勝帝于是切責瑜
而慰諭嵩甚至居二歲竟用嵩為相而瑜月瑜疏言
武廟時盤遊佚樂邊防宜壞而未甚壞今日聖明在
上邊防宜固而反大壞者則大臣謀國不忠而陛下
任用失也自璿為中樞掌兵而天下無兵擇將而天
下無將說者謂璿形貌魁梧足稱福將夫誠遠慮不
豫海宇晏然謂之福可也今璿無功而恩隆屢加有
罪而被奪不及此其福乃一身之福非軍國之福也
昔舜誅四凶萬世稱聖今璿與郭勛胡守中嚴嵩聖
世之四凶也陛下旬月之間已誅其二天下翕然稱
聖何不并此二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大學
士翟鑾起於廢棄之中授以巡邊之寄乃優游異行
糜費供億以盛苞苴者為才獻法樂者為教遂使邊

軍益悉遣倖更死行違若此將馬用之故不清政本
天下必不治也不易本兵武功必不競也既入留不
下高復跪辨求罷帝更慰諭而瑜復被譙讓然足時
帝雖嚮高猶未深罪言者高亦以初得政未敢顯肆
擠陷故瑜待居職如故未幾假他事取其官又三載
大計高密諷王者然之此既上令如貪酷例除名舉
朝大駭瑜遂廢棄終於家隆慶初復官贈太僕少卿
與瑜同縣同舉進士以劾高得禍者葉經字叔明除
常州推官擢御史高為禮部交城王府輔國將軍表
桺謀襲郡王壽泰府永壽王世子惟燧與嫡孫懷堪
爭襲皆以重賄道高高受而許之經聞即劾高為懼
甚亟彌縫于內且疏辨帝乃付襲爵事于廷議而置
高不問高由是憾經又二年經按山東監鄉試及試
錄上高見發策語多忤時因指為誹謗帝怒下禮
部參論尚書張壁等阿旨言今歲寇不南犯實憚天
威乃不歸功君父而以寇賊饜飽為詞考試官教授
周鏡等誠無所逃罪經及提調布政陳儒等亦宜并
治高復密言于帝試革蓋由御史帝乃降旨言此非
第發策含讖也論語首篇言德禮之君德非至聖作
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末任人語尤狂悖經職司

監臨事皆專任其與儒鏡等恣遠赴京既至繫詔獄
考掠獲廷杖經八十斤為民竟以創重卒儒及泰政
張臬副使譚懷滿恩皆滿遠方典史是獄也以文字
指摘杖死一御史重謹四監司視奪考官九人朝野
為震動由高報復為之也于是天下莫不疾高矣穆
宗即位贈經光祿少卿任一子官
王暉字韜孟金壇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吉安推官
召拜南京吏科給事中二十年秋偕同官上言今外
寇陸梁邊圉多警責在本兵而尚書張瓚久著貪婪
總督尚書樊繼祖具怯畏避新遷侍郎費家才又庸
下數人誠不堪重寄帝下其章于所司居兩月復劾
瓚及禮部尚書嚴嵩總督侍郎胡守中與巨奸郭勛
相結納公肆奸欺瓚賊寇軍資分入私橐嵩所居第
宅則勛私人所代構也守中日造勛第乃至縱妻赴
飲顧近又劾勛莫以自掩乞均賜譴斥已而守中竟
獲罪明年八月帝命高入閣奉聞之太息語同到曰
此人當國必為宗社患吾曹幸備諫職其可默乎即
偕同官餘姚陳瓚御史上虞陳紹等劾高貪汚狡猾
重以孽于世著納賄市權寘之政本必為國禍語極
愷切帝不省高憾甚時逢憲驛驛軍儲置繼奉欲為

大遠計建請寬免田科徵舊墾沿邊隙地者無問軍民即予為業永勿徵賦有者給以種具墾土既廣則遺棄自足帝垂報可又明年大計與同官疏劾方面三十九人以久次出為山東倉事常侍御史行部聞副使吳龍病入揖御史曰副使病危非奉往視不可即辭而行人多其義居四年給却入都道病後期帝曰山東至京十日程耳今踰期且十月所司其評議之遂奪官時嵩方獨相實陰主之也華歸環堵蕭然數年卒遺紹許起進士後高修卻瑾竟被斥紹終韶州知府方嵩初柄政華同年生御史錢塘童漢臣先舉發其奸漢臣由魏縣知縣入為御史三十年秋寇大入宣府大同塞總督樊繼祖等不能禦使得氣去繼祖掩其敗反三以捷聞漢臣與給事中龍遊言巡按御史王連謙學所奏與繼祖大異疑有欺蔽因劾大同巡撫史道憲兵官王陞縱賊狀帝命所司劾實繼祖遂得罪明年出按山西俺答擁眾薄太原督諸將王倫等擊却之聞嵩入內閣即馳疏論嵩貪淫凶狡屢招物議委以國枋將貽宗社患弄言兵部尚書張瓚有財悞國吏部尚書許讚臨事依違請俱罷斥帝弗納嵩不勝憤思傾之明年值漢臣與巡撫李珣

數上去年失事狀棄下吏郭鑽亦賊漢臣因言劾報遂延宜并輸嵩遂擬旨錫珣一階留任而請漢臣湖廣布政司都事舉朝皆知為嵩所中然莫能撼也久之為泉州知府倭寇薄城有保障功終江西副使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為諸生時嘗曰內復不避清堅不忘可以稱士矣不熱皆偽也從學于王義舒守蓋登嘉靖十七年進士除順德推官舉卓異擢吏科給事中二十一年疏言戶部尚書李如圭關冗不職交周府賕歲增祿米價至二萬四千餘兩兵部尚書張瓚擢用將帥率乎時通賄私人寇大掠山西二十七年州縣高牧子女皆盡費辱獨領卒戒勿言即中楊傳後為騰語士大夫間以懈衷心交相蔽欺尚書劉天和素負物望但年垂暮暮不宜付之戎務帝頗納其言天和致仕去如去還籍待高惟留贊如故明年疏劾湖廣巡撫陸杰論荐屬員及舉境內賢才冗濫過甚宜加切讓帝嘉納之未幾又劾工部尚書甘為霖驕貪庸鄙採木尚書樊繼祖前督治鞏華城侵冒鉅萬後總宣大軍務賊未嬰城不發一矢鼓降詐級冒破帶金百萬亟宜行戮章上為霖繼祖引罪求去詔留之時怡立朝僅一歲所推擊率當事有勢力大

臣由是大臣多側目而怡憲奮不顧思以諫諍死職
事會吏部尚書許讚許大學士程鑾嚴嵩私鳴事帝
方屬嵩反責讚而蓋遂選曹諸部王與齡等于是怡
上疏曰臣惟人臣事君以盡心體國為忠協力濟事
為和未有公卿大臣爭于朝文武大臣爭于邊而能
修內治禦外侮者也近大學士鑾嵩與尚書讚互相
誶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尚文又與總制侍郎翟鵬督
餉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之事擬國執吾馬今
陛下日事禱祠而四方之災後未能銷也歲開輸銀
之例而府庫未能充也累頒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能
蘇也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能寧也內則財
貨匱而百役興外則寇敵橫而九邊虛耗為輔臣者
正宜同心輔政謀斷兼資乃今鑾嵩憑藉寵靈背公
營私播弄威福市恩酬怨共處內閣時有失色違言
入見至尊各復私陳背詆是二臣已不和矣安望其
彌成至治哉輔臣真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
之退之不宜挾勢徇私屬之進退吏部宜有貞心直
節使人望而知畏不敢以非義干不宜委阿以私權
臣竊屬之端也今嵩威靈氣焰凌轢百司凡有陳奏
固不奔走其間先得其意藉而後敢聞于陛下中外

之臣不畏陛下惟知畏嵩亦已久矣鑾則決恣委靡
氣勢猶弱讚兩世吏部雖曰小心謹畏然不能以直
氣正色預銷權貴要求之心柔亦甚矣豈足當統鈞
之任哉夫直言敢諫之臣于權臣雖不利于朝廷則
大利也今御史謝瑜查漢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
罪之臣恐諫諍之臣自此籍口矣陛下之臣雖有矯
枉驅兇誰復言之非國之福也今秋宣火已報警而
文武大臣各持意見平時且懷異同况于臨敵豈不
敗謀債事仰乞陛下乾斷戒輔臣毋務修怨以竊威
福戒吏部毋務依阿以輕黜陟戒邊臣毋懷小忿以
快封疆更望陛下虛心聽納先務和德于上大臣庶
已釋憾各務和讓于下人和業薰神之聽之終和且
平區區外侮有不足言矣帝覽疏固已不悅嵩復從
而構之遂大怒曰怡言大臣不和甚當然其心本出
於訕謂朕日事禱祠不如先務和德朕事天禮神多
荷洪庥四方之廣豈能盡無水旱在有位者亦當勉
修職業為公家計寧得專咎朕耶且諸臣不和何至
今日方奏令對狀怡于是惶恐請罪帝怒不解杖之
闕下復錮于詔獄釋而再繫語具楊爵傳隆慶元年
起故官未止擢太常少卿陳新政五事曰定君志畏

天命敕大臣擇左右勤朝政語多刺中貴時近習方
導上宴遊由是忤旨出為登萊兵備僉事給事中奉
用賓為怡松不納明年改南京國子司業復召為太
常少卿未任卒天啓初追謚恭節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嘉靖十年進士授池州推官
徵拜吏科給事中湖廣巡撫陸杰居官無善舉以類
陵工成召為工部侍郎汝進言杰素犯清議不宜佐
司空并劾工部尚書甘為霖樊繼祖不職當罷不納
三遷至戶科都給事中戶部尚書王果之下獄也汝
進與同官海寧查秉彝馬平徐養正已縣劉起宗等

丘劉祿合疏言兩淮輸課之初副使張祿遣使亦都
廣通納結如太常少卿嚴世蕃府丞胡奎等皆承賂
受囑有証且言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煥童牛之牯
宜禁其始詞連倉場尚書王暉嵩上疏自理且求援
于中官以激帝怒帝責其代果解釋命廷杖汝進八
十餘六十並謫雲南廣西典史汝進得亦佐縣明年
嵩復假考察奪其職隆慶初起故官未至京卒東彝
由黃州推官歷戶科左給事中數建白時事請定遠
典史終順天府尹養正以庶吉士歷戶科右給事中
謫通海典史隆慶中積官至南京工部尚書起宗初

除衢州推官召為戶科給事中延綏海饑請帑金賑
救謫嘉浦典史終遼東苑馬寺卿祿以行人擢戶科
給事中謫嘉波典史自免歸四人皆進士

徐學詩字以書上虞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
主事歷部中二十九年俺答薄京師既退詔廷臣陳
制敵之策諸臣多擬細事應詔學詩憤然曰太奸柄
國亂之本也烏有亂本不除而能攘外患哉即上疏
言臣聞外攘之併在于內治內治之要在乎端本今
大學士高輔政十載奸貪異甚內結權貴外比羣小
文武遷除率邀厚賄致此革摺剋軍民釀成寇志國
事至此猶敢謀引佳兵不祥之說以緩清問近因都
城有警密輸財賄而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
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
使鎮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諸
如此此難可悉數舉朝莫不歎憤而無有一人敢牴
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
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奏請必先白其父
于然後敢聞于陛下陛下安得盡悉之乎蓋高權力
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
自用文詞便給足以掩罪飾非而精悍學敏揣摩巧

中足以趨利避害彌縫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又足以結人歡心符人口舌故前後論高者高非不能頸禍之于正言之時莫不假事托人陰中之遠除考察之際如前給事中王綬陳瓊御史謝瑜童漢臣輩于時亦蒙寬宥而今皆安在哉陛下欲罷高父子別簡忠良代之外患自無不寧矣帝覽奏頗感動方士聞仲文密言高孤立盡忠學詩特為所私修隙耳帝于是發怒下之詔撤高不自安求去帝優詔慰諭高跪謝保為世蕃乞回籍帝亦不許學詩竟削籍先是劾高者葉經謝瑜陳紹興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疎陸慶初起學詩南京通政叅議未之官卒贈大理少卿初學詩族兄應豐以善書擢中書舍人供事無逸殿悉高所為高疑學詩疏出應豐指會考察屬吏部斥之應豐詣仁和門辭特旨留用高志益甚居數年以誤寫科考譜于帝竟杖殺之

從世蕃飲屢忤世蕃世蕃以酒虐容鍊心不平輒為反之世蕃憚不敢較會俺答犯京師致書乞貢多璫珣下廷臣博議司業趙貞吉請勿許廷臣無敢是身言者獨鍊是之吏部尚書夏邦謨曰若何小吏鍊曰錦衣經歷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無人致寇猖狂既請以萬騎獲陵寢萬騎獲通州軍儲而合勅王之師十餘萬人擊其情歸可大得志帝弗省先是高貴幸用事連臣爭致贈遺及失事懼罪益犖金賄高賄日以重鍊時時撻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高因慷慨罵詈流涕交頤遂上疏言昨歲俺答犯順陛下奮揚神武欲乘時北伐此文武羣臣所願戮力者也然制勝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為天下除奸邪然後外寇可平今大學士高貴婪之性疾入膏肓惡鄙之心頑于鐵石當主憂臣辱之時不聞廷訪賢豪咨詢方畧惟與于世蕃規圖苟便忠謀則多方沮之欲指則由意引之要賄窮官沽恩結客朝廷賞一人曰由我賞之罰一人曰由我罰之人皆伺瘡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忌言哉姑舉其罪之大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啟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親遺每事陰為之地二也攬吏部之權隲州縣小

吏亦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之歲例致有
司通相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鍊官俾不
敢直言五也姑賢媿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
予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虛日致道途
驛騷八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
上貽君父憂十也因并輪拜鎮鎬鎬鎬皆狀請均罷
斥以謝天下帝大怒榜之數十謫佃保安既至未有
館舍費人其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長老亦日
致薪米遺予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
人素慙直又稔知萬惡爭譽萬以快鍊鍊亦大喜日
相與譽萬父子為常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
萬醉則聚子弟撻射之或踰騎至居庸關外南向執
手誓萬復痛哭乃歸語稍稍聞京師萬大恨思有以
報鍊先是許論總督宣大常殺良民冒功鍊遺書請
讓後萬黨楊順來為總督會俺答入寇破應州四十
餘堡懼罪欲上首功自解縱吏士遮殺避兵人遁于
論鍊遺書責之亦加切又作文祭死事者詞多刺順
順大怒密走私人白世蕃言鍊結死士擊刺習射意
已測世蕃大怒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
曰有之已陰散其黨矣既而代鳳毛者路楷亦黨

也將行世蕃屬以鍊事使與順令圖之許厚報兩人
日夜謀所以中鍊者會蔚州妖人閻浩等素以白蓮
教惑眾出入漢北池邊情為患官軍捕獲之詞所連
及甚眾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廢公予矣眾鍊名其
中誣浩等師事鍊聽其指揮其獄以上萬父子大喜
而前總督論適長兵部竟覆如其奏斬鍊宣府市戍
子襄極造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餘五品卿寺
時三十六年九月也順曰廢公薄我賞意豈未愜乎
取鍊子袞襲杖殺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訊方悉會
順楷以他事被劾逮浩乃得免後萬敗世蕃坐鍊臨
刑時鍊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鍊姓名
官爵于其上持入市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
瞑日矣因慟哭而去隆慶初詔廢言事者贈鍊光祿
少卿任一子官襄乃上書言順楷殺人媚奸狀而給
事中魏時亮陳瓚相繼論列遂下順楷吏論死天啓
初誣鍊忠愍

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父橋廣東布政使從父格太
僕卿宗茂登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擢南京御
史時先後劾嚴嵩者皆得禍中外憚其威並符口宗
茂積不平甫拜官三月上疏曰嵩本邪諂之徒寡廉

鮮恥久持國柄作福作威薄海內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致文武將吏盡出其門此萬負國之罪一也任私人萬家為考功部凡外官遷擢不察其行能不計其資歷唯賄是聞致端方之士不得為國家之用此萬負國之罪二也往歲遭人論劾落翰家資南運輦載珍寶不可數計金銀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銀為之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萬負國之罪三也廣市良田逾于江西數郡又于府第之後積石為大坎實以金銀珍玩為子孫百世計而國計民瘼一不措懷此萬負國之罪四也萬家奴五百餘人往來京師所至騷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皆怨怒而不敢言此萬負國之罪五也陛下所食大官之饌不過數品而萬則窮極珍錯殊方異產莫不畢致是九州萬國之行萬有甚于陛下也此萬負國之罪六也往歲寇迫京畿正上下憂懼之日而萬貪肆益甚致民俗歌謠逾于京師達于沙漠海內百姓莫不祝天以冀其早亡萬尚恬不知止此萬負國之罪七也募朝士為乾兒義子至三十餘輩若尹耕梁紹儒則已敗露者也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為之爪牙助

其虐焰致朝廷之恩威不出于陛下此萬負國之罪八也夫天下之所恃以為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剝民之財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萬民奈何其不困也不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剋軍之餉或缺伍而不補或踰期而不發兵奈何其不疲也邇者四方地震其占為陛下壽權欲問今日之專權者寧有出于萬者乎陛下之節藏不足夫諸邊一年之費而萬所蓄積可贖軍儲數年與其開費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盡去此盡國害民之賊藉其家以紓患也臣見數年以來凡論萬者不死于廷杖則役于邊塞臣亦有身家寧不致惜而敢犯九重之怒嬰權相之鋒者誠念世受國恩不忍見祖宗之天下壞于賊萬之手也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萬留數日始上由是萬得預為地遂以誣誣大臣誦平陽縣丞方宗茂上疏自謂必死及得賂怡然出都到官半歲以毋憂歸萬無以釋憾為奪其父楊官久之楊竟憤恚卒萬罷相之月宗茂亦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妬使與監牧牛繼盛經里塾觀里中兒誦書心好之歸謂兄請得

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于父聽之學然收不廢也年十三始得從師學家貧並自刻厲舉鄉試卒業國子監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韓邦奇遊車思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蓋以所學授之由是繼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員外郎是時俺答竊京師威寧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拜為大將軍倚以辦寇而鸞中情實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莫與俺答媾幸無戰禍恩寵繼盛以為鸞取未雪而遠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

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出帑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帑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為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羈縻焉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予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費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癩癩毒日內攻而悼用藥石可乎夫此十不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陛下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為陛下竿俺答之首于紫街以示天下萬世跪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兵部尚書趙錦侍郎薛豹張時徹譚鸞據侍書曰監于日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違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撤版執道典史其地雜苗俗罕知詩書繼盛

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需所乘馬出婦
服裝市田資諸生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縣有煤山
番人制之不聞民仰薪二百里外德威往召番人輸
之成服曰楊公即須我曹穹帳亦舍之况煤山耶已
而俺答數敗約入寇驚奸大寇疽發背死殺其屍帝
乃思德威言稍遠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
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廉嵩最用事恨驚凌
己心善德威首攻驚欲驟責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
德威之惡嵩甚于驚概任一月遂革奏劾嵩齋三日
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起權不次風夜祇
懼思所以報蓋未有急于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
惟俺答內賊惟嚴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
去年春雷久不降占曰大臣專政冬曰下有赤色占
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為災皆嵩
所致請以嵩十大罪為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
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革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
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革奏百官請命奔走
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
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
曰我為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省一

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于我故報之何陛下
下喜怒以恣威福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
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
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
進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
善盡歸于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陛下令嵩
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于世蕃代擬又何取
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群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
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召本本即潛送世蕃
所令其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予而
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語是縱奸子
之僭竊大罪四也嚴效忠嚴鵠乳臭于耳未嘗一涉
行伍嵩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效忠
以病告鵠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
陽必進躡掌工部總兵官陳士海統後府巡按黃如
桂亦驟亞太僕既籍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
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驚先已下
獄論罪贖世蕃三千金為大將驚冒擒哈喇兒功
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驚矣及知陛下有
疑驚心復互相排低以況前逆驚勾賊而嵩世蕃復

勾黨是引背逆之姦臣大罪也前倭答深入擊其
情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高嵩成
母戰及汝夔遠治高復以輸敵結之汝夔臨死號呼
曰高悞我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也即中徐學詩
劾高革任兵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璽給事厲汝
進劾高請典史兵復以考察諭吏部削其籍內外之
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事熱陟之大柄大罪八也
凡文武選擢不論可否但銜金之多寡而異之將弁
惟賄嵩不得不廉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格冠
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臣恐今日之患
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
高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誅者黜遠吏
弄守法度者為迂滯巧彌縫者為才能屬節介者為
矯激善奔走者為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今
日者蓋高好利天下皆尚貪高好諛天下皆尚諛源
之弗潔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高有
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
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高是陛下之
左右皆賊高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
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先送高觀竟然後入御王宗茂

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撫飾是陛下之
喉舌乃賊高之鷹犬也畏厥衛之緝訪也令于世蕃
結為婚姻陛下試詰高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
之爪牙皆賊高之爪也畏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
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
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餽贖
相屬有所愛憎授之輪刺歷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即
擢京卿諸臣思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
皆賊高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有如
徐學詩之輩亦可懼也又令于世蕃擇其有才望者
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高預為布置連絡
端結深根同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
臣工皆賊高之心腹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思百
萬蒼生陷于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家陛下特權
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亦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
陛下聽臣之言察高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
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任內賊既去外賊自除雖
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胆矣疏入帝已怒
嵩見召問二王語善謂可指此為罪容構于帝帝益
大怒下總憲詔批詰何故引去王繼盛曰非二王雅

不憚高者獄上乃杖之百金刑部定罪侍郎王學並
為黨也受高屬欲坐詐傳親王令旨律統部中文朝
省持之為怒捕之外于是尚書何董不敢違竟如高
指成獄然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三載有為營救于高
者其黨胡植駢懸柳林之曰公不親養虎者耶將自
貽患焉領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高揣帝
意必殺二人此秋審因附總戚名并奏得報其妻張
氏伏闕上書言臣夫總戚誤聞市井之言尚粗書生
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繳
俱荷寬恩今忽聞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
德昆虫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履綸倘
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殊夫雖速
樂魁魁必能為疆場效死以報君父萬屏不奏遂以
三十四年十月朔秦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
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
相與涕泣傳頌之初總戚之持杖也或道之蟒蛇胆
却之曰吾自有胆何蟒蛇為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
碎覽盤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
照欲墜總戚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見總戚囊
三木至噴噴曰奈何不以囊為而囊若有注下者僕

七年高亦敗穆宗立鉅直隸諸臣以總戚為首贈太
常少卿謚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
言建祠保定名旌忠

周冕資縣人嘉靖三十年進士授太常博士擢貴州
道試御史重建太廟成奉安神主帝將遣官代祭御
史駢懸柳言其不可帝怒降手詔數百言諭廷臣且
言更有脅君取譽者必罪不宥舉朝悚息無敢復言
冕獨抗章爭之帝震怒立下冕詔獄拷掠終以其言
直釋還職是時太子生十一年矣猶未出閣講學冕
極言諭教不可緩請早降諭音慎選侍從帝又大怒
誦雲南通海縣典史冕難逃竄意慷慨無所屈數遷
至武選部中楊總戚勳嚴嵩及嚴效忠冒功事語侵
歐陽必進必進奏辨章下兵部冕上言臣奉詔檢得
二十七年通政司狀效忠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咨兩
廣軍門聽用已而必進及總兵官陳圭奏黎賊平遠
效忠報捷授錦衣試所鎮撫未踰月嚴嵩言兄效忠
嘗斬首七級并切加賞應得署副千戶今效忠身抱
痼疾楊請代職臣心疑其偽方將覈實以聞高子世
蕃乃自創一稿付臣屬臣依違題覆臣觀其稿率誕
授外度指得一折之如敬高言中武舉何初無本

籍起送文牒合又稱民人而不言武舉如效忠果鶴
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如
效忠果斬首七級則當時收稱年止十六豈能赴戰
何軍門諸將俱未聞斬獲功獨宰相一孫乃號勇冠
三軍如勾效忠對敵脛臂受創計臨陣及孟委相去
未一月何以萬里軍情即能馳報如曰效忠到京以
創甚疾故何以鵠代職之日止告不能受職如曰效
忠鎮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傳襲如曰效忠
功當并論例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通令司官奉行
臣悉心廉訪初未有名效忠者赴軍門聽用鵠亦非
效忠親弟其姓名乃詭設首級亦要買而非有纖毫
實蹟也必進既高卿曲去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
為欺罔臣如不言陛下何從知其奸且自累朝以來
未聞有宰相之子孫送軍前報効者今高不惟咨送
軍門而且詭托姓名破壞祖宗之制彼蔣應奎唐國
相輩何怪其效尤耶臣職守攸關義不敢隱乞特賜
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之
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跪奏直聲震朝廷高父子大
懼力事彌縫帝反責冕報復下詔獄考訊斥為民冕
得罪而尚書聶豹竟覆奏世蕃指美蔭慶初錄先

朝直臣起冕太僕少卿遭中盡未任卒
論曰世宗猜厲多忌又惑志元修常恐外廷之議已
也嚴嵩孤弱險險嵩伺主意而又內歸中涓外連戚
寵相與彌縫左右之人主謂為愛我因結特深于是
竊弄威權勢貪肆毒遂成薰灼之勢諸臣不畏鼎鑊
爭發其奸至如徐學詩楊繼盛慷慨激烈聞者固不
色變而世宗竟同輩贖魯莫之一省忠言一出刑殺
隨加雖來朝憤懣而不顧嵩之為術亦大狠矣哉當
是時倭氛南寇蹂躪相尋天下殆岌岌矣嗣是以往
元氣日銷紀綱日隳隆萬而降遂淪胥以亡非無所
自也世猶謂世宗為中興之主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

列傳一百五十一

馬永

杭雄

王劬

梁震

周尚文

趙國忠

馬芳

趙郭 奇 劉漢

胡鎮

趙 順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嗣世職為金吾左衛指揮使。永生而魁岸，號果有謀習兵法。好左氏春秋。正德時從陸完擊賊有功，進都指揮同知。江彬練兵西內，永當隸彬，稱疾避之。十年，守備遵化。明年寇入馬蘭峪，參將陳乾被戕，擢永代之。又明年寇犯塞，戰柏崖及白羊峪，皆有功。十三年，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薊州。盡汰諸營老弱，聽其農賈，取備五以給健卒。由是永所將一軍獨雄于諸鎮。武宗至喜峯口，欲出塞，永叩馬諫，帝注視久之，笑而止。中路探崖當敵衝，然無城，堡耕牧者輒被掠。永令人持一月糧營于崖表，而版築其內。決月城，解畢立，乃遷軍守之。錄功進署都督同知。是時江彬恣橫，永部將書出燒荒，致敗。彬聞要賄，永懼，貸二千金遺彬為門者，所獲法當逮。會世宗踐阼，巡按御史田美頌其賢，請曲貸之。兵部亦為言，乃得宥。永不自安，因求避位，招供職如故。嘉靖元年，金山曠盜作，就遣指揮康舉討平之。塞其曠，明年

敗寇于界嶺口。又明年朵爾吉兒孫結諸部邀賞，不得擁眾盜邊。永迎擊洪山口，而伏兵要害，斷賊為二。賊大潰，斬獲過當。錄功進右都督。已復入青山口，賊其統將把兒孫自是不敢復擾邊。大同兵變，殺巡撫張文錦，朝議將擢之。永上言：逆賊于紀朝廷，於念遠方救其脅從，恩至滋矣。願擢城抗命，及今不勦，臣恐春和北寇，南收叛卒，勾連為禍愈大。宜亟調隣鎮勁兵，起期並發，攻城之日，曉譬利害，懸破格之賞，令賊將自相斬為功。元亮不難殄也。廷議僉是。永言且請，永素有威望，可屬大事。乃命統督諸軍與侍郎胡瓚提兵臨境，會亂平，乃還鎮。五年，上書為陸完請恤典。且乞宥議禮獲罪諸臣。帝大怒，奪永官。尋祿南京。後府巡按御史丘養浩言：永仁以郵軍，廉以律已，慎固邊防，屢却強敵，軍民安堵，資彼長城。今聞永去，遽道乞留。且搗持于女，欲遂逃移。臣日親群情，安能恣默。况陸完久死矣，瘴非有權勢，可托永徒感國士之知，欲效區區之報，亦足觀過知仁。永不負知己，寧負國家。祈由賜優容，俾之還鎮，不從。順天巡撫劉澤御史魏有本、許鳳翔、鄭汝書給事中解一貫、沈漢陳守愚、鄭自盛等亦交章論救。有本坐外，摘餘皆奪俸。於

是吏部尚書廖紀上言臣見南京武備久弛嘗與樞
臣李鉞私議必得二三老成典司營務庶緩急可恃
近聞楊銳已調南京今永又繼往臣竊喜以為蜀京
武備從此得人方將草疏懇請而有本等遞爾噴奏
誠不達事宜但心實無他乞還有本職命永與銳俱
充坐營臣不勝至願帝納紀言即復有本官命銳與
營務而永竟廢不用永杜門讀書清約如寒士十年
用薦食書南京前府大同軍再亂廷臣交荐永召至
已就撫復還南京十四年遼東兵變罷總兵官劉維
以永代之十七年三月守大清堡指揮徐穎誘殺泰
軍衛九人其首把當孩怒擁眾寇遼永督兵擊斬之
其族屬把孫借兵朵顏入塞報警復為永所却已而
寇復入犯中官王永欲迎戰巡撫劉漳止之不從官
軍果敗永坐戴罪遼東自軍變後首惡難誅漏網者
衆悍卒無所憚結黨叫呼動懷不逞明年旱饑廣寧
卒佟伏張鑑等四十餘人遂倡眾為亂諸營軍備永
無慮者伏等欲出城不獲乃群登譙樓鳴鼓大噪永
急率家眾盡力仰攻千戶張斌先登被殺永戰並力
盡職之事聞進左都督永私卒百餘人皆西北健兒
號勇敢戰先是遼東變定帝聞將于李時時荐永且

曰其家眾足用也帝曰將須文武兼資寧專恃勇乎
時曰遼土新定須有威力者鎮之至是竟得其力都
御史王廷相言永驍敢善用兵且廉潔無欲宜仍用
之薊鎮作京師藩屏未及調卒遼人為罷市喪過薊
州州人亦洒泣兩鎮並立祠
抗雄字世威世為綏德衛總旗雄承歷數先登破賊
積有功六遷至指揮使正德七年進署都督指揮僉
事勦賊四川尋守備西寧用吏部尚書楊一清薦擢
延綏遊擊將軍從都御史彭澤經略哈密十一年冬
偕副將安國破賊奇嵐進都督僉事改參將尋擢都
督同知統邊兵操于西內武宗幸宣府大同雄扈從
即拜大同總兵官嘉靖初汰傳奉官雄當降都指揮
使以方守邊命為署都督僉事鎮守如故小王子以
萬餘騎入沙河僅雄督兵與戰却之未幾賊復大入
雄不能禦自劾求罷不許二年移延綏其冬召還僉
書後軍都督府明年秋土魯番侵甘肅詔兵部尚書
金獻民視師以雄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提督
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四鎮軍務前此列侯出征始佩
大將印無有授都督者至是特以命雄甫至賊已為
守臣所破雄等以捷聞帝賜衣千戶旌班師復出鎮

率夏六年秋河套賊數萬騎入犯總督王憲檄雄及陝西總兵官鄭卿分據要害而令都指揮卜雲伏兵要其歸路賊至為雄等所破退至青羊嶺遇伏獲大敗凡斬首三百餘級進雄都督同知八年套賊八十騎乘冰渡河復犯軍夏謀者悞以三千告雄及副總兵趙鎮等亦率兵三千禦之賊盡伏其精騎而以老弱未誘鋒始交即引退前鋒逐利陷伏中雄等見塵起謂已敗賊虜兵直前遂敗雄等匿之為總督王瓊所劾李官簡往明年平雄性強猛遇敵敢戰嘗以數騎行遠賊酋至雄悉令下馬積鞍為壘跪而射之賊退解衣腋中凝血墮乃知嘗中飛矢方酣戰竟不覺也能同士卒甘苦不為驕奢武宗在大同見雄懼惟敵甚曰老杭酸窮乃爾耶賊至帝將親擊雄叩馬諫曰主人畜犬以併盜也盜至不吠且訖奚用犬為顧聽臣等効力帝笑而止少給從延綏巡撫行臺既責每至臺議事不敢正席坐曰此當年從所也苟敢忘之其謀厚如此

十一年冬進署都督僉事克總兵官代周尚文鎮寧夏時尚書屠龍總制三邊明年言囊二千餘騎犯鎮遠聞劾與副總兵梁震敗之都門追北至峰窩山賊之于河賊多溺死斬首百四十有奇壘書獎賚又明年言囊十萬騎窺花馬池劾震拒之不得入轉犯乾溝震分兵邀擊遂趨固原總兵官劉文以軍師力戰賊從長流水趨青山峴大掠安定會年劾方擊敗賊別部于隰湖追至沙湖聞之疾移師往接破賊安定再破之靈州先後斬首百五十餘級尚書龍以大捷聞兵部王憲請勅賞行賞而巡按御史奏請將失事罪詔遣給事中戚賢往勘還奏安會二縣殺掠殊慘文罪當論茅屨下卒僅八千人而能倍道蒙險嬰危萬方張之寇將帥偏裨殊死血戰宜以功贖震乾溝之戰劾鼠湖沙湖安定之戰及靈州之役以孤軍八百當賊萬餘皆振揚國威功俱足錄并言龍善調度得旨文奪職震劾費銀幣而任龍一予入監是役也功多以執政泥之故行賞薄御史周欽以為言龍及劾震各加一級劾進都督同知尋破賊清水營進右都督十五年冬寇犯延綏不得志以輕騎六千犯寧夏劾偵知之伏兵打鐵口俟其半入橫擊斷之寇大

潰奔渡河防河卒獲以戰艘邀擊新溺甚衆捷聞進
左都督既而寇憤臨河設伏以誘官軍劾恃勇出輕
騎挑戰伏起軍敗士馬多傷生奪一官仍為右都督
十六年移鎮宣府劾雖武人而言行謹飭用兵兼謀
勇威名著西陲與馬永梁震周尚文並為一時名將
十七年卒帝嘉其功特謚武襄劉文慶陽衛人襲職
指揮同知累遷署都督僉事涼州右副總兵嘉靖八
年以總兵官鎮陝西明年大破洮岷叛番若龍板爾
諸族斬首三百六十有奇十一年寇西掠運將犯寧
夏河東文督軍擊破之積前功進都督同知既落職

居三年起鎮延綏尋改甘肅卒亦謚武襄
梁震其先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震嗣職嘉靖七
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與武營尋充延綏遊
擊將軍廉勇好讀兵書善訓士力挽彊命中每先登
却敵十一年擢延綏副總兵明年與總兵官王劼却
賊鎮遠關進都督僉事又明年二月吉囊俺答犯延
綏震禦之黃甫川頗獲首功踰月又犯響水波羅泰
將任傑設伏大敗之其秋吉囊復以十萬騎入寇震
拒之花馬池寇遂由延綏乾溝擁入震伏兵邀擊大
破之獲首功百餘先後被獎賚已復增俸一等乾溝

凡三十里當敵衝震濬使深廣築塼其上寇遂不敢
輕犯十四年進都督同知充陝西總兵官尋論黃甫
川功進右都督明年移鎮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徒殺
巡撫張文錦已復殺總兵官李瑾而繼瑾者魯綱威
令又不振兵並驕稍不如意輒瞪目攘臂思逞或訛
言相搖文武大吏每甘辭服之不敢行要未廷議以
為憂移震往代震素蓄健兒五百人皆精騎射至則
令軍中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章軍令具在我不
敢私健兒輩又時時恐喝鎮兵鎮兵素憚震由是一
軍帖服十六年二月寇入犯震督兵破之牛心上獲
首功百餘寇憤駐近邊將伺隙以報時車駕祀山陵
震部分將士諸路按伏寇果以數千騎入掠震禦之
宣寧灣大破之斬獲如初又破之紅崖兒獲馬駝甲
仗甚衆錄功進左都督歷一子百戶震痛其父棟性
陣亡疏辭廕子乞父祭葬帝嘉而許之十八年春毛
伯溫來督師與震協議修復鎮遠諸堡震身與士卒
同甘苦不數月工成其冬卒論功贈太子太保賜其
家銀幣加贈太保謚武壯震深沉有機畧統令明審
每用兵先計後戰前後與敵百十遇未嘗少挫其在
邊時時車健兒出塞奴賊營或議其啓蒙震曰凡啓

蒙者謂賊不擾遠而戎橫挑邀功也今賊數深入諸將曾不一挫之顧反為是言耶震沒健兒無所歸守臣以聞令編之隊伍遣將猶頗得其力時代震者遼東祝雄起家世歷歷都督僉事自山西副總兵遷鎮大同嘗失事被劾帝以雄素潔廉第令解職尋起鎮薊州雄善撫士治軍嚴肅賊嘗入塞率子弟為士卒先予少却行法不貸世宗常書其名于御屏為將三十年自奉泊如每行遣布袍履笠不異卒伍既竣遣資僅供餉具刻人立祠祀焉

周尚文字彥章兩安後衛人幼讀書粗曉大義多謀畧精騎射年十六襲指揮同知屢出塞逐賊有功進指揮使安化王寘錡反尚文率兵千人過黃河渡口獲叛賊丁廣等推掌衛事聞內曰賊四起倚南山為固尚文次第削平御史劉天和劾中貴廖堂反繫詔獄事連尚文亦坐繫考掠令誣引天和尚文終不承久之始釋已守備階州以計禽殺叛番四百五十餘人奪馬羸八百餘匹進署都指揮僉事充甘肅遊擊將軍嘉靖元年改寧夏參將尋進都指揮同知為涼州副總兵有御史按部莊浪梓遇賊伏尚文亟分軍擁御史行而自引麾下擊賊射殺數人賊遁去四年

進賊至聞王濬既出塞賊來益眾尚文軍方半至麾下皆恐尚文從容下馬解鞍激厲將士背塵力戰所殺傷相當會部將丁果來援賊始退尚文被創甚乃告歸尋復起故官時河套賊數踏冰來寇尚文築塙百二十里洗以水輒成堅冰滑不可上冰泮則令力士持長竿鐵鈎伺渡口賊至即鈎殺之後人承守焉九年擢署都督僉事充寧夏總兵官總制王瓌議大築邊塙尚文督其役且濬渠開屯軍民利之十一年賊掠西海邊寧夏巡撫楊志學議發兵邀之尚文不從志崇勦之有詔解職又五年起山西副總兵其秋賊由偏頭關趨岢嵐尚文轉戰三百里破之與于君佐俱被劾事聞奏銀幣尋以總兵官鎮延綏十八年秋寇犯紅山墩尚文力戰敗之再被劾已吉囊復寇清平堡尚文赴援故迂道賊大掠去坐奪俸尚文雖優將才而負氣桀傲不肯下人所至好與文吏競文吏又往往恃勢挫折之以故彌不相得明年巡撫賈啟劾尚文老諄乞與俱罷兵部以尚文廉能請調之甘肅帝不從命各奪俸頃之巡按御史張光祖言兩人隙已成必不可共處乃革尚文任啟亦貶秩其秋吉囊大舉入寇直抵固原時天和為總督召尚文激

厲令禁賊立功尚文甚奮蓋既攻賊黑水苑苦戰久之吉囊子號小十王者忽定陣為官軍所獲寇遂奔北獲首功百三十餘級進都督同知二十一年用薦為東官廳應征總兵官兼僉事後府事時嚴嵩為禮部尚書于世蕃任後府都事騷擾無狀尚文以此且將劾奏嵩亟謝得免調世蕃治中以避之嵩父子銜尚文次骨其秋以總兵官鎮大同疏請增餉及馬兵部言尚文陳請過當且每事自專不聞督撫非制被詔切責時尚文又與巡撫趙錦不協稱疾乞休詔弗允兩人構隙彌甚兵部尚書毛伯溫惜尚文才請降詔責讓之而御史王三聘恐侵違計乞移尚文他鎮章下兵部都察院雜議言尚文素偏優乃今益甚蓋大同最賊衝將假此引避不宜墮其奸謀請移錦甘肅而以甘肅巡撫廖榮代錦帝可之二十三年秋吉囊以數萬騎犯前衛尚文與戰于黑山殺其子滿罕歹賊却走追至涼城斬獲多進右都督十月賊由宣府逼畿甸出大同塞而北尚文引軍邀之稍有俘獲功罪得相五年秋寇大舉犯鴉鵝谷將南下尚文嚴兵併陽和遣騎四出邀賊賊乃遁賜勅獎勞時總督翁萬達議築邊牆自宣府西陽河至大同開山口

延袤二百餘里以尚文忠勤得屬之尚文益築陽和以西至山西了角山邊牆四百餘里為敵臺千餘斤屯田四萬餘頃益軍萬三千餘人帝嘉其功進左都督加太子太保永除屯稅叛人克灼召小王子寇邊尚文偵伺得其使者論功加太保歷子錦衣世千戶終明之世總兵官加三公者尚文一人而已先是俺答及吉囊諸子威強諸邊歲受其惠大同尤甚自尚文蒞鎮與總督萬達巡撫榮茂力封疆規畫戢守甚備以故邊民息肩可數年尚文又益招徠叛人以孤賊勢歸者相屬以功受賞二十七年八月俺答入寇攻五堡已伏兵堡旁而以少騎來誘指揮顧相等以千騎迎之伏發被圍于弥陀山尚文急督副總兵林椿泰將呂勇游擊李梅及二子君佐君仁出塞赴援圍始解相及指揮周奉千戶呂愷郝經等已陣歿尚文轉戰遂北次野口賊伏兵蘆葦溝突起尚文殊死戰斬其首一人賊大挫相持月餘賊不得志乃引去尚文又伏兵歸路殺其殿卒而還先是尚文三子俱坐罪遠戍至是以父功得釋明年二月俺答以數萬騎犯宣府萬達亟調尚文禦之大破之曹家莊錄功兼太子太傅賜香有加其年卒官年七十五尚文清

約愛士得士死力善用間謀知賊中曲折故戰輒有功自二十年後俺答頻擾邊而宿將如王劬馬永梁震皆已前死惟尚文獨存威名最盛嚴嵩父子時謀傾陷而尚文功高帝方藉以抗強敵故護不得入暨卒中于帝格恤與不予給事中沈末以為言嵩又激帝怒錮末詔獄穆宗立始贈太傅謚武襄

趙國忠字伯進錦州衛人嗣指揮嘉靖八年舉武會試進都指揮僉事守備靈陽尋擢錦義右叅將二十年寇再入犯國忠連破之增秩賜金幣二十二年進署都督僉事為遼東總兵官寇犯開原國忠提兵

往禦寇敗走八月復分道入犯國忠率副將九聚等禦之大敗移時寇潰復令官軍盡銳奮擊呼莽松山谷寇大敗棄輜重走斬首百七十有奇捷聞帝大喜進都督同知賜賚踰等明年寇憤前敗以八百騎從鴉鶻關入掠都指揮康雲方醉遽出戰陷伏中敗沒裨將佟勳趙奇王鎮往救亦死詔國忠戴罪辦賊長勝堡屬夷百五十人竊朵顏馬逃匿指揮王勳孟儒所令駐收場內已而寇犯遼勳等失利懼罪詐殺諸夷以首功報國忠與巡撫董珊信而奏之為巡按御史劉廷儀所劾坐奪職白衣視事未幾寇千餘騎夜

襲松子嶺守備張文翰出禦死之國忠遂坐解任尋起西官廳右叅將授都督僉事提督東官廳二十八年俺答大舉犯宣府朝議總兵官趙卿不任戰命國忠馳往代之國忠至公道賊已為周尚文所敗結營未遑國忠急命叅將孫勇率精卒千人逆擊于大灣沱敗之與尚文分道追擊賊狼狽夜遁以功受賚其秋賊復掠萬全左衛東至沙嶺坐降俸二等明年秋俺答薄京師國忠疾趨入衛壁沙河北已移營獲諸後賊騎長驅至天壽山見國忠列陣紅門前遂不敢入三十一年再鎮遼東十月小王子打未孫以數萬

騎寇錦州殺掠千餘人國忠急率諸將禦之始引去明年賊入獅子口國忠督叅將李廣等逐之出塞斬擒五十人先是錦州之役國忠坐停俸至是復之又明年賊屢入榆林堡高臺蛤蚧河將士先後掩擊獲首功百五十有奇進國忠秩一等尋為御史論罷國忠勇敢善戰射穿札為將有威嚴更歷兩鎮所至繕亭障練士馬邊防賴之馬芳字德馨蔚州人十歲為北寇所掠使之牧芳私以曲木為弓刻天習射日蓋工俺答將萬人獵虎燒其前茅一發斃之衆驚且擾以良弓天善馬使執

兵先後芳陽為之用而潛自間道亡歸時周尚文鎮大同奇之署為隊長數禦賊有功當得官以父居貧悉受賞代養嘉靖二十九年秋寇犯懷柔順義芳輕騎馳斬其將授陽和衛總旗又二年寇入威遠伏驍騎墮場而以二十騎摩曼致師芳知其詐以百騎先薄伏所而三分其軍之銳以次合而圍賊賊辟易十里斬首九十級已復禦之新平寇退野馬川甘山為營期來日戰芳料寇且遁急麾兵乘之寇大亂斬級諭于前眾方賀芳遽策馬曰芳至矣趣守險而身斷後項之寇果屠至芳意氣有餘督戰並屬寇遂去七何復入犯殺于泥河大破之累遷指揮僉事三十二年敗寇于膳房堡又敗之朔州已又因賊登鷹崖復戰于鴿子堂斬獲多明年進都指揮僉事充宣府遊擊將軍又明年春寇三犯龍門及萬全右衛芳與指揮張恒劉漢屢却之起遷都督僉事尋隸總督為參將賊犯大同鎮山墩芳戰不利被圍得援乃解坐奪俸九月寇犯宣府南掠懷來保安還至東嶺芳以千餘人夜襲其營賊大驚奔遁錄防秋功再進二秩為右都督三十五年寇犯洗馬林芳追擊至孤山大獲進左都督賜蟒服偏裨加至左都督自芳始也明年

遷到鎮副總兵分守建昌又明年十月土蠻十萬騎薄界嶺口芳禦之賊分騎掠黑谷還趨界嶺芳與總兵官歐陽安力戰斬首數十獲驍騎猛克兒等六人賊初不知芳在至是芳免胄示之賊驚曰馬太師也遂却援聞廢世總旗未幾辛愛把都兒大舉入犯躡遵化玉田諸縣芳追戰金山寺頗有新獲然州縣殘破多總督王忬以下俱獲罪芳亦與都督僉事尋移守宣府三十九年秋賊大入山西芳一日夜馳五百里反之七戰皆捷斬首百十六明年九月賊殺道入犯芳邀之土木手斬三人追至軋莊合戰又敗之擒其酋五合器等十四人復為左都督俄就權總兵官四十二年正月賊五千騎犯滴水崖掠陰慶永寧窺公道芳督軍掩擊賊乃西攻張家堡芳又破走之錄功進二秩其秋賊薄通州芳提兵入衛令常獲京師賊退再進一秩未幾與故總兵劉漢出西路北沙灘搗賊帳斬首百三十有奇四十四年坐賊入犯戴罪防秋明年七月辛愛以十萬眾寇西路芳提兵迎入馬蓮堡堡圯眾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令開堡四門偃息旗鼓寂若無人此暮野火連天驚呼遠旦芳引賊卧日方中不起賊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為不

敵入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是且退于是勒兵追擊大破之隆慶元年七月賊以二千騎入得勝堡芳遣游擊麻賁賈國志分道接仗而自率前鋒追之擒斬甚衆明年或為辛愛謀以五萬人犯蔚州致芳馳援更以五萬人襲登宣府城可以得志芳偵知其謀豫伐木環城賊未城不可上遂解去頃之芳率泰將劉澤等千餘人出獨石塞外二百里襲擊賊帳于長水海敗之還至塞賊追及于鞍子山芳等迎戰又敗之俘斬八十餘人廢于十月初山西總兵官申維岳等敗于石州維岳已伏誅而副將白世威泰將劉寶論死繫獄至是芳乞履歷予為二將贖御史王沂勅芳恃功黨私無人臣禮降詔戒諭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摧鋒陷堅一歲數出師搗賊巢或躬自督戰或遣裨將又家高健兒得其死力嘗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襲賊多有斬獲賊累被擾大震芳乃出師至大松林頓舊輿和衛登高四望耀兵而還三年春賊犯新河堡芳與舊將胡鎮等督兵合擊追敗之大沙灘時大同被寇視宣府尤甚賊嘗數萬騎入犯總督陳其學恐擾畿輔令總兵官趙奇扼紫荆關賊縱掠懷仁山陰間而去奇坐敗三

秩明年遂調奇宣府而命芳移鎮大同代奇俺答兵犯山西老營堡總兵官郭琿堅壁待之賊不敢逼遂趨應朔諸州芳亦嚴兵為併賊乃西攻平虜城泰將張剛懼厚遣賊令移兵犯威遠威遠幾破會其學率胡鎮等兵來救芳軍亦至相拒十餘日乃遁芳謂諸將曰大同非宣府比與我間一堵耳賊不時犯非大創之不可于是持兵出石衛伺賊戰于威寧海子破之其年俺答就撫塞上遂無事先是諸鎮皆以招徠歸正人為功芳在宣府數被劾至是與奇琿受賚無虛歲萬曆元年閏視侍部兵百朋發芳行賄事兵部以芳功多乞賜容貸詔勅芳閒住而以琿代之三年起芳僉書前軍都督府六年順義王要賞聲言諭盟復用芳鎮宣府明年以病乞歸又二年卒芳起行伍十餘年為大帥大小百十戰身亦被十餘創時以少取勝威名震遠陸為一時將帥冠二子棟林及棟子燦林子炯皆官都督奇榆林人年十四持刀馳塞外遇賊三人其一人挾奇奇奪其槌反撲之連斬三人皆以歸由是知名嗣指揮職積功進署都指揮僉事以左副總兵協守大同嘉靖三十八年再遇辛愛之衆于宣府有功進秩受賚又二年遷署都督僉事為

延綏總兵官四十四年賊陷黃甫川又犯鎮靜堡奇見圍援至乃解坐充為事官署大同副總兵事隆慶元年復鎮延綏賊入自蘆溝山又入常樂堡奇再敗之明年移鎮大同居二年改宣府俺答索其孫把漢使阜愛諸部分道入犯力拒却馬奇三臨大鎮報督將士搗巢又時遣部將分道徃多獲首功在延綏嘗出白崖墩襲賊獲其酋索羅台吉在大同巡邊至弘賜堡大敗賊兵以故數被賚賚于千戶俺答既受封朝議虞其反側嚴飭邊防奇大繕垣堡進都督同知萬曆元年被劾奪官起食書前府改中府卒琬字宗器永昌衛人自總旗積首功至指揮食事為鎮番守併城密通賊境前守者率閉門琬甫至遇賊薄城奮擊却之遂開城門縱人耕牧而日統兵以獲軍民德焉四十二年賊掠通州還諸將尾之不敢擊琬時以署都指揮食事充古北口叅將獨設伏錫子洞待之殺賊甚衆賊取他道去就摧副總兵乃繕治邊垣並開塞下荒田六十餘頃得粟七千石進署都督食事代趙奇為延綏總兵官四十五年秋賊萬餘騎入寇琬堅壁不敢出總督陳其學急遣將搗其巢一軍皆沒賊大掠數日始出敗書聞琬坐賊一秩未幾賊復

犯固原總兵官郭江戰死定邊營被掠琬被劾戴罪辦賊隆慶改元與賊戰小芹河進出塞遇伏失七相當亡何復犯清平堡又犯康家砦俄又入榆林洞言者謂琬不敢動寇遂降副總兵調大同尋復為副鎮總兵官旋改山西既代芳鎮大同以貢市功累進右都督遣倭甚飭疆陲賴之十一年以老乞休帝嘉其勞進都督致仕歲給使卒六人久之卒奇與琬才畧不如芳然皆夙將知名琬潔廉好籌畫賊軍進止日不知書而以意作檄頗中情事云劉漢大同人驍勇善戰嘉靖中起家指揮食事積功累官都指揮使充宣府北路叅將三十七年擢副總兵協守宣府明年六月賊以數萬騎犯大同弘賜鎮川諸堡九月又犯宣府洗馬林漢駝援有功俄進署都督食事充大同總兵官又明年三月賊聚喜峰口將犯薊鎮漢乘其虛督兵自鎮河堡出塞搗賊帳于灰河頗有新獲及秋又大破賊于豐州豐州在大同右衛塞外由玉林舊城而北歷黑河二灰河一凡三百餘里始至其地崇山環合水草甘美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等居之號曰板井板井者華言城也誘俺答入寇釁以製鈎杆攻城堡之法中國大破其

害至是俺答引衆西掠且二年留部下千餘人於豐州守其老幼賊不耐暑每夏輒徙帳大青山口外避之而富等居板升如故漢于足謀之巡撫李文進及故總兵俞大猷部分泰將王孟夏麻祿遊擊徐欽等率銳卒三千裹糧疾馳直入其地而漢與副總兵趙奇泰將孫吳鄭曉分兵三哨出營玉林隘應之孟夏等昧與賊衆奮擊禽斬百五十人焚其宮室獲馬駝甲仗無算時富適隨賊帳北徙全自營跳身遁甘獲其弟自營毋胡氏亦就執師還渡黑河追騎大至且戰且行與大軍合賊乃還時邊兵積弱賊易之駐帳近塞出沒無所忌諸將莫問至是漢始再控之諸鎮亦遂往往乘間出搗賊始懼稍移其帳提聞帝大悅進漢都督同知歷予千戶未幾賊聚衆兵腰帶山謀入寇漢引兵南保應州賊遂潰墻由朔州南下山西總兵官王懷邦不意賊遽至莫知為計乃素馬千餘匹吸賊使緩行而急引兵趨太原去賊營五百里聲言繞出賊前實則避之賊遂散掠五臺寧縣而去事聞漢懷邦並落職尋以招徠叛人及奪還人畜功復漢都督僉事仍鎮大同四十年六月復出邊搗巢御史董學劾漢輕率寡謀多損士馬奪俸戴罪視事九

月賊零騎出沒塞上漢遣守備劉晉臣逐之被執復為學所劾乃革任尋充為事官宣大立功又二年從宣府總兵官馬芳却賊岔道增秩一等已而賊大舉通通州漢率師馳援帝命尋獲陵寢錄功仍都督同知陞慶中卒

胡鎮由世職累官署都指揮僉事充薊鎮游擊將軍有膂力知兵習戰陣嘉靖三十九年七月祀都兗大舉寇薊西鎮以銳卒五百出塞逆擊破其前鋒甫還河坊口賊騎大至鎮率諸營敢死士拒戰于河外賊乃分兵犯沙嶺燕于窩諸處游擊白允中等憑墻禦之賊復轉掠河坊為鎮所遮擊卒不得入竟悉衆北還帝聞大喜增鎮秩三等旋改泰將明年總兵官姜應熊被圍于南溝墮馬鎮麾兵力戰奪之歸再增秩二等尋擢容容副總兵為總督中軍四十二年以署都督僉事遷山西總兵官未赴卒愛把都兒擁衆直通通州京師戒嚴鎮急偕薊州總兵官孫臚游擊趙漆等帥師入衛逆擊于孤山相持累日賊見援師漸集遂東掠順義三河分兵圍灤西諸將傳津等于鄭官屯鎮等引兵救之甫至營壘未定賊發師圍之數重臚漆力戰死鎮被數創會澤擊楊縉等未救賊乃

開西壁縱鎮出大掠縣東諸縣而還遂加鎮都督同
知代勝為蘇州總兵官事定論功鎮第一優進左都
督明年正月土蠻黑石灰等以萬餘騎犯一片石黃
土嶺泰將白智文據墻力拒賊晝夜急攻不下鎮付
巡撫溫景葵督游擊董一元等兵赴之協力固守賊
知有併轉攻山海關亦不克乃遁錄功廕子錦衣百
戶久之病不視事撫按官劾其曠職并及貪贖事帝
念鎮前功令解任養疾隆慶改元命克為事官塞上
立功其秋却賊于靖虜堡三年春敗之新河口明年
俺答以索把漢那吉大舉入寇鎮又拒却之頻受賚
尋命典總督中軍以繕邊垣功復其舊秩萬曆初劾
罷卒贖初為陝西總兵官被劾革任起神機營副將
四十年出鎮薊州至是夫守當罪以戰死免漆贈都
督同知廕于世千戶立祠祀之
論曰兵家貴先發制人諸將寇至方戰僅求自完無
故挾一矢聞其藩者抑何疎也迨板升一擊敵人從
張嗣後出塞燒荒搗巢爭資以為利而邊威始振封
貢之議乃起矣然如馬永以下諸人俱一時名將功
効亦各有可紀故並錄之

明史卷三百

張世忠

王邦直

列傳一百五十一
張達林

王相

李洙

郭都丁碧

岳懋

薛綬尚質

陳鳳

李光啟

趙傾葵 蔣承勳

李彬 張松

李梅

黃璘 郭世榮

楊照 楊維藩

王治道

郭得功

張世忠字顯甫其先日照人祖俊為山海衛鎮撫因
家馬世忠嫻武事兼通書史嘉靖五年舉武會試由
世職增二秩為署指揮僉事以才推掌衛事守併黃
花鎮進署都指揮令屯元大同右叅將十七年賊犯丁
家村世忠拒之斬獲多十九年春正月賊以五百騎
伏大王廟灣而遣四十餘騎分掠世忠守榆林椿遠
築之陷伏中兵敗殺指揮以下二十九人世忠坐罷
明年山西寇警兵部舉世忠將才授山西右叅將分
守老營堡二十一年七月賊復大舉越太原散掠潞
安平陽屬縣諸軍觀望不敢戰賊剽掠既厭還屯祁
縣世忠與副總兵段堂遊擊張文德叅將何堂劉維
祺合五營兵襲之至陸走村遇賊段堂軍先驚潰文
德等引避獨世忠奮前與角賊集精騎三千餘圍之

世忠力戰不得出已被箭指下馬裹瘡疾聞殺傷過當賊見孤軍無援益增兵合圍世忠首中二矢死百戶張宣張臣亦戰歿事聞贈右都督謚忠愍有司立祠致祭且給塋欵臣宣亦予恤而堂等悉下獄論死王邦直字國寧磁人父濤府谷知縣邦直生而駢脇有神力人稱為王千斤弱冠補諸生頗好騎射窮韜畧有意立功常省父府谷道遠道過寇騎發一天不中中石石為之泐冠視矢大如椳驚不敢犯嘉靖中邊患棘詔舉天下武勇兵部都給事中戴臺桂及河南撫按官大章荐邦直詔送大同立功總督翁萬達

靖中累官指揮僉事守併鎮番尋進署都指揮僉事充延綏遊擊將軍二十年秋吉囊俺荅大入山西連率所部赴援數遇賊殺傷相當已與副總兵王縉被圍于嵐縣力戰得出改左叅將分守莊浪旋擢署都督僉事充山西總兵官駐軍武明年六月賊復大舉由大同越雁門直抵太原復南至襄垣長子凡瀾州縣三十有八殺掠十餘萬人坐遠繫獄兵部尚書毛伯溫言達善撫士卒被逮之日部曲攀號如失慈母不宜以一青永棄請得立功須後效帝不從二十三年冬賊由浮圖峪抵完縣京師戒嚴給事戴臺桂請釋達俾自効乃命赴軍前立功明年八月賊犯大同欽襄門達力戰却之又明年命為宣府副總兵尋以總兵官鎮陝西又移鎮延綏二十八年改大同六月俺荅以數萬騎入塞伏精銳窟谷中令羸騎百餘乘誘偵卒信走白巡按御史胡宗憲宗憲時已醉遽趣達出師達見賊勢方張且徵兵未集欲持重待之宗憲厲聲責之達不得已率所部出達素勇敢好雜營統關至是憤怒輒挺身陷陳賊麾伏兵圍之數匝達殊死戰左右衝突不得已副總兵林椿別擊零騎于弥陀山聞達急引兵西救一日三戰亦陷重圍四面

夫如兩達竟死一軍皆沒棒亦中夫死事聞贈達左都督謚忠剛立祠賜祭奠給事中唐禹言達二子世傑世授血戰瀆園得全請加叙錄詔並廢世指揮僉事已兵部言世授係達族子請以達次子世俊代世授襲許之仍別命世授為指揮僉事椿字永年大同人幼有孝行嘉靖中襲父職為右衛指揮僉事積功進署都指揮僉事歷左副總兵協守大同贈都督同知謚忠勇立祠賜祭葬同于達並子鳳騰廢指揮僉事世襲

王相東寧衛人嘉靖中嗣指揮職併禦前屯三十一年四月把都兒卒愛率騎二萬餘自新興堡入犯守堡指揮姚大謨百戶常祿率兵二百據三道溝扼之賊縱鉄騎合圍指揮劉棟劉啓基急提兵四百盡銳突入與大謨等殊死戰不得出四人俱死部卒失亡大半相聞統所部兵赴援與賊遇于寺兒山大戰移時殺傷略相當賊舍去相首及胸皆被創移營沙河驛千戶葉廷瑞調兵百餘佐之相表創欲復戰或言衆寡非敵當之必無幸相曰吾家世為將惟有此一腔血報國恩耳且賊驕而無律雖衆不足憚明日賊驅掠人畜欲歸相帥麾下四百人疾出邀之遇于蠟

梨山賊率衆至大戰官軍奮竭相勇氣益倍持刀左右擊身被十餘創而死指揮張策百戶程克政胡鎮及麾下死士者三百人賊亦引退廷瑞面受數刃仆于地越日乃起帝嘉相死敵贈都督同知謚忠烈廢子世千戶賜祭葬大謨等亦贈卹有差李涿容城人由世廢為保定後衛指揮僉事歷署都指揮僉事遷東副總兵居官公廉無媿禁所部毋苛歛一軍德之進署都督僉事為山西總兵官三十一

年春賊四入驢皮峯諸處涑及遊擊史略禦之其秋賊再闖三關涑督諸將據險力拒賊不入俄數萬騎突犯神池利民諸堡涑率游擊李良臣丘陞等迎賊于野豬溝驅之出境錄功署都督同知明年賊兩犯河曲老營堡守者失利涑赴援後期坐停俸七月賊大舉犯大同總督蘇祐涑及遊擊趙綸劉承惠泰將殿尚質麻祿等合軍營廣昌禦賊永安堡賊縱精騎四面衝之宣大兩鎮總兵官劉大章吳瑛壁近地觀望不戰賊遂得利去踰月賊復自大同入山西巡撫趙時春帥師至廣武聞有零騎欲親擊之涑力諫時春不從追及于大森嶺賊伏兵四起涑太息謂時春公急去吾當死此時春乃奔賊欲追之涑殊死遊擊賊

未並衆沐與其子松及遊擊李桂泰將馮恩守併孔
賓高遷指揮陳金尹忠俞輝皆戰死一軍盡沒事聞
贈沐少保左都督賜諡忠愍廕子世指揮使立祠予
祭葬松亦贈指揮同知桂大同右衛人贈都督僉事
諡鼓勇廕子世指揮僉事恩以下贈恤有差始與沐
共擊賊者史略後為宣府泰將三十二年三月賊犯
西路新開口畧整軍禦之戰沒詔贈左都督卹典視
郟都

郟都廣寧衛人嘉靖中由世廕為指揮使累功進都
指揮僉事充遊擊將軍賊犯鎮遠堡督兵追之塞外
抵舊遼陽而還調錦義泰將賊大舉犯廣寧長驅南
下圍閭陽驛都提兵渡凌河踰關山逸出賊前奮擊
大破之賊解圍遁擢副總兵協守宣府三十二年春
賊數萬騎入寇延綏援勦游擊孫邦丁碧力戰却之
邦被創未幾又寇深井堡都率所部禦之轉戰三日
斬獲多至洵沙堡賊見兵疲無援衆合圍都左右
衝擊手斬數人身被數十創而死帝聞贈左都督諡
忠壯立祠賜祭葬子世指揮僉事碧既却賊還大同
西路泰將三十四年九月賊復大舉入犯碧提孤軍
數百遇其前鋒于馬家窩奮力大呼突陣賊攢射之

夫賈顯而死贈都督同知諡節愍

岳懋陝西人嘉靖中積官署都指揮僉事為大同西
路泰將尋擢遼東副總兵三十二年賊五百餘騎犯
榆林堡懋及游擊蘇澄督兵禦之賊走出塞懋等追
奔四十里及于小長山斬首四十七級以功受賚其
冬擢署都督僉事充大西總兵官明年五月懋帥師
巡邊賊萬餘騎設伏塞外以塞騎掠城懋欲逐之指
揮僉事薛慕諫曰賊狡疑有伏請毋深入懋不從進
擊至青圪塔果陷伏中官軍大潰懋力戰而死慕已
奪圍去聞懋被害太息曰王將死我何用生為復陷
陣懋賊亦死之事聞贈懋少師左都督賜諡壯愍廕
子世指揮立祠致祭慕贈都督僉事廕子世十戶賜
祭葬附享懋祠

殷尚質天津衛人嘉靖十四年襲指揮僉事掌衛事
以勦能數被荐進都指揮僉事歷太原大同泰將
三十二年巡撫侯斌為賊所圍尚質督軍衛之圍遂
解擢遼東副總兵未幾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三
十五年十月打來孫以十餘萬騎入廣寧尚質急率
游擊關懋官等禦之塔兒山賊先突懋官營不為動
乃馳攻尚質尚質督麾下殊死戰力屈死之懋官馳

救亦戰死懋官定遠左衛人父泰將振先以擊賊陣亡至是懋官繼之世清忠義事聞詔贈尚質少保左都督謚忠愍懋官都督同知甘肅子立祠後三年而賈冕又三年而黑春皆死事連陽冕初嗣廣寧衛指揮尋奉武會試進署都指揮僉事為中路遊擊將軍三十八年冬賊犯連陽南抵海州冕督軍往禦死馬贈都督僉事謚忠壯有司為立祠春其先建州人世官廣寧衛指揮使春承廢以功進署都指揮僉事歷遼陽副總兵四十一年五月末都王果導賊分道入寇春帥游擊徐維忠等禦之身自搏戰殺數十人賊棄資仗遁帝大喜進春三秩頃之賊掠湯站堡春引兵逆擊乘勝逐之陷伏中賊知其驍將圍之數重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二晝夜援師不至竟死之贈都督同知謚與冕同他卹典如故事耕亦被卹春子雲龍至副總兵

陳鳳榆林人嘉靖中以世廕歷官署都指揮僉事充延綏副總兵二十八年進署都督僉事代周尚文為大同總兵官九月俺荅以三萬騎犯宣府總兵官趙國忠相持于沙嶺堡賊大營遠次而西直抵軍武鳳伺賊將退率副總兵林椿游擊焦澤張騰等合兵進

至鷓兒嶺賊仗發諸將力戰彌日各被創會大風雲歟衆運營明日復戰斬其一酋賊乃遁鳳坐失事奪久之以荐起周原遊擊將軍三十二年七月俺荅犯都兒擁衆寇大同下渾源末犯靈丘廣昌長驅抵浮圖峪關南大震鳳與寧夏游擊朱玉率師未援時賊前鋒已有越峪而南者鳳等夾擊之賊馳去疾呼及峪守者為其食二人奔呼曰稍緩恐失賊俟旋軍飽食斥策馬竟去及賊于三家村大戰移日殺傷相當詰朝賊欲北遁慮二人購其後乃以驍騎綴鳳等軍而分道疾馳塞帝聞大喜立擢二人署都督僉事賜券有加尋進鳳延綏副總兵三十五年賊掠葭州鳳督軍擊敗之明年三月賊寇長樂堡鳳率次子守義督兵逆賊賊衆不敢鳳戰死守義亦被創事聞贈鳳左都督立祠致祭增世廕三等守義擢都指揮僉事

李光啓宣府泰將也嘉靖三十四年四月賊犯青邊口光啓整軍禦之兵敗被執携至墩下索金帛為贖光啓瞋目大罵賊怒創殺之指揮黃添祥尚真蔡蔭等咸遇害詔贈光啓署都督僉事賜謚節愍蔭子世千戶有司立祠奉祀添祥等亦予贈卹配食光啓祠自塞上多事諸將殞身戰陣者廟堂必贈官廕子立

祠賜祭葬或錫以美鑑典至優渥故一時封疆之臣亦多効死報國蔚鎮則有趙傾葵蔣承勛宣府則有李彬張鉉大同則有王恭崔世榮山西則有丁璋周于傾葵廣寧衛人襲職指揮僉事歷蔚鎮泰將三十四年二月賊千餘騎犯馬蘭峪傾葵督軍往禦軍潰典指揮褚文明李湘周官千戶黃世勛段啟元百戶孫世壽等俱力戰死總兵官周益昌聞警督將士馳援分據諸隘賊不意大兵至遂引去餘衆不及出者多棄馬緣山陞走獲遺賊二十餘人馬四百餘匹而還事聞贈傾葵都督同知議忠壯承勛義州衛人世襲指揮同知累遷副總兵分守永平三十六年三月犯都兇擁衆數萬入掠遷安諸縣承勛力戰死之越二日賊始出境總督王忬以下俱獲罪承勛贈卹如制彬宣府泰將鉉游擊將軍也二十三年賊入膳房堡彬力戰陣沒又十二年而賊三萬騎犯黃土梁鉉率兵千餘迎戰一軍盡沒二人賜諡並同傾葵恭以指揮僉事典大同奇兵營三十一年春賊以二千餘騎入掠茶亭兵禦于平川墩勢孤獲絕陷陣死世榮為大同泰將四十五年冬賊衆千餘犯威遠衛世榮引軍二百禦之遇于樊皮嶺戰不利賊獲並兵圍之

世榮鏖戰移時與二子大朝大賓俱死璋初為宣府泰將十九年賊入山西副總兵魏慶得罪權璋代之明年秋賊復犯亭武關石湖嶺璋兵出禦遇賊大戰死馬于以都指揮禦賊亦戰死自恭以下並贈卹有甚此皆死事較著者故類列于篇

李梅大同人嘉靖中嗣世職累官署都指揮僉事充大同遊擊將軍二十八年賊犯宣府從總兵周尙文赴救連破之進秩一等已調延綏泰將三十一年就擢副總兵明年三月賊犯雙山堡梅出兵禦之見賊勢感激厲將士鼓勇而前兵敗死馬招贈左都督賜諡忠愍廕子立祠如制是時吉囊諸子居河套勢盛強而朝議方急蔚州歲發延兵往戍以故士馬益弱叛至覆軍殺將梅之後諸將以死事聞者有泰將楊璘曹聰副總兵黃演三十四年十二月賊犯神木璘率弟珣及從子州將兵迎擊遇于胡家塢挺身陷陣中流矢死四十四年九月賊入邊聽率指揮權世爵往禦衆少不敵力戰死其明年冬賊犯小芥河鋒銳甚演血戰力屈死之事聞並贈都督同知廕子立祠如梅云與演同歲死事者又有周原總兵官郭江榆林人累官都督僉事率指揮李大木等禦賊于定邊

營遇之暗門軍敗俱死副總兵時鑿引兵未救為賊所執士馬失亡殆盡江及大本贈卹有差楊照字明遠副職為前屯衛指揮使嘉靖中以功進署都指揮僉事充遼東游擊將軍嘗與參將李廣追賊出獅子口有功進古北口參將密雲副總兵三十七年進署都督僉事為遼東總兵官甫泚鎮賊入犯副總兵劉岳進擊李尚文禦之斬獲二百餘級照亦受賚其冬寇復大舉犯清河照與岳等分道出擊大敗之獲首功八百有奇賊棄輜重狼狽出塞時丙部諸酋亦擁眾窺瀋陽伺官軍既東乘間深入大掠照等聞變馳赴賊始引去事聞停俸三十九年寇五萬餘騎攻陷廣寧中前所肆殺掠賊杖二等先是清河之捷一時號為奇功值嚴嵩當國武人專用賄得官照既無資行賄而嵩又方怒總督王忬故抑其功不叙久之始進都督同知其冬寇自東勝堡南趨耀州轉掠海蓋殺掠六千餘人照督諸軍禦之前鋒指揮李元勳先進夜襲敵營斬首五十級獲馬百六十匹元勳死馬寇亦引退事聞詔恤元勳議諸將罪明年照與巡撫侯汝諒相失互訐于朝為給事中王鶴所劾並解職又明年用薦以為事官暫充遼東副總兵

四十二年寇犯遼陽照引兵遮擊于清河寇敗遁未幾復犯長安堡照設伏待之而逸其前斬首七十五級予賚授署職賊深入海金諸衛殺掠幾二萬人總兵官吳瑛不能禦詔罷瑛以照代八月寇聚廣寧塞外謀入犯照率遊擊練補袞卻得功等由鎮夷堡分道掩之照夜行失道去塞六十里天明為寇所覺麾眾圍之照力戰中天死補袞等馳至搏戰斬首二百二十餘級乃引去補袞等以照屍還帝以其夫王將曾奪官而嘉照死事贈少保左都督廕于世指揮同知賜諡立祠照忠勇負氣撫士有恩以敢戰知名當罪廢家居為時政汙濁自分永棄及嚴氏敗朝廷以宿望起之照由是感激泣盡忠報國四字于背誓以死自劾起官數月間屢戰皆捷竟殞于陣踰年而補袞亦死事補袞起世職寧遠衛指揮既失官旋以薦還故任改寧遠參將而三河守備楊維藩代為廣寧遊擊四十四年三月賊犯小圍山補袞擊却之追至黃土臺賊大至圍之數周補袞與維藩鏖戰良久維藩力屈死補袞手殺數人而中二矢鐵出腦後猶突圍還營數日而殞維藩照叔父也結髮從父都督鎮于行間屢劾首功積官指揮僉事痛照陣亡誓滅

賊重恥竟死王事詔贈補衮緋滿並都督僉事立祠
賜祭子襲職增三秩

王治道錦州衛人嘉靖間由世廕歷薊州泰將四十
五年擢遼東副總兵未幾進署都督僉事為總兵官
九月寇犯錦州泰將趙完力戰却之治道以調度功
受賚隆慶元年寇將犯廣寧駐兵白雲山治道率師
赴之斬首九十以招還被掠千有餘人進一秩有降
夷黃勇者叛出塞盡以中國虛實告速把孩導之入
寇遼東歲受其惠是年四月開馬市速把孩部落有
說稱朵顏人闖入者治道等掩捕得三百七十五人
使人謂速把孩請易勇于是縛勇來獻諸將以勇黨
七人未獲請及此要之乃留十七人不遠速把孩怒
數遣輕騎入掠諸將報敗之六月寇少騎入犯而伏
三千人塞外裨將王世祿易之乘勝追擊遇伏為所
敗治道救之乃得還亡將卒七十餘人無何土蠻兒
都力大入薊東攻界嶺口七路守將無禦之者遂躡
昌黎撫軍樂亭盧龍總兵官李世忠被圍于李莊游
騎至灤河京師震動治道急率兵入援速來巡撫魏
學曾亦入駐山海關遣泰將李成梁游擊却得與治
道合擊之寇遂回長院出通天大霧迷失道昆都力

之衆墜棒柱崖死諸軍爭取其首報功至七百二十
餘級帝初聞警欲重罪薊鎮諸將吏至是以斬獲多
乃錫總督劉燾二秩點巡撫耿隨卿為民世忠遣成
而進治道署都督同知明年寇犯太原諸堡擊却之
已又犯丁字堡將士禦之無功三年賊首張擺失等
擁衆近邊副總兵戚繼光破之斬擺失治道亦受賚
未幾賊窺遼治道出塞擊之獲首功七十再以招徠
功進世廕各一等當是時遼土荒殘武備積廢治道
與學曾銳意振飭自廣寧海州迄遼陽瀋陽塔堡塔
墩整繕一新寇入輒被創威名甚著治道恃勇輕敵
不甚慮明年九月薊鎮有警率所部四千人赴援
酋卑愛卜言兀等乘機犯錦州大勝堡巡撫李秋道
按部義州聞之遣使馳告治道治道即自山海關馳
歸會秋于錦州請出戰秋曰千里趨利兵法所忌將
軍其少休質明錦義泰將却得功未謂治道庭數之
曰汝尚得為人耶新聞府至汝擁兵不戰見謂為怯
不愧死耶得功駭將聞之愠甚不謝而出據扶輿上
馬遂賊治道亦起上馬一軍不知所之獨十餘騎從
將賊伏兵齊家山治道快入其中皆殊死戰賊稍却既
知無援遂圍之矢且盡得功聞砲聲曰大軍不遠可

清園士蓋銳奪園馬忽蹶治道馬亦蹶得功急下馬
扶治道賊攢射之皆死事聞贈治道少保左都督謹
忠愍進世職三級得功贈都督同知進世職二級有
司並為立祠得功廣寧衛人世為指揮僉事父傑嗣
職禦賊于花兒營力戰死之二弟賓寶諸子得臣得
君得恩及從郡數人皆戰死其妻並守節不嫁至是
得功獲死王事時論多之
論曰明世禦戎惟恃塙堡九遠萬里列校分屯戍卒
多不過千百人總兵官名為統攝而權歸文吏與偏
裨無甚大異冠入常擁數十萬騎以來眾寡強弱勢
甚懸絕而又去未飄忽奔馳勞擾以故往往為敵所
乘將吏嬰鋒騎首就死嘉靖中李福且酷烈矣如張
世忠以下諸人是也然而戮力疆場義不旋踵捐軀
死事之勤亦烏可沒耶曠而著之所以示勸也

明史卷三百一

列傳一百五十二

邵清 毛憲 王樂

鍾善經 梁焯 鄭一初 周鳳鳴 父倫

謝汝儀 蕭鳴鳳 高公韶 葉應騏 黃日

王漸遠 李元陽 項奇

王與齡 周鈇 洪垣 方璣

徐中 羅虞臣 張謙 唐侃 林性 懷

王問 子鑑 王毅 科 區蓋 張澤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年三歲母疾革置諸別室哭不
已謂家人曰吾母且死奈何不令一視聞者哀之弘
治中以鄉舉授德化教諭滿九載提學副使邵寶巡
撫都御史林俊薦其賢授山西道御史出監蘆溝橋
材木痛革風弊司禮中官蕭敬陳寬有所屬執不從
正德初改巡長蘆鹽課長蘆去京師近諸奸人牟利
者倚權貴為窟穴清悉按治無所貸纖造中官崔果
等請給餘鹽清又力持之以是積與中官忤馬永成
家奴遂共諸奸人行金劉瑾而令滄州民吳奉妻奏
清故入其父罪瑾矯詔逮至闕下杖之削籍去又假
他事兩罰米輸塞下家盡罄瑾敗諸忤瑾者皆起官
清以永成猶在事獨不起嘉靖二年用荐除雲南僉

事久之大計當調遂歸家不出吏部尚書方獻夫知清賢以故官調廣西居三年致仕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日中或未舉火御史林有孚嘗訪之笑語移時無若其可說歎息而去年八十過病謂其子曰為己謹獨甚難我平生不敢要逸惟我自知之又曰兢兢業業至茲棺無過心始釋耳遂卒

毛憲字式之武進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同官賈明以言事下吏憲疏救不報都御史竇果擊賊大城敗績憲請執果付法司果多內援第令戴罪憲尋引疾歸九年補兵科劾戶部侍郎楊澤都御史任漢俞諫不職帝弗納時邊軍勞苦百倍京軍守城者又時遇害然京軍恒被賜賚而邊軍月餉乃有五六年不給者即給之又為將領侵剋軍坐重困憲指勅所司及時賦散墩軍望瞭被殺者恤其孤發詔可奉使湖南見民廬潭溺流離死亡馳疏請帝憂勤以保天命忤旨停俸進禮科右給事中奏言弘治以前太倉之積可支數年通者入不副出而冗官冗兵冗匠耗費無紀乞盡行釐革不聽帝再出巡邊至榆林留卒歲憲偕同官屢諫并乞早建皇儲帝不報嘉靖初致仕憲性孝以祿弗遺養終身不御兼味為人教

行設於名節既歸知府陳寶建書院居之憲讓不敢以宋儒楊時嘗仕其地題為道南祠祀之日與同志講肄其中其學主不欺以教義為要學者多誦習焉年七十七卒

王鑾字廷和大理人正德三年進士知邵武縣入為都水司主事出轄徐沛沛河十一年織造中官吏宜道經其地索親夫千人沛縣知縣胡守約給其半予備錢宣怒自至縣捕吏吏民駭散鑾助守約與抗宣遂誣奏于朝逮繫詔獄以言官論救輸贖還職守約為民已分司南旺有奸人樊麟者倚廖鵬勢詐稱勅使馳驛往還東南諸府莫敢誰何鑾廉知其偽搜獲贓賄鉅萬送京師伏誅人心快焉歷部中所有餘羨悉歸之公權俸胥吏者駁正之嘉靖初出為武昌知府指揮劉良等使官糧萬七千石釐而實諸理鎮守中官李素儒歲進魚鮮多科率鑾疏請罷之詔戒素儒毋擾歲貢如故楚府征茶稅商重困鑾謂稅當歸官據故事力爭楚王怒摘其文牒中語謂毀辱親王鑾遂請終養不待報竟歸再遭喪服除赴吏部部遣論其擅離職守奪官鑾為人剛廉不畏強禦不恤利害過權要必與之抗人以為難

鍾善經字理夫廣東順德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興化推官決獄明允奸人楊日新詐為京朝官入境僚屬率加禮善經覺其偽立縛治之鎮守太監崔安使人就執府吏善經曰府吏即有罪府官治之耳初使何得自執人卒持不予以廉能徵為御史武宗北巡與同官屢疏切諫嘉靖初錦衣千戶陶淳事多違縱善經奏發之給事中劉最以劾中官崔文瀆外善經與給事中鄭自瑩抗章論救且劾文不納尋侍養歸杜門奉親不入公府親視百日不進鹽酪居倚廬三年不御酒肉素服未嘗去體既除喪猶稱病不赴官八年冬詔京朝官病踰三年者甘落職聞任善經遂見放卒之日有司致賻始克歛

梁焯字日亭南海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行人請告歸謁王守仁于贛州遂受學焉還朝遷禮部主客主事借同官諫帝南巡疏闕下受杖已帝駐蹕南京佛郎機使臣入貢賄江彬彬導以見帝帝喜賜之匕至京師入四夷館不肯跪焯怒執而杖之上嘗番使臣寫亦虎仙及甥米黑兒馬黑麻先常誣陷甘肅巡撫李昆等後亦由彬見帝帝顧之厚或從乘輿與鼓御膳同侍臣卧起以足卑侮朝官焯獨約之以法二人相

謂曰天顏可犯王事顧不可犯耶彬聞之怒將害焯會帝崩而止世宗嗣位最先朝直臣增俸一枝尋遷職方員外即獨告歸養卒焯性剛直朋友少有過必面斥之霍輜與焯同年最重焯嘗曰吾與日乎外甚拚而中甚信每經焯墓必祭之同時揭陽鄭一初字朝翔幼以高節自負弘治末舉進士謝病歸人有持千金求居間者一初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吾豈能知若事正德七年授御史會守仁以吏部郎講學京師一初受業不怠時已病或勸少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請急歸卒于道

周鳳鳴字于岐崑山人父倫弘治中進士由御史累官南京刑部尚書以謹厚稱卒贈太子少保謚康僖鳳鳴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凡主事初任必提牢鳳鳴令潔獄室桎梏皆除之時其飲食皆因感悅又手料獄中事宜懲者遵守焉移疾歸嘉靖二年歷郎中出勘宸濠逆案無縱濫鳳鳴在刑曹久決疑剖滯常冠諸司尚書李承勛以廣東司轄錦衣雜任將以委之鳳鳴執守無撓旗校肅然承勛遣兵部存調職方都督馬永有將材坐事屏棄及廷推遣將鳳鳴舉永或難之鳳鳴曰才不可廢也即獲譴職方自

受之不以累諸公永竟見用果有功帝命惠安伯張偉提督團營皇城侯李景佐之是以侯當先伯奏請更勅章下兵部鳳鳴曰侯先伯者將也若上所命職時敢抗之乃止職方事繁一歲中疏百餘上悉協機宜嘗繪九邊圖以獻欲帝知邊隅要害不以承平志戒併承勅每語人曰職方得周即吾可坐嘯矣九年擢大理左寺丞星變應詔陳兵食水利諸事多報允明年司禮中貴張佐奉命錄囚驕恣甚法曹長二唯諾惟謹鳳鳴獨侃侃無所阿大學士張亨故吏部尚書汪鑑方得君並以氣勢凌人鳳鳴不少屈十二年秋鳳鳴著奇事獻上獄囚減御史馮恩死恩故以劾亨故錄論死者亨故遂激帝怒被鳳鳴官僚屬亦貶秋鳳鳴為人孝友居官屬廉隅盛有時望乃無罪去國士論駭焉自是荐者不絕竟不復召

憂歸嘉靖初召為御史疏劾外戚陳萬年驕橫及中官王堂時春之奸印馬宗幾條上馬政九事積弊為清奸黨何明王欽等將素市恩詔停刑廷臣諫止織造帝不從汝儀皆抗疏力爭出按廣西值岑猛之變協總督姚鏌討平之五年夏有旨召中官谷大用御史喬祺爭之不納與王堂後先委任汝儀請亟斥堂大用而召還儀禮諸臣出為廣東僉事與討大盜曾蛇仔有功移福建擒劇賊李良武表名儒周瑛陳真歲為立祠置田進副使分巡海道攝按察使事初漳州民陳大洲等二十六人販米至晉江邏者見舟中防械指為海寇捕下獄其六人已死而蕭田民彭仰亨等亦被誣殺人汝儀皆辨出之巡按御史虞守愚嘉其能請優其擢遂遷雲南參政旋擢江西按察使汝儀幼鞠于祖母孝養備至至是過家省親遇祖母喪哀毀致疾卒

蕭鳳鳴字子雅浙江山陰人少從王守仁游舉鄉試第一正德九年成進士授御史副使胡世寧下獄抗章救之同官內江高公韶劾王瓊險愎誤邊計如松潘副將吳坤請增設總兵于成都瓊納賄即以坤任之花當本戎為樹功日肆惡陵良由本兵非人致小

醜輕中國瓊怒奏許公韶中旨責公韶除結外著交通問謀令首實鳴鳳上疏曰公韶所劾者瓊而其所論者天下之事所守者諫官之職為瓊者宜虛己以受杜門引罪不當還忘恣辨巧辭詆飾以符諫官之口幸大臣之度也望陛下勅瓊自新恕公韶枉直則全瓊名節多矣倘公韶因瓊獲罪瓊豈能靦然自安予位哉瓊素通變律復取中旨責鳴鳳索阮而請公韶富民典史鳴鳳又劾江彬恃寵恣肆兼將難圖士論壯之尋巡視山海諸閩武宗將出塞捕虎總兵而下競苛歛為儲備鳴鳳疏言陛下不當賦民命而責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具陳官司格剋兵民疾苦狀不報行劾黃花鎮閩倉儲多雜草礫且侵漁累鉅萬即按治守者非司禮溫祥使使為言并執治之初權責皆奪首功前御史多為著籍鳴鳳悉覈實更正引疾歸踰年起督南畿學政取士先德行後文藝梅翰懇摯諸生感悅以此前御史陳選稱之曰陳泰山蕭北斗嘉靖初遷河南副使仍督學政臨穎賈詠在內閣以故怨欲陷其鄉谷生鳴鳳不聽以行法過屬召榜考察拾遺為書官所劾吏部惜其學行調為湖廣兵備副使明年獲改廣東督學政鳴鳳三督學政

廉介無私然發此剛根憤擊屢知府鄭漳積忤已捷之慙志投劾去尋來物論益詳八年考察兩京言官交章論坐請調已而與漳各上疏自理互相詆詬又坐廣東時建敬一亭急緩皆下巡按御史逮治鳴鳳自是遂不出公韶舉弘治末進士正德中為御史按廣東劾總兵官郭勛罪及朵顏花當入寇又劾總兵官遂安伯陳德中官王欣巡撫王倬總坐解職世宗立起請籍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終戶部右侍郎兼應縣守肅卿邠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偕同官誅南巡命跪闕下五日杖之三十嘉靖初歷郎中與廷臣伏闕爭大禮再下獄廷杖給事中湖陽陳洗素無賴家居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訐元翰請戍元翰乃遞洗罪及惟簿事刊布之名曰辨寃錄洗由是不齒于清議吏部尚書喬宇出之為湖廣僉事洗初嘗言獻帝不可稱皇而是時席書張璠桂萼方獻夫霍韜驟以議禮蒙帝眷洗念非反前說不足以自救乃上疏極言總等議是宜急去本生之稱以全尊親大禮因詔訖字及文選部夏良勝而稱引其黨前給事中桂蘭閩史道前御史曹嘉帝得疏喜即遷洗等職而請良勝于外洗既得志並無顧憚

遂劫大孝士野宏尚書金獻民趙繼侍郎吳一鵬朱希周汪偉印中余才劉天民員外郎薛蕙給事中鄭一鵬悉指為邪黨而荐廖紀等十五人俄又勅吏部尚書楊旦等帝益大喜而璉等輩遂引為黨藉以搏擊異己舉朝患之六科給事中趙漢十三道御史朱衣等交章劾洗而御史張曰翰戴金藍田又特疏論之田并劾席書且封上元翰辨冤錄都御史王時中請罷洗還籍聽勅洗奏群奸恨臣抗議大禮將令樞按殺臣請遣一錦衣往洗意錦衣可利誘也得旨遣刑部郎倭錦衣千戶李經行于是應聽承命典經焚香誓天至則會御史熊蘭涂相等雜治具得洗罪狀乃上奏曰洗貪穢無恥有鳥獸行漁獵婚姻侵牟財產縱妻淫泆教子殺人陰蓄死徒劫殺行旅交通劇盜魯鉅頭弋取其資元翰破賊巢得洗手書洗懼乃令子柱誣元翰反嫁以罪臣劾其事多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尚一十三條罪盈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柱絞洗懼亡詣闕申訴帝持應聽奏不下尚書趙繼副都御史張潤給事中解一貫御史鄭本公等連章執奏帝不得已始命覆覈却中黃綰力持應聽撰書等數為居間不能得等書繼于朝

又奏璉與奏璉洗議禮臣也宜為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命免罪為民教璉擲湯沐及繼一貫更爭之不聽未幾大禮書成錄功并原洗妻子應聽尋遷吉安知府以母喪歸六年璉等並用事而等方掌刑部廷臣馬錄等以劾邪勅下獄洗謂未此故柔可反也遣人通于等而上書自辨許應聽等等因為洗訟寃遂逮洗應聽元翰給而令按察使張祐等還籍俟命詞所連及無慮四百人此至九卿及錦衣衛廷訊應聽慷慨對曰其所持者王章耳必欲直洗惟諸公命刑部尚書胡世寧等心知洗罪重而懲前大獄不敢執會是日黃霧四塞獄弗竟次日欲大風拔木有詔修者勿用刑乃當應聽按事不實律為民元翰給及田等貶斥有差洗竟得授冠帶霞韜欲援洗再跪為洗訟不能得洗益憾應聽十年更令人奏應聽劾獄時酷刑殺無辜二十六人下巡撫御史李美覆勘美言死者皆有狀非故殺刑部尚書許瓚白應聽無罪帝終謂洗以議禮犯衆怒特簡應聽成遠東是獄也始終八載凡攻洗與治洗獄者無不得罪由是天下惡等輩奸橫益益言議禮者臣矣應聽赴戍所道經蘄州知府其同年治治其候之立解維去追送不及致觀

竟不受其不_此十六年遇赦歸又二年明堂大享禮成復冠帶應_行誼好著書數更志難慷慨至老不衰子萬景萬曆初進士終永州知府給息人應總同年進士除部主事諫南巡被杖歷中任法不阿出為紹興知府以寬大簡靜為治被徵時士民哭聲振野爭致賫縮止取其二錢餘悉不受至京下詔獄瘦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田即墨人嘉靖二年進士常爭大禮被杖張總掌都察院考察其屬落職歸

王漸遠字用儀番禺人家貧母令漸遠廢書治生產漸遠跪而泣乞力學代耕諸長老優為之請母乃許漸遠篤志吟誦常而夜不休甫冠舉正德十二年進士大學士梁儲其鄉人也欲用為庶吉士漸遠力辭獨告歸娶及除刑部主事以母不能就養遽請急還杜門讀書深思而身體之常曰學以為功名乎抑資聞見乎二者孰難不同其無得于道一也漸遠既家居久而朝議獨告諭三年者皆落職漸遠遂見廢卜居蘿嶂山時雜賦獲樹藝自給斤斤以禮讓率子弟合族人聯師教之軍進祖祠修繕立宗法定祭儀踰年而芝生於祠嘉靖十四年用言官荐起故官明

年漸遠以時_日非上疏曰陛下聰明睿知高出前代然踐祚十餘年矣而治效未臻其故可知也寬恤有詔興除有詔而有司率格不行此外吏負陛下也大臣互相營私不為當守分憂互相排黨莫肯同心匡贊或鄙淺罔所建明或承恩被印相背此朝臣負陛下也夫陛下有真純之志而臣下飾之以欺有躬行之實而臣下應之以文有精銳之功而臣下持之以慢有廣大之體而臣下視之以為迂如是而欲贊揚聖化其可得乎因條列五事詞皆剴切帝留中不下而大臣深惡之漸遠遂引疾乞休吏部尚書許讚遣其屬掄憲曰少需之當易子之服漸遠謝曰志不行矣進秩何為會所知有置酒邀漸遠者大學士夏言聞之語讚曰王生方稱疾乃就人飲非欺君耶言故漸遠同年生及言生日饗客漸遠又不赴言益怒已漸遠再疏引疾遂奪其官及平穆宗贈光祿少卿李元陽字仁甫大理人嘉靖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分宜知縣甫_准官遭喪民用故事里出銀布以贖悉却之起補江陰有異政稍遷戶部主事與諸名士唐順之王慎中陳東魯應峻李開先任瀚熊過相切劘為詩古文吏部侍郎霍韜器之改授御史常上疏乞

修人事以稱君意未嘗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得君子
通年以來以爵祿得小人大臣見而惡之出按福建
當國者手書數人名屬元陽論荐此至察其人甘貧
墨乃悉劾之還朝偕同官劉仕賢等諫南巡帝怒將
予杖衆皇懼不能寐元陽獨寢達旦已危駕幸承
天聞長言所選官僚多富室其疏劾奏中官匿不上
言怒出為荊州知府舊堤圯七州縣皆患水巡撫顧
璘發庫金八萬兩贖之司水利者迄無成績元陽身
任之再期而成中官危梓宮葬顯陵者所至凌辱長
吏獨不敢犯元陽夙父喪一府皆垂涕遠送立祠祀
焉卒年八十餘

項喬字遠之永嘉人嘉靖八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
事召改兵部進員外郎時麻舍火選籍悉燬喬力搜
輯條格復完以不樂北土乞改南京乃遷禮部郎中
南京太廟災或欲委罪典守者喬曰上天示警奈何
歸罪小人衆建其言出為撫州知府改河間時北寇
憑陵或議立營堡于秋青諸縣喬策寇必不至請毋
勞民議遂罷還湖廣副使府縣貪贖者擬按欲死之
喬不可並得黜楚府興土木煩擾公私喬上書切諫
生為減止先寔兵部武選司交通內府供事者私作

御寶盜黃冊易武職冒襲者三十八人事發帝震
怒盡拔先後即官二十二人罪喬謫福寧州同知再
遷福建僉事副賊首欽古等久為亂督兵討平之南
贛巡撫龔輝上喬功第一資銀幣歷大名兵備副使
河間人王聯誣訐都御史胡纘宗而喬前知河間素
不善聯聯銜之并入喬名連下詔撤事白還任俄連
廣東左叅政撫定大羅搖花蕪博羅羅浮連寇數百
人按部至韶州卒吏民哀悼若喪所親喬自為請生
即淹通群籍敦行不怠勳有準絕其舉進士張亨數
為座主又同縣人素重喬屢欲拔置華要喬皆不應
而五上書勸其禮賢下士甯行藏進退之宜徐階佐
吏部喬方揭選階廷之上座意極傾倒喬退疏時賢
五十人謝之居官視民如子釐公事若家事志槩磊
落落海內士大夫莫不稱為君子

王與齡字受甫鄉寧人嘉靖八年進士授蕪州推官
入為戶部主事調吏部進員外郎與齡少受業安陽
崔銑初登第時與古水羅洪先武進唐順之平涼趙
時春友善及是與安福鄒守益華亭徐階俱講學京
師士論鄉焉二十一年遷文選郎中銑意以澄清銓
叙為事抑於銑杜請獨所推薦皆廉靖老成大學士

程鑾為禮部主事張惟一求改吏部嚴嵩為監生錢可敷求選東陽知縣俱以書抵與齡與齡乃借員外郎吳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白之尚書許讚具疏以聞且言平時屬報甚多臣等違抗積罪如山非類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于中群鷹犬和于外臣等不為前選却王嘉賓之斥得為近日御史謝瑜之罷幸矣疏入臺嵩頗懼引罪自理臺言惟一資望應遷嵩抵無致書事請速可敷訊治因言聖明日覽奏章凡茅弊釐奸悉由宸斷而讚等妄意臣等為之故借以修怨然讚素柔良與臣無隙豈解為此茅受制所屬不獲自由耳是時帝方信嵩又見疏中引嘉賓瑜事遂發怒切責讚除與齡名伯亨等俱調外給事中周怡論之廷杖繫獄十三道御史徐宗魯等亦以為言皆奪俸自是諸司以與齡為戒無復敢與嵩抗賊吏債帥充溢中外率論皆得官計日取權矣與齡既罷錦衣遣使偵其裝襪被外無長物其人亦稱款不置里居角中躬稼圃偷然自得郡人為作平陽四賢詩美之四賢者尚書韓文陶琰張潤及與齡也聞二十餘年卒

周鈇字汝威榆次人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權御史

監視十庫嚴杜侵蝕巨璫敏手巡按陝西懲貪祛惡聲震三秦時被傳之民自塞外外歸者遺將車殺以胃功鈇請下詔嚴禁有報降五人以上者賞之詔可安南議起鈇言軍餉未充不宜勞師遠涉再按山東會吏部推擇宮僚以鈇文行高特改右春坊清紀郎兼翰林院侍 謝病歸尋起故官二十一年俺荅將入寇總督侍郎程鵬以聞鈇以遣臣告警而中樞初無籌策請早為之計帝以為浮詞亂政責降廬州府知事旋改國子監丞擢吏部文選主事坐典郎中王與齡發嚴嵩等私屬事取河間通判已而吏部擬擢南京吏部主事嵩言鈇調官甫四月不得驟遷帝怒詰責尚書許讚等令錄左降官遷擢者姓名讚引罪并列陳叔順等十六人以聞詔奪讚等俸錫文選郎鄭曉三級鈇與叔順等被職為民鈇既雅擅清修及里居出入徒步蕭然若布衣蓋知名海內廷臣多論荐而以嵩在位不復召終于家穆宗初贈光祿少卿洪垣字峻之婺源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時禮部侍郎湛若水講學京師垣受業其門授永康知縣課農徵授御史視饑兩淮請蠲餘鹽積逋銀百二十萬清核泰州民田與竈戶相錯者使無欺冑得粟千餘石十

八年世宗南巡冊立皇太子命閣臣夏言顏昂臣選
宮僚多未滿人望垣再疏言溫仁和張衍慶薛倫胡
守中屠應埃華察胡經史際白悅臬甫濬等皆庸流
不可使輔導青宮而帝亦已從他諫言官廢黜者數
人未幾劾文選郎中黃禎先賄選郎楊育秀得為考
功及居文選貪婪欺罔知州王顛祖等考察調簡而
補大州知縣何瑚年過六十而選御史皆非制且言
今當大計京官考功郎乃妙選而禎乃以穢瑣之曹
世盛補之悞國孰甚帝下其章都察院令會吏科參
覈良信乃下禎詔獄及育秀顛祖等咸斥為民因詰
責吏部尚書許讚都御史王廷相皆引罪乃宥之而
令十三道御史公舉隱年貢進若瑚者于是御史王
之臣等坐調者四人世盛亦改他曹垣一疏而御史
曹即以下得罪者至二十餘人人情為榮明年出按
廣東以安南款附增俸一級未幾出為温州知府會
歲將饑垣勸諭士民出粟賑貸有聞糶不發者饑民
噪而殺之垣坐落職歸復與同里方瓚從若水若水
為建二沙樓居之家食四十餘年日與學者講習年
幾九十而卒瓚與諸生厭科舉之學絕意仕進專以
求道為務生平篤行誼自廣東還同行友罹瘴死舟

中例不載屍確乃秘不以告與同寢累日至韶州始
發之人皆歎異若水高第弟子又有垣同年生呂懷
廣信永畫人由歷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改春坊左司
直郎歷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每言王氏之良知
與湛先生體認天理同旨其要止在變化氣質因作
心統圖說以明之終南京太僕少卿

徐中孚周翰崑山人嘉靖初由鄉舉除新水知縣數
軍民田俾斬黃諸軍屯通稅不得影射即英山羅田
寄置莊戶素頑橫弗率者至是亦輸賦無敢後改知
上饒境有銅鐵二山奸民時開採滋患前有司因緣
為利率弗禁申至力遏之俗佞神喜訟申迪以教化
俗為之變用廉能徵授刑部主事錄囚畿內平反為
多冬月提牢憫囚寒嚴時加資給囚深德之此當代
相率諄于獄請更留三月建昌侯張廷齡者昭聖太
后弟也坐罪繫獄世宗必欲殺之申屢奏記尚書薛
賢唐龍謂太后春秋高即廷齡旦暮致辟何以慰太
后心宜援議責議親力請于帝賢等深然之故獄久
不決始延齡下獄提平主事沈椿以戚晚故不令入
重獄置之別所懲者益寬假之脫其桎梏通家人出
入而會大猾劉東山亦有罪繫獄上變告廷齡有不

執謀憾前主事羅虞臣嘗嘗已因行紙訃并及格等
帝震怒盡執先後提牢主事三十七人付詔獄榜掠
中與馬楸具當輸贖還職帝命杖之廷蓋謫外任而
斥虞臣為民虞臣廣東順德人由進士歷吏部主事
有俊才好剛疾惡既歸結廬山中讀書纂述卒年三
十有五士論惜之中亦不赴所謫官歸與同里魏校
方鳳華優游嘯咏為樂嘗語人曰天下蓋有吾矣吾
未見緩者失也與人緩則避處事緩則中節居官緩
則不隳功名持躬緩則不拂情性因自號緩齋久之卒
曾孫應聘字伯衡少有才名推官龍宗武器之行入
蘭與期諸塗持物色馬應聘故與之左他日進辭謝
宗武益重之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
郡人有居政府者應聘往謁語多侵禮部尚書沈鯉
鯉應聘鄉試座主也既出告鯉曰古人一辭而退寧
能受物之汶汶哉鯉遂令應聘革職引疾去二十一
年京察中蜚語當劾歸性恬淡不樂無任座主
沈一貫當國數招之不出居家十餘年始起行人司
副遷尚寶司丞故事御史奉使還當詣司繳印有御
史簡傲遣吏持印送私邸應聘却弗納引故事責之
其人惶恐明日躬齋詣司且謝過其持正不苟類此

再遷太僕少卿卒官
張謙字子受慈谿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明年奸人董至奏建昌侯張延齡謀不軌下部訊時
帝積惡張太后欲逆城延齡家諸部懼不敢訊率以
計免謙獨慨然任之中官鮑忠密諭謙善治此獄大
理方缺丞可得也否者禍不測謙弗為動坐延齡他
死罪而白其誣帝怒下謙詔獄謫揭陽典史而延齡
竟如所坐謙尋擢建陽知縣量移保定同知遷南京
刑部郎中出為大名知府甫至值歲旱蝗為城征派
錢馬價蠲田租凡事不便民者悉加的劑流亡多來
歸官婢蘇氏與其僑謀弑帝事覺錦衣官至長垣收
其三族謙止錄親屬付使者保全為多治府三年政
為畿輔冠及遷福建副使去裝齋蕭然屬縣民咸為
立祠福建多海寇謙討擒二百有奇齋銀幣旋政廣
西右叅政督府應檟委謙討羅旁賊謙計七山為羅
旁唇齒必先翦之乃出不意直搗其巢斬獲殆盡方
賊進兵羅平而遠讓罷官軍民皆泣送後叙功進廣
西按察使致仕居環堵中講道不輟其孝得之鄧守
蓋踐履平賈以王畿持論過高力規之晚而益虔處
燕室肅若朝廟鄉里多化焉暨卒街巷哭為罷市

唐侃字廷直丹徒人受業同縣丁璣早有志行嘉靖
中由鄉舉授永豐知縣不携妻孥飲食器服有寒士
所最不堪者縣有救神祠男女禱祀無虛日俗習優
倡又好糞訟生業益廢侃悉禁之為政愷悌先教化
不用捶撻所設科條民咸遵服不忍欺居數年遂變
其俗擢武定知州章聖梓宮南祔道山東侃承檄供
張德州扈從諸奄校橫甚奴叱諸達官鞭笞州縣同
事者皆逃匿侃橫身當之先置棺空舍中俟諸人索
急伴謂曰第從我受錢何怒為乃引入空舍中指其
棺曰我已辦一死錢終不可得也諸人無如何稍稍
引去始上官所哀民財甚多盡奉付侃意猶慮不賂
侃但受半以往及事竣尚有贏貨悉歸之官侃素長
者不見聲色至是折伏豪橫精悍吏不及也遷南京
刑部員外郎進部中決獄平允及卒貧無以殮尚書
及諸僚賻而歸其喪侃少有罵行年二十時獨居書
室有女子夜奔峻拒之旦遷移其處書道拾遺金守
而還馬父坐車被繫侃請代弗得則藉草寢于地夏
不惟冬不被如是者竟歲父釋乃已同時林性之字
師吾晉江人嘉靖八年進士除鹿水知縣為人惆悵
不事鉤距吏民自不敢欺縣故有窰戶以課重畢逃

逆均諸並窰居人性之為奏除其額歲當造赤籍以
窰絕告者三十餘家吏為無故城戶且得罪性之竟
城之遷南京戶部主事監龍江倉吏坐粟汜爛當得
罪者衆性之乃盡開諸倉與汜爛者均給之軍曰爾
曹所虧數粒耳而可免諸人罪何不為之吏皆感泣
改北部再監隆慶古北口諸倉時邊儲資商以濟所
司不加恤遂坐困性之去其所不便並直招之商粟
相屬造用更充羨再遷南京部中卒性之平生守繩
墨尺寸不敢踰時稱長者彭馨字世望安福人正德
初鄉舉為衡山知縣多惠政民生祠之移常州通判
嘗攝宜興縣事却例供百金或詰為總者地督曰後
令賢必不吾咎不然吾安為預為不賢者計也遷靖
州知州踰月技劫歸築玩易草堂自稱石屋山人清
修雅度迥出塵表鄒守蓋羅洪先咸與為性命交監
司府縣長吏高其風謂曰有不造彭石屋者非後人
也山居十二年石屋忽閃得即自為傳誌祭文沐浴
榻家廟端坐而卒

王問字子裕無錫人為人端介受業同縣邵賢早以
學行稱既舉會試自以造詣未克不赴廷對閱數歲
至嘉靖十七年始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徐州倉城

羨耗十二三以父老乞便養改南京職方尋遷車駕
部中南都舊設馬快艇七百八十餘艘歲使軍修繕
至四千餘人費不貲有轉徙至自殺者問為白尚書
宋景請官出歲例銀辦之得報允時有詔清武職冒
濫者問按籍論黜請寄不得行守備中官乞餘軍供
洒掃堅持不予出為廣東僉事過家省父性至孝依
依不忍別行未半道乞歸養父卒遂不復仕燕室湖
上專志讀書三十餘年不履城市按撫先後論荐堅
執不起工詩文秀及書畫清修雅尚四方士大夫皆
心慕之卒年八十門人私謚曰文靜先生子鑑字汝
明嘉靖末年進士為武定知州府隸持牒至語不遜
鑑怒杖之以白府知府意不悅然無以難之也鑑並
勵廉節修實政按捕豪奸正其罪后四年州大治入
為戶部員外郎尚書楊博雅知鑑調之吏部歷稽勳
郎中念父老謝病歸奉養不離父側及父沒服除聞
張居正當國恣橫遂不起居正卒中外多荐者召起
故官旋進尚寶卿求罷不允乞改南京乃授鴻臚卿
久之引年乞休詔進太僕卿致仕方里居時父趣令
之官鑑曰為治裝去故以事失期要諸故人前謝父
乃聽之鑑亦善畫有言勝其父者遂終身不復作恬

靜敦篤與父相亞鄉人並稱之同時三國祥字祿之
長洲人嘉靖八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工部主事已調
吏部進文選員外郎尚書汪鑑專伺政府好惡為黜
陟圖祥若司事一切持之鑑銜馬會殺祥兄殺頑官
嶺南或傳其物故殺祥因乞歸養而其兄實在不死
政府入鑑言請為真定通判殺祥遂留養不之官久
之季黜為尚書後嚴訥掌吏部皆欲用之殺祥皆不
起穆宗即位徐階當國以為南京文選主事殺祥曰
豈有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竟不應召殺祥善文
詞兼工書畫與文徵明蔡羽祝允明華以文翰名吳
中高風雅度士大夫莫不慕之
區並字叔謙高明人少力學博覽群籍嘉靖中由鄉
舉授都昌知縣以亢直忤上官調泰順倭寇擄犯入
人恠恐並悉納城外居民而燔其廬舍焚藏財率吏
士乘城嚴設守備賊無隙得入稍懈簡壯士數百人
出奇掩擊斬首三百餘賊遂遁上功簿制府賈賂千金
井應遂抑不叙稍遷慶遠同知從征古田賊有功改
補温州一府皆善曰此故泰順令也居無何復以忤
上官歸蓋生平孝友居喪哀毀骨立諱日必足兄弟
早卒撫其孤如己出所居官咸有惠政其歸也裝篋

無長物予大樞舉人大相大倫並薦曆十七年進士
大相官右春坊右中允大倫由東明知縣擢御史二
十三年神宗以考選軍政事削言官二十餘人籍大
倫與馬里居灌園讀書光宗立始召為光祿丞歷南
京戶部右侍郎天啓六年魏忠賢用事其黨御史何
早劾之復削籍歸

張澤字大被桐城人七歲讀論語至事父母竭力事
君致身慨然曰為臣子當如是矣長老皆奇之嘉靖
二十六年由選貢生授沅江知縣縣多曠土招民耕
墾給牛種時巡所陌者民疾苦兼攝武陵事峒寇為
患率民禦之佯却縱賊大掠明日復然賊懈陰使奇
兵持其果遂生繫其魁以憂歸貧不能治喪稱貸畢
率起補巫山巫山舊無驛澤始創之省里甲費無算
歲饑煮糜以食稅茶歲有例却之俗尚女巫杖而火
其神巫風遂息遷衛州通判兩攝龍游常山縣事移
府胡宗憲過其境從者求索無厭知府惕息不敢違
澤執而杖之欲解綬去宗憲約其下竟不敢肆遠廣
安知州一日決滯獄五十置釜薪聽事前令訟者自
入炊作食須臾決判而去人歌之曰民不解帶馬知
蘭蘭設二倉令罪重者入米輕者入米餘年得千餘

斛供過客得弄賬諸生貧者一錢不乞入吏部察其
廉能嘗書其名于壁十四年以治行卓異超擢雲
南僉事明年冬武定土酋鳳繼祖叛率眾圍武定新
城澤督兵馳救之戰敗被執使澤作書乞撫澤叱之
已而諸道兵進勦繼祖懼携澤走殺之于是事聞贈
光祿少卿任一子官

論曰易以剛德為君子柔德為小人彼居官而不畏
強禦非所謂剛德者耶正嘉之際奄宦恣橫權黨糾
結中外輝騷吏之得行其意者寡矣之數臣者或著
強項之名或樹敢言之節莫不義炳秋霜風生臺閣
雖動遭擯放鬱抑以終要其梗槩亦足自列于後世
矣

明史卷三百二

列傳 百五十三

徐階

高拱

張居正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二年賜進士及第楊廷和見而異之語同列曰此少年名位不在我輩下授翰林編修給假歸始娶丁父憂服除起故官時嘉靖九年帝方銳意興革制度釐正祀典大學士張孚敬迎上意請去孔子王號易木主遷豆彝佾皆有抑損階獨奏言孔子祀典有不可改者五不必改者三辭甚辨孚敬召階盛氣詰之階從容理前說且謂孚敬曰高皇帝詔書釐正祀典有存有革孔子封號高皇帝所定也孚敬曰此高皇帝少作耳階曰高皇帝既定天下始制度議禮寧少作耶且明公定四郊何乃力括高皇帝少作抗論良久不少下孚敬怒言於上請為延平府推官階以少年官禁近人謂且厭薄吏事階至則精強心計事無不辦遷黃州府同知道擢浙江按察司僉事視學政晉副使江西視學如故久之以皇太子出閣召為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講母喪服闋即家拜國子祭酒進禮部右侍郎改吏部階是時年四十三矣階佐吏部尚書熊浹龍皆倚重之最後階署部事推聞淵為尚書淵自以成人且敢

歷銓曹部久事取獨斷不盡謀之他心 欲謝部事遂以侍郎兼翰林學士教習庶吉士明年掌院事又明年拜禮部尚書兼學士如故階長禮部頗振刷帝知其勤慎且應制文多稱奇者乃召入直無逸殿虛與大學士張治李本俱撰齋詞階屢疏請立皇太子復與同直諸臣共請之皆不報是時莊敬太子薨穆宗為裕王次當立而景王之母有寵中外疑焉故階亟請之帝雖未之許於階亦不責也未幾加太子太子保二十九年俺荅薄都城時帝齋居西苑階手疏請還大內與羣臣議兵事帝頗然之會有中官陷敵者俺荅縱之還附書求貢帝乃御便殿召階及大學士嚴嵩計之帝問求貢書安在嵩以書呈且曰此禮部事帝乃復問階階曰寇深矣不許之則怒許之則將逞而厚要於我請以計緩之帝曰緩之將若何階曰請遣譯者至彼營言此書無者文未足信因以偵其情實實則許之貢而今出遣我得修傳不實則我援兵漸集彼必走因其走而擊之可以十全帝稱善階退而上疏則請勿許貢會俺荅擁衆去都城圍解帝乃下階疏勿許貢而心悅階階因薦副使薛豹都御史何棟才帝即召用之復條奏善處政事皆報可先

是嚴嵩為帝所眷至是乃移於階凡所答無不當意階常為夏言所薦嵩頗忌之至是忌益甚階於上前論事亦不能無譏嵩者會孝烈皇后祔廟議起初帝以睿宗入廟非制慮後世或有祧議遂欲當已世先祧仁宗以孝烈先祧廟自為一世下禮部議階抗言女后無先入廟者請祀之奉先殿禮科給事中楊思忠亦上疏如階指帝怒以他事杖思忠且斥之階置不問但促議祧祔禮階皇恐不能守前議帝又使階往邯鄲落成呂仙祠階心知其非不欲行乃以議祧廟為辭既而亦不復請嵩知帝之有間於階也幾中之一日獨召對乃言階非乏才不免有二心蓋以其等請立太子也階危甚不知所出惟精心齋詞要當上意會左右有為之地者帝怒亦漸解未幾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泰預機務成寧侯仇鸞以言違事有寵嘗與階同直舍鸞驕恣不法階知帝厭之密白其贖情誤國狀奪其大將軍印會鸞死帝怒未已命剖棺戮屍嵩始與鸞比惡而相忤以鸞與階同直舍方欲因鸞以傾階及聞鸞罪發日階愕然止帝既以誅鸞故復悅階尋以考績進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帝雖心忌階猶未欲顯

言之嘗以五色芝授嵩等錄藥獨不及階階固請乃亦授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劾嵩引二王知奸狀帝命下詔獄訊嵩屬陸炳窮治二王語謂必有交關其間者階謂炳曰慎之一及皇子如國本何復為危語動嵩嵩懼而止是時先後劾嵩者御史王宗茂趙錦等階調旨薄罰嵩蓋疑階為繼盛地然無如之何居頃之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鼎傳策復交章劾嵩傳策階同郡人時來辦階門生也嵩奏辨直指階為主使者帝下時來等詔獄成之階知嵩必不相容惟益謹自持以奉帝東南倭亂階力主發兵後師小劫論者或以為階咎帝勿問階念宣大與北部雜居士卒不得耕種枝麥踊青石白金三兩而所給月糧每不及直之半士皆苦饑時畿內麥方熟其直輕乃請及時收買數十萬石自居庸運之宣府自紫荊運之大同計每石費不及一金而邊卒得一月飽其地穀麥直亦常平帝悅命密傳輸行之由是益親階有所密詢皆舍嵩而之階會帝所居永壽宮災徙玉熙淑隘甚欲有營建以問嵩嵩請帝遣大內帝不憚更以問階曰今陛下居玉熙猶露宿耳臣何忍妄安枕請與司空策之楚蜀方困不可後求材求材亦

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中
程者以當永壽尚有餘指責尚書禮志營之可計
日就帝大說命即如階言庀材鳩工以階子尚寶丞
璠兼工部主事董其徒凡十旬而宮成帝即日徙居
之命曰萬壽宮以階忠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官
如故改建極殿大學士官其他子為中書舍人而起
擢璠為太常寺少卿自是萬勢日屈而帝惟階言是
聽階論遣將則薦故遼帥楊照及偏將馬芳董一奎
之材勇帝即為擢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拘
賄焉帝即罷歐陽必進而用郭朴代之論選庶吉士
請上自命題以防泄鬻嚴詞察以杜挾遞帝即為罷
選於是中外知帝意所向謂階必能去嵩矣階為人
陰重有權畧初事嵩甚恭謹及是知帝聞嵩貪及世
蕃奸恣狀乃授意御史鄒應龍劾之嵩果罷世蕃璠
成權應龍通政司叅議諭時帝怒悔罷嵩詰問應龍
何以得遷階後婉辭之而止帝以嵩久在直而世蕃
外為奸乃命階無久直久直不能杜外奸階言當問
何奸也陸博走馬使酒狹邪為奸長安市中者不在
外勿杜也甘言比周為奸朝堂以詞主上在外猶在
內也帝善之乃仍賜階直璠階既秉政時之直璠曰

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
大學士袁煒為次輔嘗出直階每當調旨必請召煒
共商之且曰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已則私私
則百弊生帝領之階為政多以和平寬大開上意以
張季敬及嵩等導上猜忌刻薄力反之給事御史彈
劾失帝意先將多端端不免至階力為調劑由是言
路漸開帝嘗從容與階論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姦若
忠大詐若信自古志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知其難
而圖其易惟在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凶極惡人
為我擢之隱隱深情人為我發之故聖帝明王有言
必樂言之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則薄責
而容之以鼓來者帝稱善良久自是言者益發舒無
所避忌兵部尚書楊博為時名臣以邊警不時奏帝
方怒之而未發階為博畫策先陳事宜中帝指己乃
言博之賢不可遽退帝怒解博遂得安其獲惜賢才
如此袁煒以疾辭歸道卒階獨當國久屢請增用閣
臣帝不許階乃乞骸骨帝迫于階請乃命嚴劾李春芳
入閣輔政而待階顧益隆以一品十五載考給恩典
特厚復賜玉帶繡蟒珍藥不絕帝手書問階疾諄懇
如家人而階顧益恭謹帝或有委使遠夕不假寐慮

制之文當至促應未嘗踰頃刻期人謂公何自若
階曰君天也吾敢易之吾計以得上意而可有為于
天下耳帝果日益愛階階益採與論利便者白而行
之嘉靖中葉南北用兵遣鎮大臣小不當帝指輒令
縱騎速下獄株夷竄竊無虛歲閩臣復竊顏色以為
威福人惴惴不自保自階當國後縱騎省城詔獄漸
虛而任事者亦稍得任意不至救過不給往往得以
功名終於是論者翕然推階為名相焉階於人有罪
重情事多所縱舍獨懲貪酷吏嚴所坐獄不少貸嚴
詞請告歸命郭朴高拱入閣與春芳同輔政事仍決
於階先是階數請立太子帝輒寢不報至是帝春秋
高間與階言及傳繼事階皇恐對曰臣未敢承命時
景王雖之國而裕王未正東宮中外猶疑景王自楚
上疏請躬詣太和山為帝禱祠階方不憚會景王病
堯於是裕王乃安景府所請田土湖陂數萬頃皆占
之民間者階請旨悉還之民他王府毋得乘擾楚人
大說帝欲建霄壇及興都宮殿階以時壯力止之駢
憇紳驟增鹽課四十萬金商不能供則皆鼠徙至有
難經者課亦不登階乃風御史請復故額於是鼠徙
悉歸課亦不乏方士胡大順等勸帝餌金丹階力陳

其矯誣狀大順等尋俱伏法帝既以厭僻病踪適戶
部主事海瑞極論帝過失帝恚甚即欲殺之階力救
得繫帝病甚忽欲幸興都階力諫不從行有日矣階
復曰六飛遠狩都輦空虛倘被逆竊發何以禦之若
全楚荒沔臣言尚未之及也帝乃止未幾帝崩階草
遺詔夜召門生學士張居正謀之不以語同列質明
裕邸入臨畢階遂以詔草上令旨報可詔下朝野既
慟感激蓋階以世宗素英主而晚年齷齪土木珠寶
織作不已民力小困又大禮大獄抗言得罪諸臣久
未牽復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于改父而于先
帝克終之美未光於是悉以遺詔行之論者比之楊
廷和登極詔書為世宗始終盛事云而同列高拱郭
朴皆不樂朴曰徐公榜先帝可斬也拱初侍穆宗裕
邸階力引之輔政然階方獨當國拱伴食意勿善也
世宗方不豫階鄉人都給事中胡應嘉劾拱擅出直
廬拱頗疑階嫉之隆慶元年吏部都察院考察庶僚
應嘉以吏垣依計事既竣復論被黜者二人階與
同列議之郭朴遽曰應嘉越法無人臣禮當擯遣詎
階睨拱方怒不得已從之給事御史乃大詳謂拱修
舊都府階斥應嘉階不得已請薄應嘉亦從左遷帝

從之階與拱蓋却給事御史多劾拱者公欲階擬杖之階從容譬解拱並不悅拱門生御史蘇康為拱勸階言其二子多干請及舍中兒橫行里閭階疏辨乞休於是舉朝皆不直拱九卿以下交章譽階拱遂引疾歸康亦黜既而郭朴不自安亦求去許之以忤階也給事御史言多過激帝不能堪諭階等曰言官欺肆當詳處之同列欲擬薄譴階曰上欲譴我昔當力爭而可導之譴乎請傳示聖諭令各省改帝亦勿之罪也是年詔翰林撰中秋宴致語階言先帝未撤几筵不可宴樂帝為罷宴帝命中官分督團營階力陳不可而止南京振武營兵屢譁階欲汰之慮其據孝陵不可攻也先令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督江防兵駐陵傍而徐下兵部分散之事遂定群小璫殿御史于午門都御史王廷將糾之階曰疏上彼爭自匿不得主名徒劾何益且恐彼之先誣我也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璫先錄其主名廷疏繼上群璫不能匿乃分別逮治有差階之持正應變多此類也時帝幸南海子階諫不從方乞休而兵科給事中張森以私怨露章劾階階疏辨因請歸帝意亦漸移許之舉朝留階者章滿公率皆報聞而已王廷後刺得張森納賄事劾

之成違惡其劾階也階既行春芳為首轄未幾亦歸而高拱復出遂厄階不遺餘力矣階歸郡邑有司希拱指齟齬之盡奪其田成其二子會拱復為居正所傾而罷事乃解萬曆初元階年八十詔遣行人存問賜贖金幣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階少好講學素愛禮士大夫立朝休休有容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亦不失大節人至今稱其賢萬曆之後東林持論者指譴當時宰相之非往往稱階以為質的云予璫官至太常卿孫元春以進士為光祿少卿階弟勝官刑部侍郎

高拱字肅卿新鄭人貌修偉有才畧未弱冠舉鄉試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踰年授編修三十一年八月穆宗為裕王出閣講讀命拱與檢討陳以勤為侍講官明年王出府就婚仍侍邸第歷官侍讀侍講學士在裕邸九年每數陳剴切王甚重之世宗諱言立太子而景王猶未之國中外交疑拱啟王益敬孝謹無他慮王愈德焉手書懷賢忠貞等字賜之嚴嵩徐階適當國以拱儲貳舊舉他日當得重薦于世宗起拜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拱辭王王嗾咽不能別賜金縢甚厚有所質疑時遣中使造門劫之四十

一年權禮部左侍郎明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
 詹事府事十四年拱主會試以命題忤帝旨階從
 容解之然拱性剽鷙亦不甚德階也尋進禮部尚書
 召入直廬撰奏詞賜飛魚服明年進文淵閣大學士
 與郭朴同時入閣朴拱卿人拱與朴皆階所薦也是
 時世宗居西苑閣臣直廬皆在苑中帝不豫入直者
 皆移具出拱獨移家近直廬始階喜親拱引入直至
 是拱驟責負氣頗忤階給事中胡應嘉階鄉人也以
 劾拱姻親自危且賈階方與拱却遂劾拱不守直廬
 器用於外世宗病亟勿者也拱疑應嘉受階指益
 憾之穆宗即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拱帝舊臣素受
 知階雖為首輔而拱屢與之抗郭朴復助之階漸不
 能堪而是時以勤與張居正皆入閣居正亦侍裕邸
 階階門生也階草遺詔盡反嘉靖諸政獨與居正計
 之拱心不能平會議登極賞軍及請上裁去留大臣
 事階皆不從拱議嫌益深胡應嘉掌吏科既佐都院
 考察而後有所論救下閣臣議其罰朴奮然曰應嘉
 無人臣禮當編氓階考晚拱方怒勉從之言路謂拱
 以私怨遂應嘉文章劾之給事歐陽一敬劾拱尤力
 階於拱辨疏擬旨慰而不可甚謹言者拱益怒相與

忤抵閣中御史齊康為拱劾階公論非之康坐黜於
 是言路論拱者無虛日南科道至拾遺及之拱不自
 安乞歸帝謂左右高先生固病耶勉許之遂以少傅
 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養病歸隆慶元年五月也
 拱先以舊僚蒙眷注人謂且嚮用耳日屬之而拱性
 強直自遂頗欲快恩怨不能和衷同事及調劑諸言
 官卒不安其位去論者頗惜之二年徐階亦乞歸又
 明年冬帝終思拱乃召拱以大學士掌吏部事兼理
 閣務拱以隆慶四年正月至辭掌部事不許仍命拱
 勿奏事承旨以優異之拱至則盡反階所為凡先朝
 得罪諸臣未經錄用贈卹者諸所陳乞一切報罷前
 刑部主事唐樞以大獄得罪給事中王汝梅以言事
 杖死部議追樞一官廢汝梅之子拱既寢格且上疏
 極論之曰先帝親定大禮正睿宗尊號明倫大典頒
 示已久而今假托詔旨於議禮得罪諸臣凡先帝所
 怒者悉從宸顏將使獻皇在廟之重何以為享先帝
 在天之靈何以為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亦何以對越
 二聖乎陛下先帝之子也議事之臣先帝所以遺陛
 下者也而乃敢於如此恃君臣之義傷父子之恩臣
 以為未可也帝深然之方士王金等以進集不致論

死法司坐金子殺父律會冬朝審拱當主筆乃獲上疏曰臣聞法司職王金積不禁隱痛流涕曰先帝之受誣一至此哉人君隕于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為不美先帝臨御四十五載得歲六十有餘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令終曾無暴遽今謂先帝為王金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先帝為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其罪帝復然拱言命金等成拱之再出寺與階修都所云假託詔旨辱誣先帝皆所以重階罪賴帝仁柔勿之竟也其後階以需甲吳中子弟橫鄉里為巡撫海瑞操之急拱復以前知府蔡國熙為監司簿錄其諸子皆編戍所以枕階者無不至事雖旋解說者謂拱報復為已甚焉然拱練習政體稱經濟才其所虛衷建白者皆卓然可行其在吏部欲遍織人才授諸司以藉使署其賢否誌其爵里姓氏月要而歲會之倉猝舉用皆得其人又以時方憂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以備總督之選由侍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材自裕又以兵者專門之學非素習不可應卒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宜慎選司屬多得智謀才力腕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遷他曹他日邊方兵備缺撫之選皆于是取之更宜

各取邊地之人以併司屬如銓司分省故甯州題覆情形可無杆格并重其賞罰以鼓勵之凡邊地有司其責頗重不宜付雜流及遷謫者守報可著為令拱又奏請科貢與進士並用勿徇資格其在部考察多所奏伍不盡憑文書為黜陟亦無拘人數多寡或眾否獨留或眾可獨黜黜者必告以故使眾咸服馬古田徭賦亂用啟正茂總督兩廣曰是難貪可以集事貴州撫臣奏土司安國亨將叛命阮文中代為巡撫臨行諭之曰國亨必不叛若往無激變也既而如其言以廣東有司多貪者特請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勵其餘又言馬政鹽政之官名為卿為使而實以間局視之失人廢事漸不可訓惟教官驛遞諸司職卑祿薄遠道為難宜銓注近地以恤其私詔皆從之拱之經畫可行皆此類也是時李春芳難為首輔而拱實掌吏部用人行政皆自拱出邊警猝至拱請命侍郎曹邦輔王遴督師列陣以待以都御史栗永祿守昌平獲陵寢起劉燾於天津守通州儲命總督王崇古譚綸主進勦機宜戴才理糧餉是歲也邊竟不擾未幾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崇古受之請於朝曰俺荅為邊患數十年今其孫那吉忽然來降心善遇之

授以一官俺答甚愛其孫必未索之乃責令歸我叛人約其族屬部落永勿犯邊然後假俺答王號以厚禮遣還那吉俾戴國恩各遣封貢並令俺答一體部署無有異同則邊志可紓而邊備漸固疏入朝議多以為不可拱獨力主之春芳與居正亦如拱指遊排衆議請於上而封貢竟成進拱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大學士改建極殿拱乃與同官上疏曰俺答自庚子揭櫫以來先帝屢下明詔勞師費財迄無成功今既效順受封邊境無事及此間暇之時積我糗糧修戎險隘整我士馬戈甲開我鹽屯出什一之資收邊馬之利招携貳之人散勾通之黨沉叢密畫次第舉而措之雖彼叛服靡常必無久不渝盟之理但得數年之中幸而無事戎之布置已定兵食已充彼服則羈縻之否即與師問罪戎進退有餘彼桀黠難逞此久安之圖本計所在也若內而樞臣外而鎮巡將領不思社稷之長慮制馭之微權苟見一時寧息遂爾沿習偷安不惟未雨綢繆時不再得而邊備浸弛久愈難振猝然有變何以應之利未得而已傳於害欲制人而反制於人所謂病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今日謀國之臣反成誤國之罪矣請勅邊臣及此

閒暇嚴為整頓仍遣大臣時閱視之整飭者與克敵同功因循者與失機同罪如是而臣等區區謀國之誠乃克有終帝皆從之自是三十餘年邊陲晏然拱之力為多遠東捷聞後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尋命拱考察科道拱請與都察院同事事竣科道官降謫有差時大學士趙貞吉掌都察院持議稍異同給事中韓楫劾貞吉有所私庇貞吉疑拱欲之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不直貞吉令致仕去拱既逐同官益著專橫肆尚賈卿劉奮庸上疏陰斥之給事中曹大柱疏劾其不忠十事皆謫外拱頗持清操後漸以賄聞則其門生親串為之帝終眷拱不衰也拱薦起楊博高儀儀遂入閣始拱為祭酒居正以中允掌司業相友善拱亟稱居正才曰是殆勝我及是春芳以勤曾去拱為首輔居正肩隨之拱性直而傲同官殷士儋輩不能堪居正獨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馮保者中人性黠次當掌司禮監帝以問拱拱薦陳洪及孟冲帝從之保以是怨拱居正亦耻出拱下塌事保兩人深相結六年春帝得疾越月稍平將視朝登陸忽眩幾仆亟召拱居正至帝見拱喜執其手致語保至居正在傍帝弗顧也帝謂拱扶掖還宮尋命拱宿乾清

門拱與居正同止焉未幾帝大漸召拱與居正高儀受顧命而崩初帝意專屬閣臣而中人矯遺詔命與馮保共事神宗即位拱以主上幼冲德中官專政條奏請詔司禮權還之內閣又命給事中雒遵程文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遂之拱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保訴于太后謂拱擅權不可容太后領之明日召群臣入宣兩宮及帝詔拱意必遂保也急趨入此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獄驟車出宣武門居正乃與高儀請留拱弗許請得乘傳許之拱既去馮保憾未釋復構王大臣之獄事亦竟寢居家數年而卒居正請復其官與祭葬如例中旨給半奠祭文仍有賤詞猶保之為也論者以拱銳于任事志欲有為而倣忽不能容物亦頗徇親舊快睚眦之古大臣風然其為人賢于居正遠矣萬曆中葉廷議論拱功贈太師謚文襄歷嗣子務觀為尚寶司丞

家典故習之性深沉多城府大學士徐階頗重之教館授編修久之遷右中允領國子監司業事獨與祭酒高拱善已進右諭德充裕王講官王甚敬禮之復進侍講學士掌院事階當國頗引居正陸慶元年以舊學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月餘改吏部兼東閣大學士二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時閣臣諸老宿皆好折節公卿間居正班最後且年甫四十餘獨自嚴重于九卿無所屈撓裁決大事一語輒當人以是莊事之踰于階亡何階去李春芳代階居正狎視之而趙貞吉復數抑居正居正不能平與中貴李芳謀召用高拱俾領吏部居春芳上拱入並與居正善當是時天子頗好遊而重武居正乃上疏陳六事曰簡議論振紀綱重詔令裁名實固邦本飭武備詔下所司兵部以宣英二宗大闢禮對命擇日行給事中駁問禮頗言非其所居正亦覺之復疏請止不許四年以考績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進建極殿大學士時俺荅以孫故乞納款且歸我叛人以請封總督王崇古上其事于朝朝議皆以為不可居正佐拱等力請許之貢市遂定遠志以寧論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徐階之去由張齊為拱修却然居正實言之李芳謂階官久

倦政以是亟報許既去而心媿之時拱銜階甚嗾言
路追論不已復証飾其諸子罪階求解于居正居正
從容為拱言之得解而拱之容構之謂居正納階子
賄二萬金由此與拱兩相疑拱門生給事宋之韓具
疏將論居正居正走告拱且責之拱不得已出之韓
為泰政二人相疑蓋甚亡何穆宗崩與拱及高儀偕
受顧命拱欲秉新政盡奪中官權還內閣慮司禮專
恣與居正謀去之而居正方倚中官自固洩其謀于
馮保遂定計逐拱拱去以居正為首輔未幾高儀卒
居正以呂調陽弱易制薦之入閣一日神宗御平臺
召居正入見慰勞之居正頓首謝因陳治國之要在
遵守舊制不在紛更帝稱善居正既柄政慨然以天
下為己任調陽雖在閣視之蔑如也尋因其詔革請
于帝召羣臣廷飭之中外場然已復請按孝宗故事
御日講三日一視朝毋廢寒暑帝既從初罷市金寶
珠玉至是太監崔敏以請居正封還其疏曰不可使
初詔不信于天下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當速朝議
甘難之居正請立其子代鎮而馳使械繫之既至則
請貸死錮之南京朝弼不敢忤居正志歲漕緩逾春
乃行值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漕卒以孟

冬月兌運歲初畢發少罹水患其始民頗不便後以
為常復以邊市馬饒減太僕種馬令民輸直積金四
百餘萬萬曆元年命居正知經筵事帝以師臣待之
每入侍張少憚于文筆殿後造膝密語一日在直廡
感病帝親調椒湯賜之時遇盛暑令內侍就居正立
所揮笈隆冬則設毡馬是春男子王大臣闕入宮門
居正與馮保言宮庭侍衛最謹大臣乃扶刃直上必
有造蓄逆謀者乞究主使以絕禍本時保銜拱甚與
居正謀借以傾拱既知其不可乃止尋上疏行考成
法令天下吏民所上封事及有事下四方郡國者以
大小緩急為期月令給事御史按之違誤者抵罪諸
司並凜凜奉法是冬以六年考績進中樞殿大學士
二年居正上御屏繪天下疆域旁列文武羣臣姓名
請帝設文筆殿以時省覽是年太后再諭帝欲停決
囚以居正必不可而止給事中鄭岳因承風旨請凡
盜賊俱奏當即決居正喜即從之居正治第江陵命
頭陵衛百戶督治之馮保為請于帝賜其堂額曰純
忠樓曰捧日出內帑千金助成之由是楚撫按監司
以下并堵省督撫監司以下皆進奉恐後賄集如流
水兵易都小豎張進醉辱給事中王順其長椿堂之

且請旨繫治而諸給事御史糾不已戶科趙參魯疏
尤激居正欲取悅馮保為錫參魯五秩謫之外餘皆
奪俸有差乃稍說保裁抑諸宦者毋與六曹事毋輕
銜命出使有使者即令候騎陰伺其短端端畢事幸
不見摘罰保難德居正而諸閹甚銜之居正以御史
巡方太橫立法痛柳之諸給事御史多不平南給事
余懋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議已奪職為民御
史傳慮頑繼言之尤切居正言于帝謂此曹予市恩
樹黨以便奸私下應頑詔獄戍之給事徐貞明御史
李楨喬巖皆坐貶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
却改授居正以為德而臺居顏近居正每刺得陰事
時方按遼東適以事忤居正遂列其貪黷狀抗章攻
之居正志上疏辭改伏地泣不肯起帝手掖之詔下
臺獄杖之百戍遠方時議籍籍居正不安其疏為解
得免官歸然心終銜之後竟以事置之死帝留心翰
墨嘗作大書賜居正文曰獨予一人永保天命居正
具疏謝因言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者若漢成吹簫度
曲梁武陳後主隋煬宋徽皆能文章無救亂世可見
君德不在技藝間陛下聖聰日開宜講求治理作書
雖過鍾王亦復何益既入帝報聞議者以居正詞難

嚴正然作書非失德事非吹簫度曲此且已方承恩
賜而忽以亡國主此儆其君此敵以下所不能堪宜
其基身後之禍也是冬奏請罷明年烟火釐山從之
呂調陽樸而老不能當居正意遂薦張四維入閣皆
云隨元輔辦事矣之于僚佐非故事也尋以九年考
績進左柱國太傅加祿視伯居正辭太傅加祿許之
尋以人言上疏乞罷且云臣受先帝付托之重今陛
下學尚未成豈臣言去之日但言者謂臣擅作威福
而臣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即福如府誘何帝優詔
慰之五年帝將大婚臺官已卜日居正請遲之明年
已廷臣以實錄成加恩居正疏辭言邇年人臣苟效
微勞輒萌非分之想臣實耻之故不敢苟就冀以少
勵此輩帝始允其辭溫諭宣示史館諸拜恩者皆不
樂是年次子嗣修舉進士帝親拔為第二人語居正
曰貴先生子所以報也帝初賜居正手札皆稱元輔
或先生而不名至是得兼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居正
奏謝亦自負為帝者師引奏拜不名之禮人謂居正
傲于上而卑于馮保云已而居正文明致計至遣
司禮慰問三宮贈賻至白金百斤幣帛薪粢有加然
未嘗有意留居正其鄉人戶部侍郎李幼孜以奪情

說進居正感馬乃上書乞守制而示意馮保使從中留之左都御史陳瓚復倡九卿以請御史曹士楚給事陳三讓等懇之于是詔居正予嗣修借司禮魏朝馳傳往治喪而趨居正起視事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邵艾務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先後請聽居正終喪皆杖簡是時彗星起東南長竟天人請居正橫甚之應中外洵洵懸鑄書于衢帝為降詔戒厲羣臣乃稍息居正既受命請辭常祿許之而令大官日給酒饌所司月給薪漿諭于食祿時六年始舉大婚詔居正充納采問名使給事李深言不宜用居正不聽尋出涿為僉事居正乞假歸莫勅尚寶少卿鄭欽錦衣指揮史繼書護行以三月為期又持賜帝賚良弼銀印如先朝楊士奇張孚敬得密封言事仍戒調陽四維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取進止瀕行居正復請推廣閩臣薦馬自強中時行入閣帝及兩宮賜白金八十斤絲幣十六有副為道里費既陞辭復請見于平臺帝為哽咽流涕入辭慈寧宮太后復賜金錢明日遣司禮張宏祖道都門外百官班送于是所過有司飭厨傳治道路輿蓋騎衛甚盛此莫楚撫按都邑長吏畢會遠近送者以萬計莫畢

文武守臣請閱標居正改服所賜繡蟒臨馬時遼東奏捷使使馳驛俾定賞格居正為條例以聞因疏言母老不能冒炎暑俟秋就道詔達錦衣指揮程汝敬馳傳迫居正而別令內臣以秋日奉居正母水行入都于是居正始行過襄陽襄王折簡要宴居正辭不入王請具賓主禮乃許之過南陽唐王亦知之已抵良鄉使司禮何進宴勞百官皆郊迎此入延見平臺慰勞甚至予休沐十日當居正之歸御史趙應元以候代未及會葬恐獲罪遂移疾歸前是有詔在外御史不得輒移疾非撫臣代請則都御史糾之于是陳价論應元罷為民員外郎王用汲遂劾价阿附權臣應元不當罷亦奪官為民居正入見用汲疏怒甚抗章辨其事且以利口讒說斥諸言事者居正欲遠治用汲以四維等擬旨稍輕悻悻見詞色及秋居正母至太后與帝使使郊賚賜有加七年帝病疹愈御朝羣臣皆廷賀居正以持服不與先為御平臺召見使還閣而後朝羣臣居正所施行亦多有裨益國家及切中民間利弊者但一切以震主之權行之帝漸倚六宮度夫所儲金錢多所徵發居正因戶部進御覽歲額請置座隅量入為出有詔工部鑄大錢佐養于

居正以為利不勝費止之江南水災言官請罷織造不聽居正入力言之減其數大半又前後請停修慈慶慈寧兩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遷官恩數帝迫于太后及馮保多由從之其冬服除詔加太傅辭不受八年春從帝謁陵還遂乞休疏有優予明辟語人謂居正儼然周公矣帝手書溫諭且傳慈聖太后令居正乃弗復言而二子懋修懋修同舉進士懋修及第第一人一日帝御文華殿居正持給事傳作舟疏入見言大江南北屢無年民或相聚為盜宜亟蠲賑又言近者宮中賜賚動至鉅萬施及緇流以求福利孰若樽節加惠羣黎其德尤大帝勉從之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後漸減為獎滋多都御史勞堪度田于閩人人稱便乃下詔行諸直省凡官民莊屯牧蕩湖澤卷度之強豪抗法者坐罪時民間雖多不使者而飛說侵冒之弊亦多釐革以十二載考績加上柱國太傅固辭不許明興季善長後文臣無真拜三公者自居正始其明年獲疾帝數使臨問大出金帛為醫藥費六卿大臣以下無不為禮神求福病不得間始令張四維理閣中細務而大事猶即居正家平章居正始自力其後德甚不能復閱然尚不

使四維參之遼東復以提聞遂進居正太師然病益甚不可為乃上疏乞骸骨亡何卒時萬曆十年六月也年五十八計開帝震悼輟朝遣司禮監張誠張賡喪事兩宮太后及帝潞王合贈白金百四十餘斤予祭十六壇贈上柱國謚文忠喪歸遣司禮監陳正雅其母還江陵居正本利祿徒志在逢世無學術風節遭兩朝鼎革奮起功名之會後交結大璫傾同官而奪其位扶宮闈凌幼君無人臣禮繼權勢不奔父喪與天下賢士為仇得罪公論大節已虧不足道其天性嗜利好言中商韓非之學多殺而寡恩專以苛察綜核為能而其精強敏悍之才足以濟之其為政大約尊主權課吏績信賞罰懲縱弛居恒謂高皇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法其意故能高卧法宮之中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自當法祖秉政之初雅自矯飾英敏善斷中外羣譽之以先朝用人頗拘資格為不得才令舉人官生下至吏員皆得與進士一體錄用勿為限量尤重邊事凡督撫鎮將以下皆不數更易一切假便宜以久任責成功有所建白即令其人經略之恐任事者與建議者或齟齬不相應也課守令殿最首重通賦督責甚嚴或遇民間水旱荒饑亦時請

獨之歲斷獄皆速為決遣獄無滯囚以是萬曆初政人多頌美惟不能以平易寬大為政而又不能無所私故于人情物理以及朝常國政皆得失參半議三途並用而刀筆吏胥不知經術者咸得為郡縣長吏頗為民害給事中楊言以蕪驛遞之說進而大臣藩臬蒞任咸憺民舟車就旅食如商賈道遠者艱責不任行矣議汰冗官則部署諸臣無罪而號祿者累累矣議清庠序則大邑之扶經就試者千有餘人其獲隸學宮者僅百之一貧書生改業而賈或農矣皆覩以為美名而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下復不善奉行故見害而不見利然仕路少清浮費亦稍減承平既久郡邑多盜有司恒秘之居正特嚴其禁匿盜者雖循良必黜得盜即報斬決以故有司莫敢緣飾盜亦畏死為衰減而亦多倉卒不及詳致冤死者故事盜遠海錢米者法皆斬然多長繫責償遇赦得出否亦瘦死居正乃守命斬之蓋其意在假祖宗法以立威不憚革管人命如此自為劉臺所摘發意忽忽不自得奪情事起中外傳相詬厲知天下不見與益欲以威權劫之喜怒操縱務以順適己意無復顧忌又素憎直而喜媚好飾言祥瑞有指陳災異者輒怒之廣樹

朋黨援引所私曹者吾李幼孜王篆陳烱陳瑞勞堪之屬使佞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始譽以伊周漸進以五臣甚且使之奔告居正亦恬然不怪也凡居正所怒如中行用賢及司業張位戶部主事趙世卿等或置之察典或錮之王官皆所司窺意指行之初帝御極幼冲李太后居乾清宮撫視之而馮保能得太后意內推重居正故大柄悉以委之帝初難太后虐已聽居正過為禁持不少假常御經筵讀論語至色勃如也昔有誤居正厲色正之帝悚然益憚之而馮保倚太后事帝不謹及帝漸長左右孫海客用等貴幸與保不相能數懇于帝帝積不能堪一夕醉忽拔劍殺二監皆保養子即馳之保所將殺保不得明日太后召帝跪而責之令取霍光傳入覽帝泣而謝罪遂命杖海用發種蔬孝陵居正復請誦為淨軍併其黨盡逐之居正歿時薦大臣可以代己者以滿歲為首亦保意也歲從田間受命而張四維始當國諷言官論罷之初四維入閣為居正所薦居正與保交通意思四維之私結也詞喝止之四維以是恨居正時曹者吾王篆等爭權互訐而帝所幸璫張誠素怨保因間之極言保及居正交結恣橫狀左右有泄

於四維者四維遂屬御史李植論徐爵擅入宮禁與保為大奸及曾者吾等罪徐爵者保之客也居正擢用之至錦衣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又使其家人游七與結為兄弟居正有所謀使七入告爵爵以違保保有所謀亦如之游七亦入貨得官朝士頗有與之往來者至是植論爵以嘗帝而帝已執保禁中於是御史江東之抗章論保遂請保南京奉御籍其家所入不貲帝益心疑居正羸當過于保會王篆二子同時舉鄉試言官糾之語連居正三子俱削籍于是新進者競起攻居正而御史楊四知語尤峻遂奪居正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再奪謚省吾篆瑞等斥削殆盡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罪且摘其以私怨構遠庶人憲熾獄因請其府為第宅庶人妃亦上書稱冤言遼庫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家帝即命可立偕司禮張誠等往籍之并劾遼獄誠等行荊州守令先期錄家口其子女避遁空室者不及發已錮其門饑死者十餘曹盡發其兄弟諸子私藏得金十餘萬長子汝修不勝刑自縊死事聞大學士申時行與諸大臣合疏請存大臣體有詔留田十畝以贖其母而株累亦少緩御史丁此呂復追論高啟愚與試以齊高媚居

正帝雖謫此呂而啟愚竟奪官其後言者攻居正不已于是盡削居正官奪所賜四世璽書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剝棺修尸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遠戍終神宗世無敢為訟者熹宗時廷臣稍稍論其罰太重乃復故官予祭葬至崇禎初有言居正社稷功者于是下詔悉還居正勲階贈謚官其孫同儼為禮部主事同儼後以忠節顯自有傳論曰徐階以陰請傾同官以寬舒收衆譽殆天下之巧人與觀其晚年柄政力圖更改用補前闕意誠善也而逢時固寵之術則未嘗不在于齷齪比之於高寧有異乎高拱制行遠勝於階然剛褊太甚難與成事所謂才有余而量不足者也張居正生平事業皆由馮保保得罪而居正隨之矣况于凌上無禮忘親非孝大節既失餘何足觀即其設施措注于公家不無裨補而任情扶詐鋪張操切之為純心輔國者顧如是耶嗚乎古之大臣委身事主類皆以正直自將兢兢寡過而後有勲業之可見不然彼奸人之雄者豈無智能豈無幹濟祇是私欲填胸遂不勝其矯誣滅裂之害矣孔子小管仲而美蘧瑗良有以也哉

明史卷三百三

列傳一百五十四

李春芳

嚴訥

郭朴
陳以勤

趙貞吉

殷士儋

高儀

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嘉靖二十六年舉進士
 第一除修撰簡入西苑撰青詞大被帝眷三十五年
 遂偕侍讀嚴訥超推翰林學士明年遷太常少卿尋
 拜禮部右侍郎俱兼學士直西苑如故四十年佐理
 部事進左侍郎明年轉吏部又明年代訥為禮部尚
 書時宗室蕃衍歲祿若不繼春芳考求故事為書上
 之諸吉凶大禮及歲時給賜皆嚴為之制帝嘉之賜
 名宗藩條例歲省鉅萬計尋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
 命兼武英殿大學士與訥並叅機務世宗眷侍直諸
 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轉
 未嘗一由廷推其恩遇如此而春芳小心恭慎不以
 勢位陵人及居政府議論持平不事撻切時人比之
 李時其才力不及也而繁廉過之時徐階為首輔得
 君甚春芳事必推階階亦雅重之隆慶元年春有詔
 修鳳翔樓春芳曰上新即位而遽興土木可乎與全
 官諫事遂止齊康之劾徐階也語侵春芳春芳疏辨
 求去帝慰留之及代階為首輔益務以安靜稱帝意帝

亦察其廉謹深倚信馬帝嘗取太倉銀三十萬兩所
 司執奏不聽春芳偕同列極諫乃減三之二御史唐
 仰庇言事獲譴春芳等合詞論救時同列為陳以勤
 張居正以勤端謹居正與春芳同年而恃才傲物視
 春芳蔑如也始階以人言罷去春芳嘆曰徐公尚爾
 我安能久容計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
 名春芳愕然未幾遂三疏乞休帝不允既而趙貞吉
 入代以勤剛而負氣好與物競及高拱再入侍寵恃
 權直陵春芳出其上春芳力不能與爭謹自飭而已
 俺荅款塞求封春芳以為當許而眾議紛然乃偕拱
 居正即帝前決之封事遂成時貞吉已為拱所逐拱
 勢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嘗從容為階解拱益不悅時
 春芳已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改中極
 殿度拱輩終不容己兩疏請歸養不允南京給事中
 王禎希拱意疏詆春芳春芳疏辨求去益力賜勅乘
 傳遣官護行有司給夫廩如故事閱一歲而拱復為
 居正所擯幾不免士大夫謂春芳知止云春芳歸父
 母尚無恙晨夕置酒食為樂鄉里艷之父母歿數年
 乃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孫思誠曾孫嗣京喬
 長情思誠孫清皆舉進士思誠禮部尚書嗣京御史

喬兵部右侍郎長倩戶部右侍郎清工部都給事春芳曾孫又有名信者以歲貢生為廣東和平知縣城破與二子泓遠淑遠皆死之

嚴訥字敏卿常熟人既舉鄉試以主司試錄觸忌一榜皆不得會試嘉靖二十年始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順天鄉試當為主考官因嚴嵩私人梁紹儒欲與共事遂乞假歸起故官遷侍讀時三吳數中倭歲後大祲氏死徙幾半有司猶徵租不已崑山諸生徐一元時為訥家塾師乃草一疏極陳民困請帝蠲貸而令訥上之帝得疏感動報如其請且謂訥賢命與

李春芳入直西苑撰青詞遂超授翰林學士歷太常少卿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皆兼學士仍直西苑以所撰青詞稱旨天子意嚮用焉四十年冬禮部尚書郭朴遷吏部遂以訥代之歲餘朴遭父喪復代為吏部尚書始嚴嵩當國吏道污雜嵩敗郭朴典銓猶未能盡變至訥有意振飭徐階亦推心任之訥乃與朝士約有事白於朝房毋謁私邸置酒飲戒獲戒曰吾見前此為吏部者多以家人收汝曹慎毋出門有所交通違者不汝貸自是門庭間寂乃慎擇曹郎務抑奔競黜貪殘振淹滯又以近時資格太拘做先朝三

途並用法州縣吏政績尤異者破格超擢銓政一新尋錄供奉勞加太子太保及袁偉罷命姜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以代者郭朴未至仍掌銓政時帝齋居西苑侍臣直廬皆在苑中訥晨出理部事暮宿五廬供奉青詞小心謹畏時無與比其所撰者惟恐不當帝意惴惴至成疾久不愈遂乞歸踰年世宗崩遂不復出訥既歸里父母皆在晨夕備物孝養人以為榮訥嘗語人曰銓臣與輔臣必同心乃能有濟銓臣三上疏而三報罷惴惴焉待罪請免矣何暇為用人計吾掌銓二年通華亭當國事無阻抑是以獲免於戾且所任選即賢舉無失人吾坐受其成何能之與有華亭謂徐階選即則陸光祖也其讓能不伐如此訥少好王守仁學及見學者遺棄事物輒痛抑之曰是非王氏旨也家居二十年卒年七十有四贈少保謚文靖孫杖崇禎中進士兵部郎中朴字質夫安陽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三十二年累官禮部右侍郎入直西苑歷吏部左右侍郎兼太子賓客三十九年南京禮部缺尚書帝憐朴久次特加太子少保推任之朴辭曰幸與撰述異效微勞誠不欲遠離闕下帝大喜命即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詹事府

侍直如故明年冬吏部擬朴選理部事帝以撰文諸臣不當擅擬遷擢責吏部對狀而竟乞用朴頃之吏部尚書歐陽必進引罪帝以必進違命勒令致仕即以朴代之越二年以父喪去及訥由吏部入閣帝謀代者時董份以工部尚書行吏部左侍郎事故與朴等同直丙苑受帝眷而為人貪狡無行徐階慮其代訥急言於帝起朴故官朴時猶未除喪同請終制帝優詔不許乃拜命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四十五年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預機務與高拱並命先是袁燁李春芳嚴訥並以供奉青詞得入政府至是朴繼之世所謂青詞宰相也時階早貴權重訥春芳事之謹側行偃倭至不敢講鈞禮而朴與拱同鄉相得其事階稍倨拱尤負才自恣及世宗崩階草遺詔盡反時政之不便者不謀之同列拱與朴大恚朴且語人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隙及給事中胡應嘉被謫言路謂朴比拱修舊怨爭起劾拱并及朴拱謝病歸朴不自安亦求去帝固留之時朴已加至少傅太子太傅矣御史龐尚鵬劾朴負才使氣無相臣體帝責其妄言御史凌儒復劾朴往歲奪情赴召令母老病且死不思歸養傷薄風化利遂三疏乞歸

家居二十餘年卒贈太傅諡文簡朴為人長者兩典銓衡以廉著輔政二年亦無大過特以拱故不容於朝時頗有惜之者

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遷修撰進洗馬時東宮位號未定群小多構讒世宗於父子素薄王歲時不得燕見常祿外例有給賜王亦不敢請積三歲邸中窘甚王左右以千金賄嚴世蕃世蕃喜以屬戶部得并給三歲資然其後世蕃常自疑一日屏人語以勤及高拱曰聞殿下近有感志謂家大人何拱故為謔語以勤正色曰國本既定久矣生而命各從后從土首出九域此君意也故事諸王講官止用檢討今兼用編修獨異他邸此相意也殿下每謂首輔社稷臣君安從受此言世蕃然去裕邸乃安為講官九年有羽翼功而深自悔陸王常書忠貞二字賜之父喪除選為侍讀學士掌翰林院進太常卿領國子監四十四年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明年改吏部掌詹事府其冬穆宗即位以勤自以潛邸舊臣條上謹始十事曰定志保位畏天法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接下聽言其言攬權聽言尤切詔嘉其忠懇隆慶元年春擢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武英殿時穆宗刻講希御政無所裁決近倖多緣內降得厚恩以勤疏請勵精修政帝心動欲有所舉措卒為內侍所阻疏亦留中四上條上時務因循之弊請慎權用酌久任治賊吏廣用人釀民兵重農穀其說甚具帝嘉之下所司議時高拱掌吏部惡所言多侵己職寢其奏惟都察院議行賊吏一事而已初以勤之入閣也徐階為首輔而拱方嚮用朝士各有附交章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亦無私人竟階與拱去無訾議及之者及拱再入與趙貞吉外相引重而內實相軋張居正復中搆之以勤與拱同年且裕邸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然以勤度不能解恐終不為諸人所容力引疾求罷遂進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賜勅馳傳歸詔其子編修於陞侍行後二年拱被罪倉皇出國門嘆曰南充真哲人也以勤歸十年年七十復領上方銀幣命於陞馳歸賜之且勅有司存問又六年卒贈太保諡文端於陞別有傳

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方士初進用貞吉請求真儒以贊大業執政不憚因請急歸還朝遷中允掌司業事以知本率性之學教士即守仁良知也二十九年俺荅薄都城護書求貢詔百官廷議日中不決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內外夾擊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曰為今日計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東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令重傷功格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直易易耳時帝遣中使囑廷臣議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貞吉請遣近臣有才畧者入軍頌賞激勵士氣得首功一即界百金觀望不前者誅無赦則將士自奮帝大悅立擢貞吉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勅宣諭諸軍且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初貞吉建議罷盛氣謁嚴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顧謂貞吉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厲聲曰汝輩安知天下事嵩聞之大恨及撰勅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與一卒護行時敵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獲命帝大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為尚文東游說下之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六歲日誦書一卷遂徧覽群籍旁及二氏以博洽名最善王守仁學舉嘉靖十四

詔獄杖於廷謫荔波典史稍遷徽州通判進南京吏部主事四十年累遷戶部右侍郎甫拜官廷議遣大臣赴薊州督餉練兵嵩欲用貞吉召之欲示以意貞吉徐曰欲侍郎督餉者督京運乎民運乎二者已有尚職增官徒滋擾耳且兵之不練其咎當不在是嵩怫然而罷會嵩通予告吏部乃用倉場侍郎林應亮嵩出益怒令所善都給事中張益劾應亮不勝任乃調應亮南京而改用倉部御史霍冀益又言督餉戶部專職今貞吉與左侍郎劉大賓廷推不及是不職也宜罷於是二人皆奪官隆慶初起禮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穆宗幸太學祭酒胡杰適論罷以貞吉攝事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踰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焉尋遷南京禮部尚書既行帝念之仍留直講三年秋命姜文淵閣大學士忝預機務貞吉入謝奏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喜會寇入大同總兵官趙奇失事總督陳其學反以提關為御史燕如宦所發貞吉欲置重罰而霍冀時為兵部尚書僅議貶秩貞吉與同官爭不得因上言邊帥失律祖宗法具在今當事者屈法徇人如公論何臣老矣效忠無術乞賜罷

歸不許俄加太子太保貞吉以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言其弊請分五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命兵部會廷臣議尚書冀前既與貞吉議不合至是頗不然其言而廷臣多謂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於是冀等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為總督權誠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為總理報可初給事中楊鏊劾冀貪庸帝已留冀至是冀以鏊貞吉鄉人疑出貞吉意疏辨乞罷且詆貞吉貞吉亦疏辨求去詔留貞吉視冀官其後營制屢更未踰年即復其舊貞吉亦不能爭也俺荅款塞求封貞吉力主其議封事遂成先是高拱再入閣即掌吏部貞吉言於李春若亦得掌都察院拱以私憾欲考察科道貞吉當與同事上言頃因御史葉夢熊言事忤旨陛下嚴諭考覈言官并及陛任在籍者應考近二百人其中宜無懷忠報主察謬敢言之士今一以故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氣非國家福也帝不從拱以貞吉得其情憾甚及考察拱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於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在列拱猶以為憾也

喉門生給事中韓楫劾吉庸橫考察時有私貞吉
疏辨乞休因言人臣庸則不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
臣自掌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銜其他壞亂選
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喋口不能一言有負任
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楫乃背公死
黨之臣為橫臣羽翼他日助成其勢將不可制臣故
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母令久專大權廣樹衆黨疏
入竟允貞吉去而拱極吏部權如故也貞吉學博才
高志氣凌厲然好剛使氣動與物迕凡列大臣直名
呼之人亦以是多惡同列高拱張居正名輩素出貞
吉後而進用居先咸負才好勝不相下竟齟齬而去
里居討論佛教著出世通經世通二編自謂體用合
一云萬曆十年卒贈少保諡文肅

僖因言君身萬化之原裨裁起機在上不在下誠日
詔大臣講求政事斷然行之則上下情通政事畢修
何災不可弭今吏部知有才而不敢用戶部知有弊
而不敢革者必其中有掣肘之患非奏牘所能得也
如石星詹仰庇吏部嘗請錄用矣疏但報聞太和香
稅及庫局鋪墊戶部嘗經論奏矣輒獲譴責如是即
奏贖山積何益帝優旨荅之不能用也其冬還理部
事明年正月朔望日月交食士僖再疏請布德緩刑
諫官節用飭內外臣工講求民瘼報聞以舊恩進太
子太保時寒暑皆罷講士僖請如故事四時毋輟并
進講祖訓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帝嘉納之始世宗
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後以兄弟及兄弟之子嗣不得
以旁支繼嘉靖末肅懷王薨無子其大母定王妃請
以輔國將軍縉燭嗣禮部議縉燭實懷王從叔不可
承祧詔許以將軍攝府事及帝即位定王妃復請前
尚書高儀執不可得旨如先帝令縉燭乃重賄中官
魯宗人為奏祈必得士僖持之甚力帝以肅藩越在
遠塞不王無以鎮之遂許縉燭嗣士僖又疏爭且曰
肅府自甘州徙蘭州實內地即云邊郡宜別選郡王
賢者理府事帝意堅不可奪士僖乃請封為郡王諸

宗如縉纘者率以此令從事終不許故事郊事畢
舉慶成宴自世宗倦勤斯禮久廢帝即位三載猶未
舉行至是士儂始考定舊儀行之是月遂以本官兼
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俄俺荅封事成進少保改
武英殿始士儂與陳以勤高拱張居正並為裕邸講
僚既三人皆柄用獨士儂守禮曹不能無望拱素善
張四維欲引共政而惡士儂不親己不為援士儂遂
藉陳洪力取中旨入閣以故怨拱及四維時四維父
以擅鹽利為御史劾永春所劾事已解他御史復及
之拱四維疑出士儂指益相構御史趙應龍遂劾士
儂進由陳洪不可以參入政士儂再辨求去不允而
拱門生都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儂亦疑出拱
指故事給事中朔望當入閣會楫士儂面詰楫曰聞
君有憾於我憾自可耳毋為他人使拱曰非體也士
儂勃然起曰若抑我我不敢怨今為四維齟齬我而
欲令彼據我座若逐陳公逐趙公復逐李公今日
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喬臂欲殿之居正從旁阻解
亦碎而對御史侯居良復劾士儂始進不正求退不
勇士儂再疏請益力乃賜道里費乘傳歸有司給廩
隸如故事家居十一年嘉靖遷正垂浸四維為政怨

士儂贈太保諡文通久之改諡文莊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編修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召為太常卿掌國
子監事四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明年改吏部教習
庶吉士又明年代高拱為禮部尚書世宗在齋宮久
禮儀廢廢是年穆宗即位始設宸寧臨群臣奉祝冊
謁宗廟具法駕郊見上帝幸辟雍釋奠開經筵日講
諸大典禮一時並舉儀素談洽酌今昔之宜修舉廢
墜燦然明備初世宗遺命郊社及祔享祔墓諸禮悉
稽祖制更定儀乃會廷臣議天地分祀不必改既祭
先農不當復行祈穀西苑帝社帝稷睿宗明堂配天
與玉芝官專祀當廢孝潔皇后當祔廟別祀孝烈於
他所帝皆報可既而中官李芳復請天地合祀如洪
武制御史張檟請易皇極諸殿名畫復其舊儀皆持
不可或問合祀非歟儀曰此無論是非國家大典奈
何令寺人得預時論建之帝踐祚四月猶未召對大
臣儀及言官屢疏懇請隆慶二年正月饗太廟帝將
遣代儀偕條屬疏諫不允聞臣以為言乃親祀如禮
慶府輔國將軍縉纘請襲王爵儀執不從帝以悉革
肅府衛所下田與犯罪隲國不異命儀更議之儀言

衛所以衛親王也。得嬪嬙將，自不當借。王制請量給軍資，耕牧從之。是時太子生七齡矣，猶未出閣。儀請及時蒙養，親授師儒，詔待十齡行之。三年七月，詔取光祿銀二十萬兩，儀言光祿所儲以供膳羞奉祭祀，充燕享陛下。初年徵取三十萬，次年二十萬，今蓄積已空，不給半歲用。若內府不足取之，光祿光祿不足，更安取哉？帝不能從也。先是世宗崇道教，太常多濫員，儀奏汰四十八人。寺卿陳慶奏供事之缺，儀堅持不可卒得。請掌禮部四年，每歲暮類奏四方災異，輒請帝敬天法祖，勤學親賢，戒嗜欲，做晏安，辭切

論曰：李春芳嚴訥，郭朴俱以背詞得政，容容充位，無所短長，固其宜也。趙貞吉、殷士儋性氣過剛，少大臣之度矣。陳以勤高儀雅有數，陳頗得告君之體，不但恬靜寡欲而已，吁亦賢矣哉。

至過事秉禮循法，居職甚稱。屢引疾求退，章凡五六上。卒，北留御史傅龍以儀往事先帝，疏請撰文，叩壇言官乞中官還位，不為申請。即中成元佐條列宗藩事宜，阻陽不行為儀罪。儀疏辨乞罷，帝不許。儀又四疏求去，乃加太子少保，馳傳歸。歸二年，用高拱薦，命以故官侍東宮，講讀掌詹事府。六年四月，詔姜文淵、閻大學士入閣辦事。踰月，帝崩，預顧命。及拱為張居正所逐，儀時已病太息而已。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儀性簡靜，寡嗜好，室無妾媵，舊廬燬於火，不能更構，終身假館於人，及歲幾無以為飲云。

明史卷三百四

列傳一百五十五

馬森

劉體乾

王廷毛

葛守禮

劉采

郭宗舉

馬森字孔養懷安人父俊晚有子家僅抱之墜項焉
 俊始其妻曰我誤也竟不之罪踰年而舉森嘉靖十
 四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太平知府裁抑中貴辨
 冤獄省供億民有兄弟訟者予之鏡令自照曰若二
 人老矣猶忍傷天性乎皆感泣謝去再遷江西按察
 使有進士壁外婦而殺妻撫按欲緩其獄森不可卒
 抵法歷左布政使就權巡撫右副都御史三十六年
 入為刑部右侍郎明年改戶部森初在江西薦布政
 使宋淳可大用及淳巡撫南贛以賊敗坐舉非其人
 被劾調大理卿屢駁疑獄與刑部尚書鄭曉都御史
 周延稱貫城三平後以病歸四十一年起南京工部
 右侍郎明年改戶部督倉場尋還部轉左又二年以
 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明年遷南京戶部
 尚書隆慶初改北部疏辭不允是時登極詔書蠲天
 下田租之半太倉歲入少不能副經費而京通二倉
 積貯無幾森鈎校錫鉢搜剔隱漏條上十餘事請命
 允行又承旨列上錢穀出入數勸帝力行節儉帝

手詔責令措置森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
 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一歲之入足供一
 歲之用後邊陲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年
 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例其初止三五十萬耳其後
 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
 五民運十道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邊則士馬不多
 於昔在太倉則輸入不益於前而所費數倍重以詔
 書蠲除故今日告匱視往歲有加臣前所區畫算及
 錫鉢不過紓目前之急而於國之大體民之元氣未
 暇深慮願廣集眾思令廷臣各陳所見又奏河東四
 州雲南福建廣東靈州鹽課事宜詔皆如所請先是
 帝命中官崔敏發戶部銀六萬市黃金森言先帝市
 金二千積月乃具今刻期旬日責辦萬金此必不能
 又故事御札皆由內閣轉下部院無司禮徑傳者望
 陛下率由舊章以崇命令事乃止既又命購珠寶森
 亦力爭不聽三年以母老乞終養賜馳驛歸後屢薦
 不起森曾為考官夏言揭出其門欲介之見言森謝
 不往嚴嵩聞而悅之森亦不附由是為徐階所重遂
 見別用森初受學於王守仁門人黃直與歐陽德鄒
 守益羅洪先相友善其自大理歸也值三衛軍變數

言撫之而定里居力贊巡撫龐尚鵬行一條報法鄉人德之而立報功祠萬曆八年卒贈太子少保諡恭敏

劉體乾字子元東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改兵科給事中司禮太監鮑忠卒其黨李慶為其姪鮑思等八人乞遷級世宗已許之體乾抗疏言祖制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生蒙寵歿蒙恤其姪思等濫授錦衣指揮未有寸思以報今天乞陞級壞祖制滋伴門不可帝然之乃止錄三人三十年轉左給事中帝以財用告絀詔廷臣集議廷臣多言追府道增賦額體乾獨上奏曰近邊事日棘軍儲匱乏諸臣所計誠非得已臣聞蘇軾有言豐財之道惟在去其害財者今害之最大者有二冗吏冗費是也歷代官制漢七千五百員唐萬八千員宋為極冗至三萬四千員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今邊功陞授勳貴傳請曹局添設大臣恩蔭加以嚴衛監局勇士匠人之屬歲增月益不可悉舉多一官則多一官之費祖宗之土地戶口賦稅今猶昔也至於耗費獨乃百之有不朽然告匱者哉請嚴勅諸曹清革冗濫減俸將不嘗又聞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至

十五年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餘歲頓盡進御果蔬初無定額止畝內監片紙如數供御乾沒狼籍輒轉鬻市人其他諸曹侵盜尤多宜勅部詳酌著為令典歲終使科道臣會計之以清冗費二冗既革國計自裕舍是而督運增賦是謂揚湯止沸恐於國計反損於是部議請汰各監局人匠從之累遷通政使四十五年遷刑部右侍郎改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隆慶初進南京戶部尚書體乾以南畿湖廣江西銀米絹布積逋至二百六十餘萬又鳳陽園陵所寄九衛官軍不下四萬而倉粟無一月之儲再疏請責成有司又條上六事皆報可三年召改北部有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體乾言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軍糧高價百有餘萬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乞不與焉即盡發庫銀猶懼不給若獲取以上供經費安辦乞止勿進不聽體乾復奏令國計絀乏內外大小臣工所知陛下誠垂博訪若有一人異同臣甘伏欺罔罪况此存庫之數乃近遣御史搜括而得明歲則無策矣今盡以供無益之費萬一變起倉卒徵調四集易糶不支臣誠不足恃如國計何於是給事中李己

楊一魁龍光御史劉思問蘇士潤賀一桂傅孟春交章乞如體乾言聞臣李春芳陳以勤張居正皆上疏請乃命止進十萬兩又奏太和山香稅宜如泰山例有司董之母令內臣干預疏入忤旨令陳狀體乾謝曰臣愚不能將順但以職司錢穀日擊時艱敢為朝廷節財用耳詔奪俸半年帝嘗問九邊軍餉太倉歲發及四方解紬之數體乾奏祖宗朝止還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又繼以固原山西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各鎮防守原有主兵其後增召募增客兵而坐食愈眾矣各鎮芻餉原有屯田其後加民糧加鹽課加京運而橫費滋甚矣因列上隆慶以來歲發之數又奏國家歲入不足以供其出而額外陳乞者多請以內外一切經費應存應筆者刊勒成書報可明年三月詔市綿二萬五千斤體乾請供湖廣貢綿帝不從趣辦加急商賈咸避匿李己言三月非用綿之時不宜重擾商戶而體乾亦復爭於是命止進萬勛諭月詔趣進金花銀且購猶請祖母綠諸異寶已上書力諫體乾請從己言不納內承運庫以白劄索部帑十萬體乾執奏給事中劉繼文亦言白劄非體帝報有旨竟取進體乾又乞承

運庫銀減歲額二十萬為中官崔敏所格不得請是時內供日侈數下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慎惜浮費多執奏不奉詔積忤帝意竟奪官給事中光懋御史凌瑄等交章請留不聽神宗即位起南京兵部尚書奏言留都根本重地故額軍九萬馬五千餘匹今軍止二萬二千馬僅及半單弱足慮宜選諸衛餘丁隨伍操練發貯庫草場銀買馬又條上防守四事並從之萬曆二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體乾清勁有執論議務存大體有古大臣風王廷宇子正南充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改御史疏劾吏部尚書汪鉉請亳州判官歷蘇州知府有政聲累遷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三十九年轉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南京督儲自成化後皆以都御史領之至嘉靖二十六年始命戶部侍郎兼理及振武營軍亂言者請復舊制設憲職遂以副都御史章煥專領而改廷南京刑部未上復改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時倭亂未靖廷建議以江南屬鎮守總兵官專主吳淞江北屬分守副總兵專駐狼山遂為定制又以淮安大磯與巡按御史朱綱奏留商稅饑軍被詔切讓給事

中李邦義因劾廷拘滯不請國計吏部尚書嚴訥言
廷乃心奉公未可輕棄事始解四十四年轉左侍郎
遷理部事以通州禦倭功加俸二級明年遷南京禮
部尚書召為左都御史奏陳慎選授重分巡謹刑獄
端表率嚴檢束公舉劾六事世宗納之隆慶元年六
月京師雨潦壞廬舍命廷督御史分行賑恤會朝覲
天下官廷請嚴禁餽遺酌道里費以儆官邪蘇民力
明年帝謁諸陵詔廷同英公園張溶居守尋奏言順
天府稽核錢糧宜如諸布政司屬巡按御史催督漕
運宜仍舊制專勅戶部主事毋遣他官侵職業詔可
內使許義挾刃脅人財為巡城御史李學道所答群
黨伺學道早朝邀於左掖門外梓擊之廷上其狀詔
論戍有差先是御史齊康為高拱劾徐階廷言康懷
姦黨邪不重懲之無以定國是帝為請康諭留階拱
遂引疾去而給事中張齊者嘗行邊受賈人金事稍
淺陰求階子璠居間璠謝不見齊恨遂撻康疏語後
論階階亦引疾去廷因發齊奸利事言齊前奉命賞
軍宣大納鹽商楊四和數千金為言恤邊商革餘鹽
數事為大學士階所格四和抵齊取賄踪跡頗露齊
內慙憤且恐得罪乃借攻階為名冀以自揀費亂是

非宜正刑典遂下齊詔獄刑部尚書毛愷當齊戍詔
釋為民四年拱起再相廷知其將修前都而愷亦嘗
為階所引兩人遂先後乞休以避之明年拱曠給事
中周芸御史李純樸訟齊事謂廷愷阿階意羅織不
辜刑部尚書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無實廷愷屈法徇
私詔奪愷職廷斥為民宥齊補通州判官萬曆初齊
以不謹罷時愷已前卒浙江巡按御史謝廷傑訟愷
徇絜有古人風止坐按張齊奪官今齊已黜足知愷
守正詔復愷官於是巡撫四川都御史曾省吾言廷
守蘇州時人比之趙清獻直節勁氣始終無改宜如
毛愷例復官詔以故官致仕十六年給夫廩如制仍
以高年特賜存問明年卒諡恭節愷字遠和江山人
後廷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坐論洗馬鄒守益不
當投散地為執政所惡謫寧國推官歷刑部尚書太
監李芳驟諫忤穆宗命刑部實重辟愷奏芳罪狀未
明非所以示天下公若乃得貫死愷後贈太子少保
諡端簡

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
成進士授彰德推官有巨盜誣富家株連以百數守
禮盡出之主獄者不悅誇之巡按御史會有藩府獄

久不決御史以爲守禮一試即得乃大驚服會冬至趙王戒百司朝服往賀守禮獨不可王怒守禮語其長史曰往語爾王昔寧藩亦嘗令諸司以朝服見當時惟李夢陽不從耳王爲悚然遷兵部主事父喪去服闋補禮部先是寧府以逆除宗人悉錮高培後稍得脫因請封禮部尚書夏言頗受其請屬議量復中尉數人未上而言入閣嚴嵩代之守禮遠遷儀制郎中遂駁不行嵩曰此夏公意即中奈何反之守禮曰固知逆政府意然不敢右逆孽負朝廷也奏上言亦不能奪故事郡王絕近支得以本爵理府事不得繼封交城懷仁襄垣近支絕以繼封請守禮持之堅會以疾在告三邨人乘間行賂遂得請旗校詞其事以聞所籍記賂遺十餘萬獨無守禮名帝由是知守禮廉能持正守禮又條上秦王庶長孫懷塔當封議懷塔卒得嗣一時部事多倚焉二十一年出爲河南提學副使再遷山西按察使汾俗狡悍二王府踞其中多招納亡命恣剽劫發即匿王府吏不敢進守禮嚴保甲簡游徼盜發立禽治無所縱舍境內帖息先是晉藩系中絕其莊田在鴈門寧武爲居民所據及下令清察民拒捕殺二校尉守禮寘爲首者於法使民

仍田其中有司以時輸賦抵宗祿爭遂已進陝西布政使秦藩奪民田爲牧地守禮諷以晉事亦止入覲上計簿有小吏壯而置老守禮詣吏部白其誤尚書楊博訝曰非若所署耶守禮曰計簿署考取具文書實未識其人今見之始覺誤耳過在布政豈可令小吏終在博深歎服二十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入爲戶部右侍郎督餉宣大改吏部三十二年會推吏部尚書時大學士嚴嵩徐階各有所屬守禮不應始推周延繼屠僑皆非嵩階意遂各薦所欲用者於帝帝兩不用中旨起李默而心嘉守禮有執陶仲文者先爲遼東庫吏挈軍妻去所巡卒所留時守禮方守閩置之法至是以左道進每入直帝與論朝士短長至守禮則曰此人朕自知之仲文不得間出輒恚曰不謂舊侍郎得上眷如此國二年自左侍郎遷南京禮部尚書明年李本署吏部事希用事者指考察廷臣署吳鵬趙文華嚴世蕃于上等而置守禮下考竟勅致仕後帝問守禮安在左右謬以老病對帝爲嘆息久之隆慶元年起戶部尚書奏言畿輔山東土曠民貧流移日衆者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也夫因田制賦按籍編役國有常經今不

論籍之上下惟計田之多寡故民皆棄田以避役且河之南北山之東西土地既瘠歲入甚寡正賦尚不能給矧復重之以徭役乎往臣在河南親覩其害近且行之畿輔浸淫及於山東矣山東沂費郯滕之間荒田彌望招墾莫有應者今行此法將舉山東為沂費郯滕也夫工匠傭力自給以無田免役富商大賈操營無算亦以無田免役至襁褓胼胝終歲勤動者乃更受其困此所謂并也乞下明詔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使小民不離農畝則流移漸復農事可興又國初徵糧戶部開定倉庫名目及石數價直通行所司分派小民隨倉上納完欠之數瞭然可稽近乃定為一條鞭法計畝徵銀不論倉口不開石數吏書覈緣為奸增減洒派弊端百出此派法之變也至於收解乃又變為一串鈴法謂之穀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貲解者任賠補之累是豈得為平乎且錢穀必分數明而後稽覈審今混而為一是為那移者地也願勅所司酌復舊規詔悉舉行於是奏定國計簿式頒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完欠起解追徵之數及貧民不能輸納備載簿中自府州縣達布政送戶部稽考以清隱漏那移侵欺之

弊又以戶部專理財賦必周知天下倉庫盈虛然後可節縮調劑祖宗時今天下歲以文冊報部而通者有司漫不加意請遣御史四人分行天下察盡倉庫以防破冒於是御史譚啟馬明謨張問明趙巖並奉勅以行軍恩例賞邊軍或言士伍虛冒宜乘給賞汰之守禮言此朝廷曠典今出數萬金不以市德三軍而以買怨何耶議乃止時大學士高拱專恣與徐階不相容舉朝皆攻拱侍即徐養正劉自強拱所厚也亦詣守禮為言守禮曰人固各有見也養正等遂自具疏論拱守禮尋乞養母歸及拱再入閣深德守禮起為刑部尚書初階定方士王金等獄坐安進藥物比子殺父律論死至是拱欲以事撼階言如此是誣先帝不得正其終也獄辟非是詔下法司會訊守禮等議金等安進藥無事實但習故陶仲文術左道惑眾應坐為從律編戍於是吏科給事中趙喬言法司為天下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思為先帝也今則一主於出而不恤後世之譏罪有首而後有從金等為從孰為首耶將以陶仲文為首則仲文之死已久為法如此陛下何顧哉疏入報聞尋改守禮左都御史奏言畿內地勢窪下河道埋塞過濼則千里為壑請

做古井田之制濬治溝洫使旱潦有備五穀歲登章
下所司又申明巡按事宜振肅風紀條列官箴士節
六事欲令端趨嚮崇節儉正心術勤職業敦禮讓私
器度所言多閔世教守禮性耿介不妄詭隨雖議方
士獄與拱合然卒不附拱亦以守禮不阿已復見
疏後拱為張居正所擠守禮卒調護焉立朝四十餘
年階拱居正更進用事交相傾軋守禮周旋其間正
色獨立人以為難萬曆三年以老乞休詔加太子少
保馳驛歸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孫曦曾孫如
麟皆進士

劉采字汝賢麻城人嘉靖八年進士除宿州知州歲
饑請發帑金轉糶代民輸賦俟秋成取償漕使者不
可采竟矯發之及秋而償民無負者入為戶部員外
郎累遷四川叅議歷福建左布政使采清介有守徐
階深重之三十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詔採
礦以所進礦樣少且不餽諸貴人被詔切責采不得
已加進尋用副使王世貞言以礦脈不繼上疏力請
乃得罷御史何廷鈺建開膠萊河通海運帝因命采
視海道采勘上事宜具言公私用竭事遂寢自庚戌
邊警詔山東撫臣提兵駐防臨清士卒罷散采奏罷

之益都民楊士仁反流劫昌樂安丘諸城莒州采檄
海道副使陶大平討平焉進南京兵部右侍郎三十
七年給由入都值邊警亟留采協理京營戎政明年
改戶部左侍郎南京振武營兵亂戶部尚書蔡克廉
病不任事詔推采代之采以南糧不充由所司收納
支故動輒稽留致民運不前軍怨生變為恚心區畫
運艘至計道里遠近與以便倉出納必時糞獎胥絕
會給事中馬出圖亦言南糧自尚書方鈺議改折後
軍無見糧怨讟始起詔復徵本色采又奏江西應天
蘇松布苧絲絹勿改折從之由是儲侍有餘軍伍帖
服魏國公徐鵬舉無適子嬖妻鄭氏生子邦寧將廢
其長子邦瑞而立之遂行賄冒封鄭氏夫人而議遣
邦寧入監習禮以咨於采采正色曰立子以長公即
愛少子宜有以安全之母貽後悔鵬舉意沮改遣邦
瑞邦寧又賄人証已為適祭酒姜寶始誤信之已乃
知其狀劾奏其事詔停鵬舉祿一月奪鄭所買封寶
亦為邦寧黨所誣削籍而邦瑞竟得為嗣四十年以
災異自劾免隆慶元年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吏部
尋改兵部叅贊機務內臣進貢多用馬快船竊載私
貨采奏請禁止未幾乞歸卒年七十有四贈太子少

保益端簡

郭宗舉字君弼福山人嘉靖八年進士遷庶吉士尋
詔與選者皆罷就常調宗舉除刑部主事改御史十
二年十月星隕如雨尋哀冲太子薨大同兵亂宗舉
恐謂天變已塞遂弛修省上疏勸帝存崇寬厚察納
忠言勿專以嚴明為治帝大怒下詔獄廷杖四十釋
之歷按蕪松順天奉憲綱從事行部乘馬不御肩輿
會廷推巡撫保定副都御史劉夔選理院事宗舉論
夔薦大學士李時子誦媚無行宜不任風紀坐奪俸
兩月尋遷鳳門兵備副使轉陝西叅政入為大理少
卿二十三年十月寇入萬全右衛抵廣昌列營四十
里順天巡撫朱方下獄推宗舉右僉都御史代之寇
已從天城北去宗舉言薊州北鄰三衛西接宣府往
年開平失守寇由獨石四海治即犯密雲由青山即
犯喜峰口宜勅宣府守臣偵探若敵騎東行即飛檄
薊州俾先事設防又密雲視諸路最為要害宜屯宿
重兵乞勅馬蘭太平燕河三屯歲發千人以五月赴
密雲有警則總兵官自將赴援廣陵京重地緩急有
備又言居庸白羊地勢要害兵力寡弱苟遇警必待
兵部奏調恐不能及事請預擬借調之法令建昌三

屯軍平時則協助密雲遇警則移駐居庸俱報可久
之宗舉聞敵騎四十萬駐宣府獨石欲東西分犯奏
調京營山東河南兵為援已竟無實坐奪俸一年宗
舉性簡伉不樂親貴要其先萬安人也嘗與江西士
大夫修鄉曲之好及夏言嚴嵩秉政宗舉乃自引避
不從里子旅謁既撫薊鎮密邇京師不通請問琉璃
河工成二人皆出視復不迎勞以此二人嘆之故事
京營歲發五軍詣薊鎮防秋宗舉請罷遣三軍以其
糗軍銀充本鎮募兵費又請發修邊餘銀增築燕河
營古北口帝疑有侵冒而二人復中之遂罷歸聽勘
既而事得白二十七年冬以故官巡撫大同明年春
兵科給事中胡叔廉以宣府事急奏調宗舉與巡撫
李仁昂鎮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九
月俺荅三萬騎犯萬全左衛宗舉督諸將禦之寇引
而東宗舉率勁兵由間道遠出其前遮賊東營賊至
沙嶺遇總兵官趙國忠與相持乃獲引而西大同總
兵官陳鳳副總兵林椿合兵追之至鷓兒嶺賊伏發
大戰殺傷相當明日復戰斬酋長一人賊自萬全右
衛去宗舉竟坐奪俸又明年六月俺荅再犯大同總
兵官張達副總兵椿皆戰死宗舉與巡撫都御史陳燿

奪俸視事既而給事中唐禹追論達死事狀請官其
二子因言全軍悉陷乃數十年未有之大劫帝覽奏
不憚遽宗舉及燿至京各杖一百燿遂死宗舉戍陝
西靖虜衛隆慶改元從戍所起刑部右侍郎改兵部
協理戎政旋進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兵部尚書恭贊
機務給事中莊國禎劾宗舉衰庸而宗舉亦自以年
迫七十求去詔許焉萬曆中再命守臣存問從都御
史吳時來言歲給廩隸十六年宗舉年九十道行人
存問是年卒贈太子太保謚康介宗舉為人剛方嚴
重言笑不苟素友愛弟嘗有疾灼艾頗難之解衣先
灼以分其痛焉
論曰諸臣諄諄國事且持重有體無愧於卿尹之職
焉蓋隆慶間秉軸大臣頗收采人望一時兩京僚案
亦彬彬矣

明史卷三百五

列傳一百五十六

鄭世威

吳

惲子仁度

靳學顏

楊思忠

瞿景淳

子汝稷

汝說方廉

趙孔昭

萬

恭

谷中虛

張鑑

江

治

楊傑孫

鄭世威字仲孚長樂人嘉靖八年進士時方推擇御
史衆競趨之世威獨不往授戶部主事歷刑部員外
郎恤刑陝西出死囚九十六人歷江西僉事大學士
夏言里居撫按以下為設醮壇祈嗣詭云祝釐以誘
致群吏世威視其齋詞不謂而歸他日候言闕者令
從角門入世威曰我監司不當由中門耶趣還我刺
言為啓中門乃入未幾轉浙江叅議言赴召道經浙
中諸監司咸郊迓所不能致獨世威一人倭犯寧台
二府巡按御史裴紳劾世威失事詔巡撫逮問事尋
解轉江西副使會嚴嵩柘園其族黨尤橫恣嘗有犯
者世威抵以重法巡撫傅鳳翔議寬之世威持之力
卒不能奪副使熊楫以輕直抑買廢寺田千畝世威
廣知之適歲饑遂鬻田以賑楫持嵩書祈免世威卒
嵩之三十年遷四川叅政以當陽念嵩終害已致仕
歸嵩敗中外交薦久之起南京右通政隆慶元年召

為左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廷臣有議王守仁宜從祀者世威言守仁經濟才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足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窮理之功屏棄不用將有差毫釐而謬千里者竊謂從祀非宜事竟寢遷南京吏部右侍郎道改刑部時有詔採珠寶世威疏諫不聽遂謝病歸世威篤志正學持身嚴苦家居環堵蕭然躬課耕作客有來謁過諸田間授以刺曰為我通主人翁世威諾而入須史衣冠肅容即向持刺入者也其真樸如此萬曆十二年卒年八十二久之贈刑部尚書諡恭介

吳悌字思誠金谿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樂安知縣調繁宣城廣惠得民徵授御史十六年應天府進試錄考官評語失書名諸生荅策多譏時政帝怒逮考官諭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衛詔獄府尹孫懋等下南京法司而停舉子會試既而汝璧衛敗官懋等還職悌為舉子求寬坐下詔獄尋得釋出視兩淮鹽政海潮溢浚通泰民廬悌欲發漕粟賑之或請俟奏報悌曰民能忍死待耶吾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竟發之而用鹽課之羨易粟以償尋引疾歸還朝按河南伊王典橫驕橫獨悌嘗遺書稱悌為友悌報曰殿下

天子親藩非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王愈悌之憂言嚴當當國與悌同江西人嘗偕同列謁言眾見言新服宮袍競前引視交譽之悌却立不進言問故徐曰侯談少間當以政請言為改容及當擅政悌尤惡之引疾家居垂二十年萬收徐階知悌始起故官一歲中衆遷至南京大理卿時吳嶽胡松毛愷並以耆俊為卿貳與悌稱南都四君子隆慶元年遷南京刑部侍郎明年卒悌少慕陸九淵繼乃為王氏學然清修果介反躬自得為多萬曆中子仁度請郵吏部尚書孫丕揚曰悌理學名臣贈官不宜循常格請得諡為文遂用黃孔昭例贈禮部尚書諡文莊其鄉人建祠與陸九淵吳澄吳與弼陳九川並祀曰五賢祠學者稱為疎山先生仁度字繼疎萬曆十七年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一年三王並封議起仁度抗疏爭之久之擢吏部主事歷考功郎中三十年稽勲郎中趙邦清被劾疑同官鄧光祚等嗾言路為之憤激力辨章下考功仁度欲稍寬邦清罰給事中梁有年遂劾仁度黨比時光祚引疾去而仁度代為文遷御史康丕揚獲劾仁度傾光祚而代之詔改調之南京自邦清被論後言路爭訐不已左都御史溫

絕意甚請定國是以剗衆疑而深為仁度稱情仁度
尋補南京刑部郎中擢太僕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
撫山西仁度砥廉隅務慈愛與魏允貞齊名居四年
以疾歸熹宗初起大理卿進兵部右侍郎復稱疾去
再起工部左侍郎魏忠賢用事以仁度與趙南星楊
漣等善勒致仕尋卒仁度名父子克自振勵鄒元標
極稱之

靳學顏字子愚濟寧人嘉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明
年成進士授南陽推官以廉平稱歷吉安知府盡罷
諸供具愛民節用刑不安施教月庭中無事胥吏無
所半一錢豪右請鬻正色拒之治行高一時累遷左
布政使隆慶初入為太僕卿改光祿旋拜右副都御
史巡撫山西應詔陳理財凡萬餘言言選兵鑄錢積
穀最切其畧曰宋初禁軍十萬總天下諸路亦不過
十萬其後慶曆治和間增至百餘萬然其時則用不
言詘之我朝邊兵四十萬其後雖增兵益戍而主兵
多缺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即以詘
之告何哉宋雖增兵而天下本無養兵之費我朝以
民養兵而親軍又一切仰給太倉舊餉不減新餉日
增其費一也前代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其名而

無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置衛坐食公帑其費二也
宋人宗祿有制親疎聚然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
我朝分封列爵不養不仕吸民膏髓其費三也有此
三者儲蓄安得不匱而其間尤耗天下之財者兵而
已夫陷鋒摧堅旗鼓相當兵之實也今寇視邊兵易
與耳然遣兵猶有戰時若廢兵則終世不一當敵也
每見海內盜賊竊發非陰陽醫學雜職則丞貳判簿
以為之將非鄉民里保則義勇快壯以為之兵在北
則有鹽丁礦徒之借在南則有狼土之借此皆廢兵
不足用之驗也夫既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
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或遠而
不可徵或弱而不任戍則聽其耕商自便而移其食
以餉邊如免班軍而徵價者充發而輸贖此亦變通
之一策也欲京兵強亦宜責以輪番戍守夫京師去
宣府薊鎮纔數百里耳京營九萬之卒歲以一萬戍
二鎮九年而一周於京卒未為苦也而怯者與邊兵
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填京戍之闕其部伍號令
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而畿輔之卒皆親兵矣夫京
卒戍薊鎮則延周之費可省戍宣府則大同之氣自
張賊畏宣大之力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則仰攻

深入之事鮮矣不此之為而百費交加冗兵坐耗區區
區區今日罷一役明日裁一員洩之以尾閘而益之
以畝澮也何益於計哉臣又觀天下之民皇皇以匱
乏為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謂銀不足耳夫銀寒
不可衣饑不可食不過貨遷以通衣食之用夫均之
賈遷以通用今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廢則銀益獨
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
賤而折色之辨益難豪右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
而出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則行於天下者愈少
更踰數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臣聞錢者泉也如水
之行地中不可一日無故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
國用益饒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為之故又曰錢
者權也今之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
一曰民不願行此皆非也夫朝廷以山海之產為材
以億兆之力為工以賢士大夫為役何本之貴哉所
謂本則權是已誠令民得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於
營軍百取用其一二一指麾間而錢遍天下矣至於
不願行錢者獨姦豪竊盜不便官吏為姦弊不便商
賈挾持不便豪家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
與也欲法之行自朝廷始請自今事創罰贖徵稅賜

資宗祿官俸軍餉之屬悉銀錢羨支上以是徵下以
是輸何患其不行哉臣又聞之中原者遺鄙之根本
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終身無銀而不能終
身無衣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
不違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幽燕
北無郡國之衝所恃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
及畿內八府之人心耳此人率驚悍而輕生易動而
難職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輒去其鄉偶有
所激則不愛其死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前事已
屢驗之珥之之計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
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牒而覈官廩
之所藏每府得數十萬馬則司計者安枕可矣得三
萬馬猶足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馬豈得不寒心
哉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師旅之興將何
以為計臣近者疏請積穀業蒙允行第恐有司從事
不力無以塞明詔敢即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
官銀以糴也一曰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豐
歲不能舉社倉雖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
王公以下皆有入宋則準民間正稅之數取二十分
之一以為社誠做而推之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

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入以驗其功者為令而歲歲修之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在官倉者民有大饑則以賑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聽貸借比歲富於民即藏富於國也今之言財用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人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疏入下所司多議行召為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學顏內行修潔於世味澹然無所嗜又見高拱以首輔兼掌銓政所為專恣遂謝病歸弟學曾進士歷山西副使治績亦有聞於時

楊思忠字孝夫平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清苑知縣治行最徵授禮科給事中指揮李康民賣緣職方印褚寶得山海關守備思忠劾之并及尚書陳經寶等獲罪經被詰讓累遷都給事中二十九年孝烈皇后大祥欲預祀仁宗附后太廟下廷議尚書徐階以為非禮持之思忠力贊階議餘皆心知不可莫敢言帝使人現知狀及議上大怒嚴旨譴責命階與思忠定議二人復褫禮對帝益怒竟祚仁宗階以他事多稱旨帝意漸釋顏獨銜思忠每吏部序遷輒報罷三

十二年正旦日食陰雲不見六科合疏賀帝捕鼠中玄禧申錫語詰曰是豈成文耶思忠懷欺不臣久矣其杖之百斤為民餘皆奪俸隆慶元年起掌吏科三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五年改南京戶部右侍郎致仕卒世宗晚年猶優尤甚進言者輒得重譴二十九年俺荅薄都城通政使樊深陳禦寇七事其一言仇鸞相持不戰養寇要功乞遣近臣承制詰責令以狀對帝方眷鸞立斥深為民四十二年正月御史凌儒疏陳時事請重貪墨之罰革虛冒之兵搜遺佚之士因薦羅洪先陸樹聲吳嶽吳惲諸人帝惡其市恩杖六十除名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時舉劾刑部尚書黃光昇不諳律例縱情出入如內官李永以訴事犯乘輿本無死比乃擬真犯奸人王相私開良民者三本無生法乃擬矜疑宜勒令致仕用戒刑官帝怒命時舉編氓口外踰月御史方新上言臣竊惟黃河與北狄之患自古有之乃今豐沛之間陸地為渠而與都有陵寢之憂鳳陽有冰雹之厄河南有饑饉之災臣意堯之泮水不烈於此矣諸邊將倚幸驕賊至輒遷數觀望而寧武有軍士之變南贛有土兵之叛徽州諸府有礦徒竊發之虞臣意舜之三苗不棘於

此矣夫泮水三苗不足為至治思者則以堯舜兢業於上而禹皋諸臣能分憂於下也今司論納者日獻禎祥而疆場之臣惟以冒首功隱喪財為計陛下試歷舉中外諸臣為國家分憂者誰也臣愚謂斥罰之法在今日不得不嚴而陛下丁此災變亦宜鏡古察今隨事自責痛加修省期與二三大臣共圖化理然後災變可息而外患可弭也既入斥為民深大同人儒泰州人時舉順天通州人新青陽人皆由進士穆宗嗣位並復官深尋遷刑部右侍郎齊康之劾徐階也深劾康妄言並詆高拱時登極詔書赦死罪以下因而流徙已至配所者所司拘律令不遺深言詔書有已結正赦除之文且殊死猶赦而此反不及非所以廣皇仁也詔從其議旋進左侍郎罷歸儒既復御史益發舒亦以齊康事率全列劾拱罷又劾大學士郭朴往居父憂奪情赴召為士論所鄙且朴有老母病老且死不乞歸侍養傷薄風化於是朴亦去位頃之劾罷撫治鄖陽都御史劉秉仁又以永平失事劾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兵官李世忠罪且言燾巡撫福建著貪聲徒以羸傲虛竊才名由是隨卿世忠被逮燾貶官二年儒再遷右參都御史理山西屯

鹽已而召還會大計自陳吏部論其知永豐時貪墨遂落職閑住時舉復官後巡按貴州聞給事中石星建言廷杖且廣市珠寶馳疏救星極陳奢靡之害已請陳后還中宮章並報聞萬曆初都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以論譚輪被誦時舉抗疏救之歷大理左少卿新終湖廣奏議
崔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八歲能屬文久困諸生聞教授里中自給嘉靖二十三年舉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鄭王厚烷以言事廢徙鳳陽景淳奉勅封其子載堉為世子攝國事世子內懼贖重幣景淳却之時恭順侯吳繼爵為正使已受幣慚景淳亦謝不納既而語景淳曰上遣使索詞狀微公吾幾中法景淳曰義當如是非獨為法也滿九載遷侍讀請急歸時江南久苦倭總督胡宗憲師未捷而大學士嚴嵩謂倭不足患景淳還謁嵩語之曰倭旦夕且平胡總督才足辦南中人往往短之何也景淳正色曰相公遠度之耳景淳自南來日覩倭患胡君坐擁十萬師而倭日夜彌我財賦地南中人不得一安枕卧相公業不欲聞之誰為相公言者嵩愕然謝之歷侍讀學士掌院事踰年改太常卿領南京祭酒事居三年就

遷吏部右侍郎有司務數忤景淳及考察尚書毛愷
將去之景淳不欲乃免隆慶元年召為禮部左侍郎
用總校永樂大典勞萼翰林學士文二品俸侍經筵
修嘉靖實錄帝意方嚮用景淳會疾作累疏乞骸骨
歸彌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懿景淳與人交溫然自
下及當官守職獄獄不可奪初為編修典制詰錦衣
陸炳先後四妻欲封其最後者屬景淳撰詞不可介
嚴嵩為請亦不應則橐金以投卒笑謝之所居傍昆
湖學者稱昆湖先生子汝稷汝說汝稷字元立好學
工屬文以廕補官三遷至刑部主事時扶溝知縣坐
扶宗人被逮神宗怒令予重比汝稷曰宗室出郭法
有禁是微服至邑庭官自扶扶溝民耳庸何罪尚書
曰如上怒何汝稷曰脫有譴願獨當之獻上竟得釋
歷黃州知府徙邵武稅關倭甚檄令伏謁爭之不得棄
官歸再起守辰州屬永順土司彭元錦助其弟保靖
土司象坤與酉陽冉御龍相讐殺久不解汝稷馳檄
元錦以禍福諭之遂解兵去三土司皆安撫按議勦
紅苗汝稷力陳不可事得寢尋遷長蘆鹽運使潞府
官校長其種直私販為沮汝稷起家任子格於例不
得大用發憤樹立不媿阿以取容尋得疾乞骸骨詔

以太僕少卿致仕尋卒汝說字黑卿五歲而孤每搆
文成輒覽薦父木主前萬曆中舉進士官至湖廣提
學僉事亦以剛正聞子式耜別有傳
方廉字清之浙江新城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南康
推官遷禮部主事歷郎中時世宗罷朝久朝儀廢廢
廉獨討而習之及二十九年以邊警猝臨朝廉袖藁
草上之尚書徐階一循故事無所失階心賢之以其
鄉松江數中倭言於吏部以廉為松江知府至則增
俾浚整建敵樓為守禦計賊果大至不獲逞屬邑上
海故無城廉亟議築之官帑不足則勸諭大姓出費
而親與吏民分工比城成賊猝犯竟賴以全立賞格
募健兒俾自保聚送遣客兵過半閭里晏然居數年
遷九江兵備副使進廣東右叅政值大軍討三巢諸
賊廉與有功三十九年蘇松巡撫翁大立罷時階已
執政亟稱廉賢遂拜右僉都御史代大立巡撫時兵
革雖息而民生凋敝廉上疏極陳其狀得減田租百
餘萬乃汰冗官冗兵節浮費專設治水通判以重農
功居三年績效甚著進右副都御史移撫湖廣嘗以
白金五兩遺都給事中丘繡為繡所發遂罷歸隆慶
初用薦起南京大理卿尋以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巡撫鳳陽諸府中官守陵者擅受民訟屢按祖制禁之徐州丁夫獨任二洪役多怨咨屢請以漕司餘米顧役又奏罷如舉屯兵民得之三年改南京工部右侍郎尋致仕萬曆十年卒屢有吏才善應變故所至辨治松江人尤懷其澤奉祀不絕

趙孔昭字子潛邢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鄆陵知縣用治行徵授御史巡按遼東總兵官李琦貪肆劾罷之再按福建按浙江兼紀行間功罪尚書趙文華討陶宅倭敗績孔昭劾之文華被責讓欲委罪蘇松巡撫曹邦輔自解孔昭曰郡邑中倭將吏輒鳥獸竄所見僅一曹巡撫強人意而公推折之何以厲天下文華意沮邦輔得輕劾尋擢南京大理丞進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未上以父憂歸服闋起撫宣府四十二年正月賊五千騎犯清水崖由黑漢嶺南下敗叅將宋蘭等兵遂掠隆慶永寧窺全道孔昭急督故總兵劉漢擊却之賊遂西行由柳溝進據虎皮砦攻張家堡不克會大雪乃遁出入凡七日孔昭以餉絀請發銀二十萬兩戶科都給事中何燧等疑有所乾沒劾之詔令還籍聽調隆慶元年再起巡撫浙江時海警已息奏汰冗兵八千歲省餉金十四萬中官董織造

者漁獵擾民孔昭為裁定歲額復條上軍民便宜數事帝悉嘉納馮明年召拜戶部右侍郎未幾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會徐淮大水漂民盧孔昭力請蠲賑發帑銀招商賈平糶全活甚衆竟以漕舟滯阻被劾歸神宗立復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俺荅已款塞兵備漸弛孔昭福歷險隘築亭障嚴戍守常如寇至明年召理京營戎政尋佐部事連疾歸孔昭素毅自持雖遇權倖終不易操故所至皆克樹立然亦以是數起數毀家居十年卒孔昭去宣府後三年同年進士益都冀練巡撫其地練字純夫初為長安知縣敬士愛民修古讀法飲射禮不事刑威下自不犯權戶部主事以抗直久不調嚴嵩既敗始由郎中擢光祿少卿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未幾改宣府疏陳裕餉足兵事宜孔昭召佐戶部之歲亦召練拜兵部右侍郎以疾歸神宗即位御史馬明衡等交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俄轉戶部未上卒練生平嚴敬自持言笑必謹又不為矯激容接後進無倦所居官以清勤著稱卒之日鬻產供喪事贈工部尚書諡端恪

萬恭字甫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文

選主事歷考功郎中壽王喪過南京諸司迎之江泝中貴欲令朝王妃恭厲聲曰禮不朝后况妃乎遂止三十六年當考察庶僚先是司察者率先期杜門謝客恭獨虛懷延訪黜陟莫不當就遷光祿少卿入改大理四十二年寇逼通州京師戒嚴勅大臣乘城守禦恭獨息煇火罷鉦鼓詔問故對曰列炬鳴金是自蔽其目掩其耳也帝稱善時帝力方急兵事以兵部右侍郎蔡汝楠協理戎政侍郎喻時不勝任調之南京欲代以鄭曉楊順葛縉手詔問徐階階以曉文士順縉匪人請命吏部推擇帝乃諭尚書嚴訥越格求之遂以湖廣叅政李燧代時而命恭代汝楠恭列上選兵議將練兵車火器諸事皆報可明年燧罷衆將推恭恭疾不出及用趙炳然恭起視事於是給事中胡應嘉劾恭奸欺恭奏辨吏部議謂恭詔勿問恭不自安力請劇邊自効乃命兼食都御史巡撫山西甫至寇犯龍巖墩恭令伏兵扼險遮擊其輜重遂大剽去恭乃益預為戰守備謀告敵兵謀犯昌薊延慶恭曰不然彼必至大同朔州川矣厲兵以待果五萬騎營朔州川躍馬薄塙下守塙兵發火器擊走之敵悉銳將趨東路恭遣卒持檄詭言以萬騎捍東路逼其

營而馳賊駭不敢東遂合戰於老高墓列車為陣中堅外方火器並發賊騎不得入矢無所施遂却忽風急火反藥焰焚車賊復大至諸將棄車殊死戰賊竟不得利而去事聞奏銀幣巡撫故無旗牌恭請得之先是濱河州縣患套賊東掠歲鑿冰以防恭謂鑿冰不如築塙乃緣河為塙四十里費不踰萬金恭時巡行阡陌咨民疾苦見田多不耕乃教人以耕水車法大約日二人可耕田六畝水車二人日可灌十畝民大利之甫決歲以內艱歸隆慶初南京給事中岑用賓等以考察拾遺劾及恭吏部尚書楊博借其才議仍用之邊方亟服閱恭遂不出六年春給事中劉伯燮薦恭異才會河決邳州運道大阻朝廷已遣尚書朱衡往治復命恭以故官總理河道恭至與衡協議築長堤北堤自磨臍溝迄邳州直河南堤自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各迨三百七十里費帑金三萬六千日而成高寶諸湖夏秋苦汎濫歲議增堤而水益漲恭緣堤建平水埭二十餘以時洩蓄專令濟湖不復增堤河遂無患恭殫殺敏達請國家大計一時稱才臣治水三年頗有成績而與時齟齬言者劾其不職竟罷歸家居二十年卒孫燦自有傳

谷中虛字子聲海豐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陽知縣時年甫十九人以其少易之而中虛發奸擿伏無遺情吏民駭服御史欲試其才倉猝行部中虛規畫井然詰以疑事立剖御史大奇之薦於朝以年未及格不得為給事御史除兵部職方主事守山海關朝鮮使至却其饋兵部侍郎范鏞家遼東其家人往來中虛稽覈如制不以屬吏故有所假貸歷官即中出為山西副使分巡畿輔方士陶仲文有寵請建石橋於漳河奏帑已萬金復令其徒持籍謁官府及富室恣唯索助中虛執而焚其籍選能吏督工不逾時而竣歷浙江按察使四十二年由湖廣右布政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龍州宣撫使薛兆乾作亂殺其副使李蕃恭將賀麟見等受賂為解中虛不聽檄副總兵程規等討之兆乾兵敗就執中虛以聞而劾麟見等下之吏遂以其地為龍安府置流官明年改撫湖廣劇賊黃中據支羅山為亂襲與四川接時流劫奉節雲陽萬縣詔四川巡撫劉白強會中虛致討而是時妖賊蔡伯貫乘間起偽號大唐白強先移師殲之中懼請降於中虛中虛遂奏賊平而白強及副按御史李廷龍憾中虛擅其功奏言賊之降實要重

質且餘黨方焚略奉節奪南浦軍餉湖廣兵實陰佑之因劾恭將洪達等罪而中虛適移撫陝西白強亦內召給事中鄭欽因言中虛雖誘賊以降官軍質賊巢者罔沒且千人白強但知爭一黃中而縱蔡伯貫連破七州縣咎各有歸請責二臣盡除餘寇方聽解職帝納之旋戮中下達等吏中虛不平言臣初定議降中先遣指揮馬圖入峇撫諭非為質也中既約降我兵未亡一矢所調止永順一部徑抵支羅未嘗入四川界何言助賊且達實有功不當議罪帝命覆勘以聞久之不決後給事中舒化奉使入川具得其狀乃上言白強主勦中虛主撫惟兩地撫勦互施故黃中降計始決且支羅自中降後餘黨千餘人皆已就撫而川撫乃言復亂主撫者又盡掩犄角之功皆非公言也臣謂二臣功當並論帝然之中虛功由是得白中虛之移撫陝西也未上以憂去隆慶二年起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台州處州紹興寧波畿奏蠲存留稅糧海防戎政振舉一新四年召為兵部右侍郎尋進左侍郎署部事高拱當國與中虛不協御史李純樸希指劾之中虛再疏乞罷不許福建恭將王如龍都指揮金科朱鉉等先後為御史所劾兵部以如

龍屬巡按科銜屬巡撫遠同總兵官戚繼光惜三人材請兵部早定獄俾部南兵赴前門中虛議從其請如龍等得釋於是巡按御史杜化中怒劾繼光為三人行賄中虛及巡撫何寬故屬按察使莫如善等屈法出之請罷中虛等仍置三人於理章下吏部拱方掌部事議如化中言給事中涂夢桂復劾中虛不職中虛及寬等皆罷拱所為也中虛家居十四年卒張鑑南充人受業同邑任瀚學行著稱舉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會稽知縣清釐民田削豪猾侵占流庸復業者五千家擢南京御史督視屯田持法峻厲貴要所隱奪輒沒入之累遷山東左叅政四十一年起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鑑惻惻無華而持行高潔居官砥節首公務去民害不顧毀譽為叅政時行縣督賦見滕嶧沂費邦城泗水蒙陰間荒田彌望欲謀求墾治方旱蝗未暇及受命巡撫歲通告稔遽上墾闢事宜請假之歲月優復三年除其宿負禁有司苛擾又言滕嶧諸縣窮民三日傭作僅得一日催牛或手自耕鋤終歲動不得一飽請流民還者官給田器牛種庶農事有濟帝悉從之因命兼督理營田山東巡撫之兼督理營田自鑑始也鑑既大墾荒萊因

令州縣行均田保甲法大姓不便騰謗於朝吏科都給事中趙灼等遂劾其煩苛詔令還籍鑑在事未二載遽罷去小民莫不失望隆慶三年春起督南京糧儲收以公嚴奸吏無所牟利踰年以病乞歸未行卒江治字舜卿進賢人幼有孝行年十三為諸生父坐道賦繫獄治鬻所居以償不足則止書謁巡撫孫燧為父請燧試而異之釋其父館治別署給衣食焉及燧死宸濠之難治編衣練帶伏棺哭極哀王守仁見而器之勉之學弱冠舉鄉試屢赴會試不第家貧操益厲年四十餘始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遷廣東提學僉事公廉有聲掌鹽政吏以羨金千八百進叱却之召為南京尚寶卿隆慶初累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力裁織造浮費中人多怨謗不為動命治鳳陽二陵十日而成費大省湖口舊設閩權稅風波時將舟商旅告病治言於戶部尚書馬森罷之再疏引年歸杜門謝客惟與窮交子弟講德厲行時角巾野服出遊田間莫知貴人也居家二十餘年遺官存問者再年九十餘卒天啓初賜諡恭恪治同年進士華亭楊豫孫字幼殷以南京吏部主事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時徐階柄國豫孫其里人

頗見重凡人才進退國事可否多所咨決朝士有求於階者日輻輳豫孫門豫孫遜謝之終不止乃力求出外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政尚寬平部內無事隆慶元年召拜大理卿未上卒臨終戒家人無受賻遺其持守有足稱者
論曰世宗之末權奸既去俊乂漸登迄於隆慶六卿之佐皆一時賢雋鄭斯諸人表於北吳楊諸人著於南或砥礪節操或勤修職業兩都相望聲蹟蔚然殆亦太平之盛事與

明史卷三百六

列傳一百五十七

何維栢

趙錦

吳時來

張翀

董傳策

鄒應龍

林

何維栢字喬仲南海人少入學舍見同舍生臨祭而號輒正色譙讓衆皆愧之嘉靖十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雷震謹身殿上章極陳修省之要且言方今四海困竭所在流移而所司乃議加賦不為陛下惜萬姓之命不忠孰甚焉夫人心洶洶敢怒而不敢言者久矣如使橫斂交作民訴無所勢不為盜不止違事方殷內患復起維栢豈有及哉因請罷沙河行宮金山功德寺工作及安南問罪之師帝頗嘉納維栢尋引疾歸久之巡按福建歲祲賑救有方二十四年五月疏劾大學士嚴嵩奸貪罪比之李林甫盧杞且謂嵩進願可學盛端明修合方藥邪媚要寵帝震怒遣官逮治士民遮道號哭維栢意氣自如謝遣之既至下詔獄廷杖除名家居二十餘年隆慶改元召復官權大理少卿遷左僉都御史疏請日御便殿召執政大臣咨謀政事并擇大臣有才德者與講讀儒臣更番入直以備顧問資啓沃宮中燕居慎選老

成謹厚內侍調獲聖躬俾游處有常幸御有節非隆
冬感寒母輟朝講務兢兢業業日謹萬幾不可自暇
自逸帝報聞進左副都御史又請勤聖學勵臣工毋
憂歸萬曆初還朝歷吏部左石侍郎陳振飭百司八
事已極論鬻官之害為部議所格御史劉臺劾大學
士張居正居正乞罷維栢侶九卿留之反居正遣父
喪有詔吏部諭留尚書張瀚私叩之維栢維栢殺然
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瀚從之而止居正怒罷瀚維
栢坐停俸三月旋出為南京禮部尚書會當考察維
栢自陳居正遂從中罷之維栢雅好陳獻章之學既
歸開天山書院講學其中從游者甚衆卒謚端恪弟
維栢進士選庶吉士終禮部主事
趙錦字元朴餘姚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江陰知
縣巨盜許貢出沒為患設策禽之歲饑勸民相假貸
上官行部有貢供張不辦者錦從容言曰民饑且死
忍復股削之耶其人報而罷居三年徵授南京御史
江陰人為立祠時以江洋有警議設總兵官于鎮江
錦言小寇剽掠當屬有司治之不足煩重兵置大帥
為公私擾部議猶持兩可帝竟罷之已疏言自淮安
抵兗州數百里間民多流庸蕪萊彌望乞蠲逋租寬

俸使簡廷臣有才望者皆有司拊循壅闕皆報可時
軍興度支告缺令民輸粟入馬得官錦衣錦抗疏極
陳不可尋清軍雲南三十二年元旦日食錦以為權
奸亂政之應馳疏劾嚴嵩罪其略曰臣伏見日食元
旦變異非常又小東徐淮仍歲大水四方頻地震災
不虛生必以類應者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于
諸司為後世慮至深遠也今之內閣無宰相之名而
有其實非高皇帝本意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恣睢
其間今大學士嵩又以佞奸之雄繼之怙寵張威竊
權濟欲事無巨細固不自專人有違忤必中以禍於
是百司望風惕息天下之事未聞於朝廷先以聞於
政府白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求之賂輻輳於其室
鈐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莫不承其意指違臣失事
率履削軍資納賄求高所無功可以受賞有罪得以
誅至于宗藩勳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謚其遲速
予奪一視賂之厚薄以至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
稱疏不倫廉恥掃地有臣所不忍言者矣陛下天縱
聖神乾綱獨運自以予奪悉由宸斷題覆則在諸司
閣臣不過擬旨取裁而已至于諸司奏稿並承命于
嵩陛下安得知之今言已蒙誅而嵩猶得播其惡者

言剛暴而疎淺其惡易見，嵩柔佞而機深其惡難知也。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諛說側媚之態，似乎恭順，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伺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敗露者少，厚賂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動靜意向，無不先得，故稱旨者多，或伺聖意所注，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乘事機所會，從而鼓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政府，幸而洞察于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代嵩任其咎，陛下豈誠以嵩為賢邪？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殖是歛，群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以愁困，頃自庚戌之後，外寇陸梁，陛下嘗羨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之財力，以給餉，搜天下之道遠，以任將行不次之賞，施莫測之威，以風示內外矣。然而封疆之臣卒未有為陛下寬宵旰之憂者，蓋緣權臣行私，將吏風靡，以格克為務，以營競為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陛下欲志太平，則群臣不足承德于左右，欲遏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于邊疆，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又虞，將作陛下躬兼

至聖憂勤萬幾三十二年于茲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祖宗立法之微，念權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立斥罷嵩以應天變，則朝廷清明，法紀振飭，冠戎難橫，臣知其不足平矣。當是時，楊繼盛達此劾嵩得重譴，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得錦疏震怒，手批其上，謂錦欺天，誘君遠使，違治而慙，諭嵩備至于足錦萬里，就徵屢墮，檻車濱死者數矣。既至下詔獄，考訊，榜四十，斥為民父，頃時為廣西參議，亦杖劾歸。錦家居十五年，穆宗即位，起故官，擢太常少卿，未上進光祿卿。江陰歲進子鱗萬斤，錦奏減其半，永樂時尚膳監有羊房置牧田十三頃，又設司牲官吏及牧卒歲費數千金，徒滋奄人乾沒，錦請罷之，歸其羊光祿卒為中官孟冲所格，隆慶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苗寇龍得鮮等作亂，違守備謝崇爵破禽之，宣慰安民，素桀驁畏錦為之致命，三年入為大理卿，歷工部左右侍郎，嘗署部事，帝遣中官督蘇杭織造，給事中陳行健御史侯良爭之，不得，錦極陳公私用敝由是頗有裁省，孟冲奏補官八十六人，錦言前數虛冒方限定額不宜復增以妨大信，不從，萬曆二

年遷南京右都御史改刑部尚書張居正遭喪南京大臣議疏留錦及工部尚書曹三賜不可而止移禮部又移吏部俱在南京八年錦以居正為政操切頗警議之語稍聞居正怒令給事費尚伊劾錦講學誤禪妄議朝政錦遂乞休去居正死給事御史交薦起故官十一年召拜左都御史錦素負物望御史李植江東之諸人推轂甚力而植等方攻大臣諸大臣中時行許國楊巍輩皆杜門求去朝端譁然錦心惡之疏言言官論劾大臣當權其生平人品事業不宜驟肆詆毀乞慰諭大臣出視事責御史言過以存國體帝然之下詔戒諭由是諸大臣獲安而是時方籍居正貲產錦上言世宗籍嚴嵩家禍延江西諸府居正私藏未必遽嚴氏若加搜索恐貽害三楚十倍江西之民矣且居正誠擅權非必別有異志而其翊戴冲聖風夜勤勞中外宰謚功亦不容盡泯者令其官廩贈謚及諸子官職並從褫奪已足示懲乞特賜哀矜稍寬其罰不納太和山守備中官田玉請獨主守備事改分守道臣勅書毋令得干預帝許之給事中王三餘爭之不得錦言太和名雖一山幅員八百餘里與河南陝西錯壤分守參政不聽協行則撫治都

御史亦難致詰不幸有如劉千斤曹崙輩竊發其間將責之內臣亦抑責之分守撫治亦疏入不報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少保十三年四月掌通政司倪光薦加工部尚書當班錦上錦頗不平吏部為請乃加錦兵部尚書掌院事如故錦摘陳御史封事可採者數條請旨行之四川巡撫雖遵有憾于錦假條奏指錦為奸臣御史周希旦給事中陳與郊不直遵交章論劾遂調遵外任帝幸山陵錦再奉勅居守焉其冬以繼母喪歸十九年召拜刑部尚書錦時年七十六矣再疏辭不許行次蘇州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錦始終屬清操篤信王守仁學而教人則以躬行為本嘗曰惟實踐乃為真知背倫物而言覺悟失先師旨矣守仁從祀孔廟錦有力焉始以忤嚴嵩得重禍及之官貴州道嵩里見嵩葬路旁惻然問之屬有司獲視後忤居正罷官居正被籍復為營救人以是稱錦長者

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松江推官攝府事倭寇犯境鄉民携妻子趨城或議圍門毋聽入時來曰城外非吾民耶悉納之客兵橫悍好剽掠時來以恩結其長犯即行法無敢諱者賊來攻

城驟雨城壞數丈時來以勁騎扼其衝而急興版築三日城復完賊乃棄去擢刑科給事中三十七年劾罷兵部尚書許論宣大總督楊順及巡按御史路楷論等皆高私人高疾之甚會將遣使琉球遂以命時來時來乃抗章劾高略言頃陛下赫然震怒遠治債事遣臣天下人心莫不欣快臣謂遣臣腹削軍資以饋執政罪也若執政受其饋而朋奸罔上獨得無罪哉高輔政二十年文武遷除悉出其手潛令于世蕃入直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權示威願指公卿奴視將帥篋篋苞苴輻輳山積猶無厭足用所親萬家為文選却方祥為職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稟命世蕃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計皆出高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論即如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克廉以及楊順吳嘉會革或祈免死或祈遷官皆剝民膏以營私利虛官帑以實權門陛下已洞見其一二言官如給事中袁洪愈張燈御史萬民英亦嘗屢及之顧多旁指微諷無直攻高父子者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遣事之不振由于軍困軍困由于官邪官邪由于執政之奸貨若不去高父子陛下雖宵旰憂勞遣事終不可為也是時主事張翀董傳策與時來

同日劾高而翀及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先又官松江于是高疑階主使密奏三人同日構階必有人主之且時來乃憚琉球之行借端自脫帝入其言遂下三人詔獄嚴鞠主謀者三人瀕死不承第言此高廟神靈教臣為此言耳主獄者乃以三人相為主使繳上詔皆成烟瘴時來得橫州隆慶初召復授官進工科給事中條上治河事宜行之又論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宜用之薊鎮專練邊兵省諸鎮征調事皆施行撫治耶陽僉都御史劉秉仁被劾且調用時來言往議汰太和山分守內臣秉仁懷首鼠薦太監李芳無大臣節不當復列朝籍秉仁遂坐罷帝免喪既久臨朝黜未嘗發言時來上保泰九劄曰致戒懼端游幸戒嗜奸發諭音習奏事嚴果寺慎傳奉弘虛受禁誣指語甚剴切報聞尋擢順天府丞隆慶二年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先是以倭警增募水軍六千餘人歲徵餉民間七萬時來請量存千七百人餘皆汰之淮安徐州及高郵寶應歲徵追補民壯餉銀三萬四千時來以歲饑乞免歲報可四年春巡撫廣東將行薦所屬有司至五十九人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劾其濫奉會高拱掌吏部雅

不喜時來貶雲南副使明年復為拱憲都給事中韓
楫所劾落職閒任張居正當國抑不用萬曆十二年
始起湖廣副使俄擢左通政歷吏部左侍郎十五年
拜左都御史以累朝律例多未盡數有條奏時大臣
年高者率為言官楫擊時來言七十而退禮之經也
然老成國之典型苟其人足用何年齒之拘今尚書
楊巍傳希繫姜寶侍郎陳瓚同時乞休夫朝廷優待
老臣之意惟上裁察帝是其言巍等並得留故事大
臣去國率進官乘傳歲給夫廩至是寢失其制時來
因南京尚書袁洪愈去位歷陳舊典請加禮老臣于
是嚴濟陸樹聲俱加太子少保與張瀚何維栢等九
人並給夫廩如制誠意伯劉世延怙惡數抗朝令時
來劾之下所司訊治時來初以直言速竄聲振朝端
中再遭挫折沈淪十餘年晚節不能自堅委蛇執政
間持祿保位而已由是連為僉仲薛教教王麟趾史
孟麟趙南星王繼先所劾自是素望衰焉時來亦連
章乞休至十八年得疾始聽告歸未出都卒贈太子
少保謚忠恪尋為禮部郎中于孔兼所論奪謚
張翀字子儀柳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疾嚴嵩父子亂政抗章劾之其略曰竊見大學士

高貴則極人臣富則甲天下予為侍郎孫為錦衣中
書賓客滿朝班親姻盡朱紫可謂遭過之至矣犬馬
尚知報主况人臣受恩若此者予乃高則有大謬不
然者臣試以邊防財賦人才三大政言之國家所恃
為屏翰者邊鎮也自高輔政以來文武將吏率由賄
進其始不核名實但通關節即與除授其後不論功
次但劾問道即被起遷托名修邊非修邊也以餽高
也托名建堡非建堡也以餽高也什賄一入獲軍者
得以廢于監殺者得以轉官公肆誑欺交相販鬻而
祖宗二百年防邊之計畫廢壞矣戶部歲發邊餉本
以贖軍自高輔政以來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臣之
府大都輸邊者四饋高者六臣每過長安街見高之
門下無非邊鎮使人絡繹灌輸每日不絕未見其父
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其家人即其家人嚴年之
富已踰數十萬則高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致
邊卒凍餒不保朝夕而祖宗二百年養養之軍盡耗
弱矣夫邊防既隳邊儲既虛使人才足供陛下之用
猶不足憂也自高輔政以來藐蔑名器私營囊橐世
蕃以狙獍之資倚父虎狼之勢招權固利數攫鳥鈔
一時無耻之徒展轉營求爭致貨賄絡繹奔走昏查

乞憐遂致靡然成風有如狂易而社宗二百年培養
之人才盡敗壞矣臣竊謂焉不去雖有善用兵如顏
枚工心計如桑孔而造攻軍儲必不能效且正人日
遠小人日進國事盡壞將不可為陛下雖憂民之深
求治之切亦莫益哉夫高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
辨足以亂正才足以濟奸附己者加諸膝異己者墜
之淵籍天下之口使不敢言而其惡日以恣此忠義
之士所以搔腕忿激而懷深長之憂者也陛下誠賜
斥逐以快衆憤則緣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
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書奏遂下詔獄考訊請
成都司穆宗嗣位召為吏部主事再遷大理少卿隆
慶二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所部萬羊山踰
連湖廣福建廣東之境故為盜藪四方商民亦多種
藍其間至是盜出剽劫紳道守備董龍勅之龍聲言
搜山諸藍戶大恐兢起拒敵羣盜乘之嘯聚至千餘
人江西巡撫劉光濟檄監司撫諭而龍等以紳令進
捕甚急巡按御史顧廷對因言藍戶未必皆盜不宜
激之使叛紳不能與光濟協謀致諸將邀功生事恐
所憂不止萬羊山寇兵部乃請會二鎮撫臣協議撫
勦之宜久之事始定南雄劇望黃朝祖流劫始與仁

化諸縣尋徙據湖廣桂陽羅木山勢甚熾紳發兵討
破之禽朝祖以歸四年移撫湖廣召拜大理卿進兵
部右侍郎以待養歸萬曆初起故官督漕運高郵清
水潭決築塞有功四年召為刑部右侍郎不拜連章
乞休卒于家天啓初贈兵部尚書諡忠簡
董儻策字原漢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除
刑部主事三十七年抗疏劾大學士嚴嵩言嵩陰
惡悞國陛下豈不洞燭其奸特以輔臣故尚為優容
今旬有改而嵩恬不知戒負恩愈深居位一日天下
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諸曹又不能言國家
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至此臣竊痛之夫邊疆督撫
將帥欲得士卒死力必資財用今諸邊軍餼歲費百
萬疆羊踰嵩遂令軍士饑疲寇賊深入此其壞邊防
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持選簿就嵩填註文選即萬家
職方部方祥甘德指使不異卒隸都門諺語至以文
武管家日之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侍郎劉伯躍以
株木行部擅效民財及都縣贓罰輦輸嵩家前後不
絕其他有司破冑攘效入獻于嵩者更不可數計嵩
家私藏富于公帑此盡國用之罪三也趙文華以罪
放逐嵩沒其囊橐巨萬而令人護送南還恐喝州縣

私使民夫致道路騷擾公私煩費此其黨罪人之罪
四也天下藩臬諸司歲時問道動以千計勢不得不
搖克小民民財日殫膏日積于是水陸舟車載運
其御月無虛日所至要素供億勢如虎狼此其擾騷
傳之罪五也嵩久握重權炙手而熱一時干進無取
之徒附羶遂微屬集其門致士風日偷官箴日喪此
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嵩以蔽欺行其專權生死予奪
惟意所為而世蕃又以無賴之子竊威助惡父子肆
克中外飲憤有臣如此非國法可容臣待罪刑曹宜
詰奸惡陞下誠不惜嚴氏以謝天下則臣亦何惜一
死以謝權奸疏入下詔徵簡戍南寧穆宗立召復故
官歷郎中隆慶五年累遷南京大理卿進工部右侍
郎萬曆元年改禮部並在南京兵部郎中張明化族
人有訟為行賄傳策屬求解于巡撫張佳胤傳策受
之而怒其吏人執明化使付兵馬明化以兵馬屬吏
也策取之揚言傳策父已納其族人賄以脅傳策傳
策遂不敢發已而言官交劾兩人並免歸家居絕下
遇急竟為家奴所害

由是相戒莫敢言而應龍知帝眷已潛移其子世蕃
益貪縱可攻而去也其明年乃上疏曰竊見工部侍
郎嚴世蕃憑藉父權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
使選法敗壞市道公行群小競趨要價轉鉅如刑部
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
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夫以司屬郡吏賂以千萬則
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紀極平時交通賂賄為之居
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
奴嚴年輩家中書羅龍文為甚年尤稱桀黠士大夫
無恥者至呼為鶴山先生遇嵩生日年報獻萬金為
壽威獲富倍若是主人當何如嵩父子故籍袁州為
廣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
各主之抑勒使奪民怨入骨外地年利若是鄉里又
何如尤可異者世蕃喪母陛下以萬年高特留侍養令
鵠扶柩南還世蕃乃聚狎客擁寵姬恒舞酣歌人紀
咸絕于斯而極至鵠之無知則以祖母喪為奇貨所
至驛驢要素百故諸司承奉郡邑為空今天下水旱
頻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搖克內外百司
莫不竭民脂膏塞彼窟壑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病
天久災變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于市

以為人臣出橫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實甘伏顯戮
高勳愛慈子召賂帝權亦宜亟放歸田用清政本先
是帝頗知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
扶翼得幸帝密問輔臣賢否道行詐為翼語具言高
父子弄權狀帝由此誅高而任徐階及應龍奏入遂
勅高致仕下世蕃等詔獄而擢應龍通政叅議然帝
雖罷高念其贊修宮功意忽忽不樂手札諭階言高
已退其子已伏辜敢有再言者當并應龍斬之應龍
深自危不敢履任賴階調護乃始視事久之世蕃誅
應龍蓋自安歷遷大理少卿進太常卿璽濟宮殿二

十餘祀應龍請止祭春秋不納有師宗祀者以道士
致位太常卿私竊藏金至是應龍適之宗紀坐遣戍
尋遷大理卿隆慶初以副都御史總理江西江南鹽
先遷工部右侍郎五年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朝弼驕
恣違法廷議遣大臣有威望者鎮之乃改應龍兵部
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至則發朝弼罪朝
弼竟被逮萬曆改元鐵索著賊作亂以便宜發兵討
平之已而番人梅賚反合土漢兵進討斬獲各千餘
人應龍有才氣初以劾嚴嵩得名驟致通顯及是頗
以賄聞而其為太常也省牲北郊東廠太監馮保傳

爭而至尊者引入正而莫香儼若天子應龍太駭勅
保借拜保深銜之及三年京察自陳保修卻令致仕
先是臨安土官普崇明崇新兄弟構事崇明引廣南
僱兵為助崇新則召致交兵已交兵退僱兵尚烏慮
龍命部將楊守廉往勸守廉掠村聚殺人僕賊未之
再敗官軍人以咎應龍及是應龍聞罷官不俟代徑
歸已代者王凝欲自以為功力排應龍給事中張應
章遂劾應龍債事誤國下巡按御史勘報會御史郭
廷格雅不善應龍劾上如駁言應龍遂削籍
株潤字若雨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臨川知

縣嘗以事之南豐寇猝至為畫計却之以治行徵授
南京御史嚴世蕃置酒召潤潤談辨風生世蕃心悼
之既罷屬客謂之曰嚴侍郎幸謝君無刺論當世事
潤到官首論祭酒沈坤擅殺人請不法狀置之理已
劾嵩黨副都御史鄧懋卿五罪懋卿蒙嵩力得不問
伊王典樞不道廷臣論列者數矣王猶不悛潤復抗
章糾之典樞累奏辨詆潤挾私于是禮部禮科交章
論王不當抗朝命竟削官官終以世蕃納其厚賄第
下錫責讓潤因言宗室繁衍歲祿不繼請亟議變通
帝深然之下所司集議會帝用鄧懋卿言成世蕃嘗

州其黨羅龍文濟州世蕃留家不赴龍文一請戍所
却逃還徽州故里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四十三
年冬潤按視江防廉得其狀馳疏言臣巡視上江併
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
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
龍文排誘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
四千餘人道路洶懼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
絕禍本帝大怒即詔潤逮捕送京師世蕃子紹庭官
錦衣聞命急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
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從梧州捕至遂盡按
二人諸不法事二人竟伏誅潤尋擢南京通政叅議
歷太常少卿隆慶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
府屬吏憚其威名咸震慄潤至則持寬平延見父老
咨所疾苦為蠲逋責減科徭汰食之浮于事者覈田
定賦吏民皆悅服居三年卒官年甫四十先是潤鄉
郡興化陷于倭寇潤持疏請蠲復三年發帑金賑恤
鄉人德之旅櫬歸遮道四十里為位祭哭凡三日
論曰世宗曲庇奸邪誅斥善類當時朝士以攻嚴氏
得禍者踵相接也利後有復正氣乃仲隆萬之間忠
節震顯然其所摧折不既甚乎且世蕃之惡貫盈久

矣鄒林二人乘機遂會始得桿而去之世宗猶追念
罪輔如失股肱終風有噬不日有噬其詩人之謂與

明史卷三百七

列傳一百五十八

海瑞 吳 欽 韓太初

嚴 清 王 遠 丘 樞

袁洪愈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舉鄉試入都即伏闕上平黎策欲開道置以靖鄉土職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行縣屬吏成伏瑞瑞獨長揖曰忝處師席可屈膝乎遠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遇母生日始布肉總督胡宗憲聞之曰海淳安非母壽肯食肉耶時宗憲震震東南其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

嚴胡公按部下令所過毋供張余其行裝甚盛必非胡公子發索金數千納之藏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也都御史鄧懋卿行部過供其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懋卿恚甚然素聞瑞發胡公子裝為歛威去而獨巡鹽御史袁淳諭瑞及慈菴知縣霍與瑕與瑕亦抗直不諂懋卿者也時瑞已擢嘉興通判坐捕與國州判官久之陸先祖為文選權瑞戶部主事時世宗享廟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在外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而廷臣每揚最揚壽罪後無敢言及時政者瑞感憤四十五年二月上疏曰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民生利病一不用而為不稱其任欲稱其任亦惟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胆為陛下陳之貴漢文帝賢主也貴諫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然悠游退避將不免於怠廢此誠所大慮也陛下天姿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貢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精銳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及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選舉可得一意修其竭沃脂膏與共本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制若器溢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排謗殺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近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天下因即陛下建元之號而應之曰嘉靖者言無家不淨也陛下試靜思之今日天下為何如乎通者嚴嵩罷相世籍極刑一時差快人意萬能之後猶之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類臣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布寶則度支

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
陛下正言者使之甚也然愧心餘氣退有後言欺君
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
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
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也過于苛斷是陛下之情偏
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
官多以欺欺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之意
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
薄臣士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隨
陛下于過舉而恬不為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
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
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
聖賢素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
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
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者陛下受術
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既不長生而
陛下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恠妄猶甚昔宋真宗
得天書于乾祐小孫奩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
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
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

為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為實然過矣陛
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
不可治而齋修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
諸道有言違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
言莫違此陛下之針左也即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
者乎昔為同心今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
為逆者也材歷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
寧為嵩之順不為材之逆者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
而潛為趨背者乎即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
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
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其身於堯舜禹
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
其身于率蕩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
理此在陛下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為而切切於輕
舉度世做精神以求之於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
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
而好說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
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帝初得疏大怒抵之於地顧
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適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
有癡名聞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

罪于朝其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疏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常曰此人可方比于茅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問臣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宜受此人詔苦也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司務何以尚者嘗為帝進龍涎香揣知帝無殺瑞意疏請釋之帝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詔獄晝夜榜訊越二月帝崩穆宗立兩人並獲釋方世宗初崩外庭多未知提平主事聞狀以瑞且見用為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官車適宴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驚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于地終夜哭不絕聲既得釋復故官俄改兵部擢尚寶丞調大理陸慶元年徐階為奔康所劾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于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于高拱人題其言歷兩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莫不銜屬墨吏多自免去有豪家朱丹其門

開而黜之中人監織造者為賊與從瑞銳意與革疏請濟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一意抑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時罷相里居接問其家無少貨階弟侍部陟恣行里中輒逮捕如律下令罷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亦時有被誣者又裁革部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與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優詔獎瑞已而給事中戴鳳翔承階指劾瑞死奸民魚肉縉紳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為巡撫只半歲小民間當去號哭載路家繪像祠之將履新任會高拱掌吏部素銜瑞并其職于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私授意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觀至山中視瑞瑞為設鷄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太息去然居正憐瑞峭直難中外交荐終居正世卒抑不召至十二年冬居正已死吏部欲用為左通政帝雅聞瑞名命任以前職明年正月召為南京右僉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時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去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畧謂陛下

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失之於貪吏之刑輕也諸
 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
 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刺皮囊革
 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常用此
 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直獨勸帝虐刑時議以
 為非御史梅鵬祚劾之帝難以瑞言為過然察瑞忠
 誠為奪鵬祚俸帝屢欲召用瑞執政有陰沮者乃以
 為南京右都御史南京諸司素習媮惰瑞以身矯之
 有御史偶陳戲樂欲抗太祖法予杖一時百司莫不
 震肅而小人多不便者南京提學御史房寰自以素
 貪墨恐見糾摘欲先發南京給事中鍾宇淳復力懇
 之由是再疏醜詆瑞亦屢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
 卒于官瑞無子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悼敝
 羸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士大夫醵金為款小民
 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酌而哭者百里不
 絕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瑞生平為學以剛為主因自
 號剛峯天下識與不識咸稱剛峯先生嘗言欲天下
 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
 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為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
 頒一條鞭法其意蓋主于惠利元元云始林瑞者何

以尚廣西興業人由鄉舉歷戶部司務出獄後擢光
 祿丞又以劾高拱坐謫拱罷起雷州推官終南京鴻
 臚卿

吳薇字汝喬汶上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歷郎中嘗督餉宣府積羨數千金藏吏進薇屬邑拒
 之去知廬州府為治責大體不尚苛細稅課歲千萬
 金例輸之府薇以代郵傳費西山薪故供官費弛以
 利民歲疫設醫局療之朔望詣學躬講經義置社倉
 社學務行鄉約專務以德化民戒民毋有不孝弟毋
 怙奢侈毋鬪狠毋崇尚浮屠法復旌善申明二亭別
 民善惡廬人莫不化之以憂去服除改保定其數教
 厲俗一如廬州無所事摘發而昏吏市糶自無敢越
 軼其後嚴清總之與薇齊名而薇之德及人尤甚歷
 山西副使浙江叅政湖廣按察使小西右布政使並
 以清靜得民三十四年冬改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
 六府畿輔徵發四出薇素知其凋敝乃奏裁十六七
 民力遂寬嚴嵩貪黷害政薇心疾之甫浹歲遂引疾
 去屏居南旺湖茅屋薄田粗給衣食出入跨蹇驢或
 有覬其矯者薇曰吾力能致與夫老不便騎故耳非
 敢矯也嵩致徐階寇採名德以貴州巡撫徵尋進左

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時十四年也徽至家僕入言狀獄方端坐行氣止僕立門外良久乃下床了無喜色隆慶元年歷吏部左右侍郎京察竣吏科給事中胡應嘉有所中救疏未下獄詣政府抗聲曰閣下視故事有考察去官而科臣敢留之乎幸無壞國體也執政愕然亟下應嘉疏譴責之遷南京禮部尚書就改吏部抑浮薄杜僥倖躬厲節儉南都縉紳憚之三平閏月疏陳六事一言經筵皆具文宜時召近臣論今考古二乞令九卿大臣班立便殿軍國政務以次輪對三請優容直言以倡敢諫之風防塞壅蔽四言宜從節儉為天下惜財毋虛外庫以實內帑五謂部院題覆章奏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否則明列是非勿持兩可六言先朝內批部臣輒引義固爭近多曲順請遵祖制執奏帝善其言皆嘉納明年改兵部參贊機務未上給繇過家病卒詔贈太子太保謚介肅徽清望冠一時視躬嚴肅見者莫不自失知廬州時都御史王廷適守蘇州以公事相遇京口徽召為金山之遊所携酒一瓶肉一觔菜數束廷熟視笑曰具止足乎徽亦笑曰豈不足兩人食耶惟然論心竟日而還廷深服其儉去廬日假一蓋樂雨至即命還之歸

自南都歷事不佞假借察以見容焉
譚太初字宗元始興人十歲補諸生長敦行諷有聲里中舉嘉靖十七年進士授工部主事以憂歸起補戶部二十七年改戶科給事中數偕同列論事歷兵科左給事中冊封淮府覬遺無所愛出為江西副使凍于風紀視權勢蔑如也清軍多所窘釋御史孫慎以失額為疑太初曰失額罪小殃民罪大慎無以難理郵傳過客無敢擾上官屬資其故人亦峻拒之嚴嵩專柄親黨多強奪民田治之不少貧年五十輟具疏乞休會遷廣西右叅政乃勉之官歲饑米翔湧勸替撫便宜發糶貧民額馬居二年以喪妻子扶劾徑歸父之起故官河南未上擢南京右通政俄遷應天府尹將赴南都而穆宗即位乞以叅政致仕不許隆慶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明年遷戶部左侍郎督倉場責戚內臣侵民產太初躬親按視多斥還之民時海瑞為僉都御史力薦瑞可大用太初性恬淡雅無宦情至是復屢疏乞休當事者強留之四年拜南京戶部尚書在道引疾去家居田不及百畝讀書鼓琴里人罕識其面尚書馬森嘗言平生所見清節士祇二人謂太初及吳徽也卒年七十五謚莊懿子晉以

貢生知上西州有直聲

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甫釋
褐即與同年生宋賢具疏劾嚴嵩為當道所阻除富
順知縣公廉恤民治聲大起以憂歸起除邯鄲入為
工部主事歷郎中董作京師外城修九陵斤斤慎出
納吏無所欺侵者費巨萬工成當叙力辭止受加俸
再以憂去服除補兵部彊直敢任怨由是忤權貴稍
遷保寧府故事歲籍民充京師庫役請議罷之賑荒
弭盜善政章聞人以此前知府吳嶽歷遷易州副使
陝西秦政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並以清望為撫按
及言官論薦章十餘上隆慶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
撫貴州未上改四川清久宦川中自為按察使僚吏
憚其風采相率厲名行少有墨敗者至是不煩教誡
吏治益清先是郡縣卒歲團操成都清以為擾民罷
之番人入貢裁為定額勿得一人其他條教務在利
民而痛絕強宗悍吏無所假借以是毀者亦衆四年
陝西賊流入四川境巡按御史王廷瞻劾清縱寇當
罷大學士趙貞吉言賊起即使貽害川徽即有罪當
罪守土臣不宜專責巡撫臣蜀人也深知清約已愛
人有事任怨今蜀地歲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

秦之臣竊嘆今日任事甚難欲為國家利小民必得

罪于豪右而論事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者海瑞
既去若清復繼之是任事之臣皆不免彈擊士惟以
全軀保位為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聽調清遂不
出萬曆二年起撫山西未赴改貴州歷兩京大理卿
三遷刑部尚書堅執法比不執權勢時張居正當國
廷中大臣多其私人尚書不附虎者獨清而已暨居
正卒沒馮保家得其籍廷臣覬覦者悉去之清獨無
名神宗深重馬會吏部尚書梁夢龍去即以清代日
討故事辦官材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律進者中
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甫半歲遽得疾歸神宗念清
不已數問閭臣嚴尚書疾愈否十五年兵部缺尚書
用楊博故事特詔起補且遣使趣行而清疾益甚不
能赴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肅清初拜尚書不
能具服色末素屏帶以朝或明之曰公釋褐時七品
玳瑁帶猶在耶清笑而已王錫爵謂清與海瑞丘樞
操行畧同而瑞樞喜竊刻標異稍聞大體清持議本
人情色溫氣和人皆得而近之以清為得中道云
王遴字繼津霸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紹興推
官入為兵部主事歷員外郎增直務節廉不妄交與

惟與同官楊德盛善德盛劾嚴嵩及其孫忠冒功事
下部覆世蕃自為業以屬武選部中周冕冕發之及
得罪尚書聶豹懼起所司以世蕃業上遵直前贊爭
豹怒竟覆如世蕃言及德盛論死遵為資粥饋且以
女字其子應翼焉父子大恚極他事下之詔獄事白
復官及德盛死西市收而葬之出為山東僉事再遷
奇嵐兵備副使詰戒禁奸有威名為撫按所忌論劾
去官奇嵐民相率訟寃詔許起用四十五年擢右僉
都御史巡撫延綏時部內數中寇戍卒寡弱遵至蒐
軍實練武勇得精兵萬人以其閒築外郭治邊墻繕
小芥河平胡諸墩堡軍聲漸壯其冬賊大舉犯定邊
固原總兵官郭江戰沒賊遂殘城堡十餘總督陳其
學陝西巡撫戴才坐免遵亦停俸已巡按御史溫如
玉列上失事狀復議及遵兵部言遵以殘創之餘膺
大奉之冠不當深罪乃貶俸一秩視事遵在鎮戎備
甚修明年隆慶改元賊凡六入塞皆失利去而如玉
論不已竟解官候勘又明年御史楊鈔勘上其功遵
以故官巡撫宣府時總兵官馬芳驍勇賊不敢深入
遵乃大興屯田募民墾治輕其租奏行屯政便宜遵
儲賴之三年秋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四年召

拜兵部右侍郎省親歸尋起協理戎政神宗立張居
正東政遵其同年生雅不相能會有閔造之議遵因
請行命往陝西四鎮峻絕餽遺時戴才為總督以舊
奸致賀亦不受事竣遷移疾歸居正沒始起南京工
部尚書尋改兵部奏贊機務守備中官丘得用濫用
營軍遵奏禁之因陳計安留都十二事得旨允行軍
政大肅十一年召拜戶部尚書先是奉詔蠲除免及
織造議留為銀百七十六萬餘兩命于太倉庫補進
遵言陛下歷十餘年之儲積僅三百餘萬耳今因一
歲蠲除即取補于庫計十餘年之積不足償二年取
補之資矧金花額進歲當百萬自六年以後增進二
十萬今合六年計之不啻百萬矣太倉之積非源泉
也歲進不已後將何繼因言京通二倉糧積至八百
萬石足供九年之需請量改折百五十萬石期三年
而止帝以積貯責裕詔許一年時尚寶丞徐貞明御
史徐侍請開京東水田遵力贊之議遂決故事戶部
銀專供軍國不給他用帝大婚時暫取濟遠銀九萬
兩為織造費至是復欲行之遵執爭未幾詔取金四
千兩為慈寧宮陳設用遵又力持皆不納已陳理財
六事請崇節儉重農功督逋負懲貪墨廣儲蓄儲貢

市報曰事關朕躬者已知之餘初所司議行是時釋
教大盛遊言者高皇帝有令僧道私創庵觀者戍文
皇帝時軍民私自披剃罪同乃今琳宮梵宇充塞城
內小民無知率負公家之賦而私會香錢無敢少緩
至質當以應民生並因請僧道年四十以下及無度
牒者悉令其歸農有聚眾修齋者坐以左道罪章下
禮部尚書沈鯉亟稱之請如遊言詔許之閱數日而
妃宦官多言不便事竟中止故事御馬監所畜御馬
歲供菽四萬七千餘石芻百七十餘萬末至是帝以
內操增馬詔加芻菽亦如之遊以為煩費請裁損詔
減六之一十三年改兵部尚書屏絕請托大帥李成
梁賂遺徧禁穀不敢一至其門遊在戶部頗有執事
已為中官所嫉會帝閱壽宮中官持御批徑詣部索
馬遊以題本當鈐印司禮傳奉由科轉發至部無徑
下部者因援故事執奏帝不悅先是大學士中時行
以管事指揮羅秀屬遊補錦衣僉書遊謂僉書由南
北鎮撫選任無越升例不許時行不能無望至是調
旨責遊擅留御批火教上體御史傅光宅黃紀賢顧
雲程李瑄因交章劾遊遊乞休去遊去張仕備代之
給事中張養蒙言羅秀本太監滕祥家奴賄入禁衛

德歲營求僉書尚書遊持正不從為所中傷而去遊
去未幾秀即躡次進用物議沸騰其故有難言者於
是斥秀在備亦罷而人乃益思遊遊難退聲望愈重
馬以年高存問者再三三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天
啓初追謚恭肅

兵梅宇懋實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由行人擢
刑科給事中三十四年七月有倭賊六七十人失道
流劫自太原直逼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等倉皇閉
守不敢出禁閤二日賊始引去南京給事御史以聞
并劾時徹及守備諸臣罪會時徹亦列上其事詞多

隱獲梅抗疏劾其欺因由是時徹及侍郎陳洙皆罷
歸時帝久不視朝嚴嵩擅政梅疏言權臣不宜獨任
朝綱不宜久弛嵩深憾之四十一年春疏劾嵩黨寧
夏巡撫謝淮應天府尹孟淮貪黷謝淮坐免是年嵩
敗劾由嵩進者順天巡撫徐紳太僕少卿鄭本立大
理丞吳遵檢討吳可行吏部主事劉應奉詔留紳可
行餘皆敗然三選兵科都給事中劾南京兵部尚書
李遂鎮守兩廣平江伯陳玉讓錦衣指揮魏大經咸
以賄進詔下大經吏王撰革任已又劾罷浙江總兵
官盧鏜梅彊直勵風裁奸持弊一時墨吏聞風震懾

明年冠犯通州總兵楊選被逮及冠退檄併其僚陳善後事宜措切邊警甚悉帝以選勾賊欺君怒檄不早劾杖之六十斤為民餘滿邊方雜職檄歸敝衣一箇圖書一束而已穆宗在潛邸聞之嘆曰丘給事幸無死乎隆慶初起任禮科不至尋擢南京太常少卿進大理少卿以病免神宗立言官交薦會張居正當國雅不樂竟不召萬曆十一年秋始起右通政未上報副都御史檄以一柴車就道僦宿野店為荷擔者所訶置不問既入朝慨然以澄清自任明年二月陳吏治積弊八事言臣去國十餘年士風漸靡吏治轉污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例給由撫按官察與保留彼獨無一不稱者乎以朝廷甄別之典為人臣市交之資敢于徇私而不敢于盡法不惟惡無所懲而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方未報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而臨所部而請事之竿績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甘于末首俯眉聽人頌指安望其屬風霜動山岳耶此請托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托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侈加善考先達于監司由是監司德且畏之

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然此訪察之積弊三也邇來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是單寒樸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傳翼之虎即賦穢狼籍還登薦剋其嚴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畧見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方今懲貪之法失之過寬強人意者祇有提問一事無如豺狼見道狐狸是問非不有提問之名也或陰縱之使去或累遠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即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之錄泰革管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毫釐曾有一進職滿貫故劾抵死者乎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糾劾所以勸懲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籍者不與馬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營謀者罕及馬凡香接差委之類專計出身之速于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此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昂而吏民之觀瞻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之官也必待之以禮然後可責之以法今也役使違科則無殊乎隸則任其汗踏害民而不屑于禁治禮典法兩失之矣崇按之職賢才所聞今不問其職業而一聽其祈為及

至考探則曰此寒官也禁與之上考若輩知上官不
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
此處伍承教職之積弊七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
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
獨冒其恩尊之為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管籠間道終
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
不獲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
官而得富遂以富而市官此魏道之積弊八也要此
八者敗壞之源不在外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
若杜預鎮荊州數餉道朝責曰但恐為害不求益也
夫止亦避害且然况紛紛求益者乎昔齊威王烹一
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陸下誠大奮此
綱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疏奏帝稱
善勅所司下撫按奉行不如詔者罪頃之官故給事
中魏時亮周世選御史張積李復聘以忤高拱見黜
文選即胡汝柱以忤尚書被傾此皆才足見用宜賜
甄錄至於御史于應昌構簡劉臺與王宗載違戾而
應昌止罷官勞堪巡撫福建殺侍郎洪朝選御史張
一鯤監應天鄉試王篆子之昂因緣中式錢岱監湖
廣鄉試先期請告正少宗選就試會居正卒不果遂

林許篆子也衛曹一藥身居風憲威稱兩保而願命
大臣朱建則結馮保為父尤七為 此數人者得罪
名教而亦止罷官此綱紀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
臣初入臺警掃除積弊今待罪已三月而大夫之恣
肆小吏之貪殘小民之怨咨四方之賂遺一付如故
臣之不職亦可見矣請賜罷斥用儆有位時已遷刑
部右侍郎優詔報之時亮等得召還則應昌等籍取
盜三秩馬未幾借中官張誠往籍張居王家梓初為
居正所控人謂持之必急比抵荊州張氏管籠所寄
惟榮王篆曾者吾傳作舟高志進數家餘無建美者
還轉左侍郎增俸一秩明年拜南京吏部尚書尋卒
贈太子太保謚簡肅子雲章繼子雲萃皆舉進士雲
章深州知州雲萃廬州知府
東洪愈字柳之吳人舉嘉靖二十五年鄉試第一遂
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剛介疾惡恥隨
俗潛浮檢討梁紹儒阿附權要交通賂遺壁招權繫
官穢跡顯露并論尚書萬鏗侍郎葛守禮不能表正
率下詔切責鏗守禮下壁詔獄斥紹儒于外時論快
焉已陳邊務數事言速東大同宣府兵不當調入內
地請留戍本鎮聞警馳援薊鎮繕邊取諸都軍及外

郡班軍已足不當復擾畿民士不用命宜令將得行法將不用命都指揮使以下總督得行法千戶以下總兵官得行法詔俱從之洪愈久次當遷萬扶臧屬吏部尚書吳鵬故抑之已出為福建僉事歷河南參議山東提學副使湖廣叅政所在以清節著稱萬敗召為南京太僕少卿歷鴻臚太僕光祿太常四卿皆在南京隆慶五年以疾歸萬曆初張居正當國洪愈其同年生不通書問居正遂不召十一年居正已卒乃起故官遷南京工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掌南院事就改禮部尚書會南京御史譚希思諫外戚李文

全不當襲伯爵內臣提督太和山者不當預民事禁中不當屯兵操練且請循舊制內閣設絲綸簿以重王言宮門置鐵牌約勅宦官以杜干預帝意不悅諸官復群擠之詔詰絲綸簿鐵牌並載何典下南京都察院勘訊將坐希思誣罔時代洪愈者辛自修未至洪愈曰忠言難得老臣不為代明誰復明之者乃具言希思所陳載王可大國憲家敵薛應旂憲章錄二書希思偶感時事謬為當復言誠狂慧心實無他乞特賜寬貸帝以所據非頒行制書意誦希思謀職洪愈尋上疏請禁干謁又極諫屯田廢壞之害乞勅還

臣核屯地盡力開墾新墾者永不起科率募商就耕以所收粟麥中鹽免內地飛輓皆議行已請保聖躬崇真儒敦教本帝展納馬十五年復起南京吏部其冬引年乞休帝重其清德加太子少保致仕洪愈通籍四十餘年淡然無欲不競榮利故雖致仕通顯率在散曹既謝所居不增一椽出入徒步如寒士遠近莫不重平年七十四歲贈太子太保謚安節子一鶚以廢仕治中至體粥不繼以死洪愈遂不獲葬周孔教為地撫捐金篋之希思茶陵人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論曰嘉靖凋敝之餘士大夫習尚圓通毀方削角海瑞吳薇諸人懷蹇諤之節抗直道以激清風可謂較彼埃溘者矣神宗中葉廟堂尚務姑息政紀不修上下媮惰瑞及丘楫將糾之以猛補偏救弊亦各以其時也至欲痛行嚴酷復舉洪武初政得無矯枉過直乎瑞之論亦太傷激矣

明史卷三百八

列傳一百五十九

謝廷蔭 黃 卷 張 緒

沈 龍 子懋學 梅守德 貢諸國 章時鸞

查 鐸 張 崇 周思兼 王叔果

鄭文茂 顏 鯨 李 渭

謝廷蔭字子佩富順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新喻知

縣治嚴徵授吏科給事中十六年御史胡鯨言京師

優娼雜處淫縱成風請初五城諸非隸教坊兩院者

片去之僧徒取妻及無度牒者悉令還俗都御史王

廷相等議可帝悉醵言奏請鹽城丞并奪廷相等俸

廷蔭抗疏救之被詔切責需震謹身殿疏陳修省數

事語切直帝不憚謂疏有訛字停其俸十八年偕同

官督熨李逢周琬諫帝南巡忤旨已給事中戴嘉猷

馳疏請回鑾而車駕已發帝大怒甫還即執嘉猷并

廷蔭等下詔獄考訊謫邊方雜職廷蔭得雲南典史

倭遷浙江僉事以侍養歸遂不出隆慶元年吏部奏

起遺佚詔以故官淮山西俄推河南右叅議皆引疾

不拜吏部高其行請得以新秩歸老許之萬曆改元

四川巡撫曾省吾奏言廷蔭隱居三十年家徒四壁

樂道者否宜特加京秩風勵士林詔即家進太僕少

卿又數年卒

黃卷字景文麻城人嘉靖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

陝西副使年四十五即致仕歸與其妻躬操井臼悉

驅家衆治田親餉之嘗借鄰家農具鄰家以其責人

也欲代之荷卷固謝曰假我具厚矣奈何更煩汝自

荷而去一日躬耕水田水汗過者衣絮欲酸之卷拱

手其人乃去已知為黃副使大驚卷經歲不詣城市

間一至輒重鞭數掌孫曰黃公未矣蓋遙見衣履敝

惡即知黃副使也嘗以隻鷄博酒餉知縣既別去復

還語曰適瓦尊可免還為笑而予之其為人直樸如

此聞佳山水儵然獨性經時忘返居常好客客至身

自治具無兼味同郡耿定向周弘禴常訪之俟其入

治鎮定向竊窺其室一敗榻而已出與弘禴嗟嘆久

之卷居官善于其職定向以御史使陝西道出商雒

商雒人述卷遺愛至泣下顧其鄉人好言卷居鄉事

故其治績反鞅不傳云

張緒字無意漢川人本農家子九歲時從父謁田主

劉翁翁試以對偶大奇之乞養為子課之學甫冠舉

嘉靖十九年鄉試登翁卒二子始離襁褓親族蠶之

幾覆其家緒力獲獲免乃復本姓求友四方受業安

福辭守益謁選得桐城教諭歷戶部員外郎與歐定
向羅汝芳李材華講學不輟會當路有惡之者摘繁
呂教諭稍違德陽知縣踰年告歸室虛蕭然布衣既
東晏如也學者稱為觀山先生卒年七十二鄉人私
謚曰介肅緒為人高潔教樓故與大學士張居正同
舉緒往謁適吏部尚書在坐居正目緒謂之曰某地
缺知府可令補之緒正色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
太守稱二千石予奪在天子擅威福以私德怨此嚴
嵩所以敗也居正怒而起緒亦竟出其風節如此
沈寵字思畏宣城人家貧父欲使業農寵白其母願

就學遂為諸生嘉靖中舉鄉試授行唐知縣賑災傷
後流移行保甲以民不諳織維置機行教之有御史
行部至所傳菲陋出已惟帳潞以進御史廉其賢更
魁薦焉以才調獲鹿徵授御史廉直有聲出清軍福
建賊李文彪寇南安賴巡撫張烜遣兵禦之賊績
寵劾烜且發其乾沒鹽課巨萬還朝遷湖廣江防僉
事鄭翦數聚黨數千時出掠寵設方畧破平之進廣
西左叅議始寵為縣治尚寬及是為監司振飭紀法
更以嚴稱以母老致政歸寵初師事同邑貢安國後
因安國游歐陽德之門已又從王畿錢德洪辨問深

信良知之既然學務實踐不浮慕取名既歸會知府
羅汝芳叔開元會諸生聽講者常數百人御史歐定
向以較士至聘寵與梅守德共主其席自是宣城人
士皆與于學隆慶中卒于懋學字君典少有才名豪
宕不羈舉萬曆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吳中行趙用
賢以疎張居正奪情被杖懋學亟具疏救之格不入
居正于朝修懋學同年生也三胎書勸之幾諫懋修
不能用以工部尚書應城李幼滋與居正親善後貽
書為言幼滋報曰若所言宋人腐語此趙氏所以不
競也張公不奔喪與揖讓征誅並得聖賢中道監儒

若足知之幼滋初附講學負虛名至是籍紳不為馬
懋學非久引疾歸居數年卒福王時追謚文節子有
則進士官行人寵曾孫壽民字若生為諸生有聲崇
禎九年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甫入都
即疏劾兵部尚書楊嗣昌言嗣昌奪情召用業一年
矣漢儒開金革無避之文君子謂之罪人然遵時孔
棘冠過門庭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者然亦必躬
履戎行稭茅荷戈而後可為金革無避非有安枕京
畿茂天常而昧國憲若嗣昌者哉後又具疏并及總
督熊文燾言嗣昌挈軍旅之權付之文燾為文燾者

據兵一十二萬不為不多集餉二百八十餘萬不為不足苟能成師以往何死不推即使賊而縛與觀猶應宣布皇威而後待以不死今乃漫無經畫講盟結約若與國然天下有受柄于賊而可憐賊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張紹先得疏謂守道常格寢不上壽民抵書紹先將劾之紹先乃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帝以疏既遠式命勿進壽民遂檄括兩疏上之帝留中少詹事黃道周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愧死矣自是言官何指錢增林蘭友詞臣劉同升趙士春相繼抗疏要自壽民發之由是壽民名動天下未幾即移疾去講學姑山從游者數百人南都再建阮大鍼用事銜壽民劾嗣昌疏有大鍼妄陳條畫鼓煽盡芒語必欲殺之壽民乃變姓名避之金華山中國亡遂不反隱居著述終其身門人私謚曰貞文

父子深疾也出為紹興知府時倭難初起守德菴卒繕城儲餉庀械戎備漸修俗尚侈靡士女好游觀為設防禁秘園小人楊珂隱居尚志守德三造其虛甘辭不見為立高士碑表之遷山東副使曹濮間多盜各有大猾為之主莫可究詰守德鈎得其主名報捕殺之盜無所附漸以衰止尋改督學按陶仲文為帝祈年泰山納富人陳生賄檄送入學立視責之轉雲南右叅政乞侍養歸里居建書院與沈寵聚諸生講學鄉人宗之同邑貢靖國字元忠生有至情年十四補諸生兄安國見其履污怒曰汝尚為童子戲耶朴也靖國授受教後羅汝芳未知府事從之問學居母憂築毀骨立舉萬曆二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却張居正欲置人重辟令其子嗣修以通家利未竭靖國還之曰無矣彼此初無世誼也力爭于尚書前竟出之秩滿調泉州知府用廉平為理移兩浙鹽運使屬吏奉長科者巡鹽御史相也倚勢為奸靖國廉得狀寔之批御史怒屬監司出之靖國遂杖劾歸貢氏家世富厚自靖國入仕產日減嘗曰人皆因祿富我獨為官貧久之卒安國歲貢生歷東平知州

奉時嘗有陽人受業斷守蓋之門由舉人為鄒縣知

縣鄒土瘠民散時鸞招集流亡勸之耕織數年邑大治時河決病漕河道尚書朱衡大集僚吏咨得失時鸞請開南陽新河衛用其言果底績時已遷衢州同知衛請其才奏調兗州尚理河事隆慶五年奉治行車異權保定知府明年河道侍郎萬恭議大築堤防給事中雖遵出勸視薦時鸞才乃以為河南副使尚督南堤起蘭陽趙皮峁迄虞城凌家庄亘二百三十里募夫十六萬人役七十日而畢工費大省下無咨怨恭上其功賚銀幣已復有河堤之役時鸞以督工時兩解中濕不良于行而巡按御史褚鈇乃劾其托

疾避事削籍歸萬曆六年用侍郎吳桂芳薦起故官未幾謝病去時鸞性行醇篤居官務盡心不以家累自隨每去官襆被蕭然有古循吏風查鐸字子警涇縣人嘉靖末舉進士授德安推官斷獄明允介而不苛徵授刑科給事中隆慶三年秋寇入大同七日引去總督陳其學巡撫李秋掩取報功鐸與御史王圻交章論之降罰有差帝御講筵端拱無所咨問鐸言近日侍臣進講未及移時陛下肅然而臨儼然而退有矜持之勞無開悟之意請自今講官從容敷析務啟聖聰陛下亦實加鐸省時賜清問

無徒取其彌文致生厭數報聞兵馬指揮孫承芳以執法為內官李陽春誣譖鐸請以陽春所奏下法司驗問戶部尚書劉體乾守正去位鐸疏請留之皆不聽初鐸行取赴都道經新鄭獨座主高拱拱欲致書執政為鐸地鐸固却之拱不懌後拱起掌吏部鐸已遷左給事中復以事忤遂出為山西參議會當進表遭疾不行被劾落職神宗初薦起故官遷廣西兵備副使旋移疾歸鐸少從王畿錢德洪游至是繕水西書院遠近後進多歸之年七十四疾作兄秀問心得毋動乎曰病吾身丹心何病焉旦起衣冠端坐適時

卒同縣張蔡五歲受書輒曉大義常聞鷄聲遽欲起母問之則舉小學以對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應曰兒願為之豈直曉之而已十三遭父喪哀毀不離次後聞南京祭酒歐陽德講學往從之游累歲不返復師事鄒守益王畿錢德洪竟以諸生終周思兼字叔夜莘亭人早有文名嘉靖二十六年登第除平度知州平易近民躬巡郊野坐籃輦中携飯一盂令鄉民以次舁行不隨輿隸因盡得聞閭閻疾苦狀悉蠲除之民大悅王府奄人縱莊奴奪民產民訟之監司杖奴斃之獄奄迫王奏聞下所司訊竟論死

巡撫彭黠疑之冷思兼往徽王為置酒欲有所囑竟
席不敢言思兼閱獄詞曰此決杖不如法罪當杖今
以王故加一等奄証告罪當戍今以王故末減足矣
監司竟得復故秩旁郡饑民掠食民間所司持之急
且為亂上官檄思兼治之將加勦焉思兼作小木牌
數十散之四郊令執牌就撫民得牌雲集城下吏恐
不敢納思兼令大開城門召之入而撫諭之且賑以
錢穀事遂定入魏奉治行第一當遷州人走伏闕下
乞還任乃復留一年擢營繕員外郎督臨清磚廠士
民遷道法送車不得行臨清去平度近其人往訊不
絕有同年生貌類思兼使經平度或誤傳思兼至爭
奔走未獨此見知非是各歡息去其後竟祠祀之厥
故有羨利峻却不納摘奸徒尤無狀者杖而戍之盡
禁為清時晏坐堂上呼卒擔水洗滌曰毋污我庭除
故事公私船北上悉令帶磚獨中使不肯至是無敢
不帶者時河勢將決思兼禱于神募民糞土築隄身
立赤日中督之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民免于災思
兼雖不治民其頌聲不減平度進都水郎中出為湖
廣按察僉事武岡州有岷王府其將軍五人橫甚集
亡命白日殺人掠貨財王不能制監司避之不入境

者二十年民無所怨思兼獨傳檄臨視州人迎懇者
千餘人思兼度非州佐可辨即聽民自擇捕去城十
里守備祝明未遷思兼察其人可任與之密謀盡得
其奸狀五將軍者盛氣而入諒于度思兼不為動又
令群姬戟手呼于門亦不為動已而懇者各縛其
黨至悉繫之獄五將軍無可奈何則藏利刃而入思
兼逆知之與之揖而捫其臂曰毋妄動吾為將軍百
口計將軍乃為此曹死耶其人計沮而退乃列上其
罪于兩臺奏聞訊治悉網之高墻所奪田宅子女盡
還之民吏民大喜為塑像立碑思兼不可使使往毀
民爭舁而藏之兩臺薦疏交上會遭內艱去官既而
遭外艱並以毀瘠聞服闋遂不復出居七年即家起
浙江僉事不赴再起廣西提學副使未開命而卒年
四十七思兼端介恬雅凡世俗紛華聲利之好一不
入其心究心性命之學而不喜立名其居鄉有盛德
善詩文工行草書鄉人重其學行私謚為貞靜先生
王叔果字育德永嘉人父激舉于鄉終福建左叅議
叔父激第進士歷考功郎中右通政第張孚敬榜國
引為國子祭酒踰年即謝去叔果舉嘉靖中鄉試與
弟叔果同游而京國學時祭酒程文德太常卿歐陽

德講學都中兄弟並隸講下二十九年與族父諱同登第旋以使事歸遭父喪服除又四年始起授職方主事歷武選部中武選最為優雜甄利藪叔果每注選嚴加稽覈吏無敢奸出為湖廣右參議部承天德安二府承天有睿宗陵寢而德安為景恭王初封地多中々虐民叔果引之于禮不聽則裁之以法其人為敵戰部內有鄧梁岐三絕王墳中人藉修護名歲耗以千計悉清裁之縉紳謁顯陵者踵至其夫原曾責之鍾祥民因甚為請于撫臣俾跪酌道里近遠為朝絹品節郵驛為蘓尋遷廣東按察副使時方憲倭當事以叔果文吏不任兵簡用為文學官遂退歸不復出屏居鄉塾罕詣城府雅性儉素紛華聲利一無所好林居二十餘年手未嘗去書車精六經性理之學而泰山陽明尤所契合有半山藏稿二十卷叔果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終蘓松兵備參政諱字子孝由溧陽知縣入為御史按雲南勅黔國公沐朝輔不法朝輔竟得罪終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叔果族兄德字汝修嘉靖十七年登第歷東昌大名推官擢給事中俺答圍都城數條上軍事出募兵山東所募為諸道承以廣東按察僉事罷歸會倭患起德所居在

鄉間乃傾財募士力捍鄉井積三年屢有新獲最後載敗援不至猶手射殺數人罵賊而死贈太僕少卿世廕錦衣百戶立祠曰愨忠鄭文茂字寶夫縉雲人生有至性八歲塾師嚴束以禮法諸生不堪將去之文茂獨曰志不熱耳孰之當更速也十二喪母哀毀過于成人寢處棺側哭恒至夜分日為流血有芝生于棺事繼母如母嘉靖三十二年甫釋褐而父卒徒跣奔還嘔血數升毀瘠骨立其祖泣撫之曰吾老矣既失壯子又使我失佳孫耶乃強起啜粥廬于墓所服除起授刑部主事清執不撓為尚書鄭曉所器宛平令乾沒帑金委罪藏吏當死者九人文茂訊得其情欲坐令贖嚴嵩父子令錦衣陸炳陰脅之文茂不為動竟置之法而九人獲免又數出錦衣所誣大盜炳深銜之然卒不能有所讎慮因江南人不得干以私歷員外郎部中出為承天知府漢水故有隄歲久而圯大為民患文茂議復之而荊州當其下流士大夫慮害已相率為流言以阻張居正時官翰林三貽書力止語尤危切文茂怒斥之曰我非以隣為壑也我能隄彼獨不能隄乎卒成之入覲奉詔行車異軌故徐階嚴劄事欲守其

鄉鄰力辭遷任歲後發倉賑貸而瘞其死者民大悅
振興文教所拔名士李維楨輩十餘人皆取科第去
提學使者為廣弟子員以優之景陵令貧以陰結奄
人故驕乃版其不法狀逐之歸屬吏震悚遠四川按
察副使銜夔州兵備雲陽令善媚不得于民而能得
上官心文茂獨注下考斥之他州縣佐貳用便宜遠
逐有聞風自去者風紀大振會聞繼母計即日奔歸
裝囊不能辨服既聞張居正當國慮其中傷遂不
復出家居十五年布衣糲食絕跡公府有司屢勸駕
堅卧不應好談性理之學及門者甚眾士類莫不仰
之

顏鯨字應雷慈溪人幼好學有異稟居母喪哀毀廬
墓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視倉場
奏馬諸房易至率中官錦衣召商和買給直後時輸
納多冗費鯨知商困敝疏請部自召買且汰易至之
濫耗者戶部尚書高耀素竭中官格不行奸人馬漢
恬定國公勢貸予錢潛奪償不時沒入其糧為怨
家所訴漢持定國書至鯨立論殺之四十一年畿輔
及山東西河南北大稔鯨請州縣賦罰銀毋輸京師
盡易粟備賑且發內府新錢為糧本帝悉報可已上

漕政便宜六事領運都指揮梅三錫指揮韓哲等已
被薦得權鯨廉其貪劾罷之舉王戚被責明年出按
河南伊王與樸怙惡久且懷異志內結掖廷及奄人
外連嚴嵩父子至是嵩難敗內援備用所奏請立下
多布使兒飛騎接跡京師為耳目府中爪牙率亡命
曠盜見帝春秋高幸中朝有故即發中外皆知之莫
敢問鯨慨然欲除之以泰政歐隨卿多權畧引以自
輔隨卿知承奉王鑑為典樸謀主已久見鑑太息已
又垂泣鑑愕然故屏人語曰若死期至矣伊藩已將
敗馬將軍將禁軍且至若與俱廢矣出鯨撒示鑑鑑

泣問計隨卿曰惟願御史能死若因將鑑獨鯨鯨結
肯甚厲隨卿為解鯨曰第輸誠帝室即反罪為功保
無他也鑑頓首惟命自是王所謀鑑無以告鯨又策
王內援多疏上必不下即下而飛騎傳報變且先起
乃奏記徐階階以間說諸大璫內援亦絕御史溫如
璋洛陽人也併知飛騎姓名密以授鯨鯨告之兵部
尚書楊博及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無一免者
由是京師事與樸不得聞時府中獲衛監所招亡命
猶萬餘人鯨志之會流寇起鯨假稱防寇檄諸府集
兵分屯汜水武關熊耳河津諸要害乃會巡撫胡克

臣劾與橫抗旨矯勅僭擬淫虐十大罪帝震怒廢為庶人錮之高墻波其貲削除世封兩河人鼓舞相慶鯨念宗祿缺數百萬民間女子多閉府中諸亡命竄籍獲衛還其家皆得請而中使以無所乾沒為蜚語聞徐階馳報鯨鯨終力持之然竟亦無惠景王之國越界奪民產為莊田鯨執其爪牙五人置之法魏國公亦侵民產假欵賜名樹碑為界鯨仆其碑成遣其父先是錦衣帥得自選校尉輒受諸使少金署名籍中為民害到侯奉使王府道路驛騷王府內官進奉輒駕龍舟所過恣橫鯨請校尉缺從兵部簡補冊封

改用文臣王府進奉違屬吏毋用內官招自今惟冊親王及妃遣列侯餘皆如鯨議已又言宣大總督駐懷來去邊遠宜移駐陽和黔國公世鎮雲南權重宜令巡撫得專制皆允行政督裁輔學政時有旨令所司清理行戶而錦衣官校多占籍逃徙宛平大興二知縣以詔書召之都督朱希孝怒言禁衛清軍例當優免有司不宜勾問因劾大興知縣高世儒奉詔無狀章下部議尚書懼畏勢漫條數事以上不為世儒辨于是鯨劾希孝私庇羣小亂法市恩且言世儒等實按籍召行戶非勾禁軍此乃禁軍子弟家人倚勢

城社操弄贏以游都市者彼既非在官自當受役倘盡冒禁衛之名致吏不敢問是使富人得抗詔旨而貧者為溝中瘠也臣以為世儒無罪罪在錦衣帝怒責鯨抵誣助臣賊安仁典史隆慶元年歷湖廣提學副使鯨再督學政既教勵實學造士有方以試恩貢生失張居正指降山東奏議改行太僕少卿都御史海瑞薦鯨異才可大用不報先是鯨按河南論熱新鄭知縣其人高拱所庇也以此忤拱在湖廣時夫陵王蒙欲祀其父鄉賢亦執不許至是大計外吏拱掌吏部而蒙適為考功遂以不謹落鯨職中外寬之既

歸望益重萬曆中給事中鄒元標御史饒位文章薦之報寢御史顧雲程上言乃者陛下大起道仗獨鯨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不知相賢耶冢鄉賢耶則黜幽為公典否則驅除異己而已陛下近已登用吳中行艾穆魏時亮趙世卿彼孰非祭典中人乃獨於鯨革新之耶給事中姜應麟李弘道亦言之僅以湖廣副使致仕已而中外復論薦十餘既竟不果用鯨焉志學問老而益勤既卒鄉人立祠祀之李渭字漫之貴州思南人年十五養疴小樓父富見其異語梅以母不敢消悚然少間請曰若妾念何父

遂思無邪而已自是服膺弗替弱冠舉于鄉久之除
 辛陽知縣遷知和州咸有惠愛進高州同知徭賊未
 犯據險置障為三覆待之賊引去時行一條鞭法備
 刑量多寡官為主辨悉放民歸耕屬邑有饋峻却之
 歷南京工部郎中出為韶州知府先是韶民苦使多
 為盜渭集寮屬諭曰欲民無盜君革當先弭盜心否
 則是身為盜憤也聞者凜然受教治最當選士民相
 率乞留撫按以聞詔進一官任職如故隆慶五年舉
 治行卓異進廣東副使惠潮寇朱良賢為亂討平之
 遷雲南參政濬松溪水溉田萬餘頃城晉寧安寧二
 州時役久疫病大作于藥療之死者給糧軍民載若
 慈母居四年謝病歸里涓初問學于蔣信及官南都
 與耿定向語學有契遂執弟子禮復與羅汝芳相得
 其大要以萬物一體為主而歸之于自然卒年七十
 六
 論曰陸萬間新學甚盛士于競務講席以為名高其
 言既不背執于正而其行又絕無以副之則狂妄之
 病中之深也謝黃諸人雖亦未能盡脫于習考其居
 官立身之泰矯矯自好者為多將不謂之嗜行之士
 時身君子於是乎節取之矣

謝文基五百九

劉傳一百六十

歐陽一敬胡應嘉王治

馮成能

孫枝郭洪宸郭棟臣

周弘祖 王得春

陳吾德王邦直汪文輝

唐仰成

岑用賓 駱問禮楊克松

陸鳳儀

張應治 劉奮庸曹大望

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蕭
 山知縣徵授刑科給事中劾奏太常少卿晉應槐前
 為吏選和與稽勳却唐汝迪交肆貪縱南京侍郎傅
 順寧夏巡撫王崇古湖廣參政孫弘執由應槐進俱
 當罷吏部為應槐等解僅罷順官未幾極論禮部為
 書董份罪份除名三遷兵科都給事中言廣西總兵
 當用都督不當用勳臣因劾恭順侯吳繼爵不勝任
 遂罷繼爵以俞大猷代寇大入陝西劾總督陳其學
 巡撫戴才二人坐奪官其後又以軍政劾英國公張
 浴山西浙江總兵官董一全劉顯掌錦衣衛都督李
 隆等九人不職惟浴見劾餘俱貶黜自嚴嵩敗一時
 言官多簡擇爭發憤論事而一敬于其間尤號敢言
 隆慶元年正朔京察竣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劾吏
 卿尚書楊博曲庇鄉里無一人罷下考而挾私憤然

為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考察不公應嘉先寄劾高拱拱修劾將重罪之徐階等重違拱意且以應嘉實依察初未嘗有言今乃案牘同官妄奏擬旨斥為民制下言路大譴一故上疏為應嘉訟斥博及拱且言應嘉前疏臣實與聞點應嘉不若點臣會給事中奉旨修御史陳聯芳疏爭而階亦悔其太過應嘉得外調為建寧推官而拱與階之隙自是益深矣一故尋劾拱屢被論列不思引咎乞歸反誣言官為黨欲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斥不聽諭月御史齊康疏劾階諸給事御史以康受拱指羣集闕下書而唾之

一故首疏劾康康亦劾一故互指為黨會言官多論康者康竟坐謫已陳兵政八事卻皆發行而南京振武營兵由此罷去積患遂除湖廣巡按御史陳省劾汝和山守備中官呂祥詔已從省言徵祥還罷守備官未幾復遣監丞劉進往代一故言劉進故名復常守顯陵誅求無狀肅皇帝下之獄克孝陵衛守軍今逃籍更名宜復見進用帝悟遂改命為九月命中官呂用等與京營一故抗章力諫事竟寢明年劾點國公沐朝弼殘忍橫恣屢抗詔旨請治其罪及諸位使為奸者制可俄權太常少卿先是一故屢擊拱拱

然疾之及拱再起柄政一故懼即日告歸遂竟以憂死時應嘉已累遷奏議以憂歸聞拱再相亦驚怖而卒應嘉沐陽人先一故三年進士由宜春知縣擢吏科給事中嘗劾文選郎中周良賓督學御史于業貪汙二人坐下獄敗秩三遷吏科都給事中疏言近臺諫之選率采虛聲推知一列薦剡輒自命清華吏部第試章奏不加品階若知縣熊東元滿良責劉介齡擬以汙下成得與選及物論譁然更置部寺部寺宜處不肖之地裁疏聞東元等俱改調尋論戶部侍郎黃養蒙六部侍郎李登雲及浙江布政使李登江

西布政使侯一元不職四人亦罷去登雲者大學士高拱姻也應嘉策拱必害已遂弄劾拱言拱輔政之初即以直廬為隘移家西安門外黃夜潛歸陛下近稍遠和拱即私運五虛器物于外臣不知拱何心也疏入拱大懼亟奏群會帝崩得不竟榜宗嗣位偕同列請帝御文華殿與輔臣而議大政且召訪諸卿顧問侍從令科臣隨入得隨事敢議帝嘉納焉應嘉居諫職疏故言然悻悻好構擊議者頗以傾危目之其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時寇屢盛邊邊臣多置不奏帝嘗命曰

之弊由文臣冒軍功致賞罰不足勸懲請力令臨陣斬獲者錄將出功文臣及鎮帥不親搏戰者止議賜賚從之再遷禮科左給事中隆慶初借御史王好問覈內府諸監局歲費中官在數惡其害已請止之為給事中張憲臣所劾得旨詔書所載者自嘉靖四十二年始聽治等詳覈詔所不載者已之于是治等抗疏力爭竟不許已而事竣勅中官趙廷玉馬尹乾沒罪詔下司禮監按問尋奏上重宗祧勅朝講親大臣慎燕居四議其言重宗祧謂獻皇帝入廟稱宗祈當更定燕居謂入王深居禁掖隔遠外廷左右便安窺伺者出或以燕飲琴樂或以馳射巡遊苟稍見聽惑近則損敵精神疾病之所由生遠則妨累政事危亂之所由起此者人言籍籍謂陛下宮中燕閒舉動有非諒闇所宜者臣弗敢信然不得不為陛下重之疏入報聞進吏科都給事中劾劉遠總督都御史劉燾南京督儲都御史曹于拱不職于拱遠罷去山馬及劉鎮並中寇治以罪兵部尚書郭乾侍郎逯鳳翔偕同官歐陽一敬等劾之詔罷乾貶鳳翔三秩視事尋請遠謫何瑋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朱廷立刑部侍郎唐瀚共劾成夏言曹統獄宜速奪其官成報可

明年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帝將往幸治率同官諫不從及至則宮館不治榛棘彌望帝悔之即日還蹕治旋擢太僕少卿改大理進太僕卿憂歸卒馮成能字子經慈谿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福州推官擢刑科給事中戶部尚書高燧貪贖賄索成能奏劾不納已劾太常少卿羅良職方部中姜廷璠湖廣參政朱徽汚肆帝為罷徵累遷工科都給事中隆慶元年三月詔毀紫極殿紫宸宮改建翔鳳樓成能偕同列上言陛下初紹丕基山陵甫畢正宜修舉庶政新天下觀瞻今諸務未竣亟亟翔鳳之建非文帝

營露臺惜百金之意也流聞四方將虧聖德會聞臣亦手疏力諫帝遂罷之其年七月帝諭內閣言官不諱事體頻肆欺罔卿等宜有以處之制下廷臣駭愕于是御史李惟觀上言頃京師久雨宣大地震淮徐水溢遠左旗槍火出民間金鼓皆鳴此正宵旰憂勤之日一時臣工相與畢知効忠以稱明旨而陛下過生疑慮逆折謹言其何以謹天戒昭聖德成能亦言聖明之世不當以言為諱宜發德音明示天下使曉然知前日之諭乃一時有為之言非陛下本意庶忠言日聞聖慈惠息帝報曰聽言朕素心也所言而當何

不納之有昨諭乃謂妄言未實者耳自今若等進言
宜審擇以稱朕意由是中外乃安時工部以織造費
重請別歲造錢急以次奏後帝已報可俄中官陳洪
頻乞督運帝又許之成能上言頃罷織造之不經者
本出明詔今業不能盡罷則當以次寬之部臣言是
帝從焉明年出為湖廣參政金炯賊輩壁作亂從巡
撫劉懋討之斬首三百級招降五千餘人以功受賚
萬曆初終四川布政使

孫枝宇字榮鏡塘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由太常博
士為戶科給事中四十二年奏言納級指揮竇壞軍

政屢以火工故暫行令工已告成宜罷又言崇禎
高深例皆收錢後從主事范燧議每錢七做銀五分
行之半年而民間舊錢壅滯錢法遂壞請罷前令做
錢如故帝悉從之奉詔巡視光祿隆慶元年言本寺
監收品物該官太多每州縣輸將行戶解納率皆責
常例漁獵不計請悉汰諸額外增役者又故事巡視
止給事御史各一人後增遣御史察劾亦為繁冗請
併予巡視咸報可尋改巡京營其秋詔遣中官呂用
等兼京營軍枝及御史韓君恩並言內任不當與兵
止坐營中官裁自先帝蓋在程獲會間臣亦力事

乃復時九門稅課橫征倍于舊則弊孔滋多枝請分
為五城御史各遣兵馬一人監徵所設監生掾吏盡
皆罷革夫協理戎政大臣未及一載更代者五人枝
乞假之歲月俾從容展敘事皆允行三遷工科都給
事中明年三月帝遣中官李佑督燕杭織造工部尚
書雷禮等執奏言陛下登極詔書召選織造內臣中
外莫不歌頌今詔墨未乾刺使復出殊駭觀聽請行
擬按官督造罷佑勿遣帝不許未幾遣中官趙玠往
南京織造工部復執奏帝責其煩瑣枝督率同官抗
章固爭卒不獲命時以竇應湖風濤巨測議別鑿一

河故以江淮諸府民物蕭條請俟公私稍裕徐議其
使從之三年出為山西右叅政為巡撫楊綏所劾落
職歸當隆慶元年庶僚言事可採者有兵部郎中宣
化鄧洪震吏部主事長洲郭鍊臣及鹽山縣丞王邦
五洪震枝同年進士也上疏曰竊見入夏以來淫雨
彌月此陽制于陰仁柔不斷之象又京師去冬地震
今春風霾大作旬日無光古者謂地震陰不靜也王
侯傳蓋感女寵漸盛風霾兵象也王外夷窺中國近
歲同天報而雹傷物地震有聲陛下臨御甫半年而
災異疊見如此豈無所以致之者耶伏見陛下臨朝

端拱不聞特賜請問垂察民情諸司章奏少經御覽
經筵日講止襲故常未嘗虛懷諮詢得聞後宮日為
娛樂游幸無時壞御相隨後車充斥左右近習徇其
乞請賜予滋滋致令屢易前後背馳邪正混淆用舍
播擯所謂女寵嬖倖及仁柔不斷者其漸已見矣萬
一奸宄潛生冠戎執紼其何以待之願陛下惕然深
思暫罷游宴務齋戒洗心以期感格更勅大小臣工
用加修省教陳直言用匡不逮減今年田租之半俾
蘇民困而陛下益留神萬幾緝熙典學務應天以資
稽翼於自消天休自至帝納其言下禮官議修省供
震壽以疾歸為曆改元兩廣總督致正處廣西與撫
郭應聘文章論薦竟不起諫正疏言正一人荒淫
不檢不當復令傳襲請永行革除在令爵非軍功不
世外戚王田伯蔣崇安平伯方承裕宜視泰和伯陳
萬言例止終其身付聖公遺親喪宜俟服除始赴宗
襲壽服中免入賀太常鴻臚禮樂之司正卿宜仍用
進士其出身雜流者少卿而止秩滿但加俸不得進
官制初兩房中書不宜加至九列府縣官賢能者歷
三三考知府宜擢參政以上知縣宜擢左右給事以
滋疏奏朝議稱善悉從之于是奪其衣張國祥解降

為上清觀提點至萬曆初張居正為保竊權納重賄
優其號天下恨之諫臣官終江西參政邦五應詔陳
亦事曰寬賦使實倉廩去奢儉清郵傳禁勢豪正仕
建重考課慎作養嚴簡練振紀綱帝以其言切時弊
下所司議令勿以官卑廢言

周弘祖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吉安推官徵
授御史劾考功御史賢不職調之南京出督屯田
馬政隆慶改元帝加恩司禮中者及藩邸侍近歷錦
衣指揮以下至二十餘人弘祖馳疏請止費金幣或
傳世襲且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給奔走掃除不聞

政事考宗召對大臣數左右顧宦侍必退去百餘歲
非惟不使之與亦且不使之聞願陛下以為法勿與
之謀議假以嘲笑則彼自無託政之階而陛下聖德
幾于太祖考宗矣臣又聞先帝初載欲廢太監張欽
儀于錦衣兵部尚書彭澤執奏再四今趙炳然居澤
之位不能劾澤之志亦無所逃罪乞初都院自今事
關軍國必據法執爭毋徒依違順旨報聞時淮安州縣
被水馬戶悉流移弘祖請蠲其折價已奏內府監局
錦衣衛光祿寺文思院冗員繁多宜悉減汰獲嘉靖
初年廷議言歲稍不登蠲諸糶內帑留備粟非長

果也。猶做古社倉之制，勸富民出穀，推擇有行誼者為社長，主其穀，散非極貧無資者，稍俾出息。如此數年，村社咸有儲蓄，即水旱可無憂矣。詔皆從之。明年春，上言：近四方地震，有聲土裂，成渠斫竿，數火天。穀再鳴，隕星旋風，天雨黑，五此皆陰盛之徵也。洪範傳曰：人憤怨，則水湧溢，災奉曰陰極，生陽不早，則火。陛下嗣位已二年矣，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治道，違憲孔棘，僻繁無方，事涉內庭，雖見撓沮，如聞馬核庫，詔去獲，得重莊，則親收子粒，太和則推取香錢，織造之使，累違糾劾之疏，留中，最可駭者，內臣壽賞謝辭，溫

者，遠出六卿之上。太祖宗朝，所絕無者，疏入不報，其冬詔市珍寶，言官魏時亮等疏爭不聽。弘祖聞復抗，章切諫，三年遷福建提學副使。高拱考察言官，惡弘祖，請安順判官拱罷，量移廣平，推官萬曆中累遷南。京光祿卿，坐朱衣揭陵免官。同時王得春、安邑人先。弘祖三年舉進士，由慶陽推官入為御史。隆慶元年春，疏陳八事，言官人幽閉者，求請凡先帝未御幸者，悉遣出之。太常禮樂之司，非道士所宜居，而師宗紀。區滋秩侍，却亟當，斥罷登用士人，以重郊廟之祀。徐。果以匠人升官，至工部尚書，子孫脫簾錦衣，後到卿。

守。嘉慶嚴懲行，道款塔，乞教果歸，由盡削其恩，廢仍。編之匠籍，適年以來，匠亦蒙嚴祥瑞，凡見諸章疏，形。諸歌頌者，皆極佞諛之詞，而四方災祲，則匿不承聞。請勅中外，自今但奏災異，毋獻禱祥，其他慎題，履請。輸納，選貢士，恤災傷，四事。予時藝亦切，身議行焉。陳吾德字懋修，歸善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隆慶三年，擢工料給事中，時兩廣多盜，將吏率虛文。調上吾德疾之，到上便宜八事，皆先行。明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已而月復食，吾德言：歲首日月並食，天之大災，昨百官赦日，皆多情慢，不如禮令，請于月食前。

六日，下制，飭戒陛下亦宜厚自修，若絕荒寧，罷游宴，屏斥一切玩好，庶應天以實，休微可逆。詔遣中官督織造，吾德以天力已竭，加水旱不時，民不堪重擾，借。用官，嚴用和切諫，報聞。時帝從中官在殿，言命市珍寶，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事中李己，執奏不從。吾德復偕已上疏曰：伏睹登極，詔書罷採辦，錫加，以。具云各監局以缺乏為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即時論奏，治以重典，海內聞之，微若更生。此者，左近習干預，紛紜買玉，市珠傳帖，數可入情。惟誠誠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適時府庫空虛，民生。

因拜司度支者方日夕憂危未知為計陛下為民父母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而廢數十萬之費乎敬等獻疏被以營私罪不可宥乞亟行誅斥以全詔書大信帝得疏震怒命杖已百錮之刑部獄斥吾德為民神宋嗣位起官兵科中貴鄭真從子傳奉為錦衣吾德疏諫都御史劉素貪墨時將以遺仗徵吾德極言不可事遂寢萬曆元年進右給事中時張居正柄國諫官言事必先聞請吾德曰給事中宜宰相私人耶獨不惟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不相能誣敦朴欲劾居正居正屬尚書譚綸劾罷之已而誣漸白吾德遂劾儒儒亦謫外而居正以吾德不自已際之未幾成國公朱希忠卒贈定襄王居正指也兩都言官多諫者皆不納及慈寧宮後室災吾德復上疏力爭居正益怒明年春出為饒州知府吾德盡心民事吏民戴之有盜建昌王印章者其人逸之南京覓獲居正客探江都御史王篆遂坐吾德部下失盜竊為邑典史御史又劾其淮甯時建制講學用庫金布學田垂餘名為民居正死薦起思州推官移寶慶固和偕以親老不赴後終湖廣僉事已字子履繼以吾德同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擢禮科給事中陸慶中

頻詔戶部有所徵索尚書劉體乾執奏已每助之以是積失帝意及爭珍寶事遂得禍未幾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請釋已刑部尚書葛守禮等因言朝審時重因情可矜疑者咸得末減今已及內犯張恩等十人因未定罪不在朝審中苟瘦死行經將累深仁帝乃釋已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以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袁翁然稱帝仁明神宗立薦起兵科都給事中奏言陛下初基獎端盡去傳奉一事宜可尚謹故常內臣即有勤勞當優以金帛至名器所在不容濫設帝嘉納之御史明濬直言得罪已首疏論救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去取違將不當平江伯陳王謀有罪被廢復賞綠士鎮湖廣已抗疏力爭事得寢權順天府丞遷大理右少卿疏請改父母誥命已已暮適禁門守者投入帝怒摘常州同知初已與吾德並敢言而已尤以直諫著聲既而遭權抑頗事營進及為南京考功郎中九年京察希張居正持與尚書何寬置司業張位長史趙世卿察典遂得權南京尚寶卿不為時論所善三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亦府踰年罷歸卒而吾德操行修潔能舉職官雖不遠士大夫樂稱道之

汪文輝字德充婺源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隆慶四年改御史時高拱以內閣兼掌吏部權勢短赫其門生韓楫余之韓程文徐夢柱輩並居官路日夜走其門專務博擊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明年二月疏陳四事專責言官其略曰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蒙嫌始于一二言官見廟堂纖掄稍殊遂潛察微昂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非獎懲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扇並播使止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於今是為頌簡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弊也愚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于違言官輕于變祖制遂就一時苟且允釐及法立弊起又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是為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為之微其詞所以養廉耻存國體今或擬其已往揣彼未形遂景循弊爭相詬病若市井喧闐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惡亦宜棄短錄長為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為大處極言醜穢使決于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為苛刻言官能規切入再糾彈大臣至言官從種推為精之者今吏部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為奏覆罪

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為體貌當如是夫臣予且不肖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為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敢發前未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夫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貞五諫之士遠而頌成功譽感德者日至于前大臣任己專斷即有闕失孰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必執時自足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乃所以答聖明也願陛下明鑒中外消朋比之私遠淳厚之俗天下幸甚疏奏下之所司而拱惡其刺己甫三日出為陝西軍臺僉事文輝修化政蠲浮糧建水歸流亡漸歸鄉矣富平孫丕揚以事忤拱為希指者所劾方行勸文輝抗言可在事者曰毛舉細故斷訖正人以快當路之私哉固不肯為在諸君亦不可也於是後其事未幾勅者先得罪去丕揚竟獲免又明年神宗嗣位拱罷政召為尚寶卿尋告歸已見張居正以奪情故斥逐止及遂決志不復出時從取定向講學定向深許遂致居正致有詔召用未赴卒

慶仲飛字汝欽安漢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南海知縣徵授御史隆慶初發崇禎六年部議賢殊尚書馬森魏奏給崇禎時亮御美質其桂景德帝嘗宋能

仰庇疏言預言官諫賻寶珠意陛下必溫旨褒納乃
承蒙詰議臣竊疑之昔仲虺戒湯不遺聲老不殖贊
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
之戒絕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夫昏庸之君侈心
一生不可復還恣情縱欲財耗民窮欲保宗社難矣
陛下以天子之資富有四海何求不得然玩好之端
漸落輒遠之諫惡聞羣小乘隙多方誘惑害有不勝
書者况寶石珠纈多藏中貴家求之愈急邀五愈多
奈何以有用之材耗之無用之物今兩廣需餉疏請
再三猶不敢輕予而寶玩之購委若泥沙輕重之間
得無倒置願陛下仰法湯武敦尚節儉以崇聖德不
報三年正月甲申中官製烟火延燒禁中廬舍仰庇疏請
按治報聞由是左右近習多切齒仰庇者時帝頗晚
聲色陳皇后嘗微諫帝怒出之別宮外庭皆憂之而
莫敢言仰庇入朝遇醫禁中出詢之知寢疾危為即
上疏言先帝慎擇賢淑作配陛下為宗廟社稷內主
陛下宜遵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別
宮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畧不省視萬一不諱如
聖德何今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頌言
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

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褒皇帝中官時
如越問臣難死賢于生帝手批答曰后垂予多病移
居別宮朕以自適其却疾耳爾何知內廷事願妄言
初仰庇疏上自分得重譴同列亦危之及旨下中外
驚喜過望仰庇自是益感奮亡何巡視十庫鏡意欲
獲風弊疏言臣奉命按視庫藏竊見內官監歲入租
稅至多而歲出漫不置籍及道官勾較監臣莫肯條
析第虛文支吾臣按京城內外園廬場地隸本監者
以數十計所有歲課皆屬官錢而內臣假上供為名
恣意漁獵利填私家過歸朝宁乞勅戶工部臣會司

禮監及巡視科道併覈宜芻宜革并出入多寡之數
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儉四方係以安危陛下前取
戶部銀將謂充初內帑用俸緩急今如本監所稱則
盡以供創葺小修宮苑製鞞造龍鳳徽治金櫃玉
盤玦作無益使羣小因而乾沒累聖德虧國計望陛
下深省自今近侍有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者悉屏
出而罪之天下幸甚疏入宦官益恨猶再照人主語
為大不敬帝遂大怒下制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
耶且狂肆屢不悛不可不治遂廷杖百餘名為民養
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秦

嘉紹等既赦仰沅且言巡視官不當罷不納仰沅為御史僅八月數進諫言竟以獲罪由是直聲大著神宗嗣位錄先朝直臣仰沅以在京時嘗為商人居間不得內召除廣東參議尋乞歸家居十餘年起官江西舟還南京太僕少卿十五年入為左僉都御史尋進左副都御史仰沅初以直節負盛名至是為保位計頗不免附虎鏡仲以科場事勅大學士王錫爵左都御史吳時來仰沅即具疏劾仲進士薛敷教劾時來及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仰沅未及聞疏即論敷教排陷大臣搖亂國是敷教坐廢及吏部侍郎趙煥

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繼去仰沅謀代之蹤跡頗著于是給事中王繼光主事姜士昌員外郎趙南星南京御史王麟趾等交章論列仰沅不自安屢求去帝難慰留而時議籍籍不止十八年遷刑部右侍郎竟移疾歸久之卒

岑用賓字允穆廣東順德人父萬河南布政使用賓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衢州推官改池州景王喪出其境知府俾從官橫恣為用賓供辦事集而從官亦不敢肆徵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撫治鄖陽副都御史陳志先為御史按江西賊賄糧籍御史劉以節張

科按應天浙江徇私納賂奉勅失當用賓劾罷之職考選軍政英國公張溶皇城侯李儒遂安伯陳德皆掌軍府事用賓偕同官劾其不職三人遂罷去中允陳鏜居憂其家人與福州衛軍競鑽出解之為亂縱所傷月餘死用賓聞之劾巡撫汪道昆素行汙濁取軍無法道昆坐解職隆慶元年大計拾遺又偕同官劾兩京刑部尚書黃光昇錢邦彥工部尚書雷禮呂光洵及太常少卿羅良當罷而未言大學士高拱根復自用苛刻立威小則殃民大必誤國宜令致仕以杜厲階帝以聞臣無拾遺例切責之而光昇邦彥光

洵良竟由是去位未幾復以軍政勅掌復府成國公朱希忠總督漕運臨淮侯李庭竹都督俞承序王錫衣都指揮張大用不職王大用並奪官亡何言往者南京內織染局通數多中使陳憲妄假添機值匠為君增派畿縣踰數萬金比非先帝意特停罷制可明年勅南京祭酒金達不勝任達仍得留用賓強直政言所抨擊率當世有勢力大臣以故朝端多忌之其年出為紹興知府為政先教化有故人欲餽遺而彈其廉寔金箠中以進用賓面發之太怒遂與之絕後為林再起柄用奉詔考察言官按前憾以浮際論

調校宜川縣丞到官踰月卒

駱問禮諸暨人嘉靖末進士歷南京刑科給事中隆慶三年偕同官張應治等上疏言皇后正位中闈即有疾宜移之別宮望與延坤寧毋使後世謂古今定禮變之自陛下始不報給事張齊以劾徐階為廷臣所排下獄削籍問禮獨言齊賊私可疑不當以糾彈大臣實其罪張居正請行大閱兵部希指獲從之問禮謂大閱非要務請帝日親萬幾詳覽章奏識者建之戶部尚書劉體乾以執奏奪休御史屠仰庀以直言褫官問禮抗疏力諫未幾劾誠意伯劉世延福建避撫塗澤民不職帝並賜之先是帝納言官稱稱全諸政務悉便殿而奏問禮聞之喜其年十一月遂條上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覽萬幾宜酌用羣言不執已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之公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言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之官常在左右自非衝晦不入宮闈則澹養薰陶自多裨益三言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核得奉行既有未當并封還執奏如六科不能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言頃詔書兩下皆并

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封之所謂而也自今宜益廣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今匹夫皆得自劾六言陛下臨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與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言今士習傾危猶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之未必得一人言之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念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從實修舉因循玩愒習為故常陛下當則作乎上勅諸臣奮勵于下以挽頹惰之風九言由漢之儀宜罷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通乘輿一切言動執簡持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輯以垂勸戒疏奏帝不悅官侍從從中搆之請楚維知事明年吏部舉雜職官當遷者問禮及御史楊松在奉中帝曰此兩人安得遷遷候三年後議之萬曆初累遷湖廣副使卒松河南衛人問禮同年進士歷官御史巡視皇城尚膳少監黃維者純清宮遊侍也常以蓄休日出微子錢與市民鬪兵馬司備

禁之明且執送松所素未決而內監以雄亦其真金
 被射越之被射跪言有駕帖松驗問無狀遂劾雄暴
 橫詐稱詔方雄自辨不如松言帝惡松奏事不實且
 擅拘禁內侍命點兵馬司官為民松亦錫三秩科道
 鄭大經王所等交章論救不能得于是巡城御史俞
 允貴等上言松職在巡視得糾察鞏下非法苟因此
 去官後等安所措手風紀不振則奸宄橫行頓聖治
 不細帝卒不納松遂調山西布政司照磨神宗立擢
 廣州推官終山西副使隆慶朝言官以言獲罪者又
 郭隆儀張克家鳳儀蘭給人舉進士為餘干知縣

擢南京戶科給事中劾總督胡宗憲十大罪宗憲遂
 被逮服闋赴京留補禮科累遷左給事中隆慶元年
 十月鳳儀見帝憂遣事上疏首述聖諭謂今日寇賊
 之橫由人情積玩造臣但詐不足使宜專任副總總
 督曹邦輔決策進征若一道兵力不足當集諸道士
 為共擊之奏上帝惡其所引聖諭擅易數字手批然
 為民神宗嗣位將召還未聞命卒克家宣城人舉進
 士授戶部主事改御史隆慶六年正月借問官疏言
 諭嚴太子其先于重節傳宣深獲帝致世守萬曆
 慈刺匪率大明集禮裁定禮儀伴不夫皆意母集近

日常制因引程順坐講之說為請忤旨謫潯縣丞餘
 奪俸二載萬曆中累官雲南副使

張應始字休徵秀水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由行人
 改南京戶科給事中隆慶二年春以聖節加恩輔臣
 及諸官應始以為非制請諸臣辭免以昭廉讓忤
 旨被責讓未幾劾廣東巡撫李佐貴州巡撫杜拯不
 當濫罰餓二人坐罷初世宗齋醮繁興詔南京司禮
 監增造神帛因廣募工匠徵派科價甚為民累至是
 齋醮已停而徵派如故應始請不禁舊額者一切停
 罷報可其秋以災異陳勤政親賢立信足兵足食弭

蕪繁枉七事大要謂天心仁愛人君修德讓災不索
 專責臣下而勅帝停內批罷巡幸撤織造內臣語甚
 切真帝意頗不憚尋劾南京中官邢保乾沒幣金事
 下南京刑部尚書孫植等坐保監守自盜保坐遣戍
 明年以失律遣將劉賈回世威黃綠賞死上疏論奏
 刑部尚書毛愷等言二將得釋臣等不能據法力爭
 余亦言屢至臣等不勝愧請中嚴前者如三年後無
 來寸切即行斬戮帝納之應始居諫垣力抗權倖數
 進諫言時疏稱職會高拱秉鉉應始治常劾已出為
 九江知府府熱有軍儲萬石後盡廢被劾歸然始

衛卒之食時至，薛孫應治力請于上官，得從。故歲種他府民多流入境內，或議逐之，應治不可，亟發廉賤，濟居官廉，正自持屬吏，潔潔奉法，萬曆初舉治行舉，異遠臨清，兵備副使卒官。

劉喬庸，雒陽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尋改禮部，兼翰林待詔，務宗於裕，即進員外，即務宗即位，以藩邸恩，擢尚寶卿，已而藩邸舊臣相繼柄用，獨喬庸久不調，大學士高拱亦以故，請官再起任事，願專忠奮庸疾之，隆慶六年三月，上疏曰：陛下踐阼，作六載海內，非不以安外，尚非不威順，然而災疾未消，伏機可慮，朝綱若振，飭而大柄漸移，仕路若肅清而積習仍故，百僚方引領以覩勵，精之治而陛下精神志意漸不逮，初臣念潛邸舊恩，鎮不悉，默謹條五事以俟，英斷一保聖躬，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充固，而後可以御萬幾之繁，望聖慮思待托之重，念保守之難，疑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娛，而輕萬年之慮，毋拘無涯之愁，而忽易敝之身，如此則無疆之福可保，保也。二總大權，大玉操權，集征伐之柄，必一政一令，威稟上裁，而後臣不素敢，違其私，令政府，越所擬，議百司之所奉行，非不奉詔。

昔也，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嘗出獨斷，否乎國事之更張，人才之用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而無敢以私意上下，恩仇自快者，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府之建白，閣臣之擬旨，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于旁落矣。三慎儉德，人主富有四海，往往奢欲，易縱，謂財用不窮，未足深病，不知府庫之藏，豈小民脂膏也，財耗則民窮，民窮則國隨之矣。陛下嗣位以來，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盤山也，橙服御器，用悉鏤金雕玉，其于身心實用，何所裨益，而好之若是，生財甚難，靡散無紀，良可惜也。願察內帑之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責異物，則國用充羨，而民樂其生矣。四覽章奏，人臣進言，豈能一一皆當，乃其心固欲效忠，于爾升陛下一切置之不覽，非惟沮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奴蔽壅，勢自此成矣。望陛下留神章奏，由臣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則更化善治，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效忠矣。五用忠直，忠直者國家之幹也，邇歲進諫者或以勤政，或以節用，或以進賢，退不肖，此皆無所利而為之，由于忠直之所發，非若承望風旨，肆攻擊以泄他人之情，迎合權要

遂徵高拱身居輔弼顧先惡吳己以長佞而怙非人
主耳目即安得不蔽斯時而欲求止鞏誠哉其難矣

或薦拱以樹法朋之黨者此也而陸守顏等遂起機
尚首林壑是自棄其終也顧志狂愚之罪嘉批麟衣
披登之有位以作士氣則謹規日聞裨益非抄說衣
帝但報聞不怒也而一時附拱者謂膏肓久不從官
有快快心因行風利相與鼓鑿之給事中徐夢桂遂
劾膏肓動搖國是會科臣曹大楚亦劾拱十罪帝既
斥之矣工科給事中程文因奏拱竭志報國萬世永
賴膏肓與大楚潛構毒謀傾陷元輔罪不可勝誅章
並下吏部時拱方掌部事陽為二臣祈寬帝不許竟
簡大楚乾州判官膏肓與國知州要桂文符拱門生
夢桂極致膏肓大別威稱頌拱又盡舉大楚奏中語
代拱剖析若自辯者士論恥之膏肓謫官兩月會神
宗即位遂擢山西提學僉事再遷陝西提學副使以
病乞歸卒大楚已縣人由進士為戶科給事中其劾
拱張居正實使之為曆中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
西以貪劾免

論曰穆宗之世言路諸臣匡違補闕視嘉靖中為發
舒矣然而片牘朝陳嚴訂暮及隆慶六年間以忤權
責斥逐者比比而是此忠臣志士所以扼腕而垂涕
也蓋帝承世廟之餘統稱寬大而宦官用事致聽納

明史卷三百十

列傳一百六十一

馬自強

許國

張位

陳于陞

沈鯉

于慎行

李廷機

吳道南

馬自強字體乾同州人嘉靖三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秩滿進修撰隆慶中歷洗馬直經筵遷國子祭酒時學政漸弛自強毅然振飭請寄不行然接諸生有恩諸生初憚其嚴已更悅服遷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掌翰林院神宗為皇太子出閣首被命為講官數陳明切遂受養及即位自強已遷詹事教習庶吉士乃擢禮部右侍郎為日講官尋以左侍郎掌詹事府五講如故丁總母憂歸帝念自強嘗語張居正稱之又數問服闋期比既闋詔以故官協理詹事府至則遷吏部左侍郎仍五講筵甫兩月廷推禮部尚書帝遣使詢居正尚書得兼講官否居正言事繁不得兼乃用為尚書罷日講充經筵講官禮官所掌惟宗藩事最多而先後條例自相牴牾難吏得恣為奸利自強量挈情法著其當者俾僚吏遵守而諸不可用者悉屏之每藩府疏至應時裁決榜之部門明示行止自是吏無所牟利部中肅然龍虎山正一真人

隆慶時已降為提點奪其印勅至是提點張國祥求復故疏自強寢其奏國祥乃重賄張居正馮保固求復自強力持不可卒以中旨許之及居正謀奪情自強相膺太息居正將杖屨以手撫鬚曰公恕我公恕我力故居正憐然俄長跪以手撫鬚曰公恕我公恕我自強遂趨出初俺答通貢市嘗有定額後邊臣徇其求額漸溢自強請中裁約濫乞者勿與歲者費不貲世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六年三月居正將歸塋父念閣臣在鄉里者高拱與已有深隙殿士傷多與拱或乘間以出惟徐階老易與擬荐之自代已遣使報階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其下乃請增置閣臣帝即令居正推擇遂以人望荐自強及中時行詔加自強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時行並參機務自強既數忤居正自分不敢望及是制下人更以是多居正時呂調陽張四維先在閣調陽衰數寢疾不出小事四維代擬詔旨大事則馳報居正江陵聽其裁決自強難持正亦不能為守位而已已居正還朝調陽謝政自強亦尋得疾卒詔贈少保益文莊達行人獲喪還自強端諒有器識負時望內行亦醇儉其卒也士大夫惜之于格舉入參議進士尚賢閣中

人入閣者自強始其後薛國觀繼之終明世祇二人

許國字維禎歙縣人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宗為太子出閣以國兼校書及即位進右贊善充日講官萬曆六年再遷南京國子祭酒召為太常卿掌國子監事進詹事仍直講遷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十一年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首輔中時行與國同舉鄉試又同鄉相厚善明年言官以下此呂事攻時行及楊巍國右時行疏請仍斥此呂以安大臣切

責言者以消朋比語侵吳中行趙用賢自是朝端攻擊紛然踰月始已至六月巡按宣大御史陳性學復撫前事劾國時行亦右國請帝薄罰性學而國再疏求去力攻言者且謂大臣之義在定國是正人心扶善類而已今黑白混淆紀綱紊亂而臣不能定流言廣布讒說肆行而臣不能正大臣數見疏排老成皆無同志而臣不能扶植是三者臣皆宜去帝溫詔慰留復命鴻臚宣諭始起視事踰月南京給事中伍可受復劾國帝為誦可受官國復三疏乞休語頗憤激帝不允乃已而性學旋出為廣東僉事先是帝考卜

壽宮加國太子太保改文淵閣以雲南功進少保改武英殿及一品三年滿再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國以父母未葬乞歸兼事帝不許命其子代馬象乾之獲罪也國陳救懇摯帝頗寡威受之十七年進士薛敷教劾吳時來南京御史王麟趾黃仁榮疏論臺規弊皆侵國國憤連疏力抵并及饒伸由是公議益不直國剛性木強遇事輒發數與言者為難無大臣度以故士論不附明年秋西陲有警召對輔臣于煖閣時行力言款貢足恃國謂豺狼無厭今渝盟犯順禁鷲已極宜一大創之不可復事焉帝心然國言終以

時行為政不能奪也無何給事中任讓論國庸鄙國疏辨帝奪讓俸時國時行初無嫌而時行適為國門生萬國欽所論讓則時行門生也故為其師報復云其冬以三事進規請帝慎起居御朝講立皇儲言陛下行此三者臣雖去猶留也否則雖留猶去也疏留中十九年七月福建守臣報日本結琉球入寇國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爭務攻擊始馬以平凌尊德焉以外制內致大臣紛紛求去難復為國家任事者請中諭諸臣各修職業毋恣胸臆帝遂下詔嚴禁國始終忿疾言者如此先是廷臣爭請冊立得亦

二十年春舉行再擾則更遲五歲及是江部卻張有德以儀仗諸帝怒奪俸時時行適在告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力請帝果不悅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圖不自安遂求去跪五上乃命賜初馳傳歸踰二日時行亦罷而冊立竟得人謂時行以論劾去國以爭執去為二相優劣馬國為人誠朴輔正九年廉慎自守雖累遭攻擊終不能被以汚名卒贈太保謚文穆孫志吉以廕為大理評事魏志賢使籍吳養春家貲流毒鄉里名罹逆案隲其家奉馬張位字明成新建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錄萬曆元年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疏言臣僭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效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偽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待內閣裁定為他年實錄之助庶國典併職業舉張居正善其議奏行焉五年以救吳中行趙用賢忤居正意時已遷侍講抑授南京司業未行復以京察滿徐州用知居正卒之明年用給事中馮景隆御史孫惟城薦擢南京尚寶丞俄召為左中允管司業

事進祭酒既陳修學宮重儒官簡生徒備經費廣科舉議考選六事多議行十四年以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明年引疾歸又明年詔起故官協理詹事府辭不赴十九年秋以中時行薦拜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趙志舉並命明年抵都又明年王錫爵還朝有三王並封之議帝欲假侍孀為辭徐圖立愛以志舉在遣請帝為修交泰委兆高謀議者竊哂之時越南星以考察事被官朝士欲錫爵者多及位而史孟麟言之尤峻且曰位昔為侍郎以不合於政府蒙謫而歸南星不避權豪為之暴白及今得志乃不相容耶位亦無以應也二十二年長錫爵去志舉為首輔位與志舉同年相厚善至是志舉老且衰矣而位精悍敢任政事多所裁決是時黜陟權盡還吏部政府不得侵撓深憾之事多掣其肘以故孫繼陳有年孫丕揚蔡國珍皆不安其位而去二十四年兩宮災曠稅議起奸人有請稅煤炭及開臨清皇店者位與沈一貫執奏不報明年春偕一貫陳經理朝鮮事宜請于開城平壤建五重鎮練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國輸稅且擇人為長帥分署朝鮮八道為持久計事下朝鮮議其國君臣慮中國遂併其土疏陳非便

乃獲項之日本封事壞力薦參政楊錫才請付以朝
鮮軍務成錫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且薦邢玠可為
總督帝皆從之先是位已進禮部尚書改文淵閣以
甘肅破賊叙功加太子太保至是復以延鎮功進少
保吏部尚書改武英殿六月三殿災志率適在告位
偕同到請而懇不許乃跪言火神謂之鬱攸氣鬱為
八徵人鬱為亂徵群鬱和在陛下一念升因請引
咎頒赦上下交修且以勤朝講發章奏躬親廟建重
儲錄廢棄容狂真宥細過補缺官減織造停礦使撤
稅監釋繫囚為請帝頗感動優詔報之然不能盡行
也位又言臣等請停礦稅非違停之也蓋欲責成撫
按使上不虧國下不累民耳于是給事中張正學劾
位違迎還就宜斥帝亦不省時皇長子年已十六猶
未冠妹位請與冊立禮讓吉並行帝斥逐吏部司員
二十餘人位與一貫以人才可惜請稍簡汰一二餘
令策勵供職帝並不從位素有學行初官翰林聲望
甚重朝士多羨其大用及入政府堅守前人故轍頗
招權示威以故素望漸衰其明年給事中劉道亨劾
位奸貪數十事位憤力辨遂落道亨三官先是呂坤
張養蒙與孫丕揚交好而沈思孝徐作劉應秋劉楚

先裁士銜楊廷蘭則與位善頗分左右袒丕揚嘗劾
位指道亨為其黨道亨耻之故劾位自解而疏詞過
當遂罹譴謫焉其年六月贊畫主事丁應泰劾楊錫
喪師言位與錫密書往來朋奸欺罔且謂錫之拔擢
由賄位得之帝怒下廷議位惶恐奏辨帝猶慰留而
給事中趙完壁徐觀瀾復交章論到任寤亟奏羣言
廷攻孤忠可憫臣心纖毫無媿惟上矜察帝怒曰錫
由卿舉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惡辱國損
威猶去無媿耶遂奪職閒任無何憂危瑛議起御史
趙之翰言位實主謀帝亦疑位怨望有他志詔除名
為民遇赦不宥其親故徐作等皆貶然位有才而果
於自用且任氣好矜故其敗也廷臣莫之救既卒亦
無蒞望之者天啓中復官贈太保諡文端
陳于陞字元忠大學士以勤予也崇隆慶二年進士
選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初預修世穆兩朝實錄充百
講官累遷侍講學士擢詹事掌翰林院疏請早建東
宮十九年拜禮部右侍郎領詹事府事明年改吏部
進左侍郎教習庶吉士奏言元子不當封王請及時
冊立據教又請早朝勤政皆不報又明年進禮部尚
書仍領詹事府事于陞少從以勤習國家政實為史

官益留心經世學以前代皆修國史而本朝獨無其
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史宋去我朝
為近制尤可考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祖太宗
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名三
朝國史此則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我
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覩朝野所
撰次可倫採擇者無慮數百種倘不及時網羅歲月
浸邈卷帙散脫者舊漸凋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
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
犁然可致鴻模偉烈光炳天壤豈非萬世不朽盛事
哉詔從之二十二年三月遂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
陸及南京禮部尚書沈一貫少詹事馮琦為副總裁
而閣臣總裁之其年夏首輔王錫爵謝政于陸遂兼
參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疏陳親大臣錄遺賢獎
外吏核造餉儲將才擇遣吏六事且曰以肅皇帝之
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封疆多事則倦勤之故也今
至尊端拱百職不修不亟圖更始後將安極帝優詔
答之而不能用是冬帝以軍政火察斥兩都言官三
十餘人于陞典同官申教至再明年春又獨疏請宥
俱不納以滯蕭檄賊功加太子少保乾清坤寧兩宮

災指而對不報乞罷不許其秋二品三年滿改文淵
閣進太子太保時內閣四人趙志舉張位沈一貫皆
于陞同年生遇事可否相濟略無齟齬而帝拒諫益
甚上下否隔亂政亟行于陞憂形於色以不能補救
在五虛數視日影太息至冬遂不起史亦竟罷贈少
保謚文憲于陞通達治體守正無私入輔大政時議
甚危終明世父子為宰相者惟南克陳氏
沈鯉字仲化歸德人祖翰進士建寧知府鯉嘉靖中
舉鄉試值師尚詔作亂簡歸德而西鯉策賊必再至
急白守臣捕賊城中通賊者嚴為守具賊果運過城

見有傳乃去奸人倡言屠城將舉居民而掠之民不
亂鯉急請諭止始定四十四年舉進士授庶吉士授
簡討大學士高拱其座主又鄉人也旅見外無私親
神宗在東朝鯉為講官嘗令諸講官書扁鯉書魏下
簡太子頃以進因命說大義鯉教陳甚悉神宗咨鯉
自是蒙眷此即位用言察恩進編修從進左贊善鯉
每直講舉止端雅所陳說又獨契帝心帝數對侍臣
稱之既連遭父母喪帝數問沈講官何在左右以喪
對問服闋期曰秋仲命先補講官俟之萬曆九年還
朝屬當報講特命展一日示優異焉明年秋擢侍講

學士再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進左侍郎尋總私
獨好推轂賢士然不使知十二年冬拜禮部尚書去
六品甫二年鞅正位九卿以素負物望時論不謂驟
也先是鯉初官翰林中官黃錦緣同鄉故以幣至鯉
拒不納及教習內書堂侍講筵皆數與巨璫接然未
嘗私交至是蓋無所假借雖上命及政府指不徇也
以時俗侈靡為稽先朝典制自喪祭冠婚宮室器服
至交際往來率定為中制頒之天下又以士習不端
奏行學政八事及舉業正式為師儒範十四年春責
妃鄭氏生子進封皇貴妃鯉率僚屬請冊建皇長子
進封其母不許未幾復以為言且為姜應麟等乞宥
忤旨譴讓三月京師久旱條陳恤民實政歸本于崇
儉戒奢已請戒織造四月京師地動又請謹天戒恤
民窮十二月復以畿輔大稔請上下交修其辭甚切
帝並嘉納焉以會典成加太子少保十六年五月帝
以四方告災勅廷臣修省鯉因請帝釋節用愛人之
訓惠財散民聚之言大損供億營建用賑救小民報
聞先是輔臣請建儲詔少俟二三年至是期已屆鯉
執前旨固請帝復不從鯉素鯁亮其在部建白最多
嘗請復建文年號重定景皇帝實錄勿仍稱邸及王

大同巡撫胡來貢議移祀北岳于混源鯉力駁其無
據太廟備享親王及諸功臣請移之兩廡母與帝后
雜祀進世廟諸妃葬金山者配食永陵諸帝陵祀請
各遣官毋兼攝諸王諸妃墳所祝版稱謂未協者率
請裁定帝憂早步禱郊壇議分遣大臣禱天下名山
大川鯉言民間敝不當益以糶糶大使請齋三日以
告文授太常屬教之罷寺觀勿禱帝多可其奏鄭貴
妃父承憲為其父請卹後父永年伯例鯉力駁之
詔罪蘇資五千金鯉復言其過濫順義王妻三娘子
請封鯉不予妃號但稱夫人真人張國祥言肅皇享
國久長由虔奉元修所致勸帝效之鯉劾國祥誣誣
導使請正刑辟事亦寢秦王誦滋故由中尉入總而
乞封其弟郡王中責為請鯉不可許國密致首輔中
時行指終不聽唐府遠制請封妾子亦執不從帝並
以特旨許之先是藩府有所奏請賄中責居間無不
如志鯉一切格之遂大怨數被微事問于帝累被詰
責且奪俸鯉自是有去志時行銜鯉不附己且忌之
一日鯉請告還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茶
其去傳旨諭留時行益忌其私人陳與鄭嘗為乞求
考官不得怨鯉屬其同官陳尚象劾之而與鄭復危

言撼鯉求去益力帝時有意大用鯉微言沈尚書
不曉人意有老宮人知帝言密遣從子之為小內監
潛走告鯉司禮張誠以其僭廖姓者與鯉同鄉亦密
以告鯉並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皆志而去鯉竟
屢疏引疾歸歸而累推內閣及吏部尚書皆不用二
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辭弗就二十九年趙志舉
卒沈一貫獨當國廷推閣臣詔鯉以故官兼東閣大
學士入奏機務與朱曆並命屢辭不允明年七月始
入朝時年七十有一矣一貫以士心風附鯉深忌之
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未必奪吾位將何以併之意

欲鯉聞而辭召也三才力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之同
心輔政一貫自是弄蠱三才矣鯉既至即具陳道中
所見礦稅之害他日復與廢疏論皆弗納尋進用人
行政二議極言廢弛之害楚假王被計郭正域主勸
鯉是之及妖者發一貫革張皇其事都城騷然鯉頗
主鎮靜一貫大恨其黨錢夢卓逆証正域為鯉門生
協造妖言并羅織奸賊數事帝察其証不問而遷卒
猶日夜操兵圍守其邸已而事解復諧鯉誣兒鯉嘗
於閣中置一小屏列謹天戒恤民窮開言路發章奏
用火條補庶官起廢棄舉考選釋冤獄撤稅使亦事

而士者天啟聖聰撥亂反治每入閣輒焚香拜祝之
曉者遂指為誣兒帝取入視之曰此豈誣兒耶曉者
曰彼誣兒語固不宣諸口賴帝知鯉深竟不信也先
是閣臣奏揭不輕進進則無不答者至是以中外抨
格奏揭遂繁帝久亦厭之多廢不下鯉以失職累引
疾求退獎諭有加三十二年叙皮林功加太子太保
尋以秋滿加少保改文淵閣奉陵明樓災時礦稅猶
未罷鯉語一貫歷可各為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
曰可矣兩人問故鯉曰上惡聞礦稅疏入多不視今
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進上必訝而取閱亦一幾

也帝得疏曰必有急事慈視知為礦稅某心動明年
長至一貫在告鯉與廢獨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陳
矩侍鯉見小瑞往來竊聽且執筆俟念此時進言遠
勝奏揭因極陳礦稅害民狀矩亦感然鯉曰小民猶
可虧聖躬奈何矩問何謂也鯉曰自礦使出破壞夫
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聖躬安得不虧矩亦低徊嘆
息還具為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告鯉所以補救者鯉
曰此無他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聞為首肯一貫
慮鯉獨收其功急革疏上帝不暉復止然越月停礦
之命鯉之力也鯉遇事未正不抗以壓于一貫志不

盡行而是時二貴被論引疾杜門鯉乃得行聞事
皇孫生詔赦天下而中官乃請徹茶蠟風通鯉以與
詔旨庚再執奏竟報寢帝乳母嬭聖夫人金氏其夫
官至都督同知汝而請以從子繼鯉言都督非世官
乃已其人張國祥謂皇孫誕生有祝釐功乞三代特
命且世襲慶事王簿鯉力言其謬乃齊金幣帝感中
責言將祭畿輔收地輸鯉撰初鯉言近年以來百利
之源盡籠於朝廷常恐勢極生變况此收地豈真有
豪右隱占新墾未科者奸民所傳未足深信遂止雲
南武弁殺稅使楊榮帝怒甚將遣官遠治鯉具陳榮
罪狀請誅其為首者餘貸亦罪乃不累遠陝西稅使
渠永求領鎮守事亦以鯉言而罷遠東稅使高淮假
進貢名率所統練甲至國門鯉中夜密奏其不可招
責淮而止時一貫雖稱疾杜門而章奏多即家調旨
鯉力言非故事鯉既積忤一貫一貫將去慮其遺已
後憂欲與俱去帝亦嫌鯉方鯉為首輔則將妨已所
為因鯉乞休遂命與一貫並致仕制下舉朝駭愕廢
跪乞留鯉不報既抵家疏謝猶陳急政之弊以明作
進規年八十遺官存問齎銀幣鯉奏謝復陳時政要
務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諡文端

于慎行字無殆東阿人年十七舉于鄉御史欲即鹿
鳴宴冠之以未奉父命辭乃止舉隆慶二年進士改
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初榜宗實錄成進修撰充日講
官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講無及史官者至是慎
行與張位及後王家屏沈一貫陳于陞成以史官得
之異數也常請罷帝出御府圖畫令講官分題慎行
不善書詩成屬人書之具以實對帝悅嘗大書責難
陳善四字賜之詞林謝為盛事御史劉臺以劾張居
正被逮僚友悉避匿慎行獨往視之及居正奪情偕
同官具疏諫呂調陽格之不得上居正聞而怒他日
致之喪次謂曰子吾所厚亦從人為此耶慎行從容
對曰正以公見厚故耳居正拂然慎行尋以疾歸居
正卒起守故官進左諭德日講如故侍郎丘楫慎行
鄉人也往籍居正家慎行遺書言居正母老請于廢
業之下願沛可傷宜推明主惟蓋之恩全大臣辱獲
之誼詞極懇摯播紳傳誦之十四年由侍講學士擢
禮部右侍郎十七年由左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南
踰月代朱譽為禮部尚書慎行明習典制諸大禮多
所裁定先是嘉靖中孝烈后升祔祀仁宗萬曆改元
穆宗升祔復祀宣宗慎行謂非禮作太廟祀遠考言

古七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劉歆王肅
並以高曾祖禘及五世六世為三昭三穆其兄弟相
傳則同堂異室不可為一世國朝成祖既為世室與
太祖俱百世不遷則仁宗以下必實歷六世而後三
昭三穆始傳孝宗與肅宗為兄弟武宗與世宗為兄
弟兄弟昭穆同不當各為一世世宗升祔距仁宗止
六世不當視仁宗穆宗升祔當視仁宗不當視宣宗
引晉唐宋故事為據其言辨而義事雖不行職者服
其知禮又言南陽壽春等十六王世次既遠宜別祭
陵園不宜祔享太廟亦寢不行明年正月既請早建

東宮出閣請讀及冬又請帝怒再降嚴旨詰責慎行
不為憚明日復言冊立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所
歸幸逢決大計故歸田里帝並不悅責以要君疑上
渝亂圖本及僚屬皆奪俸在令親王絕以將軍入繼
者衆予不得封郡王藩王違例奏請力格之時違京
官典四方鄉試御史監試者亦便也請停之慎行力
持獲已又明年山東鄉試預傳典試者名已而果然
言者遂劾禮官皆停俸慎行引罪乞休章累上乃許
家居十餘年中外屢薦率報寢三十三年始起掌詹
事府慎行既辭復薦不下居二年廷推閣臣七人者

慎行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再辭
不允乃就道時慎行已得疾及廷謝拜起不如儀自
跪請罪歸卧于家遂草遺疏請帝親大臣錄遺遺疏
言官數日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慎行學
有原委貫穿百家時謂北人居詞館率鮮文學惟慎
行及臨朐馮琦卓然冠冕一時同年中與沈一貫齊
名然一貫特以筆墨其博洽不如也明制輔臣必出
翰林然惟慎行同年最盛自慎行及王家屏趙志舉
張位陳于陸沈一貫朱曆凡七人先後薨及馬
季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貢入太學舉順天鄉試第一

大學士張居正延為子師辭不就萬曆十一年會試
復舉第一以進士第二人授編修累遷洗馬皇長子
出閣充侍班官再遷左庶子直講經筵尋改祭酒故
事祭酒每視事則二生共舉一牌持前大書整齊嚴
肅四字蓋高皇帝所製以警師儒者廷機見之惕然
故其立教一以嚴為主二十六年遷南京吏部右侍
郎署部事明年與京察既別無私馬書兼署戶工二
部事綜理精密奏行鈔恤行戶四事商因大蘇外城
隍垣多所繕治費皆取公帑奇羨不以煩民二十九
年秋召為禮部右侍郎四辭不允越二年始受任時

已進左侍郎遂代郭正域視部事會楚王惡正域訐其不法數事廷機力辨其誣大學士沈一貫欲藉妖書傾正域及沈經廷機力保持之因繳生光已引伏衆更掠治令具同謀王名正域危甚廷機急邀同志求解于一貫微得稍緩會御史沈祿草疏請宥罪生光衆懼不敢預名廷機與祿同官徐宗濬欣然請預帝聞乃趣定生光獄株連遂絕廷機雖起家詞館然精于簿書不辭繁劇以王府事多吏叢奸不可詰乃定為簡要法有請立奏吏無所容私三十三年夏雷震郊壇既率同列條上修省事宜復言今日闕失莫如曠稅其迷惑聖心致諸事叢戕率由于此誠宜曠然罷撤與天下更新不報其冬類奏四方災異請上下交修共圖明作有詔督厲臣工禁止交際燕會而已秦王誼速由中尉進封其庶長子止慮受本爵而王貴緣欲封郡王廷機三疏力持王知不可奪遣人后間廷機固拒帝竟以特旨許之益府服內請封亦持不可廷機遇事有執尤矯矯屬廉潔帝亦知之嘗過大計語左右曰此時朝臣率納外吏魏惟廷機與趙世卿孤寂可念也然廷機性頗刻潔又偏懷不諂大體楚宗人華越以奏訐楚王撫按官既擬奪爵綱

高墻廷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例議寘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遂廢禮部主事蘇雲翰疏論之廷機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遂伊鬱死舉人里居多不法廷機建議令有司評其優劣達于部進退之由是謗議紛起給事中袁懋謙嘗劾其刻覈繁瑣外難耿介中實依阿廷機求退不允時內閣止朱曆一人給事中王元翰等慮廷機且入輔數陰紙之三十五年夏廷推閣臣廷機果預焉給事中曹于忭宋一韓御史陳宗契不可相持久之卒列以忤于忭宗契元翰及給事中胡忻復言不可用帝雅重廷機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廷機三辭始視事而元翰忻攻之不已帝為奪俸以慰廷機已而姜士昌宋燾以論廷機被黜羣情益憤廷機力辨求罷又疏陳十宜去帝慰諭有加明年四月王事鄭振先論廢十二罪并及廷機廷機累疏乞休杜門數月不出而言者猶疑其偽交章力攻御史則楊師程彭端各馬孟禎文記事湯北京房壯鹿吳亮李光輝鄧漢張時弼左宗邦劉蔚給事中則胡應召彭惟成戴章甫張國儒劉文炳韓光祐張鳳彩翁憲祥杜士全李瑾周司序及刑部主事熊應都蔡曉照

磨郭良翰章先後上而惟成三疏攻允力廷機求去
不也帝屢詔勉留且遣鴻臚趣出廷機卒堅卧不起
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一意撰著至人跡都絕而廷
臣猶時有繁言至四十年九月既已百二十餘上廷
機知帝未有意放遣乃拜跪陛辭出都待命同官葉
向高言廷機已行不可再親乃加太子太保賜道里
賁乘傳以行人護歸居四年卒贈少保謚文節廷機
繫閩籍六年秉政止九月其為人無大過言路祇慮
其座主申時行館師一貫有所授受故必欲逐之輔
臣以新訛受辱至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先

廷機輔政時四川巡撫喬璧星銳意欲討鎮雄安充
臣與貴州守臣持議不決廷機力主撤兵省轉輸全
民命其後變方卒無事議者稱之閩人入閩自楊榮
陳山後以語言難曉垂二百年無人至是廷機始興
葉向高並命後遂相繼不絕

吳道南字會甫崇仁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及第授編
修進左中允直講東宮一日進講太子偶旁瞻道南
部擬講拱埃太子為政容歷左諭德少詹事三十七
年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山東歷城高苑牛產積貯
兩首兩舉道南奏請修省蓋錫山東諸稅召還內臣

又因災異言替變之興由貂璫欵怨乞下詔罪已興
天下更新皆不報尋請遣謚建文朝忠臣明年京師
久旱疏言天下人情莫鬱此時鬱而不散必成旱災
如東宮天下本不使講明經術練習正務而久冥深
閣聰明隔塞其鬱一也法司聽缺半載讞鞠無人致
囹圄充滿有入無出愁憤之氣上薄日星其鬱二也
內藏山積而閭閻半菽不充曾不發帑賑救坐視其
死亡轉徙其鬱三也粟臣滿朝薦卞孔時實一時循
吏因權璫構陷下繫數年見天無日其鬱四也廢棄
諸臣寶塔世用乃一斤不復致山林終老其鬱五也

陛下誠欲發德音除此數鬱不崇朝而雨露遍天下
矣帝亦不省道南遇事有操執明達政體朝鮮貢使
歸請市火藥執不予土番番貢玉請勿納遠東議開
科試士以岩疆重武不宜尚文格不行其秋以父喪
歸服闋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三
辭不允四十二年五月始入朝故事廷臣受官先而
恩後蒞任至是帝不視朝皆先蒞任道南既至不獲
見不敢入直同列方從哲為言帝令先視事道南跪
謝因請帝聯袂交搜巖穴振肅黎實言路且曰臣拜
命趨朝實欲效古蓋臣之誼倘陛下于臣不採狂愚

臣于陛下不務臣故陛下安所用臣居數日優言臣
自赴召以來日冀陛下更新庶政乃就列經旬陛下
臨王婚禮一跪他若儲宮出講諸王豫教簡大僚舉
遣使徵稅使補官官諸事廷臣舌敝以請者奉旨吝
款徵獨臣等難辭其責亦望陛下簡置臣等之意哉
跪入帝優詔答之然竟不行也會棧擊事起帝召見
羣臣于慈寧宮道南始得而思自是不獲再見矣繼
造中官劉成死詔遣其黨呂貴往獲貴逆族奸民易
已督造中旨許之命革初道南偕從哲力爭且詢疏
所從進請承柱內降弗聽都陽故無商稅自稅使橫
行乃于湖口置閘征課道南極言波濤沸湧舟無所
泊多至覆沒請罷閘勿征亦不納道南慎密有守輔
大政不為說隨時望甚重明年偕禮部尚書劉楚先
典會試吳江舉人沈同和者副都御史季文之子日
不知書賄禮部吏三場悉與同里趙鳴陽聯號舍其
首場七篇旬坊刻外皆鳴陽筆也榜發同和第一都
下大詳道南等亟檢舉詔令覆試終日僅搦一文乃
下吏成烟瘴鳴陽時亦中式坐除名先是湯賓尹科
場事賓道南其黨側目至是御史李嵩周師旦遂
連章論之而

頗侵文炳文炳遂再疏極疏河南巡按御史張至發
助之道南不能堪言臺諫糾劾閣臣職也未有肆口
慢罵者臣辱國已甚請立賜罷黜帝雅重道南為請
文炳外任李嵩等俸御史韓浚朱埈救文炳復疏道
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歲疏二十七上帝猶勉留會
繼母訃至乃賜道里費遣行人護歸天啓初以事恩
即家進太子太保居二年卒贈少保謚文恪
論曰萬曆之季殆否塞極矣閣臣職居輔相諠切股
肱而堂陛隔絕天顏萬里諸臣惟有弘濟之才匡救
之志亦安所施之哉兼之言路擊排同列水火持張
閘關如沸似燥稍有志趨者肯安之乎以至進退觸
藩還迴狼狽掛冠行避辭組私歸此何體也蓋敗亡
之局已成矣悲夫

明史卷三百十一

列傳一百六十二

張四維

申時行子用懋 王家屏

王錫爵

子衡 趙志舉 沈一貫

朱 賡 子敬衡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隆慶初進右中允直經筵尋遷左諭德四維備僚有才智明習時事時楊博王崇古並久歷遭隆善談兵四維與博同里閉而崇古姊子也以故亦習知邊務高拱深器之四年秋拱掌吏部超擢四維翰林學士甫兩月拜吏部右侍郎時俺答封貢議起

朝右相持不決四維為文闕其間拱亦傾心籌畫款事遂成拱益才四維亦干進不已朝士頗有疾者明年四月御史却永春視鹽河東言令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崇古為勢要四維父崇古弟為大商四維奏辨且乞去而拱力獲之溫詔慰留焉初趙貞吉去位拱欲援四維入閣而殿士僥寅緣先得之諸人遂相構及御史趙應龍劾士僥士僥未去而言路復有劾四維者四維時已遷左侍郎不得已引去無何士僥亦去而拱終念四維又明年東宮出閣召充侍班官給事中曾大堃言四維頗供

致得召四維馳疏辨求罷帝不許且趣入朝未至而穆宗崩拱罷張居正當國後移疾歸四維家世素封歲時餽問居正不絕或清伯李偉慈聖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維結為援萬曆二年復召掌詹事府四維既事居正謹明年三月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會馮保亦與四維善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時呂調陽為次輔老而懦政事一決居正居正亦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也四維既由居正進蓋發事之無敢出一語相可否但隨居正後拜賜進官而已居正卒四維始當國累加至少師吏部尚

書中樞殿大學士初四維雖由事居正然為其所制積不能堪且不善居正所為凡忤居正者當四維調去每不盡如居正意居正亦漸惡之至是既得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操切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頒詔天下疏言今法紀修明海宇寧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為從惡煩碎致微故無藝政令乖舛中外翦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弘敷惠澤俾四海蒸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祚之要術也帝嘉納之旬是朝政稍變言路亦漸發舒詠居正時事於是居正黨大懼王蘇曹者

吾輩委身自脫于中時行而馮保欲因兩宮徽號封
已為伯惡四維特之詔曰何為叛我蒙者吾知之厚
賄保數短四維謂四維與吏部尚書王國光同鄉相
厚可構也乃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國光婿四維拔
其中表弟王謙為吏部主事時行遂調旨罷國光并
竊謙而四維以帝慰留復起視事命甫下御史張問
達復劾四維四維窘求保心腹徐壽張大受行賄于
保保意稍解時行乃竊問達于外以安四維而四維
以時行與謀也卒銜之已而中責張誠摺保保眷大
衰四維乃授意門生李植革令發保奸狀保及蒙省
吾皆逐而朝事一大變四維謂除惡務本本既除餘
黨可畧請帝與之更始而汲引海內正人為居正所
沉抑者雖旦夕未盡登用然力反前事于是時望屬
焉矣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之又詔取雲南舊貯礦
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明年詔江西陶磁器十
萬多奇巧難成四維亦力諫尋以父喪歸先是居正
餘黨欲逐四維擁時行為首輔四維愠語時行客曰
夫首相者若天行有春必有夏何相迫為時行得疾
在告及起不敢謝過點點而已及是四維與門生在
言路者謀先攻時行姻戚尚書徐學謨次及時行疏

其將上而又訃至乃已四維既聞喪慮有後患大行
金于張誠張誠屬為廢露由是賜錫優渥亞于居正
馮服將闋卒贈太師謚文毅子泰徵甲徵皆四維柄
政時舉進士泰徵累官湖廣泰政甲徵工部郎中
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
修撰歷諭德充經筵講官纂世穆兩朝實錄進左庶
子掌翰林院事萬曆五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張
居正請廣閣臣前大學士徐階力薦時行居正意猶
豫階強之明年遂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七年進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十年以遼東大捷加太子太保
元子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明年
奉命履視大峪山陵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時行文未蘊藉當居正時不立產異
居正輔政十年天下苦于操切則誠其專擅以為侵
六部權非祖宗故事至是御史張文熙猶以為言帝
曰朕于天下事不能盡知嘗咨詢內閣若內閣都不
與聞政事設此官何為因諭時行等勿以文熙所言
介意時行上疏曰陛下聖德謙虛純心委任不以臣
之不肖每事咨詢又以御史煩言俯垂慰諭臣等方
切感激更復何言但國家典制及閣臣責任書官皆

不深考使臣等居密勿之地可專擅之嫌竊恐難於
展布不敢不為畫上明之其一謂部院不當置考成
簿送閣稽考按祖宗舊制諸曹每月必領內閣稽微
簿開列事件月終送內閣收掌年終類送六科此係
二百年成規今考成簿與稽微簿相同但詳略稍異
耳然則各部院之事未嘗不使閣臣與聞也且先年
題奉明詔凡撫按奉行考成法過除未完者六科每
歲兩次稽叅閣臣則止于稽考本不題叅又罰俸止
及撫按未嘗借以督責部院也夫國家紀綱法度掌
於部院而統歸於朝廷閣臣則叅機務備顧問者若

於諸司之事全不與聞即皇上有問臣等憑何奏對
即有票擬臣等憑何叅酌此豈皇上委任責成之意
哉且如吏部官不稱則當去未聞禁吏部之銓選也
戶部官不稱則當去未聞禁戶部之會計也使閣臣
不職即黜罷可耳若弄其責任而盡削之不幾因坐
而廢食乎其二謂吏兵除授不當一一取裁其三謂
四方撫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夫部臣各有職掌督
撫各有責任初未嘗事事取裁事事請教但閣臣以
平章政事為職而用人則政事之大者故文臣自京
朝堂上官武臣自叅將以上部中亦與臣等酌量無

亦虛心為國以示慎重公平之意今二部尚書竟在
法外何意行一私意用一私人但當問其所用之人
公與不公不當問臣等知與不知也至于封疆事宜
關係要重者督撫諸臣豈得不與臣等言之近如陝
西重災作何賑濟遼東邊情作何防勦雲南莽賊作
何併禦此皆朝廷大計即諸臣揭問不為阿承即臣
等亦以方略不為侵越但論事體之當與不當不必
論臣等知與不知也蓋議者徒見前人之弊習而弄
欲防後人之將來不知專擅在人不在乎法擇人以
守法則可因人而廢法則不可假令臣等居位食祿

事事皆委之不知豈不甚遠然祖宗建立閣臣之意
謂何臣等受陛下高厚之恩謂何而推諉自便將萬
死何以塞責臣等實不敢避形跡而有所不盡其心
故平陳其愚帝深以為然然足時言路方張縱橫朝
宇時行雖得主眷度不勝衆多之口則務庫情所欲
而姑息以厭其意間權輕而閣望益損矣先是
吳中行沈思孝等以論張居正奪情受杖海內矜名
之士翕然歸之而李植江東之徒亦依附之以要
聲譽取高位後生靡然爭以趨發居正為奇而時行
論議持平言者以時行故為居正所引輒以為黨梓

禁文至御史丁此呂謂侍郎高啓愚與試南京以舜
命高為題勸進居正帝手疏示時行時行曰此呂以
曖昧陷人大辟恐謔言接踵而至非清明之朝所宜
有尚書楊巍因請出之于外帝初從之而給事御史
王士性李植等甘黨此呂交章劾巍所時行意蔽塞
言路帝尋亦悔之命罷啓愚留此呂于是時行魏皆
求去大學士余有丁許國言大臣人望所屬國體攸
繫今以群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魏之心國尤不
勝債專疏求去籍侵中行思孝等劾都御史石星侍
御陸光祖亦言小臣不可徇大臣不可棄帝乃聽魏
出此呂于外慰留時行國而中行思孝又以國言求
去諸言路群起攻國時行請量罰言者自此間臣與
言路相水火而時行遂為戎首時行知天下士論之
不與居正也欲盡反其行事以收拾人心首請罷考
成法略言賦歛過于苛急則百姓不安緝盜過于督
責則無辜被枉道里有遠濶則時日有稽途倘畏避
糾劾期于速竣必滋銀鍊周內苟且疎略之弊非治
體也陛下肅清吏治期于事集民安而已欲集事不
宜多事欲安民不宜擾民于是居正一切絲核之政
盡為改易士大夫得用自寬蓋執事不事事而相競

於言上下恬熙風俗偷惰馴至法紀隳壞國勢凌夷
難由言路之激成而亦時行之矯枉過正使然也時
行本有才略與居正在內閣久明習國家事歲丁
亥江南苦澇所漕米皆濕潤部臣欲却回抵易漕卒
洵洵時行謂尚書石星曰江南歲輸止有此數若必
全賙補民力何堪宜量輸京師隨到隨給京軍勿更
需日月致不可復食星從之國儲不朽屬而江南免
責償之累京東地多平窪沮洳彌望尚寶徐貞明建
議請開水田如江南法歲收自倍時行深是之為請
於帝屬真明董其事真明之薊州招南兵之習農者
自河間經始使盡地耕作一時農兵大集墾田甚廣
畝收一鍾而北人官京師者從中阻之時行上疏極
陳利便帝入中官言竟罷其徒其後農兵私自開墾
不聞有司京東白粳輸供上用其直減于往時帝幸
兵仗局臨觀內侍或言武宗時有內教場以歲時習
武帝欣然舉行摘內監二千分班操練每以五鼓從
東華門入及晨而散時行等深以為憂傳語司禮大
瑞曰此事關係禁廷諸人操甲荷戈未明入內技奸
盜竄入其中為害巨測即有緩急外人不得問宿衛
不得入此公等利膺之患也諸瑞味然未聞力奏帝

力止雲南緬夷奔連喇侵逼三宣而隴川多氏為記
宣岳鳳父子煽誘折入緬中順寧土舍罕度為莽賊
內應于是據隴川破順寧滇中大震廷議用兵于緬
火臣或難之時行曰若爾則西南騷動國家且受其
弊矣滇南萬里向來武備單弱奸人勾引連夷乘隙
而動若選擇守將率兵禦之募土司徒卒自足戡守
無過慮也乃與兵部議調鄧子龍劉綎各將兵三千
赴之于龍先後順寧擒罕度綎以計誘執岳鳳及其
子囊烏猷關下緬兵遂不敢出而隴川平播州楊應
龍所屬五司七姓數計奏應龍下撫按會勘有司以
為奇貨故坐應龍以該處不服之罪索重賄乃已巡
撫葉夢熊貪功喜事入五司虜想疏請大征時行曰
應龍雖殘暴但行于所部于朝廷未有逆節也祖宗
來第竊賂之馬用漢法為部中邊寢其奏順義王捨
力克西海青海別部大落赤真相入犯洮河中外爭
猜用兵時行謂不可以一鎮而擾九邊存戎政尚書
鄭洛為經略使趣順義東歸而犇大真之罪使還洮
河復定其能斷大事如此然當時朝議卒以時行為
洛黨之黨而排擊之雖幸免一時竟以建儲之議而
去先是十四年正月先宗已五歲矣而鄭貴妃有寵

生皇子于常河頗有奪嫡之意時行率同列再請建
儲不聽廷臣多以持斥宮闈觸帝怒被廢建十八年
時行復以為言帝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時行
曰出間似不索建帝領之尋屢疏請冊立豫教有詔
須後命貴妃弟國泰亦以疏請不報時行等乃言向
者道路之口謂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今國泰
養復不行則外廷又滋異議以為皇貴妃姑令國泰
塞責陛下姑為皇貴妃解紛恐中外臣民之疑終無
由釋而皇貴妃之心亦終無由白于天下帝乃下詔
曰朕不喜激臨近諸臣章奏一概留中正惡其雜間
朕父子歸過于上遺直于下耳若明歲廷臣不復請
攝當以後年冊立否則直須皇長子十五歲舉行于
是時行戒廷臣且弗激擾帝頗安之明年八月工部
主事張有德請冊立儀注帝怒更命展期一年而
內閣亦有疏入時行方在告許國者列其名時行恐
激帝怒冊立復中變乃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
預知冊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仰惟宸斷
親裁勿因小臣致妨大典于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
行陽附群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中書
黃正賓復搆時行排陷同官乃避首事之罪二人皆

被黜責御史鄒德泳劾疏復上時行力求罷詔馳驛歸歸三年而先宗出閣諱崇十年而立為皇太子時行馳跪表賀帝手詔存問曰元子冊立朕志先定以阻激故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於懷今已立為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繫念特遣使報卿四十二年時行年八十復遣行人存問詔書到門而卒先以雲南岳鳳平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至是贈太師謚文定時行承居正之後海內清晏雍容朝刻為太平宰輔既歸里門時從故人遺老修綠野香山故事丹鉛筆墨與少年詞人爭角勝吳趨委巷

詞翰流傳互相矜重閱二十年餘于時人情國勢日變而難至福清葉向高當國益孔棘矣向高每嘆美時行以為弗如也世之進退居正者必嘗時行然在當時以能政紀其政雖誠為黨護而上下翕然安其行事矣子用懋字敬中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久之不調神宗特擢太僕少卿仍視職方事再遷右金都御史巡撫順天崇禎初歷兵部左侍郎拜尚書用懋官兵部文頌諸違事是時軍書秀午題奏一曰數中上不解帶者數旬致仕歸卒贈太子太保孫紹芳進士戶部左侍郎

王家屏字忠伯水固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錄標江都御史高捷以會幣遺趙文華家屏直書之捷茅拱方柄國祈稍諱執不可萬曆初進修撰充日講官教陳對策帝嘗款容而受稱為端士張居正獲疾詞林率奔走禱祈獨家屏不往再遷侍講學士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甫踰月命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去史官二年即輔政前此未有也時中時行當國奸國王錫壽次之家屏局末每議事東正持法不激不隨時望甚重越二年遷總督憂詔賜銀幣馳傳以行人獲

行服甫闋詔進禮部尚書遣行人召還既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為言請因聖節御殿受賀平發帑中章奏舉行冊立禮不報復偕同官疏請帝乃于誕日強一臨御馬俄遣中官諭家屏獎以志愛家屏跪謝復請劾視朝居數日帝為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評事雖于仁進四箴帝將罪之家屏上言人主出入起居之節耳目心志之娛庶官不及知不敢諫者輔弼之臣得先知而豫諫之故能防欲于微渺今于仁以庶僚上言而臣併位密勿反緘默苟容上虧聖明之譽下陷庶僚蒙不測之威臣罪大矣尚

可一日立予聖世哉帝不憚留中十八年以冬旱乞罷言通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風霾川竭河涸加之旱凍蝗螟疫癘札瘥調燮之難莫甚今日况套酋跳梁于陝右土蠻揭獫于遼西貢市屬夸復鴟張虎視于宣大虛內事外內已竭而外患未休利民供軍民已窮而軍食未裕加以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簿書凌雜祗事靡文網維縱弛而暢玩之風成名實混淆而僥倖之風落陛下又深居靜攝朝講希臨計臣一歲間僅兩覲天顏而已間嘗一進赫言竟與諸司章奏並後不行令驕陽燦石小民愁苦之聲震天震地而獨未徹九關之內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飲食俱廢而不能自己者也乞賜罷歸用避賢路不報時廷臣交請冊立其年十月家屏偕時行國錫壽合疏懇請以去就爭帝不悅傳諭數百言切責廷臣沽名激擾至欲為悖逆時行等相顧錯愕各具疏再爭杜門乞去獨家屏在側帝遣鴻臚即家趣時行等入直時行等陳謝復申冊立之請杜門如故家屏亦請速決大計帝乃遣內侍傳語期以明年春廷臣無所奏擾即于冬間議行否則待諭十五歲家屏以口勅難據欲帝特布綸音立其草進帝不用復諭二十年春舉行

家屏喜即宣示外廷外廷歡然時行等亦起視事時帝嘗猶豫聞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諭詰責時行等令詞陳奏乃已至明年秋大典將屆以張有德奏帝優藉為名中止時行國並由此去位錫壽先以省親還家屏遂為首輔以國諫疏已實列名不當獨留再既乞罷不允乃視事當是時中外皆疑帝欲立愛務議紛紜家屏深憂之力請戕大信以塞道路之言消室聞之舉不報又明年給事中李獻可等請豫教帝默之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益怒璉請相屬家屏遂引疾求罷言滿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率令縱放兼意簡主不義每感斯言惕然內媿頃年以來九關重閉晏安是懷郊廟不饗堂陛不交天災物怪罔徹宸聰圖計民生莫聞聖慮陛下試省此心敬耶忘耶于治道得耶失耶臣僉負輔弼既不能婉導密規防未萌之欲又不能若爭彊諫扶將墜之樞曩職課官久當退避迺今數月間請朝講請廟饗請元旦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復不報臣犬馬微誠不克感回天意已可見矣至預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厭聞直言藥加貶謫臣誠不忍明主蒙喑諫之名服朝有積施之罰故冒死屢陳若依違保株決退苟容汲黯所

謂簡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此願賜骸骨還田里帝
得奏不下俄以趙志舉疏責家屏希名托疾乃復奏
言名非臣之所希亦非臣所敢棄願臣所希者陛下
為堯舜之主臣為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
若徒犯顏觸忌抗爭憤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
希名將使臣身都高爵家膺厚祿主愆莫正政亂莫
匡可謂不希名之臣矣國家美類馬疏入帝益不悅
遣內侍至邸責以徑駛御批故激主怒且謂托疾要
君于是家屏求去益力或勸宜少需忍就大事家屏
人君惟所欲為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

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
身遂復兩疏懇請詔馳傳歸家屏制行端嚴忠貞天
植既當國推誠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撓願以懇直見
忤柄國止半載又強半杜門不履展其志朝野惜焉
閏八年儲位始定遣官賫勅存問賚金幣羊酒又二
年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諡文端憲宗立再贈太保任
一子尚寶丞家屏通達國體既家居朝鮮用兵貽書
經畧顧養謙曰昔衛為狄滅齊桓率諸侯城楚丘春
秋高其義未聞遂與狄仇連諸侯兵以伐之也奈茅
以保會稽之耻激厲朝鮮以城楚丘之功獎率將吏

無為主而為客則善矣其深識有謀忖此類也
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舉會試第一
廷試第二授編修三遷為翰林萬曆初充穆宗實錄
副總裁書成進侍講學士遷祭酒五年以詹事掌翰
林院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等錫爵要
同館十餘人詣居正求解居正不納錫爵獨造喪次
切責之居正勃然下拜索刀為刑頸狀曰君革欲殺
我耶竟入不顧中行等既受杖錫爵持之大慟明年
進禮部右侍郎居正甫歸治喪九卿急請召還錫爵
十起獨不署名故以省親去居正沒言者交薦會丁

喪不果召十二年冬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參機務累疏力辭詔遣行人致趣明年六月
還朝首疏請禁錮狎弄競成虛傳即侈靡闢橫集
簡工作帝咸褒納先是李植江東之與大臣申時行
楊巍等相構以錫爵負時望且與居正貳力推之莫
其助已此錫爵至獲持平其間與時行合出疏力排
植等由是植等悉去政府勢益張是時時行為首輔
新國次之錫爵與時行同舉會試且同郡於國則同
鄉以故三人相得甚然時行柔而錫爵性剛負氣
悉其操行貞白時行殆不知也於六年予衛奉順天

第...部...高...桂...仲...論...之...錫...壽...連...章...辨...行...極...過...愈...數
仲...竟...下...詔...撤...除...名...桂...亦...簡...遣...方...御...史...喬...璧...呈...請...帝...戒
錫...壽...務...擴...其...量...為...休...休...有...容...之...臣...錫...壽...言...臣...以...壽
容...有...枝...彥...聖...為...休...休...璧...呈...以...并...容...媚...嫉...為...休...休...惟...陛
下...裁...察...議...者...願...謂...其...故...云...明...年...四...月...上...疏...言...自...二...月
以...來...陛...下...僅...一...視...朝...送...浴...王...之...國...其...餘...朝...講...悉...廢...臣
下...喝...喝...不...勝...跂...望...夫...尸...居...却...事...何...如...獨...悔...之...安...酒...醪
祛...疾...何...如...勿...藥...之...毒...燕...婉...當...御...何...如...前...疑...后...丞...之...嚴
玩...好...充...陳...何...如...左...圖...右...史...之...樂...陛...下...欲...明...其...不...然...莫
如...切...御...朝...講...日...親...大...臣...使...人...人...得...以...親...天...顏...承...清...問

上...也...或...以...方...暑...靜...攝...則...定...者...游...衍...之...暇...以...二...時...披...閱
章...疏...使...羣...下...曉...然...知...意...在...尊...生...不...在...厭...事...在...色...養...不
在...逸...樂...其...次...也...又...或...以...天...工...人...代...不...必...事...事...躬...親...則
委...定...根...本...之...計...升...儲...出...閣...然...後...委...政...事...于...閣...部...又...其
次...也...迺...今...躬...中...諸...疏...動...至...經...時...冊...建...吉...期...者...無...明...旨
閣...臣...兼...旬...累...月...不...承...顧...訪...又...何...顏...立...羣...工...之...上...哉...皇
長...子...倫...序...久...定...三...歲...前...已...宣...付...史...館...去...年...不...行...猶...曰
年...未...及...也...今...年...不...行...猶...曰...浴...王...未...之...國...也...過...是...皆...無
詞...矣...而...猶...然...遂...曰...不...決...此...臣...所...以...日...夜...拊...膺...而...泣...血
也...帝...溫...旨...報...聞...明...年...二...月...復...請...豫...教...危...子...錄...用...姜...愿

麟...等...且...為...李...材...求...宥...不...報...五...月...以...旱...災...自...陳...言...臣...併
位...六...載...朝...講...日...踈...矣...異...日...告...南...北...寇...敵...在...在...生...心...而
太...倉...錢...穀...枵...然...一...空...請...餉...請...賑...茫...無...以...應...至...冊...立...大
典...久...稽...不...行...豫...教...急...務...亦...且...寢...聞...日...今...京...師...亢...旱...風
霾...人...情...連...迫...求...其...召...災...之...故...則...有...妄...傳...宮...廷...舉...動...歸
過...君...父...者...臣...謹...屬...股...肱...地...居...輔...導...主...德...未...光...由...臣...失
職...乞...垂...賜...罷...免...帝...優...詔...留...之...其...秋...西...陸...失...事...議...者...爭
請...用...兵...錫...爵...以...內...治...未...足...恃...不...當...遽...罷...欵...主...戰...持...議
典...特...行...合...未...幾...俗...尚...列...爭...冊...立...不...得...杜...門...乞...歸...言...前
代...廷...立...皇...儲...皆...天...子...謙...讓...臣...下...固...請...而...後...從...茲...陛...下

以...故...事...持...謙...則...可...若...謂...必...當...獨...斷...臣...下...有...請...即...謂...之
無...君...心...懷...悖...逆...則...漢...文...即...位...之...年...羣...臣...首...以...建...儲...請
宜...皆...不...忠...之...臣...耶...聖...諭...又...謂...安...有...子...不...順...君...父...之...指
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者...夫...元...子...年...未...十...齡...便...疑...防
若...爾...自...此...漸...壯...羣...臣...愈...當...避...私...結...之...嫌...永...不...敢...再...請
于...陛...下...之...指...則...順...矣...安...所...逃...依...何...悞...國...之...罪...哉...陛...下
即...自...謂...心...無...搖...亂...皇...貴...妃...家...有...贊...言...然...閣...密...無...據...臣
等...何...憑...曉...諭...外...廷...亦...宜...遂...釋...無...疑...頃...又...聞...宣...傳...中
宮...有...疾...嫌疑...之...間...甚...有...以...小...人...援...昧...之...心...窺...測...陛...下
者...臣...竊...痛...之...祈...陛...下...憐...臣...多...病...速...賜...骸...骨...還...鄉...重...疏

留中尋以母老連乞歸省乃賜道墨費遣官護行既而時行國及王家屏相繼去位有詔趣召錫爵二十一年正月還朝遂為首輔先是年春舉冊立戒廷臣毋漬陳廷臣鑿前張有德事成默然拱俟及是錫爵密請帝決大計帝遣內侍以手詔示錫爵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其兩弟且並封為王錫爵既奉詔擬諭旨又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為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則元子即嫡子而所生母不必進崇位號以上歷皇貴妃亦擬諭以進同列趙志舉張位成不預聞帝竟以前諭下禮

官令即具儀於是奉朝大誥六科給事中史孟麟禮官羅萬化等庫諸錫爵第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亦自覺其謬借志舉位力請進還前詔帝不從已而諫者益多錫爵益懼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不報乃自劾三誤乞罷斥言極切至帝亦知公議難拂不得已追寢前命且命少俟二三年議行錫爵旋上疏請速決且曰陛下去年之命既改于今年安知今日之命不改于他日震元子初生業為之願詔肆赦詔書稱祇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復何疑而弗決哉不報其年四月陳泰交要務請君與臣交火

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讎言君臣否隔代禍隱憂難以言悉且天下凡臣等位冠羣僚而終歲不一延接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茫然不知事所從出安得不疑既輕且疑將潔潔救過不及焉能展布四體佐聖政萬一哉又請錄用廢棄諸臣並優旨褒答然竟不行七月彗星見有詔修省錫爵因請延見大臣商略政務又言彗已漸近紫微為人君藏身布政之所宜慎起居之節寬左右之刑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恩不報踰月復言彗星已入紫微其咎當在君身必非區區用人行政所能消弭計惟建儲一事可以禳之蓋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今前星既耀而不垂定故致此灾誠速行冊立將自宮廷以及薄海莫不鼓舞懼暢而天變自弭帝手詔報聞仍持首春待期之說錫爵答復力言之已又連率懇請十一月太后誕辰帝御門受賀單獨召見錫爵於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倘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年已十三尚何待耶况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請書者帝頗感動錫爵因請類劄對係聖

躬退樓上疏力請且曰外廷議論皆以因寵陰謀歸之貴妃臣恐鄭氏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蓋動手詔諭錫爵卿每奏必及貴妃何也彼數勸朕朕以祖訓后妃不得與外事安敢輒從錫爵上言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之子天下不疑貴妃而誰疑貴妃不引為己責而推責祖訓不與外事者不與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若冊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貴妃親子陛下謀所以安全之得不與貴妃謀乎且貴妃久侍聖躬至親且賢而外廷紛紛莫不歸怨臣所不忍聞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口

歸功貴妃陛下尚以為疑然則必如羣少年盛氣以攻貴妃而陛下反快於心乎疏入帝領之志舉位亦力請居數日遂有出閣之命然手詔謂朕年未老又無重疾其冊立少侯亦行又言皇三子年齒相等宜同出就傳錫爵因疏謝其言祖宗朝冊建東宮多不過數齡豈皆年老有疾乃定儲位幸陛下勿以為疑皇三子少皇長子四齡不可謂相等先後之間苟一不慎聖心又無以白于天下臣竊謂宜少緩便當是時帝雖嘉錫爵忠蓋從其言而貴妃不悅陰設計難之令廣市珠玉珍寶供出閣儀物計直三十餘萬

西都臣楊俊民等言無故事且帝藏匱乏科臣王德完等復謂養正之初宜示儉德豈可未親經史先購珍奇帝不憚遂手詔諭錫爵欲易期錫爵婉辭懇請乃不果易明年二月出閣禮成輔臣侍班及用詞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中外為慰先是江南北旱潦民饑而中官督織造不已錫爵極陳其困請并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末言臣母自南來日禁道中驚予妾者得銀不過數銖幸陛下大為賑救及河南大饑言公私置繼請與同官盡辭俸金稍佐賑貸并望陛下及兩宮各出內帑十一枚垂死之民帝感其

意果獲賑馬錫爵志節高亢蓋瘁公朝不恤私計帝雅重其人累進謙言略無忤色其養禮逾于前後諸輔臣顧帝以壯年耽嗜酒色不勤萬幾致堂簾否隔政務底滯錫爵雖隨事納忠急廢益甚視時行柄國時更難遂有去志初錫爵以並封召榜既而越南星被斥趙用賢放歸一時論救者咸遭譴謫眾疑錫爵為之錫爵雖連章自明亦申林樞力人卒莫能諒也錫爵見物論難平且元子豫教已行身又多疾去志益決數乞休帝不欲其去為出內帑錢建醮以祈其愈錫爵不自安力辭已而疾益甚疏入上乃允先是

已累加太子太保至是命改吏部尚書進建極殿賜道里費乘傳行人獲歸此行以懲忿怒躬廟饗等十三年進規閣七年東宮建遠官賜勅存問齎銀幣羊酒三十五年廷推閣臣帝既用于慎行葉向高李廷機三人又還念錫爵特加少保遠官召之三辭不允時言路橫甚錫爵迭密揭力救由是為給事中既然朝嘉棟宋一韓周曰屏張鳳彩蕭近高王元翰金士銜御史馬孟禎梁州秀李光輝陳于廷王以寧等所劾錫爵以諫不可再出竟辭不赴又三年卒于家年七十七贈太保謚文肅銜字辰玉少有才名其為舉

首也人不謂私至二十九年錫爵罷相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亦第二授編修先父卒錫爵弟鼎爵亦舉進士累官福建提學副使能其官

趙志舉字汝邁蘭縣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萬曆初進侍讀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志舉偕張位等抗疏論救格不入則請以中行等疏宣付史館居正恚會星變考察京朝官遂出志舉為廣東副使居三年再以京察簡其官居正沒言者交薦起群州同知旋改南京太僕丞歷國子司業祭酒再遷吏部右侍郎並在南京十七年六月以帝數托

疾報朝奏言臣近以少詹事侍朝請見聖躬康泰稍有不和轉盼輒復何近日延引之久也得毋祿席之愛不能剝麩藥之好不能絕乎願陛下念此身付托之重毋溺燕樂虧元氣宋儒真德秀曰惟為學可以養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祈陛下日臨講帷與二三儒臣研究義理視朝則廷見大臣商榷政務朝退則披覽章奏紬繹經史使此心有所制約聖慮日清則聖躬自固報聞尋召為吏部左侍郎十九年秋申時行謝政荐志舉及張位自代遂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春王家屏罷王錫爵

奉召未還志舉行首輔事會率憂變起兵事多所咨決主事岳元椿疏論錫爵中言當事者變亂傾危遂為主事諸壽賢給事中許弘綱所駁志舉再辨帝皆不問二十一年錫爵還朝明年五月遂歸志舉始當國遠來失事詔褫巡撫韓取善職逮副使馮時泰詔獄而總兵官楊紹勳止下御史問給事中吳文梓等論其失平志舉等亦言封疆被難武臣罪也今寬紹勳而深罪文吏將武臣益恣文吏益喪氣不敢舉職也免付時泰詔獄帝不從其後時泰卒謫戍湖廣進鮮不稱音布政使武尚耕以下盡謫官志舉言事有

主者不當牽累乃止請尚耕及經歷餘皆獲宥其冬
皇太后誕辰帝受賀畢召見輔臣于暖閣志舉乞宥
御史彭應參其明年言官以財絀民貧乞減織造志
舉等因令詞懇請尋極論章奏留中之藝請盡付諸
曹議行帝惡張誠黨霍文炳以言官不舉發貶黜者
三十餘人志舉等連疏力諫皆不納先是志舉已加
太子太保改文淵閣二十四年論甘肅功進少保吏
部尚書改武英殿儀以一品考滿進少傅兼太子太
傅改建極殿三月兩宮災請下罪己詔戒飭百官頒
赦天下因以發章奏板掩滯補臺諫慎法守停織造
數事請帝頗納之其秋志舉以兩宮既災六月彗星
見閏八月日食九分有奇皆天變之大者歷陳時政
缺失請振肅紀綱帝不能從明年六月三殿又災志
舉時在告力疾疏列崇教畏躬祭享復朝講定國本
納忠言補庶官行考選起罪廢罷曠稅平喜怒慎刑
獄十一事優詔報聞延安諸生楊新芳計其祖故尚
書兆道賊百餘萬請藉浚助工帝即從之志舉等力
言不可弗聽已而按驗無實新芳坐戍遣初志舉以
皇長子年十六請奉冠婚禮帝即命禮官具儀及儀
上又不果行二十六年三月志舉等復以為言終不

允先是張居正柄國權倖人主中時行繼之勢猶盛
王錫爵性剛負氣人亦畏之至志舉為首輔年七十
餘老矣柔而懦不為朝士所憚以故詬誶四起其始
正首輔位也值西華門災御史趙文炳論之無何南
宗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誦顧憲成等空司而逐志
舉賈激帝怒又交章論劾已而給事中張濬楊洵御
史莫休况上進南京評事龍起雷相繼被劾而巡按
御史吳崇禮劾及其子兩淮運副鳳威鳳威坐停俸
未幾工部郎中岳元椿極言志舉宜放給事中劉道
亨劾之尤力志舉憤言同一閣臣也往日勢重而權
有所歸則相率輔之以謀進今日勢輕而權有所分
則相率擊之以傳名因求退益切帝慰諭之初日本
對貢議起石星力主之志舉亦莫事與相應和
及封事收議者益蜂起凡劾星者必及志舉于是御
史周孔教黃紀賢何爾健南京御史黃莘秀給事中
劉為楫侯廷佩侍郎沈思孝等章相繼上而庶吉士
劉綱山西巡撫魏允貞御史汪先岸亦以不職劾志
舉志舉每被言輒疏辨求退帝悉免留先嘗譴言者
以謝之後言者益衆則多殺不下而志舉益堅迨封
事大壞星坐欺罔至下獄論死位亦以東事視官而

志舉終不問也然時志舉已病不能視事乞休既累上御史于永清給事中桂有根猶時有論列志舉雖身在床褥于罷曠建儲諸大政數力疾革疏諫事帝歲時恩賜亦如故而志舉疾轉篤在告四年疏至八十餘上終不得請二十九年九月竟卒于邸舍贈太傅益文懿志舉性行寬簡其才氣不如張位沈一貫而醇謹過之是時帝益怠荒章疏沉閣官僚曠闕賢士摧殘志舉雖隨事論諫而卒不勝其杆格故諍議益叢焉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

討萬曆二年當會試張居正欲私其子嗣修以場副主考吏部侍郎王希烈而嗣修卷適在一貫所希烈為言一貫不納遂取其卷乙而藏之居正愠甚而慮一貫白發其狀不敢害也明年充日講官故事檢討無直講筵者時帝方嚮學無日不講一貫疑居正以是困已供事益虔嘗請高宗諒闇進曰託孤寄命國家大事必有忠貞不二之臣然後可令總百官苟非其人若不若躬親聽覽之為大孝也居正愕然不怡者久之十年居正沒始遷左中允時為檢討十三年矣又三遷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尋擢禮部

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以省親去二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旋召為正史副總裁協理詹事府未上詔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會朝議許日本封貢一貫以貢違舊出軍波慮為鄉郡患在道貽書當事力止之既還朝復極陳其害貢議事乃止封事告變朝鮮再用兵一貫力言水師之利請設重鎮於天津廣徵南方舟師用資戡守又以山東供億不給請勅守臣招四方貧民大墾荒土為足餉計帝成張納及楊鶴敗績于蔚山贊畫主事丁應泰劾一貫交通鶴一貫引罪求罷帝置不問時陳于陛已前卒張位得罪罷去首輔趙志舉寢疾在告獨一貫入直數請增置閣臣不聽鶴既敗績廷臣多請撤兵一貫力贊帝進戰會平秀吉死倭賊引退將士遂得收功而應泰乃劾諸將以五千金賄倭使還無寸功宜悉徵下獄諸將聞之恟懼一貫言國家東征七年徵師十萬披堅持銳効死異域彼誠望尺寸之功今不惟不錄其勳反令懷懼安保無意外患且倭以全力爭朝鮮而云五千金賂而却之度非事實帝納其言將士咸得叙功是時曠稅繁興儀真既設稅使將復設于京口一貫言百里之中不當置兩稅寧波故有市舶司嘉靖

間已罷至是欲遣中使領之一貫力爭不可事皆獲止小校王官徐希昂舉人林章獻銀萬二千兩乞鬻鹽淮南且列營天寧洲黃天蕩以防鹽寇一貫言小人以萬金之利玩侮至尊罪不可貸且黃天蕩居大江之中素稱賊藪彼欲據之聚眾為亂宜急捕治官等遂下吏貴州方會師討楊應龍詔遣中官張慶往權稅亦以一貫言獲免國本未定廷臣爭之十餘年猶不決至是皇長子年十八兵諸請冊立冠婚者並迫帝無辭以解則設難事困之責戶部進銀二十四百萬為冊立分封諸典禮費部臣計無所出哀籲省減一貫亦再疏請帝卒不從俄上言今天下可憂者播賊未滅北警時聞然猶遠境之患也若畿輔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湖廣無地不災京師米價翔湧流離載途彼不肯枵腹待斃則將有揭竿持械而為亂者况礦稅迫之益以怨讟之民乎夫一隅有亂猶可撲滅四方並起誰能滅之乞速發德音極此元元之命襄祖宗定制閩津權稅不及五穀自稅使橫行一切征取由是商賈不通生民絕命此尤不可不禁又上言自礦稅使出天下舉疑陛下為好貨臣知陛下非好貨也將國家多故出于不得已耳然設聚斂之策

而傷樂生之民恐亂未必弭而反以生亂臣聞鹽鈔均輸不足以富漢而漢由此耗瓊林大盈不足以富唐而唐由此危隋之末季洛口之倉山積遺為盜資由此觀之苟有善政雖無蓄積而國安如無善政雖有蓄積而國危國已危矣金錢愈多愈為身累耳望陛下憬然思惕然悟立下明詔撤遣中使天下幸甚二十八年湖廣稅監陳奉肆虐疏言自奉入境始激變武昌既而漢口黃州光化寶慶德安湘潭以及青山陽邏仙桃巴河諸鎮無不激變幾成大亂夫民心一變亦可畏况既屢變而猶窮治亂黨深督有司則

亂勢益成將不可解不惟楚地之憂抑亦天下之患也俱不報帝乳母佑聖夫人徐氏殺禮官議上劾致禁安二謚帝盡用之又乞真人張國祥請免其家賦後一貫皆諫不聽一貫自輔政以來惟初而恩得一見帝殿後召對遂絕先因求征獻俘帝御午門樓受賀一貫請得登樓陪侍賜面對至是楊應龍平帝復御樓受俘一貫仍請陪侍皆不許是時國本猶未建帝以皇長子所居淑隘命營慈慶宮居之是年三月工竣輸一貫草初傳示禮官上册立冠婚及諸王分封儀勅既上帝復留不下一貫趨之則言朕志已定

因小臣謝廷鑽乘機要功故兩中止後移居後行之既而自夏徂秋迄不舉行一貫復以為言則令傳諭廷臣靜候毋再瀆擾至明年春皇長子既移宮廷臣遵旨不復請冊立亦竟不舉其夏五月貴妃弟鄭國泰迫于群議請冊立冠婚並行且曰珠王金寶可量減帝怒一貫言國泰戚臣意在保全家族與他瀆擾者不同宜賜褒納因再革勅請下禮官具儀復不報先是宮中妄言二龍不相見見即災帝故不欲早建國本一貫盛稱太祖二十五子百二十一孫以解之帝意漸釋而是時外廷聚議有欲姑順帝意先冠婚後冊立者一貫不可曰先冠者太子冠乎諸王冠乎婚乎何所宮中乎諸王館乎妃何稱太子妃乎諸王妃乎不正名而苟成事明降儲君為諸王不如仍稱長子猶有望也未幾萬壽節一貫復稱引既醉斯干二詩以諷會帝意亦頗悟遂有即日舉行之命九月十有八日漏下二鼓果下詔行之朝野懼忤既而帝復中悔諭一貫冊寶未備令改期一貫大驚急封還詔書言臣萬死不敢奉命帝乃止十月望冊立禮成先是趙志舉得痺疾四年不起一貫獨秉政屢請增置閹臣帝難其人廷推數上悉不用至是志舉已卒

一貫請蓋力乃簡用沈鯉未幾三十年二月帝有疾惡召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啓祥宮後殿西暖閣皇后貴妃以疾不侍側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于前一貫叩首起居訖帝曰先生幸善輔之因命罷礦稅停織造燒兒婦令以付先生幸善輔之因命罷礦稅停織造燒造建言獲譴及忤稅使繫獄者俱復官一貫慰且謝不覺失聲哭太后太子諸王皆足帝起就床一貫復奏今尚書求去者三幸賜處分帝留陳璘田樂而以祖陵衝決獨削楊一魁籍一貫復叩首出遂與九卿俱宿于朝房夜將半帝使使傳詔至一貫所具如前諭一貫跪謝因言聖躬萬福決無他慮明日帝疾竟瘳欲追還前詔司禮田儀諫曰詔已頒矣豈可反汗帝怒欲手刃之使中使二十餘輩詰問言礦稅以濟人工不可罷釋因錄直臣惟卿裁奪一貫持詔欲奔予其人輒相撲流血被面一貫惶惑無計竟納還之第曰成命不可更望聖主三思帝不聽尋以太僕卿南金仲鍊并二事亦復自是中外愈失望咸咎一貫持之不力云中官徐銳言寶城諸縣故有牧地千三百餘頃為豪民所侵請遣其黨往覈一貫再擬不

稱旨上疏力爭且言今年大星逆行占為兵戈並起天下大擾臣竊憂之倘變生意外陛下能與二三中人弭之乎不報廣東稅使李鳳貪虐一貫請撤之而京守傅刑陰言徵藏寧二府稅契歲可得十五萬金一貫駁其妾奸人張仁等獻銀五萬請收旗枝千四百人帝即許之一貫復持不可是時沈鯉朱曆已先後至一貫遂乞骸骨會御史劉九經劾刑部侍郎董裕通政使沈子木詹事范醇欺工部尚書姚繼可帝怒謫之外而疏詞有十月南山語給事中姚文蔚御史史于永清遂揚言秦人欲擗首揆以九經與都御史

溫純俱籍陝西欲藉以構純于一貫也于是純疏劾兩人語亦微及一貫一貫求去蓋力帝為遣鴻臚宣諭久之乃出明年中使王朝採煤西山幾激民變一貫偕同列力請罷朝遼東稅使高淮貪恣不法聲言躬赴闕廷面乞鎮守一貫等極言不可許帝遣中官王昇覈按地令閩臣草勅一貫等執不肯革帝趣之再三乃言近歲以來四方利源盡籠于中使常恐民勞變生惟茲畿輔根本重地祖宗陵寢宗廟所在尤宜厚恤且京師去遠近惟隔一場正藉民心以為干城胡可使愁苦詛咒渙然離也近西山雲戶易州礦

徒相繼告變朝廷即以威力賂窮民窮民豈不以死力抗君上莫謂蚩蚩之氓可惟我吞噬而無患也帝終不聽又明年正月帝手札諭閣臣以時逢陽長命條具祈天永命保國利民事宜一貫等喜上言國治無奇策在率由舊章而已今時政詭于舊章者甚多而莫甚于礦稅何不曠然盡罷之若夫拯災民窒盜源疏文網釋久繫罷宣索恤商賈停土木急河工廷臣數奏已併在陛下發令而已今內而兩京大僚外而巡撫監司缺官幾半至于批鱗攀檻放逐逮繫諸臣概從淪棄怒罪世而未解恩累布而弗宥允陛

下所宜動心也夫概為治之要不越理財用人今陛下視財太重視人太輕取財太詳任人太畧國勢漸衰率由于此而其原則起于弁髦舊章誠宜開張聖聽凡事于舊章加意急罷礦稅補廢官所為祈天永命之道端不外此因擬上詔旨四道帝竟留中五月雷葵長陵明樓有詔修省一貫等上言近者章奏不下德意不宣人心鬱憤已極天地祖宗實鑒之欺假雷火以發怒耳今日欲修實政必自通章奏始欲通章奏必自撤疑情始君臣上下之間渙然不疑有謀即用有斷即行則奸弊無所容叢蕪無所伏乃以答

天地祖宗之佑若但有畏天敬祖之言而無其實則人尚難欺天豈容誣惟陛下留念裁察疏入帝厭之請司題覆悉不下問下一二不過報聞而已一貫等以章奏但報聞則與不報何異累疏極言泄泄之害皆不報無何姦食長陵松柏枝葉幾盡一貫等復言明樓既燼更值姦災變異如此天地祖宗之心可知聞宮中朝夕焚香祈保天命聖心豈不惕然第陛下所求者非有制于人更非有制于天也言脫于口而仁布于天下欲罷礦稅則礦稅罷欲釋禁囚則禁囚釋欲起逐臣則逐臣起誰制之而不行故今日之事

乃天地求回陛下之心而不得非陛下求回天地之心而不得也越三日報曰修省實政少俟次第舉行一貫等又言今日修省實政不容瞬息緩而猶曰少俟俟之為言安所底止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孰恐有不能俟者夫乘天下未變而圖之則權在天下待天下有變而圖之則權在匹夫斯即宵旰憂勞何益于事至八月又上言陛下深居宮禁不接臣民為可塞耳掩目置人言弗恤若臣等則日出入長安門勢不能避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瑣尾流離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齋捧官未啓口即發礦稅

之害四方書問至未開紙即知其陳礦稅之苦臣等處此何以為詞曩麥丘人謂齊桓公曰願王君無得罪于羣臣百姓惟陛下深察其言帝卒不省時在朝文武諸臣以所陳修省實政猶未下相率詣文華殿合詞力請帝怒傳諭閣臣切責諸臣責擾恣肆一貫等上言陛下欲朝儀靜肅當收天下之心欲收天下之心當恤天下之言近年以來四方久罹礦稅之害而又習聞停止之言跂望恩綸以日為歲諸臣受國恩深感時多故十章萬請總屬懇誠豈可名之為責擾罪之以恣肆音伊尹告太甲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幸陛下採納既而修省卒不行三十三年夏雷擊天壇望杆一貫等復條上修省事宜一貫初官翰林籍籍甚其獨柄國成猶未垂人望自沈鯉入一貫與相抵牾朝論漸分優劣速假王議起一貫力右王抑郭正域又以妖書事欲傾正域及鯉自是不容于清議及錢夢皋張以渠輩以考察獲留衆謂一貫實為之謗議紛起于是部中劉元珍主事龐時雍南京御史朱吾弼交章論劾咸被謫先是一貫數稱疾乞去帝輒慰留至是堅卧不出請益力明年七月南京給事中陳嘉謫御史孫居相復連章劾其奸貪一貫

憤益求去乃黜嘉訓奪居相俸而允一貫歸給賜如
彝典一貫既去言者猶追論不已其鄉人官于朝者
亦多被訛謀及黨勢成凡抨擊邪黨者率以一貫為
射的至身沒未已云先是一貫在位凡造功進秩與
同列皆力辭以考績累加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家居十年年七十九卒贈太傅
謚文恭

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父公節泰州知州光應進
士刑部主事賡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
曆六年以侍讀為日講官時宮中方興土木治苑囿

賡因講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為悚然十一年進
左庶子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歷禮部左右侍郎五
講如故帝營壽宮於大峪山命賡往視中官密示帝
意欲做永陵規制賡度地廣狹疏言永陵廣八十一
丈外加方壙今不能如制請並外方壙為八十一符
皇祖九九數且昭陵在望而制過之度非所安疏入
久不下已竟如其言十四年改掌詹事府尋以吏部
左侍郎教習庶吉士明年加太子賓客兼掌翰林院
又明年代沈鯉為禮部尚書詔選內監二十人賡以
為濫再疏爭不從但令內庭簡汰老弱而此曹未預

選者猶潛居輦下希用卒以賡言逐之孟遺德母喪
去二十九年秋沈一貫獨當國請增置閹臣帝素慮
大臣植黨好用林居及久廢者詔賡以故官兼東閣
大學士預參機務遣行人召之再辭不允明年四月
請開即捐一歲俸助殿工其秋極陳礦稅之害言陛
下以今之礦尚採之山今之稅尚權之商然自採權
不止地無餘藏商無餘貨所在勒取名曰包礦包稅
而小民之皮骨盡矣夫民既不樂生寧復畏死誠恐
一旦土崩雲擾此時縱急下停罷之詔損內帑之藏
亦何及哉昔唐明皇方燕凝碧而漁陽之擊鼓已聞

於戶宋徽宗方耽艮嶽而金人之繫纜已及其身今
日人情時勢何以異此帝不能用又明年三月與一
貫及沈鯉共獻守成遺使權宜三論大指皆為礦稅
而發賡手筆也三十一年冬妖書事起誣賡動搖國
本而其書即獲於賡即門賡大懼疏聞乞避位帝慰
諭有加時小人欲藉以興大獄因繳生光既承猶窮
治不已賡方在告再貽書一貫請速具獄無株連事
乃得解明年冬考績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又明年
大計京官帝既留錢棗舉輩及南京察疏上亦欲留
被察言官賡力陳不可且曰北察之留亦從中出人

猶咎臣等不能救正今若出自柔擬則二百餘年大典自臣壞之臣死不救奉詔言官劾溫純及經中使傳帝意欲去純廢言大臣去國必採公論豈可於劾既報允其冬工部請營建三殿時方有濟河繕城之役費不貲廢極言時詘不可舉羸請俟異日帝皆納之不果行三十四年一貫經去位廢獨當國年七十有二矣當是時朝多闕政官府否隔廷臣不能得之於帝率責備政府廢亦隨事納忠疏揭月數上而帝十不一下由是朝政益弛中外解體而言路方持大臣短長紛爭角勝明年正月御史宋燾首劾切廢給事中汪若霖繼之廢不為憾力請帝更新庶政于增閣臣補大僚充言路三事言尤切帝優詔答之而不行廢乃素服詣文華門懇請終不得命時廢年老屢以病在告閣中空無人帝乃下諭簡閣臣而諭中有連日恭默正思枚卜語廷臣籍籍疑帝復出中旨如往年趙志舉張位故事於是廢力疾具疏請付廷推乃用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而召王錫爵於家以為首輔給事中王元翰胡忻以廷機之用廢實右之疏抵廷機并侵廢廢疏辨曰臣旦暮待死猶從電勉入直者以同官廷機拜命五旬辭章四上猶遙巡却避

乃委之必出以身先之此同舟共濟之義也臣二十年前嘗貳吏部每有推舉銓司必商之閣臣斯時即有指授人亦不疑自臣輔政以來門無銓司之跡都舉何人人推何官臣僅得之印報安從私囑若夫九重高遠臣入朝五載猶未一親天顏安所窺伺能使至尊心運手書惟臣指畫傳之天下得無虧聖德而羞朝廷請自今群臣章疏朝奏夕報則上下洞達猶疑不生帝是其言為切責言者以愆廢既而姜士昌宋燾被謫言路謂出廢意蓋不平又明年四月禮部主事鄭振先遞劾廢十二大罪其言多苛求失實帝怒貶振先三秩俄以言官論救再貶二秩廢廷機申救不納先是考選科道吏部擬上七十八人候命踰年不下廢連疏趣之至是秋八月始下諸人既列言路爭以持擊為名高而給事中汪若霖者先嘗忤廢及是見點適當廢病起入直時羣疑廢將修卻攻訐由起御史則陳于廷史記事吳亮熊廷弼等給事中則張國儒胡應台顧士琦段然等先後上疏力攻至五十餘人弄及其黨陳治則姚文蔚姚士慎熊鳴夏邵燕劉道隆而工部主事劉汝佳國子監丞教吳道長素于清議亦出疏攻廢給事中俞安性者廢却入

為廢不平疏言今日政權盡移於司禮憲若為廢解嘲由是言者交章劾安性復侵廢而是時廢已寢疾乞休疏二十餘上言者猶慮其復起請就不休廢竟以十一月卒於官道疏陳時政語極應切帝憫之贈太保謚文懿御史端吾猶疏紙之給事中忻且請停其贈謚論者尤其過言廢醇謹無大過晚而遇主祇以與沈一貫同鄉且同年相善故見疑於眾攻擊紛然要其時主荒政亂士風莠凌廢遠際其會上不能得之九閣下無以調衆口以故家語獨甚云予故循進士歷官禮部郎中前此無正郎改吏部者帝大然

吏部諸郎因政教循積勲歷文選終古通政論曰神宗之末米胡為牙來哉一時輔導諸臣非盡庸劣乃上下睽闕即聲息莫通大叫疾呼都如充耳痺癢不仁之症且中入膏肓矣而南北臺省紛爭羸呶并射則又幾於狂易之疾明運其微矣不亡美待乎噫

明史卷三百十二

列傳一百六十三

張瀚

王國光

梁夢龍

楊巍

郭朝賓

翁大立 潘志伊

劉斯潔

趙賢

石茂華

徐學謨

曾省吾

王 篆

朱 璉

張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廬州知府改大名俺答圍京師詔遣兵部郎中徵畿輔民兵入衛瀚聞立開戶籍每三十丁簡一人而以二十九人共其餉得八百人馳至真定有司方與使者議相見禮瀚謂曰此何時也乃爭前禮乎

遂入謁請使者閱兵使者驚曰何速也比閱精銳若素練者益歎服廷議設兵備副使駐井陘以尹綸領之綸借軍輿名乾沒不已瀚下教屬縣凡兵使者有徵索毋報應必白府有知縣違教立劾之綸亦訐瀚於撫按言官聞之為論罷綸瀚累遷陝西左布政使四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固原防秋兵及期將還瀚留之須代不旬日言能入掠擊敗之斬賊五十餘甫半歲入為大理卿進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總督漕運隆慶元年改督兩廣軍務時兩廣各設巡撫官事取專斷不以關督府瀚請如三邊例乃悉

聽節制大盜曹一本寇廣州殺掠吏民詔切責瀚停
總兵官俞大猷郭成俸明年一本浮海犯福建瀚遣
師往夾擊大破之賚銀幣已復犯廣東陷碣石衛叛
將周雲翔等殺雷瓊叅將耿宗元與賊合廷議錫瀚
一秩調用而瀚旋檄郭成進討復大破之獲雲翔詔
還瀚秩即家俟召五年再撫陝西明年還南京右都
御史就改工部尚書萬曆元年吏部尚書楊博罷召
瀚代之奏請勅撫按薦舉有司毋拘資格帝稱善從
之秩滿加太子少保瀚為張居正所引而素望輕進
退大臣多由居正指即出己意輿論或不協以是為
御史鄭準王希元所劾而居正顧之季不納也及居
正遭喪謀奪情中旨令瀚諭留居正又自為牘風翰
屬吏以覆旨請瀚佯為不諭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
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說之不為動乃傳
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於是廷臣惴恐交章請
留居正瀚獨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大怒嗾給
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啟摺他事劾之遂勒致仕翰
之推吏部也名居葛守禮朱衡後居正以守禮衡不
附已而翰柔易制故越次用之至是乃以忤居正去
然後士論翕然歸重居正沒帝頗念瀚詔所司月廩

之年及八十特賜存問卒贈太子少保諡恭懿
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吳江
知縣躬秉廉儉以化侈俗鄰邑有疑獄來質訊輒得
情改儀封擢兵部主事調吏部歷文選郎中嚴嵩當
國銓司多逢迎國光獨以清執聞累遷順天府尹戶
部右侍郎總督倉場謝病去隆慶四年起刑部左侍
郎拜南京刑部尚書未上改戶部尚書再督倉場神
宗即位遷理部事時簿牒繁冗自州縣達部有繕書
輸解交納諸費公私苦之國光疏請裁併去繁文十
三四稱簡便馬子部十三司自弘治以來以公署隘
惟郎中一人治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餘私
居待選而已郎中力不給則委之吏胥故弊益滋國
光盡令入署即領差在京者亦入兼理自是職務修
舉時邊餉告匱而諸邊歲出損益及屯田鹽課漫無
可稽國光請勅邊臣核實且畫經久策以聞於是甘
肅巡撫廖逢節等各條上其數耗蠹為損萬曆元年
奏言今公私匱乏頭會箕歛無復遺策而額內之徵
額置不問甚非計也國初天下州縣存留夏稅秋糧
可一千三百萬石其時議主寬大歲用外計可贏銀
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無缺則州縣積貯自豐雖水

旱盜賊不能為災患乃今一遣兵荒輒留京儲發內帑良由有司因循姑息視存留甚緩苟事催科則謂擾民弊遂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通負之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以新令從事制可京軍交糧通州者艱於待候國光請遣部即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諸軍使之天下錢穀散隸諸司淆亂無統國光請歸併責成畿輔府州縣歸福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州司淮徐臨德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芻料則歸

廣西司遂為定制先是三年京察拾遺國光為南京給事御史所劾再疏乞罷帝特留之明年復固以請乃詔乘傳歸瀕行以所輯條例名萬曆會計錄上之帝嘉其留心國計令戶部更訂正及書成詔褒諭焉又明年吏部尚書張瀚罷起國光代之陳采實政別繁簡責守令恤卑官罷加納數事皆允行八年當考察外吏請毋限期日詔許之且命註誤者聽從公辨雪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明年大計京朝官張居正令實吳中行等五人於察籍國光不能違國光有才智初掌邦計所連白多為後法及是受制執政聲名

損於初給事中商尚忠論國光銓選私親故而給事中張世則出為河南僉事憾國光劾其鬻官贖貨國光再奏辨帝再慰留而惡世則挾私謫儀真丞及居正卒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帝遂怒落職閒住已念其勞命復官致仕

梁夢龍字軋吉真定人嘉靖三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懇直好搏擊首論吏部尚書李默廢法行私帝方顧默厚不問然自是所彈射無不摧敗者出覈陝西軍儲論故延綏巡撫王翰督糧即中陳燦等廢斥有差及歷吏科都給事中劾兵部侍

郎殷學求督漕運無大臣節已劾貴州巡撫高紳湖廣巡撫陳仕賢庸髦皆坐除名又劾延綏巡撫董威薦舉失當亦論調帝怒禮部尚書吳山夢龍并吏部尚書吳鵬劾罷之四十年五月以災異考察率同官糾南京兵部尚書江東戶部侍郎傅順兵部侍郎葛縉南京刑部侍郎何遷督漕副都御史胡植巡撫副都御史山西孟淮湖廣劉崙甘肅胡汝霖等不職於是東順植淮崙汝霖皆貶點時尚書袁煒以青詞稱旨旦夕將輔政夢龍以煒非相才率其僚疏言相臣賢否關治道污隆請毋拘資格敕在廷公舉名德宿

望之臣以光聖治疏入帝疑諸臣私有所推引責令陳狀夢龍等皇恐謝罪乃奪俸而卒用煒入閣明年擢順天府丞又明年坐京察拾遺出爲河南副使煒之爲也河決沛縣尚書朱衡議開徐邳新河夢龍董其役與役卒共勞苦會大疫蠲金救療全活萬計三遷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先是遼東饑貧民多竄居登萊島中以漁爲業海濱人及徵卒或憑陵之至相仇殺時出沒爲盜夢龍親歷沙門壘磯諸島撫之海徼遂安是秋河決宿遷覆漕糧八百艘朝議通海運以屬夢龍夢龍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艇往來其間自膠州至海倉島人及商賈亦時出入臣等因遣人自淮安轉粟二千石自膠州轉麥千五百石入海達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由淮安至天津大要兩旬可達歲五月以前風勢柔順揚帆尤便况舟中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苟船非朽敝按占候以行自可無虞較元人殷明畧故道安便尤甚丘濬所稱傍海通運即此是也請及今以河爲正運海爲備運萬一河未易通則海運可濟而河亦得悉心疏濬以圖經久又海防綦重沿海衛所玩愒歲久不加

繕飭識者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治海防非徒足裨國計兼於軍事有補章下戶部部議海運久廢猝難畫復請令漕司量撥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以達天津工部給銀爲海艘經費報可明年冬遷右副都御史移撫河南兩河盜賊充斥所以獲盜爲功夢龍曰俟盜起獲之爲害大矣法當使之無盜盡九議行之盜悉平神宗初張居正當國才夢龍召爲戶部右侍郎萬曆二年改兵部出資遼東有功將士五年以兵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時土蠻數入寇夢龍至鎮簡軍實修馬政築城堡慎擇將領戚繼光李成梁皆宿將有功目無文法吏獨就夢龍約束夢龍亦推誠任之有功輒推美將士衆益心服明年三月成梁大破土蠻於長定堡帝爲告廟宣捷大行賞賚官夢龍一子已給事中光懋言此乃保塞屬邑夷窮而乞降者遊擊陶承譽假犒賚掩襲之請坐殺降之罪本兵方逢時曲爲之解於是夢龍等恩蔭俱辭免其土蠻三萬騎入東昌堡夢龍檄成梁擊敗之斬級八百明年冬寧前復警夢龍親率勁卒二千出山海關爲成梁聲援分遣兩叅將遮擊復移繼光駐一片石遼之敵無所掠引去八年賊闖入

永奠堡檄成梁迎擊之追奔二百餘里俘斬八百有奇前援奏丁字泊馬蘭峪養善木紅土城寬奠廣寧右屯錦義大寧堡諸捷上首功凡三千五百馬駝稱是軍資甲仗亡算累賜勅獎勵就加兵部尚書以修築黃花鎮古北口邊牆加太子少保再廢子至錦衣世千戶居正益才之明年召入掌部務疏陳軍政四事明初官牧戰馬其後散養民間因有俵馬之害夢龍請盡變種馬稍徵芻價民困以獲明年錄防邊功加太子太保其冬代王國光爲吏部尚書踰月爲御史江東之所劾夢龍奏辨帝諭留御史鄧練趙楷復劾之遂令致仕家居十九年卒天啓中越南星爲吏部謂夢龍盛有功績徒以居正任用湮鬱至今凡事相形則易見今天下多事求一籌遣任事之臣不易得則皇祖初年中土久安四裔賓服其時仗鉞諸臣竭忠宣力之效不可沒也詔納之贈夢龍少保予祭十壇崇禎末追諡貞敏

帝怒停選司俸還褒善守故官巍既忤吏部遂出爲山西僉事已遷叅議分守宣府賊入犯偕副將馬芳擊斬其首賚銀幣尋爲陽和兵備副使四十二年以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錄擣巢功進秩二級踰年以養母歸歸二年召起巡撫陝西增補屯戍軍伍清還屯地之奪於藩府者隆慶初進右副都御史移撫山西所部驛遞銀歲徵至五十四萬巍請減四之一修築沿邊城堡列戍千餘里馳檄散大盜李九經黨部內遂安復乞養去神宗立起兵部右侍郎王大業之獄會鞠者欲構大學士高拱巍毅然曰闈入禁地自有常刑奈何杖笞傷國體事竟得覆萬曆二年改吏部進左侍郎明年又以終養歸母年踰百歲卒持喪盡哀十年起南京戶部尚書旋召爲工部尚書有詔營建行宮近功德寺巍爭之乃止明年改戶部再踰月代嚴清爲吏部尚書明制六部分泄天下事內閣不得侵至嚴嵩始陰撓部權迨張居正而六部盡挈其權歸之閣迨巡請事如屬吏祖制遂變至是申時行當國內懲居正未敢專然積重難返巍素屬清操有時望然年耄意在寬厚以程功素過爲念遂與時行合多聽其指麾及巍論請丁此呂爲御史江

東之李植等所攻與時行俱乞罷帝從諸大臣請慰留巍等而戒諭言者巍乃復起視事當居正初敗言路張甚帝亦心疑諸大臣朋比欲言官摘發以杜壅蔽諸大臣遂人人自疑日懼見攻政府與銓司益陰相倚以制言路十五年大計京朝官先是九年京察張居正盡去異己者所留多邪佞都御史辛自修有意澄汰而巍狗政府指持之於是出身進士者黜黜僅三十三人其中見任惟十人而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馬賢否混淆群情皆失望十七年夏帝久不視朝中外疑帝以張鯨不用故託疾不出巍謂帝不視朝則廷臣疑益甚率同列請以秋日御殿至十月巍等復請帝不悅責以沽名巍初歎歷中外甚有聲及是秉銓素望頗損然清修長厚不爲刻覈陰鷲之行明年以年幾八十屢疏乞歸詔乘傳給康謀如故事歸十五年九十二而卒贈少保巍在里聞朝議紛紜輒嘆曰天下之亂不盡由小人大半因君子激之君子與小人爭常不勝而小人得逞其奸求事可鑒也其持論如此

至之興朝賓曰璽書禁游民占鬻而即中受貴近關請奪賈人利是弊自即中始也乃令遣商視力多少自占倉庾既收券輒給引若銀無留滯商爭趨之比代贏羨金二萬出爲西寧兵備副使諸羗多叛巡撫發兵勦之朝賓令吏士區別順逆毋妄殺全活甚衆歷陝西右叅政韓府奪民田民訟久不直朝賓讞歸諸民宗室奴入市鬪爲軍校所攝因夜入官舍擊傷校復懼而殺一小兒以誣校校坐死朝賓曰軍校所攝有名無與兒事校安得殺兒遂雪其冤歷浙江按察使左右布政使隆慶五年入覲留爲順天府尹旋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朝賓在浙久益諳民俗爲興利祛弊屬邑多陂塘歲久填淤率爲豪家侵據朝賓檄所司修復之旋入爲戶部左侍郎改督倉場初漕粟虧耗皆責之運卒往往死不能償朝賓請遵成議均之本幫本總輸額遂足萬曆二年擢工部尚書中官崔敏以服御不充奏遣官織造給事中侯于趙御史麻求吉等連章力爭朝賓言三年詔所派徵已九萬七千餘疋今復增五萬九千須銀六十萬而安所取給乞減其半罷內官毋違帝遽命減之而仍遣內臣如敏請故事賈人領藏金不賫給朝賓按籍立

予之賈得無困朝賓湛樸有器局善持大體口吃訥言詞而精敏潔廉人無敢欺者在河南時雜治伊王獄扁舍不通請謁後諸治獄者多被污誣朝賓洒如也五年以星變自陳予致仕

翁大立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累官山東左布政使三十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蕪州諸府民間病養馬大立請罷應天寧國太平鎮江種馬輸直於官因汰四府養馬官吏以省冗費格不行先是蕪州以倭警募壯士諸市井惡少遂奮臂稱雄橫鄉里後兵罷無所讎技則群聚剽殺及是歲稔益爲州縣

害惠大立至察得其主名檄捕甚急惡少懼夜劫長吳二縣及蕪州衛獄縱囚自隨鼓譟攻入都御史行署大立倉卒率妻子踰墻遁諸惡少遂縱火焚剽行趨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力拒之天且曙乃斬葑門奔入太湖爲盜事聞命大立戴罪捕賊尋被劾罷久之起故官巡撫山東遭喪不赴隆慶二年命督河道時朱衡既開新河漕渠便利大立因奏罷壩牒夫六千餘人以其僣直爲修河費又言新河之開其利有五然漕渠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瀦之則涸故渠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洩之則潰故渠以

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經畫至精詳也今新河實師其意河流逆奔則昭陽湖足以散衍山水東突則南陽湖足以滙蓄慮亦周矣然水有歸壑隄始無虞宜大發人卒自回回墓通濬以達鴻溝會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又引昭陽之水沿鴻溝以出留城則湖下腴田千頃皆得耕藝矣未幾又言薛河之水宿稱湍悍今盡注之鄒山湖又導入微山湖以達於呂孟此衝經理之績也惟呂孟湖之南爲邵家嶺黃流填闕地形高仰以故秋水時至翕納者微而反漫淄平陸害及田疇又微山之西爲馬家橋屬者草創

一堤以開運道土未及堅時爲積水所撼以尋丈之址二流夾攻慮有傾圮宜鑿邵家嶺令水田地浜溝出境山以入漕河則湖壩可耕河堤不潰更於馬家橋建減水牌時旱澇爲起閉斯通漕長策也帝皆從之三年七月河大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罹其害漂沒田廬無算漕艘皆阻邳州不得進帝從大立請遣使賫銀二萬并發所在備賑倉糧及贖緩商稅循行賑貸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糶詔許以三萬石賚民大立以下民昏墊帝雖蠲租發帑顧閭閻愁困之狀宮庭遠遠莫

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一水次兌軍二漕渠築堤
三黃流驟漲四昏暮守防五漕艘過洪六黃河捲塌
七茶城挑淺八洪水衝城九淫雨爲災十海潮噴溢
十一窮民避水十二漕艘漂沉且疏言險阻艱難備
載諸圖願陛下留懷省覽知大官之儲倚悉下民之
膏血以曩時觀燈之心觀臣此圖以近者採珠之心
採臣此奏必有惻然傷懷者且今時事可憂更不止
此東南財賦之區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鞭撻雖加
徒隕民命此京儲可慮一也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
堡傾頽何恃以守此賊騎可慮二也畿輔山東河南
皆股肱要郡淫雨既久城郭不完積貯空虛賑貸無
策猝有寇盜胡以備之此內地可慮三也江海之間
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此海防可慮四也淮
浙鹽場鹹泥盡沒竈戶流移商賈不至此國課可慮
五也望陛下以此五患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極
濟之策帝留圖備覽下其奏於所司當是時黃河既
決淮水復漲自清河縣至通濟州抵淮安城西淤者
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
堤往往崩壞山東沂莒郟城水溢從沂河直河出郟
州人民多溺死大立奔走經營至四年六月鴻溝境

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第告成帝喜錫賚有差時大
立已遷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爲左會代者陳大賓
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漲決仲家淺諸處黃
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淮自泰山廟至七里溝亦
淤十餘里其明年遂爲給事中宋良佐劾罷萬曆二
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累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六年致仕歸先是隆慶末有錦衣指揮周世臣者外
戚慶雲侯裔也家貧無妻獨與婢荷花兒居一日盜
入其室殺世臣而去把總張國維入捕盜惟荷花兒
及僕王奎在遂謂二人有姦弑其主執送所司鍛鍊
成獄刑部郎中吳江潘志伊疑之久不決及大立自
南都至署部事聞都下人競言荷花兒以姦弑主憤
甚趣志伊速決志伊終疑之請他曹全讞乃委郎中
王三錫徐一忠竟無所平反寘之極刑踰數年獲真
盜都人又競稱荷花兒冤流聞禁中帝大怒欲重譴
大立等會給事中周良寅蕭彥復劾之乃追奪大立
職調三錫一忠於外志伊時已知九江府亦謫知陳
州志伊起家進士終廣西右叅政歷官有聲
劉斯潔字源俯易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禮部
主事俺荅寇都城詔頒大將軍勅印於咸寧侯仇鸞

衆皆憚行斯潔挺身經敵墨卒致命而還還祠祭即中嚴嵩當國諸王大臣卹典率多請寄尚書歐陽德頗狗嵩意斯潔屢與爭有藩府奏請優伶者斯潔抗議不允夜遺千金叱却之出爲浙江叅議轉四川副使時營三殿渡瀘採木有生番出掠爲患斯潔密誘其魁布以恩信木卒就辦歷山東右布政使會黔國公沐朝弼驕恣廷議擇廉幹威望者制之乃改雲南左布政使土酋鳳繼祖叛衆議招撫斯潔曰是養亂也定計討之卒誅繼祖進光祿卿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都掌蠻阻險肆亂斯潔爲核稅清餉得數萬金以訓練士卒軍聲遂振及斯潔召爲左副都御史會省吾來代遂用其兵平之萬曆元年都給事中雒遵劾斯潔不稱職罷歸六年起南京大理卿以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清釐雜賦歲省民錢數十萬吏不得侵張居正憾故尚書朱衡屬斯潔伺其事斯潔笑曰吾豈能殺人媚人耶入爲戶部左侍郎遷南京右都御史九年大計京官河南道職專咨訪而御史陳王道一無所報斯潔劾罷之尋就進禮部尚書爲給事中劉弘道所論帝不問且諭言官毋苛細專事搏擊斯潔竟三疏引疾歸歸二十八年

而卒斯潔廉正不阿負時望願以量隘少容屢被彈射然其志節不能掩也

趙賢字良弼汝陽人甫冠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出監臨清倉治遼東餉皆屬清操歷荊州知府大水民饑賢徧行村落計口給賑已而築堤捍水疏渠溉田既免於患反獲水利民深德之大盜楊勝德黃中等爲亂賢單車詣勝德墨曉以大義賊叩首伏罪中聞之亦相率降撫按及給事中張鹵薦其治行詔增俸二級隆慶二年進湖廣叅政仍守荊州六年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畫便宜十事上之已復奏行救荒四事時張居正綜覈吏治諸司無敢廢惰賢於巡撫中最號稱職萬曆四年召爲左僉都御史明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奏免積逋銀米七十萬入爲吏部左右侍郎十年拜南京吏部尚書踰年以病免賢敏於政事自爲荊州受知於居正故驟遷巡撫遂至尚書然其才自足進用人不以爲私以故居正沒言者爭擊其黨獨於賢無所指摘及追論遼府變產事或言賢守荊時估輕值以媚居正遂落職閒住久之子壽祖舉進士歷安慶知府考績入都上章白父寬詔許復官致仕壽祖終四川布政使

石茂華字君來益都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由濬縣知縣入爲戶部主事仇鸞部卒請芻諱不奉約茂華以法繩之鸞怒其後奉命出師茂華當督餉鸞欲留以軍法使人謂曰大軍且出請輜重先行無後期茂華知其情趣治行且語鸞今出塞矣鸞大沮師亦不果行歷卽中出爲揚州知府屢倭警趙文華以視師至假便且發兵檄茂華出督意在責賄茂華曰守土之臣不出境苟疆事果殷則惟公馬首是瞻文華無以難其後倭再來犯輒引兵擊走之斬首數百增秩一級遷山西副使未行以父喪去民遮道哭而送之

歷陝西按察使四十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先是鎮兵以餉不時給甲而譁茂華至立誅其渠數人一軍懼伏嘗上言邊將怯於擊賊巧於避法而使者勘驗往往畧血戰之功按損兵之罪卽勇敢致敗者亦復坐之是教之避敵也宜令諸邊有摧鋒陷陣者卽亡矢勿論能拒之境外與斬馘同庶可作邊人之氣又言今邊兵敢戰有功者率被掠來歸之人不則諸將家健兒以其諳賊情僞又久歷戰陣不畏鋒鏑也宜別爲一營厚其廩糈汰冗軍以贍之俾爲戰士倡詔皆報可尋遭母喪隆慶四年起撫山西三關

土瘠氣寒寡農業嘗苦食乏茂華乘內地有秋亟發貨易粟以暇運致邊城且請歲歲行之俾諸關常有數年之積帝稱善立從馬俺答謀襲老營堡以堡卒爲謀茂華偵得之命副將郭琬將兵馳入堡縛卒於獄明日寇至則堡人登陴樹幟矣遂引而去明年入爲兵部右侍郎萬曆改元進右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時俺答就撫塞上少警而延寧二鎮軍入衛薊鎮如故茂華請罷之歲發京軍代戍部議格不從河套諸部既互市於延綏其在甘寧塞外者茂華請開市中衛已而河西諸番想寧憂懸不便茂華請移市甘鎮邊外而松山賓兔別於莊浪歲一小市互市既成西北亦無事而諸部時援大同例有所要求茂華諭以西北羸縮不同與爲期約毋使越額而微結以思於是諸酋皆遵約束先是河洮番賊爲亂攻陷蘇山關又出掠階州守備范廷武被執知州徐旭括民財贖之匿不報御史宋范劾巡撫却光先以下罪詞連茂華會茂華亦奏其事詔與光先俱奪俸抵廷武旭罪茂華進兵搜討交有殺傷不能大剗賊乃與副使劉伯燮計誘以撫賞而潛師往擊遂連破之以捷聞未幾賊復出掠茂華被劾乞罷詔留之乃復督

兵守剽破其數皆上功兵部言諸番勢不得盡
誅當責縛獻首亂者茂華與巡撫董世彥且剿且撫
於是洮州境外生熟諸番七十餘族畏威遠徙納款
歸降請禽獻首惡且輸馬牛羊贖罪茂華等許之諸
番復靖五年春叙三鎮貢市功進兵部尚書尋以本
官掌南京都察院事為吏科陳三謨所劾罷歸十一
年春三謨以張居正黨獲罪廷議復起茂華總制三
邊時關中大饑而茂華素著恩信軍民聞其至相率
哭迎於路乃陳救荒事宜請蠲賦省徭發倉賑濟存
活無算茂華內撫百姓外飭邊防未踰歲竟以勞瘁
嘔血卒諸邊將吏聞之莫不流涕詔贈太子少保諡

恭襄

徐學謨字叔明嘉定人初名學詩舉嘉靖二十九年
進士授兵部主事時刑部郎中徐學詩坐劾嚴嵩獲
罪學謨以同姓名慮及禍遂改名董築都城外七堡
以事罪仇鸞從吏鸞嘆之工竣抑不叙明年改吏部
管內閣制教母憂去補禮部歷郎中時世宗齋居西
宮禮官祇供祀事多以不稱旨蒙譴獨學謨作奏典
雅捷給尚書吳山深倚之會吏部侍郎馮天馭以疾
失陪祀學謨欲奏聞而尚書吳鵬復與山有郤遂出

學謨為荊州知府歲大水學謨乘城七晝夜遣吏卒
操舟拯拯增築潰堤自枝江至監利凡七百餘里興
山高雞砦界連三府賊馮險出沒學謨言於巡按御
史唐繼祿發旁縣兵擊破之復以計禽其魁賊悉平
景恭王之國德安恃帝寵請膏腴地益封下撫按勘
給於是旁郡沙洲河渚及民間塗蕩皆規奪之荊州
城北有鎮曰沙市當巴蜀孔道商民畢輳初不在所
奏中王府人利之竄入籍內遣中官來徵地租人情
駭懼少年勁悍者至欲揭竿為難學謨亟下令禁之
俄使者至左右露刃環立學謨亦盛駟從往見竟坐

語不及沙市學謨度不可倉卒爭有巡檢與使者同
里俾言太守彊直沙市必不可奪使者少沮明日學
謨置酒仲宣樓從容言沙市固王土天子不即賜王
而令有司勘給則有司事也祖制親藩不許侵民業
即有請亦閒田從未有籍民居以肥王國者夫荊州
獨倚沙市無沙市是無荊州矣因微及窺奏事使者
不能奪乃許輸租五百金間道走白巡撫方廉時景
府人訛言帝寢疾行且召王庶頗尤學謨已調知其
詐乃大慙仍判予租二千金學謨還荆老稚譁呼稱
沙市為徐市後王背約復遣人徵戶籍學謨不從且

報書曰德安非天府安用民教王大怒奏學謨抗義有旨下撫按逮問學謨赴武昌對簿民遮道慟哭罷市者數日御史唐繼祿力白其誣乃詔改調隆慶元年知南陽明年進湖廣副使侍郎洪朝選即訊逮王憲燭學謨獨明王不反與同事施篤臣議不合御史雷稽古以風聞劾罷之巡撫汪道昆等言所劾非實乃得白萬曆四年由湖廣左布政使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學謨仕楚久大學士張居正以沙市事德之六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八年轉左拜禮部尚書自弘治後禮部長貳非翰林不授嘉靖初席書以言

大禮由他曹特選言路猶交章論劾近代惟萬士和不由翰林然亦先歷禮部侍郎無徑拜尚書者至是以居正故廷臣莫敢言學謨既通敏又會爲禮曹即明習掌故自以外僚蒙特用益盡心職業酌定宗藩事例題革衍聖公女樂請卹把漢那吉皆持大體人亦翕然稱之居正卒學謨慮見攻急與申時行締姻及奉命擇壽宮學謨薦南京刑部尚書陳道基通政叅議梁子琦僉事胡宥善形家言三人議不合已從道基議卜吉大峪山子琦耻其言不用上疏極論學謨爲荆州時與居正深相結躡躡巡撫居正父死衣

素服爲經紀喪事今復締姻輔臣附勢黨比殘朝廷大典時行等疏辨詔奪子琦俸俄以下吉成加太子少保給事中鄒元標復論劾遂令致仕家居十年卒曾省吾鍾祥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富陽知縣歷浙江右叅政入爲太僕少卿隆慶六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叙州九絲蠻作亂督總兵官劉顯等破平之俘斬四千六百帝大悅進右副都御史錄一子官諸將叙功有差省吾復上善後十事乃改戎縣爲興文縣以蠻中內官皆爲武寧山即其地置建武所築城列戍移總兵官兵備副使鎮之已省吾復督諸將蕩平遺孽俘斬千二百人得所占民田三萬八千畝悉以還民而以蠻田十四萬八千餘畝賦軍民耕治自是民物熙熙比於內地矣茂州刀農諸番悍省吾威名率部落千餘人願內附輸稅帝益嘉之召拜兵部右侍郎已遷左六年擢南京右都御史明年入爲工部尚書省吾故出張居正門下見居正威權震世遂與吏部侍郎夷陵王篆爲之心腹居正沒張四維爲政兩人謀所以自固適四維以事忤馮保兩人及御史朱璉偵知之謂四維必將甘心於居正而逐其黨因委身自昵於申時行又行數萬金謁保與交

歡因得從容言四維短兩人遂定計欲逐吏部尚書王國光左都御史陳爝而以省吾代國光以篆代爝會省吾以陵工驟加太子太保而國光適爲人劾罷保欲代以梁夢龍篆不敢違廷推首列之於是省吾以篆負約怒而大詬至相搏璉復交搆其間益不可解而給事中王繼光遂劾省吾十罪罷歸未幾給事中唐克欽復劾之乃削籍既而沒居正產其子敬修謂嘗以白金三十萬寄省吾篆家有詔并徵於是兩家亦破久之徵卒不如額而省吾亦死矣篆以進士歷文選郎中傾險貪猾素無士行以同鄉諂媚居正遂引之至吏部左侍郎納賄市權排害善類百僚畏之亞於居正居正沒篆勢猶盛值秋試其二子一試南京一試湖廣試南京者九卿以下皆郊迎巡按御史爲飭厨傳比入場水陸之珍繹絡饋餉惟終日高坐飲噉而監試御史林應訓已預擇諸生有文者與全號舍應訓親爲屬稿使生潤色之繕寫以入竟獲中式而試湖廣者亦預選士論大譁亡何御史王國劾篆厚賄馮保謀爲都御史乃誦之南京國同官李廷彥再劾落職閒住已科場事被發遂黜二子爲民而削篆籍璉起家進士卑諂狡獪常居正密謀居

正病日夕祈禱至馬上頂香爐以行朝士畏其勢其子亦黃綠舉鄉試後御史王九儀言璉結馮保爲蒞父稱游七契兄詔奪官論曰張瀚王國光梁夢龍趙賢並以才具爲張居正所引重然未免受制時宰罕能獨行其志視郭朝賓翁大立劉斯潔石茂華之卓然自樹立者不如矣楊巍徐學謨會省吾既諂事居正復以媚居正者媚申時行尚得謂之有志節耶王篆朱璉備極醜態不可爲人類然古今來如此等者又豈少哉真不足污人齒頰者也

明史卷三百十三

列傳一百六十四

譚綸 王崇古

方逢時

吳兌 張學顏

張佳積

鄭洛 王世揚

譚綸字子理宜黃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南京禮部主事綸沉毅知兵三十四年為職方郎中時邊患已十五年倭寇亦四年矣先是浙中禦倭調兵雖多而不習戰又師行無紀浙人畏之甚於賊叅將戚繼光始募鄉兵三千訓練綸為台州知府亦自練千人三十六年四月倭犯柵浦繼光以道阻失援綸自將擊之三戰三捷明年春倭由松門澶湖掠所屬六縣進圍台州不克而去其黨寇仙居臨海綸督兵擒斬殆盡詔進海道副使海道自前副使丁湛撤備啓寇賊勢遂橫曼衍東南數千里綸繼光深求古法益募浙東良家子教之自是盡罷客兵獨將所教士南北征討所向有功三十八年春倭自象山突犯台州烽火六百里綸繼光破之章安又連破之葛埠南灣獲首功八百餘總督胡宗憲奏加右叅政仍巡海道會憂去尚書楊博以南贛用兵薦綸智勇詔起復綸將浙兵討賊四十一年綸擒饒平賊首林朝曦改官福

建乞歸終制許之當是時繼光數破賊浙東略定倭轉入福建自福寧至漳泉千里蕭條盡為賊窟繼光亦以次擊定之師甫旋其衆萬餘復自福清犯邵武乘勝陷興化明年春再起綸討賊道擢右僉都御史代游震得巡撫福建倭屯崎頭城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持深見其兵少直前搏戰伏發深與麾下數百人皆死倭遂進據平海衛別部陷政和壽寧各據海道為歸計綸環柵斷路賊不得出移營渚林繼光復將浙兵至四月綸自將中軍總兵官劉顯俞大猷將左右軍綸親勒兵布陣令繼光以中軍總先薄賊壘左右軍繼之四面縱火賊積屍及齧斬首二千四百餘級還被掠者三千餘人遂復一府二縣詔加右副都御史綸以延建汀邵之間聚落成墟請緩催科甚者蠲其賦以三年為差又考舊制建水砦五以控扼海口薦繼光為總兵官以鎮守之其冬倭二萬復至圍仙遊綸復調浙兵令繼光為前鋒自將兵繼進十二月大敗寇兵於城下圍遂解斬首千餘級又明年春繼光破賊於王倉坪蔡丕嶺餘寇遁入廣東境內悉定綸乃上疏請復行服曰臣遭父喪雖已除服然屏居苦塊前後僅十四月餘皆在縗墨中也若貪位嗜

進不復哀訴於陛下以冀展一日之私則臣父爲無子臣爲無親復何面目自立於天下時議者持不聽詔特許之四十四年冬起故官巡撫陝西未上大足民蔡伯貫以白蓮教聚衆作亂陷合州七城詔改綸四川綸至賊已破滅而雲南土酋鳳繼祖爲官軍所追遁入會理綸會師討平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西招降岑崗賊江月照等綸既練兵事朝廷倚以辦賊邊警輒詢自海道後所居官無淹歲既南寇略平而邊患仍未已諸鎮歲苦徵調疲頓道路實運懦不任戡隆慶元年給事中吳時來請召綸繼光訓練詔徵綸還却明年春進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綸上疏曰今之籌邊者皆曰乘障曰設險然薊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又分屬諸將散布二千里間敵聚而攻我分而守衆寡強弱勢不侔矣故言者亟請練兵然行之有四難四難不去兵終不可練也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勒習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散費五十四萬司農告匱是一難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謀教之事必無成此萬二千人者臣與繼光召

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教成之後留之可實遣散之可歸農而議者方慮其有他是以臣與繼光爲不可信夫不信則不能任之專此二難也軍事尚嚴而燕趙之士素驕驟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欲戮力再舉而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今之計請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爲三營一駐密雲一駐遵化一駐三屯營令總兵叅遊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專督訓練遇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邊至則遏之邊外既入則決死邊內二者不効臣亦無所逃罪又言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濟緩急期三年後邊軍既練遣還詔悉如所請仍令綸繼光議分立三營事宜綸條上方略因言薊鎮練兵踰十年然竟不効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宜責之臣綸與繼光令得專斷勿使巡按巡關御史參與其間自兵事起邊臣牽制議論不能有爲故綸疏言之而巡撫劉應節果爲異議巡按御史劉翹巡關御史孫代又劾綸自專帝悉以兵事委綸而諭

應節等同心共濟時張居正已入內閣矣是歲秋防始無警上距嘉靖辛丑寇患凡二十八年而忠綸初至鎮按行塞上凡二千四百餘里乘障踈濶慨然謂將佐曰吾乃今知南北之異勢也秣馬利兵援桴鼓南勝負呼吸者宜於南堅壁清野設奇固守先為不可勝以坐制侵軼者宜於北遂與繼光圖上方略請築敵臺三千控守要害朝議不謂然居正力持之而言者猶籍籍不已帝詔綸堅守初議毋為人言所搖四年冬召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協理戎政明年臺工成西起居庸東距山海斥堠相望益募浙兵九千餘守之自是邊備大飭敵不敢復窺而薊之禍併於遼矣綸以功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協理如故其冬予告歸神宗即位起掌部事萬曆初加太子少保都給事中雒遵劾綸不稱職綸三疏乞罷優詔留之三年四月遼東巡撫張學顏奏土蠻青把都率衆二十萬擊犯山海前鋒至廣寧綸遽請申飭鎮將出奇邀擊帝深以為憂居正奏盛暑非行兵之時不足慮已知諸部解散青苗亦未東行居正謂本兵居中調度貴審察機宜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何以折衝樽俎請下詔切責綸素為居正所信任然遇事亦

無所假云五年四月卒年五十八贈太子太保諡襄敏綸起即署至尚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積首功二萬一千五百在軍親冒矢石常戰酣血漬腕沃之乃脫與戚繼光共事繼光名將綸以書生與齊名稱譚戚
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由郎中歷知安慶汝寧二府遷常鎮兵備副使擊倭夏港追至靖江殲之從巡撫曹邦輔戰浙野已偕俞大猷合兵追倭出海累進陝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四十三年七月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崇古少喜譚兵具知諸邊險要扼塞又身歷戰陣益習兵事至是內修戰守外納降附數出兵搗巢賊屢殲他鎮寧夏獨完隆慶初加右副都御史當是時吉囊子吉能據河套為西陲諸部長別部賓免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蕃族環四鎮皆寇總督陳其學素無威畧總兵官郭江黃演等皆敗死陝西巡撫戴才亦坐免其冬進崇古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崇古奏給四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趙奇雷龍等皆稟受方畧數戰有功三年四月着力免行牧河東雷龍

潛師出興武襲破其營斬獲多加崇古右都御史秋吉能犯邊烏防秋兵所遇不得利移營白城子崇古檄諸鎮先發雷龍等出花馬池長城關與敵大戰賊縱火火熾而風返還自焚遂大敗崇古在陝七年先後斬首功甚衆套寇日夜懼官兵撲殺分番防守然賊每歲亦必大舉又時遣遊騎擾塞下耕牧四鎮官軍亦不得休息自河套以東吉囊弟俺荅昆都力駐牧宣大邊外又東爲土蠻俺荅主也駐牧薊昌以北皆強盛俺荅又納叛人趙全等處之古豐州地招集亡命數萬屋居佃作號曰板升全等尊俺荅爲帝爲

治城郭宮殿全等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又日夜教俺荅爲兵東入薊昌躡畿輔震驚陵寢西侵掠忻代遊騎薄平陽靈石至潞安以北自嘉靖辛丑至此幾三十年督撫鎮道坐失事得罪者甚衆邊患視陝西四鎮尤劇朝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使賞千金卒不能得邊將士怯者率以貨物入虜帳賄賊求和或反爲之用諸陷賊自拔來歸者輒殺之以冒功賞自是敵情不可得而軍中動靜敵輒知四年正月詔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崇古嚴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賊者深入爲間又檄告番漢陷

賊軍民勞苦備至有率衆降及自拔來歸者許加存撫於是敵中轉相布告歸者接踵西番瓦剌黃毛諸種陷賊者亦多舉帳效順一歲中降者踰二千人其冬把漢那吉亦降把漢那吉者俺荅第三子鉄背台吉之子也幼失父育於俺荅妻一克哈屯長娶大成比妓不相得把漢自聘我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即俺荅外孫女也俺荅見其美奪之把漢恚又聞崇古方納降附是年十月率妻子十餘人棄所部來歸巡撫方逢時以告崇古方憂邊患聞把漢至則大喜欲因把漢以制俺荅而除趙全等乃留之大同慰藉甚至

而偕逢時疏聞於朝曰俺荅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天心助順於茲可見臣謂宜給宅舍授官職豐其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俺荅臨邊索取則因與爲市責令縛送板升諸逆送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築營稱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若望其生還必懼我之制其死命其志既奪其氣易沮必不敢大肆狂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相繼來降者處之塞下即令把

漢統領畧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俺答死子
辛愛必有其衆因加把漢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
部辛愛聞之勢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
互相擊殺則按兵稱助在彼無暇侵陵在我遂得休
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俺答日切南望
侵擾不已又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
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
反噬之禍均爲無策奏至朝議紛然御史饒仁侃武
尚賢葉夢熊皆言敵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
張毅事爲喻尚書郭軫不能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
力主崇古議詔授把漢指揮使賜緋衣一襲而黜夢
熊於外異議稍息俺答方掠西番聞變急歸調辛愛
兵分道入犯索把漢甚急辛愛佯發兵而陰擇便利
以故俺答不得志其妻一克哈屯思其孫朝夕哭俺
答患之巡撫逢時遣百戶鮑崇德入其營俺答盛氣
待之曰自吾用兵而鎮將多死崇德曰鎮將孰與而
孫今朝廷待而孫甚厚而稱兵犯順是速其死也俺
答初謂中國已甘心把漢及聞言心動使使詢之張
居正預誠崇古令把漢緋袍金帶以見使者俺答喜
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全等旦至把漢當夕返俺答

大喜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今吾孫降漢是
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爲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
爲患即不幸死吾孫當襲封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
耶遂遣使與崇德俱來又爲辛愛求官并請互市崇
古以聞帝悉報可俺答遂縛趙全等十餘人以獻而
崇古亦遣使送把漢歸帝以叛人既得祭告郊廟磔
全等於市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如故把
漢既歸俺答與其妻撫之而泣遣使報謝申前請且
言誓不犯大同崇古知其情令要土蠻昆都力吉能
等皆入貢方爲奏俺答報如約惟土蠻不至崇古以
諸部皆來則土蠻之勢已孤藟昌亦可無患遂命諸
邊將士勿燒荒搗巢通貢市休息邊民於是朝議復
詳尚書軫謂馬市先帝明禁不宜許給事中章端甫
請勅崇古無邀近功忽遠慮明年春崇古上疏曰先
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新邊臣何敢故違禁旨
自臨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強我兵亦非徃怯不當援
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
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規商人自以有無貿
易非請復開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
當其震驚宸巖流毒畿輔孰不欲食其肉然發言盈

庭文牒充棟莫收邊劉之功者雖力有未能亦緣議
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俺荅
糾衆東行三衛聞風傳報京師戒嚴至倡爲運甓聚
灰塞門乘城之計貽笑醜類及今納款求貢又必責
以父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
不能逆料他時雖俺荅亦恐能保其身不能保其弟
姪能要諸部於目前不能制諸部於身後也夫拒敵
甚易執先帝之禁令一言可決但敵既不得請懷憤
而去縱以把漢之故不擾宣大而土蠻三衛歲窺薊
遼吉能賓免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絀雖智者
無以善其後矣考之國典也先以尅減馬價而稱兵
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
此皆前代封貢故事夫揆之時勢既當俯從考之典
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
大以示東西諸部傳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爲
耶因條封貢八事以上詔下廷議定國公徐文壁侍
郎張四維以下二十二人以爲可許英國公張溶尚
書張守直以下十七人以爲不可許尚書朱衡等五
人言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
狀郭乾不知所裁依違奏請會帝御經筵閣臣李春

芳等面陳宜外示羈縻內修守備帝是其議詔封俺
荅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
封把漢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俺荅率諸部受詔甚
恭使使貢馬執趙全餘黨以獻帝嘉其誠賜金幣又
襍采蒙古及廷臣議賜王印給食用加撫賞惟貢使
不聽入京嘗是時河套吉能亦如約請命朝議以事
在陝西下總督王之誥議之誥欲令吉能一二年不
犯方許封貢蒙古復上疏曰俺荅吉能親爲叔姪首
尾相應今收其叔而縱其姪錮其首而舒其臂在俺
荅必將呼吉能之衆就市河東宣大之商販必不能
給在吉能必將糾俺荅以擾陝西而四鎮之憂方大
臣前者必要俺荅以糾合諸部亦徒然矣於是帝從
崇古言亦授吉能都督同知崇古乃廣召商販聽夸
漢軍民貿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塞
下因收其稅以充犒賞其部落大小酋長則官給金
繒歲市馬各有數崇古仍歲詣弘賜堡宣諭威德諸
部羅拜無敢譁者自是邊境休息東起延末西抵嘉
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三詔
進太子太保萬曆初召理戎政給事中劉鉉劾崇古
行賄營遷詔責鉉妄言明年加少保又明年改刑部

尚書五年代譚綸爲兵部先是俺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蕃既通款後益專事蕃族其年俺答欲西行迎佛請與三鎮通事約誓崇古奏曰臣久聞俺答從孫切盡台吉連歲盜蕃未能得志邀俺答西援臣以其年老每作書止之俺答以爲愛已報書謝臣固知西行非俺答意也今彼既以迎佛爲名宜飭邊鎮約束將士勿令疑懼如復欲盜蕃亦應密諭蕃族陰泄其謀以示恩信於是鉉及其同官彭應時南京御史陳堂交章論崇古弛防狗敵崇古疏辨乞休帝報曰北部款貢驪圍寧謐卿之勞績朕所素知勿用人言介意未幾給事中尹瑾御史高維崧再劾之崇古力求致仕去俺答既死辛愛播力克相繼襲封守貢市如約十五年詔以崇古竭忠首事三封告成廢一子世錦衣千戶有司以禮存問又二年卒贈太保諡襄毅崇古身歷七鎮勲著華裔封貢之初廷議紛呶至有爲危言撼帝者崇古嘆曰設我從容坐鎮何慮不以功名終顧如國事何賴閣臣力持之乃得成功崇古歿後一年順義歸款凡二十年矣總督梅友松撫取失宜西夏始亂然視嘉靖中禍亦少緩而宣大則終始歸款迄明季不變子謙萬曆五年進士官工部主

事權稅杭州羅木營兵變脅執巡撫吳善言謙馳諭之乃解終太僕少卿孫之楨以廢累官太子太保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凡十有七年之采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官兵部右侍郎陝西三邊總督李棠長沙人起進士歷吏部郎中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僉事諸寮討平韶州山賊終南京吏部右侍郎仕官三十年不營生產以介潔稱天啓初追諡恭懿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宜興知縣再徙寧津曲周皆以廉幹聞三十二年擢戶部主事歷工部郎中出爲寧國知府廣東江西盜起四十年一年詔于興寧程鄉安遠武平間築伸威鎮擢逢時廣東兵備副使與叅將俞大猷鎮之明年程鄉賊溫鑑梁道輝等皆平移巡惠州隆慶二年改宣府口北道明年冬加右叅政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四年正月移大同俺答犯威遠堡別部千餘騎攻靖虜且引而南逢時預伏兵待之寇引去其冬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遣中軍康綸率騎五百往受之與崇古定計挾把漢以索叛人趙全等遣百戶鮑崇德出雲石堡語俺答部下五奴柱曰欲還那吉則速納款若以兵來是趣之

死矣五奴柱以白俺荅邀之入營說以執趙全而易把漢俺荅心動遣火力赤致書逢時而是時趙全方力勸用兵俺荅又惑之令其子辛愛將二萬騎入弘賜堡兄子求邵卜趨威遠堡而自率衆犯平虜城逢時曰此必趙全謀也先是全常投書逢時具言悔禍思漢欲復歸中國逢時藏之至是以示俺荅且詰失約俺荅大驚遂有執全意及戰兵又不利乃引退辛愛猶未知奄至大同逢時使人持把漢箭示之曰吾已與而父約以報汝辛愛執箭泣曰此吾弟鉄背台吉故物也我來爲求把漢把漢既授官又有成約當更計之乃遣部下啞都善入見逢時曉以大義犒而遣之辛愛喜因使求幣逢時笑曰台吉豪傑也若同心納款朝廷方重加爵賞何愛此區區捐盛名辛愛大慙復遣啞都善來謝曰遣人不知書蒙太師教幸甚俺荅使者至故將田世威所世威亦讓之曰爾來求和此兵何爲者使者還報俺荅召辛愛還辛愛東行宣府總兵官趙尙暹之復由大同北去於是巡按御史姚繼可劾逢時輒通賊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隣鎮大學士高拱曰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洩也但當觀其後効不宜先事輒易帝然之俺荅乃遣使來

定約在召全等計事即帳中縛之送大同逢時受之崇古亦送把漢歸逢時以功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甫拜命遽以憂歸後崇古入理京營神宗問誰可代者大學士張居正以逢時對萬曆初起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始逢時與崇古共決大計而貢市之議崇古獨成之至是逢時復代崇古申明約信兩人首尾共濟邊境遂安逢時分巡口北時親行塞外自龍門盤道墩以東至靖胡堡山梁一百餘里形勢聯絡周視嘆曰此山高峻誠爲天險若加修鑿北可以達獨石南可以援南山誠陵京一藩籬也及赴

陽和道居庸出關見邊務修舉欲并遂前計上疏曰獨石在宣府之北三面隣敵勢極孤懸而懷永與陵寢止限一山所係尤重其間地本相屬而經行之路尚在塞外以故聲援不便若設盤道之險舍迂就徑自龍門黑峪以達寧遠經行三十里南山獨石皆可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漸資屯牧於戢守皆利遂與巡撫吳允經營修築設兵戍守累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四年冬加太子少保明年召理戎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臨赴關上疏曰陛下特思起臣草土之中代崇古之任臣智淺

力孱惟區區之誠不敢自負宣布仁威恢張國體賴陛下神武元臣忠良克終愚志不墮前人之美八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自順義以下心傾志靡輸誠效貢久而益篤莫敢渝期叛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即欣然知感乞取食物得一果餅之賜輒稽首歡笑即有無狀掠人要賞如打喇明安兔者告俺答罰治即委首聽命夫今日邊事如彼敵情如此而中外異議者或曰夸使充斥爲害或曰日益費耗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夸使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即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戶部客餉至七十餘萬太僕馬價亦十數萬什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獲之入市賣之利不與馬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滿野萬姓流離載道城郭丘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之肝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怯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

俺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酋既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構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絕市閉關固壘以待之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夸性貪鄙彼思我之餌懷我之利勢必有變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略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之非而戰守之是哉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耻也今日貢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臣職任封疆仰藉威靈制伏強梗得免斧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與聞關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輒有敷陳國是搖惑內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謹列上五事逢時遂就道既至奏上欵貢圖詔留覽冬十月代崇古爲尚書尋署吏部事加太子太保以平兩廣功進少保九年累疏致仕御書畫忠字賜之二十四年卒逢時才略明練在兵部時處置邊事皆協機宜以與張居正同鄉署吏部考察黜蔡文範習孔教人以此議之其居邊功名與崇古相亞稱方王云

吳兌字君澤紹興山陰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隆慶三年由郎中出爲湖廣叅議明年調河南遷薊州兵備副使五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初兌舉鄉試出高拱門至是拱以內閣兼吏部遂超擢之釋褐十三年而得節鉞前此未有也時俺荅初封貢約束未堅而昆都力辛愛陰持兩端助其主土蠻爲患兌震之以威誘之以利陰陽操縱卒馴伏諸酋常於市日偵俺荅率諸子弟離營縱獵兌從五騎直趨其營守者皆愕控弦以待從騎呵之曰太師來按軍且行犒耳皆拜跪迎導且獻酪兌適閱廬帳抵暮還總督王崇古聞之遺書規誡兌報言吾是行有三利審虛實一也推心置腹二也彼常輕中國無人吾以隻身入虎穴指揮十萬衆示無恐彼知所畏三也且俺荅遠獵百里外彼請命無及豈敢擅謀哉哉市者或潛盜所驚馬兌使人持楮擊之曰孰令汝市而爲盜乎後復有盜者兌即閉關停市諸部懼共追所奪馬并執其人以謝乃舍之自後俺荅市益戢辛愛常欲擾邊俺荅曰宣大我市場勿犯也乃不敢動然辛愛猶桀驁俺荅常以已馬代入貢既得賞賜抵地不肯受又遣兵掠車奪車奪者不知其種所出

自嘉靖中徙至與史夸權居皆宣鎮保塞屬也辛愛掠之以其首革固去而其二比妓來駐龍門教場兌以史車辱齒車被掠史勢益孤奏築堡居之使使詰責辛愛令還革固而勒其比妓遠邊辛愛諸比妓五蘭且沁威兀慎嚴盜葛峪堡器甲牛羊兌皆付三娘子罰治三娘子有盛寵於俺荅辛愛嫉妬教詛詈之三娘子每入貢宿兌軍中愬其事兌深結焉賞賜宴犒無所吝贈八寶冠百鳳雲衣紅骨朶雲裙三娘子感之故爲兌盡力佐俺荅主貢市其後辛愛搆力克相繼襲王皆妻三娘子卒獲其用昆都力視辛愛尤諸常使人至邊求封王會病死其子青把都擁兵至塞要挾多端兌預伏砲待之諭以禍福曰汝能貢仍許市賞否則試聽吾砲言未畢轟擊四震人馬皆廢青把都懼貢如初又善用偵謀能鈎得要領雖窮漢事皆知之青把都女東桂嫁朶顏都督長昂常隨父入貢訴其貧兌諭其昆弟每一馬分一縑畀之東桂感而去後邊人聞土蠻將入寇未知所向兌謀者自東桂帳中來具知土蠻生於亥避太歲不爲寇其弟莊兔兒亦病不能騎惟別騎數千掠岔河以東以故邊人得爲備禦賊有功萬曆二年春推款貢功加兌

右副都御史四年冬貢市畢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明年夏代方逢時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俺荅西掠瓦剌聲言迎佛寄幣於兌留旗箭爲信尚書王崇古奏上方略使兌諭俺荅統賀蘭山後行勿道甘肅又陰洩其謀於瓦剌俺荅兵遂挫留青海未歸而青把都復附土蠻其部下時從爲寇大學士張居正以俺荅不歸諸部不能齊一屬兌發書幣遺之勸令東歸又明年秋俺荅遂還遣使上表謝獻黃白駝刀甲璽繒而番僧滿頂火禮亦附貢銅佛舍利車渠海螺青把都亦罰治其下自是款貢益堅七年秋以左侍郎召還却明年加右都御史仍佐部事從車駕大閱進陣圖兵略九年夏復以本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巡撫順天是時泰寧酋長速把亥與青把都交通陰入市宣府而歲犯遼東言求款朝廷以其要脅固拒不許兌至鎮修義州城備之明年春速把亥果寇義州總兵官李成梁擊斬之其弟炒花姪老撒卜兒悉遁去詔進兌兵部尚書仍兼右都御史十月暹加努仰家努攻海西虎兒罕王杲子阿台陰約辛愛助之掠孤山兌檄成梁襲擊於曹家峪大破之斬首一千八十餘級殲名酋十六獲馬五百匹露布以聞

尋以邊務修舉進太子少保召還却代方逢時明年御史魏允貞劾兌歷附高拱張居正且饋馮保金千兩封識具存給事中王繼光亦言兌受將吏饋遺兌上疏自理言臣咎積一身未嘗償疆場之事御史林休徵曰兌歲以金繒媚北却將佐皆以賄多寡爲遷調尚得謂不債事乎帝不得已允兌去兌有籌略承王崇古方逢時之後制取俺荅深中機宜至策薊遼事逢時殆不及也居正籌度邊務多與兌定畫深愛其才兌亦以此親附中外相應動無掣肘用是得成功然亦以此致物議後數年卒年七十二兌有厚德在宣大時前總督郭宗臯子遊京師因甚往謁兌贈以百金又爲入貲授千戶語諸將曰此郭公子也宜善視之聞者感泣孫孟明襲錦衣千戶佐許顯純理北司刑天啟初中書汪文言以事繫詔獄顯純承魏忠賢指考掠備五毒迫令書高攀龍楊璉左光斗等二十六人名孟明叱之曰囚不畏死耶諸人安肯與汝通文言連呼曰誠然獨莫緩死耳顯純怒誣孟明藏匿亡命下本司考訊掌衛事田爾耕爲營解削籍歸崇禎初起故官累遷都督同知掌衛事庶吉士鄭鄞坐杖母下獄大學士溫體仁欲殺之孟明訊治畢

疏言鄴母以誤奉乩仙受責懺罪其鄉人陸完學王章皆稔知之非鄴本謀罪不至死且體仁劫鄴疏云得之故輔吳宗達今宗達已死臣安能起九原而問之至許職許鄴內亂非取左證無以服鄴心請追治質驗帝怒革孟明任孟明居官貪以附東林頗得時舉子邦輔襲職亦理北司刑崇禎末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事同日繫詔獄帝怒甚趣具獄欲置之死邦輔故緩其獄帝怒稍解令嚴訊主使者邦輔乃略訊即具獄上詔予杖百二人由是獲免張學顏字子愚肥鄉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由曲沃知縣選授工科給事中累遷山西叅議學顏素精察任法裁物諸將吏多不便譖其稽緩邊務虛冒軍儲總督江東奏之坐去官已而事得白還求平兵備副使調密雲再調薊州隆慶四年俺荅封順義王土蠻以俺荅故主耻弗如挾三衛窺遼而建州都督王杲又與土蠻相結其明年進學顏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與總兵官李成梁共擊土蠻大破之於卓山進右副都御史又明年秋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詰責之杲益憾約諸部入寇副總兵趙完故違節制不肯發兵欲委罪汝翼學顏奏曰頃者

招降實奉明詔若因杲挾索輒以還之塞生全之路故輕玩之心甚不可也汝翼力却餽遺德杲違抗實伸國威苟緣此罷斥是進退違將皆敵主之矣臣謂宜宣諭杲令還俘掠否則閉關絕市調兵勦殺不宜苟事姑息以蓄叢禍杲聞之懼約海西王台送還所掠人口復就撫完亦懼餽學顏金貂欲以自解學顏發之詔遠問萬曆元年成梁移築險山六堡於寬奠工役始興王杲復犯邊殺遊擊裴承祖衆洶洶欲止學顏親巡塞上曉諭王兀堂諸部皆遣子入質願所在易鹽布學顏奏聽市即以市稅充撫賞於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束凡三年畢工明年冬偕成梁出討王杲大敗之追奔至紅力砦斬首一千一百餘級張居正奏成梁功第一學顏功在總督楊兆上帝烏御殿受賀加學顏兵部侍郎五年夏土蠻犯錦州要求封王學顏密諮居正居正授以方略學顏乃與兆奏上曰將士久苦征戰一聞敵言遂有和戎之望不知敵人納款而容其請是羈之也制和者在我其和可久敵方憑陵而與之通是畏之也制和者在彼其和不可久且無功與有功同封犯順與効順同賞既取輕於諸部亦見笑於俺荅臣等謹以大義論

將士以正言謝敵人若曲徇其求免罪目前致聚國體臣等雖萬死不敢爲也會大雨敵亦退去其冬召理戎政加右都御史學顏未受代而土蠻約泰寧酋長速把孩分犯遼瀋開原明年正月偕成梁出塞二百里至劈山獲首功四百三十級殺名酋阿丑台等五人學顏遂入又明年進戶部尚書嘗是時張居正綜核庶政務強兵足食而學顏先以邊才受知既入戶部又佐居正內裁經費外豐儲侍甚裨國計常撰上會計錄又條列清丈諸弊祛除奸慝而是時神宗上奉兩宮內用頗浮甲字庫太監王效奏顏料闕乏卽中將三益進金花銀詔歲增五萬兩司禮太監馮保以皇太后聖節皇三妹婚禮傳發太倉光祿銀二十萬兩又下雲南歲加黃金二千兩學顏皆執奏太倉得免發雲南加金亦減半惟潞王婚時詔用黃金珍珠珊瑚甚多學顏爭之不聽神宗常於宮中易短衣持兵刃走馬居正輒禁持之及居正沒之明年而神宗遂幸兵仗局臨觀因選內豎二十人樵廝養操練學顏時已代吳兌爲兵部疏請停止其秋車駕自山陵還又上疏曰陛下恭奉聖母扶輦前驅拜祀陵園考卜壽域鑿與至止天日晴和六軍將士十餘萬

部伍齋肅環衛森嚴惟內操隨駕軍士怨勞不馴進止自恣前至涼水河喧爭無紀律奔逸衝突上動天顏經御史奏聞今歲七八月間每遇常朝百官拱立西城喊砲聲撤御座羣臣相視駭愕咸謂宸居邃密之地震兵戈殺伐之聲太廟之神靈未妥兩宮之寢處未安臣以前奉詔旨令備扈從未敢再奏今車駕已還猶未解散臣謹稽之舊制營軍隨駕郊祀始受甲內庫事畢卽還宮中惟長隨內侍許佩甲胄弓矢又律不係宿衛軍士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者戍邊衛祖宗防微杜漸之意甚深且遠今皇城之內披甲乘馬持鋒刃科道不得糾巡臣部不得檢閱又招集廝養僕隸出入禁苑恣睢闐闐萬一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譁於內則外臣不敢入譁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譁於皇城白晝則曰天子親兵也驅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撻臣前疏所言正德中西城練兵之事良可鑒也自古外寧必有內憂今諸邊鮮警四海晏然而畜不逞之徒於肘腋近地恐蕭牆腹心之禍自茲而起若夫糜耗金錢擾費有司乃近憂而非隱憂也帝報聞十二年春加太子少保雲南岳鳳罕虞平進太子太保坐黨居正成梁數被論劾學顏亦累

疏求去皆不聽是時居正黨無得免者而學顏與太監張鯨相結故得不罪明年順天府通判周弘禴發之帝謫弘禴代州判官學顏知不能容八疏乞休許之二十六年卒贈少保學顏生九月失母事繼母以孝聞父母卒皆廬墓有白雀巢其廬神宗御書移孝作忠字賜之生平勲績多可紀而先附居正後通張鯨以故爲世訾詬云

張佳循字肖甫銅梁人諸生時光州劉繪爲知府奇其才召致門下語其子黃裳曰今之乖崖也舉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知滑縣劇盜高章者詐爲緹騎直入官署劫佳循索帑金佳循色不變僞書券貸金悉署捕卒名召入擒賊由此知名擢戶部主事改職方遷禮部郎中以風霾考察謫陳州同知歷遷山西按察使隆慶五年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安慶兵變指揮張志學等倡衆欲殺知府查志隆志隆走免南京守備太監張宏入志學賄奏志隆稽餉激變而佳循奏坐通判王應桂後勸上獄辭稍異坐調南京鴻臚卿就遷光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道聞喪歸萬曆七年起故官巡撫陝西未上改宣府時青把都已服其弟滿五大猶驚驚所部八賴掠塞外史

車二部總兵官麻錦擒之佳循計釋之則召侮戮之則敗款乃命錦建大將旗鼓縛八賴將斬而身馳赦之八賴叩頭誓不敢犯違後與總督鄭洛卒柔滿五大受約束佳循入爲兵部右侍郎十年春杭州東西二營兵變初巡撫吳善言奉詔書減士卒月餉卒訴不聽其魁馬文英劉廷用構黨大譟縛善言毆之巡按御史張文熙巡鹽御史孫洵權關主事王謙力諭始解大學士張居正聞之曰安得用張滑縣禽盜手除此小醜耶尚書梁夢龍乃推佳循往詔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甫入境而抗民復亂時嚴行保甲法

民苦夜役而豪有力者輒得免衆皆怨上虞人丁佐卿坐法被繫嗾衆倡亂諸亡賴響應至千餘人焚劫官署及免役者家文熙等皆走匿佳循聞變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循喜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循從數卒有與出喻之曰汝曹毋反反則族矣且汝必有所苦衆以夜役告佳循曰此易耳即下令除之衆叩頭退然氣益張夜復掠巨室火光燭天佳循夜草檄喻之衆裂其檄佳循怒召遊擊徐景星入呼二營兵喻之曰汝曹罪當死能取亂民自贖且叙功皆踴躍聽命景星帥之討

亂者會百五十人佳循以便宜斬五十二人佐卿等杖死事聞帝優詔褒美佳循念亂兵未伏法又恐急之生變乃召文英廷用曰罪可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甚得其黨皆解散乃密屬景星捕陳得勝等七人并文英廷用數而斬之二亂悉定明年春以左侍郎遷部錄功加右都御史未幾拜戎政尚書尋兼左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與總兵官李成梁擊斬暹加努兄弟加太子少保十三年成梁破土蠻於瀋陽進佳循太子太保秋召還理部事叙勞予一品誥佳循奏武臣進身有實職武舉行伍納級四達實職武舉則正途也行伍起家類多實効惟納級最啓倖門宜令見任者必俟軍功始遷餘勿推用帝從之明年冬被劾三疏謝病歸又二年卒贈少保天啓初謚襄憲佳循治滑時值李攀龍守順德論詩相善入戶部與王世貞諸人唱酬既開府大鎮賓禮寒素鼓吹風雅士以此歸之世貞定嘉靖七子佳循其一也鄭洛字禹秀安肅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登州府推官徵拜御史劾罷刑部侍郎駟懋卿大理卿萬寀太常少卿萬虞龍出爲四川叅議遷山西叅政萬曆二年由浙江左布政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明

年移大同加右副都御史六年夏入爲兵部右侍郎明年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洛初以叅政備兵山西佐王崇古欵順義至是昆都力已前死少子滿五大盡有父精騎陰合土蠻以犯遼東又叩關索賞駕悍難制巡撫張佳循自宣府馳至陽和就洛問計洛嘆曰彼欲不可厭也佳循領之未幾擒其部夸八賴滿五大自以千騎至獨石洛檄總兵官麻錦環甲待之禁不得濫賞滿五大不得志去旋令部奪銀定入犯洛抵書佳循曰羯賊狂誇豈宜仍復養亂會疏奏停貢市遣使責問俺荅罰贖駝馬牛羊乃復許欵俺荅妾三娘子者聰敏有權略能佐俺荅主貢市約束諸部前總督吳兌撫之甚厚三娘子益歸心中國及辛愛襲封年老矣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衆西走辛愛自追之貢市久不至洛計三娘子別屬則辛愛雖王無益乃使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首婦耳三娘子聽命辛愛更名乞慶哈貢市惟謹洛以功加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十四年乞慶哈死子搭力克當襲三娘子以年長自練兵萬人築城別居洛恐貢市無主復諭搭力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

屬也。搆力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以明年嗣封。并奏封三娘子忠順夫人，洛老成有威望，摧強撫順。務寬細故，總大綱，先是議者請招板升餘逆，洛上言：北部每借索降之名，以起釁，若復招板升，彼執辭索，適曲反在我邊，臣何辭以應？既三封告成，洛恐鎮臣狃於小利，橫挑大釁，復上疏曰：順義再封，邊境無虞，各部進馬請市者，繹絡而至，非撫賞無以羈縻，非兵威無以警服。臣在事九年，恩威節目有繫於中，茲敢抒其一得，夫議貢之初，宣鎮利款市之速，成撫賞無節，市馬無數，大同山西雖有定數，而部人恣意要索。

叩首乞哀當事者不得已，而絲絲與之，積尺成丈，臣任事以來，三鎮幸無溢費，今宜仍如舊額，宣府市馬以二萬匹，上下不得踰三萬，大同一萬，四千山西六千，諸部如約則市，否則閉關絕之，使彼不敢恣其所求，亦不至遂開繫際，費省而款可久，數世之利也。部人以盜竊為生，制馭在我，頃者邊塞荒歉，其衆探雀糶鼠為食，五六月暑雨時行，邊墻頽隳，輒攘臂思逞。如近日新平堡壞，擺腰率衆挾賞及遣通事詰問，而首已逸去，所竊人馬隨即獻還，夫三鎮犬牙千里，各部窮夸豈無如擺腰者，宜申飭將吏待以整暇，勿徇

厲喝勿輕私餌，夫兵不可玩，威不可褻，臣累言之，昔年宣鎮將士出邊，樵采會段素台吉率衆索降，厲氣一往，捷其首首，至今歸屈於我，釁尚未息，近四海治，外部落馳走，臣謂敵自行獵，不必詰問，而將吏輕遣偵者，致傷哨卒，此皆褻威之故也，宜勅下鎮道小過弗責，小隙必杜，先文諭而後攻，戰則威常伸而體常尊矣。洛之設施大指如此，以病乞歸，不允。洛自太子少保累加至太子太保，十七年召為戎政尚書，明年七月以洮河用兵，詔兼右都御史，經畧陝西，延寧甘肅及宣大山西邊務，先是松套賓兔等屢越甘肅，侵

擾河湟諸番，及俺答迎佛，又建寺於青海，奏賜名仰華，留末劄卜別部把爾戶及丙兔火落赤守之，俱牧海上，他部往來者，率取道甘肅，甘肅鎮臣以通款弗禁也。丙兔死，其子真相進，據莽刺川，火落赤據捏工，川益併吞，番族河套都督卜失兔亦遣使邀搆力克。搆力克遣洛書以赴仰華，為名洛使從塞外行，又諭忠順夫人曰：彼中撫賞不能多，且王家在東，恐有內顧憂也。搆力克遂行，未至把爾戶，部卒闖入西寧，副總兵李奎方醉，單騎不介而馳，諸夸持鞚自白奎，拔刀砍之，遂大譟射奎死，火真進圍，督洮州副總兵李

聯芳與將士三千人皆敗沒賊入臨洮河州渭源總兵官劉承嗣戰不利遊擊李芳等皆死當是時捲力克已至仰華火真益挾爲重關中大震惟把爾戶不助逆事聞詔洛經畧七鎮以僉事萬世德兵部員外郎梁雲龍隨軍贊畫而停捲力克貢市俄罷總督梅友松命洛兼領其事洛以洮河之禍由縱敵入青海乃馳至甘肅下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即勒兵拒之未幾卜失兔率衆至水泉欲趨青海總兵官張臣遏之相持月餘不退洛乃收兵布伏俟其入掩擊大破之盡獲輜重奪其囊卜失兔僅以身免莊禿賴後至聞之亦退去自是火真援絕十九年正月洛自將六百人與雲龍直入西寧控扼青海捲力克聞之拔帳而徙二百里還洮河所掠人口與忠順夫人輸罪請歸火真亦夜去兩川餘黨留莽刺南山洛分別順逆以火真在所必討而慮諸部約結先遣使解散羣醜趣捲力克北歸別遣雲龍世德收番族以弱其勢而具以狀奏聞曰祖宗略地西陲加意諸番擇其僧爲國師諸豪有力者授指揮千百戶諸番納馬中茶無異編民二百年來分方駐牧內外相安雖時有跳梁或撫或勦旋即安寧自順

義南牧借塗收番子女牛羊皆爲所有生死予奪皆爲所制初尚利其財物繼則利爲爪牙又則利爲心腹洮河之役遂爲西賊嚮導臣自抵蘭州博咨羣議竊謂番戎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故大修文告恤其困敵略其瑕彙許之自新諸番聞風感動始則爾加七族自援來歸繼則紅帽一族首婦送返臣初至西寧慰藉勞苦賜以口食番人無不感激泣下臣益加鼓舞招回八萬有餘遺疆無改戎羌安堵皆賴陛下威德臣又訪之居人謂收番有六利番不附敵敵必仇番約解勢分雖侵易制一也番恃我爲強逐馬奪級使敵不寧居寇釁自息二也番人畜牧勦角皮革可備軍需三也牛羊糞酪繹絡來市邊民藉以自給連歲殘壞足用甦息四也山林通道樵牧資給五也我既示恩番必感德日與土人相親不出五六年十年生番西納諸族亦化爲良番六也此皆事理之易見土人能言之者也是時捲力克已請假道而觀望不即去數遣使至洛所洛知其意祈少緩乃日治器械具芻糗示以必討先遣總兵官尤繼先擊走莽刺餘賊而持久以待捲首督撫魏學曾葉夢熊等偵諜不明借聽流言或云捲力克將俟秋高大舉或云

火真欲還兩川兩人盛氣請戰夢熊又騰書都下洛恐敗事奏言兵凶戰危臣度時勢未可輕動如夢熊議委生靈於鋒鏑貽憂君父非所敢聞夢熊不聽擅誦苗兵三千爲選鋒詆洛爲秦檜賈似道洛不爲動其秋順義北歸遣使謝罪乞復貢市洛乃進兵青海驅逐火真焚仰華置戍西寧歸德而還尚書石星以宣大事急請速召洛定款戰之計洛既至與總督蕭大亨巡撫王世揚邢玠等上疏曰搆首近至甘州敢爲狂肆若興師問罪閉關絕約非不足以振天威彰國伐額聖王之制戎狄也犬羊畜之而已羈縻勿絕

而已要使就我牢籠斂其蹢躅而止固未可束縛太急令彼生心也搆首諉罪火真輸情求款驚駭之狀蓋已斂戢且其部落數千里酋長十餘輩在巢保疆者宣鎮則青把都兄弟未嘗東窺薊遼而兀慎擺腰五路之在新平馴服猶故在西行牧者不他失未嘗敢窺莽捏而大成比妓則又歸巢獨先今以一人之罪繫絕諸部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激衆首之合從速犬羊之變計臣未見其可也即今史奪外叛屢犯逆疆若蒙陛下曠蕩之恩容受順義方物責令縛獻史首以著信效然後酌議市賞申明約束在我固

未爲失策也夫封疆之事我求敵則敵重敵求我則我重今順義請款是敵求我也當事者堅持約法力裁濫賞雖未能如俺荅初款之例然事有章程賞有定額亦一時羈縻之計不必招入笠之豚使之復逸也夫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惟當視彼情之向背定款戰之權衡一操一縱太阿之柄常自我持使猾賊不得跳梁如是止矣臣今日主戰他日戰不得人戰必無利必有以啓釁挑怨罪臣者今日主款他日款不得人款必有害必有以縱敵誤國罪臣者廟堂不察首事者之心不諒任事者之苦文法責備議論追尋

其人已死其事難辨是則臣等所大懼也疏上議遂定明年春加少保仍召理戎政順義果縛史二來獻復款如故然洛竟以人言謝病歸初順義未去青海廷臣多主戰者大學士申時行兵部尚書王一鶚善洛策力枝衆議既搆力克復款有言洛賂順義北歸者洛再疏求去許之已而事得白尚書星言洛所領經費錙銖不爽無重利啗敵事且卜首被創火真遠遁順義八九萬騎出邊秋毫無犯又執獻史首操縱在我甘肅寇騎漸稀軍民樂業洛老成威望敵所畏服不宜久投林麓二十三年官軍與番人夾擊把爾

戶於西寧大破之。星復奏洛收番之功，神宗再詔起用。然當時竟不推也。二十九年卒，贈太保，諡襄敏。洛之總督宣大也。廣西人蔣遵箴爲文選，即中喪，偶因王篆以求洛女妻。馬遂介篆見張居正，致節鉞以是爲言者所攻。然三封告成，七鎮寧息，洮河之役，驅策強寇不異羣羊。一時邊帥無出其右者。洛去關陝而學會夢熊，邀功喜事，西陲復用兵云。

王世揚字孝甫，廣平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行人，改御史，巡視陝西茶馬開城七監。大災奏發茶課二千兩，賑濟蠲餉，邊銀二年免課馬七千五百四十二匹。莊浪生番馮爾等八族爲桀，套諸部所逼，求內附。世揚奏許中茶納馬，歲益馬四百七十匹，減朋椿費五千兩。再巡按浙江，減御衣織造三之一。十八年冬，以大

理少卿兼陝西道，御史閱視延綏邊務，劾罷總兵官杜桐條上邊事略言：內地鄉兵宜視村落遠近，聯爲什伍，各治器械，訓練擇有膽畧者爲之長，使人自爲戰。從之。明年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順義，王播力克自青海歸，復求貢市，經畧尚書鄭洛責令執送，叛奪史二順義聽命而議者多欲拒絕。益都馮琦遺書世揚曰：今天下所患者武夫言，歎文士言戰。嘗事言

款勞，觀言戰近，寇言款遠，寇言戰大約齒牙間得利而已。文宜措置安靜，規畫長久。世揚遂與總督蕭大亨復許貢市。自是以後，播力克益恭順，惟別部時時要挾。世揚操縱有方，款約益堅。播力克弟安克史二婦翁也，初誘史二叛去，不即輸罪。世揚率兵出擊，走之馬肺山下，塞外長伸堡土地肥美，有溫偶駱者來求之。世揚曰：款貢已三世矣，向不求地，今乃言此，欲敗款，即執其人責之。溫偶駱錯愕，徙帳去。擺腰台吉擁鐵騎至塞下，請增賞。世揚使諭之曰：漢過不先而欲挑釁，惟有戰耳。擺腰意阻，使使來謝，過不他失理，亦乞加賞千金。順義爲請，世揚曰：不他失理，忠順夫人子而王季父也。年少忠順，與王奈何縱使壞約，順義無以應降。丁有叛出塞歸，大成比妓者與其使俱來，索其孥。世揚詰之曰：若既闌出塞，敢復來，豈以中國無尺寸，亦耶？立杖殺之，使懼而返。在鎮三載，諸部以好來者，即假辭色撫慰之，即不遜必加譙讓。暇則積芻糧，蒐卒乘，常若赴戰。故遣使問故，世揚笑曰：吾職也。且王簡士馬，吾不與知。吾簡士馬而王使來，不夫怯乎？且吾方以大信示人，王無恐。順義益加敬畏，每款市，輒戒部下無譁。是時尚書石星以三鎮市賞

日增下閱視科臣裁減衆畏敵無敢與語口北道叅政王象乾有膽畧世揚屬之象乾露坐市臺上更定約束部衆大譁曰那顏安得是語我投鞭與漢堞平可使退乎象乾厲聲曰而聽我金繒皆而有不則我且閉關衆色動象乾故示不測叱咤風生又懸鵠百步外一發命中衆驚服以爲神唯唯去總督大亨亦裁大同山西市賞自十九年至二十四年三鎮節費共二十三萬餘兩而世揚所裁幾半朝廷嘉其功皆賜金幣世揚以二十二年冬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敵益習其威信邊境無事二十六年召還部以順義復款功加右都御史明年改協理戎政世揚推選營將分爲三等等均論官官均論薦薦均論資自是遂爲定格舊制勲官非應襲者不得入營教習其後疎族白丁亦輒冒濫占用士馬世揚特請禁止又以前總督功進尚書母喪歸後閱視宣大者上其功加太子少保三十六年卒

論曰自嘉靖中葉迄於隆慶三十年間戎馬生郊宮闕震蕩譯戚首鎮薊門方王繼弭群醜吳允鄭洛才猷敏練克終厥功自是以後約束既定疆圉以寧運

籌制款之謀可謂偉矣學顏樹績東土佳績定變浙中洛奏功西憂諸臣類皆顯迹遠陞諸暢兵事爲嘗軸所知少內典樞機外建節鉞國勢頗藉以爲重然因循附麗物議隨之抑其功固未可泯也世揚後出得免亦幸矣哉

明史卷三百十四

列傳一百六十五

朱 衡

潘季馴

王宗沐

劉應節

徐 棻

劉東星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允溪婺源二縣有治聲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為福建提學副使累官山東布政使三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登萊青三府地瀕海設軍戍守比邊左告饑暫弛登萊商禁轉東濟之富民積商遂竊載他貨往來販易且并開青州以西之路海島亡命陰相構結二百年防維一旦撤廢頃者南方倭患後事之師也禁之便從之明年召為工部右侍郎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束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衡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戚應期所開新渠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葛城故趾尚在其地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束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渠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而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為新河未浚東勞費不貲不如濬舊渠便由是不合衡持議蓋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蔡馬家橋堤以通飛雲橋決口衡身督

工勦罷曹漢副使柴濼吏卒不用命者重法絕之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上疏言狀詔遣給事中河起鵬往勘工垂竣矣及秋河決馬家橋于是朝議紛然謂工不可成起鵬初主衡議至是其說亦變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黃襄交章請罷衡會新河已成乃止渠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新河至南陽通行無阻未幾季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束究以南費暉鄒滕之水以一堤而捍群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濬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山巔相準北高南下懸流三十丈故曹橋牒以南稍啓立潤舟行半月始達束究之尺增牒挑淺若于力役者百六十年于茲矣屬者改鑿新渠遠避黃流舍早就高地形平行諸牒不煩啓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請裁半宜可聽于是汰牒官五夫役六千餘以其儉直為修渠費四年秋河決雖寧起季馴總理明年冬閱視河道給事中維運勦罷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衡

右者六年正月詔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務宗廟
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衛會邳州工亦竣衛遂
還朝衛先後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費所節省甚衆
務宗時內府監局加徵工料濫用不貲衛奏言官中
府中俱為一體臣請隨事執奏帝是其言未幾詔南
京織造太監李佑趣辦袍段千八百餘疋衛等既執
奏又因言官孫枝姚繼可嚴用和駱問禮先後誅再
疏請從言官言帝切責令以狀對衛謝乃止太監在
敏傳旨令南京加造帳至十餘萬疋部議請停新造
但責歲額帝令新造供御者減三之二餘盡以充歲

額帝命造紫山燈計費三萬餘兩又命建光泰殿瑞
祥閣于長信門衛皆奏止之及神宗即位首命停罷
織造召還內臣而太監趙玠不即奉詔太監宋潤又
請增織染所顏料衛奏爭皆得請太監馮保傳諭皇
太后發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廟衛等言異端惑世
誣民漸不可長帝王養親當諭親于道請收回成命
報聞衛隨事執奏果如其所言而性強直遇事不撓
不為張居正所善萬曆二年給事中林景暘劾衛剛
愷無人臣禮衛再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其
年夏大雨壞昭陵禮恩殿遂論督工罪奪官保卒年

七十三子維京自有傳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九江
推官擢御史巡按廣東行均平里甲法先計州縣衝
僻令民間公費各隨丁力輸銀于官官為供具不以
累民甲首悉放歸農廣人便之季馴恐後至者不能
守臨代去上疏曰嶺表去京師萬里牧民者視為利
藪奢剝萬狀小民歿仰訴九重如在霄漢末由自達
愁困無聊相聚為盜臣每痛心感頽近更張里甲禁
疏一新顧天下事立法不難守法為難何況嶺海之
外菁蕪洵有言遠方之民難使盜跖為之郡守倚机
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刺而聚罵者百千萬輩朝廷
不知也故其民多怨而易動今廣中既怨而動矣非
明詔丁寧雖有周公之法誰與守之疏入帝為之中
飭馬進大理丞四十四年由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
總理河道時河決沛縣飛雲橋季馴與尚書朱衡共
開新渠加右副都御史尋以憂去隆慶四年河決邳
州惟寧起故官再理河道塞決口明年工竣坐驢運
船入新溝漂沒多為勘河給事中惟遵劾罷萬曆四
年夏再起官巡撫江西明年冬召為刑部右侍郎是
時河決崔鎮黃水北流清河河口淤澱于是全淮南從

高堰湖堤大壞淮揚高寶間甘為巨浸大學士張居正深以為憂河漕尚書吳桂芳議復老黃河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欲塞決口未水歸漕兩人議不合會桂芳平六年春晉季馴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季馴以故道久湮難濟復其深廣必不能如今河議築崔鎮以塞決口築堰堤以防潰決又淮清河濁淮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杖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常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米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強使二水并流則海口自濬即桂芳所開草灣亦可不復修治矣遂條上六事

詔如故明年冬兩河工成又明年春加太子太保進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季馴初至河上歷河南虞城夏邑商丘諸縣相度地勢舊黃河上流自新集經趙家園蕭縣出徐州小浮橋極深廣自嘉靖中北徙河身既淺遷徙不常曹單盡沛常若昏墊上疏請復故河給事中王道成以方築崔鎮高堰役難並舉河南撫按亦陳三難乃止遷南京兵部尚書十一年正月召改刑部季馴之再起也以張居正援居正沒家屬盡幽禁于致修旬殛死季馴言居正母逝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釋又以治居正獄太急宜

言居正家屬斃死者已數十人先是御史李植江東之華興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訐季馴力右時行魏痛詆言者言者交怒至是植遂劾季馴黨阮落職為民十三年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為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于今是賴陛下允督臣萬恭之請予之謚歷今季馴之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典編戶蓋寧不讓諸臣任事之心夫朝廷報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馴罪輕責重詔俱奪其俸其後論薦者不已十六年給事中梅國楨復薦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明年黃水暴漲衝入夏鎮壞田廬居民多溺死季馴復築塞之十九年冬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季馴凡四奉治河之命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險易增築設防置官建牖下及木石橋埽綜理纖悉積勞成病三疏乞休不允二十年泗州大水城中水深三尺志及祖陵議者或欲開傅寧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濬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堤以濬淮口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而巡撫

周家陳于陞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
以疏濬議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言李馴實病議又
拘繫當先其去李馴遂歸歸三年卒年七十五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
主事與同官李攀龍王世貞輩以詩文相友善而宗
沐允精吏事歷江西提學副使修白鹿洞書院引諸
生講習其中三遷山西右布政使時所部歲祿宗沐
因入覲上疏曰臣初入澤潞轉至太原北略忻代大
約山西列郡俱荒而太原尤甚三年於茲人民赴散
閭里蕭條行百餘里不聞鷄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

命曰人市宗祿八十五萬累歲缺支饑疫死者幾二
百人臣竊慮之夫山西為京師右掖自故關出真定
自忻代出紫荆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之各郡
而運本色者皆在太原饑民一聚蹂踐刻奪必有震
驚而歲供宣大兩鎮六十七萬之餉誰為之辦此可
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旱者以十分上即議常裁而
為三所免不過存留者而已今山西所謂存留者二
鎮三關之輸也其所謂存留乃反急于起運是山西
終不蒙分毫之寬此可深念者二也開疆萬山之中
巖阻境絕太原之民不得至澤潞安望就食他所獨

真定米稍可通然背負車運率二斗而致一斗前至
壽陽則價已三倍矣是可深念者三也饑民相聚為
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夫庫金大則請內帑與
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發帑使不為盜此可深
念者四也近丘畜往來誘惑逃民妄傳募人耕田不
取租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長遠八百餘里誰要之
者彼誘而衆我逃而虛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請緩征
逋賦留河東新增鹽課以給宗祿改廣西左布政使
再補山東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賁和請開膠萊河宗
沐以其功難成即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拜右

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請
旨優恤又以河決無常運道終梗欲復海運上疏曰
自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近併員山東
寄條所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墮
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下衆水之委也茫
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故元人海運
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
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
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
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于水面以

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佐河運之窮計無便于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叙功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疏言北關八舟漂沒夫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人雜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予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辨求勘詔行前擬習海道以俾緩急未幾海運至即墨颶風大起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希舉俱言不便遂寢時萬曆元年也宗沐以徐邨俗獷悍多姦猾濱海鹽徒出沒六安霍山曠賊竊發

奏設守將又召募俠巨室三百餘人充義勇責令捕盜後多以功奏給冠帶三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明年召改工部尋進刑部左侍郎奉勅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母喪解九年以京察拾遺罷不叙居家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天啓初追謚襄裕宗沐具經濟才治漕閩邊咸有成效予士崧士琦士昂皆進士士崧官刑部主事士琦歷重慶知府揚州宣慰楊應龍叛承總督邢玠檄躬往松坎撫定之遂進兵併副使彈治其地尋以山東參政監軍朝鮮佐玠平倭招進二秩遂擢河南右布政使坐應龍復叛降湖廣右泰

政歷山東右布政使佐徐宗濬封順義王進秩賜金乃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被劾擬調未幾卒士琦雅負才氣當官能任事故屢更劇職士昂由龍谿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冠犯固原甘肅兵部方議諸將罪而延綏兩以捷聞兵部請告廟宣捷士昂以勝不掩敗奏止之假滿改禮科礦稅興疏言近日御題黃纛遍布閩津聖旨朱牌委聚葺屋進使三家之村鷄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且稅以店名無異北齊之市肆官從內道何意西苑之針封不報延綏士卒多逃亡劾巡撫劉敏寬不能撫輯遂罷去二十九年帝將冊五來宮而故緩其期士昂偕同官楊天民極諫誦貴州鎮遠典史累遷大理右丞署守事與張問達共定張差之獄旋進右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罷歸從子士性字恆叔萬曆五年進士除確山知縣徵授禮科給事中首陳天下大計言朝廷要務二曰親章奏節財用官司要務三曰有司文網替崇科條王官考覈兵戎要務四曰中州武備晉地要害北冠機宜遠左戰功疏凡數千言深切時弊多獲行勅應天巡撫郭思極先為御史監湖廣鄉試私張居正子懋修思極卒罷去明年正月有詔製鰲山燈未幾

慈寧宮火士性言近利衰洪水閭隴地震兩浙歲祲而火災又告正上下修省之時况此宮慈聖太后所居而太后又新有武清之喪苟張燈為樂必傷聖心請停前詔帝納之楊魏議斥丁此呂士性疏劾魏阿附輔臣申時行時行納魏邪媚遠斥諫臣失大臣誼寢不行時行士性座主也久之流言朝廷用人不宜專取容身絀默緩急不足恃者請召還沈思孝吳中行艾穆鄒元標黃道暉蔡時鼎聞道立顧憲成孫如法善應麟馬應圖王德新盧洪春彭遵古諸奇賢顧允成等忤旨不報遷吏科右給事中出為四川參議

歷太僕少卿士性端亮有雅度立朝矜尚名節為士類所稱二十三年河南缺巡撫廷推首王國士性次之帝特用士性士性既辭言資望不及國帝疑其矯且謂國資使之遠出國于外調士性南京久之就遷鴻臚卿卒

劉應節字子和潯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井陘兵備副使兼轄三閩三閩屬井陘道自此始四十三年以山西左叅政權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母喪歸隆慶元年起撫河南俺荅寇石州山西騷動招應節赴援已寇退而順天巡撫耿隨卿坐殺平

民充首功速治政應節代之建議永平西門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領運同運官出海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山東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令永平官民自運馬四

年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譚綸總督劉遠保定軍務明年奏罷永平密雲薊州采礦又因御史傅孟春言議諸鎮積貯富計歲之豐歉常時以折色便軍可以積粟凶歲以本色濟荒可以積銀又順永二府易糧數十萬萬做折色致民虧價轉售易銀解京及本色既缺則又增價召商糴買請一切改正又明年建議通漕密雲上疏曰密雲環控朔白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通州運艘至牛欄山以上陸運至龍慶倉輸挽甚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朔水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壩合為一流水深漕便舊昌平運額共十八萬石有奇今止十四萬密雲僅得十萬惟額召商一法而地瘠民貧勢難長恃聞通倉粟多紅朽若漕五萬石於密雲而以本鎮折色三萬五千兩易給京軍則通倉無腐粟京軍沾實恩密雲免倉商一舉而三善備矣報可八月給事中陳渠以劉

鎮多虛伍請核兵省餉應節上疏曰國初設立大軍
薊門猶稱內地既大寧內從三衛反復一切防禦之
計與宣大相埒而額兵不滿三萬倉卒召外兵疲于
奔命又半皆孱弱于是議減客兵募土著而將食之
徒饑聚飽聽議清勾逃軍而所勾皆老穉又未必安
于其伍本鎮西起鎮遠東抵山海因地制兵非三十
萬不可今主客兵不過十三萬而已且宣府地方六
百里額兵十五萬大同地方千餘里額兵十三萬五
千今薊昌地兼二鎮而兵力獨不足援彼例此何以
能守以今上計發精兵二十餘萬恢復大寧控制外
邊俾畿輔肩背益厚宣遠聲援相通國有重閭庭無
近寇此萬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萬分屯利
成使首尾相應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則選主客兵
十七萬訓練有成不必仰藉隣鎮亦目前苟安之計
今皆不然徵兵如奕棋指餉如乞糶操練如搏沙教
戰如談虎邊長兵寡掣襟肘見不幾于無策耶今為
不得已之計姑勾新軍補主兵舊額十一萬與入衛
客兵分番休息加給犒賞庶軍不告勞事體稍定尚
可徵俸自完乞早下廷議為軍國經久之策部議行
所司清軍而補兵之說卒不行萬曆元年進右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明年進南京工部尚書
三年秋召為武政尚書五年改刑部尚書錦衣鴻臚
爭者太監保從子道遇應節不引避應節叱下之保
不悅會雲南參政羅汝芳奉表至京應節出郭與談
禱都給事中周良賓疏論之遂得汝芳勒罷卒贈太
子少保
徐杖宇世寅常熟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宜春知
縣以嚴萬家人恣橫訪得其主名既至召見為好語
約束其他犯法者皆縛而苦之萬不悅然政廉明無
以難考最擢南京御史奏言而畿山西陝西湖廣浙
江所在凶歉道殣相望歸德沂滕諸處盜賊公行蘓
松濱海倭夷狂噬非獨賑不足以起民困而京師帑
藏空虛外地撥括已竭請汰冗費省繁文詔下所司
議行又上兵計七事語侵趙文華萬益怒會京察掌
吏部事大學士李本承萬指謫杖浙江布政司都事
歷遷山東右布政使隆慶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
江西萬曆初上言國家設臨德二倉每歲積儲計十
年所蓄幾二百萬石遇四方災傷蠲免即以二倉米
補運祖宗立法傳志意甚深遠也後以歲歉入倉數
減所貯多紅腐建議改折由是積儲漸耗災傷無以

補運專免存留夫存留乃宗祿官俸及軍士月糧勢不可缺宜仍令二倉豫十年之積不足則出前所折銀糴補遇有腐爛以新運抵易必滿二百萬石方得改折仍貯所折銀為糴補之用如此則臨德倉有餘糧帑有餘銀而京通歲額四百萬石之運可以無缺數年之後亦當有六年之積祖宗經制富強之略庶幾可復矣從之從進南京工部右侍郎是時黃河屢決王宗沐建議海運而杖與尚書劉應節請開膠萊河大學士張居正力主之即命杖兼右僉都御史會山東撫按官計處開濬事宜詔書責成甚切此至議鑿山引泉計費百萬給事中光懋王道成等力言非策詔曰杖始議云何觀其持畫殊無恪誠任事之意其令應節同勅杖惶恐謝及應節勸上山東巡撫李世達巡按商為正復條上數議帝疑之遂命罷杖召杖等還尋改杖兵部侍郎巡撫浙江奏蘇海鹽塘又濬澱浦至泰駐山河道以通運六年春入為刑部左侍郎尋進南京工部尚書自以居正同年交徵寓書請召還諸言事者居正意不憚給事中姚學閔南京御史張友舜上疏論之罷歸從子待聘字廷珍萬曆中進士仕至陝西按察使以不覓王之家賊忤巡撫

喬應甲為時論所稱

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大學士高拱攝吏部修怨言官以非時考察坐謫蒲城縣丞徙盧氏知縣累遷湖廣左布政使萬曆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時朝鮮以倭難告王師調集悉會天津而天津靜海滄州河間皆被災東星外籌芻糧內議蠲賑請漕米十萬石平糶民賴以濟明年召為左副都御史進吏部右侍郎以父老請侍養歸湖行而父卒二十六年河決單之黃烟運道堙阻起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漕初尚書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高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即元賈魯所濬故道也時朝廷以費鉅未果東星即其地開濬起曲里鋪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計五閱月工竣費僅十萬詔嘉其績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明年梁邵伯界首二湖又明年奏開沁河沁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督翁大立首議開濬後尚書朱衡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行視迄無成盡河臣舒應龍寄鑿韓莊工亦中輟東星力任其後初議費百二十萬及工起費止七萬而渠已

咸十之三會有疾求去屢奇慰留病已革猶從林菁
 治文書經理河事歎曰吾盡瘁且死第不知咸吾志
 者何人耳遂卒後李化龍循其遺跡與李三才共咸
 之漕至今便馬束星性儉約歷官三十年敝衣蔬食
 如一日天啓初謫莊靖希擊衝水人以進士索官石
 倉都御史巡撫山東隆慶末戶部以餉乏議裁山東
 河南民兵希擊爭之而止改總理河道以茶城淤塞
 開梁山以下穿洋山出右洪口萬曆五年進右副都
 御史巡撫陝西已遷戶部右侍郎坐隴右礦賦未靖
 論罷起總督漕運歷南京戶兵二部尚書召理戎政
 以老被劾加太子少保致仕
 論曰明自永樂都燕仰給於東南之粟故漕運最重
 海道既不可復則從而治黃兼治運且又治泗三百
 年間河務抑孔棘矣諸臣前後建議非一而成效罕
 錄潘季馴總理最久亦未為全得然而築堰束淮以
 清刷濁恐聖人復起亦莫能易也已

明史卷三百十五

列傳一百六十六

吳桂芳

吳百朋

李遷

郭應聘

吳文華

殷正茂

凌雲翼

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
 主事主章奏有崔鑿者年十三忿其父妻凌母手刃
 之桂芳憐其志為著論擬赦尚書聞淵乎其情曰此
 董仲舒春秋斷獄柳子厚復仇議也鑿遂得宥及淵
 入吏部欲任以言職會聞總督母病遂請歸淵留之不
 可起補禮部叢世著欲結婚桂芳託辭謝之歷遷揚
 州知府樂倭有功遷俸一級又建議增築外城揚之
 有二城自桂芳始也歷浙江左布政使三十八年進
 右倉都御史巡撫福建父喪歸四十一年冬起故官
 撫治鄖陽明年夏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任兩
 廣總督張臬以非軍旅才為給事中陳懋觀劾罷部
 議罷總督改桂芳兵部右侍郎兼右倉都御史提督
 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兩廣山海軍盜河源李重元程
 卿葉丹樓連歲為志湖州舊倭屯據鄒塘明年春桂
 芳先討倭寇以降賊伍瑞為前驅瑞歸善民與溫七
 作亂賊泰將謝勅未幾七兵敗被禽瑞自縛軍門求

殺賊贖罪桂芳使先帝賊官軍繼進圍倭於鄒塘四面舉火一日連夜克三巢焚斬四百餘人帝深嘉之令與南贛提督吳百朋乘勝滅賊而斬倭寇福建者為威繼光所敗方流入境倭桂芳百朋會調土漢兵木其初至急擊之倭懼悉奔甲子崎沙奪漁舟入海暴風起皆覆溺以其得脫者還屯海盡副總兵湯克寬禽斬殆盡因建議海道副使轄東莞以西至瓊州領番禺市舶更設海防僉事巡東莞以東至惠潮粵樂倭寇又進討李至元葉丹樓平之降賊王西橋吳平已撫復叛西橋掠東莞敗都指揮劉世恩兵執李慶同知鄧文通因贖以求撫桂芳擒斬之進討吳平平初據南澳為威繼光俞大猷所敗奔饒平鳳凰山隨趨樟林掠民舟出海自陽江奔安南四十五年夏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發兵進勦暹湯克寬以舟師會之夾擊平于萬橋山下乘風縱火平軍大敗赴水死者無算禽斬三百九十餘人叅將傅應嘉言平已就禽後復云自溺死福建巡撫汪道昆遞奏聞桂芳獨不肯曰風火交熾時何以知其必死也平黨林道乾復窺南澳時議設叅將戍守桂芳言澳中地險而腹元時曾設兵戍守其後戍兵即據以叛此禦盜

生盜也不如置戍柘林便從之召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北部隆慶初轉左以疾乞歸言官數論薦萬曆三年冬即家起故官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明年春桂芳以淮揚洪濬奔流惟恃雲梯閘一徑入海致海湧橫沙河汎汎溢而興鹽高竇諸州縣所在受災請蓋開草灣及老黃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修築高郵東西二堤以蓄湖水皆下所司議行未幾草灣河工告成是年秋河決曹縣徐州桃源科臣劉鉉疏議清河堵侵桂芳桂芳疏辨曰草灣之開以高竇水患衝壑疏以極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南諸州縣水落佈種斗米四分則臣之斯舉亦既得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屬臣何與焉因請罷御史邵陞言諸臣以河漲歸咎草灣不無阻任事之氣乞策勵桂芳益底厥績而詰責河臣傅希聲曠職從之其明年希聲議塞荏鎮決口未水歸漕而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為老黃河入海之道由是議不合廷議以二人意見不同勅多掣肘改希聲撫陝而以李世達代未幾又改世達他任今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詔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居職如故未踰月卒尋以高郵湖堤成贈太子少保

吳百朋字惟錫，嘉善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永豐知縣。徵拜御史，歷按淮揚湖廣，滿九載，擢大理寺丞。進右少卿。四十二年夏，進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提督軍務，巡撫南贛汀漳。而吳桂芳亦以侍郎提督兩廣。明年二月，會調土漢兵，令總兵俞大猷將之討河源賊李重元，大破平之。四月，守備蔡汝蘭敗程鄉賊葉丹樓于大田，丹樓奔歸善，復寇始興。百朋遣守備李寧率師趨之，桂芳兵亦至，俘斬二百餘人。又會師破倭海豐，初廣東大埔民藍松山，余大春聚眾倡亂，流劫漳延興泉四府，官軍急擊之，奔永春，與香寮盜蘇阿善范繼祖連兵犯德安，為都指揮取宗元所敗。還趨漳平，龍巖詭言德撫以緩我師，而潛歸程鄉。百朋知其詐，陽罷兵受降，而陰誘賊黨為內應，率官軍四面擊之，賊大潰。松山大春繼祖皆就禽。阿善逸去，尋亦就禽。惟三巢未下，三巢者和平李文彪據本崗，龍南謝允棹據高沙，賴清規據下歷，相編結構亂。劫掠府縣，朝廷初以倭寇方棘，不暇征討。至是，且十年，文彪死于珍及江月照繼之勢，益獨據四十年。秋，進百朋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百朋決計進討，明年春上疏曰：三巢依險作亂，根盤深固，僭號稱王，旋

撫叛，叛臣每宣揚朝廷威德，曲加慰諭，冀其自新。而賊怙終不悛，即今廣東之和平、龍川，與寧江西之龍南、信豐，安遠，委食過半，今不亟行征討，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請遣將吏為庫，益積威所，劫獲轉推避，即訊之老將知兵者，亦徵須三十萬，眾夫攻非是不可。臣竊謂運用之妙，在將不在兵，取兵之要，資精不資多。臣任事三年，朝夕籌畫，其于地形險夷、人情向背、察賊已真、將士訓練、習歷試可用，加近者民心內屬，賊黨漸離，出其不意，破之必矣。茅寇雖有堅瑕，用兵有先後，三巢之中，允棹已質妻于珍，月照等畏威，駭不敢妄動。惟清規結連他賊，踰據江廣六縣，恃眾負險，逆命如昔。欲議用兵，必自下歷始。臣已移鎮信豐，部署將士，專委嶺北守巡蔡文季、佑、監、林、刻、期、樹、巢、強、者、既、舉、則、弱、者、自、服、奉、尚、高、沙、可、漸、次、平、矣、世、宗、采、部、議、從、之、百、朋、乃、命、蔡、汝、蘭、進、討、禽、清、規、于、苦、竹、樟、庫、賊、震、懾、陸、慶、初、吏、部、以、百、朋、積、苦、兵、間、稍、遷、大理卿，未代給事中。歐陽一敬等言：巢賊叛服不常，請留百朋勦賊，詔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如故。百朋奏：今春夏用兵，恐妨耕作，宜且聽賊求撫。又請移贛州捕盜通判龍南捕盜王溥駐下歷，新

城而移下歷地司于高沙蓮塘協力控禦仍建社學訓子弟以開其自新之路岑崗地轄廣東宜初彼中守臣及時議方畧帝皆從之明年正月擢南京兵部右侍郎乞終養不許又明年改刑部右侍郎父喪歸起改兵部萬曆初奉命閱視宣大山西三鎮百朋以糧餉險隘兵馬器械屯田鹽法朔馬運糈八事綜核邊臣舒撫王崇古吳允總兵郭琬以下陞賞點革有差又進邊圖凡關塞險隘蕃族部落士馬強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掌復以省母歸三年起南京右都御史五年召拜刑部尚書踰年卒年六十百朋功著南

翰而居家孝友善事繼母推廕諸姪居官三十年節儉如寒素馬

御史巡撫保定明年冬進工部右侍郎兼右倉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上改理部事父憂歸隆慶三年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年春以左侍郎兼右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給事中光懋言兩廣向設提督事權畫一今添設二巡撫疏令多門彼此相伏宜革撫臣復提督便御史蘇士潤亦以為言乃移廣東巡撫熊汝達于浙江改選提督兼巡撫廣東而廣西巡撫如故自是遂為定制五年春遷典巡撫股正茂總兵俞大猷討年古田賊韋銀豹黃朝猛加右都御史又進討惠潮山寇俘斬一千二百餘級召為南京刑部尚書不拜以病歸文武將吏有遺之金者悉卻之曰違出入中外三十年不敢妄取一錢今藉主恩歸里有賜金奉母足矣時遠已近七十母尚無恙母終廬墓未幾亦卒年七十二謚恭介

郭應時字君賓莆田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以不附嚴嵩屬吏部出為南寧知府用治行第一遷威茂兵備副使轉廣東參政從提督吳桂芳平山寇李重元別擊賊首張韶南黃仕良等再賜銀幣遷廣西按察使歷左右布政使隆慶四年冬督泰政柴洙倉事金柱泰將黃應甲等大破古田賊

石王龍山諸寨斬獲七千一百餘級明年二月從巡撫嚴正茂遂平古田再進秩其秋擢右副都御史代正茂巡撫府江擒獲反府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互三百餘里諸糧夾江為粟估險剽劫成化正德間都御史韓雍陳金一再征之至是生齒益繁攻圍荔浦永安奴知州楊惟執指揮胡潮應聘會提督正茂疏聞于朝大學士張居正奏假便宜而高者應聘曰矣荒瘠孺之區役數萬之眾不宜淹久責在臨機速斷沈謀遠發破其一策則餘賊破膽次第可平若與之相持于嶽岑之間賊踰伏溪洞以逸待勞非計之得者也應聘遂集土漢兵六萬令總兵李錫將之師未行而懷遠徭亦反殺知縣馬希武應聘與正茂議先定府江旋師撲城遂以十月進剿連克寨數十斬賊魁楊錢甫等擒從賊四千六百餘級凡三閱月悉定萬曆元年正月以便宜檄錫討懷遠令泰將王世科錢鳳翔選銳卒二萬為前鋒進屯板江錫屯長安鎮會大雨雪無功而還懷遠者古群柯地界溯貴靖黎諸州環郭皆徭其酋居上徭籠七寨桐種附之編民更處其外嘉靖中征之不利勢益張知縣寄居府城送示羈縻而已古田既復徭懾於兵威咸願服屬希

武始入其地建議築城董作甚峻有被死者徭大沸有蒙珣傳者通妖者善難卜初輔古田韋銀豹為謀主至是復首倡亂希武及典史俞冕皆見殺師既無功應聘乃益調諸路兵發使入白果黃土大梅青淇鎮撫桐種以孤賊勢十二月諸軍復集長安鎮徭列柵板江錫大破之乘勝抵城下賊渡潯江北走追奔至靖州界明年正月克上徭籠七寨官軍殊死戰賊大潰窮穴盡堵獲珣傳斬之初議行師總兵錫以陽朔金寶嶺賊彼招在近欲先滅之應聘語之曰君茅往吾自有處錫行數日應聘與按察使吳一介謀曰賊聞主帥西行必不戒備乃令一介監諸將兵出不意襲擊盡獲之賊魁廖金盜等悉授首此懷遠克復陽朔亦定乃以便宜分遣諸將門崇文楊照亦孔昭等討洛容上油邊山一時五叛徭悉平後不再舉神宗大悅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又明年秋召為戶部右侍郎尋以憂歸八年九月起改兵部兼右都御史仍撫廣西時十寨初平前巡撫張任遠致應聘兼程至臨州與總督劉克梅商善後事奏設三鎮隸賓州以土廵檢守之而統于思恩叅將十寨遂安十一年正月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

即總督兩廣軍務先是官總督者廖榮將吏問遺至
殺正茂而濫陳瑞又加甚焉應聘承瑞後一切屏絕
將吏亦凜凜政行績表為清瑜年召掌南京都察院
就拜兵部尚書奏贊機務十四年夏引疾歸應聘天
資樸茂崇尚質行在廣西時奏復陳憲章王守仁利
御史劉臺以得罪居正補成濬州為儼居供康餽致
吏賄致歸其喪親像成所祀之及官南京與海瑞躬
行儉素南都士大夫侈汰之習為之一變歸七月而
卒贈太子少保謚襄靖

吳文華字子彬連江人父世澤由進士官嚴州知府

簡靜有惠政終府江兵備副使諸蠻畏感懷德不敢
出掠江道肅清文華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南京兵
部主事卷人進頗料牒所司具舟三百文華平給之
奄怒文華曰此足以戮矣更多索欲為市販地即奄
氣奪而去景王之國王府奄校橫索州縣文華造長
史與之約置頓一夕去無敢嘩者歷四川右叅議興
平土官鳳繼祖四遷河南左布政使萬曆二年奉詔
行卓異明年六月入為順天府尹九月進右副都御
史巡撫廣西時右江徭已平而南鄉陸平同塘板寨
猶為驚為患四年春文華令叅議陳應春叅將倪中

化討平之明年昭平黎福莊父子率眾劫掠文華令
副使徐作泰將韓文啓乘間掩擊新福莊獲賊首千
三百七十餘級又明年偕總督凌雲翼征河池布亥
北三捷斬首四千八百餘級是役也徭未嘗為逆而
雲翼喜事邀功殺戮甚慘夫朝廷撫綏之意雲翼既
濫廢襲而文華亦與論功受賞云遷戶部右侍郎尋
以母疾請終養十一年正月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仍撫廣西五月改刑部右侍郎十一月進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巡撫廣東開
建懷賀三縣界連金鵞黃沙諸洞賊首嚴秀珠糾眾
流劫而府江徭復通洛容象州諸寨出沒為梗十三
年秋文華會巡撫吳善總兵呼良朋討平之斬獲甚
眾岑崗賊李珍江月照負險拒命垂三十餘年前巡
撫吳百朋欲討不果至是蓋毒虐十五年夏文華購
禽月照進平珍盡解散脅從尋入為南京工部尚書
明年八月改叅贊尚書奏陳留都營務請給叅贊大
臣旗牌卒遇姦宄許軍法從事冠至得便宜調遣從
之十七年四月三院引疾歸二十一年起南京工部
尚書力辭不允虛其位待之踰三年始允致仕又五
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嚴正茂字養實歙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由行人選兵科給事中劾南京刑部侍郎沈應龍不職罷之歷廣西雲南湖廣兵備副使遷江西按察使隆慶初古田僮韋銀豹黃朝猛反先是銀豹父朝威自弘治中拒命敗官兵于三厄殺副總兵馬俊泰議馬銘正德中攻陷洛容官軍再征不克嘉靖時銀豹及朝猛再入桂林劫布政司庫殺叅政黎民表前提督侍郎吳桂芳遣典史廖元招之僮民復業者一千九百餘人銀豹亦請降擢元主簿守之而銀豹數反覆隆慶三年冬廷議大征大學士張居正薦正茂才可大用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初廣西皆以總督兼巡撫至是特設專官明年四月正茂與提督李遷俱至桂林條上用兵方略調土漢兵十四萬令總兵俞大猷將之先奪牛河三厄之險十二月諸軍分道入連克東山鳳凰諸寨賊奔潮水五年正月正茂檄大猷合諸軍攻之懸賞格購賊于是主簿元誘種人斬朝猛銀豹窮威令其黨陰新魏類已者以獻獲首功七千四百六十餘級校閱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改古田為永安州設副使叅將鎮守未幾有言銀豹非真者正茂密令僉事金柱捕之數日銀豹死銀站果縛致

麾下正茂因上疏自劾詔銀豹肅飾而置正茂不問正茂奏修鹽法令官士資本收其息以贖軍自是商舶通行桂林遂為樂土尋代遷提督兩廣軍務當是時羣盜志州藍一清賴元壽潮州林道乾林鳳瑞良寶瓊州李茂處處屯結廣中無日不告警其明年倭寇廣海新寧惠來逆陷神電錦囊轉入高雷連瓊界正茂建議令守巡官各統偏裨畫地分守而從瀕海諸戍之民於雲南川湖諸路絕倭嚮稟又言廣東屯戶充斥民疲於奔命死徙過半陛下歲令米珠八千兩期三年然後已計費三十萬金今軍行一切尚若不勝豈復能辦此宜裁取十之一寬三年為十年其銅環諸物却縣兵荒者皆罷征以慰民困帝皆從之正茂令總兵張元勳叅政江一麟等先後拒倭力戰斬首千餘級又平河源從化英德諸山賊奏設道兵及駐防叅將以控扼嶺海方議進兵惠潮俄府江懷遠徭獲復起正茂以東事方急屬廣西巡撫郭應聘經畧徭種而召左右兩江兵令元勳將之討惠州賊帥六十一人上首功萬二千級萬曆元年春惠州平如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是時府江亦定詔假

審又上按故籍數見丁不足計取辦平糶改軍累滋甚宜下清軍御史量貧富強弱每年清審逃故者除之成丁者補之使勞佚適均則正軍可以無累又內地屯田皆膏腴視沿邊不同但與責併兼者衆宜在私稽核使田歸于丁丁附于田按田以求則丁自無所隱又運軍領充鮮不破家故有力者或營免充徒者率發食宜令餘丁分番迭運而正軍資其費及班軍亦然選餘丁五十人為隊以正軍一人為隊長則當行者無規避久役者不偏累又衛所公費倍多苛派官吏侵漁其中軍力不辦至扣正軍月糧以抵之今宜用屯田多寡差費輕重仍置籍稽考又官軍月糧半取足于存留而州縣通負相仍曠時累歲莫從聞文宜責成有司及期解納疏入詔運班仍用正軍餘俱如雲翼言萬曆元年春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明年夏入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又明年春召佐工部六月改兵部左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承疏正茂之後山海寇盜畧盡惟林鳳遁去鳳初屯錢澳求撫正茂不許遂自彭湖奔來番魁港為福建總兵胡守仁所敗是年冬犯柘林靖海碣石已獲魏福建守仁進擊並淡水洋沈其舟二十餘艘既失利

飛入廣潮州奏政金湖推誠開諭其黨歸志善李成等未身就撫招回千七百餘人收被虜六百八十餘口鳳知衆心已散夜遁去四年秋把總王望高以呂宋番兵討平之十一月進征羅秀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東西兩山之間延袤七百里竹木叢翳素為猺賊淵藪成化中都御史韓雍經畧西山勦就安輯惟東山猺阻深著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費廣力殫嘉靖中提督侍郎吳桂芳請聚兵召商隨山刊木建立營堡給戍卒田耕守扼其出入詔可及正茂繼任建議大征會遣去詔下其議于雲翼雲翼乃大集兵令兩廣總兵張元勳李錫將之凡四閱月克粟五百六十俘斬及奪回招降者四萬二千八百餘人于是本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連城等處隣境猺獠為民患者皆惕息恐懼賊首潘積善遂求招撫願歸地輸糧雲翼奏設官戍守論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提督如故賜飛魚服乃改龍水縣為羅定州設監司秦將鎮之積患頓息六年夏與巡撫吳文華討平河池布咳北三諸猺又捕斬廣東大廟諸山賊嶺表悉定十月召為南京工部尚書明年就改兵部八年夏帝以河漕任重命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

帶運巡撫淮揚同河任潘季馴經理李嗣尋召入選
 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十一年春召為武政尚書以
 病歸雲翼家居驕縱家人以爭產毆諸生章士偉至
 死諸生張元輔白于雲翼復笞辱之元輔愧憤自縊
 兵人為罷市提學御史詹事講給事中徐桓連章劾
 之詔奪官後卒雲翼與正茂同舉進士計有幹濟才
 羅旁之役繼正茂成功然喜事貪功河池北三之捷
 誅殺過慘為當時所譏
 論曰明自顧表喪亂賊以撫喻官官以撫廢賊偷幸
 苟安亂是用長雄柱芳百朋盛禽渠率迄莫能定及
 居正柄國內飭法紀外行誅討于是蠻獠屏息瘴海
 無波時則應聘正茂諸臣功勤最著然而居中運軸
 則周廟算多也若乃通魏權門邀功鼠穴君子實譏
 之蓋古之名將殆不若是耳矣

明史卷三百十六

列傳百六十七

龐尚鵬

致從儉

張守中何東序

方弘靜

宋儀望

張夢鯉

陳瓚

張南

張楨

陸樹德

淳蕭 廉

賈三近

蕭彥

龐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江西
 樂平知縣擢御史付給事中羅嘉賓出覈南京浙江
 軍餉因弄勸胡宗憲失律林尚鵬等請治諸將威德
 尤張四維等罪而盡發宗憲貪淫事宗憲以嚴嵩庇
 獲免自軍興以來督撫侵盜軍需無慮數千萬其間
 多有沈寢簿籍不可詰者尚鵬等但據其灼然者上
 之趙文華以十萬四千阮鶚則五萬八千胡宗憲三
 萬三千周琬二萬七千他若都御史史傑善高捷先
 後督標江趙忻陳銳先後撫蘇松或萬計或數千計
 並請正罪時文華已死鶚琬震善忻已免乃奪捷銳
 官而宗憲終蒙萬力不罪也還朝出按河南巡撫孫
 汝楠獲白鹿于王屋致會跪進之尚鵬不可改按浙
 江浙民素苦徭役為舉行一條鞭法民大喜時通政
 李希周御史嚴杰副使茅坤知府潘仲修並里居橫

終尚鵬收治其子弟僅叔請奪冠帶乃冀黜為民尚
鵬介直無所倚風裁踈厲所至搏擊豪強吏民震懼
琴稱冠一時已督畿輔學政隆慶元年請帝時御使
殿廷見大臣乞卹錄建言得罪者馬從謙等中救給
事中胡應嘉論大學士郭朴負才使氣無相臣體所
言多見納擢大理右寺丞明年春朝議與獲九遠乞
鹽權尚鵬右舍都御史典副都御史鄒應龍唐繼祿
分理尚鵬轄兩淮長蘆山東三運司兼理畿輔河南
山東江北遠東屯務甫抵昌平勅力待張恩擅殺人
又勅兩淮巡鹽御史孫以仁贓私二人皆獲謹其秋
應龍等召還命尚鵬兼領九遠屯務乃疏列鹽政二
十事駁利大興會江南北亢旱准徐聞洪水泛溢尚
鵬請蠲逋負弛力役停督賦之使留輸部銀濟賑作
糜以活饑民帝皆從之乃自江北躬歷九遠講求利
弊先後列上屯政便宜在江北者四在薊鎮者九在
遼東宣大者各十一在寧夏者四甘肅者七期上足
因而下不病民當事亦知其才足任奏報可然尚
鵬權既重自以負經濟才慷慨敢任苟利國家不顧
後患所建置不能無侵勢豪以故忌者亦衆而諸御
史皆鹽政者以事權見奪咸欲攻而去之河東巡鹽

御史都承春遂劾尚鵬校擢所行多乖違章下吏部
尚書楊博愛尚鵬才議留之會中官以指搦不獲忌
博激帝怒降旨撫讓博皇恐引罪遂罷博尚鵬職
而汰乞鹽都御史官時三年十二月也尚鵬在事僅
歲餘輒遭讒去明年復生按浙時驗進官幣不中程
斥為民神宗立南京御史計坤亨等會荐尚鵬保定
巡撫宋纁亦明尚鵬無罪摘押不召萬曆四年冬始
以故官撫福建奏蠲逋餉銀二十三萬推行條鞭法
於所部總兵官胡守仁貪肆論罷之尚鵬素有威望
屬吏咸凜凜奉職張居正奪情重謹言者尚鵬移書
申救居正深銜馬六年召拜左副都御史蓋拂居正
意令吏科陳三讓以給慈歲月誤劾之遂罷去家居
四年卒浙江福建暨其鄉廣東以條鞭故德尚鵬皆
立祠奉祀天啓中賜謚忠敏
慶從儉字汝中臨桂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乞為學
官得廣東教授歷兵部員外郎出為廣東屯鹽僉事
攝前東兵備提孤軍禦倭有勞以典督府議事偶不
合引疾歸尋起官福建隆慶中累遷南京太僕少卿
時議大征古田從儉獻議曰廣西徃以狼兵防戍為
權所畏故糧難出沒為寇木敢大肆頃歲議減狼兵

軍募兵後又盡撤之而守以閩浙客兵以是蓋無憚
請調南丹東蘭那地三州土官令統狼兵二三萬戍
其地給以閒田俾之耕牧土官利得地而古田素膏
腴又其所樂就分戍既定歲進糞食賊勢自窮若議
進兵則彼種族數萬其中固有向化不為惡者宜先
為文告別其順逆然後從而討之蕩定之後故立土
巡檢與流官參治他日即可化種賊為狼兵輸租給
役與編氓無異矣朝廷善其議多採用焉四年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明年改福建從儉素淳朴之官
不以累旬隨職治體弗紆苛先是倭寇竊藉民為兵
即勅民供餉名曰丁二糧四其後歲蓋丁至四糧至
六凶歲猶取盈民生困敝從儉力裁損悉復故額又
革麾下遊擊及總兵所隸都指揮遠運客兵二千三
百省餉數萬訓士飭防督將以時出汎海濱晏然
萬曆元年召拜左副都御史甫聞命卒遺素無長物
軍民聚哭喪歸祭者塞道不得行為立祠以祀
張守中守大石聞善人嘉靖中舉于鄉授保定通判
遷通州知州多異政四十二年冬賊犯都兒等以數
萬騎薄城下守中戮力固拒賊攻賊敗城卒全由是
知名權密雲兵備僉事乃大治亭障戎器蓋懸荒萊

歲增課萬石錄功進副使隆慶元年賊犯塘子嶺泰
將吳昂被殺守中生敗故秩亡何巡撫劉應節奏守
中繕造功績復職與永平副使張學顏更易已報可
總督曹邦輔言守中貶秩時自陳功伐懷歎望不當
遷秩勅應節阿私乃調守中極邊為延綏定遠僉事
甯神木城修繕垣墉整率身先士卒與同甘苦衆感奮
願効死由是一軍獨威歷副使右叅政並在延綏萬
曆元年二月巡撫馮舜漁被劾罷廷推代者守中居
次張居正上言延綏苦寒通隣河套官其地者率不
樂久居延頸待遷致苟且廢違備守中才畧練敏塞
上艱鉅事衆所推避者輒身承之固不奏劾誠邊閭
督撫選也乃就拜右僉都御史代舜漁巡撫守中蓋
振風紀斥貪殘權豪右將吏趨職惟謹御史按部入
境亦齋糧自隨常單騎抵一屬城營倉發粟則稌磔
居半召主者炊而食之不能咽乃痛絕之他城皆股
慄督儲部中張體乾急肆論罷之簡將士修清平常
樂雙山造垣延袤六百七十餘里費官帑僅十萬兩
錄功進右副都御史三年遷疾乞罷有詔慰留竟卒
官贈兵部左侍郎先守中撫延綏者猗氏何東序舉
進士歷戶部郎中出為徽州知府剛毅有執力劾豪

張都給事中趙格中浮言劾其酷暴吏部言東序素廉吏特以持禁嚴見疾彊族宜調之他郡巡按御史宋纘不平馳疏乞留東序徽州請飭戒言官于是吏部請免東序赴部即移知衢州勉以後劾帝可之格以總言侵已指纘黨此再疏力爭竟結不行東序莅衢州綜理精密判決若流吏民畏服遷山東副使亦有聲高拱東銓方激揚吏治擢東序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申嚴紀律將士効命有紅山之捷甫半歲以母喪歸哀毀廬墓服闋遂不起及卒門人私謚曰文欽

方弘靜字定之歙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東平知州有大猾善遁賦稅之荷校拘于市曰若能畢輸即貸若其人頓聽命衆相告戒賦畢登不捷一人會編役泰互校嚴輕重悉平歲鐵盜起弘靜下令舍竿而鋤及禽盜以獻者皆不坐月餘悉解散入為南京戶部員外郎坐東平舊事罷歸凡四年得白復故官累遷江西副使統州礦盜嘯聚近千人弘靜部勒將卒示必勦間遣人曉以利害衆一夕散去改提學廣西進江西叅政時籍嚴嵩家有司株連頗衆弘靜力為辨釋檄袁州知府以禮葬焉弘靜初服官嘗為萬父子

所抑至是卸其死人以為難遷廣東左布政使佐總督李遷討破惠潮山寇已又佐設正茂盡蕩諸巢被齊者再萬曆元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浙自倭亂後當事者以裁節為能諸務廢弛弘靜疏于朝曰議者事言汰冗顧所謂冗者謂無當于用耳當兵費難鉅非冗也如兵不習舟則兵冗舟不耐水則舟冗舟苟餘兵苟練則冗去矣臣今請增費以去冗於是條列六事請復額兵增戰船置戎器益軍餉復水陸操編漁舟為甲朝議悉從之乃下令樂倭者禁之外洋登陸即以失事論會春汛將士遠哨至陳錢山傷倭大至力戰沉其船九斬首七十餘級賜賚有差而京給事御史以風聞論劾詔還籍德高十二年赴撫鄖陽遷南京戶部右侍郎督糧儲歲饑米翔貴弘靜月出倉粟給軍使無糶民間期歲量賦直如故米價為平倉吏與營軍閔弘靜捷吏移兵部治其軍或議罪司倉部官弘靜曰倉卒解紛固未易也罪之適驕悍卒心衆大服弘靜沈厚篤實居官介然有守致仕歸年九十五卒贈工部尚書

宋儀望字望之吉安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吳縣知縣民輸白糧京師報破家儀望令諸區各出

公田計使授田賜之下令禁火墜置義塚郭外利子
游祠為文學書院集諸生講習其中用治行徵授御
史大將軍仇鸞貪恣擁勁兵扶寇自重儀望抗疏劾
之時鸞勢傾中外人多為儀望危者世宗故抑其章
不下已陳時務十二策巡鹽河東請開秦乾河通宜
大餉道言河發源金龍池下苑城驛古定橋會眾水
東流千餘里入盧溝橋其間惟大同卜村有叢石宜
府黑龍灣石屋為險然不踰五十里水淺者猶二三
尺疏鑿甚易曩大同巡撫侯鏡嘗乘小艇赴懷來歷
卜村黑龍灣安行無虞又自懷來沂流載米三十石
連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徵矣時方行屯運山谷阻艱
卒三十石而致一石當事以為憂得儀望疏大喜兵
部尚書彝豹言河成不惟便漕兼制敵騎詔會工部
議之工部言道遠使重請俟拜勘遂報罷儀望尋有
母歸還朝論邊事發胡宗憲阮鶚奸貪狀為遂被逮
二人皆嚴嵩私人嵩由是不悅及受命督視三殿門
工嵩于世蕃私賈人五千金屬工部尚書歐陽必進
召與工事儀望又執不可工竣叙勞擢大理右寺丞
世蕃自以為德儀望遠請急歸復無所報謝世蕃益
怒會災異考察京官必進適為吏部選坐儀望停踪

張慶陵判官木幾嵩敗擢霸州兵倭僉事先是西寧
侯余天馴道霸州遇盜溺死盜未得儀望至即捕致
之群盜震懾無竊發者積城涿州除馬戶通稅民賴
之進大名兵倭副使改福建與總兵官戚繼光合策
破倭因到上海防善後事詔報從馬蔭慶二年楊博
為吏部主外察將黜儀望為考功却劉一儒所持乃
錫二秩補四川僉事四遷大理少卿萬曆二年張居
正當國雅知儀望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
丹徒丹陽金壇靖江災已而大倉常熟嘉定兼亭上
海復大水儀望皆奏減其賦時海警稍息將吏諱言
兵儀望獨與副使王叔果修戢守俸明年四月倭果
至將士禦之黑水洋斬獲多進右副都御史先是
詔宣建文諸臣儀望乃列表志祠於南京秉祀之宋
志臣楊邦大儀望鄉人也蔭江寧歲久漸湮儀望為
封其墓載其祠於祀典袁洪愈姜賢有時望而不為
居正所善儀望薦之於朝自是漸失居正意四年稍
遷南京大理卿踰年被劾罷歸儀望少師事彝豹私
淑王守仁又從鄒守益歐陽德羅洪先游守仁從祀
儀望有力馬家居數年卒
張慶陵字汝化萊陽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戶部

主事歷兵部郎中隆慶元年為開封知府甘肅白僕
千餘人藏吏進奇羨怒笞之令著之籍州縣上贖錢
悉却不納俾易粟實康黎渠通漆浦民利灌溉有大
盜詳於按衛卒憚不敢入捕夢鯉手劍前趨曰太守
在敢後者死衆擁入盜遂伏誅五年擢陝西靖遠副
使時方開貢市夢鯉嚴要束即市推克賞冗費大減
惠市久併弛築鎮邊新障百二十里建學宮親為造
人師居三年進山西督儲奏政轉輸委胥徒不徒富
戶省民財不肯再遷山西右布政萬曆六年以右僉
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督薊遼邊備所部僅二府而
歲徵餉傳諸費至十四萬有奇會有詔裁節夢鯉遂
汰十之三明年春炒蠻再入犯俯總兵官戚繼光擊
破之其冬土蠻以五萬騎犯遼東夢鯉督將士赴援
賊遁去並資銀幣時繼光久鎮薊門邊務振飭夢鯉
與協謀修長垣五千三百餘丈繕敵臺百餘劄嚴城
五百八十餘丈又與昌平總兵官楊四畏大修西路
邊防錄功增俸一秩九年詔汰順天巡撫官進夢鯉
右副都御史移撫甘肅未上召為大理卿時張居正
秉政九卿多絀下之獨夢鯉無加禮給事中葉時新
劾夢鯉庸劣吏部以夢鯉無過留之未幾而京給事

中吳瑄復劾其廣交要譽詔不問然竟由是引去夢
鯉持身嚴重與人交無城府仕官三十年家無贏資
所居園荆蕪橙落或嫌太簡夢鯉笑曰天使我以老
而我求全是自苦也聞十餘年屢薦不起卒于嗣誠
進士終山西僉事
陳瓚字廷傑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江西永
豐知縣吏事精敏獄無宿囚久之追呼皆絕吏相率
辭去縣有五鄉歲出錢給公費瓚減至十九盜殺副
使江一中將犯未盡瓚伏兵斬其渠率餘黨遠遁徵
授刑科給事中時嚴嵩已敗其私人而京祭酒王材
愉德唐汝楫猶在列瓚劾罷之廣東福建江西羣盜
方張府縣多無城以瓚言勅所司興築再左遷給事中
巡視京營時武弁已積輕給事御史視事諸營帥終
日倚立禁不敢出語瓚曰帥吏士所仰奈何輕折之
為設坐從容訪軍務諸帥咸感激因陰譏其材否而
籍馬時大計京朝官文選即南軒當熟以計免移學
于驗封即傳憂器而罷之瓚不平疏請熟斬而錄用
直臣廢斥者帝震怒命以凌儒例杖之六十除其名
儒先為御史亦以請錄道賢被譴者也瓚從父重慶
知府疎方家居聞瓚遭杖驚悸吐血而卒瓚歸數病

並于所生隆慶元年起官吏科至即上言六事曰通
上下之交納匡救之志絕近習之誘正教奏之儀中
勸戒之典核循良之績其言中勸戒請褒卹楊最楊
爵羅洪先楊繼盛革而誅奸黨之徒沈鍊者帝皆可
之于是楊順路楷復遠治人心快馬永平被冠請罷
總督劉燾召用福建總兵官戚繼光報可其冬擢太
常少卿初瓚之還朝也徐階深引重之會高拱與階
構卻使御史齊康劾階階力求去瓚遂首論康奸邪
為拱鷹犬諸曹繼之拱竟不安其位而去及再起輔
政瓚立移疾歸拱憾未釋後考察言官坐瓚浮躁謫

洛川丞不赴萬曆初張居正當國銜瓚嘗議大闕非
是為悍已抑不召家居十餘年居正死為起會稽丞
改漳州推官俱未上擢南京禮部主事系遷南京太
常卿十三年召拜左副都御史大計群吏佐其長趙
錦祥騰甚允未竣錦以憂歸瓚獨抗群議堅持可否
已而志不盡行歎曰我不如趙公趙公少留無遺奸
矣明年遷刑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廠衛囚移獄者瓚
必戒却吏詳慎毋枉誣事執政前每引義辨曲直性
甘澹靜言行恂恂至其當官守職介然不可撓也十
七年卒官贈右都御史謚莊靖同時又有獻縣陳瓚

嘉靖中進士歷官南京戶部尚書有清譽萬曆初拜
左都御史張居正奪情事起瓚病已革力疾致書馬
自強曰諸公亟宜疏躬張公勿遺我名自強得書嘆
曰此老病必不起以心先死故也何維栢題其札曰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弗驗矣卒贈太子太保謚簡
肅後邪正域議追奪為執政所格

張國字召和儀封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歷知婺源
高平二縣入為禮科給事中隆慶元年六月上新政
三事言陛下臨御以來視朝之時較祖宗退朝之時
為更晚非所以勵臣工慎始基也自今請日出為期
毋滋晏安用荒庶政聖學之成必由積累一日之間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猶不敵接晏坐之時少今經筵
方廢而即停近復并日誅罷之初政已爾後將奈何
乞陛下亟自奮厲以期日新衆臣等請大臣便殿奏
事命諫官隨入已蒙聽許今數月矣群臣既無召對
之時輔臣亦無造膝之請願力勤延訪成泰交之美
臣又聞朝野浮議謂臣民章奏陛下多不親覽宮中
未日惟事教游誠不可不深戒也報聞明年春引累
朝故事請豫建太子慎選近侍如先朝章吉者以資
稟獲帝是之遂王憲燁多行不義爾其以聞遂奪世

宗所賜真人號及歲祿三之一累遷兵部都給事中
帝將大閱而京營總督鎮遠侯顧寰以老疾辭任
言寰為大將軍十五年優游無事坐享尊榮今天子
躬自臨戎方疏別功罪乃圖自便耶寰遂不敢去
復列上京營五議極陳營伍消耗操演虛飾之弊
納中官孟冲提督海南子海戶王印等發其奸利
冲謀之帝取中旨荷校一月發戍邊尚書劉體乾
事中劉繼文魏體明李己御史蕭原劉良弼連章請
付法司帝不納由復上言祖宗以來輔臣無不與聞
之政法司無不拜獄之刑今孟冲何人乃敢干紀作

威使令弗聞乎宰府獄不折乎李官陛下試思王振
劉瑾豈遠底滔天哉正以今日傳一旨明日設一令
當時大臣不能力爭馴致毒流海內宗社幾危前轍
非遠冲復蹈之勢將何所不極乞亟放逐以其事付
法司帝不能用三年九月冲旨賫取將劉賈田世威
死塞上立功由復執奏二人何情可矜何功足讞推
薦論救出自何人朝無定法則人有蓄疑幸毋使邊
將生心奸人得計帝怒中官復中之將論罪尚書毛
愷御史王時舉力救乃奪俸二月明年春論宣大總
督陳其學清謹寡才畧其學遂罷去大學士趙貞吉

議改京營制由以為不可時已推太常少卿或謂由
公已遷官疏可無上由曰未拜命則猶諫官也竟上
之制雖更後卒復故五年以右通政拜右僉都御史
提督操江明年改撫浙江旋以憂去萬曆六年起故
官巡撫保定進右副都御史八年入拜大理卿張居
正最器由每接席咨訪由無所阿徇久之漸失居正
歡而忌者復中之先是由撫保定馮保家在馬使人
請于由欲為建坊由曰勞民以媚士大夫且不可况
中官乎保由之至是二憾交作給事中秦耀以由嘗
為長蘆運司同知衛重鑑謂非巡撫所轄劾由違制

而重鑑又吏部尚書王國光成黨御史孫旬復言由
獻媚常路明年大計京朝官言官拾遺及由出為南
宗太常卿甫抵任復為御史徐金星所劾竟罷歸由
居鍊垣最有聲晚屢被口語遂不復振然其素行終
無玷云
張積字叔養江西新城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婺
源知縣以才敏聞歲凶賑恤有方時土寇竊發而婺
源未有城積悉召諸木商激以義旬日而柵成寇見
有併驚去居三年徵授御史巡視西城京師諸亡命
多與錦衣校卒此假詞事陷人積禽治其首惡鞏下

嘉慶四十四年巡鹽河東疏言嚴嵩父子竊行亂政陛下已用鄒應龍言寘之于法且顯擢應龍以旌其直而曩時王宗茂趙錦革皆首發大奸未蒙召用是曲突者不被賞也既入帝大怒逮至闕下杖之六十斥為民時世蕃雖已殺死帝終念嵩不欲追暴其惡故擯得罪蓋甚穆宗立召復官先是司禮中官黃錦當廢錦衣指揮錦從子故都督浦以事黜錦辭新命乞還浦職事未決而錦死逆寢已而其黨滕祥復為浦請且乞官其族六人為錦衣校其所養三十人為勇士帝皆許之積言錦衣職要重所以張國威而寄刑柄非有先世勲庸及著勞伐者不足以居之錦不過黃門承役之勞弟姪並襲金紫禁已過矣浦乃先帝所廢斥奈何復之且一朝而濫恩至三十六人尤祖宗朝所未有也會給事中嚴用和管大勲御史陳聯芳亦以為言乃寢前命亡何巡按畿輔奏言大名真定二府既畝出糧飼馬又徵馬地餘銀由正德時賊亂行此權制非經賦也宜除罷乃命所司覈餘地有無以聞為羣奄所蔽奄坐成學道亦調外積請下諸奄法司明究主使且言羣凶既遠戍而御史復外遷朝廷法度未可謂平帝謂事已前決不納先是

有議罷朝覲道里費積言官俸薄不足具奔奔恐至厲民于是道遠者給賚有差著為例初御史齊康劾徐階積遂劾康并及高拱拱棄之後拱復入考察言官坐積不謹落職屏居者久之萬曆十二年始用右副都御史丘橈給事中周世選等薦起南京大理丞三遷應天府尹歲大旱積遣吏四出設糜以備饑民又奏給未歲軍餉之半數債項平就進大理卿遷工部右侍郎督修南京河渠橈周行相視語諸却曰河故經官市而茲土商賈奔轉利在闢地而益市市蓋則墮日多地闢則河日隘下流所以漸淤也遂度河故道廣狹之形鑿而拓之使復其舊而置數堰保蓄洩不數月工成加俸一級二十年朝賀至京陳時政十餘事明年以考察拾遺致仕卒贈南京工部尚書陸樹德字與成尚書樹聲弟也舉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徽州推官用治行微當授給事中御史會樹聲召拜侍郎乃授刑部主事隆慶四年改禮科給事中穆宗御朝講尊嚴不發一語樹德言易上下交為泰今朕隔若此何以嗣君德訓萬幾不報巡視京營歲終例有舉刺所善都督朱希孝以私人屬不聽立劾罷之系遷都給事中皇太子將出闕疏言府學之資必

本漢教詞甚切至六年四月詔殺東宮誦讀樹德言自四月迄八月為時甚速請非盛暑仍出御講筵不聽是時穆宗頗倦勤樹德言日月交蝕早魃為災當及時修省及帝不豫又請謹藥餌善保護仲夏亢陽之月宜蓋慎起居帝意不悅疏皆留中時內臣有請開戒壇祈福者已得俞旨樹德奏佛教非聖世所宜尚跡其空寂澹泊有類于儒者寡欲養心之旨故其說久而猶存若乃戒壇度僧男女授雜道淫傷化因佛所深惡奈何輕用左右之說為盛德累陛下誠欲保攝聖躬則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通聲色皆可法也何必奉佛祈福哉未幾穆宗崩神宗嗣位東廠中官馮保攝掌司禮孟冲而代之勢張甚樹德上言先帝甫崩忽傳馮保掌司禮監是果先帝意乎何不傳示數日之前願乃在彌留之後果陛下意乎則哀痛方深萬幾未御何暇念及中官一時眾論交以為疑願還保故職無假大權為他日患疏入保大恨其秋議祀廟樹德請毋祀宣宗仍祀睿宗世室格不行已極陳民運白糧之惠請領之漕臣免漕卒侵陵洪肺需求諸藝從之樹德居言職三年疏數十上率侃直嘗樹聲入掌禮部乃量遷尚寶卿歷太常少卿馮

保德之友乃遷南京太僕卿保敗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樹德為人素嚴毅清約至是裁供億屏請寄約束察吏聳使之宴俱絕蠶棹不妄施獨于蠶吏無縱舍山東故有民壯後改為民兵調戍薊門隆慶未令歲輸銀二萬四千罷其兵尋命增輸三萬民不能堪樹德請如河南例罷之而使州縣仍編民壯衛本土帝不從茅克增輸者德藩府後有白雲湖者故民田也為王所奪後還之民而承奉典司禮中責張宏有連必欲復之樹德爭不能得遂抗疏乞休歸久之卒樹德少師事樹聲破行飭檢其後名德相亞不愧其兄焉當樹德既劾馮保御史無錫胡濬亦疏言御極之初左右窺伺何限惟名典器不可假人孟冲未聞黜罷忽傳奉馮保代之今又召用南京守備張宏矣宏蓄禍作威奸貪自恣陛下何自察其可用哉臣請陛下善取近習毋惑讒說以虧聖德保見疏大怒思傾之會十月妖星見慈慶宮後嬪侍所居比舍皆災濬謂應在宮宴請放遣宮人未蒙先朝御幸者而奏中言唐高不君則天為虐保遂激帝怒斥為民論杖皆不納其後巡按御史李學詩荐濬詔自後有薦者并濬遠治遂無敢荐者考嘉靖末進士既放斥

自號曰為民御史縱情山水多與畸人遊然于有司不能無干弱居八年落魄而卒

蕭康字可發萬安人祖乾元以御史劾劉瑾廷杖下獄終雲南副使康舉嘉靖末進士授行人隆慶三年擢御史因地震請加禮中宮引律爭宮闈秘獄已出竄陝西四鎮兵食斥將吏隱占卒數萬人使歸伍固原州海刺都之地密邇松山故有楚府牧所康謂遠領非便上言曰國初封諸王九遠各有牧地畜馬併寇今楚府封于武昌而牧地遠在塞下與寇接境王所牧不踰四五百金而奸宄窟穴其弊實繁設有勾連為患難測宜明諭楚府獻之朝廷以裕軍餉杜隱憂從之遂弄獲隱田二萬頃實邊省內帑萬計已改巡茶馬七苑牧地養馬止八千七百餘匹而占地至五萬五千三百頃有奇康為計馬授地但給萬二千二百餘頃他並入官歲益課二萬既又上疏言官掖太廣恩幸太博報聞萬曆元年巡按浙江請建祠祀部內建文朝忠臣十二人又請從祀王守仁于文廟不得則祀之天真書院集生徒講肄焉尋擢太僕少卿故事蜀昌諸鎮歲上馬數于太僕至是鎮帥議罷之康力爭而止再遷南京太僕卿江北四府民宿病

養為奏減其額課九年由光祿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方敷天下隱田羣希當事指競增賦為功康令如額而止境內故有回夷常群行拾麥穗間行革竊及是權州以變告康部署兵衆而遣使撫諭戮數人變遂定餘州縣嚴保甲與之約拾麥毋挾兵器備偶不得至十人請回感泣受命平涼慶陽延安臨兆鞏昌大穰康請盡發陝土積貯遣官分賑災重者貸存留正課一并蠲蠲起運者于是免輸銀十八萬有奇皆代以內帑十一年進右副都御史移撫浙江先是以貴造北貢使令歲增造練幣二千康言此

不當獨累浙人請均之福建及蕞寧諸府從之已奏除馬站運銀又請減上供織造不許戶部助為之言乃勅工部稍濟其費沿海防倭卒多以偽級冒功康下教嚴禁一日進卒獲倭船數十祭之皆漁舟也解縱之明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召改刑部進兵部左侍郎以官卒贈尚書康初從歐陽德鄒守益游制行醇謹故所至有立

費三近字德倚澤縣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四年六月上疏司臣聞攘外必先安內安內之本在休養百姓加意守土之臣今四方民力

竭其九邊將士終歲枕戈中原山海寇盜迭起加以
歲惡糧食轉徙流離言之慘痛誠于此時獨煩去苛
休息安養猶可以繫人心培國命今之仕者乃相率
以建立為能安靜為拙託辭通變銳意更張兵方銷
而復招官甫裁而更致均丈土田更革郵傳以至徭
役稅糧並多變易文牒旁午訟折紛紜田里小民不
得一日自佚夫以慈苦之人加以煩苛之政胥有索
足每不相聊是以強者事劫致弱者轉溝壑民生日
蹙坐貼危亡譬諸疇羸之人又朝暮操而持之如之
何不痾且殆也臣以為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太
甚而已誠能止禁除害則雖因今之法而有餘禁不
能止害不能除則雖百變其法而不足今廟堂之令
不信于郡縣郡縣之令不信于小民如蠲租矣而催
科愈急賑濟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寃死相望君
門萬里孰從奔懇哉事屬有司既不可自專而監司
復弗能上請即請之亦不能減正額之輸而至于上
供之須邊疆之費雖欲損毛釐而不得形格勢制莫
可如何且今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輕寬
平和易之士故守令雖賢安養之心漸移于苛察撫
字之念日奪于征輸民安得不窮而國安得無事乎

乞職所在有司務守法者事而監司殿最毋但取且
又之功失博人之體則安內攘外兼舉之矣已復疏
言通者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
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
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苛虐低昂一分
殿最頓異是以為舉人者非筆顛竊齒不就選又或
表足毀棠息心仕進徒使壯者老者死耳夫州縣
數多僻壤遐陬甲科安能徧及鄉舉之內豈乏才良
宜令勉就足途因行激勸詔旨允再遷左給事中
出勘事貴州中道罷遣遂請急歸神宗嗣位起戶科
都給事中萬曆元年正月平江伯陳王謨以太后家
姻連黃緣得鎮湖廣三近言國家于勲臣無點陟升
降其居職不稱者獨有革任奪祿而已王謨昔附權
門不勝垢穢退閒未久謀督京營京營隳績謀督漕
運漕運債事勒停歲祿若更令總戎則他日貪黷橫
恣何憚不為乃寢前命又劾禮部侍郎汪鏜不堪典
成均鐘乞罷不許給事中雄遵御史景嵩韓必顯以
劾譚綸被誦三近率同列劾之詔增供用庫黃蠟歲
二萬五千三近等又抗疏諫皆不從時方海運多廢
舟三近言向者不得已始議海運今漕渠已通奈何

舍場就險乃罷之肅王結續隆慶間厚賄內侍陳洪以輔國將軍襲封至是復黃緣請復莊田三近再疏論奏遂弗予初有令征賦以八分為率不及者議罰三近言地有肥磽其素疏凋敝者宜量減一分聽從其言明年二月中官溫恭以庫藏不充請天下關稅鹽課供輸內庫三近爭之言課稅本以饒遠今者屯田半蕪開中法壞塞下所資惟此而已苟歸之內帑使登陴乘障之士升斗弗給豈不誤邊計哉議遂寢時張居正當國言官論事皆先白三近曰吾不能以天子耳目臣為相門白事吏居正意不悅然無以難

也三年推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光祿卿請假歸十二年召掌光祿其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十四年畿輔大饑疏請賑貸既得報遂停一切徵輸發倉庾計口授粟且通設粥廠日食男女二十二萬人隣境流至者別具食道上哺之遠近皆悅明年召拜大理卿未上以親老歸養二十年起兵部右侍郎復以親老力辭不許方治裝而疽發遂卒

蕭彥宇思學涇縣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杭州推官萬曆三年擢兵科給事中自塞上多警遣吏輒假用間招降以幸功賞彥言議招逆黨為中國通亡殺耳乃

欲以此招漢北敵人可乎李俊滿四等休養百年猶稱亂一旦降人之不可處內地明矣宜一切報罷毋滋違繫從之十年以工科左給事中閻觀陝西四鎮邊務還奏劾兵儲餉十事詔並施行尋進戶科都給事中先是行文量法廷宰二鎮蓋田萬八千餘頃總督高文薦請三年徵賦彥言西北墾荒永免科稅祖制也况二鎮地多沙磧未必盡可耕耘奈何定為永額使初集流庸復懷去志遂除前令初有詔購金珠已命停市以其直五萬輸內庫彥奏此非額辦不當虛外府以實內藏不能尋上言陛下誠念國用艱難

當節財謹度藏富于民至于察吏之道惟在懲墨獎廉不宜視催科盈縮用分殿最昨隆慶五年詔徵賦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萬曆四年則又以九分為及格仍令帶征宿負二分是民歲輸十分以上也有司憚于考成必重以敲朴民力不勝則流亡隨之竭澤而漁其何以繼臣以為九分與帶征二議不宜並行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部議先行未幾浙江巡撫張佳胤復以舊例請部又從之彥疏爭乃詔如新令且勅諸司畫一毋或抵牾致乖政體十三年詔取黃金三千二百兩彥請納戶部言減其半不從

尋以度支不足請歲輸內庫帛四萬三千布十萬二千餘疋並徵直克戶部經費報可擢太常少卿十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勻荅干峇叛苗憑險肆亂土官索詔不能制彥徽副使楊寅秋破禽之宣慰安國亨詭言獻大木被賚及徵木無有為彥所劾國亨懼誣商奪其木許彥于朝帝怒欲罪彥大學士中時行等言國亨以虛罔被論輒反噬是非輕撫臣乃輕朝廷也陛下赦勿治為幸已厚願可用其言使並騎于帝乃已明年改撫雲南諸土司嘗以襲職爭許彥預飭所司簿錄其嫡庶長幼後遇告襲紛吐遂絕是時用師隴川副將鄧子龍統騰衝姚安二營兵往會子龍撫恤不均滕衝兵大譟賴守備姜忻撫定之而姚安兵素為子龍所厚驕不可馴給餉小緩遂大呼作亂鼓行至永昌城門盡閉復趨大理抵瀾滄過會城屯楊林勢益猖獗官軍方相持而彥所調土漢兵亦集夾擊之斬首八十俘獲四百有奇脅從皆撫散事聞賚銀幣自緬人不庭孟養車里二宣慰朝貢久絕至是遣使修貢彥請撫納之由是遠人復向化尋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十九年進兵部右侍郎總制兩廣軍務明年日本瀕朝鮮會暹羅入貢其使

請效忠勤王本兵石星因建議令發兵直搗日本彥言暹羅處極西去日本萬里安能飛越大海請罷其議星執不從既而師亦不出其冬召拜戶部右侍郎尋卒彥從同縣查鐸學早有志行既服官明習天下事所在見稱後贈右都御史議定肅茅雍亦舉進士歷廣東按察使官績亞于彥而學詣過之時稱二蕭論曰尚鵬從儉諸人方伏處下僚即矯然思有以自見及其出東旋鉞入佐廟廊并足以宣猷而布化故行事往往多可紀顧其時直諫不行朝多釋政而諸人猶克舉其職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嗚呼國有人焉斯中外賴之矣

明史卷三百十七

列傳一百六十八

陸樹聲

丁士美

周子義

羅萬化

黃鳳翔

劉元震

馮夢頌

郭正域

馮琦

劉曰寧

黃輝

楊道賓

陸樹聲字與吉松江華亭人初冒林姓及貴乃復少業農暇即讀書請於父願得從師遂舉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嚴嵩父子見樹聲伉直無加禮不悅座主張治令謁嵩樹聲不得已入謁一

拼而出三十一年請急歸故遭父喪久之起南京司業未幾復請告去起左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尋召還春坊不赴四十四年起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嚴勅學規著教條十二以厲諸生召為吏部右侍郎引疾不拜隆慶中再起故官不就神宗嗣位即家拜禮部尚書力辭不得乃始赴闕初樹聲屢辭朝命中外高其風節遇要職所司必首舉樹聲唯恐其不至及是張居正當國以得致樹聲為重並用後進禮先謁樹聲對之穆然意若不甚接者居正失望去一日以公事詣政府見客席稍偏熟視不就坐居正趣為正席

樹聲雅好靜不以世務擾懷及當官則表正僚屬謝絕請寄部事并并莫敢欺迨北要增歲幣兵部將許之樹聲力爭卒不能奪歲終陳四方災異請帝循舊章者奏憤憤賞資防重蔽納讜言崇儉德攬魁柄別志邪詔皆嘉納明年萬曆改元中官不樂樹聲屢宣詣會極門受旨且頻趣之比趣至則曹司常事耳樹聲知其意連疏乞休數慰留不允居正語其弟樹德曰朝廷行相平泉矣盡少需之平泉者樹聲自號也樹聲聞之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宜復希摻席耶且在位責行其志虛拘何益其冬請愈力乃命乘傳歸辭朝陳時政十事凡勸學修身政令士風邦本財用宗藩邊防漕河郊廟皆慷慨為帝言之且曰用內侍以給掃除而倒持旁落之漸不可不防優外戚以示眷異而非分無厭之求不可不節語多規切時契居正見之意不憚調旨報聞而已居正就邸舍別樹聲直路床見之曰老病負公推轂問誰可代者則舉萬士和林嫌明日出國門士大夫傾城追送皆謝不見樹聲端介恬雅儉然物表難進易退通籍六十餘年居官未及一紀周旋兩權相間難落落不與合皆知其和平無猜亦不甚忤也與徐階同里高拱則同年

生兩人相繼柄國皆辭疾不出已給康祿加太子少保再遣使存問子彥章萬曆十七年進士樹聲誠母就館選隨以行人終養詔給月俸異數也年九十七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彥章官至南京刑部侍郎亦以節槩聞

丁士美字邦彥淮安清河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柄國者慕其才欲與為姻士美辭馬歷侍讀學士掌翰林院隆慶五年以太常卿領國子祭酒尋克日講官復掌翰林院萬曆元年兼經筵講官帝書責難陳善四大字賜之俄擢禮部右侍郎明年改

吏部進左侍郎直講如故士美謹厚不露廉錫居官絕餽遺與人處退然若無能意所不可輒辭然見辭色以父老屢請終養不許居常鬱鬱曰惡有為人子不獲養其親者及聞父訃深自咎責不可以為人遂哀毀成疾居家二年卒同時館閣著聲者諸大綬田一偽孫繼舉大綬字端甫浙江山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三年秩滿當受封故事為人後者封不及本生父母大綬出後叔父疏請以已恩命賜封所生自是為永制後居本生父母喪哀經疏水三年隆慶初進諭德克日講官以侍讀學士掌院事

直講如故每進講必先夕齋戒期以至誠悟主於幼志鯁岸使佞尤致意焉穆宗常改容傾聽五年擢禮部右侍郎神宗嗣位改吏部尋卒官大綬雅有操行既登第書王文正志不在溫飽語以自警蓋終身無愧其言一偽字德萬大田人隆慶二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張居正將廷杖吳中行等一偽偕同官趙志舉張位于慎行張一桂李長春修撰習孔教沈懋學俱其疏杖格不入乃從學士王錫爵指居正第求解一偽教陳大義詞獨峻居正心謙之既而志舉等皆逐一偽以先請告歸獲免久之居正敗起故官復引疾歸再起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遷國子祭酒教士有矩矱權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教習庶吉士尋改掌翰林院辭疾歸未行卒一偽挺身嚴淡泊自甘沒無虛貨繼舉字以德無錫人萬曆二年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遷左時孫丕揚為尚書與繼舉同心共事餘政為清選曹稱南北孫已丕揚歸遂署部事仁聖太后梓宮即葬帝稱疾不送繼舉上疏諫帝怒抵之地未幾給事中劉道亨劾文選員外郎蔡夢麟紊亂鈐政並及繼舉繼舉疏辨且乞罷不報及三殿災大臣引咎者皆慰

留獨總事得命致仕居家十餘年卒四人皆贈禮部尚書士美謚文恪大綬謚文懿

周子義字以方無錫人久困諸生益研窮經術及濂洛諸儒之說學日以進舉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國子祭酒訓士暇輒兀坐未嘗造執政門諸生餐錢乏或滿歲不得給子義慎稽覈吏無所施奸三年積贏金悉予諸生皆得贖以其餘治廨舍不煩有司歷禮部左右侍郎尋改吏部掌詹事府遭疾累既乞休不許卒於官贈禮部尚書謚文恪子炳謨字仲觀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天啓中歷禮部

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時特修先宗實錄葉向高以炳謨與董其昌張鶴有文才屬各為一書炳謨所載神宗時儲位危臨及妖書棍擊諸事直筆無所阿書成向高稱善言于熹宗而用之時魏忠賢初用事既鎮撫許顯純類純者炳謨主武閣所舉也忠賢屬招炳謨將置之政地炳謨正色拒之尋乞假歸後御史石三畏劾炳謨所撰實錄失其忠賢稱旨燬之命詞臣更修而落炳謨職炳謨已前卒矣崇禎初贈禮部尚書謚文安炳謨所撰實錄雖燬其副本猶存後文震孟評士柔賦後錄之謬請用炳謨前錄竟為溫體仁

王應熊所阻不及是正

羅萬化字一甫浙江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第一授修撰萬曆初與修世宗實錄成進侍讀張居正器萬化屬客招之不應居正家奴充七建寺都城私請為記怒不予萬化當分校會試居正于懋修預請試題又不答坐是積忤居正久不調居正沒始以右諭德直經筵遷南京祭酒兼官禮部尚書教習庶吉士御史陳登雲撫風聞劾之萬化疏辯且乞罷帝為切責登雲未幾改理部事三王並封論下萬化率僚屬力爭言祖訓立嫡不立庶以有嫡有庶非待嫡之謂

也余中官樞兆未彰皇太子春齡日茂乃援立嫡之經暫從封國之典使觀望靡定疑慮叢生臣等傳員禮官死不敵奉詔未報獲詣王錫爵第爭之會廷臣多諫者事獲寢又明年日本封貢議起或請勸使與封使並行萬化奏曰東事本計固專修傳樂第經畧已諾其封而詔旨亦云許封不許貢今遽示決絕倭必耻且怒而致毒于朝鮮故不得已而言封亦一時權宜也若令二使並出則我以封款倭倭以兵邀封城下之盟何異為茲聞小西飛奉表入京宜降勅諭令齋司宣示視其受約與否誠詐立見矣帝以降勅

事重格不從兩使亦不果遣西華門災既請徹樂城
膳寡欲葆和親郊廟祭勅御朝講塞使侍之實開衆
正之運帝報聞先是吏部尚書孫繼罷政府欲以萬
化代給事中朱壽謂趙志舉張位以同年故私萬化
力爭之壽雖被詰責調外而萬化亦竟不遷既而志
舉等復欲推萬化入閣給事中王嘉謨遂抵他事論
列文選部顧憲成亦尼之志舉不平吏部乃強列萬
化名而帝卒用陳於陞沈一貫萬化不久亦謝病去
卒於建紹贈太子少保謚文懿萬化立朝守正居鄉
亦以厚德聞

黃鳳翔字鳴周晉江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
教習內書堂輯前史官官行事可為鑒戒者令誦習
之世宗實錄成進修撰萬曆五年張居正奪情事起
杖諸諫者鳳翔不平誦言于朝編纂章奏盡載諸諫
疏弗少顧及居正二子與會試示意鳳翔峻却之當
主南畿鄉試以王篆欲私其子復謝不往累遷南京
國子祭酒省母歸十六年起補北監時方較刻十三
經註疏因言頃陛下去貞觀政要進講禮經甚善陛
下讀管子論孝曰教父母道禮則當思所以珍獲聖
躬誦學記言學然後知不足則當思所以解庶聖學

察月令篇以四時教政法天行健則可見聖治之常
勅厲輝世子篇陳保傅之教當學之儀則可見聖儲
之當早建預教既入報聞明年推禮部右侍郎直隸
經筵是時朝講臨御甚簡鳳翔憂之又明年北河告
警抗疏言當多事之秋陛下誠宜憂勤惕厲屏游宴
躬親政事以資圖安據今天下承平久矣一旦有變
戎伍空虛帑藏匱乏環顧中外文武一無足恃良可
隱憂為今大計惟用人理財二端宋臣有言平居無
極言敢諫之臣則臨難無敵愾致命之士鮮元標直
聲勁節業受上知頃銓司特擬召用而聖意頓改其

他建言遷謫如潘士藻孫如法亦擬量移而章疏中
寢竊恐士氣日摧言路日塞平居祇懷祿養交臨難
孰肯捐軀為國家盡力哉昔宋藝祖欲積糧二百萬
易違人首太宗移內藏上供物為用兵養士之資前
史書之以為美談今戶部歲進二十萬初非舊額積
成常供屢經執奏未蒙俞允謂實內藏耶富有四海
奈何自營私蓄謂供費費耶錫錄取之不宜泥沙用
之也竊見都城寺觀丹碧焚煌以及遠方剋剝之供
奉歲時齋醮之祈禳何一非濫糜內帑與其要福于
冥漢之鬼神孰若廣施于子道之赤子帝不能用時

第... 冊... 全書第... 2 反反內

廷臣爭請建儲久未得命至冬帝諭閣臣以明春舉行大學士王家屏出語禮部於是鳳翔與尚書于慎行左侍郎李長春以冊立儀上帝怒其宣露俱奪俸而意復中變鳳翔又疏爭不報遂請告去二十年起左侍郎明年改吏部拜南京禮部尚書未幾復以養親歸二十二年起故官力以親老辭不赴久之母卒遂絕意仕進鳳翔接人平恕而持身特端嚴讀書外無他嗜天啓初賜文簡

劉元震字元東任丘人父勅進士河南僉事元震舉隆慶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庶子克日講官

進國子祭酒簡未諸生課其勤惰教之教行經籍非布在學宮者弗聽肆時諸生多以貨進而歲貢又甘遷善疏請做弘治隆慶間例常貢外間行選貢之法簡才高以升而監中特置旌善紀過二簿用示懲勸報可時輒判詩經注疏呈進因言臣觀詩三百篇中有大本三請聞雖麟趾諸篇知修身正家觀賢裕後為安定邦國之本讀鴻雁度燦諸篇知惠下安民勵精勤治為繫屬人心之本讀昊天有成命教之諸篇知不敢康寧夙夜宥密學有緝熙為格天凝命長治久安之本願陛下清燕之暇時垂省覽持此三本以惠

萬幾必有保然悟然與者帝褒納之已請豫赦皇長子歷南京禮吏二部右侍郎二十一年召為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克國史副總裁尋改吏部兼官如故復改掌詹事府為日講官三殿災疏言儲位久虛謹告迭至亟宜懋建元子和協天人臣所掌之官實為青宮而殺教以職諫不報故事詞臣官侍即無九載不進秩者閣臣趙志皋等屢為元震請帝終不許元震亦未嘗缺望帝雖不御講筵典同官撰次講義進之宮中不少懈以養親歸元震性至孝宦遊三十年得父母書必南向頓首而後啟既歸廷推內閣

尚書每首及之而旨輒中格父母笑慰之曰此天成兒孝耳及父既卒母年近百歲弟元霖亦以都御史歸兄弟侍養邑人榮之家居二十年卒天啓中贈禮部尚書謚文莊元霖舉萬曆八年進士由安陽知縣擢吏部主事歷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所居有琴再遷工部尚書福王開邸洛陽別有營建元霖執奏罷之時大工煩興經費告匱元霖盡瘁拮据耗盡為清平官贈太子太保
成訥字敏叔澧州人年十四為諸生聞同州為自強稱業華山之麓往從之遊大見器賞父指揮德討

洛南盜賊沒鈔璣泣請當事致討累日水漿不入口
當事憐之發兵熾馬弱冠舉于鄉久之始舉隆慶五
年進士政庶吉士授編修秩滿進侍讀尋以洗馬直
經筵再遷祭酒教士分明經治事俾因材造就轉少
詹事充日講官萬曆二十年由詹事拜禮部右侍郎
尋改吏部為正史副總裁詢與人無崖岸而中確然
有執耻隨俗俯仰時陳有年為尚書趙參魯為左侍
郎詢與之同志杜請調屏邪枉時論翕然稱焉以母
憂歸詢奉親孝母性嚴稍不懌輒率妻子伏地請罪
既沒寢處苦塊雖病不舍去未終喪而卒贈禮部尚

書天啓初進諡文定予以弘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
庶吉士歷祭酒吏部侍郎成如父官天啟中廷推內
閣首孫慎行以弘次之帝皆不用用朱國禎等四人
皆輔禁向高再疏以二人為請帝不許旋擢以弘禮
部尚書謝病歸魏忠賢亂政落其職崇禎初以故官
協理詹事府卒官以弘立朝持正不愧其父明世衛
所世職滿天下鮮克振振詢奮起再世以儒業顯為
一代世職家稱首

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生八歲父母俱沒族人利其
貧屢謀害之天幸得不死舉萬曆五年進士政庶吉

士授檢討典修會典成進修撰五講經筵尋進右中
允充日講官時講筵久廢侍臣無所納忠繼登與同
官馮琦共進通鑑講義傳以時政缺失莫有感悟歷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已擢詹事掌翰
林院事兼官如故兩宮災侍諸講官引洪範五行傳
切諫不報未幾拜禮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以左侍郎
攝部事是歲陝西山西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自鳴
紹興地湧血繼登于歲終類奏因請罷一切誅求開
採之害民者時不能用明年閏月雷擊太廟樹復指
帝躬郊祀廟享冊立元子停礦稅撤中使帝但優詔
報之而已旋擢本部尚書時將討播州楊應龍繼登
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九月復上言頃者星隕失
度水旱為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
砂致秋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閭閻窮困更加誅求
帑藏空虛復責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鳴張中外墮隔
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
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為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
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
變警悟陛下尚可悟然不為意乎帝皆不省繼登自
署部事請元子冊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請鬱鬱成

疾每言及輒流涕曰大禮不舉吾禮官死日不瞑既病滿三月連章乞休不許請停俸亦不許竟卒于官贈太子少保謚文恪繼登樸直慎密寡言笑及當大事言議侃侃居家廉約學士曾朝節嘗過其里達蒿滿徑及病革視之擁簾布衾羊毳覆足而已幼子應諸生試夫人請為一言終不可時論難之

馮琦字用韞臨朐人幼穎敏絕人年十九舉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會典成進侍講充日講官歷庶子三王並封議起移書王錫爵力爭之進少詹事掌翰林院事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琦蒞政

勤慎力抑營競尚書李戴倚重之二十七年九月太白太陰同見于午又秋道山崩平地湧大小山五琦憂之革疏俗尚書戴上言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為極異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臣忝倂九列同國安危安有災變若此而不以告君父者竊聞上天無私惟民視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此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前前十增其四而民戶殷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若兵自曠稅使出而民間之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

也諸中使銜命而出隨從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利小民盡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域取財盡錫銖速近同嗟貧富支困貧者家無儲宿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絕其一日之生至于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稅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屏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爾無事小民系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羣奸怨萃朝宁夫以剝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吁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是承平民已

洶洶不靖脫有風塵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嗚拜誅閔白死此皆養民丁以為兵用民財以為餉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面應之於何徵兵於何取餉哉陛下試遣親信忠實之人米訪都城內外閭巷歌謠令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睹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迺禮部修者之章未蒙批答而奸民樓括之奏又見允行如納何其賢妄說令通解天下無碍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無碍云者意蓋指經費羨餘近征調頻仍正額猶通何從得羨此令一下趣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

經費周結還派民間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彞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墓藏黃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嚴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貨財者也片紙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壞輦轂之下尚須三復萬里之外止據單詞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北風一唱孰不效尤已同告罄之令又聞告喪之端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内生奸例外創創臣等前猶望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徵成大亂不止伏望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共圖修殄無令海內赤子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臣等不勝哀籲不報明年轉左侍郎又明年拜禮部尚書時將冊立東宮而詔下期迫中官掌司該監者以供費不給為詞琦曰今日禮為重不可與爭其第戶部主事瑗適餉銀四萬出都琦立遣還給費事乃克濟三十年帝以疾瑜停礦稅既而悔之琦與同列合奏請省思慮以養神平喜怒以養性盡罷礦稅布恩惠於天下以養福又言陛下御極三十年

邀福天祖甚厚請躬郊廟祭享以答靈貺適慶節令辰悉御殿受朝慰臣子瞻仰之願陝西黃河竭請上下修省盡撤礦稅諸使時方撤湖廣稅監陳奉琦言遼東高淮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肆虐不減於奉並乞徹還皆不報南京守備中官邢隆請別給關防徵稅琦不可乃以御前牙關防給之時士大夫多崇釋氏教士子作文每竊其緒言鄙棄傳註前尚書余繼登憲之奏請約禁然習尚如故琦乃復極陳其弊帝為下詔戒厲焉初內閣缺人帝已簡用朱國祚及琦沈一貫察揭言二人年未及艾盡少需之先用老成者乃改命沈鯉朱賡而琦素善病至是以積勞遂焉十六疏乞休不允卒于官年僅四十六遺疏請厲明作於章奏補缺官推誠接下收拾人心語極懇摯帝哀悼贈太子少保天啓初賜謚文獻琦操執清正明習典故學有根柢立朝數陳謙論中外想望平采帝亦眷倚甚重乃未及柄用遽卒縉紳莫不咨痛焉自琦以上累世皆進士曾祖裕有學行終案南副使祖惟重行人父子履河南參政從祖惟訥江西左布政使弟瑗亦舉進士官泰政海岱間稱世家首馮氏

馮夢楨字聞之秀水人萬曆五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邑人沈思孝同年生鄒元標皆以諫張居正奪情被杖遠戍夢楨及而送之郊歸則仰屋直視氣奮皆裂其父適至京邸慮其及禍謂曰吾老矣不思見壯子流血丹墀也盡從吾歸夢楨遂請急去居正詞知狀心志之虛主張四維曲為解乃已還朝校編修或諷夢楨曰詞臣稍委蛇公卿坐致斥夢楨曰我不能設故事責人志氣愈矯厲由是執政者忌之十五年京察謫廣德州判官稍遷南京行人司正歷國子司業以右諭德掌翰林院撰祭酒並在南京夢楨既風擅文名又好獎人才兩為南雍生徒雲集文體為變二十六年南京刑部主事歐陽東鳳疾其簡傲疏劾之詔罷歸候勘諸生張榜等奉幡聚眾千餘人訟其寃榜後上疏願身伏斧鑕以直夢楨吏部亦言按驗無實詔許起用夢楨遂抗志不出卜築西湖孤山顏其堂曰快雪文史狼籍朱墨縱橫晚歲棲心禪寂至師事僧達觀識者病焉

不交六言正域出為南京祭酒條監規矩範嚴肅時諸生許納皆克貢正域奏罷之李成棟孫以都督就婚魏國公徐弘基家一日騎而過文廟門擊鉢李維極執而杖之須臾李氏蒼頭數十人踰印門思送弘基亦至正域語之曰今天子尚皮弁拜謁先聖奈何人臣而走馬廟門外乎且公侯子弟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非以學錄扶都督也令文相謝而罷三十年徵拜詹事復為東宮講官旋擢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時礦稅使者四出正域言世宗斥遠宦官奉天下鎮臣一朝盡撤陛下奈何反使若輩布滿四方皇祖不難盡革累朝之弊端陛下何難更新今日之執政既入報聞明年還署部事孟夏廟饗會日食正域言禮當祭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專赦日誌朝享廟從之方澤陪祀者多托疾正域謂祀事不虔絲上不躬祀所致請下詔飭厲冬至大祀上必親行帝然之而不能用初正域之入館也沈一貫實為教習師後正域服闋補編修不能執弟子禮一貫不能無望至是一貫為首輔沈鯉次之正域與鯉厚善而心薄一貫壹官上日食占曰日從上食占為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國一貫怒而書之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

亦若替史耶一貫聞之而止兩淮稅監魯保請給關防兼督浙江江南織造經持不可一貫擬予之正域亦力爭如鯉指秦王以嫡子久未生請立其庶長子為世子委詔趣議尚書馮琦以其非制然持不上至是正域亦執不許王復請封其他子為郡王又不可一貫使大璫以上命脅之正域榜于門曰秦王以中尉進封庶子當仍中尉不得為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得為世子一貫無以難及議奪黃光昇許論呂本謹一貫與朱歷皆本同鄉也曰戎革在誰敢奪者正域援筆判曰如黃光昇當議是海瑞當殺也如許論當議是沈鍊當殺也如呂本當議是駱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議上舉朝避之而卒不行正域既積忤一貫一貫深憾之先是楚府鎮國將軍華越遣人許王華奎賈異姓子不當立一貫屬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居月餘而楚王劾華越既至下部議一貫問正域楚事當云何曰下撫按勘實耳一貫然之俄華越入都訴通政邀截實封華奎行賂狀子木懼乃召華越令更易月日以上旨并下部而楚宗二十九人群奏其事正域力主行勘一貫忽變前議正域曰不勘無以服宗人心臺諫亦將言之

帝微笑曰臺諫斷不言也正域卒請行劾帝從之楚王懼奉白金為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却之此按撫勘問左證不一詔公卿雜議于西闕門正域議侃侃日晏乃罷時李廷機以左侍郎代署部事謂集議辭繁先摘其要以上一貫疑正域陰為華越地遂族給事中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壅閼羣議不以實聞正域疏辨直發通政置疏一貫阻高及楚王饋遺狀一貫益志辨之強且謂正域遣家人導華越上疏議令楚王避位聽勅私庇有違給事中錢夢皋遂希指論正域詞連次輔鯉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嘗辱于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言臣父以舉人官知州臣係員禁近恭王好賢有禁臣父何由見辱此不獨誣臣父并誣恭王矣帝以王嗣位三十年何至今始發遂罷楚事勿按正域因四疏乞休許之楚王既得安遂奏劾正域如應文言且誣以不法四事請褫其官詔下部院集議廷機及給事中張問達連章訟之乃獲免正域僦舟將行而妖書事起小人阿一貫者謂書無鯉名而正域新罷疑怨望為此書第與楚獄並治則賊可得一貫然之為帝言必臣下有欲相傾者為之蓋微引其端以動帝

憲亡何來厥捕獲妖人嫩生先下詔獄雜治康丕揚
為生先訟寃言自華越訐楚王而奸人無所忌憚妖
書楚事事不相侔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之兄弟
可授首闕下意指正域及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也帝
怒以為反賊除其名一貫力救始免而求賊益急
荆門州故同知胡化告妖書出知州阮明卿手明卿
者錢夢皋壻也夢皋志曰化與正域同鄉又同舉必
與正域共為之授憲法司迫化引正域并及鯉化大
呼曰阮知州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後二十年
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為歸德者公等

奈何殺人媚人歸德鯉所居縣也獄上帝以為枉置
之而醫人沈令譽者數往來正域家丕揚奏請逮捕
夢皋欲借令譽鍛鍊成獄復以楚事為言帝乃勒正
域還籍聽勘時厥術又獲毛尚文者云為正域家僕
都督陳汝忠掠訊黨謀逆發卒追正域舟于楊村蓋
捕婢媼及傭書者男婦十五人與生先雜治終無所
得汝忠以錦衣告身誘尚文曰能告賊即得之令引
令譽而以乳媼龔氏十歲女為徵此會訊東廠陳矩
詰女曰汝見妖書版有幾曰盈屋矩笑曰妖書僅二
盈紙而版盈屋耶詰尚文曰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尚

或曰十一月十六日戎政尚書王世揚曰妖書以初
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刊將有兩妖書耶考生先妻妻
及十歲女兒以針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先
仰視夢皋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首相
指妄引邪侍却是都御史溫統等力持之事乃漸
解然猶不能具獄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
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時唐文獻官詹事偕其
僚楊道賓周如砥陶望齡往見一貫曰邪公將不免
人謂公有意殺之一貫踟躕醉答為誓文獻曰亦知公
無意殺之也第臺省方承風下石而公不早訖此獄

何辭以謝天下望齡見朱譽不為救正色責以大義
願棄官與正域同死而李廷機又力為之地獄蓋解
刑部尚書蕭大亨具爰書猶欲坐正域即中王述古
抵案於地大亨乃止遂坐生先極刑而正域得免方
獄急時邏卒圍鯉邸舍及正域舟鈴柝連旦又聲言
正域且速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
安能自屏野外歸三年地按御史史學遷勸上王所
訐事無狀給事中顧士琦因請召還正域不報正域
傳通載籍勇于任事有經濟大畧而自守介然故人
望歸之既托于權相遂不復起家居十年卒後四年

禮部尚書光宗遺詔加恩舊學贈太子少保張文毅官其子中書舍人文献字元微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一自修撰歷詹事既爭正域事遂失政府意不獲大用尋拜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初文献會試出趙用賢之門遂以名節相矜許同生給事中李沂以劾張鯨被廷杖文献掖之而出資給其湯藥甚具荆州推官革鈺以忤稅監逮下詔獄文献力周旋得無死生平慎持清議掌翰林院日會當考察執政欲阮一詞林造文獻在告趨卧內強之竟不許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文恪

楊道賓字惟秀香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二授編修二十五年與同官顧天垓典應天鄉試所錄文多雜二氏語為禮科給事中楊天民所劾坐停俸累遷國子祭酒改少詹事五講東宮三十四年擢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明年廷推閣臣弗獲用轉左侍郎改掌部事道賓雅負器局練習朝典在部多所建明嘗因星變請釋遠繫知縣滿朝薦等又請亟舉朝講大典付不報南京大水疏陳時政略言宮中夜分方寢日昨未起致萬幾急曠請自今風興夜寐圖興治務閣部大臣所與共理天職者當時御便殿面決大

政不可隔絕以成壅蔽章疏宜盡付閣議及時批荅毋輒留中及從內降使政事曠闕大權旁落君臣上下當推誠相與勿存形跡務為雷同帝優旨報聞而足時皇太子輟講已四年道賓極諫引唐宦官仇士良語為戒其冬天鼓鳴道賓言天之視聽在民今民生顛覆無所赴愬天若代為之鳴宜急罷曠使更張闕政以和民心順天意帝竟不能用踰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文恪

劉曰寧字幼安南昌人萬曆十七年舉進士大學士王錫爵善其春秋程文另言於朝欲處以殿試第一人曰寧聞之將不赴對或以母老勸止之錫爵聞意不憚乃置第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尋乞假歸視給筆世好澹如也久之還朝進右中允五皇長子講壇時冊立未舉外議紛紛曰寧旁慰曲喻依于仁孝光宗心識之曠使四出海內驛騷曰寧慨然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古之人皆用之豈詞臣職獨專文字乎遂發憤上疏陳六疑四惠極言稅監李道王朝諸不法狀疏入留中旋以母病歸三十二年起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就遷國子祭酒滿三載考優奉母歸吏進贏金數千曰倒當依裝曰寧曰此貧夫為之豈朝

廷例耶峻却之尋起少詹事直經筵以母喪不赴三十九年召為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道卒贈禮部尚書天啓初進議文簡曰寧端介負重望與郭正域王圖齊名而皆不得柄用海內惜之

黃輝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人幼穎異父子元官湖廣御史屬訊疑獄輝檢律定讞如老吏御史聞而異之命員以至校錢穀集一覽輒記稍長博記羣書年十五舉鄉試第一登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異時館課文字多巧習熟爛如舉子程文目為翰林體及李攀龍王世貞之學盛行則又改而從之天下蓋

銷翰林無文章輝乃刻意學古一以韓歐為師自是館閣文體稍變時同館中詩文推陶望齡書畫推董其昌輝詩及書與齊名至徵事輝十嘗得八九焦竑以閩雅名亦自遜不如也由編修遷右中允充皇長子講官時鄭貴妃被寵疎皇后長子長子生母王恭妃幾殆輝從內監微知其狀謂同郡給事中王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吾輩為萬世俸矣德完奮然屬輝具草上之下獄廷杖瀕死輝周旋索饋不避險阻人或危之輝曰吾陷人於禍可坐視乎然自是皇后恭妃皆獲安矣輝雅好

禪學多方外交由是為言者所論時輝已為庶子掌司經局遂請告歸已起守故官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卒官輝恬于官情清苦澹泊蕭然自得惟篤信傳連觀膜拜稱弟子為縉紳所譏

論曰自世宗以宰輔稱閣臣內閣遂為宰相之職而考其登進率由翰林肯有以他官入者于是禁近之選益重矣庸是秩者既坐致公卿則勤學立品優游養望固其宜也而熱衷躁進之子往往規勢營私奔馳如鶩惟恐其莫得則又何歎若樹聲以下諸人皆能介操自持恬淡以老庶無愧于館閣清班也哉

明史卷三百十八

列傳一百六十九

萬士和

王之誥

王本固

陶承學

王樵

孫應鰲

畢鏘

楊成

劉一儒

王廷瞻

魏時亮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父吉相廬訓導有學行鄉人稱古齋先生士和少師事唐順之舉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父喪除乞便養母改南京兵部陞江西僉事分巡饒州將行順之贈之二磁曰磁饒產所以贈于知子不取磁於饒耳士和感其言

矢勵清節歲裁上供磁器千計遷貴州提學副使地雜菁峒諸生荒鄙不悅學士和所至誨厲習尚漸移進湖廣恭政營治烽埃撫納叛苗二十八峒以功奏銀幣三殿工興採木使者旁午於道士和經畫曲至民賴獲安遷江西按察使以不問遺嚴嵩御史希指劾其之官踰期免歸亡何嵩敗起故官山東再遷廣東左右布政使部民萬里輸課京師費不貲士和稍微道里費屬計吏并領之民稱便司政故專制於左使士和曰朝廷並設二使如左右手非有軒輊也乃約右使分日治事人以為難召拜應天府尹適巡按御

史至逆之境上遂辭而行御史以為慢已嘆之悉取司籍勾考將中以法榜掠羣吏終無所承御史怒不解香山黃佐聞之往見御史曰毋污萬公御史心作事乃寢道遷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奏行便民六事風弊為釐隆慶初進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尋改禮部進左侍郎高拱再相士和意有所不可四疏引疾歸神宗立起南京禮部侍郎署國子監事萬曆元年禮部尚書陸樹聲去位張居正用樹聲言召士和代之王府自宗滿條例行凡與例不合者紛然奏請士和劑量情法處無不當時民間服用僭侈條上崇儉數事又以災後屢見奏乞杜律門容懇直汰冗員抑干請多切時忌明年九月俺荅及所部貢馬邊臣請加官賞士和言賞賚有成額今邊臣輒額外為請歲增爵數十人增賞數百人貢甫五年踰故額已數倍不早為裁限恐竭府庫之藏未足填其窟壑乞勅邊臣以今歲所奏數為準自今毋妄請增益從之士和遇事執義無所奪撓有方士倚馮保求官居正主之士和持不可成國公朱希忠歿居正已許贈王意士和與希忠有故當無異議而士和乃力爭給事余懋學言事得罪士和復言直臣不當斥於是積忤居

正給事中朱南雍承風劫之遂謝病去居正致起南
京禮部尚書再疏引年卒不赴卒年七十一贈太子
少保諡文恭士和持操高潔終身布衣獨食不異寒
士歿之日巡按御史通至其縣坐堂皇見左右侍者
相向泣下恠問之知以士和歿故也其為人愛戴若
此况士亨進士吏部員外亦以篤行聞

王之誥字告若石首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吉水
知縣遷戶部主事俺荅薄都城之誥轉餉以時且練
戎務改兵部員外郎出為河南僉事討師高詔有功
轉叅議調大同兵備副使以持板升功增俸一級進

山西右叅政四十一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遂
大興屯田每營墾田百五十頃役軍四百人口糧牛
種皆給於官列上便宜八事行之召為兵部右侍郎
尋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隆慶元年就進右
都御史九月俺荅寇山西分三道入遂薄石州分掠
嵐寧鄉諸縣聲言躡汾州犯太原之誥急命山西總
兵官申維岳及叅將劉賈月九黑雲龍四營兵尾賊
南下而撤大同總兵官孫吳及山西副總兵田世威
等出天門關蹙其前以還東歸時巡撫王繼洛駐代
州不出維岳且前且却石州遂陷吳兵抵太原始援

汾州而維岳以石州破日間道走文水賊得大掠孝
義介休平遙交城大谷隰州間殺人數萬所過無孑
遺之誥聞石州陷急督宣府總兵官馬芳馳援甫西
行或言辛愛莊宣府塞外恐乘間犯南山之誥不宜
西尚書郭乾以為然撤之誥急返茅道二偏將將數
千人往是時賊入邊已二旬氣衰力疲又溪兩馬死
過半皆杖馬蚤徒步歸所擄獲多遺棄而將士無一
人禦之者又十有四日始徭祥出塞事聞詔之誥回
籍候勳繼洛以下被微已而獄具維岳世威賈論死
繼洛戍邊吳落職戴罪辨賊之誥以還守南山止貶

二秩先是將吏愆事多責緣免罪兵科都給事中歐
陽一敬請痛懲徃諫至是悉論如律邊將始知畏法
焉明年三月詔之誥及劉賈俱以左侍郎巡視邊務
之誥前遂保定宣大山西兼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已
而之誥以疾辭代以龔練給事中張國言邊務修舉
不在官多前既以兵備為不足賴而攝以巡撫以巡
撫為不足倚而攝以總督今又以總督為不足憑而
再遣巡視恐事權愈分推諉愈甚臣竊謂罷之便從
之三年起督京營明年正月復以右都御史總督陝
西三邊軍務廷二年鎮將甘肅搗賊巢出塞五百餘

里斯誠百六十餘紙錄功于一子官俺答封貢事起之誥執議陝西諸邊必俟吉能子姪二年不犯方可許帝用王崇古策次年春遂許封貢改之誥南京兵部尚書神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之誥居官清白性慙不能委隨時張居正專政之誥同郡素交且姻婭也每規切之居正漸不悅又以持法積忤中官意不樂仕萬曆三年遂乞假送母歸帝虛位待之踰時不至方被劾會之誥亦奏請終養遂報許後居正喪父奪哀杖諫者聞下之誥深非之其歸墓還闕也之誥扁舟角巾送於江浙以召還直臣收人心為勸居正不能用是時居正母在家詔中使將護既抵都下帝與兩宮各遣使郊勞賜資壹至鄉人鮑稱之而之誥奉母里居觴酒豆肉質儉如儒素身已垂白瑞慕無改後居正死家被籍其母給閒房廢地以養而之誥猶待其母無恙及母終之誥亦篤老不更仕而卒贈太子太保益端襄

既已發遣焉其辭卒置重辟時論快之後直黨屯岑港者從業柯梅宗憲屢討之不克本固劾宗憲老師縱寇濫冒功賞幾得罪及宗憲以康伯被劾下本固劾報復具以實聞時宗憲結歡嚴嵩勢傾朝野獨本固與之抗由是以風力稱而嵩以宗憲故憾本固求所以中之會遠左僉奏令本固以米六萬往賑將用稽緩為罪本固竟如期而還故事御史歷八年不復外補嵩特出本固為陝西西寧副使指揮星鎮有罪潛遣人至本固家賄千金本固怒卒論如法莊浪魯氏世官多富健兒主者稍損其餉遂詳本固論之立息及嵩敗由恭政入為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史督操江尋召為左副都御史拜刑部右侍郎改兵部理戎政隆慶初遷吏部左侍郎高拱以閣臣攝銓事公卿累息下之本固獨無所加四年進南京吏部尚書萬曆初張居正當國惡給事御史二人會考察貽書屬去之本固不聽明年引疾歸本固強毅有為三歷柄臣不少挫時服其鯁正居正殘廢薦不起卒於家陶承學字子述會稽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中書舍人遷南京御史嘗劾大將軍仇鸞罪人皆為之危已竟無他出為徽州知府後入多行賈動累萬金資

氣好訟訟以銀入為辭金無所惜視官府藐如以為可貨取也訟首勝成黨皆賀即負恚憤不欲生或賀者在門訟者已在遠口語詬誶至構怨數十年不止承學欲變其俗不屬聲色大者律斷小則以情宥之請寄賂賂無所施訟為衰息有投牒者輒曰此細事何足煩公府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乘其人多悔悟中罷有訟殺人者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兄即妻子非有沈寃而獲其腐骨即與殺者同律命具為服辭乃驗不得實者即重坐寄坐一二人罪自是無孰訟殺次者府圖畫掩衢市寂如當三殿工與採木使者以徽多木商將賦巨木承學盡供報郊迎使者而令父老述訴承學徐言徽誠無大木商者敗於外耳若責之徽商困而未終不得請出官帶千金昇商行市之使者許馬商以不因景王執國徽役夫徽當以萬人侯江干時承學已遷九江兵備副使未行白監司曰徽去江千里萬人頓江濱談王舟不時至安所食止有道逃得召之難盡取直於徽而募人江游貧者得直居者安堵不亦善乎於是遂收直罷役及行戎爭毀不納父老固請一笏墨一扇而已既渡九江景王舟亦從從審橫橫過供頓荷不給徽執

長吏置舟中要領乃出縣知縣亦見執承學故為徽責教若將遠游乃得脫嘗過刺賊袁三於黃石磯與賊破斬之積資歷湖廣右叅政福建按察使山東河南布政司所至撫循愛養惟治後靈無少貸常祿外錙銖不入按撫按以禮不為奸何由太僕卿改應天尹萬曆初歷兩京大理知選工部右侍郎改刑部張居正為政欲以吏事齊天下承學其同年生以其疑重寡言其勤吏事為類已將重用之六年既擢南京禮部尚書且內召而為忌者所譖遂見疑後南京檢事傅作舟教為人各聞不得刺請承學於居正

會京察拾遺居正以授言官遂罷歸里居二十年卒年八十一贈太子少保天啟初謚恭惠承學所居官皆有聲而在徽州尤眾置祠祀焉早幼學進士布政使子望齡字周望萬曆十七年會試第一是試第三編修再遷諭德告歸起國子監祭酒母老同辭不拜母喪以雙卒侍食文簡望齡居家孝友落於榮名雅好楊簡王守仁王畿羅汝芳之學在詞垣與焦竑黃輝輩講論不輟一時多宗尚之兄與齡弟與齡皆舉鄉試與齡好談名理尤近禪學仕終華慶推官主撰字明遠金陵人舉以進士官兵部主事嘗諫

武宗南巡被杖劄山東使推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使蜀代二王府餽遺無所受歷刑部員外郎明習法律嘗曰士大夫每以親案牘為俗吏虛糜官祿受成吏胥吾所不為也乃日治律學著讀私箋世推其精核總督明宗憲以計降王直陰請於嚴嵩欲赦直以示信推教然曰此叛民也與他降納異可使朝廷失刑以全宗憲少信乎直遂得誅尋出為山東僉事獲疾歸家居踰十年至萬曆初張居正柄國雅知推起補浙江僉事擢尚寶卿劉臺劾居正居正貶歸且乞歸諸曹奏留之推獨請全諫臣以安大臣累言自古明主欲開言路言雖不當猶優容之大臣欲廣上德人雖攻已猶薦拔之如宋文彥博之於唐介是也介論彥博事涉曖昧仁宗為之敗介而彥博亦因而罷相優大臣者未嘗不伸諫臣也且於介之敗也道中使將護及彥博再相力贊召介至今稱仁宗明主彥博賢相今陛下以社稷之故慰留輔臣九卿亦以社稷之故連章乞留皆非私也獨是居正留而劉臺終得罪無乃非仁宗待唐介意乎望陛下宥臺狂直還之朝列亦所以安輔臣之心也居正見之大恚遂出為南陽府推官自是變自陳罷之家居

又十餘年陸光祖奏錄乃起推南京太僕少卿時年七十餘矣歲中再遷大理卿二十一年拜南京刑部右侍郎就意伯劉世延主使殺人推蔽罪世延勒之革任尋就擢右都御史推既精於律比晚致通類不離法曹益治獄不懈嘗一當熟審兩慮重囚皆多所平反給事中盧大中劾其衰老遂致仕推為人恬澹誠懇溫然長者性嗜書尤邃經學易書春秋皆有纂述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子首堂字宇泰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遷庶吉士授檢討博覽羣籍著館閣倭寇劉鮮疏陳十議願假御史銜練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歸旋過京察以浮躁論調家居久之吏部侍郎楊時喬薦補南京行人司副終福建叅政肯堂平生無他嗜獨好著書尤精於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精粹世競傳之孫應鰲字山甫貴州清平衛人年十九舉鄉試第一嘉靖三十二年成進士遷庶吉士改戶科給事出為江西僉事三遷四川右叅政龍州宣撫薛兆乾作龍執奏將賀慶見巡撫谷中履問計應鰲曰昔也先挾英宗犯都城于肅慈與之戰而國威振卒返英廟天子宜然何有伊憐將不訂苟事姑息贖兆乾衛中

也中虛從其議劾兵備兆乾而慶見亦得免隆慶元年累遷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歲饑奏免兆化諸縣秋糧已陳勸學屬政親賢遠奸等十事太和小提督中官呂祥貪暴劾而罷之尋以病乞歸萬曆元年起故官疏請推詔書德意贈卹建文死事諸臣不報應鰲凡再蒞鄖陽皆以廉惠得民和明年入為大理卿又明年遷戶部右侍郎尋改禮部掌國子監事時舉人下第者率還籍自便莫肯赴監應鰲請遵祖制悉徵入卒業四年又言太學育才之區非舉貢胥吏不得入自景泰中開例納粟其途始濫然亦惟諸生得

與至隆慶間又惟及諸生降黜者由是鄉學所積盡歸之太學而太學乃藏污納垢之地矣甚且商賈與璽之子目不知書皆得託名俊秀濫廁賢閤他日可使服官取政哉乞亟罷前令毋使為辟雍玷於是諸生降黜及民間子弟不堪造就者皆不聽入監其秋帝幸太學先期習儀學正周道直者素狂易應鰲嘗叱之至是突呼曰天顏不遠咫尺奈何應鰲屢反顧以巾拭面不敬於是應鰲以見侮屬吏自陳求去帝以道直狂肆命下詔獄杖之削其籍應留應鰲尋以病予告十一尋召官衣薦起刑部右侍郎未止拜南

京工部尚書御史譚燿言其之狂遷延遂令致仕應鰲奮起荒微以學行知名為殿中人士之冠卒論文

畢錯字廷鳴石棣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權浙江提學副使吏部尚書具鵬子干請不得請於鵬適廣西右叅政尋進按察使再遷湖廣左布政隆慶初順陵神宮監卷人假寢園薦將派在菱藕魚鮓諸物鵬言陵寢祀典先朝所定先帝體歡皇遺意不忘湯沐粉榆豈忍以薦獻微物重累細民宜罷勿在撫按善其言以聞事得寢尋召為太僕

卿未至改應天尹海瑞撫江南移檄京府等於屬吏錯却不受瑞謝之而徐察錯政甚治更與相善進南京戶部右侍郎督理糧儲萬曆二年入為刑部右侍郎改戶部總督倉場權南京戶部尚書張若正專柄政苦東瀝錯意不謂善謝病去十一年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吏部十三年徵為戶部尚書時十庫供用物料歲有額徵而中人乾沒不已後行召買十歲間發帑金至七十九萬錯力請稽覈毋滋中飽時不能用明年帝以風霾諭所司數陳時政錯乃以九事上其言帝悅謂錦裘換衣多至萬七千四百餘人為

府諸監局匠役數亦稱是此冗食之尤耳程材量留
屏除冒濫其言戒令更謂州縣文田徒滋奸弊雲南
鼓鑄不剛正直官已裁而復置田欲墾而再停請教
所司凡土俗相沿人情習便者與民遵守毋率意改
更其言崇儉德謂袍服錦綺歲有積餘何煩頻織天
燈之費輒至鉅萬尤為不經濫予不可不裁淫巧不
可不革其他節財力核邊費定徵輸正風俗勸聖學
並多切要而所言停召買復歷指十庫侵蝕之弊於
是近習以不利已從中撓之此得旨他皆報可惟清
冗濫停召買不行銷以志不盡展未幾引年乞罷于

都御史巡撫江西歲旱發粟行賑屏騶從步禱雨立
降九江撫州歲潦民失業轉徙有司以通賦累考成
成曰長此無已官民兩盡矣乃築長堤捍水民業得
復賦以大登贛州俗習險善聞有爭產相格殺巡撫
名之為賊驛書會勦成曰此一獄吏事耳何兵為賴
撫獨以兵掩擊賊斬百十計復請會疏獻捷成愀然
曰公下殘民命上欺朝廷吾塞耳不欲聞乃欲見泥
耶辭不與清江樟樹鎮商賈總萃每苦盜賊後增戍
兵始安兩備待屢不繼成奏言此鎮額稅百七十餘
金耳今又且十倍請以舊額輸部餘留餉兵從之歷

馳驛歸籍所居務盡職遇事守正有物望年及八十
賜存問加太子少保後凡存問者再其孫汝稷奉表
入謝詔以為太學生年九十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
恭介

工部左右侍郎八年拜南京工部尚書久之既改禮
部移疾歸十五年起南京吏部尋改兵部奏贊機務
成沈察察言至軍國大計每直辭正色人望歸之已
引年乞休詔加太子少保致仕五十二年復以本官

楊成字允大長洲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工部主
事歷浙江副使隆慶初進四川叅政蜀王故貴偕諸
司朝謁執禮過卑成據典制爭之王不能屈王府所
侵山林陂田輒釐還之民三遷廣西左布政使時有
泣用兵成主調軍食不煩民而事集入覲吏請以異
查治裝成笑卻之萬曆元年召為應天府尹進右副

召掌南京都察院力辭不赴朝廷為虛位者三年然
後聽許詔賜存問卒諡莊簡子子濂以篤行聞鄉里
私諡端孝先生子濂子廷樞字惟斗舉崇禎庚午鄉
試第一盛有時名陽華時不屈死
劉一儒字孟真夷陵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
主事為吏部尚書楊博所知調為己屬歷考功郎中

陸慶初擢南京太常少卿請急去萬曆四年累遷大理卿父喪解官八年召拜刑部右侍郎其冬轉左時張居正當國久益操切一儒其姻也在道貽書規之居正不憚越二年居正死親黨多坐斥獨一儒更以高潔為士論所稱尋拜南京工部尚書甫半載移疾歸初居正女歸一儒子珠非執篋箱盈溢一儒悉為之別室戒家人毋啓視及居正勢益烜赫一儒益引避歲時聞簡畧後居正貴產盡入官箱給閭田贖其母一儒乃蚤向所賦物還之其家藉箱給南京御史李一陽頌於朝言一儒為居正姻戚恐為所泥高舉遠蹈昨蒙恩登用又未久遽還清風素節儼然不錮乞還之朝端以厲恬讓帝雖可其奏而一儒竟不赴召再踰年卒天啓中追諡莊介

給時裁量田數毋令過多仍限其世次爵絕歸官制可尋巡按四川還朝會高拱再輔政廷瞻先嘗論拱遂引疾歸神宗立起故官旋擢大理丞歷太僕卿萬曆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番賊屢犯松潘令副使楊一桂總兵官劉顯勳之職其渠率率蠻納款時詔有司用贖銀積穀廷瞻以所部民貧訟簡贖銀不足請量減其數部臣言積穀本以備荒若定數取盈勢必重罰是以為民者戕民也宜如廷瞻言於是區天下州縣為三等減穀數有差先是風村白草諸番盡籍二十八若頗強梗至是率男婦八十餘人來降且請貢蠟習漢儀詔著版籍石泉為編氓後命總兵顯討建昌僞屢洗馬姑宰鐵口諸叛番皆震懼獻首惡二十人出降廷瞻以柔遠功增俸一級八年進右副都御史撫南贛入為南京大理卿歷兩京戶部左右侍郎十二年以右都御史出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寶應汎光湖故有堤蓄水濟運平江伯陳璜所築也顧下流無所洩因決為八浚匯成巨潭諸鹽場皆沒淮流復奔入勢益洶湧一日溺千人沒漕舟數十前巡撫李世達等議開越河避其險廷瞻承之為相度地勢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為石牻三減水

牖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
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民不告勞詔旨褒嘉賜河
名私濟進廷贖戶部尚書巡撫如故明年改南京刑
部尚書未上乞歸久之卒贈太子少保兄廷陳見文
苑傳

魏時亮字工甫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選兵科給事中疏陳安民之要言今四方多盜
皆緣民貧而吏不恤宜責守令敦實政養民責撫按
修實功課吏災傷州縣先安輯見戶蠲除逋租俾存
者不流而流者樂返更酌常平義倉之制以贖錢備

糴諸靡文苛政一切禁止則民生自安且聖明所以
鼓動天下者惟在教旨今有司率廢格不行主澤既
墮民愈失所自今六部奏請得旨當勅所司尅日奉
行不如詔者罪之疏奏帝稱善立命行馬檢討兵可
行貪縱劾罷之隆慶元年正月七日有詔免朝越三
日復傳免時亮以新政之初不宜遽急上疏劾諫尋
以左給事中副檢討許國使朝鮮故事王北面聽詔
使者西面時亮以為非禮爭之竟南面宣詔還進戶
科都給事中因列上遼東事宜且言忻城伯趙祖征
北鎮縱下擾民祖征坐奪祿帝自即位頗好娛佚

時亮請慎起居罷遊晏日御便殿省章奏召大臣裁
決報聞興都故有在地八千三百頃後中官兼併復
增田八百頃立三十六莊屬民特甚帝已從撫按奏
屬有司徵租兼併者還之民民大悅已而中官張堯
為諸帝又許之時亮抗章極諫竟不納時帝臨朝拱
默未嘗發言及石州陷有請帝詰問大臣者越二日
請罷帝果問石州破狀將有所商畧而中官王本者
輒從旁詬諸臣欺蔽帝愠目憚之本猶判判不休其
黨肘之始息帝不悅而罷中外聞其事莫敢言時亮
獨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且數其不法教事疏雖不
行士論壯之十月初詔停日講時亮率同列言天未
沍寒不宜遽輟儀請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從祀文
廟章下所司又言方春東作宜勅有司釋繫繫停獄
訟俾盡力南詔詔可明年六月言今天下大患三藩
祿不給也邊餉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藩有一時之
計有百世之計亟立宗學教之禮讓消其驕溢侈暴
之習凡祿厚萬石者歲捐五之一二千石者十之一
千石者二十之一以贖貧宗立為定制此一時計也
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甚宜令就近散處給之以閒
田使之耕以代祿而奸生之孽重懲削之條此百世

計也邊餉莫要於屯鹽近邊大臣屬尚鵬鄒應龍凌
鷹總理事權雖重顧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
兼理山東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
輕塞下非遺官初指也且一人而領數道曠遠難周
今請在內地者專責之巡撫而尚鵬等三人分任塞
下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備自
裕今天下府庫殫虛百姓困瘁而建議者欲罄天下
庫藏輸之內府以濟旦夕之用脫州郡有變何以待
之此不可用也夫守令以養民為職其要在勸農桑
清徭賦重鄉約以厲俗嚴保甲以防亂而簿書獄訟

催科之巧拙不與焉惟實行此教者然後足以阜民
而善俗疏上多議行其冬復疏言天下可憂在民窮
能為民紓憂者知府而已宜慎重其選舉治行卓越
即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激勸督學者天下文教所
繫當擇學行兼懋者任之毋限以時俟其教行望峻
則召為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勵其一則言久任部
雖報允然後卒不行先是九月詔市珠寶時亮及戶
部周爭遂寢至十二月復傳旨趣辦時亮再疏論列
帝竟不從三年擢太僕少卿初徐階高拱相構時亮
右階與朝臣爭致拱罷去已而復入考察言官坐

時亮素行不謹落職萬曆十二年用丘梓余懋學等
薦起南京大理丞再遷太僕卿請復種馬之制母專
徵課直未幾遷東臺提詔取太僕馬價銀四萬兩充
賞著為例兵部言賞功故發內帑無責之太僕者今
祖制忽更一旦邊陲需馬何以應之詔自今不及萬
兩方給自內庫滿萬則取之太僕於是時亮疏爭卒
不能得俄遷光祿卿改左僉都御史十五年進左副
都御史攝京營戎政陳安攘要務十四事尋請以水
利義倉生養賦役清獄弭盜善俗七條課守令歲終
報部院及科計吏時以修廢定殿最又上法祖四制

子請皇長子出閣講學歷刑部左右侍郎十八年拜
南京刑部尚書踰年卒官時亮初好交游負意氣嘗
劾罷左都御史張永明為時論所非時亮亦悔之既
中遭挫抑潛心性理之學天啓中諡莊靖
論曰隆萬二十年間海內久安兵革粗息士大夫雍
容廊廟雖循分可與為治而其間權臣迭易措置乖
方諸臣雖雅具器幹動多沮忤大都皆齎志以去鮮
克盡展鳴乎亦可以觀一時變矣

明史卷三百十九

列傳一百七十

俞大猷 戚繼光 劉顯

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少好讀書受易紳先生王宣林福趙本學得虛齋蔡氏傳又從李良欽學擊劍家貧屢空意豁如也父沒棄諸生嗣世職百戶舉嘉靖十四年武會試除千戶守禦金門地雜軍民屢訟難治大猷導之禮讓訟為衰止時海寇頻發陳書監司論其事監司怒曰若小校安得上書杖之奪其職尚書毛伯溫征安南復上書陳方畧請從軍伯溫奇之會兵罷不果用二十一年俺荅大入山西詔天下舉

武勇士大猷詣巡方御史白薦御史上其名兵部乃走京師會伯溫方掌樞務復上書自通伯溫送之宣大總督翟鵬所召見論兵事大猷委折之鵬心異其言謝曰吾不當以武弁待子下堂禮之驚一軍然亦不能用也大猷辭歸伯溫用為汀漳守備治武平作讀易軒與諸生為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劍由是武平一軍特精二十四年海賊康老作亂發水師連破之俘斬三百餘人盡奪其甲仗擢署都指揮僉事僉書廣東都司新興恩平峒賊譚元清等屢擾粵總督歐陽必進薦大猷圖之乃修保甲增營堡令良民自

為戢守而親率教人遍詣賊峒推至誠曉譬禍福且教之擊劔賊見其劔術莫不駭服有蘇青蛇者力能格猛虎大猷始之墟市斬之賊益驚畏乃詣何老猶峒令歸民侵由而招諭巨魁數輩悉伏罪自是良民不畏盜新民不畏兵二邑以寧二十八年朱統巡視福建薦為備倭都指揮會安南入寇必進奏留之先是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卒子宏漢幼其大臣阮敬謀立其婿莫敬典范子儀謀立其黨莫正中互相讐殺正中敗挈其黨百餘人來歸于儀杖殘卒遁海東至是妄言宏漢死迎正中歸立擁眾剽掠欽廉等州嶺

海騷動必進檄大猷討之馳至廉州則賊攻城方急大猷以舟師未集遣教騎馳入賊營諭以歸順且聲言大兵已壓境賊不測果解去無何舟師至設伏剋頭嶺賊果來犯欽州大猷以舟師遮賊後盡奪其舟賊溺死甚眾七月復入寇大猷督水陸師進至永安萬寧連戰數日大破之生擒子儀弟子流斬首千二百級窮追至海東雲屯檄宏漢殺子儀果函首來獻捷聞嚴嵩抑其功不叙但賚金五十而已是年瓊州五指山黎賊那燕反構感恩昌化諸峽剽劫崖萬安感恩昌諸州縣攻圍城郭必進獲檄大猷討之會朝議設

恭將於崖州即以火猷改任乃會廣西副將沈希儀諸軍剋期進勦生擒斬首五千三百有奇招降者三千七百乃言於督撫曰黎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哉宜圖善後策建城設市用夷漢法雜治之可使數十年無反督府納其言火猷乃單騎入峒與黎定要約開誠化導黎悅爭持牛酒迎勞海南遂安三十一年倭賊大擾浙東詔授火猷寧台諸郡恭將明年賊攻破寧波昌國衛火猷以舟師擊却之復攻甬紹興臨山衛乘勝轉掠至松陽知縣羅拱辰督兵禦之賊浮海走火猷率舟師邀擊斬獲多然

竟坐失事與副使李文進等俱停俸未幾逐賊海中焚其船五十餘俘斬七百有奇詔予俸如故三十三年賊據寧波之普陀火猷督兵驅勦將士半登賊突出乘之殺武舉火猷等三百人坐戴罪辦賊六月蘇州倭流劫至嘉善轉趨松江出海火猷引舟師敗之吳淞所詔除前罪仍賚銀幣其冬賊自健跳所入掠紹興諸縣火猷連戰賊之斬首三百餘級旋代湯克寬為蘇松副總兵明年四月賊犯金山火猷戰失利時松江柘林賊盈二萬總督張經欲火猷連戰火猷曰吾頭可斷豈可使吾孽不勝哉至五月諸軍畢集

乃從經火猷賊於王江涇斬首以二千計竟坐金山失律誦充為事官而王江涇之捷為趙文華胡宗憲所獲火猷迄不獲叙時柘林倭雖敗復有新倭三十餘艘突犯松江青村所攻城不克縱火自焚其舟登陸肆掠其他若南沙小烏口浪港諸處悉有倭賊泊岸即焚舟散劫官兵稍稍逼之賊乃合營犯蘇州陸涇壩直抵婁門南京都督周於德引兵來援一戰而敗賊遂分為二一由齊門而北轉掠浙暨一由胥門水潰而南轉掠橫塘諸鎮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勢甚熾火猷偕副使任環擊賊陸涇壩大

敗之斬首二百七十焚其舟三十餘餘賊奔潰其先泊三文浦者駕舟出海火猷引水軍遮擊沉其船七艘斬首一百三十賊退洶海中三板沙頃之他倭自嘉興犯吳江火猷及環督水陸兵邀之鶯脰湖諸處復破之賊奔還嘉興三板沙賊既敗掠民舟將遁火猷以水師追擊於馬蹟山生擒其魁俘斬百五十賊之聚金涇許浦白茅港者剽掠既久俱駕舟出海火猷分部水軍追及於茶山縱火焚其五舟賊走保馬蹟山三板沙將士復追及之壞其三舟俘斬百二十人江陰蔡港倭亦引舟出洋官兵分擊於馬蹟馮園

齊山諸處斬獲甚多值颶風大作賊舟多覆次日柘
林倭亦泛海出洋為官兵衝擊及海風簸蕩沉溺二
十餘舟餘賊退還海港登陸死劫無何復泛舟出海
大猷及僉事董邦政各督所部水軍擊之斬首百七十
級獲其尤舟餘舟遺風復環其三賊止餘三百人自
蔡廟港登岸走據華亭陶宅鎮屢敗趙文華等大軍
後見官兵四集夜走周浦屯永定寺中官兵遂進圍
之而柘林失風之賊復有九舟巢於川沙窪已而衆
漸集至四十餘艘而繼至者猶未已巡撫曹邦輔勅
大猷擁兵縱賊世宗怒奪大猷世廢責取死罪招立
功自贖閏十一月周浦賊以官軍攻圍急乘夜東北
奔為遊擊曹克新所邀斬首百三十遂與川沙窪賊
合營諸軍日夕伺擊賊乃焚巢出海大猷急借副使
王崇古合兵入洋追之及於老鶴嘴生禽斬首二百
有奇燬其巨艦八焚溺死者無算餘賊奔上海浦東
先是以倭患亟特命都督劉遠為浙江總兵官兼轄
蘇松諸郡遠至數月一無所為廷臣爭言大猷才可
用三十五年三月遠罷遠以大猷代之四月賊犯西
庵沈莊及清水窪諸處大猷督邦政擊之斬首三百
五十賊遁陶山詔還大猷世廢六月賊自黃浦遁出

海大猷督水軍追之斬首三百餘級其年十一月
以與平徐海劫加都督僉事海既平浙西之倭悉清
獨寧波舟山倭據險結巢官兵環守不能克是時土
兵狼兵悉已遣歸而川貴所調麻寮大刺鎮溪桑植
兵六千始至十二月大雪大猷督諸軍四面攻之賊
悉聚出敵殺土官一人諸軍益怒競進賊大敗擁柵
自固將士用火焚之賊多死其逸出者復為官軍所
殲賊盡平加大猷署都督同知明年胡宗憲方圍汪
五月盧鏗言將與通市大猷力爭不可及直誘入下
吏其黨毛海峰等遂擁衆據舟山阻岑港自守大猷
進軍環攻之雖時有少勝然海中素苦毒霧賊憑高
死關將士莫利先登多陷沒而新倭又大至朝議恐
其合營教趣宗憲平賊宗憲畏罪謾為大言以對於
是廷臣競詆宗憲并劫大猷乃奪大猷及恭將戚繼
光職期一月內蕩平大猷等懼攻益力賊死守不下
三十七年七月乃自岑港移柯梅造舟將遁十一月
舟成遂泛海去大猷等引戰艦橫擊之沉其一舟稍
有新獲餘賊遂揚帆而南流劫閩廣時官軍圍賊已
一年宗憲利其逸去實陰縱之故不督諸將邀擊已
而御史李瑚劾宗憲貽禍隣國宗憲懼以大猷與瑚

俱福建人疑其滿言且欲委罪自解明年三月劫大
猷故遣節制縱賊不擊世宗怒建繫詔獄再奪其世
廢朝士盡知其寃然畏宗憲無敢言者時陸炳與錦
衣素賢大猷密以已貴投嚴世蕃獄得解令立功塞
上大同巡撫李文進故與大猷共事浙東習其才與
善軍事乃勸獨輪車用人推輓翼以步卒更佐以游
騎上下山坡拒賊馬大便利嘗以車百輛步騎三千
大挫賊於安銀堡文進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京
營之有兵車自此始也文進將襲板升謀之大猷果
大獲詔還其世廢未幾賊掠山西廣武大猷偕諸將
拒却之先是論平汪直功許大猷除罪錄用至是鎮
軍有警川湖總督黃光昇薦大猷即用為鎮軍叅將
諸土司昔從討倭隸大猷麾下熟其威名相戒毋犯
廣東饒平賊張璉聚黨數萬張官借號攻陷城邑積
年不能平四十年七月詔移大猷南贛合閩廣諸將
討之時胡宗憲善制江西知璉已遠出撤大猷急擊
大猷曰法在攻其所必救吾潛師搗其巢彼必還救
因而乘之獲不勝矣奈何以數萬之衆從夫浪走
哉時諸道兵猶未集明年四月大猷疾引所部萬五
千人先登柯窩嶺俯瞰賊巢璉果返救大猷連破之

斬首千二百餘級賊懼被搦不出乃遣間使離其黨
俾說璉出戰將士從陣後執之并執其魁蕭雪峰廣
人爭功獲之以去大猷不與較散其黨二萬不戮一
人六月擢副總兵協守南贛汀漳惠潮諸郡時江西
群盜畧盡獨程鄉巨寇葉寧林朝曦徐東洲跳梁如
故大猷移師夜襲寧葉寧遁去東洲與官軍遇於武
平伏發就擒朝曦復約賊首黃積山謀大舉官軍乘
積山無備攻克其巢斬積山惟朝曦漏洩後亦為徐
甫宰所滅其年十一月擢福建總兵官未拜命倭陷
興化責戴罪辦賊四十二年正月大猷馳至平海駐
軍秀山去賊營三四里深溝高壘弗與戰而密布舟
師於海外賊進無所掠退不得出困甚四月遂與成
繼光共平賊繼光受上賞大猷但資銀幣而已其年
十月從鎮南贛明年改廣東時潮州倭寇二萬與巨
盜吳平相犄角而諸峒賊首藍松三伍端溫七葉丹
樓輩各擁衆肆掠惠潮之間歲無寧日閩賊則程紹
祿亂延平梁道輝擾汀州勢亦猖獗大猷既屢剪巨
寇威名甚盛群盜畏之先遣使督紹祿歸峒五月抵
上杭單騎入其營紹祿叩首請受杖遂統以行令驅
道輝歸峒通汀其黨遂散紹祿歸其黨亦散竟為他

將勦滅八月至惠州時恭將謝勅與伍端溫七戰失利詭言俞家軍至端大懼馳至陣前驅諸酋以歸無何大猷果至端乞降而溫七遣戰敗被擒端益懼自縛詣軍門乞殺賊立効大猷許之因使為先驅嘗賊官軍繼之圍倭於那塘四面縱火一日夜連克三巢焚斬四百有奇其十二月大破倭寇於海豐倭初自福建流入官軍乘其初至急擊之倭懼悉奔崎沙甲子諸澳奪漁舟入海遇暴風舟多覆沒得脫者二千餘人走保海豐金錫都大猷督諸將圍之相守且兩月賊食盡欲走副將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斬其渠帥三人恭將王詔等軍繼至賊遂大潰俘斬無遺乃恭師潮州以次招降藍松三葉丹樓遂使招吳平平刺賊其衆尤盛至是懼率衆來謁大猷使居梅嶺勦賊自贖已而復叛造戰艦數百聚衆萬餘築三城守之行劫濱海諸郡縣福建總兵官戚繼光督兵襲之平盡移船重入舟率衆遁保南澳日事焚掠四十四年秋駕舟犯福建把總朱繼等邀之海中戰沒詔昔趣進兵甚急其年十月大猷將水兵繼光將陸兵夾擊平於南澳大破之平僅以身免奔據鏡早之鳳凰山其衆漸集勢復張時繼光留擊南澳餘賊獨

大猷所部恭將湯克寬學超等引兵殲賊後連戰俱不利平遂趨樟林掠民舟出海明年正月聞廣巡按御史陳萬言陳聯芳交章論列大猷坐奪職會河源翁源二縣賊魁李亞元等猖獗總督吳桂芳留大猷討之徵兵十萬分為五哨期至進大猷先遣間使潛携賊黨而親督諸將直搗其巢生擒亞元俘首一萬四百奪還男婦八萬餘人俘獲賊馬以千計招降者又六千人詔計大猷執復其年九月即用為廣西總兵官故事兩廣以一勦臣為總兵官與總督同鎮梧州至是用科臣歐陽一敬議兩廣各置大帥罷勦臣不道乃召恭順侯吳繼爵還京令大猷佩平蠻將軍印廣西之有總兵官自大猷始也是時伍端已死其黨王世橋出劫東莞執同知郭文通大猷督軍進討連勝之其部下執西橋以獻進大猷署都督同知海賊曹一本者既降復叛突犯雷州恭將魏宗瀚王如澄修印率舟與戰敗績執印及把總俞尚志以去官軍死者八百人已而歸尚志乞撫復犯官軍戰數日守備李茂材中礮死官軍復敗事聞詔大猷督督廣東軍協討隆慶二年六月一本率衆直犯廣州七月犯福建遠近震動大猷合郭成李錫軍合勦之賊

盡擒賊錄功進右都督廣西古田擒賊黃朝猛章銀豹等久為民患嘉靖末嘗兩入會城掠庫金殺參將黎民表守臣莫能制四年巡撫殷正茂徵兵十四萬屬大猷討之乃分為七道期十二月朔並進連破東山鳳凰大巖洞水數十巢賊大潰聚保湖水巢極巖大猷會諸軍合攻之賊殊死鬪相持十餘日未下大猷陽分兵擊馬浪諸賊而密令參將王世科率死士乘兩夜出賊不意登山設伏黎明砲發賊大驚諸軍攀援直上賊盡墮崖谷死馬浪諸巢亦相繼下以明年三月朔頒師斬首獲生八千四百有奇朝猛銀豹俱被擒餘悉撫定百年積寇盡除論功進世廕為指揮僉事大猷為將屢馭下有恩數建大功威名震於南服而巡按李良臣乃劾其奸貪不法兵部力保持之詔許還籍候調其冬起南京右府僉書未任詔以都督僉事為福建總兵官萬曆元年秋海寇突犯閩峽澳官軍失利大猷坐奪職明年四月復以署都督僉事起後府僉書領軍營訓練未幾三疏乞歸卒贈左都督諡武襄大猷幼負奇志以古賢豪自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故所在勦庸卓然武平崖州饒平皆為祠祀諱倫嘗與書曰

節制精明公不如倫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天祥毅如于廷益可以托孤寄命智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其為名人推重如此子咨舉仕為福建總兵官

戚繼光字元敬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入為神機坐營有操行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中既嗣職待試武闈值俺荅薄都城上書陳戰守大計山東嚴選班軍入衛繼光領中軍部伍獨整用薦擢署都指

揮僉事情倭山東三十四年改僉浙江都司尋遷參將分部寧紹台三郡三十六年倭犯樂清瑞安臨海繼光赴援不及當獲罪以道阻見原明年會俞大猷兵圍王直餘黨於岑港久之不克坐免官戴罪辨賊已而倭遁他倭復犯台州所部六縣悉遭焚掠給事羅嘉賓等劾繼光勦賊無功通番有跡下御史按問旋以平王直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先是繼光至浙見衛所軍窳不習戰而金華義烏兵慄悍可用言於當道請練為兵乃召募得三千人親教以擊刺法長短兵間進退用由是繼光所將一軍特精又以南

方多藪澤不利馳驅乃因地形制陣法其節短其數明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器械凡可制敵取勝者莫不精求而更置之自是戰無不利成家軍名聞天下四十年倭賊復大舉入寇分掠桃渚圻頭繼光急趨寧海道桃渚敗賊於龍山進至雁門嶺賊奔遁乘虛襲台州繼光還軍與賊手殲其魁餘賊敗潰或入瓜陵江盡死而圻頭倭復焚舟趨台州繼光簡銳卒千五百人擊之追至大田賊問道走仙居繼光從大道邀擊縱火焚之無一脫者先後九戰皆捷俘賊一千有奇焚溺死者不可勝計其犯寧波温州者又焉

總兵盧鏗奏將牛天賜所破浙東平繼光進秩三等其年間廣賊流入江西轉掠鉛山貴谿諸縣總督胡宗憲檄繼光援之繼光引軍馳赴擊賊上坊巢大破之俘斬六百餘人賊奔建寧繼光還軍浙江賊復乘虛攻陷宜黃為南贛軍所敗乃遁明年倭大舉犯福建其自温州流入者合福建連江倭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諸縣自廣東南澳流入者合福清長樂倭攻陷玄鍾所延及龍巖松江大田古田莆田靡不殘破是時寧德鳳巖陷距城十里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特甚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進擊相守踰年其新

至者結營牛田而首長營興化東南互為聲援閩中故無大帥兵寡賊多連章告急宗憲復檄繼光勦之乃問道疾趨先擊橫嶼賊令軍中人持草一束填壕而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餘盡焚溺死還被掠人口三千七百有奇乘勝進次福清直搗牛田賊大敗覆其巢餘賊走興化繼光令將士銜枚急追夜四鼓抵賊柵下賊猶不知縱火夾擊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餘多死於火平明帥師入城興化人始知其彩帳牛酒郊勞者不絕為勒石平遠臺是時劉顯亦屢破賊閩中荷寇既盡繼光乃旋師抵福清過倭自東營澳登陸度兵擊之斬首二百級遂行而新倭至者益衆攻圍興化城城中堅守且匝月士皆疲困會劉顯遣帳下卒八人賫書城中其衣皆刺天兵二字賊殺八人衣其衣詭言劉將軍投牒賊城上語守將曰今夕且息鈴柝將有所謀或疑其詐請執之劉使翁時器怒不許罷鈴柝如賊約夜未半八人者斬聞延賊入時器及泰將畢高遁去通判奚世亮攝府事遇害城中大亂伏屍狼藉興化多衣冠巨族華屋相望城外先以寇亂民間資財悉擄入城最為繁富至是焚掠一空留屯兩月破平海衛據之先興化未

陷中朝已命俞大猷為福建總兵官繼光副之大猷與劉顯相持不敢擊四十二年四月繼光將浙兵馳至廵撫譚綸令繼光將中軍顧左大猷右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四面合圍因風縱火賊珠死戰皆灼爛屍相枕藉無一獲免斬級二千二百縱還被虜者三千人綸上功繼光為首顯大猷次之帝為告謝郊廟大行叙賚繼光先以橫嶼功進署都督僉事及是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其年十月遂代大猷為總兵官時閩中舊倭畧盡餘黨復糾新倭萬餘攻圍仙遊凡三月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固安追至王倉坪賊復敗斬首數百級餘孽墜崖谷死者尚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軍為五甬身持短兵緣崖攀荆棘而上直逼賊營賊伏發繼光氣愈奮督各甬並入賊巢得斬又數百人餘賊得脫者流入廣東掠魚舟出海遁四十四年倭自浙突犯福寧繼光督叅將李起等合水陸兵擊敗之乘勝追勦永寧賊又敗之先後斬賊三百有奇其年十月與大猷合擊巨寇吳平於南澳平僅以身免繼光遂留擊餘孽之未下者盡平之繼光為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者與大猷均為東南名將操

行不如也而果殺過之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騷擾電報車見掃除及是屢推大寇威名更出大猷上隆慶初給事中兵時未以前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省徵調之煩部議獨用繼光乃召為神機營副將先是譚綸在浙閩與繼光共事熟其才至是督師還薊集步兵三萬徵浙兵三千請專屬繼光訓練帝可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既至鎮周閱營伍見將卒咸不足用慨然太息明年二月上疏極陳其弊畧言薊門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塞遙迤絕鮮郵置使客驛終日事將迎是恭遊為驛使而營壘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於事三也守塞之卒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鋒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去邊備曷脩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夫邊之所藉惟兵兵之所藉惟將今恩威既不足以服其心分數形名又不足以齊其力以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

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也諸鎮入衛之兵嫌非
總兵紀律四也畿輔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
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既不練何以練兵
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以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
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為砲手者
常十七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
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欲藉以制勝
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
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
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蒞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
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
林薄箭驛邊外之形也賊入平原利於車戰賊在近
邊利於馬戰賊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
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
浙兵能之臣發身浙江思用浙人有以也顧更予臣
浙東殺手砲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
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處給臣不勝
幸甚又書臣官為叔設諸將視若嚴寇臣安從展布章
下兵部言蒞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

觀望宜召還總兵郭琬專任繼光從之乃命繼光為
總兵官鎮守蔚州永平山海諸處而浙兵止弗調錄
破吳平功進右都督賊入青山口拒却之自嘉靖以
來邊牆雖修墩臺未建賊至瞭望不周嘗致失事繼
光乃巡行塞上相地形議建墩臺畧言蔚鎮邊垣延
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圯徒費無益
請跨牆為臺畔砲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
百人鎧仗秧種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
座然邊卒木強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為一軍
用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如期至陳而
待命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晡植立不動邊軍大驚
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
勢聯接工費亦大省兵部上其功詔予世廕資銀幣
繼光乃議立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為方
陣用代城郭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輕便
利可遏賊騎衝突賊至則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
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篋筦賊奔則騎軍進也
遂北又慮師不宿飽置糧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為
邊鋒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
犀利將士遵令用敢越軌自是蔚門軍容常為諸邊

寇當是時俺答已納款奉貢宣大以西烽火寂然獨
小羊嶺土蠻徙居補漢地控弦之士十餘萬常為
前門憂而朵顏首董狐狸及其兒子長昂交通土蠻
時服時叛自繼光在事警報為稀然猶時有鼠竊萬
曆元年春二酋謀入寇先馳喜峯口索賞不得則肆
殺掠傍塞行獵以誘官軍繼光提兵掩擊賊敗走幾
獲狐狸其妻獲寇桃林邊備嚴不得志去長昂亦引
五百騎犯界嶺官軍與戰斬獲多二酋頗懼遣使使
使誠之降狐狸喜款閔請貢廷議許之給以歲賞首
益驕明年春長昂復窺洪山桃林界嶺諸口既不得

入則與董酋共逼長禿令以三百騎寇榆木嶺轉掠
董家口繼光率將士逐之賊走追至肅門北安駝石
去邊百五十里生獲長禿以歸長禿者狐狸之弟長
昂叔父也於是二酋率其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
死罪狐狸又獨卸甲服素衣叩頭乞赦長禿繼光及
督府劉應節等議遣副將史宸羅端詣喜峯口受其
降諸酋羅拜獻還所掠邊人橫刀設誓乃釋長禿許
通貢如故自是終繼光在鎮二酋不敢犯前門繼光
尋以守邊勞進左都督已增建敵臺大修邊備分所
部十二區為三協協置副將一人分練士馬邊防益

固七年春首炒蠻偕委婦大婁只襲柘嶺安邊山掠
邊華官軍進至葦子石遇炒蠻後以五百騎入掠將
士與戰破之追奔六十里而還其年十月土蠻大舉
寇遼東繼光聞急提兵赴援偕遼東軍併力固拒賊
不敢入引退先是繼光已加太子太保至是錄功加
少保自順義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錢穀曰
修險隘曰練兵馬曰整器械曰開屯田曰理鹽法曰
收塞馬曰散叛黨三歲則遣廷臣閱視而殿最之繼
光類以八事修舉資金廩子是時南北名將馬芳俞
大猷已前卒獨繼光與遼東李成梁在薊門以隻騎

不入為功故繼光專主守薊門守固則賊盡聚於邊
故成梁獨擅戰功蓋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師由是
邊防獨重薊門增兵益餉騷動天下後置昌平鎮增
設大將與薊門相唇齒猶且時備內地屢軍殺將先
後督府王忬楊選並以失律誅而大將白廣成廷隆
慶丙寅十七年間易置者十人卒不獲善去繼光在
鎮十六年前門晏然居民得安耕牧繼之者踵其成
規猶得數十年無事亦賴當國大臣張居正輩知人
善任而全事督撫若譚倫劉德節梁夢龍輩咸推心
置腹動無掣肘故繼光益得發舒建居正沒半歲言

官不審邊計好搏擊武臣而兵科張昂思者遂言繼光不宜於北當用之南當用者素惡繼光不附已遠改之廣東繼光邑邑不得意強為一赴踰年即謝病而兵科張希舉等復橫加排詆竟罷歸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薦反奪俸繼光亦以是年卒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南方戰功特盛北則計專主守均為封疆倚賴所著紀効新書練兵事實譚兵者遵用馬弟繼美亦為貴州總兵官

劉顯南昌人生而膂力絕倫稍通文義家貧落魄之叢祠欲自經若有神護之不死乃間行入蜀為童子

師已冒籍為武生嘉靖三十四年宜賓苗酋阿康返作亂眾至數千巡撫張泉集兵討之顯從軍先登陷陣手格殺五十餘人禽其首惡三人諸軍繼進賊盡平顯由是知名授官副千戶時有納級之令輸貲為指揮僉事其冬南京振武營初設兵部尚書張整薦顯知兵召令訓練明年擢署都指揮僉事僉書浙江都司又明年遷叅將分守蘇松倭賊犯江北逼泗州整懼急檄顯防浦口以衛南京顯則賊掠久必遁請於整進擊至安東時方暑顯被一單衣率四騎直前誘賊而伏精甲於岡下賊出搏戰斬其騎一人且聞

且却馬中矢駭下馬拔鐵射殺遁騎一人誘至岡下伏發賊大敗去出所俘女酋以盡將士顯戒毋犯恣縛送有司明日整衆復戰潛令人伺賊出悉焚其舟既交鋒顯手斬賊帥一人餘衆披靡諸軍鼓譟並進賊敗走舟舟已焚諸軍感之水涯死者無算顯以功進秩三等尋遷副總兵協守江浙三沙倭復流劫江北被圍於劉家庄顯以銳卒數千來援巡撫李遂令盡護江北軍顯益奮率所部大呼直入諸營繼之縱火衝擊自辰迄酉賊巢始破逐北至白駒場茅花墩又連敗之先後斬首六百有奇賊盡殄顯既奏功恐

撫遂謂賊由三沙來實盧鏜及顯罪顯坐停俸已應天巡撫翁大立薦顯驍勇敢戰善附士卒請久任以責其成帝可之振武營自兵變後諸將專事姑息兵益驕給事中魏元吉薦顯擢顯署都督僉事節制其軍顯以故所統蜀卒五百人隨往一軍帖然尋以江西寇警詔顯赴勦初賊自福建長汀轉掠石城流劫臨川東鄉金谿諸縣衆至萬餘殺掠吏民以萬計勢甚熾顯至督兵敗之陽湖賊遂遁四十一年五月廣東賊大起詔顯充總兵官鎮守其地廣東故無總兵官嘗以一勦臣總鎮兩廣其人率統袴子不習兵致

群盜四起至是始以顯為之會福建倭患棘顯赴後與恭將戚繼光連破賊於蘇墩港諸處群寇晷盡而新倭至者日衆其年十一月攻圍興化城顯急提兵往救則城已陷始顯所統大兵多留江西討賊從入閩者不及七百人且疲於奔命而倭新至氣盛顯知不敵但逼城為營以伺其隙顯雅有威名興化人初聞其至謂必旦夕破賊既而相持不擊大失望南京給事御史交章劾之兵部以顯屢著戰功不當臨敵易將乃令戴罪辦賊賊之聞興化也乘勝攻陷平海衛據之顯等方議進攻會他倭自長樂登陸流劫福

清誅趨平海合勢顯與俞大猷合兵邀擊於遮浪盡殲之平海倭懼引舟欲遁為把總許朝光所邀敗潰乃盡焚其舟還屯平海無何戚繼光諸軍並集與顯大猷進擊大破之遂復興化錄功進光所歷世職二秩時江北倭警未息廷議設總兵官於狼山統制大江南北改顯任之顯行部通州以勅書許節制知府以下而同知王汝言不為禮執其左右鞭之且上疏劾奏汝言坐錮秩四十三年後鎮浙江顯有將畧而居官不盡循法度巡按御史黃廷聘重劾之詔解任候勘會巡撫劉幾薦顯知兵乃命充為事官鎮守如

故隆慶改元給事中御史以軍政拾遺劾顯不職詔貶秩祀事四年用巡撫谷中丞為還其故官明年移鎮貴州廣西橫賊者悉流入安莊聚眾為亂父子並僭稱王攻剽安順巡撫阮文中檄顯進勦俘斬五百餘人又明年四川巡撫曾省吾議征都蠻令顯移鎮其地後為給事中李熙劾罷省吾奏留之叙州戎縣故有都蠻介高珙筠連長寧江安納溪大縣間即古所謂濮戎也成化初嘗為亂尚書程信討平之正德中善法惡復為亂都御史馬昊討平之至是其首阿大阿二方三等據九絲山備稱王剽劫遠近其山修廣

可容萬竈而四隅峭仄悉崇巖深菁東北則鷄冠嶺都都寨凌霄峰三崗為其外障皆峻壁數千仞拔地特起有阿苟者本戎縣民居凌霄峰為賊耳目久之其黨漸眾遂雄一方威儀出入如王者官府畏之奏給冠帶俾招撫諸蠻苟陽順陰逆猖獗甚甚至省吾議討之張居正知顯才屬以軍事起故將郭成安大朝佐之省吾乃檄調水西永寧甯陽石主平茶寧越隴清天全諸土兵合官軍凡十四萬人明年萬曆改元三月畢集叙州聲言撫撫遣使誘執阿苟遂攻凌霄五月三日拔之進逼都都寨三首始懼遣其黨

阿墨統精卒千餘人來守官軍頓於寨下經月不克以特輸難人有退志者吾勸請於朝居正執不變乃鑿難通溝士皆宿飽六月誘阿墨出戰擊斬之遂拔其寨三首益懼何大自出守鷄冠時谷中地震不止咸謂蠻亡之兆而官軍將入九絲慮鷄冠驟其後頭策三首可問乃遣謀者誘阿大許以官阿大受命頭部署將卒為五哨分道入八月初盡壁九絲城下盡仰攻賊亦殊死固拒九月九日大雨頭謂蠻俗重待賽令賊以雨不我虞必賽神聚飲乘其醉卧急攻可破也乃令敢死士冒雨衝城三更腰短而上賊果無備斬關入之賊驚起自相擊鬪及踐踏投崖死者無算遂明諸將畢至阿二方三以餘眾走保牡豬寨已而郭成破鷄冠獲阿大十月諸軍移攻牡豬方三被擒阿二走至貴州大盤山追獲之凡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俘斬四千六百撫降者三千三百有奇拓地四百餘里得諸葛銅鼓九十三銅鐵錫各一阿大見鼓泣曰鼓有利蝕聲宏者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借號稱王始吾輩出掠擊鼓山巔群蠻聞聲雲集出必獲利皆賴此鼓為靈今已矣錫狀如馬大可函牛背刻畫有文彰相傳諸葛亮

以鼓鎮蠻鼓失則蠻運終至是果然錄功進都督同知而督勦餘孽復俘斬首一百有奇都蠻既滅頭即引疾求去且以有司阻撓為言有詔聽頭節制遣者奏聞頭益得行其志七年西川番沒舌骨人荒諸岩屢為邊患遣兵擊斬其首惡撫降餘眾而還於是建昌倪履洗馬諸番畏威咸繫首惡來獻西陲用軍九年冬卒官子純自有傳論曰大猷繼光謀勇兼擅久歷行間並樹勳於南北誠可謂名將矣然其間畫者擊殫權奸沮挫屢起屢賚賞不酬庸卒鬱鬱以歸投老牖下頭固二臣之亞叙流之微功業爛馬亦以困頓於有司甘心引去嗚乎仁古奸邪在內而欲大將成功豈易易哉

明史卷三百二十

列傳

盧鏜

湯克寬

張元勳

李錫

尹鳳

郭成

呼良朋

朱先

黃應甲

王鳴鶴

盧鏜汝寧衛人嘉靖時由世廕歷福建都指揮僉事為巡視都御史朱純所任純被劾自殺鏜亦論死係獄尋赦免以故官備倭福建三十三年倭賊掠上海嘉定備倭都指揮梁鳳不能禦以鏜代之賊自海道趨嘉興鏜督兵追擊賊少却次日戰於孟家埭火燄

殺官軍百人溺死五百人賊乘勢據石墩山分掠責鏜戴罪辨賊尋擢參將分守浙東濱海諸郡明年與副使俞大猷大破賊於王江涇論功當進秩坐主帥張經獲罪其功不錄鏜督保靖土兵及蜀將陳正元兵擊賊於張莊賊見官軍勢盛閉壘不敢出元正以少兵挑之賊出戰官軍四面奮擊縱火焚其壘賊奔遁官軍追擊之及於後港賊反兵迎敵諸軍悉潰其秋賊乘三舟出沒台州外海都指揮王沛引水師出哨遇於大陳山頗有新獲賊遂棄舟登山官軍焚其舟四面環守鏜聞警以大兵會之入山搜

勦生擒首長林碧川等數人餘倭盡滅踰月別賊自樂清轉掠黃巖仙居奉化餘姚上虞諸縣指揮閔溶等遇之敗死鏜時留定海備舟山賊遣兵擊之又不得生奪職戴罪自劾旋以廷臣會薦擢協守江浙副總兵三十五年夏倭賊攻隔仙居乘勝趨台州鏜引兵破之彭溪俘斬百有奇賊遂遁乃與胡宗憲共圍徐海海竟殲宗憲之招王直也鏜亦多方說日本使善妙令擒直直由是與日本貳卒伏誅明年倭犯江北鏜督軍馳援破之已而北洋有倭二十餘艘鏜率將士出哨遇之下令急攻賊收斬首百二條

賊遂敗舟三沙無何復流劫江北巡撫李遂鏜實縱賊資以舟糧劾奏之時鏜已擢都督僉事為江南浙江總兵官詔奪鏜職白衣視事頃之視師通政唐順之疏薦鏜復職如初尋以誅王直功進都督同知四十年倭復款浙東官軍水陸十餘戰斬首千四百有奇焚溺死者無算總督宗憲以蕩平閩鏜後增俸資金初鏜之擢用本由宗憲及宗憲敗鏜不自安求去時朝士方求多於宗憲給事中丘舜遂劾鏜八罪詔革鏜職下巡按御史逮治竟免歸鏜有將畧善用兵方倭難初興諸將悉望風潰敗獨鏜為敢

戰故卒致位大帥時武功最著推命大猷威德先火則鐘及湯克寬均為東南倚重云

湯克寬邳州衛人父慶嘉靖中為江防總兵官克寬承世廕歷官都指揮僉事克浙江恭將三十二年春倭賊犯温州克寬督師擊敗之賊多溺死城獲全剽賊寇嘉興屬邑克赴援至海鹽賊悉衆圍之克寬偕參政潘恩等晝夜拒守賊四面環攻久之不克乃縱火焚城樓及民居數百間而去無何賊攻隔乍浦城轉掠至奉化寧海克寬追圍於獨山民家用火焚之賊半死餘衆奪圍遁於海是時倭勢大熾濱海諸

郡多被其患而將士徂於承平不習軍旅聞賊即奔且無大帥為之統率軍情益渙於是給事中賀潯御史汪克用建議請特設大將統制江淮世宗然之乃命克寬為副總兵駐金山衛提督海防諸軍先是賊由華亭滬關登陸沈叔成木涇金山衛諸處官軍感之賊已東遁至是有倭三百人泊崇明南沙舟壞不能去克寬偕僉事任懷列兵守之久而未克乃督將士環攻賊殊死戰官軍敗績亡卒四百餘人賊遂移舟泊寶山克寬率舟師追擊及於南家嘴燬其舟多所斬獲賊乃轉寇嘉定上海間御史孫慎功克寬繼

賊不擊坐奪官從軍自効明年有新倭二千餘人自南沙分掠蘇松諸縣克寬逆戰株陶港破之斬首百八十餘級奪還糧重無算其秋浙西恭將張深病不任戰巡視都御史王忬薦克寬代之是時賊來益衆而官軍積弱不能振其冬克寬遇賊於嘉湖戰獲失利詔褫冠帶以白衣辨賊明年四月總督張經檄揭賊巢於柘林令克寬將廣西土兵屯乍浦與俞大猷等相犄角已賊將犯嘉興克寬引舟師邀之偕諸將大戰王江涇賊大敗斬級二千論功當叙會趙文華劾經感克寬言欲使倭飽虜以水兵掠餘賊報功遂併遠聞繫獄論倖久之赦克寬會廣東用兵令赴軍市自効四十二年夏從俞大猷大破倭賊於海豐克寬手擒渠帥三人詔還其世廕俄以為惠潮恭將明年冬復從大猷破劇賊吳平於南澳平僅以身免已而獲振克寬偕諸將李超等連戰皆不利時克寬已摧狼山副總兵留討賊俄合諸軍敗賊陽江烏豬洋平寇奔安南都御史吳桂芳檄安南協討遣克寬以舟師會之夾擊平於萬橋山下日暮風起將士用火焚其舟賊大敗赴水死者無算生擒斬首四百人平遂遠竄乃遣克寬署都督僉事為廣東總兵官平既遁

其黨曹一本突入海豐惠來間為惠克寬倡議撫之
一本乃乞朔陽下滄地以居且令其黨千二百人竄
籍軍伍入則糜食於官出則剽掠海上又令鹽艘商
貨悉輸稅居民苦之於是奸民陳世業等遂鼓眾反
攻圍揭陽克寬急調一本軍勦屠之而匿一本救變
事不報已而一本亦反執澄海知縣張濟殺吏民數
千人事聞詔速克寬訊治時隆慶二年三月也尋復
赦免赴薊鎮立功萬曆四年為夷抄蠻入掠古北口
克寬偕叅將范宗儒出塞追之遇伏戰死
張元勳字世臣浙江太平人嗣世職為海門衛新河

所百戶為人沉毅有謀時值倭警叅將戚繼光麾
下平鄉邑賊有功進千戶從破橫嶼諸賊累進署都
指揮僉事充福建游擊將軍隆慶初破倭福安改南
路叅將從總兵官李錫大破海寇曾一本進副總兵
五年春擢署都督僉事代郭成為總兵官鎮守廣東
先是惠州河源賊唐亞六廣州從化賊萬尙欽韶州
英德賊張廷光糾連劫掠郡縣莫能制明年元勳勒
兵進勒斬賊六百有奇亞六等授首餘黨悉平肇慶
恩平十三村賊陳金鶯等與隣邑苔村三巢賊羅紹
清林翠蘭譚權伯蘇炯九逞十寨賊黃飛鶯丘勝富

黃高輝諸可行黃朝富等相煽為亂勢甚張故事兩
粵惟大征得叙功勳雖有功不叙故諸將樂大征
不樂賜勳甚至養寇不擊至是總督殷正茂與元勳
計令郡縣得勳勳論功於是諸軍爭奮而正茂又密
遣副將梁守愚游擊王瑞等屯兵恩平若常戍者一
夕掩其不備斬翠蘭等三百七十餘人俘獲如之生
擒紹清權伯以獻其諸路勳勳者並劫首功凡斬獲
二千四百有奇焚溺死者無算還被掠子女千三百
餘人金鶯亦生致麾下惟高輝等七抵故巢元勳逐
北至藤峒大破之生獲賊富可行朝富等八十人殲

其餘部將鄧子龍等亦獲高輝飛鶯由是三巢十寨
十三村諸賊盡平餘悉而縛就撫其年復有惠潮之
役惠潮地相接山嶽險峻林木茂深賊首藍一清顧
元爵與其黨馬祖昌黃民太曾廷鳳黃鳴時曾萬璋
李仲山車子望葉景清曾仕龍等各據險結若推視
一方其別若渠魁復以百數連地八百餘里聚黨數
萬人聲勢相倚流劫遠近殺人不可勝計吏民陳詞
告變者相踵積五六年不能討至是正茂議大舉征
之會陳金鶯等已破賊諸賊頗懼曾廷鳳曾萬璋並
遣子入學馬祖昌葉景清亦伴乞降正茂知其詐徵

兵四萬令參將李誠立沈思學王詔游擊王瑞等分將之元勳居中節制而以諸道監司陳奎唐九德顧養謙吳一介監其軍期十二月二日出師諸將數道並進賊過之輒摧敗乃憑險自守或奔竄山谿間官軍氣益奮深菁遂谷無不搜討所在捷書相繼而元勳親提大軍偕九德追亡至南嶺屢戰俘斬五百餘人已自陳田一日夜馳至養謙所擊破李坑生得車子望等九人盡殲其眾時歲已盡元勳暫休其軍以明年正月引兵疾攻烏禽嶺破之是時賊勢已大衰而曾仕鳳猶阻高山不下元勳乃與一介養謙飲酒

高會示以不戰俄忽治兵擊破之生得仕鳳諸道將吏並以賊盡聞乃班師是役也獲大賊首六十一人次賊首六百餘人破大小巢七百餘所生禽斬首一萬二千有奇帝為宣捷告郊廟進元勳署都督同知世廕百戶時賊魁雖殄餘黨多奔據山谷後肆剽掠其年九月元勳復督諸將討之先後俘斬一千三百餘人還被掠子女五百有奇元勳知賊已困遣諸生分道撫之其人率稽首聽命歸農者復數百人積年剽寇至是始靖潮州賊諸良實賊魁林道乾黨也雖就撫而擁眾自如燕何襲殺官軍數十人又掠六百

餘人泛舟入海正茂聞令元勳督諸將討之副將李誠立先破賊黨何騰輝巢良實遂西遁俄率其黨寇陽江見知縣陳嘉謨兵盛焚掠村落而去他賊誤以為官軍也迎戰焚其舟十一艘溺死者無算賊乃再犯陽江為官軍所敗遂遁出海諸將追之多所斬獲乃還據潮故巢良實故習兵能與下同甘苦得其心為盡死力所居在高山巔深濤固壘不出戰而官軍列營田中田多淤泥不利馳逐李誠立常伏兵挑戰山上用巨砲擊之隨出兵迎敵官軍敗賊乘勢崩之誠立走墜馬傷足士卒死者二百人盡掠輜重而去

賊既得志分兵四出掠食官軍奪其二十舟賊收走巢諸將四面圍之賊掘坑壘固守元勳以牛車載草土積與賊壘平而用諸大器力攻之賊始潰斬首千一百餘級還被掠子女二百人時萬曆二年三月也捷聞進元勳世廕一秩時山海諸寇畧盡遺孽魏朝義等四巢亦就元勳降尋與胡宗仁共平良實黨林鳳自是惠潮二郡寇警遂息其冬倭陷銅鼓石雙魚城元勳追至儒岫大破之俘斬八百餘級進秩為真五年從總督凌雲翼大征羅旁賊斬首至一萬六千餘級進都督故廕節衣明年以疾致仕卒於家元勳

起小校值時多故大小百十餘戰未嘗挫衄晚年戰功益著威名震於嶺南與廣西李錫並稱一時良將云

李錫歎人世新安衛千戶既嗣職值倭警教從征有功為通州守備倭賊入犯率所部兵擊敗之屢擢揚州叅將江北副總兵隆慶元年冬以署都督僉事為福建總兵官海寇曾一本聚眾數萬橫行閩廣間時俞大猷將赴廣西總督劉燾令會閩師夾擊明年六月一本遂泛海至閩錫勒諸軍出海禦之與大猷遇賊柘林澳三戰皆捷俘斬甚眾賊遁入馬耳澳整眾

復戰會廣東總兵郭成率叅將王詔等以師果會次萊蕪澳分三哨進攻一本勢窮駕大舟力戰諸將合兵連破之燬其舟賊遂大敗詔生擒一本及其妻斬首七百有奇死水大者萬計積年巨寇盡平捷聞文武將吏皆進秩錫加署都督同知明年倭賊入寇擊却之六年春以征蠻將軍代大猷鎮廣西平樂有府江者桂林抵梧州驛道也南北綿亘五百里兩岸悉崇山深箐賊巢盤互積為郡邑患自嘉靖間張岳破平後至是復揭撥營攻荔浦圍永安執知州楊惟純遣重將乃出當是時道途梗塞城門盡閉守將莫能

制大猷常議討之會罷官不果錫初抵任巡撫郭應聘與計徵兵六萬令叅將錢鳳翔王世科都指揮王承恩董龍各將一軍以副使鄭茂金柱僉事夏道南監之而錫居中節制諸軍隨山刊木眾入其阻所向克捷破賊巢數十斬馘五千有奇俘獲稱是擢首楊錢甫等悉授首江道為清錄功進世職二等柳州之懷遠接獲於狗環居之而檄尤橫悍自嘉靖中侵據縣治吏民率寓居郡城隆慶時大征古田用兵威懾之諸賊咸聽命知縣馬希武乃赴任繕治城壘以程從過嚴諸賊咸怨殺希武及經歷俞冕等五人據城

復反巡撫應聘與總督殷正茂議征之萬曆元年正月錫以二萬人進次長安鎮會雨雪連旬樵蘇不繼乃退師益徵浙東烏銃手湖廣永順鈞刀手及狼兵十萬人以十二月進師於是叅將錢鳳翔王世科都指揮楊道成繼美故叅將亦孔昭魯國賢分六道並進監以副使沈子木而錫自統水師次羅江獨當其衝時賊屯板江大洲四面累石樹柵自固而潛以戰艇來襲錫先已伏舟江口賊至伏發遂潰還旦日錫督兵陸趨賊洲而令水軍溯流攻柵而進會鳳翔等眾軍亦至賊見官軍大集悉奔西遁將士追擊覆賊

亦無筭運破其數巢賊聚眾楓木大山前阻隄洞數
謀乘衝諸軍開營奮擊而別以奇兵繞其後賊大奔
諸軍長驅直抵城下賊復收餘眾保天鷲嶺錫以水
軍截海江督諸將前攻賊悉眾來拒擊斬其渠魁二
人賊大敗將士乘勝追擊復破數巢直抵清州界是
時官軍氣盛窮追不已賊奔據一大巢長亘數里崖
壁峭絕列大木為重柵以拒官軍諸軍張兩翼奮力
仰攻賊亦殊死鬪鏢弩矢石雨下有數婦裸體揚箕
擲牛羊犬首為厭勝諸軍大呼直上四面舉火烟焰
蔽天賊盡殲以明年二月班師先後破巢一百四十
獻賊三千五百有奇俘獲童稚千人撫降者五百人
遂移師討洛容洛容數為獲賊殘破城中民戶無幾
署印典史謝璋忿撞不酬賈人直執二獲皆之諸犂
遂入城殺犂應聘怒微錫還軍討之而是時永福永
寧柳城並以賊告乃分兵為四令王瑞以一軍趨永
寧楊照以一軍趨柳城泰將門崇文以一軍趨永福
亦孔昭以一軍趨洛容而錫統舟師屯理定江節制
諸軍諸軍乘懷遠之勝氣咸奮甫二旬四道並捷凡
斬首四千五百有奇洛容賊首陶浪金等俱伏誅錫
以功進秩二等時錫威名甚盛巡按御史唐鍊言錫

一年內破賊二百一十四巢獲首功一萬二千餘級
宜久其任帝可之尋從凌雲翼大破羅旁賊授世廕
百戶六年卒官
尹鳳字德輝南京人世府軍後衛指揮同知鳳早孤
讀書矧騎射舉武科鄉會試皆第一權署都指揮僉
事為中都留守尋移福建備倭嘉靖三十一年率舟
師討海寇許朝恩斬首百六十還海復人口倍之資
銀幣從會浙江都司進福建恭將分守濱海諸郡倭
嘗入犯鳳禦之無功下御史按問以兵寡得原福建
改燕大帥衛所軍半缺額存者又罷弱不任戰鳳召
募曉果束以部伍法士皆可用三十七年倭犯懸安
同安長樂隔福清南安已自內地運糧出海鳳引水
軍邀擊沉其七舟餘賊敗遁追至外洋運糧游興東
洛七礁諸處生擒斬首二百人溺水死者甚眾鳳先
坐隔城失官至是叙復明年倭賊掠永福者駕舟出
梅花洋鳳及指揮張備以水軍夾擊賊敗走追襲至
橫山復敗之擒斬二百六十有奇奪還兩獲無其當
是時江浙群倭斬平現閩中無大軍來者日來濱海
郡縣悉被其患巡撫王詢奇鳳及恭將王麟都指揮
王夢麟等水陸分禦大小十數戰賊多獲敗內地葭

寧鳳壽改掌浙江都司謝病歸隆慶初詔舉將才言者多薦鳳起掌福建都司從平大盜曾一本再乞歸復起掌浙江都司歷蕪松泰將萬曆初擢署都督僉事提督京城巡捕先是兵部尚書譚綸赴召道杭州鳳執三司禮見綸不悅退廢其治狀心異之故特起擢中官多聞出內府財物鳳訊防掖門尤姦奸人為欽手以輦下多伏慝條上便宜十事部悉議行未幾謝事歸家居二十餘年卒鳳雖列石職而東禮持廉性尚恬退年踰五十即堅辭不仕世尤以是高之郭成由川叙南衛人由世職歷官蘇松泰將進副總兵倭犯通州為守將李錫所敗轉掠至崇明三沙成率舟師逆擊海中沉其舟斬首百三十餘級隆慶元年冬擢署都督僉事為廣東總兵官曾一本之流劫福建也成督兵渡海追之大獲進者都督同知先是叛將周雲翔等殺恭將耿宗元亡入賊中至是屯兵平山大安峒將寇海豐成倚南贛軍直趨平山夾擊之賊大敗斬首千三百餘級獲被掠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生繫雲翔而歸潮州揭陽惠來諸縣賊巢以百數郭明據林樟胡一化據北山洋陳一義據馬湖勢尤張剽劫遠近踰二十載三年秋成督諸軍分

部進勦明等俱投首得斬千三百有奇諸巢悉平五年春四川都蠻為亂撫臣請擇帥詔成移鎮尋以御史論劾罷歸萬曆改元廷議大征都蠻詔成充為事官為劉顯副連克凌宵諸大寨直逼九絲城城壁立山上成先登拔之蠻大敗乘勝克雞冠寨生繫蠻王阿大盡傾其巢初成父為蠻所殺嘗思報之至是以所斬首級及生獲諸蠻置父墓前剖心致祭鄉人壯之尋僉書南京後府五年出為貴州總兵官鎮守銅仁成有膽智每苗出掠潛遣壯士入其峒斬截而出苗猶不知嘗挺身出入林箐察視賊情苗一日數驚

曰郭將軍至矣相戒莫敢犯八年冬復坐論罷歸明年冬再起四川總兵官永寧宣撫奇勳忠卒其妻奇世統無子妾奇世續生子崇周幼前總兵劉顯因命世續署宣撫印世統起攻奪其落紅寨世續出兵永寧成遣義兒郭天心偕指揮馬嘉績按問天心遂據世續永寧私第罄取其資而成亦發兵入落紅肆焚掠奢氏九世之積俱盡勳忠弟沙遂舉兵拒敵格殺裨將三人天心等亦為所執撫按交章劾成成坐下吏遣成雲南會有松茂之役廷臣薦成詔從軍自劾成乃將七千人直抵黃沙托賊吮屙殺破賊與總兵

官李應祥盡平河東西諸巢餘賊悉降成以功授恭
將十五年冬復借應祥大破賊乃諸賊增世職二級
無何賊乃黨楊九乍復出為亂成討平之十八年火
落赤擾西寧四川巡撫李尚思以地近松潘檄成以
一軍軍松林游擊萬登以一軍軍漳臘寇不敢逼西
陸獲安二十二年擢首楊應龍叛巡撫王繼光集兵
數萬命成偕副將曹希彬游擊王之翰分三道進討
皆無功詔責令戴罪辦賊尋卒於官成勇敢善戰雖
屢遭挫抑語將才者必推之

呼良朋字如蘭福建鎮東衛人嗣世職為千戶巡撫

阮瑪令巡警海上擊斬巨倭十餘人由此知名瑪任
為中軍繼瑪者劉燾游震得汪道昆塗澤民並相倚
任以復興化功進指揮同知曾一本之入犯也官軍
禦之幾失利良朋手發大砲沉其元賊遂大敗以功
進汀漳守備賊黃裳等因平遠良朋馳解其圍進游
擊將軍遷南路恭將嘗設伏出奇大破廣寇何廷輝
萬曆初佐胡守仁擊林鳳於澎湖奏銀帶進廣東副
總兵六年擢署都督僉事代王尚文鎮守福建良朋
幼孤家酷貧素為儕輩侮至是建節鄉邦故時儕
輩及位其上者旬旬訕罵不敢侮視而其嘗侮侮者

率內慙日虞修愷良朋一切待之如初人以其服其
推量倭常一入犯督舟師邀擊斬獲多良朋既官於
鄉監司以部人望其降禮而良朋持體不少遜遂肆
蜚語會軍政拾遺南京言路交劾之賴樞部保持賊
三秩視事如故十二年後代尚文鎮廣西昭平叛卒
張鳳等據三峒為亂良朋急檄恭將白玉聞道趨荔
浦而親督大兵繼進悉殲之高江諸徭素猖獗及聞
昭平兵變遂相扇而起良朋與巡撫吳善部勒諸軍
令白玉及遊擊侯繼高等將兵擊之斬首千餘級俘
八百餘人而還廣東之開建廣西梧州之懷集興平

樂之賀縣界連金甯黃沙諸峒徭首嚴秀珠等據之
久為郡邑患總督吳文華集兩粵兵分至道屬良朋
討之斬首獲生以千計撫降者千四百人諸邑底定
未幾而有府江之役府江者粵西孔道江之西岸峯
巒幽翳林菁蒙密徭種世居之勾連洛容象州諸賊
肆惡無已時良朋與巡撫善集兵二萬令諸將四道
並進賊莫知所防遂大奔諸軍窮追深入斬賊九百
有奇俘賊屬七百餘生獲賊首李婆蘭等一百餘人
撫降者千餘家積年劇寇遂靖先是李錫等討府江
賊道路稍通至良朋志引蒙騎治橋梁增郵置兩江

之間為清良朋事母孝以道遠不獲迎養年踰五十
即以侍養歸又數年卒
朱先字後之嘉興人幼有膽智好習兵書傾貲結客
日談兵角藝嘉靖中倭難起以武舉應監司辟乃部
勒故所結客為一軍搏賊激浦生獲其首勝方由是
顯名巡撫李天寵召見酌以酒厚賚之先進曰方今
賊勢正熾非精兵不能破然兵不易精惟海濱鹽
徒力敵百夫習格鬪募之即精兵且此輩不為官用
即為賊用正須急為計耳天寵納其言不數日得壯
士五百人御史胡宗憲聞之召先置麾下自是大小
數十戰先登陷陣無不摧破倭之自南京抵蘇州也
止五十餘人官軍環視莫敢擊當事懼請於浙額
得先勦之先提百人趨至三戰皆捷賊過半當事
見零賊勢滅乃止先而令他將平之倭據周浦以永
定寺為巢諸將攻之久不克侍郎楊宜御史周如斗
募能滅賊者題授錦衣世指揮先應募計是夜必雪
雪後必風賊止防陸不防水乃率壯士携火器冒雪
渡河直入寺中潛布火器而反頃更風大作火亦馳
華賊驚起擾亂先軍大呼競鳴金發砲遙作聲勢賊
益駭以為官軍已入其巢自相擊刺伏屍狼藉比明

奔遁為他將所邀得逃蓋即而論功如斗前約
但增二秩尋破倭乍浦出巡撫阮鶚於圍攻圍沈莊
卒獲巨寇徐海積功累遷蘇州衛指揮使遷家馬三
十六年兵部薦為京營把總還浙江製戎器計擒妖
人李福松散其黨數千人總督胡宗憲留攻岑港賊
數敗之遷福建坐營都司為巡撫王詢倚任詢常被
圍於泉州先與賊對壘三晝夜卒保其城當是時江
浙倭警已息憲盡移之閩中先提水軍邀擊梅花笠
中竿塘橫山諸洋連破之其登陸者復破之蒜嶺楓
亭奪還婦女數百人時已暮先慮桑植土兵淫掠令
移營興化城下明火達旦迄無犯者總督宗憲召為
麾下坐營有千總王緒者將北兵千人駐杭州謀為
不軌宗憲屬先圖之先用計散其黨而出不意擒緒
一城遂安從宗憲入閩大破倭賊於牛田未幾宗憲
被逮先解官護行及宗憲釋還先亦歸居蘇州有御
史按閩者稽覈軍費謂前巡撫詢有所乾沒檄先証
之先曰王公故無私先亦不敢以部將証府主必欲
誣王公寧先自証御史怒即坐先萬金論死繫獄逮
近學知其寃無為昭雪者閩八年始白萬曆初用薦
起鎮江團山把總遷為總擊將軍團山人周留命

以新秩仍舊任尋遷添派將土官創有饋遺堅辭不納列行間十七事請於制府而行之軍令一新改轄前鎮南兵營南京素繁驚有教人鼓譟辱其部長其人內有所倚悍然無懼先縛而杖之且截其耳拘衆一軍股栗彘類首董狐狸長昂教盜遺巡撫張國彥議討之先借副將張邦奇長驅出塞將搗其營二首懼急率衆乞降擗刀為誓乃旋師再還本鎮副總兵仍轄南兵營先是總督蹇達以南兵糜餼議廢其營發卒守臺先慮其為變力言不可達不聽諸卒果叛滅饑之說盡惑衆軍於是二千里守臺之軍盡誅而下邊庭大震先方擢副總兵急言於達請委罪於已罷已官以說衆心達不得已從之喻二旬衆心漸定先密捕叛亂四人誅之亂遂弭召先為五軍八營叅將再遷狼山副總兵十九年擢署都督僉事為廣東總兵官甫抵任會日本聲言內犯詔改鎮福建條軍中利弊二十七事議行之海防大飭尋以年老謝事歸起南京前府僉書復為廣東總兵官先時年幾八十力辭不赴卒於家先為將砥節首公清白自矢活於進取好施不倦其處胡宗憲王詢二事論者以為有國士風

黃應甲 人隆慶中京官得梧左叅將從大師俞八狀討平古田巨寇韋銀豹進秩二等萬曆五年累遷浙江總兵官七年改鎮廣東龍川賊鮑時秀聚黨數千人據義都嶺嶺為巢日事剽掠妻杜氏工妖術能走沙石擊人乃立黨為二十四方大總自號無敵喇王郡縣莫能討及諸良寶藍一清等破賊時秀懼乞降至是復反應甲督叅將季金等四面合攻大破其營壘生擒斬首以千計餘寇盡平海濱故有蛋戶以舟為家業常捕魚或編蓬附水而居性習水有患則自投於水須臾復出海上號為水獺其人女子勇倍於男兒子強踰於壯有蘇觀陞周才確者石城蛋戶也阻烏兔多浪為險世擅珠池利招致四方亡命至數千人時出劫雷蕙間後犯斷州千戶田治善擊斃手格殺十數人蛋亦募善劍者與治鬪治素劣蛋反為所殺於是應甲率指揮文濟武等五將水陸並進賊聞官軍大舉率衆遁逃將士分道追逐生獲觀陞才確斬首四百餘級其黨林允厚等遂縛前長陳泉出降未幾而梁本豪復犯本豪亦蛋戶也先附曹一本一本誅寬入海嘯聚徒侶治甲兵日夜習水戰遣人往西洋交驩道知林道乾又結倭兵為助而海

止不還之徒往往竄其跡為之日耳其勢日張嘗
殺千戶一人掠通判一人屠戮良民無算十年六月
總督陳瑞與應甲謀討之乃令裨將二人各率水軍
千二百人一軍老萬山南備倭一軍虎門東備蛋又
分裨將二人備外海而別以兩軍分扼要害期七月
初並發於是水軍衝鋒沉蛋舟二十生獲本豪賊大
敗諸軍競進各有斬獲賊盡奔石茅洲將士追北大
破之賊獲奔潭洲沙灣聚舟二百餘艘及倭舟十餘
艘相為犄角將合追賊獲大敗先後俘
斬千六百有奇沉其舟二百餘撫降者二千五百帝
大喜為告郊廟大行敘賚應甲等進秩有差無何他
倭及番賊寇掠瓊崖應甲偕副使薛夢雷等發兵進
勦斬首二百餘奪其舟獲器仗千四百應甲再賜金
旋入會左軍府罷歸卒
王鳴鶴淮安衛人萬曆中嗣世職指揮僉事歷郎陽
守備叅將朱萬春惡都御史李材劾部卒為變鳴鶴
責以大義已欲殺副使丁惟寧鳴鶴比止之由是知
名再遷貴州叅將都司作亂討平之累官署都
督會事為廣西總兵官三十三年思明府土司陸佑
叛叅將丁應科勦之失引引邊誘安南祿州夷官輩

連禮令侵擾思陵執二官名曹奪其印而去督撫
戴唯傷芳為鳴鶴發兵討佑撤安南都統使黎惟新
執獻連禮連禮懼還派印還且助官軍拒守要害傳
獻間謀十八人佑竟擒滅朝議既貸連禮不死而唯
等猶以前負持之於是維新刺殺連禮函首未獻是
時安南不貢已二十年至是復補貢方物鳴鶴以功
增秩賜金三十五年改鎮廣東崖州故多黎人而羅
活抱宥二峒尤強至是羅活賊四出剽劫四十一年
總督張鳴崗既遣將勦之而撫黎道判葛經復使土
舍符起鳳往撫勦相乖致抱宥背盟反助羅活射
殺小校一人副使姚履素再遣將往討仍令起鳳執
獻首惡裨將輕進邀功為賊擊敗起鳳亦被殺鳴崗
乃大發兵遣副將楊應春等討之而撤廣西總兵官
張萬紀協討軍無紀律為賊所乘大敗萬紀及叅將
宗貴殲焉已而將士獲熟黎數人加以酷刑郡黎益
益起攻陷樂平營進圍崖州海南大擾四十二年鳴
鶴督諸將及廣西狼兵分七道進擊連破之乃會師
直抵其巢縱火焚之賊死傷略盡抱宥既破羅活自
焚其營盡奔逃諸軍長驅直入且勦且撫羅活亦平
凡俘斬六百餘人歸降者五千三百有奇時陸冰

黎人亦叛恭將葉應春親領之賊潰敗招撫一州
六州而還乃建城堡設戍兵規畫善後一方遂安鳴
鶴尋卒於任

論曰盧鍾湯克寬張元勳李錫並建績東南威望表
著殆卓爾干城之選矣不然當倭交訌難以猘孽
欲廓清海嶠綏靖苗頑亦未易言也尹鳳而下俱一
時良將分間優如而呼良朋之薦孝朱先之仗義跡
其節槩勿論登弁之士嘆為難能即讀書君子亦且
愧之矣噫

明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一百七十二

劉綬

鄧子龍

李應祥

陳璘

馬孔英

吳廣

童元鎮

劉綬南昌人都督顯子勇敢有父風用歷為指揮使
萬曆初從顧討九鯨蠻先登却賊勇冠諸軍遷雲南
迤東守備改南京小教場坐營十年冬緬甸犯永昌
騰越巡撫劉世曾請濟師明年閏二月擢綬游擊將
軍署騰衝守備事緬甸去雲南故遠自其首莽瑞體
以兵威服屬諸番其勢遂彊屢侵擾邊境有岳鳳者

祖父江西撫州人商於隴川鳳驍桀多智杖宣撫多
士寧為記室士寧妻以妹鳳媚士寧而奪之權與三
宣六慰諸酋深相結遂歛血謀叛誘士寧往見瑞體
潛與子囊烏醜殺之并殺其妻子奪其金牌印符受
瑞體偽命代士寧為宣撫瑞體死于應裡嗣鳳父子
誘官軍敗之獻士寧母胡氏及族黨六百餘人於應
裡盡殺之初與木邦酋罕拔同謀逆後譜而置之死
結耿馬賊罕度南甸出今乃落參芒市土舍故正堂
協心助逆應裡乃令從父猛別弟阿瓦與鳳度落參
正堂等各率象兵數十萬公道內侵攻甯美盡遣干

崖南甸木邦老姚恩旬諸處後掠軍民不可勝計宛
騰越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沅元江諸郡所在震驚
已陷順寧破孟達掠男女八百人又令曩烏引緬兵
突犯猛淋指揮吳繼勳等戰死鄧州土官知州何鈺
鳳僚塔也使招之鳳繫獻應裡當是時車里八百孟
養木邦孟良猛密蠻莫皆助戰且以兵賦故賊勢益
盛黔國公沐昌祚聞警移駐洱海巡撫世魯亦移楚
雄大徵漢土軍得數萬人令參政趙睿壁蒙化副使
胡心得壁騰衝陸通霄壁趙州僉事楊際熙壁永昌
與監軍副使傅寵姜忻督叅將胡大賓等分道進擊
連戰于孟達龍川南甸猛淋慶陽夾象石諸處並有
斬獲其他大小獲十餘載積首功千六百有奇猛別
刀落參並授首已而鄧子龍至擊斬罕度于姚關賊
益奪氣其年七月應裡趨鳳進兵東寇姚關北據灣
甸芒市狂復開示万方與之盟誓會級亦至軍軍聲
益振鳳懼乃遣使求見繼達兄子亨赴永昌謁監軍
並厚賚遣還級使使諭以禍福十上月鳳果令妻
子及部曲九十餘人來降級責令獻還金牌印符及
蠻莫猛密地方許自新而送鳳妻于還龍川為名
分兵急趨沙木籠山堵處餘賊立營而已馳無龍川

近境鳳度四而皆兵欲逃無所明年正月朔遂那詩
軍門降級受之獲分兵追緝緬將散奪先已乘叢道
留少兵守龍川級進攻之曩烏亦降緬兵悉就縛乃
携鳳父子往攻蠻莫蠻莫賊知鳳已降馳報應裡將
大發兵再圍龍川級未勝長舉掩賊不傳賊倉皇敗
奔官軍追入賊谷賊窘甚乞降級要以五事遂縛緬
人及象馬未獻蠻莫平遂招撫孟養賊將聞之未象
走官軍追獲之復移師圍孟臉生擒其魁雲南平獻
俘於朝帝為告謝郊廟受百官賀內閣中時行以下
悉進官廩予級亦進副總兵予世廕鈺賜白金二千
乃改孟密安撫司為宣撫增設安撫二曰蠻莫曰耿
馬長官司二曰猛臉曰猛養千戶所二一居姚關一
居猛淋皆名之曰鎮安而級以副總兵署臨元叅將
移鎮蠻莫初鳳之降本用計誘致而巡撫世魯稱為
陣擒遂行獻俘禮叙功及于副都論者哂之未幾緬
人復大舉寇孟密孟密賊敗賊遂進圍五章把總高
國春聞警急提兵赴援屢戰破之賊乃遁去是後也
國春提卒五百人破賊渡萬群五章圍窮追甸日連
摧六營為西南戰功第一捷聞國春進官世廕副亦
戶級亦獲優叙先是蠻莫賊去撫以土官恩慎有功

特授之緞納其重賄又緞部將謝世祿等淫其妻殊
思順大怨緞將家子有父顯故時部曲多健兒緞擁
以自雄征緬之役劫兵金沙江築將臺于王驤故址
招徠諸蠻廓清遠徼威名甚盛然性貪御下無法兵
還至騰衝督甲而孫以將校賂為詞焚民居百七
十家城中大擾緞在蠻莫聞之馳至騰衝以五百人
自衛亂卒不敢動亦不肯還伍緞出公私財犒之始
定還至蠻莫思順恐禍及遂叛歸莽酋詔羊緞任以
游擊候調無何而羅維之變起羅維者曲靖屬州也
者氏世為知州嘉靖時者濟嗣職見警長妻美殺而
奪之生子繼榮年十四即持刀逐殺濬濬大驚欲刃
之以母故不忍錮之別室後年老無他子乃釋繼榮
俾襲職繼榮既得州即逐濬濬訴之上官俾迎濬歸
歸即囚之如曩日囚已狀并囚其嫡母陸氏而逼悉
父妾有沙氏者不從自縊死濬獲遣使訴上官繼榮
殺之中道會有征緬之役徵繼榮兵將行慮留濬為
後志遂殺之時露蓋土知州安世以卒妻安素儀典
州事亦提兵赴調繼榮見素儀大悅遂與合營而淫
之聞越州土舍海現有寡媳資氏美強與之通知州
越慮奎怒謀殺之繼榮脫走自以不容於眾且恃有

異相遂懷不軌志妖僧王道張道見而大驚謂繼榮
必奇責奉以為主日夜用符術鍊丁甲煽聚徒黨歸
者日眾獨外弟陸有義不從繼榮乃築寨赤龍山山
廣六十里建龍樓鳳閣環以堅城其下有龍潭九口
甚險隘盡質部將妻子於其中而已曉夜為淫樂十
三年冬遂分遣其黨四出攻剽廣西師定陸涼諸府
州咸被其患於是巡撫世曾檄調漢土軍屬監司程
正誼鄭壁等分屯要害禦之會緞解官至露蓋世曾
喜令與裨將劉紹桂萬葵分道進討緞引軍直搗赤
龍山拔之斬一人獲其妻妾數人招降者四十餘人
繼榮逸去移師連克三砦斬王道張道俘獲男婦千
餘人招降者倍之追亡至阿拜江陸有義部卒斬繼
榮首以獻招降者獲四千人賊盡平時諸將獲首功
止五十餘級而撫降者乃至萬餘人論者稱其不妄
殺云賊平世曾請築城改設流官分由靖衛軍戍之
制可乃以何倏知州事土舍者繼仁為巡檢未幾土
酋必六復聚黨反殺繼仁執倏逼吏民同反諸吏民
不肯則迫從其謀上官請于冠帶上官即賜之冠帶
而令辨士數人用計誘之已而使得逸歸泰將蔡兆
吉等諸軍亦集進攻拔數砦俘斬者十人必六伏誅

餘悉撫定乃改羅雄曰羅平設千戶所曰定雄一切制度視中土部內遂寧益初緹之破繼榮也有言其私賊財物者絀其功不錄己世曾上書辨証乃賜白金得即推用尋用為廣西叅將移四川二十年召授五軍三營叅將會朝鮮用師緹請率川兵五千赴援詔以副總兵從征至則倭已棄王京遁緹提兵趨尚州烏嶺嶺亘七十里懸崖峭壁中通一線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由間道踰槐山出烏嶺後倭大驚遂移駐釜山浦緹及承訓等進屯大丘忠州而別以水兵布釜山海口朝鮮略定未幾倭遣小西飛納款隨犯咸安晉州通全羅李如松急遣李平初查大受屯南原祖承訓李平屯咸陽緹屯陝川扼之已倭果分犯諸將並有新獲倭乃從釜山移而生浦送王子歸朝鮮而如松大軍遂撤還止留緹及游擊吳惟思兩軍合七千六百人分扼要害已而總督顧養謙力主盡撤惟忠及緹亦先後還屬捕首楊應龍作亂權緹四川總兵官金星馳受事緹戍朝鮮二年雖無赫赫功然孤軍遠戍勞勩甚著緹覲勦功優叙乃行賄御史宋興祖與祖以聞法當稅李部議功不可掩請盡革雲南所加功級

以副總兵鎮四川報可尋以應龍輸款而青海賊數擾邊廷議特設臨洮總兵官乃移緹任之二十四年三月首火真昆都魯歹成他卜囊等擁眾掠番潛窺內地緹部將周國柱等率兵擊之與戰于莽刺川腦大捷斬首百三十有奇獲馬牛雜畜以二萬計帝為告郊廟宣捷緹等進秩予廕有差明年五月朝鮮再用師詔緹充禦倭總兵官提督漢土兵赴討又明年二月抵朝鮮則楊鏞李如梅諸軍已敗經畧邢玠乃分軍為三中董一元東麻賁西則緹而陳璘為將水軍七月緹進營水源時倭亦分三路其西路行長據順天壕皆深固不可攻緹欲以計誘執之乃遣間使入倭營請與期會而申盟誓行長初未信使者三反緹分車騎俟道中行長現知之乃信期八月朔相與定約至期將赴會緹部下有洩其謀者行長大驚中道逸去緹計不就率兵進攻失利監軍叅政王士琦聞之怒傳令縛其中軍緹懼不敢歸督諸將力戰破之賊退入營不敢復出九月諸將三道進師緹逼賊營挑戰勝之驅賊入大城已賊聞平秀吉死將遁歸緹因賊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栗林曳橋斬獲多石曼子引舟師未救遇陳璘海中邀擊行長遂棄順

天來小艇遁登班師進緹都督同知世應千戶遂移師征楊應龍會四川總兵官萬葵罷即以緹代之時兵分八道而川居其四川東又分為二以蔡江道最要令緹當之其年十月緹至即部署諸將進兵應龍常赴微調熟緹才聞之頗懼乃蓋兵固守要害二十八年正月諸將進攻丁山銅鼓巖村諸砦克之二月奉師期遂直搗楠木山羊簡臺三峒峒既絕險峻而賊將穆焯等統衆數萬糾連為營諸將憚之緹分兵攻其三面大戮于李漢壩賊潰敗生擒其魁餘賊奔入峒將士乘勢追連克三關直抵峒前積草焚之時風逆將兩緹下馬祈禱風即旋火入峒中賊多死三峒盡克穆焯及賊魁吳尚華被擒納降者千餘是日緹躬親督戰左手持賞金右手提劍大呼曰用命者賞不用命者盡此劍一時赴陣死者四十人遂致克捷應龍乃遣子朝棟惟棟心腹楊珠統銳卒數萬人由松坎魚渡羅古池三道並進緹密以萬人伏羅古待松坎賊以萬人伏營外待魚渡賊而別以一軍主策應三月朔賊果乘夜來衝伏兵盡起格鬪勝負未分質明緹率部下血戰緹手舞大刀連斃數人賊披靡斬首數百連奔五十里而還賊蓋奪氣聚守石

虎關緹亦慮其再至極整自守初緹聞征播之命恃功驕恣遂過不即赴且多致難以要朝廷言官惡之交章論到兵部議調南京右府僉事至是緹聞即辭任督府李化龍以平播非緹不可固留之而力荐于朝緹乃接受事進兵抵夜却舊城賊于瀆波三城瓦壘坪石虎關據險設守仰攻甚難緹督將士攻數日盡克之又連克數大砦追亡逐北直抵婁山關而軍婁山萬峰棟天叢菁蔽日中通一路繞數尺賊壘石架樓設木閘十三座排柵數層復用大米橫截中為深坑置竹簽百險俱備緹重賞鄉導分奇兵為左右路取間道疾趨閘後而緹自以大軍攻其前是月晦賊出關迎戰閘上矢石如雨官軍火器齊發斃其渠魁數人餘賊大潰官軍乘勢毀柵填壘而入遂奪其閘連至永安莊兩路軍亦來會緹老將持重慮賊衝突全聯絡列營一據婁山關為老營一據白石口為腰營一據永安莊為前營互為聲援都指揮王芬者勇而寡謀每戰輒請為前鋒以當賊至是連戰皆捷有輕敵心獨結營松門極之衝離大營十里時賊方有烏江之勝謀發兵再奪婁山適穆焯遣使使芬孤軍獨入狀賊喜夜半以大軍襲之芬營盡未定士馬

父援力戰死守備陳大綱天全招討楊愈亦死馬失
七士卒二千人緹聞急提兵往救部將周以德周敦
吉分左右夾攻賊始大奔迨至養馬城而還是日應
龍親督戰幾被獲自是不敢窺姜山緹懲前失剴於
近關堅壁不動且請濟師制府屢趨諭十餘日始進
兵克復水圍營于冠子山尋會馬孔英吳廣諸軍直
逼海龍圍下竟與諸將共平賊緹之功為多初李化
龍之荐緹也言官謂緹嘗納應龍厚賄宜奪官從軍
自効兵部如其議乃滿克為事官戴罪辦賊緹德化
龍使使賫玉帶一黃金百白金千枝化龍家為化龍
父所叱援巡按御史崔景榮家亦如之後化龍景榮
並奏其事詔革緹任永不收錄沒其物于官有監生
吳中彥者素無賴驟緹及貴州總官李遇文重賞許
入都鑽刺事竟中彥論死緹再命永錮已錄平播功
進左都督世廕指揮使三十六年雲南阿克反起緹
討賊總兵官無何賊平復前命四十年四川建昌探
夷亂命緹為總兵官討之緹至偕參政王之機分兵
公道督諸將進攻而已居中節制所向摧破先克桐
槽沈藻二木砦再攻阿都屢中越北諸砦獲克之大
小五十餘戰斬賊三千三百有奇還獲掠者以寸計

諸探巢穴一空緹為將數被黜抑而性驕恣如故嘗
與馬湖知府唐淑念爭遂奮拳毆之事聞淑改調緹
奪祿半年戴罪視事久之以軍政拾遺罷歸四十六
年遼寧起召為左府僉書明年二月楊錫四路出師
命緹由竟莫進副使康應乾監之別遣游擊喬一琦
監朝鮮軍並進緹鎮蜀文好用蜀兵至是久待未至
遂行而所分路獨險遠重固疊嶺懸崖仄徑馬不得
成列既次深河連克牛毛馬家二砦頗有新獲時
大清先以兵五百守董鄂路聞緹軍至逆載緹軍圍
之數重 大清兵眾寡不敵失亡二裨將及卒五十

人餘潰圍得脫時緹深入三百里杜松軍已覆緹猶
不知復整眾前進遇 大清兵緹引軍登岡將布陣
大清兵亦登岡出其上而別以一軍趨緹西岡上
軍自高馳下奮擊緹軍緹亦殊死戰而西軍復從
旁夾擊緹軍不能支遂潰 大清兵乘勝追擊與緹
後隊二營軍遇後隊軍未及布陣為 大清兵所乘
亦敗緹戰死養子劉招孫者最驍勇見緹死突入圍
中手格殺數人亦死士卒數萬得脫者無幾時康應
乾及朝鮮軍營于富察之野 大清遂移師邀之忽
狂風驟起揚沙石應乾等軍連發火器反擊入邑營

烟塵障天，竊冥畫海，營中大亂。大清兵乘勢衝擊，大破之。將卒掩殺殆盡，風遂息。應乾僅以數百騎免。喬一琦所將軍亦為。大清兵擊破一琦，走入朝鮮營。大清兵遠逼之，朝鮮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懼，率眾降。一琦自縊死。先是楊錫爵、杜松、馬林、二路兵敗，馳騎召緹及李如柏還騎，未至，緹已獲。獨如柏一軍獲全。事聞神宗，為遣中使蔣榮陣亡將士恤緹家，夫啟初贈緹少保，世廕指揮僉事，立祠曰表忠。

鄧子龍，豐城人，貌魁梧，驍捷絕倫，兼通翰墨。嘉靖中，江西寇起，掠樟樹鎮。子龍應有司辟，破平之，累功為廣東把總。萬曆初，從大帥張元勳討平巨盜賴元壽，已從平陳金營，羅紹清賊魁黃高暉，逸走。子龍入山，生獲之，遷銅鼓石守備，尋擢署都指揮僉事，掌浙江都司廣東巡撫劉克誨，追諭守備時貪虐狀，下御史按問，當輸贖奪職，且言其智勇可用，帝以子龍所犯情輕，令卹，叙復會麻陽苗金道侶等作亂，擢子龍叅將討之。至則大破賊徒，解散其黨，五開衛卒，勿若虛等素桀驁不奉法，監司按部至，閉城不納，及火其行署，三捷守備，焚其衣冠圖籍，逐去之。再捷，遂黎平守

矣。民被殺掠無算，于是靖州銅鼓龍里諸苗咸響應，為亂。子龍督兵討之，賊據城力拒，子龍火其東門，以致賊而潛兵入其北門，賊遂滅。十一年閏二月，緬甸犯雲南，詔移子龍、永昌木邦所部耿馬有奸人罕度與兵鳳同為逆，說緬酋莽應，率兵內侵。應、理、喜、即、用、度、為、木、邦、宣、慰、使、度、于、是、日、夜、治、兵、竟、從、緬、賊、寇、掠、干、崖、南、甸、諸、處、已、引、緬、兵、萬、人、渡、查、理、江、直、犯、姚、關、灣、甸、土、知、州、景、宗、真、及、弟、宗、村、率、兵、助、之、遠、近、震、懼、子、龍、急、提、兵、逆、擊、之、戰、于、攀、枝、樹、下、賊、大、敗、陣、斬、景、真、度、及、其、部、眾、以、干、計、生、獲、景、材、度、子、招、罕、招、色、奔、據、三、尖、山、小、險、峻、不、可、攻、賊、自、謂、得、天、險、官、兵、必、不、能、至、乃、令、叔、父、罕、老、率、蒲、人、藤、弩、手、五、百、阻、守、要、害、其、間、道、通、賊、巢、處、惟、蒲、人、知、之、子、龍、計、蒲、人、性、貪、可、以、利、誘、也、密、遣、使、啗、以、金、帛、果、盡、知、其、處、乃、命、碑、將、鄧、勇、等、提、北、勝、滾、渠、諸、番、兵、直、搗、賊、巢、夜、手、攀、藤、而、上、而、預、伏、兵、于、山、後、黎、明、賊、忽、見、官、軍、至、大、驚、倉、皇、擲、木、石、下、擊、士、卒、多、傷、而、山、後、軍、亦、掩、至、山、前、火、器、發、賊、不、能、支、奔、走、墜、崖、谷、死、者、無、算、生、擒、招、罕、招、色、罕、老、及、其、黨、百、三、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尖、山、巢、空、乃、下、令、招、撫、流、移、自、占、復、業、者、數、千、人、會、劉、緹

亦傳岳鳳以獻帝悅大行叙賚進子龍副總兵于世
歷無何緬賊復寇猛密大為把總高國昌所破子龍
以犄角功亦獲優叙自是蠻人先附緬賊者多未歸
附邊徵獲寧永昌騰衛風號樂土自岳罕倡亂始議
募兵所募多遊方亡命乃立騰姚兩營劉綎將騰子
龍將姚兩將不相能致兩軍角鬪互有損傷中朝以
兩將方有戰功置不問既而綎罷劉天俸未代天俸
被逮遂以子龍兼統之子龍右姚兵每工作輒虐使
騰兵及用師隴川兩營兵俱在于龍故為低昂姚兵
又挾主帥以凌騰騰大不堪有訛言罷子龍者騰兵
誰謀欲結隊歸副使姜忻急令他將兼轄諸軍乃定
而姚營久為子龍所驕因索餉洵洵子龍欲俟騰營
散盡乃給姚營衆遂奮臂大呼趨演武場張大燾殺
掠居民遂由永昌大理抵會城所過剽婦女劫吏民
城門盡閉已屯眾楊林與官軍相持不勝則詭降以
緩師因突圍出會諸兵並集夾擊之亂卒屢敗俘獲
四百餘人斬八十餘人餘釋不問亂始靖子龍坐視
官下吏十八年猛養賊思簡叛簡初為緬賊所連勢
窮未歸會初設猛養長官司即以簡為長官蓋是叛
機緬引緬兵寇莽養破孟拱其冬又破孟廣大肆殺

掠西陸震驚時子龍方對簿巡撫吳定謂破緬非子
龍不可請令立功自贖帝許之命未至定已與黔國
公沐昌祚遣將却之無何丁改十寨賊普應春萌生
等作亂焚掠遠近勢甚張定大徵漢土軍令子龍以
一軍攻其右游擊楊威以一軍攻其左兩軍剋期並
進大破之斬首一千二百俘獲倍之脅從招降者六
千六百帝為告謝郊廟宣授受有優子龍副總兵署
金山泰將事先是猛廣土官思仁悉其嫂甘線姑欲
得之弗克偕其黨丙測叛歸莽酋數導入寇二十年
前果發兵攻孟養犯蠻莫土官同知思紀奔等練山

子龍急提兵擊敗之賊引去子龍尋被劾罷歸二十
七年朝鮮用師詔以故官領水軍從陳璘東征倭賊
將渡海適璘遣子龍偕朝鮮統制使李舜臣督水軍
千人駕三巨艦為前鋒邀之釜山南海遇賊舟子龍
素慷慨好功名年踰七十意氣彌厲至是欲得首功
急携壯士二百人躍上朝鮮舟五前奮擊賊死傷無
算忽他舟擲火器投入子龍舟火發舟中大擾賊乘
勢未擊子龍戰死舜臣赴救亦死事聞贈都督僉事
世廕一子廟祀朝鮮
李應祥湖廣九畹衛人以武生從軍積功至廣西思

恩泰將萬曆七年巡撫張任大征十寨應祥統一軍由三里入合諸軍破平之即其地設三鎮築城列成應祥方有事營建會推松潘副總兵當事者奏劄之乃以新秩滋舊任十年從總兵王尚文大破馬平賊韋王明尋以署都督僉事入為五軍副將十二年改南京後府僉書出為四川總兵官松茂諸番到峇四十有八歲為吏民患王廷騰撫蜀時嘗遣副將吳子忠擊破去骨人荒沒古三峇諸酋懼殺軍門乞降故事諸番歲有貢資番恃強要索無已其未堡也則有下馬酒上馬酒解渴酒遇堡酒及熱衣錢氣力錢偏手錢諸日戍軍更番亦奉以錢曰新班錢架梁錢放狗錢灑草錢掛絲錢將士奉之惟謹至是廷騰一切除之而納其降西陲稍靖僅六七年勢復猖獗是年夏楊柳番賊出攻普安堡犯歸水崖石門坎遂擁入金瓶堡殺守將巡撫羅遵屬應祥討之應祥提卒三千趨入茂州克其一岩憲諸番恐怖可撫定也番恃險剽掠如故亡何遵罷宣城徐元泰來代馳檄諭之使三反番不應窺蒲江閬斷歸水崖黃木坎道築塙五哨隔絕東南聲援見官軍少相顧笑曰官人聲言調兵直給我耳如此磨子兵其奈我何磨子者謂止

旋轉而數不增也既而師屢出無功賊日踞小巔護馬索戰十一月擁衆五千人突犯平夷堡官軍與戰却之掠良民去剽其腸統二牛角牛奔騰甘寸裂其殘酷如此明年正月遂圍蒲江閬駕砲環擊雉堞盡毀守將朱文達出戰斬數十人賊稍解東南路始通元泰決計大征所調諸路兵悉集乃命游擊周于德將揚州兵為前鋒游擊達之垣將百陽兵為後拒故總兵郭成將叙馬兵扼其吭泰將朱文達將平茶兵擊其脇而應祥居中節制泰議王鳳監之應祥令軍中各樹赤白幟一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罪先是番賊難多遇急不相救有國師喇麻者頗狡智隣垣青海酋丙免勾引部落駐牧松城外者于計勢益強乃與其黨灣仲占柯等刻木連合大小諸姓歃血盟具交遞合至是軍興喇麻邀灣仲占諸酋先犯歸化以寄官軍于德設伏誘擊生擒喇麻灣仲守備曹希彬復築新占柯敗其衆賊遂奪氣去骨人荒沒古三峇番賊中最強者于德皆攻克之復連破卜洞王諸峇大達成之垣亦各進兵拔其數峇與于德軍合遂攻破蜈蚣茹兒諸巢先是嘉靖初之垣祖輪以指揮封茹兒賊

被殺賊以其責人也漆其頭為飲器至是通六十年之垣得之泣遂還葬馬賊既屢北官軍連營追之每戰皆捷賊窘悉棄牛馬輜重鉞官軍官軍不顧斬聞入賊多竄死崖下河東平尋渡河而西連破西坡西草蓋地乾溝樹底諸寨有小寨谷者實始為亂塊大軍既西不設備郭成以銳卒夜襲之大獲牛尾峇地尤險惡將士三路進攻火其柵斬酋合兒結父子河西亦平諸營得所積糧粟留軍十日盡焚其峇以六月班師其逃死窮谷者求偏頭結賽乞降應祥令埋奴設誓而後許之埋奴者番人反接其奴獻于軍前

講天而誓即率至要路掘收埋之而露其首是日埋者凡二十三人偏頭結賽雅善天竺僧曉望氣術言歲在鷄犬番當有既偏頭信之預匿山谷中獨免於難逸賊以為神跡其所在羅拜求之故偏頭為之請是役也焚碉房千六百有奇生擒賊魁三十餘人俘骸以千餘計自是群番震驚不敢為患邊人樹碑記績焉建昌越萬諸衛番探報居建昌逆酋曰安守曰五哨曰王大哨與越萬坤都黑骨等並起為亂故吏民不可勝計巡撫元泰議討之徵兵萬八千仍以文達之垣分將而應祥統之副使周光錫監其軍十

一月光錫先渡瀘則黑骨與大哨已據相嶺焚三峽橋五哨等亦寇禮州德昌二所勢甚熾時徵兵未集光錫先用屯守兵設疑以嘗相嶺賊賊果退據桐槽桐槽者大哨巢穴所在也十二月諸道兵並抵越萬應祥令文達攻五哨之垣攻大哨而姑置黑骨夷弗問夜半發兵走三百里抵禮州陳兵于河賊半渡逆官軍文達麾兵擊敗之遂渡河搗其巢而之垣攻桐槽者亦屢破之大哨亡入山谷中亡何五哨據磨旂山挑戰官軍張兩翼奮擊賊披靡退保旂牛山山延袤六七百里連大小西番界文達兵大破之五哨西

遁與安守合結峇西縣會所徵鹽井刺馬兵三千至其入淨律跳躍類非人形諸番所深畏者明年正月應祥偵知賊將劫營乃潛移已營而令刺馬兵屯其處夜分賊果來襲刺馬起擊之伏屍狼籍諸將遂進攻西縣賊不能守遁將士窮追直抵摩步七板番連兵以圍五哨而別令裨將田中科率兵營于麥達通安守會謀者報守謀襲中科應祥夜召材官高遠勝飲以三巨觥令率敢死士三百衝校間道疾趨七十里抵麥達而伏其夕賊果至伏兵倏起格鬪賊大敗生擒守守為群寇巨魁守殲則西南之坤峇並蕪

靡莫諸酋無不震怖于是商山四堡之西番乞降于之垣大小七板之西番乞降于文達各埋奴道左呼號頓首誓世世不敢叛二將乃許之而五哨勢窮復走昌州亦為裨將王言所獲土目安四兒者身居建昌城中潛刺掠于外至是知禍及率黨數百人走據虛即濟自固諸軍既滅五哨應祥遣之北行亦將討黑骨者四兒遂馳傳將士忽還軍襲之賊大敗追獲四兒于西番復整軍討大哨初大哨兵敗遁匿所親普雄酋長姑咱所姑咱見大軍臨境俱密告于裨將王之翰之翰就洞穴搜得之而黑夷酋長阿弓等七大酋先已為之翰伏兵大孤山擒致麾下于是建昌越萬諸番盡平上首功二千有奇撫降者三千餘人時萬曆十五年七月也邛部屬夷有賊乃者地近馬湖其酋撒假與外兄安興木瓜夷白祿甯坡賊楊九乍等數侵掠內地先嘗議征之會有都蠻之役不果乃建六堡益戍卒千二百人而諸酋鳴張如故及建越師興又藏納叛人元泰乃令都指揮李獻忠等率兵分勦賊詐降誘執獻忠等三將殺士卒數千人勢益猖獗至是應祥等師旋元泰蓋微播州而勝諸土兵合五萬人令應祥督文達之垣及周于德諸將分三

道入故總兵郭威亦從征十一月于德首敗白祿兵追至馬蝗山山勢險峻賊木石交下將士攀藤懸索而登賊奔潰乘勢進攻木瓜夷白祿以千人來戰射殺之追至利濟山雪深數尺于德身先士卒五登其巔賊復大敗燬其巢先是撒假與楊九乍率眾萬人據山接戰播州兵擊敗之賊走至是文達復破之大田壩合于德軍追亡逐北所向克捷游擊萬整躡擊撒假于鼠圍獲其妻子郭威復進至三寶山大戰生擒撒假安興勢窮據巢固守文達整分道直入獲其母妻安興擲金于崖以緩追者遂得脫已諸軍窮追深入竟獲之他夷探畏威降者二千餘人悉獻還土田願修職貢兵乃罷凡斬首一千八百俘獲七百五十有奇以其地置屏山縣論功應祥累加都督同知元泰亦至兵部尚書當是時蜀中劇寇盡平應祥威名甚著其明年御史傅霖按部而詰應祥冒饗應祥懼賄以千金為霖奏遂罷職居二年兵部舉應祥兼書南京右府兵科薛三才力持不可命遂復二十八年大征播州貴州總兵官董元鎮退還不進總督李化龍劾之薦應祥代時分兵八道貴州分烏江興隆二進詔元鎮充為事官由烏江入而應祥由興隆

入先是諸道寇期二月望日進兵此應祥受事則已三月下旬副將陳寅等已連克數圍拒賊四牌高固下別遣兵從間道直搗龍水固他將蔡兆吉又自乾坪抵等固逼四牌賊首謝朝俸營其地四面峭壁深箐前為二關賊從高鼓譟而下官軍殊死戰斬獲甚多俘朝俸妻子乘勝直抵河坪會烏江敗書聞敵兵不進者旬日而應祥已受任趣諸將急渡寅等乃取他道渡河而潛為浮橋以濟師諸軍畢渡則賊衆失險乞降者相繼應祥悉受之賊所恃止黃灘一關層崖壁立賊聚衆死守會賊徒石勝俸等率萬餘人來降應祥責令立功取信勝俸曰去黃灘三十里有三渡關入播門戶也先襲破之則黃灘孤立難守應祥然其計令偕陳寅率精卒四千夜抵關下勝俸先以數十騎驟開前門盡殲其戍卒黃灘賊懼益增兵固拒寅督諸將渡河攻關之前而令勝俸由墳林暗渡襲關後賊前後被敵大敗應祥遂直抵海龍固令諸道兵共滅楊應龍運鎮銅仁明年改鎮四川既而播道賊吳洪盧文秀等悉有司法嚴濬謀不軌而遵義知縣蕭鳴世素失衆心洪等遂假稱應龍有子衆衆為亂應祥偕副使傅先宅督兵捕之盡獲應祥身卒

于官以平播功贈左都督世歷千戶應祥有胆智其為將謀勇兼資故所至奏績而平蜀三大寇元泰調度功亦為時所稱

陳璘字朝爵廣東翁源人嘉靖末為指揮僉事從討英德賊有功進廣東守備與平大盜賴元壽及嶺東殘寇萬曆初高要賊鄧勝龍作亂討平之又破平揭陽賊及山賊鍾月泉累進署都指揮僉事僉書廣東都司官軍之攻諸良賢也副將李誠立戰敗諸軍奪氣制府殷正茂請假璘參將得自將一軍果與諸軍共平賊搜擊虔游擊將軍從高州參將總督凌雲翼將大征羅季先不令鵬勅璘所破凡九十寨俘斬無算已分十道大征璘以一軍從信宜入會諸軍覆滅之以其地置羅定州及東安西寧二縣即遷璘副總兵署東安泰將事未幾東西兩山餘孽復亂殺掠吏民責璘戴罪辦賊璘僉他將朱文建攻破石牛香水諸寨斬捕三百六十餘人授俸如故時東安初定璘大興土木營建寺廟役及部卒且勅其出背卒咸怒會他營自戍所還致商民物為哨官所讓棄黃玉執哨官痛挾之遂偕亂群卒和之推玉為主縱掠旁近州縣璘急懸賞購壯士擊斬至及其黨百餘人餘賊

竄入廣西亦為官軍勦絕先是兵變聞璘坐奪官至是得除罪十二年改狼山副總兵璘有謀畧善將兵而所至貪贖為巡方御史所劾褫官永錮璘既被廢朝士多惜其才不敢荐至二十年朝鮮用兵以璘素熟倭情命添注神機七營叅將馳騎趨之至則改神棍右副將無何擢署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協守薊鎮明年正月詔以本官統薊遼保定山東軍禦倭防海日本封貢議起海上暫休兵改璘協守漳潮二郡坐贈遺兵部石星為所舉奏復罷歸二十五年封事取朝鮮再用師起璘故官統廣東兵五千赴援明年二月擢禦倭總兵官與麻貴劉綎各將一軍璘部卒次山海關挾餉鼓噪璘被旨懇讓尋令提督水軍與麻貴劉綎董一元分道並進副將陳蔭軒子龍游擊馬文煥李金張良相等皆屬馬兵萬三千餘人戰繼數百艘分布忠清全羅慶尚諸海口互相應援先是賊泛海出沒官軍乏舟楫竟無邀擊之者故賊益得志至是戰繼偵邏不絕賊益懼不復敢往來海中及平秀吉死賊將遁璘喜曰吾屬賊賊收功在此舉矣急遣軒子龍付朝鮮將李舜臣為前鋒邀之于龍過賊載渡遂陳李金等軍至邀擊之賊本不習水戰

大無聞志官軍用火焚其舟賊大敗其脫走登岸者又為陸兵所殲焚溺死者萬計時劉綎方攻行長驅入順天大城璘以舟師協擊獲焚其舟百餘十一月石曼子引兵西援行長璘邀之半洋擊敗之曼子死賊其徒三百餘餘賊退保錦山官軍批之不出已度匿己山岵深道險將士不敢進璘夜督兵潛入圍其岩洞比明砲發賊大驚奔據後山憑高下擊將士殊死仰攻賊復遁走璘分道連擊賊大敗投勅遺孽無一脫者以論功璘為首綎次之責又次之進璘都督同知世廕指揮僉事師甫旋會有征播之役命璘為湖廣總兵官督兵由偏橋進副將陳良玘別為一軍由龍泉進并受璘節制二十八年二月軍次白泥楊應龍子朝棟率眾二萬渡烏江迎戰璘發前哨禦之而分左右兩翼潛躡其後兵甫交賊少挫即遁兩翼兵追之賊棄營奔龍溪山合四牌賊拒敵四牌在江外與江內七牌皆五司遺種九股惡苗素助賊為虐璘預遣人招撫諸苗多來歸乃進軍龍溪會謀者報有伏今游擊陳策統兵衝林溪趨伏果四起策軍用火器擊之賊奔高據險矢石兩下璘身先迎敵斬小校先退者以徇以軍賊乘把總吳應龍等隨陣先登

賊大潰退四牌保兒圍璘達二裨將引軍逼之未伏
被圍璘急懸賞募死士應龍等直前奮擊內外合勢
賊復潰奔據圍巔入夜由山後遁去黎明追及于袁
家渡賊返聞復敗悉渡江遁四牌之賊遂盡三月督
軍萬餘營七牌野豬山伺官軍襲擊璘即勅兵夜發
次早抵苦練坪前鋒遇賊與戰後軍亦至夾擊之賊
敗逃入深箐官軍遂攻入苦菜園會童元鎮烏江師
敗璘軍大懼請退師制府李化龍不可璘乃進營楠
木橋四月次涓潭時賊悉聚青蛇長故瑪瑙保子四
圍地皆絕險而青蛇尤甚璘議同日併攻則兵分力
弱止攻一圍則三圍相助乃先攻三圍次及青蛇時
陳良玘師亦來會乃令取道至圍後設伏別以一軍
守板角關防賊越逸而璘親督諸將力攻三日賊死
傷無算三圍遂下青蛇勢孤但四面絕無路可上
璘遣兵圍其三面賊死士從瑪瑙後附著板崖竊至
青蛇山背舉砲為號賊惶駭諸軍進攻焚其茅屋賊
倉皇退入圍內木石交下將士冒死板援而上戮其
木柵二重賊乘夜欲遁為官軍擊回時賊勢已窮璘
意生殺不主撫故賊致死堅守將士前後奔擊賊不
能走遂大敗斬首一千九百有奇七牌之賊亦盡乃

分兵六道攻克大小三渡關五月乘勝直抵海龍圍
下令諸軍進攻時諸將俱攻圍前獨水西安慶臣攻
其後相持四十餘日其下受賊重賄多與之通且潛
以火藥遺賊故賊但備圍前不併其後璘知之與監
軍者謀令疆臣退一舍而璘移營於其處置鉄牌百
餘接近賊圍相距止丈許賊強弩無所施又為竄板
於柵外賊初每夜出劫營至是為釘所傷不敢復出
應龍勢窮相聚而哭先是制府有令諸將分日進攻
六月六日璘與吳廣當進兵璘募死士以夜四更衝
柵直上賊猶新睡斬其守關者更樹白幟鳴號砲賊
大驚潰散應龍自焚吳廣軍亦至賊盡平遂移師討
皮林皮林在湖貴交與九股苗壤相接山川險阻有
吳國佐者洪州司特洞寨苗也始祖曰奇兒洪武時
稱亂阮靖間誅死其後裔大榮居貴州亦以不親誅
國佐其從子也榮黜無賴嘗游江淮通漢語略知文
義大榮死國佐收其妾黎平府持之愚國佐素往來
諸苗洞習其酋長酋彭舉尚馬等咸推服之至是遂
反自稱大皇上將其黨石泰太亦自稱太保與國佐
各攻上黃堡泰將黃冲霄等討之國佐偽降誘入伏
賊也冲霄走承從縣國佐進至城下殺士卒千餘人

漢水為赤苑守備張世忠及其肉俾自嘆世忠為不
絕口竟為賊所食遂縱掠七堡七十餘焚五開南城
隋承從國中潮所勢甚熾時方有播州之役未暇討
也至是偏沅巡撫江鐸命璘與陳良玘合兵進討良
玘失利賊益得志明年正月鐸移駐靖州命璘率副
將李遇文等分七道進璘軍擄苗苗銀貢等游擊宋
大斌攻破特洞苗據險不出將士縱火焚之多死因
佐逃天浦四十八寨復入古州毛洞追獲之石纂太
逃廣西上岩山指揮徐時達誘而縛之賊黨楊永祿
率眾萬餘范白冲游擊沈弘猷等督兵夾攻生獲永
祿諸苗悉平先是征播時璘使使至總督李化龍家
故以重賄會劉綎先遣使投賄為化龍父所揮璘使
聞而走化龍後疏于朝綎獲罪璘以賄未至門獲免
後兵部尚書田樂推璘鎮貴州給事中洪瞻祖劾
璘營求帝以璘東而積有戰功卒如樂議責東西二
路苗曰仲家苗盤踞貴龍平新之間為諸苗領袖在
水碾山介于銅仁思石者曰山苗紅苗之羽翼也自
平播後貴州物力大屈苗益生心剽掠無虛日巡撫
郭子章請于朝令璘督軍萬人攻水碾游擊劉岳督
宣慰安疆臣軍萬人攻西路並克之乃令璘移營新

添獨攻東谷璘出奇鼓勇復克之生獲苗首十二人
斬首三千餘級招降者萬三千餘人部內邊靖三十
四年改鎮廣東平官先是叙平播功加璘左都督世
廕指揮使既卒以平苗功贈太子太保再廕百戶
馬孔英者宣外塞外降丁也積戰功為寧夏泰將萬
曆二十年李拜反引河套賊入寇孔英屢擊敗之旬
是賊歲犯邊孔英拒戰並有斬獲卜失克之入下馬
關也孔英從麻貴遠擊大獲進本鎮副總兵二十四
年秋着力克宰僧連兵犯平南橫城孔英偕泰將鄧
鳳率銳師力戰賊大敗斬首二百七十有奇孔英賜
金幣命侯大將缺推用兵部以孔英降人用為邊帥
無以示外蕃且李拜新以降人叛乃擢署都督僉事
以總兵官蔭舊任尋以閩事叙勞進秩為真二十七
年著宰二首復犯平南及興武孔英與杜桐等分道
追襲大敗之七何賊再入又擊敗之明年大征播州
楊應龍詔發陝西四鎮兵令孔英將之以往時兵分
八道孔英所入南川道獨險遠去應龍海龍圍可六
七百里方孔英未至時重慶推官高折枝監紀軍事
請獨當一面乃與泰將周國柱先以石砦壘撫馬千
乘兵破賊壘筑復督百陽宣撫丹御龍賊賊于官壩

二月孔英三軍平茶邑梅兵亦集軍容甚壯乃先師期一日督諸軍入真州即用其土官鄭葵路麟為卿導別遣邊兵千人扼明月關靖運道諸軍遂數行而前連破賊四寨十七日攻赤崖白崖抵清水坪封寧關賊連營十數列兵固守官軍分道進擊悉破之直逼桑木關而營內民聞大軍至扶老携幼而降者日以千計折枝結三大峇處之下令殺人者死掠財物者還至自是降者日衆賊勢益孤是關為賊要害山險菁深賊憑高下拒官軍怯于仰攻乃令千乘以一軍出關左御龍以一軍出關右國柱以一軍獨搗

其中賊用標鎗藥矢鼓譟而來鋒銳甚官軍殊死力戰賊不能支遂披靡官軍乘勝奪關遂北至風坎關賊獲大敗再破九杆黑水諸關苦竹羊崖銅鼓諸寨國柱遂進攻金子壩賊無一人國柱疑有伏焚其空若十九巖兵以待亡何賊果從溝菁突出擊敗之孔英乃留王之翰兵守白土臺衛驍道平茶邑梅兵守桑木關而親提大軍進營金子壩應龍關桑木關破大懼遣弟世龍及心腹楊珠以銳卒劫之翰營之翰走殺驍卒無算平茶兵聞警來援賊始退孔英乃還軍擊世龍殺獲不勝會却卒連發火矢釋將劉勝獲

從旁奮擊賊乃敗奔官軍進營胡山口由胡山至數于橋深菁翁翳賊處處設伏悉為官軍勦平應龍並懼遣心腹數輩詐降謀為內應折枝得其情盡收斬之而伏兵以待夜半楊珠果率眾劫營伏發賊驚潰連奔至高坪已奪賊蒼馬城直抵海龍第二關下海龍為賊渠巢穴地益險賊守兵益多孔英軍已深入而諸道未有至者酉陽兵慮勢孤先退延綏兵亦退賊躡之殺官兵六十人屠數日劉綬兵亦至乃合兵連克海崖海門諸關賊走保固上竟致覆滅初總督李化龍既剋師期諸將莫利先入孔英所將蓋遣兵及諸土兵又皆驍悍而監紀折枝智勇有謀故進師獨先既八道並圍海龍諸將以國後易攻爭走其後孔英獨以一軍壁關前卒致賊黨盡縛無一脫者錄功進都督同知世隆千戶文之以總兵官鎮貴州罷歸卒孔英起降夷南征北討並著戰功各官不謹飭解時論多之

吳廣廣東人以武生從軍累著戰功歷廣東游擊將軍福建南路參將坐事罷歸會本溪楊反總督陳大柝檄廣從總兵董元鎮討之賊據山為巢發矢如雨將士少却廣手斬一卒以拘衆就奮遂大破之論功

優故官萬亨二十五年以副總兵從劉綎禦倭朝鮮
廣領水軍與陳璘相犄角倭斬甚眾甫班師時議大
征播州擢廣總兵官以一軍出合江副將曹希彬以
一軍出永寧受廣節度明年二月兩軍並進廣結大
營于二部壩大行招徠賊帥郭通緒者最驍悍聞官
軍至統群苗迎敵將士乘其營壘未定夜襲之群苗
奔潰由是陶洪安材羅材三峇土官各率部下出降
他部聞風相繼來歸者數萬人廣擇其壯者從軍軍
聲益振三月朔通緒遣兵扼穿崖阻官軍廣督土
漢軍四面合擊破之是時劉綎馬孔英兩軍已入播
境而廣猶頓兵二部不進總督李化龍趣之乃議進
攻崖門分兵四哨竄進別遣永寧女士官奢世績等
督募兵二千柁桑木垣諸要害以防饋道既而諸將
進軍且戰且撫連破數寨因是月晦遂進營毋儲塘楊
應龍聞之懼令通緒盡發閩外兵拒敵廣潛令砲手
五百伏磨槍垣外南岡下而遣裨將趙應科引兵枕
戰垣兩山相夾中甚隘通緒无兵其間至是飛馬橫
梁直衝應科應科保北通緒進出垣遇伏急旋馬中
砲墜通緒方躍上他馬伏兵攢刺之殪餘賊大奔官
軍乘勝遂北城既失主盡降官軍遂進薄崖門崖門

徑小止容 騎四月朔賊擁眾萬餘出關拒戰希彬
懸賞千金士卒奮擊崖競進賊敗走追至第四關關
上男婦盡哭於是賊黨自殺其魁羅世恩率萬餘人
出降其第一關猶拒守不下廣乘夜衝放疾進至則
守者獨斬賊首奪其關關內民爭獻牛酒迎降時劉
綎馬孔英雄已入關李應祥陳璘諸軍猶在關外廣
令希彬軍連戰紅碗水土崖分水關諸處皆捷遂進
營水牛塘應龍大懼知廣孤軍深入謀欲襲之乃遣
人詐降廣測其詐堅壁以待俄應龍擁眾三萬直衝
大營諸將殊死力戰奇聲震地會他將以兵來援賊
知不敵引退廣遂與諸道軍進逼海龍圍賊益懼琬
令婦人乞降哭于關上又詐報應龍仰藥死督府不
信獨廣信之已現知其詐急攻之燒第二關奪三山
絕賊樵汲賊益窘旋與陳璘從圍後登應龍急自焚
死獲其子朝棟及妻田氏出應龍屍烈焰中廣中奪
矢罄絕而後越遂以本官鎮四川喻年卒初廣之頓
兵二部也有言其受賄養寇者詔滿克為事官立功
自効後論功贈都督同知世廕千戶
童先鎮桂林右衛次萬曆中為指揮從討平樂劇賊
莫天龍有以累遷將擊將率高汝鑑友從太帥吁良

朋破平之。正永軍得格泰將進副總兵十九年擢署都督僉事為廣西總兵官未幾改廣東二十三年總督陳大科以元鎮熟知蠻事仍移廣西岑溪西北為上下七山介蒼藤間有千田黎峒白板九寨等三十七寨東南為十三山有九亮陀田桑園古攬魚修等百餘寨與廣東羅秀相聯絡其地山高徑仄菁深木茂環數百里無日色賊首潘積善等據之久為民患及羅秀平積善懼而乞降為設泰將于大峒統兵千餘戍之其後將領多搭克士卒又疲弱不堪用賊復生心時出剽掠會歲饑粵東七命浪賊數百人潛入七山誘諸徭為亂勢益猖獗元鎮先以泰將戍岑溪得諸徭心至是積善及其黨章月成願招撫自劫六十三山諸徭多受約束有訛言將勦北科徭者諸徭謂官家詔已大恨遂與孔亮山賊攻月殺之火大峒泰將署督撫陳大科戴耀為元鎮討之時副將陳璘泰將吳廣方罷官里居大科起令將兵與元鎮並進賊見兵至伐大木塞道環布箠簽元鎮佯督軍閉道而潛從小徑上孔亮山賊憑高疾鬪弩矢雨下諸軍用火器攻之賊潰敗諸將疾追大破之俘賊千五百有奇餘招撫復業元鎮以功增秩賜金會日本破朝

鮮廷議將由浙閩泛海直搗其巢率制之乃改元鎮浙江既而事寢移鎮貴州二十八年李化龍大征楊應龍令元鎮督永順鎮雄泗城諸土軍由烏江進元鎮在粵西頗有時名及是心憚應龍久駐銅仁不進督府屢趣之乃啓行時劉綎吳廣諸軍已進群賊議分兵固守獨泰謀孫時泰曰兵分則力薄不若乘官軍未集從其弱者先破之餘自退矣應龍善之及聞元鎮發烏江應龍喜曰此易與耳謀縱之渡江密以計取監軍按察使楊寅秋言烏江去播不遠宜俟諸道深入協力奔驅元鎮不從於是永順兵先奪烏江賊遣千餘人沿江叫罵以誘之諸軍既濟復奪老君關前哨泰將謝崇壽乘勢奪泗城雲南兵再拔河渡閩三月望賊果以步騎數千先衝雲南軍軍中驅象出戰賊多損傷俄駕象者斃象反走擲火器者又投擊已營陣亂泗城兵先走崇壽所部亦走爭浮橋橋斷殺溺死者數千人河渡既敗烏江軍相去六十里猶未知明日泰將楊顯發永順兵三百人出哨道遇賊數萬咸為水西軍衣裝永順兵不疑其為反與盟誓且互更旗幟賊遂掩殺三百人亦襲其衣裝直趨烏江烏江軍信為水西永順軍不設偽偽遂為賊所

破爭先渡江賊已先斷浮橋於是數千人皆溺死楊顯及二子與馬元鎮所部共三萬人存者不及十一將校止崇壽等三人江水為之不流貴陽聞警居民盡奔避入城遠近震動化龍怒崇壽失律用尚方劍斬之再徵調益軍急徵鎮雄土官龍澄遠賊歸路龍澄者即安克臣水西安疆臣同產弟也其軍不與元鎮合故獨全而當事頗疑其通賊寅秋以鎮雄去播止二日程令其搗巢立効澄許之先河渡未敗時澄已遣部將劉岳王嘉猷攻板若竹園及半壩嶺暨敗報聞二將移營新站賊伏兵大水田別以五千人來襲收還嘉猷乃揚聲搗大水田而潛以一軍取間道拔大夫關直抵馬坎斬賊歸路與疆臣合軍賊遂退遁會都指揮徐成將續調軍至合泗城土官岑紹勳兵再克河渡關軍聲振賊將張守欽表五受據長等萬丈林拒守永順兵擊破之進攻長等出擒守欽攻清潭洞復擒五受賊大奔會朝議責元鎮敗狀令李應祥并將其軍遂合水西鎮雄諸部直抵海龍圍賊竟覆滅先是兵初興督府劾元鎮遠道詔請為事官立功自効及是論覆軍遠至京下吏罪當死法司接其前岑溪功得請戍煙瘴尋遇赦廣西巡撫戴增

為之請部議不許竟卒於戍所

論曰夫荒瘴癘之區絕壑懸崖杳無天日一旦提孤軍深入搜其虺場而盡獮之亦匪易事也諸臣委身戮力僅而得當及事定功成者生則持文墨以議其後微獨叙賚罕行抑且譴訶橫及於是勞臣喪氣壯士灰心又何怪乎迨一朝有急則又檄而任之任之未終而挫折如故甚且鄙夷若奴隸疾惡等仇讎未縛牽掣惟恐不即敗劓以快其私者食人之祿分人之憂義固當如是耶古人不以一青掩大德二罪棄干城瑕瑜相兼詐貪可使何為如是其恢恢也俯仰所衡明室為烈陵夷不競抑又何疑乎

明文卷三百二十二

列傳一百七十三

李成梁 如松 如栢 如棟 如棟 如棟 如棟 如棟

李成梁字汝器高祖英自朝鮮內附授世鐵嶺衛指揮僉事遷家馬成梁英毅統健精騎射有大將才家貧不能製職年四十補為武生有御史巡方者器之資遣入京乃得襲積功為遼東險山參將隆慶元年土蠻大入永平成梁赴援有功進副總兵仍守險山尋協守遼陽三年四月首張擺夫等聚眾塞下奉祀孤山成梁急出塞迎擊斬張苗及其下百六十有奇餘眾逃徙遂空其地錄功進秩一等四年九月首年

愛大舉入寇總兵官王治道戰歿成梁署都督僉事代之當是時俺荅難款塞而棟漢大酋土蠻與其從父黑石炭弟委正大委正從弟煖免拱免子卜言台同從子黃台吉勢方強泰寧首逆把亥炒花朵顏首董孤狸長昂佐之而迄東諸部王果兀臺清佳努楊吉努之屬亦時擾塞下十年之間傾三大將士馬頓散居民不獲耕牧成梁乃大修戰具甄將才收召四方健兒為家丁盡其餼用為選鋒軍聲始振明年五月寇犯盤山驛指揮蘇成勛擊走之無何土蠻大入寇成梁遇于卓山麾副將趙完等前後夾擊寇

首尾不相顧騰山穿林而走將士乘勝逐北直抵其巢大破之賊其首二人斬首五百八十餘級獲馬駝稱是進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又明年十月土蠻復謀入犯先以五六百騎營遼陽北河去遠二百餘里俟眾集大舉成梁先其未發提兵直趨鎮遠堡夜發伏兵約詰朝直衝賊壘舉火為號至期火起成梁率眾馳赴之寇遂大奔萬曆元年復犯前屯成梁急率兵赴援寇遂引去未幾犯鐵嶺鎮西諸堡督諸將破走之增秩二等其秋桑額首兀魯思罕以四千騎奔奇兒山臺毀墻入成梁遣兵禦之寇却去建州都

指揮王果故典撫順通馬市及是誘殺倭禦裝成祖成梁謀討之明年十月果復大舉入犯成梁檄副將楊騰游擊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泰將曹蓋迎寇壘批戰寇已出塞明旦復入諸軍四面並起寇大奔蓋聚果寨寨據地高寇為深溝堅壘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破其數柵寇矢石而下把總于志文泰得倚先登諸將繼之果從走保高臺射殺志文會大風起縱火焚之寇大敗先後斬賊千一百餘級其營壘而還錄功進左都督世廕都指揮同知果既大創不能軍走匿阿哈細寨謀者以告曹蓋即勒精兵捕之

果寔將南倚土蠻速把亥不得則走歸南開都督王
台台方度事中國即執以獻伏誅三年春土蠻犯長
勇堡擊敗之其冬炒花大會黑石炭黃台吉卜言台
周以兒鄧煖兔拱兔堵刺兒等二萬餘騎從平南堡
南掠副將曹蓋馳擊寇遂轉掠瀋陽見他將列營城
外乃奔西北高墩成梁度寇必從故道出塞親提精
兵邀之遇寇大戰軍中火器奔發寇大潰棄輜重走
追奔至河溝寇人馬溺死無算官軍乘勝渡河擊斬
以千計盡驅被掠人口及其畜產而還士卒死者亦
二百七十餘人錄功加太子太保世廕錦衣千戶明
年黑石炭大會正營大清堡邊外謀犯錦義成梁率
選鋒卽枚卧鼓馳二百里港逼寇營詰旦用火攻攻
之寇自相蹂躪大潰斬其首四人獲首級六十有奇
五年土蠻復入寇連營河東而遣寒騎西掠成梁令
將士乘夜出塞掩其業得勝而還明年正月速把亥
糾土蠻大舉入寇營于劈山成梁馳至丁字泊寇分
數百騎繞場而入成梁躬率輕騎夜出塞二百里直
搗劈山營大破之獲級四百三十骸其首五人獲馬
駝甲仗不可悉計錄功加太子保世廕本衛指揮使三
月寇犯長定堡游擊陶承譽率眾掩擊大獲獻級四

百七十有奇帝已告謝郊廟大行叙賚廕成梁世指
揮僉事無何言所殺本土蠻部曲因盜牛羊事覺
懼罪未歸承譽犇言搗實掩而殺之給事中光懋因
請治譽殺降罪章下御史劾報如懋言兵部尚書方
選時督撫梁夢龍周孫先與承譽全叙功力為之解
會張居正以筮親歸惡兵部名決遂如御史之奏盡
奪諸臣恩命六月寇復犯鎮靜堡擊退之十二月速
把亥炒花煖兔拱兔會土蠻黃台吉大小委正卜兒
亥慌忽太等三萬餘騎堡邊河犯東昌堡深入至耀
州成梁謀襲其寨率制之遣諸將分屯要害以遏其
前而親提銳卒出塞二百餘里直搗圍山斬首八百
四十及其首九人獲馬千二百匹群賊聞之狼狽走
出塞論功封年遠伯歲祿八百石是時土蠻數遣使
求貢市聞吏不許則大恨七年十月復以四萬騎自
前屯錦川營深入抄掠成梁命諸將堅壁清野亦與
戰而將叅將楊秉等嚴兵逼其衝會遠帥戚繼光亦
以師來援寇見官軍勢重遂引退十二月又與速把
亥合營止壁塞外紅土城聲言入海州率官軍東顧
而分兵入犯錦義成梁勒精騎踰塞二百餘里直抵
紅土城營擊賊大敗獲首功四百七十有奇進東都

督王兀堂者故通市寬莫顏恭順後恭將徐國輔弟
國臣強抑市價且鞭笞市夷諸酋怒相約不入市兀
堂乃與其黨趙鎖羅骨數遣零騎盜邊明年三月先
以六百騎分犯鞏陽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僅
以千餘騎從永莫成梁先已大合諸將嚴陣以待遂
鼓行衝其鋒寇不敢抗盡却走成梁督諸將窮追去
塞二百里寇以騎卒拒敵而步卒盡登山鼓譟成梁
揮將士奮擊大敗之斬首七百五十盡毀其營壘捷
聞并錄紅土城功予成梁世襲其秋兀堂復聚眾犯
寬莫副將姚大節擊破之兀堂自是不振土蠻數盜
邊不得志忿甚蓋徵諸部兵分犯錦義及古北大凌
河鋒銳甚以城堡堅不可克野又無所掠而成梁及
薊鎮援軍亦集寇乃遠巡引去無何復以二萬餘騎
從大鎮堡入攻錦州恭將熊朝臣乘城固守而遠部
將周之望王應榮出戰兩人頗有新獲已矢盡力竭
並死于陣寇乃分掠小凌河松山杏山成梁督兵馳
援寇始出境九年二月土蠻復與黑石炭大小委正
卜言台周腦毛大黃台吉以兒鄧煖克拱克炒戶兒
聚兵塞下謀犯廣寧成梁偵知之帥輕騎從大寧堡
出境晝夜馳去塞四百餘里至襍却克遇寇大戰自

辰迄未將士勇氣愈倍寇不能支遂敗遁明日官軍
將還寇未追成梁亦旋軍逆擊且戰且行先後斬首
三百四十及其酋八人錄功增歲祿四百石世廕一
等四月黑石炭以兒鄧小歹青卜言克率眾深入遼
陽副將曹蓋引軍追至長安堡遇伏殺千總陳鵬以
下三百十七人馬死者四百六十匹寇遂大掠人畜
而去事聞壘等奪官下吏成梁不問十月土蠻復連
連犯亥等十餘萬騎攻圍廣寧不克轉掠圍山堡盤
山驛及十三山驛攻薊州成梁督軍禦之寇乃引退
十年三月連把亥率茅炒花子卜言克入犯薊州成
梁禦之鎮夷堡而先為伏待之連把亥入恭將李平
胡射中其脅墜馬蒼頭李有名疾前斬之寇大奔連
賊百餘級炒花等慟哭出塞連把亥為遼左患二十
年至是始殫邊人快之捷聞帝大喜詔賜甲第京師
世廕錦衣指揮使先是王果被誅其子阿台走依王
台長子虎兒罕以台獻其父常欲報之後台死虎兒
罕勢衰阿台遂附北關合兵共攻虎首又殺犯孤山
汎河諸處成梁謀討之九月提兵出塞遇寇於曹子
谷寇接戰將止奮呼陷陣寇大敗斬首一千有奇獲
馬五百十一年二月阿台復糾其黨阿海連兵入寇

抵瀋陽城南渾河大掠而去成梁提精卒從撫順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塞用火攻之射死阿台連破阿海寨擊斬之獻馘二千三百犂其巢穴采之遺孽遂盡錄功增歲祿百石世廕指揮僉事北關苗清住磐楊吉磐素擊南關王台台凌屢侵台季子猛骨字羅且籍兵土蠻煖危慌忽太侵擾邊境其年十二月巡撫李松使脩禦霍九舉撫諭許貢市如故二酋果率二千餘騎詣鎮北關竭松九舉見其兵盛謀之則以三百騎入松先伏甲于旁約二酋不受撫則軍中擊砲伏甲盡起頃之二酋抵關門據鞍不進松叱之

九舉曳使下其徒白虎赤邊拔刀斫九舉傷臂九舉亦格殺一人其從騎遂殺侍卒十餘人于是軍中砲鳴伏兵層至擊斬二酋及白虎赤盡殲其從騎清首于兀孫字羅楊酋于哈兒哈麻與馬成梁聞砲急提兵馳出塞擊其留騎斬首千五百有奇獲馬稱是成梁長驅抵其寨餘寇羅拜乞降即刑白馬擗刀斫血誓永受猛酋約束乃旋師錄功增歲祿二百石改前廢指揮僉事為錦衣衛指揮使方成梁之出塞也炒花等以數萬騎入瀋河及大寧堡將士併力防禦閏六月寇始出塞十三年二月苗把兒啟報父速把

亥之怨借從父炒花姑塔花大糾西部以兒鄧等以數萬騎入掠瀋陽既退駐牧遠河降犯開原鐵嶺成梁與巡撫李松謀襲之乃潛為浮橋濟師踰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寇已先覺整衆逆戰成梁為壘陣親督前陣奮擊而松以後陣繼之寇衆披靡斬首八百有奇捷聞增歲祿百石改廢錦衣指揮使為都指揮使其年九月寇犯瀋陽潛伏精騎塞下以誘官軍將擊韓元功連襲之遇伏敗死將士多殺傷至閏九月諸酋復犯瀋河殺裨將數人大肆剽掠而西部銀燈亦擁衆窺遠瀋成梁令部將李平胡提兵出塞三百

五十里直搗銀燈營破之斬首一百八級諸酋聞之始引去十四年二月土蠻部酋一克灰正糾把兒兒炒花花大等三萬騎營塞外朔土蠻諸子共馳遠陽挾資成梁偵得之率副將楊燮泰將李寧李興孫守康等以輕騎出鎮邊僅用降人為嚮導晝伏夜行二百餘里至可可母林時大風雷沙塵障天寇不覺既抵寇營風日晴胡寇乍見大驚發矢如雨將士皆死陷陣大破之獲首功九百斬其酋二十四人其年十月寇七八萬騎犯鎮夷諸堡閏五日始去十五年春東

西都連營入犯其秋八月復以七八萬騎犯鎮夷堡十月酋把漢大成糾土蠻十萬騎由鎮夷大清二堡入數日始出初北關二酋既死清酋于卜寨與楊酋于那林李羅後漸強盛數與南關虎兒罕于互商搆兵成梁以南關勢弱謀討北關以輔朔之明年五月率師由威遠堡出塞直搗其巢卜寨棄其師合那林李羅合德城自守城四重攻之不下用巨砲擊之碎其外郭乘勝進拔二城斬敵五百餘級二酋窘號泣請降誓永不復叛乃班師十七年三月寇犯義州初此二三十騎既出塞復入太平堡增至四五百騎把

總朱永壽等一軍盡沒九月酋腦毛大合白洪大長昂三萬騎共犯平南堡成梁遣兵禦之備禦李有年手刃數賊賊圍有年殺之把總馮文昇赴救亦死成梁選鋒沒于陣者數百餘人遂大掠轉犯瀋陽蒲河榆林凡八日始去明年二月卜言台周黃台吉大小委正結西都又漢塔塔兒五萬餘騎深入遼瀋海蓋諸將觀望莫能禦成梁潛遣精兵出塞擊之寇已伏精甲帳下兵至伏發士卒死者十人成梁乃報首功二百八十得增祿廕其年十月土蠻族弟土墨台緒借兵西都青把都恰不慎及長昂派克十萬騎深入

海州成梁擁兵不敢擊寇縱掠數日而去十九年閏二月成梁乘給事侯先春閱視謀搗巢邀功使副將李寧等提兵出鎮夷堡潛襲板升殺二百八十人師還遇寇寧先奔諸軍大潰死者數千人成梁及總督塞達遣不以聞巡按御史胡克儉盡發其先後欺罔狀語多侵當道疏雖不行成梁由是不安于位及先春還朝抵之尤力帝意頗動成梁乃再疏辭疾而言者亦踵至其年十一月帝竟從御史張鶴鳴言解成梁任以寧遠伯奉朝請明年寧拜反率夏御史梅園植請遣成梁西征給事中王德完力持不可乃寢成

梁鎮遼二十二年先後奏大捷者十帝輒祭告郊廟受廷臣賀蟒衣金繒之賜歲常二三遣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其始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名震于殊方已而位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奴隸無不榮顯責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資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無算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之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賂為之左右每一奏捷內自閭部外自督撫而下悉共沾慶與大者進官廕予小亦增俸資金恩施周疊震耀當世而其戰功率在塞外焉為緣飾若寇入內地則以堅壁清野為詞

擁兵觀望任其剽掠甚且掩敗為功殺良冒級當事明知之共為蒙蔽反承慶賞督撫監司稍忤意輒排而去之使不得舉其法先後按臣陳登雲許守恩廉得其殺降冒功狀擬論奏之為撫臣李松顧養謙調護而止既而物議沸騰御史朱應穀給事中任應徵劾事李瑄交章抨擊事頗有跡卒賴要人之力言者反被詰責最後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相繼謝政成梁失其內主遂以去位蓋成梁諸戰功率藉帳下健兒其後健兒若李平胡李寧李興泰得倚孫守廉輩皆身都富貴坐擁專城暮氣難振而又轉相搭克士馬蕭耗暨成梁去遼十年之間更易八帥而邊備益弛二十九年八月馬林獲罪大學士沈一貫力言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再鎮遼東年已七十有六矣是時土蠻長昂及把克兒已死諸部寇鈔漸稀而開原廣寧之前復開馬木二市諸部眺市賞之利益俯首就款以故成梁復鎮八年遼左少事常以閱視叙勞加至太傅先是萬曆初元兵部侍郎汪道昆來閱視成梁獻議移建孤山堡于張其哈刺佃險山堡于寬奠沿江新安四堡于長奠長嶺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泰將戍之可拓地六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

於朝報可自是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督撫奏達趙楫建議棄之盡徙居民于內地居民戀家室多不從令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籍成梁等反以招復逃人功增秩受賞既而兵科給事中宋一韓力言棄地非策章下按臣劾勅御史熊廷弼奏如一韓言一韓復連章極論帝素眷成梁悉留中不下久之卒年九十弟成材泰將子如松如栢如楨如棟如梅皆總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泰將如松字子茂成梁長子以父廕為都指揮同知克寧遠伯勳衛為人驍果敢戰少從父行陣諸兵機再遷署都督僉事為神機營右副將萬曆十一年出為山西總兵官給事中黃道瞻等數言如松父子不當並居重鎮大學士申時行請保全之乃召僉書右府尋提督京城巡捕給事中邵庶常劾如松及其弟副總兵如栢不法且曰富貴戚則生驕恣誠宜稍抑用全始終不納十五年復以總兵官鎮宣府時成梁方蒙威眷內外要人又多左右之如松氣益驕巡撫許守謙聞標如松引坐與並泰政王學書却之語不相下幾攘臂巡按御史王之棟因劾如松驕橫並誅學書

帝為兩奪其俸已復為言者論列給事中葉初春惜其才請調之他鎮乃命與山西李迎恩互更其後軍政檢道科臣聞視數遭論劾帝終養之不為動十九年秋召僉書中府明年時拜反寧夏御史梅國楨極言如松員大將才其弟如梅如樟並少年英傑宜令討賊乃命如松為提督陝西討逆軍務總兵官即以國楨監之武臣之有提督自如松始也已命蓋統遼東宣府大同山西諸道援軍六月抵寧夏如松以權任既重不欲受制總督事輒為行兵科許弘綱等以為非制兵部石星亦言如松勅書原受督臣節制特陞遣稍異不得違勅自帝乃下詔申飭先是諸將董一套麻賁等數攻城賊固守不下及如松至攻益力用布囊三萬實土將踐之登城為砲石所却李如樟夜半用雲梯攀援欲上不克翌日游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將登亦不克乃決策用水攻拜寔遣養子克力蓋往勾套賊如松謂知狀全部將李寧追斬之賊為奪氣已套賊以萬餘騎至張亮堡如松力戰手斬士卒畏縮者二人氣益奮賊竟敗去其九月水浸北關城崩如松及蕭如薰等佯調舟筏擊北關誘賊赴救而潛以銳師襲南關攀雲梯而上

賊大驚潰拜及子承恩知勢不支自斬劉東勝許朝乞貸死於是如松先登蕭如薰及麻賁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蓋城拜族錄功進左都督世廕錦衣指揮同知當是時西賊甫平朝鮮倭患又起詔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諸軍起期東征如松新建平寇功再膺重任氣益驕與經畧宋應昌不相下故事大帥初見督師甲冑庭謁出易冠帶加禮貌馬至是用監司獨督撫儀素服側坐而已十二月如松至軍會沈惟敬歸自倭梅倭酋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如松叱惟敬險邪欲斬之泰謀李應試曰籍惟敬結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為然乃置惟敬于營遂誓師渡江二十一年正月四日師次肅寧館行長以為封使將至也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檄游擊李軍生縛之倭粹起格鬪僅獲三人餘走還行長大駭再令親信小西飛來謁如松慰遣之六日次平壤行長猶以為封使也圻風月樓以待群倭花衣夾道迎如松布列諸軍將入城諸將遠巡未入而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按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而延北牡丹臺峰高地要倭列拒馬砲以待遣南兵試之倭退是夜倭襲李如柏營擊却之明旦

如松下令諸軍無割首級攻圍止缺東南以倭素勇
朝鮮軍令副將祖承訓說為其裝潛伏西南屬游擊
吳惟忠攻牡丹峯而如松親提大軍直抵城下攻其
東南倭砲矢如雨軍少却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
士獲鈎梯直上倭方輕南而為朝鮮軍承訓等乃卸
裝露明甲倭大驚息分兵捍拒如松已督副將楊元
等軍自小西門先登如栢等亦從大西門入火器並
發烟焰蔽空惟忠中砲傷胸猶奮呼督戰如松乘馬
蹙於砲易馬馳墮墮躍而上麾兵愈進將士無不一
當百前隊斃首後勁踵至突舞于堞遂克之獲首功
千二百有奇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悉衆渡大同
江遁還龍山李寧及參將查大受率精兵三千潛伏
東江間道獲斬級三百六十乘勝逐北十九日如栢
遂復開城所失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獲首清
正據成鏡亦遁還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左江源右
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忠清為之犄角頗稱天險
官軍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再進師朝鮮人以
賊棄王京告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猝遇倭圍
數重如松督部下鏖戰一金甲倭擣如松急指揮李
有昇殊死力救乃數倭竟中鈎為倭走解李如栢李

寧等奮前夾擊李如梅射金甲倭墮馬而楊元獲其
亦至攻重圍入倭乃退官軍喪失甚多會天久雨地
俱穢蛙水解泥深騎不得逞倭背岳山而漢水連珠
布營城中廣樹飛樓箭砲不絕官軍乃退駐開城二
月既望謀報倭以二十萬衆入寇如松令楊元軍平
壤抱大同江接鈎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為聲援
查大受軍臨津留李寧祖承訓軍開城而身自東西
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數十萬密令大
受率死士從間道焚之倭遂乏食初官軍捷平壤鋒
銳甚轉戰開城聲如破竹不復問封貢事及碧蹄敗
劫如松氣大索頓兵絕城師老財匱海氣鬱蒸疫癘
甚作應昌如松急圖休息而倭弱糧並絕且懲平壤
之敗亦有歸志於是惟敵款議復行已得倭報惟款
書令游擊周洪謨偕惟敬往諭令還王京還朝鮮王
子即縱歸倭果於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如松與應
昌入城遣大兵渡漢江尾倭後將擊其情歸而倭步
步為營分番迭休官軍不敢擊倭乃結營釜山築壘
屯糧為久留計時本兵石星力主封貢議撤兵獨留
劉綎拒守如松乃以十二月班師論功加太子太保
增歲祿百石當是時如松用師海外却敵恢復勞績

甚著而言路謂其和親辱國攻擊不已賴帝素右李氏仍得優叙二十六年冬遼東總兵董一元罷廷推者三十旨特用如松言路復交章力爭帝置不報如松感帝知氣益奮明年四月賊入寇如松率輕騎直搗其巢中伏力戰死帝痛悼令具衣冠歸葬卹用其弟如梅代之而贈如松少保寧遠伯立祠賜謚忠烈授長子世忠錦衣衛指揮使掌南鎮撫司仍充寧遠伯勲衛復廢一子本衛指揮使世襲其恤典優極皆出特恩云世忠未久卒無子弟顯忠由廢歷遼東副總兵當嗣爵時朝臣方惡李氏無為言者至崇禎中如松妻武氏懇于朝章下部議竟寢後莊烈帝念成梁功類志于尊祖卒得嗣寧遠伯闖賊陷京師遇難如栢字子貞成梁第二子由父廢為錦衣千戶常與客會飲砲聲徹大內下吏免官再以廢為指揮僉事數從父出塞有功歷密雲游擊黃花嶺泰將薊鎮副總兵萬曆十六年御史任養心言李氏兵權太盛成梁帥遼東如松鎮宣府如栢駐密雲成材守黃花鎮而李平胡李興李寧王維藩輩非其姻親則其廝養悉列職戎行分操兵柄環神京數千里縱橫端據不可動搖而如栢貪濫跋扈尤甚不平為計恐生他變

帝乃解如栢任於是成梁上書乞罷并請盡罷子弟官帝慰留不許久之起故官署宣府泰將引疾歸如松之樂倭朝鮮也詔加如栢署都督僉事先率師赴援既拔平壤如栢疾趨開城攻克之斬首一百六十有奇師旋進都督同知為五軍營副將尋出為貴州總兵官二十三年改鎮寧夏明年九月首着力克犯平虜橫城如栢督軍邀擊之大獲斬首二百七十有奇進右都督再以疾歸家居二十餘年會遼東總兵官張承蔭戕沒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惟賢等合疏薦如栢詔以故官鎮遼東蒙古炒花入犯督諸將擊却之始成梁如松為將廣募健兒為家丁恣其所欲賂以私財其人樂為用故所向克捷至是父兄故時部曲已無復存而如栢暨其諸弟放情酒色亦不復少年英銳時論特以李氏世將起之久廢之中不知如栢中情實怯惟左次避敵四十六年秋 我大清師臨清河如栢故引軍防懿路及楊錫四路出師會如栢以一軍出鴉鶴關甫抵虎欄路錫聞杜松馬林兩軍已覆急撤如栢還 大清哨兵二十人見之登山鳴螺作大軍追擊狀如栢軍大驚奔走相蹂踐死者千餘人事聞御史楊鶴為嘉會彭際遇姚祚瑞給事

中李奇珍吳亮嗣薛鳳翔曹汝召等交章請遠如栢
正法奇珍連疏爭尤力帝終念李氏忠不報但召還
候勸而已既入都言者不已如栢懼終不免遂自裁
如栢成梁第三子由父廢為錦衣衛指揮使累加至
右都督並在錦衣衛掌南北鎮撫司提督兩司房列
環衛者四十年最後軍政拾遺部議罷職章久留不
下如栢雖將家子然未經行陣情不知兵及兄如栢
革任遼人謂李氏世鎮遼東遼人憚服非再用李氏
不可巡撫周永春以為言而足時如栢兄弟獨如栢
在兵部尚書黃嘉善遂徇其請以如栢名上帝即可
之時萬曆四十七年四月也如栢藉父兄勢素驕恣
自以錦衣近臣不肯居人下未出閤即遣使與總督
汪可受講鈞禮朝議譏然嘉善亦特疏言之如栢始
怏怏去既抵遼經畧楊鎬使守鐵嶺鐵嶺為李氏故
鄉宗族墳墓咸在論者謂如栢必効死勿去然當如
栢還京其族黨及部曲高資者悉隨之而西城中為
空後鎬以孤城難守令如栢還屯瀋陽僅以參將丁
碧等防守力益弱及大清兵臨城如栢擁兵不救
城遂失言官交章論列經畧熊廷弼亦論如栢十不
堪乃罷任天啓初言者復力攻下獄論死崇禎四年

孫烈帝念成梁勲特旨免死充軍時李氏門祚凌替
寄居都城外久絕音問一夕忽叩門家人疑其鬼大
詫審問乃知之論者稱帝厚德焉
如栢亦由父廢歷都指揮僉事從兄如松征寧夏先
登破賊有功累進都督僉事為廣西延綏總兵官
如梅字子清亦由父廢歷都指揮僉事從兄如松征
日本却敵先登累遷遼東副總兵二十四年酋炒花
卜言免將入犯如梅謀先襲之督部將方時新等出
塞三百里直搗其虛帳斬首百餘級而還明年如梅
與秦政楊鎬謀復從鎮西堡出塞泮襲賊營失利損
部將十人士卒百六十人如梅以血戰重創免罪日
本封事敗其年八月進署都督僉事充禦倭副總兵
赴朝鮮援勦時麻責三路進師令如梅將左軍與右
軍共攻蔚山如梅偕秦將楊登山騎兵先進設伏海
濱而令游擊擺養以輕騎誘賊入伏斬首四百有奇
餘賊遁歸島山副將陳寅身先士卒冒矢石奮呼而
上破柵兩重至第三柵去拔時楊鎬為總理宿與如
梅相睚不欲寅功出如梅上遽鳴金收軍翊日如梅
至攻之不能拔乃坐困之已而賊援至如梅軍先潰
諸軍相繼潰喪夫士馬無算贊畫主事丁應泰劾鎬

并劾如梅當斬者二當罪者十帝不納旋用為樂倭
總兵官會其兄如松戰沒即命如梅馳代之踰年坐
擁兵畏敵劾罷久之起僉事左府四十年錫巡撫遼
東力荐如梅為帥不得則以死爭給事中麻僑御史
楊州鶴力持不可乃止成梁諸子獨如松果敢有父
風其次稱如梅然躁動非大將才獨揚錫深信之後
遼事起復倚任其兄如相致獲事盡壞云
論曰成梁久鎮遼左屢著戰功遂致位通侯威名震
世一時中朝倚任殆屹然長城矣無何寵極生驕勢
成跋扈冒功貪餉恣意妄行乃至賄賂灌輸交通津

要縱橫伸縮惟所欲為藐國憲如弁髦視吏吏如龐
贅作威作福遂制朝權又其子弟僚佐憑藉貴顯奢
僭驕淫畧無忌憚雖累世將門虛聲動衆而失機債
事貽誤甚多明代邊務之壞李氏實不能辭其咎也
然終成梁也世東鄙吳如難詆誇叢生嫌疑疊見終
以舊恩主眷名節無損餘廢且及于後裔亦不愧古
之名將云

明史卷三百二十三

列傳一百七十四

麻貴父祿

張

汪子承蔭董一元父賜

杜桐弟松

王保

尤繼先

蕭如薰

連雲

馬林

官秉忠

柴國柱

李懷信

麻貴大同右衛人父祿嘉靖中為大同泰將從鎮帥
劉漢襲擊板升大獲掩答之圍右衛也祿與副將尚
表登陴固守乘間出擊賊其名酋冠為之退舍卒保
孤城及卒愛犯東京祿以宣府副總兵帥師入衛與
于游擊錦並有却敵功貴由舍人從軍積功至都指
揮僉事充宣府游擊將軍隆慶中遷大同新平堡參
將寇大入塞縱掠山陰懷仁應州間文武將吏並獲
罪獨貴與兄副將錦拒戰有功受賞萬曆初再遷大
同副總兵十年冬以都督僉事充寧夏總兵官無何
從鎮大同時諸部約款邊塞晏然順義王帳直大同
歲時貢市如約無犯令者及王卒愛死于杜力克嗣
奉中國益處貴類以安邊勞蒙賜賚十九年為閩視
少卿曾乾亨重劾奪官謫戍邊明年寧夏哮拜變起
廷議責健將知兵且多畜家丁乃起戍中為副總兵
討賊四月至軍屢借諸將攻城不克其五月哮拜以

套賊五百騎圍平虜堡責選精卒三百由間道疾馳却之俄以總督魏學曾命撫著力克銀定率僧於橫城諸酋啖賊重利延無應者還與諸將復攻城分為五軍寧夏總兵董一奎攻其南固原總兵李昫攻其西故總兵劉承嗣攻其北牛秉忠攻其東而責以游兵王策應呼拜自北門出戰將往勾套賊責督麾下遜拜入城別遣他將孔英麻承詔等擊套賊之未獲者得斬百二十人先是拜與諸酋深相結諸酋稱之為主嘗語遣人曰吾已與呼王為一家矣拜日坐著力克帳中主籌畫至是不敢復出俄朝命蕭如薰代董一奎盡將諸道援兵以責為副而李如松軍亦至攻城益急賊大懼奉黃金繡蟒致卜失免等請急拘靈州先止壁下馬蘭沮讓道卜失免與莊克賴果合部落三萬先使土昧糾鉄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宰僧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淝入總督急遣責偵擊率宰首兵別令董一元乘虛搗巢責迎擊石溝旁敵稍挫遂分趨下馬蘭及鳴沙洲而一元搗土昧巢大獲諸酋聞之多引去宰僧還至沙淝苗兵前扼之反為所圍大清死者六百餘人游擊龔子敬等戰死諸苗竟以搗巢解散既絕援圍益固乃復走間道重賄

乞款八月著力克儀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眾萬餘人李剛堡分部渡河如松急命部將李寧馳赴黃峽口邀擊而以勁騎千餘身往策應戰于張亮堡自卯迄己敵銳甚會責及李如樟等兵至張左右翼夾擊敵遂却遂北至賀蘭山盡走出塞獲首級百二十餘持以示賊賊益恟懼無何城破賊盡平責以功增秩于廕尋擢總兵官鎮守延綏二十二年七月卜失免糾諸部深入定邊營張春井諸處責乘虛搗其虛帳于套中大捷斬首二百五十有奇還自率塞過賊零騎邀擊之復有新獲而賊久留內地轉掠至下馬蘭寧夏總兵蕭如薰不能禦總督葉夢熊急檄責赴援責乘銳馳至開督副將蕭如蘭等力戰于驍馬臺再戰薛家窪賊大敗斬首二百三十有奇獲畜產萬五千疋為告廟宣捷進署都督同知予世廕明年卜首復入寨掠八日而還時卜首獨極甚順義王扯力克遣使約其納款不從復擬大舉入寇責先其未發制之勅兵萬五千人分為三道以游擊閻建時等出紅山為中軍泰將師以律等出高家堡神木孤山為左軍泰將孫朝梁等出定邊安邊平山為右軍而自以大軍當一面銜枚疾趨踰塞六十里賊莫知所

防大潰官軍未勢逃北俘斬四百有奇獲馬駝牛羊
千五百甲仗倍之責以功再進秩予廕壽以病歸二
十五年日本封事敗起責倭倭總兵官赴朝鮮已加
責提督蓋統南北部軍七月責馳至王京倭已入慶
州據閩山島八月遂圍南原守將楊元棄城遁部卒
三千盡沒全州守將陳憲表聞之亦遁責急遣游擊
牛伯英與憲表合兵屯公州倭未勢進犯全羅通王
京遠近大震官軍單弱悉退保王京責日夜造筏通
援師別遣一軍守稷山朝鮮亦遣都體察使李元翼
由烏嶺出忠清道遮賊鋒而經理楊錫亦以九月朔
日抵王京人心稍定無何副將解生等設伏稷山水
源頗有新獲泰將彭友德亦追破之青山軍聲漸
賊遂不敢進行長退屯井邑清正亦還軍慶尚十二
月朔經畧邢玠亦至王京分兵四萬為三協左李如
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而責與
錫督左右協自忠州向東安趨慶州當攻清正慮行
長自西來援則令中協駐近宜寧東接兩協西扼倭
援且聲言攻順天諸處以牽行長諸軍遂進至慶州
時倭悉退屯蔚山如梅偕泰將楊登山騎兵先進簡
銳卒伏海濱而令游擊擺賽以少兵挑戰賊出萬人

拒之官軍佯北誘賊入伏賊驚潰斬四百有奇俄
右軍芳春等亦至賊望風奔遁爭船船覆多溺死退
保島山前築三砦自固游擊茅國若見如梅等已獲
首功率敢死士先登連攻拔其砦斬賊六百五十諸
軍遂進圍其城石城新築堅甚將士仰攻多死傷諸
將以倭艱水道餉難繼茅國守之清正可不戰下錫
以為然列兵圍之賊登陴固拒副將吳惟忠言于錫
曰圍師必缺今山城猝未易拔當缺其一而倭賊逃
出伏兵掩殺之錫欲生得清正且謂城旦夕且下不
納其言圍之十日倭食盡佯乞降而伏兵襲解生營
生軍大敗明年正月二日行長自釜山來援內外夾
擊李如梅九將之師俱潰賊又虛張旗幟蔽江山錫
見之大懼倉皇下令撤師倭追襲之士馬輜重喪失
無算諸軍盡還王京更以捷奏至六月贊畫主事丁
應泰始盡以狀聞帝大怒罷錫責責策勵供職時
劉綎陳璘董一元諸軍畢集玠乃分為四路責東縱
西一元中璘以南將獨將水軍倭時亦分三道東清
正據蔚山西行長據順天中石受子據河州九月諸
軍水陸並進責趨蔚山當清正數處戰破其三寨斬
獲多級璘亦屢捷獨一元軍敗會倭酋平秀吉先于

七月中死群倭已無固志至是官軍始聞氣威奮益水陸夾攻十一月清正先遁責遂入島山西浦他賊亦敗奔諸路共俘斬二千二百有奇海邦底定明年三月旋師還右都督于世蔭三十八年起鎮遼東恭寧炒花素桀驁其九子各將兵他部率養煖免又助之勢愈張而邊將扭款畏戰但以增歲賞為事首蓋無所忌明年七月優糾衆臨邊要賞將士出不意擊之頗有新獲賊不謂官軍能戰遂後營遁徙帳額力素居馬頃之其地忽天鳴地震炒花驚懼再徙渡老河去邊幾四百里其第三子色特西之南移可可母林伺隙入犯青偵知之預戒以待賊前哨入伏兵擊敗之乘勝出塞追北至白雲山賊大斂斬敵三百四十有奇軍聲大振賊憤謀復擊糾率養以兒鄧皆不應乃東糾卜言顧伯要兒西糾哈刺漢乃蠻等兵合犯清河獨炒花與官軍相持他皆志在剽掠無所得而遁炒花亦潰自是鄧等懼叩關代炒花求款遣境乃寧明年正月棟前虎墩兔以三萬騎由長定堡入掠穆家堡諸處將士連營禦之賊敗去其妻責稱病乞罷詔未傳歸責果數驍捷善用兵東征西討並著功伐先後承欽賜者七錫世蔭者六稱一時良將焉

兒錦從子承恩曾為大帥錦少從父行陣有戰功累官千總協守大同右衛有千戶魏昂者坐罪亡入沙漠引寇至城下挾取妻子錦伏甲溝中擒之由是顯名及俺荅圍城數突圍破賊城卒獲全尋以殺人并父奪官下吏當是時塞上方用兵而錦父子兄弟並以敢戰聞當事由法貸之累遷宣府游軍將軍以勦王功進秩一等尋為大同泰將隆慶初進本鎮副總兵嘗從趙奇出塞擊敗寇兵寇入大同屬邑與弟責並有保境功俺荅犯應朔諸州見錦警備嚴遂轉而西掠已俺荅納款錦招徠塞外叛人歸者日衆萬曆五年擢山西總兵官尋改鎮宣府錦為偏裨最敢戰有禁至是為大帥值順義受封兵革不用故無所表見然語邊帥有勇者率推麻氏兄弟云子承勳遼東副總兵都督僉事南京後府僉書從子承恩都督同知宣府延綏大同總兵官初更歷諸鎮亦以勇力聞後起接遼東屢左次避敵下獄當死招納馬八百匹免罪其家遂破承詔率夏泰將從平呼拜有功後為蒼頭所執承到薊鎮副總兵承宣汎岷副總兵承宗遼東副總兵天啓初西平破戰死沙嶺麻氏一門多將才人以方鐵嶺李氏曰東李西麻

張臣榆林衛人起行伍為隊長為人矯捷精悍持戟
好隨整常從十總劉朋守黃甫川朋遇敵受馬被圍
臣單騎馳射敵中其魁奪敵馬載朋歸由此知名
旋代朋職屢戰跨馬梁李家溝高家堡曰家梁而紅
山並有功遷宣府騰房堡守備敵常大入環攻臺欲
生得臣臣召麾下酌水為酒歡飲呼敵莫測所為
不敢登臣夜分決圍出取他道以歸上官壯之擢延
綏入衛游擊將軍隆慶元年九月土蠻大入昌黎撫
寧樂亭盧龍諸縣游騎至于滌河諸接帥相視莫敢
戰臣獨勒兵赴之連帥王治道曰賊眾我寡往必無
利臣不顧以所部千人操甲五馳呼莽震山谷敵先
以數騎來當臣奮前斬之敵大驚折北追至棒槌崖
斬首百十餘級墜崖死傷者無算事平薊鎮諸將悉
獲罪臣以功增秩二級無何屬夷潛入場子嶺殺參
將吳昂以臣代之尋進副總兵領總督標下事改守
薊鎮西協建營舍築新城邊備甚設萬層初錄秋防
功進署都督僉事四年夏屬夷炒蠻潛入古北口刺
掠泰將苑宗儒追至十八盤山去塞百餘里遇伏戰
沒餘衆被圍臣急偕游擊高廷禮等馳救賊始引去
然猶坐是錮一秩明年春以總兵官鎮守寧夏順義

手俺答為其子報怨厄利欲取道賀蘭臣不可俺答
志語不遜臣夜決漢唐二渠水道不通復陳兵赤木
口俺答疑不測乃從山後去三歲互市毋敢詳者聞
邊給事中以苛禮責望劾罷之十一年夷酋小阿卜
戶侵盜黑谷關守將陳文治以下俱逮繫詔起臣副
總兵駐守馬蘭谷會朵顏長昂屢擾邊薊鎮總兵官
楊四畏不能禦乃調四畏保定而從臣代之長昂雅
憚臣遂使其從母土阿妻來桂款關乞降聞吏納之
兩婦袒跣稽首詞甚哀乃復撫賞如初夷婦猛可其
者俺答弟老把都棄妻也坐典小阿卜戶侵犯黑谷
關罷其歲賞既納款獲獨獺如故以讓詞報邊臣而
令夫婦大媿只代為謝罪大媿只者順義王乞慶恰
棄妻也臣等測其詐令將士出塞捕之獲二十三人
繫之獄今還我被掠人我亦還其俘猛婦以所愛者
五人亦在俘中乃先後獻還六十七人而親叩關索
故責臣等并召大媿只入演武場撫責甚厲兩婦叩
頭請死乃貸之而責令還故所掠夜不收始給賞如
額兩婦遂定夜不收者塞上偵卒名賊每掠之以取
贖至是果獻還八十餘人皆久繫胡中有至數十年
者其人率歡舞而去臣以功獲紀錄優叙尋進署都

督同知十五年召余書左府事明年去為陝西總兵官鎮守固原十八年春移鎮甘肅其秋火落赤犯洮河套酋卜失克將往助之其母泣諫不從遂携妻女而行乃由永昌宋家莊穴墻入臣逆戰水泉三道溝手格殺數人奪其坐纛卜酋及其黨炒胡兒並中流矢奔臣亦被創將士斬級以百數生獲其愛女及馬牛羊萬八百有奇卜酋仰天大慟曰傷哉吾女悔不用母言以至此也自是不敢歸巢與宰僧匿跡西海已屬宰僧乞恩謝罪其母及順義王亦代為言乃始還套臣以功進秩為真時諸酋驚甚而經畧鄭洛嵩王款臣以為不足恃上書陳八難五要其議多與經畧左且以創重乞歸帝不許其後二年竟謝病去臣善撫士卒更歷四鎮所在勒碑紀績名著塞垣為一時良將予承蔭

入犯雙山堡承蔭督諸將夾援賊猝遇大軍駭走官軍長驅逐北俘斬百二十有奇四十年沙酋復入塞寇掠承蔭率衆逐擊遇于鴛水將士奮前搏戰大破之斬首百七十餘級積前功進署都督同知世曆本衛副千戶其年四月遼東總兵官麻貴罷勅承蔭馳代之燧金諸首地近軍前守將祖天壽間出圍獵賊騎猝起圍之曹莊將士格鬪不勝死者二百三十人被掠者六百餘人天壽僅以數騎免事聞天壽論死承蔭以新任獲免明年秋賊首赦克等連營犯中後所將士拒戰賊其二酋餘賊走出塞時虎墩兔炒花煖兔宰賽諸酋遁處遼境無歲不盜邊先承蔭未至時虎酋以三萬騎犯穆家堡游擊卞名忠等力遁之斬其四十餘騎賊為奪氣及賊再舉倂禦梁汝貴簡精銳襲破其營賊遂駭散四十二年乃襲諸酋一犯中後所再犯連山驛副總兵李繼功等力戰殲其魁餘賊引去自是虎酋所屬貴英哈等三十餘部悉奉約束遼西得少安而承蔭旋以病去甫歲餘起守副鎮未至復改鎮遼東四十六年四月戎太祖起兵後撫順巡撫李維翰趣承蔭赴援承蔭急率副將顏廷相秦將蕭世芳游擊梁汝貴等諸營並

發既次撫順承蔭據山險分軍為三立營浚濠布列
火器時風自西起衆軍皆喜及交鋒風忽旋火從後
發陣動

大清兵乘勢崩之遂大清死者相枕籍承蔭世芳皆
戰亡廷相汝責已潰圍見失主將陷陣而死將士死
者萬人生還者十無一二敗書聞舉朝震駭詔連維
翰贈承蔭少保左都督立祠曰旌忠世歷指揮僉事
廷相以下贈蔭有差

董一元宣府前衛人父陽嘉靖中為宣府游擊將軍
俺答犯滴水崖力戰死贈官錫蔭春秋祀元一奎
都督僉事歷鎮山西延綏寧夏三邊以勇敢著一元
勇敢如其兄而智略過之嘉靖時歷薊鎮游擊將軍
胡鎮之拒賊于一片石也一元功最獨超俸三級已
遷石門寨叅將隆慶初破賊棒槌崖功優最再進二
級四年以副總兵駐防古北口改隸總督麾下從守
宣府並為上官倚任萬曆十一年以都督僉事為署
平總兵官尋徙薊州又徙宣府久之劾罷鄭洛經畧
洸河命一元練兵西寧火落赤遣兵入犯一元擊之
西川多所斬獲尋以副總兵協守寧夏旋擢延綏總
兵官時拜之亂套中諸酋悉助之一元乘其西掠經

騎搗出昧策獲首功百三十驅其畜產而還群賊內
顧遂引去進一元署都督同知二十一年入為中府
僉書遼東自李成梁久鎮戎倂廢弛代以楊紹敷一

歲中至三失事尤繼先繼之半歲病去寇患益深廷
議擇帥乃以命一元先是泰寧苗達把亥入寇為官
軍所殲其次子把免兒常欲復仇從父炒花及姑婿
花大助之勢甚強西部卜言台周者故棟漢大酋土
蠻子也部衆十餘萬與把免兒東西相倚數盜邊至
是卜言台一克灰正腦毛大諸部聲犯廣寧而把免
兒以炒花花大煖免伯言兒之衆營舊遼陽將入掠
鎮武錦義一元與巡撫李化龍策曰卜言雖衆然去
遠遠大奉有時我特志把免兒及炒花耳今其衆不
過萬騎破之則西賊將不戰而走乃遣副將孫守廉
馳赴右屯禦西賊而一元親將大軍圍鎮武外為空
營待之無何賊騎馳入營營空無人賊大笑以為怯
乃長驅深入官軍忽從中起賊大驚還兵搏戰將士
奮呼陷陣自千至百賊大奔逐北七十餘里至白沙
塌斬首級生五百四十有奇獲馬駝以二千計首伯
言兒中矢死把免兒亦被傷餘賊終夜馳天明始駐
馬環哭其明日卜言台周亦入右屯抵吳家墳見塚

軍門把免兒安在以資告賊賊走攻右屯五日夜守
廉等固守乃引去時二十二年十月也提開帝大喜
遣官祭告郊廟宣捷行賞進一元左都督加太子太
保廢本衛世指揮使兵部尚書石星以下亦進秩有
差伯言兒最慄悍諸部倚以為強嘗誘殺慶雲守備
王鳳翔坐革歲賞至是被賊群夷為奪氣其部下遂
稽首納款而把免兒炒花及卜言台周瓜兒兒歹青
復臨邊駐牧期五年正月略遼瀋東西一元亦慮歲
晏賊將乘我不備乃先伐其謀提兵西巡以遏賊鋒
化龍亦弱卒廣寧數西發以疑賊而一元提健卒
踏冰渡河監軍楊錫興之俱慶雲小天大雪將士氣
愈奮行四百里三日夜乃抵賊寨斬首百二十級獲
牛馬甲仗不可勝計全師而還時把免兒以鎮武劄
重嘆曰我竟不獲報父讐乎須臾死其衆散亂諸部
悉遠遁一元以功進世歷二秩久之以病歸朝鮮再
用師命標總督邢玠麾下泰贊軍事尋代李如梅為
樂倭總兵官時兵分四路一元由中路樂倭將石曼
子于泗州先拔晉州下望晉乘勝濟江連毀永春昆
陽二寨賊退保泗州老營屢戰下之游擊盧得功陣
沒前通新寨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艘

泊寨下千計築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一元分馬步夾
攻步兵游擊彭信古用大槓擊寨碎其數處衆軍進
逼賊壕毀其柵忽營中砲裂烟焰漲天賊棄勢衝擊
固城捷賊亦至騎兵主將先登一元亦還晉州事聞
詔新游擊馬星文郝三聘二人信古等落職充為事
官一元亦奪官保秩三等會閩白死倭遁石曼子
為陳璘所職東事告成一元得還秩秩資銀幣久之
卒一元請練邊情遇敵敢戰歷鎮衛邊至著勞績與
麻責張臣杜桐達雲俱為邊將選云
杜桐宇未儀延安衛人萬曆初由世歷累官清水營
守備以謀勇著遷延綏入衛游擊將軍改古北口泰
將用總督楊夢龍荐擢延綏副總兵十四年統拜署
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其地時卜失兒以都督同
知為套中之主而威令不行其下各相雄長雖互市
通貢志常已測先是胡中素無瘡自嘉靖庚戌得入
石州始染此症自後犯者輒死有打兒漢者卜首祖
吉能夷部也以數將命奉貢累官指揮同知一日互
市還與其僱充退台吉等俱染痘死充退子阿計大
疑遣吏用藥酒醜其父反側思亂及卜首西助火落
赤其擾河西諸部遂蠢動十九年冬打兒漢子土珠

與他部明安互市訖復臨邊要賞犂犯內地桐興巡
撫賈仁元計先出兵襲之乃令泰將張剛自神木游
擊李紹祖自孤山而桐以輕騎自榆林三道並出遇
賊力戰大破之斬首四百七十餘級賊明安而還廷
綏自吉能納款塞上息有二十年自此兵端復開明安
子擺言太日思報復寇鈔無已時矣先是桐已為閩
視少卿王世揚劾罷至是叙功起授右都督俞咨俊
府尋提督京城巡捕再以總兵官鎮延綏二十五年
從鎮守夏明年春首着力克宰僧入犯官軍逆戰水
塘濟俘斬百二十寇不得志並糾諸部謀大舉桐等

偵知之厚集以待明年三月犯平南城已犯興武營
桐督諸將馬孔英鄧鳳蕭如憲等連破之斬首二百
餘級賊為喪氣而是時延綏亦數搗巢破賊諸酋懼
輸誠乞款詞甚哀至三十年二鎮撫臣孫維城黃嘉
善協謀撫之乃獲貢市如初此論功文臣自內閣以
下悉進官桐以先去職但賚銀幣許復用而已桐有
將才自為偏裨至大帥積首功至一千八百時服其
勇弟松子文煥孫弘域皆至大將
松字來清為人有膽智勇健絕倫由舍人從軍累功
為軍兼守備萬曆二十二年套酋卜失克掠張春井

諸處官軍禦之頗有新獲賊大至深入下馬園松
偕游擊史見李經以二千餘騎邀擊馬連井始少勝
後深入伏中見戰沒松及經皆重傷士卒死者過半
已麻責以援軍至松復裹瘡力戰賊始敗走時松已
進游擊將軍比論功再進延綏泰將二十四年麻責
大舉搗賊巢松以右軍出清平塞大獲進副總兵尋
以本官調守寧夏末路松為將廉自負甚高而尚氣
不能容物常有所憤遂難聚為僧不理兵事部議乃
聽其歸尋起孤山副總兵三十三年擢署都督僉事
代李如樟鎮守延綏明年四月套賊犯安邊懷遠諸

堡松督兵邀擊大破之其冬改鎮薊州三十六年套
代李成梁鎮遼東十二月賊騎犯連山驛松擊敗之
賊酋賴暉死者故朵顏酋長昂子也最狡黠為邊患
與其從父塔金潛入薊鎮河流口大掠而去復結東
部黃台吉謀犯喜峰口明年二月松受指總督王象
乾潛師搗黃酋盧帳牽制薊賊乃從寧遠中夜所夜
馳至哈流克掩殺拱兔部落百四十餘級以大捷聞
且邀重賞副使馬極謂拱兔屬夷法不當勅彼行且
復仇與松更相訐松忿邀賞愈急有詔予之拱兔果
以無罪見勅怒小反者又數激之乃以五千騎攻備

大勝堡執守將耿尚仁夫解之深入至小凌河大肆焚掠游擊于守志過于山口大敗將士死者千餘人守志亦被重創松駐營大凌河親望不敢放賊退遠人多母松朝議更籍籍謂松前此僅抵錦州邊十里未嘗出塞所殺乃保塞屬夷悉繫縛而後殺非陣斬松愈忿且謂撫按諸臣附會馬拯之說害其奇功自提兵出塞將搗巢以雪前耻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大凌河松蓋慙且憤數欲自經蓋焚其鎧冑器仗置一切疆事弗問兵部聞乃勒松歸里而以王威代之松既被廢時論多惜其勇而惡其任氣情事無推較之者至四十三年河套賊大舉入寇當事者令松以輕騎搗火落亦營獲首功二百有奇由是復得叙用四十五年廷議薊遼多事特設總兵官鎮山海關以松任之明年夏張承蔭戰沒詔松馳援遼陽又明年二月楊鶴議四路出師以撫順路最衝令松當之故總兵趙夢麟保定總兵王宣佐之期三月二日抵二道關會李如相尋前軍並進松勇而無謀剛愎使氣二十九日提兵夜出撫順關日馳百餘里抵渾河前鋒半渡河流急諸軍不能盡渡松驕厲聲趣之將士多填河中松遂以前鋒先進連克二小砦松善三

月朔乘勢趨撒爾湖谷口時大清方築城界凡山上以精騎四百獲之聞松軍至預伏谷口以待松軍過將半伏兵尾擊之進至界九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山旁吉林崖明日松引軍圍崖別以一軍營撒爾湖山上攻崖者方數千人保惡高下擊分右翼二旗兵候崖上兵衝突時從旁夾擊而以大軍先攻撒爾湖山松駐營列陣連發巨砲大清兵殊死仰攻俄頃間破其營壘伏屍狼籍其助吉林崖千兵自山馳下而右二旗兵已渡河直前奮擊松及叅將柴國棟游擊張大紀汪海龍等力戰不能支遂大敗與夢麟宣皆決于陣死者彌山亘野流血成渠追亡逐北二十里至勺梁山而還時車營五百尚阻渾河不前而松已敗頃之馬林劉綬兩軍亦敗獨李如相一軍遁還敗者聞朝士多議松貪功輕進者天啓初贈少保左都督世廕千戶立祠賜祭宣贈官立祠如松世廕指揮僉事宣亦翰林人夢麟見父奇傳

王保榆林衛人起行伍積功為延綏叅將萬曆十六年遷延綏定遠副總兵保靖騎射驍勇絕倫套中諸部時挾賞臨邊保控御有方迄不敢肆十九年冬擢

署都督金事充昌平總兵官明年改山西無何薊鎮
總兵官張邦奇被劾乞罷兵部以薊門多事宜得健
帥鎮之而山西警報頗稀邦奇足資彈壓乃互更其
任自俺答款塞以來宣大山西三鎮烽烟寂然陝西
四鎮以火落赤敗盟始復用兵然諸部勢分力弱非
有吉囊俺答之雄勇為抗禦獨遼東歲受寇患號稱
難守而薊門以密邇王畿防禦為亟故兩鎮擇帥尤
慎保雅有威望屬夷憚之朵顏長昂最反獲先張臣
鎮薊時已納款居五六年復寇石門路木馬峪賴塞
上斥堠明竟不得志而去未幾復馳花場谷殺吏卒
乃罷其市賞後一年倂銀燈冠山海關已又馳善峰
口挾賞時邦奇為帥保許增市而誘殺其通事二十
五人賊益怒引眾犯大青山項之遣其黨小兒郎等
潛伏善峰口射殺偵卒數人保聞急提兵追逐悉俘
以還小兒郎者長昂心腹每入犯資其籌策至是被
擒苗大悔恨有款塞意尋遣使謝罪請復市賞保議
革其五貢然後許苗堅請弗從而獻還被掠人畜乃
許之而釋還小兒郎首自是補五貢邊吏始補二賞
互市如初苗自嘉靖庚戌後防衛重于他鎮穆廟有
令薊門獲大小酋長者所司破格酬庸他塞不得引

以為此於是御史陳遵文援令以請詔進保都督
同知副將張守愚以下進秩有差薊三協故有南兵
威德先在鎮時所募也其人精悍敢戰北人素忌之
先以援朝鮮調赴平壤以攻牡丹臺賞不給懷觖望
及是撤還道石門相率鼓譟挾增月餉保雅惡南兵
急督親軍擊之死者數百人因張皇其事以反聞給
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時不平交章言南兵以邀賞
結聚非反也保令諸軍釋兵赴演武場諸軍即唯唯
從命入場令麾下縱擊死者無算復令分隊過堂按
若灘殺難長平之坑不憐于是而保麾下卒因乘機
剽掠貽害平民請遣官按問會巡閱御史馬文卿庇
保力言南兵大逆有十而稱保先機弭亂兵部石星
附會之遂以定變功保進秩為真且廢于督撫孫鑄
李順等亦進官受賜時論尤之夷酋趙兔者順義王
拙力克弟也坐盜邊革賞既款聞復肆擄擄二十三
年冬引精騎馳宣府而使使請白馬關受賞示違吏
不疑保偵得其情嚴為備戒趙兔果以三軍分犯白
馬關及東西臺守備徐光啓等馳救之則賊已乘鈞
杆欲上會臺上天發如雨賊多中矢斃而副將李若
春戴廷春等援兵亦至賊乃引去明年秋使督部首

倒布分道走小黑谷及廟兒嶺官軍亦移入小谷橫河兒設伏待之賊先伏兵溝中而以餘騎犯黑谷頂官軍起而夾擊破之賊知有備復引去保等處賊且再至遣軍分營井連口及橫河兒兩首果馳橫河營犯黃崖口官軍夜半出賊不意疾抵石塘嶺襲其營賊大驚潰將士乘勢奮擊賊遁出塞其冬復犯羅文谷旋敗去詔代董一元鎮守遼東賊數犯瀋陽前屯及養善木諸處並挫其鋒時朝鮮再用師勅保移軍防海卒于海州贈左都督賜恤有加予崇書宣府總兵官學詩學禮並副總兵

尤繼先榆林衛人少工騎射嫻將畧萬曆初積功為大同游擊將軍再遷本鎮副總兵十八年大落赤真相犯汎河副總兵李聯芳等戰死西陲震動九卿朱總等僉舉繼先知兵詔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代劉承嗣鎮守固原時賊據莽刺控工二川日蝨食畜族且擾兩寧已聞官軍大集而卜失免又敗于水泉懼而欲遁乃乘冰堅渡黃河馳迤北走而留其黨可卜列宗塔兒等四百人逐牧莽刺川南山南山即召門大山口走烏思藏門戶也會番人被賊害者爭欲報讐繼先乃部署諸將令番以八百人與賊總兵劉

承嗣游擊原進舉吳頌等合軍疾馳七百五上抵南山賊不虞大軍猝至急披甲上馬接戰將士奮擊大敗之斬首百五十有奇生獲小酋拜巴爾的等十二人拜巴爾的者可卜列從子即前殺副將聯芳者及師旋賊以精騎尾其後既次撒川見官軍拒險設伏乃夜遁而他賊之犯鎮者西寧石羊者並為官軍摧敗火酋自是奪氣徙帳西海錄功進秩為真增世廕一秩尋以病歸起僉中軍府事二十一年冬出為遼東總兵官明年春炒花以二千騎走鎮靜堡直入韓家路繼先督兵出戰戒將士畏縮弗前及下馬剖首級者斬于是諸軍爭前奮擊賊亦殊死鬪兩軍殺傷相當賊乃引退再以疾作謝事歸二十四年起鎮薊州薊自威繼先修邊後臺堡基置斥堠精明塞上恃以無恐然諸部叛服不常雖立市奉貢猶時有寇鈔繼先在鎮十年邊警頗稀賊嘗一入青山口輒敗去最後長昂導班白二酋入犯道石門關山海關京東民訛言相恐蓋逃通州繼先提兵出關賊縱掠寧前而去總督蹇達以繼先不違擊惡之而繼先時方收召降丁至八百人欲倚以為用達益惡之疏言薊興他鎮不同修守為上牧息蕃多恐番情難與收進後

憂請調總先別鎮保降丁隨往兵部乃以延和杜松
與總先五勇巡撫劉四科爭言總先誠宜調第宜調
于番情順服之後不宜調于西議收降之時今班首
索降大帥立去恐進退總兵之權自外番操之將並
輕中國長其雄心達復疏言劉自庚戌而後修建場
堡畫疆增戍南北諸軍可十餘萬是為薊門計者不
在收降而在自強明矣總先獨言薊門之力惟藉降
丁餘無足恃收養千人可橫行沙漠信如斯言去歲
出關何竟不得降丁之力今肘腋之地朋害狎至邊
陲虛費久為所窺呼吸變生安所措乎竊以為散之
便四科又言制服班首不在散降一事然督臣意堅
無以奪也而達又馳書鞏下欲言路論其事於是兵
科宋一韓等力主達議且撫劾總先他事總先遂罷
去卒于家總先眇一目習兵敵戰時稱獨目將軍
蕭如薰字季馨延安衛人萬曆中由世廩百戶歷官
寧夏叅將守平鹵城二十年春李拜劉東陽據寧夏
鎮城反達其黨四出畧地拜子承恩拘玉泉營游擊
傅桓拒守為其下執獻賊已拘中衛及廣武叅將熊
國臣等棄城奔列城甘肅賊黨土文秀拘平鹵獨
如薰堅守不下如薰妻楊氏被尚書兆女也時而有

智力贊夫死守日具牛酒犒士士心益固拜子雲
最驍勇引套箭着力克惠攻如薰伏兵南關俾收勝
賊入伏射套死餘賊敗去又潛師襲着力克營獲人
畜甚多苗憤復以五百騎來攻為他將麻責所却城
獲全如薰由是顯名初帝聞如薰孤城抗賊大喜厚資
銀幣擢官副總兵六月遂以都督僉事為寧夏總兵
官盡統延綏甘肅固原諸援軍其秋竟與諸將李如
松等共平賊再進署都督同知歷錦衣世指揮僉事
妻楊氏亦被族二十二年八月套賊卜失克西犯定
邊關入固原塞副將姜直不能禦賊遂由沙梁墮墻
入直抵下馬關如薰亦觀望不敢出賊縱橫內地幾
一月事聞如薰克官直下吏尋復以總兵官鎮守固
原二十七年套賊入犯擊却之青海賊糾合番族犯
洮岷如薰及臨洮總兵孫仁整軍禦之生擒斬首三
百四十有奇探降叛番五千人獲駝馬甲仗無算二
十九年再鎮寧夏苗銀定互成數入犯報挫去三
十八年從鎮薊州久之罷歸四十七年再起故官鎮
延綏天啓初廷議京軍不足用召達將分營訓練如薰
與神機營及陞見帝為賜食加獎勞馬山東賊徐鴻
儒作亂命出鎮徐州賊平還京尋以總兵官鎮守保

定五年夏魏志賢勅其與李三才聯姻遂奪職宗
積初卒賜恤如制如薰為將持重不苟趨利輕財愛
士被服儒雅更歷七鎮所在見稱先是威德先為將
好招延文士士多歸之一時若王世貞汪道昆輩咸
稱其文采而幕下士至尊為詞宗宿老繼先遂以風
雅自命傾貲結納不足則取之軍府久亦稍稍厭之
而勢不能止如薰亦好文墨能詩海內士趨之若鶩
隨軍遷轉賓座常滿藉以游揚聲譽以故暫廢即起
其元配楊氏繼配南氏皆貴家女盛有嫁資至晚暮
珥供客猶不給軍中每恚若之而如薰莫能却也自

隆慶後諸邊款市既成烽燧息警輦下視邊臣為外
府山人墨客醫卜禱流乞朝士片紙徃無不各饜所
欲致諸邊物力日在養軍無資識者嘆焉如薰祖漢
涼州副總兵都督僉事父文奎京營副將都督同知
兄如蘭陝西副總兵都督僉事前府僉事如憲廷綏
總兵官都督同知如芷提督南京教場都督僉事
達雲涼州衛人為入勇悍果敢統智畧萬曆中嗣世
職指揮僉事以才擢守備總督部光先荐為肅州遊
擊將軍十九年首抄胡兒率衆入犯偕泰將楊濟擊
敗之連西率泰將首永邵卜者順義王俺答從子也

部求強威先嘗授都督同知再進龍虎將軍其人反
覆狡詐自以貢市在宣府而守臣過已厚不可逞志
乃隨俺答西迎活佛留據青海更名尼刺他卜囊歲
為西事患嘗誘殺副將李魁邊臣不能報蓋有輕中
國心二十三年九月九日度將士必燕飲不設備據
勁騎直入南川屬番先偵知之以告雲設伏要害全
番人統出朵爾峽口外港抱賊背而已提精卒二千
直衝其鋒戰方合伏兵忽起賊首尾不相顧番人又
從旁夾擊之賊大敗雲手馘賊帥一人斬首六百八
十餘級其走峽外者又為番人所殲獲駝馬武器無
算為西陲戰功第一所馘把都爾恰即前殺李魁之
人其地即魁陣亡處而時又在九月邊人異之雲
既獲勝度賊必復讐厚集衆軍以待諭月賊果連真
相火落赤諸部先圍番酋刺卜爾寨以誘官軍番不
能支合于賊賊遂進逼西川雲督諸軍營于康輝濟
賊悉衆圍之矢石如雨雲揮衆左右衝擊自辰至申
戰數十合賊人馬死傷者環壘整乃以長鎗鉤杆若
犯西軍軍西軍軍堅不可破賊始遁追奔數十里而
還提開帝大喜遣官告郊廟宣捷大學士趙志昂以
下悉進官雲擢署都督同知廢本衛世指揮使先是

賊嚴掠諸番番勢不敵則折而入于賊至是賊倍速
從雲急下令招番番相率復業者七十餘戶明年永
首犯明沙又明年犯上谷雲並擊走之初南川奏捷
雲已進副總兵至是命以總兵官鎮守延綏未幾鎮
甘肅二十六年永首復犯西寧泰將趙希雲等陣沒
雲坐停俸甘寧之間有松山首宿克阿亦克寧傳著
力克等居之屢為兩鎮患巡撫田樂決策恢復其年
九月雲偕副將甘州馬應龍涼州姜河永昌王鉄塊
等潛師分道襲之賊大驚遠竄盡拔其巢據地五百
里雲以功進右都督歷世指揮僉事無何青海寇糾
衆分犯河西五道俱有併敵首功百七十有奇松山
既復為築邊垣分屯置戍戎備甚設錄功進左都督
而寇繼其故業乘官軍撤防潛兵入犯雲督諸將據
險設伏邀擊之寇大敗斬首百六十加雲太子少保
寇屢挫不得志益糾其黨入犯鎮番雲及諸將葛顏
等大破之斬首三百七十餘級帝為告廟行賞進雲
世歷二秩三十年賊復入犯雲督兵破走之是時寇
失松山走據賀蘭山後連青海諸部寇鈔不已銀定
互成尤桀驁三十三年二酋連營犯鎮番雲遣副將
柴國柱擊之寇大敗去未幾青海寇復大舉入犯將

士分遁雲生擒其酋沙賴餘賊敗奔雲以功增勳
歷三十五年銀多二酋復連兵犯涼州雲整軍逆戰
於紅崖大獲斬首百三十有奇雲為將敢先登陷陣
所至未嘗挫衄名震兩陝為一時邊將之冠至是以
秋防卒于軍贈太子太保子奇勛萬曆末為昌平總
兵官

馬林蔚州人都督芳子也由父歷累官大同泰將萬
曆二十年順義王扯力克繫獻史車二酋林以制敵
功進副總兵二十七年擢署都督僉事為遼東總兵
官林將家子雅好文學能詩工書交游多名士時譽
藉甚林自許亦甚高等陳邊務十策語多觸文吏痼
不行時稅使高淮橫恣林力與之抗淮怒劾奏之坐
奪職給事中侯先春論救改林成烟瘴先春亦左遷
二官久之遇赦免遼左用兵詔林以故官從征楊錫
之四路出師也令林將一軍由開原出三岔口而以
游擊賈永陰監北關軍並進林軍至尚間崖結營後
濠嚴斥候自衛及聞杜松軍敗方移營而
大清兵已逼乃還兵別立營後壕三周列大器于壕
外更布騎兵于大器之外他士卒皆下馬結方陳蒙
內又一軍距其西三里營飛芬山

大清兵既獲杜松軍氣益奮乘銳薄林軍見林塔內軍已與壕外合布陳成列

大清兵縱精騎直前衝之林軍不能支遂大敗副將麻岩珠死疾鬪力屈鐵馬林僅以數騎免將士死者彌山谷血流尚間崖下水為之赤

大清遂移兵擊飛芬山倉事滿宗顏等一軍亦獲北崗軍聞之遂不敢進林既喪師獨克為事官保守閉原時蒙古宰賽煖克許助林兵林與往復結約恃不致保其年六月

大清兵忽臨城林列衆軍城外分少兵登陴

大清兵設梯梯進攻而別以精騎擊破寨門外軍軍士爭門入

大清兵乘勢奪門攻城兵亦踰城而入林城外軍見之盡奔

大清兵據城邀擊壕不得渡悉殲之林及副將子化龍泰將高貞游擊于守志守倂何懋官等皆死馬尋贈都督同知進世廕二秩林雖更歷遠鎮然未經強敵燕大將才當事特以虛名用之故至于甚敗二子燧燭戰死尚間崖炯天啓中湖廣總兵官曠崇禎未甘肅總兵官沔陽州同知流賊陷其城殉難

官東遼榆林衛人萬曆中起世廕歷官固原泰將以才為總督李汝所任保領中軍歷寧夏甘肅副總兵嘗與主將連雲大破賊于紅崖賊首銀定歹成頻年鈔掠東忠屢挫之移守薊鎮東協積功加署都督同知四十年五月擢總兵官代張承胤鎮延綏套賊犯保寧東忠督將林天煥等敗之白玉澗一日再捷俘斬二百五十馘其酋十二人無何賊首旗牌撒勒擁衆犯長樂東忠將輕騎追襲之大獲明年首猛克什力犯保寧東忠又破之四十二年猛首扶賞不獲再寇保寧及懷遠東忠隨賊所向而以勁騎遮擊先後斬首二百二十有奇明年猛首及旗牌撒勒以千餘騎犯波羅進見保寧軍自東來遂遁出塞大首吉能者卜失克子為套中之主士馬雄于諸部見卜石克襲順義王補其五年市賞遂生覲覲扶求封王且還八年市賞邊臣不許則大怨會他酋鐵雷以瘡死妄言遣吏毒殺之而沙計盜邊又被劫去其年間八月吉能遂合套中諸酋大舉入寇東道高家大柘油神木柘林中道波羅西道磚井寧塞諸城堡盡被蹂躪副將孫洪謀遇之大柘油中伏被圍游擊萬化等等環視不救士卒死傷過半洪謀遂降東忠聞賊入

急遣游擊王榜潛劫賊營又敗死者四百餘人懷故帥杜松率夏帥杜文煥援軍至並擊破賊兵而東志所部亦有斬獲賊始引退然猶駐塞下時肆鈔掠東志亦屢出襲擊多獲首功竟以前負被劾去官方候代聞鈔計謀從雙山建安入犯有降夷洩之東志設伏以待賊至伏發遂大敗斬首二百有奇四十六年與劉綎柴國柱等同被召至則令僉書前府尋赴援遼東楊鎬之四路出師也令東志防守鎮城無何辭疾歸久之卒于撫民亦為率夏總兵官

柴國柱西寧衛人萬曆中由世廕歷西寧守備為人號猛善射嘗從泰將達雲擊賊南川摧鋒陷陣勇冠一軍錄功進都指揮僉事賊挾憤益盜邊每為國柱所挫累進掠州副總兵松山既後方建堡置墩而賊數擾版築國柱頻擊却之三十二年賊首銀定互成連兵寇鎮番國柱率輕騎馳救斬首二百有奇獲馬駝甲仗無算三十四年青海賊大舉深入掠鎮番黑古城諸堡守備楊國珍不能禦國柱聞警急率游擊王允中等赴援擊走之明年銀定互成復連兵犯河西國柱設奇邀擊獲首功百二十其年夏擢署都督僉事為陝西總兵官三十六年春改鎮甘肅銀定互

酋屢不得志甚益肆寇鈔永昌永寧悉被其懷國柱自甘州馳赴遇賊大戰賊敗走追至麻山湖斬首百六十有奇明年其部落復入寇掠守備鄭崇雅等戰沒國柱坐奪祿一年其冬十月河套松山諸酋合兵入寇國柱檄諸將分道邀擊復斬首百六十國柱在鎮數摧強敵練甲兵修馬政威名甚振其官累加至右都督其世廕至指揮僉事久之罷官四十六年夏召僉書都督府事無何代杜松鎮山海關松等敗沒掠首虎墩兔乘機謀犯邊國柱等整兵防禦寇不得逞尋移鎮瀋陽謝病歸天啓初追錄邊功加左都督卒賜恤如制

李懷信大同人由世廕歷都指揮僉事掌山西都司守官廉潔事精勤數為上官推薦萬曆三十三年遷延綏中路叅將進定遠副總兵時套賊既擾復叛其酋卜失兒火落亦鐵雷擺言太等無歲不擾邊定遠居延綏西被患尤棘懷信勇敢有謀賊入輒摧敗而其先後為鎮帥若杜松王威張承胤官東志又皆一時之選故邊患雖劇而士氣不衰四十二年擢甘肅總兵官延人為立生祠明年松山賊入掠蘆溝墩諸處懷信督邀擊大敗之斬首三百有奇獲賊馬

中伏無算六年四月賊分三道犯鎮番諸堡懷信亦分道過之賊不能逞引還將士尾其後襲擊獲首功百九十有奇自後賊每入多失利去威名著于河西先是陝西止談四鎮自西軍多警增設臨洮總兵官遂為五鎮然唯甘延最當賊衝故其擇帥常慎而甘肅北有松山南隣青海諸部落環居其外尤為難禦自懷信在鎮邊人恃以無恐四十七年邊事急招充提勅總兵官馳赴遼東時熊廷弼為經畧令懷信偕崇國柱賀世賢以四萬人守瀋陽詰戎設防邊事粗舉蒙古煖危炒花謀入寇廷弼亟移懷信戍首山寇不敢入俄廷總有警檄懷信禦之寇亦遁去時邊事益急諸老將多託疾引避而廷弼僅負氣自雄凌轢諸將懷信不能堪亦整卧引疾去天啓二年起鎮大同明年罷已追錄邊功進左都督久之卒於家論曰隆萬間所稱邊城世將自寧遠而外即推麻氏矣其餘諸人亦並具有敢憤之畧故間以外往往賴之然蕭如薰馬林率則頗好賦詩結士以風流相雄長文墨盛而實業衰周式微積弱之微也况乎虛聲標榜其人鮮不債事如古之設房可鑒已

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列傳 日七十五

劉 臺

傅應楨

余懋學

朱鴻謨

王用汲

孟一脉

趙世卿

劉臺字子畏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萬曆初改御史巡按遼東張居正柄國臺疾其專恣四年正月上疏曰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惟大學士張居正居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每聞諫官侵及之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即以祖宗法正之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帝臨崩居正托疾以逐拱不得少留既又文致之王大臣獄及衆論籍籍則抵拱書令勿驚死夫拱擅則有矣逆未聞也既迫遂以示威又遺書以市德徒使朝廷無禮於舊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

居正違祖訓禮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違
郎中陳有年一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
緣例陳乞將無底極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內
閣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果廷
推乎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始去何為也謀入
閣也繼起再去何為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
為人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顧用之無亦以四維善
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且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
任四維其身後託于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賦穢
狼籍及驟躡銓衡准諾若簿吏然每一官缺必請命
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識所援引也
非宦楚受恩私故則恩故之黨助也為瀚者日取四
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閣居正貽書
南京都御史趙錦毋許臺諫議及冢宰則居正之脅
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祖宗朝詔
令不便部臣猶嘗閣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
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
後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
感陛下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今者威福自己日
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一切政事臺省奏

陳部院題覆行撫按奉行未聞閣臣有舉劾也乃居
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
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
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
章舉而劾之其職也聞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
論思而已居正創為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
宗之法若是乎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
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
不聽指授調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
獨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既啗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
以考成之遲誰肯舍其便利甘彼齟齬而盡死言事
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透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
猶曰禁錮也今傳應禎則謫戍矣又以應禎故而及
徐貞明喬巖李禎矣推折言官譬視正士祖宗之法
如是乎至若為同寵計則獻白蓮白燕致詔旨責讓
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逮王以重罪而奪其府
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為子弟謀舉鄉試則許御史
舒薰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大第於江陵
費至十萬制擬宮禁遺錦衣官校監治鄉郡之脂膏
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俸售則假縣令他事窮

治無遺矣編修李維楨偶談及其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與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憤歎而無敢為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劫也臣舉進士居正為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頌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債事誤國臣死且不朽疏上居正怒甚廷辯之曰在今巡按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捷臺遠制妄奏法應降謫臣第請旨戒諭而臺已不勝憤後傳應禎下獄究詰黨與初不知臺與應禎同邑厚善實有所主乃妄自驚疑遂不復顧藉發憤于臣且臺為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排師長者計惟一去謝之因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為降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強諾猶不出視事帝遣司禮太監孫隆齎手敕宣諭乃起遂捕臺至京師下詔獄命廷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為民而恨臺刺骨計必殺之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覈臺贖錢屬王宗載巡撫江西廉臺里中事應昌遂會巡撫周詠誣臺侵牟四千金宗

載授意臺怨家謝耀赴關奏臺吞噬小民詔下宗載會巡按御史鞠訊御史陳世寶比宗載實其事以聞遂戍臺廣西臺父震龍弟國俱坐罪臺至潯州未幾飲于戍主所歸而暴卒是日居正亦卒明年御史江東之訟臺冤詔復臺官下所司廉問刑部奏言江西巡撫曹大埜劾報前撫臣宗載以密帖示推官陳仲燾謝耀誣奏伸為辨裝資遣赴京皆有狀遼東巡撫李松勣報前按臣應昌陰令叅政張崇功副使周于德成脅證佐虛坐賦私宗載等皆應以故入論奏上耀坐死宗載遠戍應昌誣伸除名崇功于德降黜有差世寶先嘔血死給事中劉尚志追劾之奪其赦命又明年贈臺光祿少卿廢一于天啓初追諡毅思傳應禎字公善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零陵知縣職洞庭劇寇論殺祁陽巨猾民賴以安調知溧水萬曆三年徵授御史時張居正当國行事多拂人心應禎其門生也有所感憤乃疏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路三事言過者雷震端門駭吻京師及四方地震疊告曾未聞發一詔修省仰回天意豈真以天變不足畏耶真定抽分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間嘗暫行之先帝納李芳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

豈真以祖宗不足法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非折檻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報豈真以人言不足恤耶比三不足者昔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登極初自隆慶改元以前通祖悉賜蠲除四年前免其三而徵七思至溼也乃上之軫恤已至而下之延玩自如曾未有擔負相屬者何哉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而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撫按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譴督趣倍嚴致泥離接踵怨咨愁歎上徹于天是豈太平之象陛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沒並曠款除

之民困既蘇則災沴自弭陛下登極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己臣工無不幸慶近則趙參魯糾中涓而請爲典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于趙趙煥等封事策上一切置之如陛下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爲人臣進言者勸疏奏居正以王安石語侵己大怒調旨切責以其詞及懋學執下詔獄窮治黨與應禎瀕死無所承乃請戍定海給事中嚴用和御史劉天衢等疏救不聽方應禎下獄給事中徐貞明偕御史李禎喬巖入視之錦衣帥余廕以聞三人亦坐請十一年用御史孫繼

先言召復官帝將幸昌平閱壽宮而薊鎮告警應禎止帝勿行且陳邊備甚悉優詔答之俄擢南京大理丞將行奏薦海內知名士三十七人尋移疾歸三年而卒贈本寺右少卿應禎與同邑劉臺同舉進士爲御史同以忤張居正得禍鄉人並祠祀之

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隆慶二年進士授撫州推官擢南京戶科給事中萬曆初張居正當國進白燕白蓮頌懋學以帝方憂早下詔罪己與百官圖修禳而居正顧獻瑞非大臣設抗疏論之已論南京守備太監申信不法帝爲罷信時居正威制百僚銳意綜覈而所行多出于私懋學心非之三年二月因陳時政五事一曰崇悖大論治功者責精明論治體者尚渾厚今苛條密法綜覈恭詳而詔旨尚多切責之詞臣工率右刻核之治臣恐急滿無恬鱗風林無靜翼非所以存渾厚之體也夫操切之與因循施舍不同敝治則一願陛下持大體而畧繁文矜微瑕而宥小眚明詔群吏洗滌煩苛依于忠厚庶幾寬嚴相濟政用大和一曰親蹇諤近者難直之臣多遭貶斥敢言之士動致外遷立杖之機既啓則鳴陽之瑞不聞願陛下虛以受人言求諸道勿惡其逆耳勿聽其小疵申

論吏部于二三忠諫之臣特優敘錄言路日開則國是有賴一曰慎名器中官鄭真蒙恩得廢從子錦衣千戶乃未幾而求管事未幾而乞誥命陛下未下部議輒俞其請以祖宗風勵之典徇中人請乞之私恐其防不可潰也外廷奏章必付所司察例今獨于中官廢之亦非官府一體之義也又見禮科朱南雍等論故尚書傅烱公論所棄不宜于祭葬南雍之言其當否不難核而明也而陛下不問竟特予之夫恤典所以厚勞臣今若此是雖賞有罪可也請今後大臣物故必與論稱賢始聽撫按題請而部科加覈焉詢謀僉同乃行覆奏使激勸有方人知自勵一曰戒紛更偏弊雖宜補救然成憲不可紊也近建白者炫奇以要名題覆者依違而取媚今日以一人言立某法矣明日輒以人言而罷之今日以一人言更某法矣明日又以人言而復之致政令滋紛從違靡定乞飭戒羣工恪遵成憲苟事須變通宜博咨熟講要諸永久如是則政有常經民志自定一曰防佞諛近見題覆邊功首列閩臣勲猷盛夸督撫功伐猶曰運籌宣力故事當敘也乃涿州河橋告成天下明知為聖母利物之仁而所司議功乃敘內閣司禮雖沿成例實

涉獻諛夫翊贊皇猷啟沃君心宰臣職也區區工役之勞以敘軍臣小之乎為功矣矧貪天功而為己力乎乞敕所司自今敘功第直列在事有勞者毋濫及內閣司禮以長諛媚庶朝多不伐之風人懷敬事之念世趨士習足因之丕變矣當是時居正方以操切自喜而懋學首議及之大怒調旨切責斥為民永不敘錄既歸居正憾不置會飲人與鄰邑以改折絲絹事訟于朝居正擬旨索強宗主使者欲以激變罪懋學巡按御史耿鳴世不從第蔽罪邑民程仁卿江時二人懋學得免鳴世亦謫外十一年居正已死起故官奏奪成國公朱希忠王爵請召還光祿少卿岳相給事中魏時亮等十八人帝俱報可尋擢南京尚寶卿十三年御史李植江東之等以言事忤執政同官蔡系周孫愈賢希執政指紛然攻訐懋學上言諸臣之不能容植等一則以科場不能無私而惡植等之訐發一則以往者嘗保留居正而忌吳中行沈思孝等之召用二疑交于中故百妬發于外也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植等三臣陛下所親擢者也乃舉朝臣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挫之乎臣謹以臣工之十蠹為陛下言之今執政大臣一政

之善輒矜贊導之力一事之失輒諉挽回之難是為
誣上其蠹一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冢宰
則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又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
拜恩私室是為招權其蠹二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
納諫乃二三大僚稍有規正輒奮袂而起惡聲相加
是為諱疾其蠹三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
公論論人則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置徇其喜怒
是為承望其蠹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當路意有
所主則羣相附和敢于抗天子而難于違大臣是為
雷同其蠹五我國家諫無專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
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為阻
抑其蠹六自張居正蒙蔽主聰道路以目今餘風未
殄欺罔日滋如潘季馴之斥大快人心而猶累牘連
章為之申雪是為欺罔其蠹七近中外臣僚或大臣
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勝之習好
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比唐之牛李宋
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為競勝其蠹
八佞諛成風日以寢甚言及大臣則等之伊傅言及
邊帥則擬以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呂張復出言及外
吏則頌卓魯復生非藉結歡即因邀賂是為佞諛其

蠹九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兩京大臣多務建白以
為名高侵職掌而聽民訟長告訐之風失其瞻之體
是為乘戾其蠹十也懋學用直節者稱有淵識遠慮
所言好勝之弊必成朋黨後果如其言紮遷南京戶
部右侍郎總理糧儲疏白程仁卿江時之寃二人遂
得釋二十一年以拾遺論罷卒贈工部尚書天啟初
追諡恭穆

朱鴻謨字文甫益都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吉安推官
識鄧元標於諸生厚禮之入為南京御史萬曆五年
元標及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以諫張居正奪
情得罪鴻謨抗疏救之畧言諸臣躬逢聖主不勝犬
馬報主之心遂以狂言自干罪戾遣戍者未卜生還
之期削籍者永絕國門之望後雖欲致身矢報其道
無由且孤臣去國萬里投荒設不幸卒逢霧露長謝
清時將上虧陛下好生之仁下沮忠臣敢言之氣非
所以勸羣工跡來世也又諸臣以輔臣之故而得嚴
謹計輔臣必有甚不安於心者陛下以社稷故留輔
臣而使之不安陛下縱不為諸臣惜獨不為輔臣惜
乎恭承嚴旨無許救援第念身有言責終不敢以畏
死之故負明主而辱言職也疏奏居正怒斥為民仍

論復有言者並鴻謨逮治鴻謨歸杜門講學不入城
市十一年起故官以憂去服闋留為河南道御史出
按江西會水災奏蠲額賦且留權稅賑之又請減饒
州磁器不報部內范雋王德新以直言削籍特疏薦
之擢光祿少卿二十年由大理少卿擢右僉都御史
提督操江明年改撫應天蘇州十府上供織造乏貲
鴻謨稱引二祖節儉之德力請裁損報聞吳人若賦
重徭役不均鴻謨著令一以田為準田不及百畝者
無役縣為立籍定差等馬民初以為不便久乃稱服
禁豪右兼并有適賦者立劾之時吳中貴游子弟羣
聚約結恣行里中無賴者乘之肆為非法遠近訛言
謂有不軌謀鴻謨信之掩捕盡獲上疏告變朝議用
兵捕餘黨吳人伍表萃時為兵部主事知其狀亟言
于尚書石星下所司覆勘事寔解鴻謨尋入為刑部
右侍郎詔獄逮繫者衆帝每屬法司比重律鴻謨與
尚書蕭大亨左侍郎呂坤持平不撓中外賴之屢乞
骸不許二十六年卒官遺貲不足治斂僚屬為贖金
辦焉贈刑部尚書諡恭介鴻謨敦厲正學以名教自
任嘗語人曰好惡不偏意見不設則有志未能至於
有所利而為之有所避而不為終身無是也其自信

如此
王用汲字明受晉江人為諸生時郡被倭客兵橫市
中會御史按部至用汲言狀知府曰此何異諸生事
用汲曰范希文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矧鄉井之禍
乃不關諸生耶知府有慙色舉隆慶二年進士授淮
安推官稍遷常德同知入為戶部員外郎萬曆六年
首輔張居正歸葬其親湖廣諸司畢會巡按御史趙
應元獨不往居正嘆之及應元事竣得代即以病請
僉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應元且欲迎居正
意屬都御史陳炯劾應元規避遂除名用汲不勝憤
乃上言頃見御史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臣遂為都
御史炯所論坐託疾撤回削籍臣竊恨之夫疾病人
所時有今在廷大小諸臣曾以病請者何限近如御
史陸萬鍾劉光國陳用賓皆以巡方事訖引疾與應
元不異也炯何不並劾之乎即炯當世宗朝亦養病
十餘年後黃緣攀附驟列要津以退為進宜莫如炯
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見炯論
劾應元以為恣情趨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
下何由知之如昨歲星變考察將以弭災也而所挫
抑者半為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鄒元

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于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後劣轉趙志舉又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能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論調臣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為宰臣酬恩報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訓其私可不為太息矣哉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君之惡其罪猶小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勿弗諸臣熟知其然爭欲碎首批鱗以自見陛下欲織錦綺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珍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祿銀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為例至若輔臣意之所向不問其事之是否無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而結其歡望風而張其焰者是臣所謂逢也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者矧特其較著者爾以臣觀之天下無事不私矣無人不私矣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于衆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其行私而無所愬告是驅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

而勤習之內外章奏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之商確閱習既久智慮益私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于天鑒矣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于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極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為應元一事已也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獄廷杖會次輔呂調陽在告張四維擬削用汲籍帝從之居正以罪輕移怒四維屬色待之者祭日方用汲之拜疏也尚書啟正茂召而責之曰斯事舉朝耐之爾何獨乃爾用汲對曰唐之佛骨宋之和議舉朝可耐惟韓愈胡銓不能耐士固各有志也正茂默然用汲歸屏居郭外布衣講授足不踐城市居正死起補刑部未上擢廣東僉事尋召為尚寶卿進大理少卿會法司議胡攢龍宗武殺吳任期獄用汲以謫戍未當乃駁奏曰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蓋謂如上文罪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之律也任期之死攢非主使者乎宗武非聽上司主使者乎今乃僅當之謫戍不知所遵何律也帝欲用汲言聞臣申時行等謂任期自斃宜從減等科罪獄遂定然時論終以用汲為得情用汲尋遷順天

府尹歷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用汲爲人剛正不阿遇事敢任自尹京後衆遷皆在南以彊直故也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質

孟一脉字淑孔東何人隆慶五年進士爲平遙知縣以廉能擢南京御史萬曆六年五月上言近上兩宮徽號覃思內外獨御史傅應禎進士鄒元標部郎艾穆沈思孝投荒萬里遠絕親闈非所以廣錫類溥仁施也疏入忤張居正黜爲民居正死起故官守備太監張廷于孝陵寢殿捕司香內官一脉與給事中馮景隆交章劾廷震驚寢廟大不敬廷遂奪職其冬疏

陳五事言聖躬宜保近再選宮女至九十七人雖于名額未有所踰然急徵一時輦下甚擾其于聖躬恐非節宣之道也至中外章奏宜下部臣議覆閣臣擬旨脫有不當臺諫得以糾駁之今乃不任臣工顯取宸斷非惟明旨一出臣下莫敢犯顏以抗成命即聖心能無過勞哉士習邪正繫世道汙隆今廉恥日喪矣營競以求進則不異穿窬苟且以借時則無殊詔笑以是人而服官政求其勉自樹立不可得矣宜詔天下提學憲臣崇本立教更化救弊凡程材取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先實行而後才華士習端然後人才

出也民惟邦本本固則不搖今小民終歲勤動不足給惟正之供至父子相棄夫婦不保議者謂撫流移積倉廩可以救之臣愚謂招徠于既散不若綏未散之民儲粟以備荒何如墾既荒之土請教司牧之官悉心撫字藏富于民以墾田多寡定殿最以戶口滋殖受上賞使民得以遂生而樂業則固本之計也東南爲財賦之區今則靡于淫巧而民力竭矣豈陛下有以倡之乎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而月異遇聖節則有壽服元宵則有燈服端陽則有五毒吉服年例則有歲進龍服以至覃恩錫賚小大畢露謁陵犒賜耗費鉅萬錙銖取之泥沙用之於是民間習爲麗侈風靡嚮應寤耳目之好竭工藝之能不知所紀極矣夫中人得十金即足供終歲之用今則以一物而常兼中人數家之產或刻沉檀鏤犀象而以珠寶金玉飾之周鼎商彝秦鉞漢鑑皆搜求於海內而馳售于東南窮歲月之力專一器之工罄生平之貲取一盼之適殊不知財賄易盡嗜欲無窮陛下誠能恭儉節約以先天下禁彼浮淫還之貞樸則財用自裕而風俗亦淳矣邊疆之臣國家所

恃爲藩障者也。今則苟安承平日弛邊備上下蒙蔽莫以實聞由邊臣相繼爲本兵題覆處分盡在其口言出而中傷隨之誰肯爲無益之談自取禍敗哉。陛下其知漁乎。漁夫之舍餌以得魚也未聞以餌養魚者也。今以中國之文幣綺繡爲蕃戎常服名雖貢市實則媚之致我力日絀彼氣日長邊臣假貢市以賂戎戎人肆剽竊而要賞彼此相欺以誑君父幸其不來則莫禦所謂以餌養魚者也。養之漸久勢不容舟不止矣。請明詔樞臣洗心易慮爲國忠謀凡戰守之備一一講求付之邊臣使得詰戎振威決勝禦侮

將識敵情兵識將意庶乎臂指如意而國勢可無虞也。疏入忤旨謫建昌推官累遷南京右通政移疾歸。四十一年起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居三年廷推左副都御史未得命而給事中官應震論其縱子驕恣疏雖留中一脈竟引疾去年八十一卒一脈初以直諫著聲晚膺節鉞年力已衰故不克有所表樹云。趙世卿字象賢歷城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萬曆初張居正當國政尚嚴急州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布按二司以下官雖公事毋許乘驛馬大辟之刑歲有定額徵賦以九分爲率不及格者罰

有司又惡直諫數重譴言事者廷臣皆心非之莫敢言。世卿奏匡時五要請廣取士之額寬驛傳之禁省大辟緩催科而末極言言路當開謂近日臺諫習爲脂韋以希世取寵事關軍國卷舌無聲徒撫不急之務姑塞言責延及數年而居然高踞仰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諸人豈盡真話無節忍於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耳。如往歲傅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內自顧恤寧自同於寒蟬也。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言之意則士皆慕義輸誠

効忠於陛下矣。居正得疏欲重罪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罪之適成其名請爲公任怨遂出爲楚府左長史明年京察復坐以不謹落職歸居正死起戶部郎中出爲陝西副使累遷戶部右侍郎督理倉場世卿饒心計凡所條奏酌劑盈縮軍國賴焉三十年戶部尚書陳瓖有疾侍郎張養蒙委避不肯署事帝怒並罷之而進世卿爲尚書當是時礦稅使四出爲害江西稅監潘相至擅捕繫宗室異時關稅所入歲四十餘萬自爲稅使所奪商賈不行數年間減三之一四方雜課亦如之歲入益寡國用不夫邊儲告匱而內

供日繁宣索不休歲增金花銀二十萬宮帑日以充羨世卿請復金花銀百萬故額罷續增之數不許明年乞發內庫銀百萬及太僕馬價五十萬用濟邊儲忤旨切責大學士沈一貫為解且請納其言不聽世卿又請正潘相罪極言稅使不停則國課愈絀且數借九卿歷陳其害皆不納世卿復言脂膏已竭閭井蕭然喪亂可虞搢笏非遠不及今罷之恐後將無及帝亦不省三十二年蘇松稅監劉成以水災請暫停米稅帝以歲額六萬米稅居半不當盡停令以四萬為額世卿上言鄉者既免米稅旋復再征已失大信

於天下今成欲免稅額之半而陛下不盡從豈惻隱一念貂璫尚存而聖明如陛下反漠然不動心乎不報其夏雷火燬祖陵明樓妖虫蝕樹又大雨壞神道橋梁帝下詔咨實政世卿上疏曰今日實政孰有切于罷礦稅者古之明王不貴異物今也聚悖入之財斂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為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足致倒戈之禍是為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權三家之市操斧戕及良民毀室踰垣禍延

雞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為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魚然毀掘塚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為怨謹謀屢聞此而不已後將何極是為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而入奸人之室故督遺租而遺租絀稽關稅而關稅虧搜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錢而贖錢消外府一空司農若掃是為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之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而有戲言王命而委草莽是為詔令計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于民民何事不供之于上嗟此赤子曾無負于國乃民方懽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服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返之于心必有不妥者矣陛下勿謂蠢蠢小民可駕馭自我生殺自我而不足介意也夫民之心即天之心陛下以礦稅傾民之家室天即以雷火燬祖陵之明樓陛下以礦稅吸民之脂膏天即以妖虫蝕祖陵之松柏陛下以礦稅轉民于溝壑天即以淫雨壞祖陵之

橋梁變不虛生其應非遠故今日欲出天恩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者不然人不可欺言不可食陛下言發于口天地祖宗實式臨之祖宗可屢欺天地可屢誑耶帝優答之而不能行至三十四年始詔罷礦使稅亦稍減然遼東雲南四川稅使自若吏民尤苦之雲南遂變作楊榮被戕而南北水旱時時見告世卿屢請減稅發賑國用益不支於是復奏請捐內帑百萬佐軍用卒拒不從世卿補苴勞瘁僅乃無乏而所請罷遼東雲南四川稅使又弗見聽遂連章求去至十五上竟不許先是福王將婚進部帑二十七萬帝猶以爲少數遣中使趣之中使至許語相加且劫世卿抗命世卿以爲辱因疏聞于朝帝置不問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數十萬世卿屢爭許減三之一世卿復上言故事御前有所需用必承運庫內官銜命赴部臣部考例而進之內庫然後給發諸監局未有監臣徑自奏請者此祖宗二百餘年成制奈何至今日壞之又考往者陛下大婚用止七萬長公主下嫁用止十二萬今即減三之一亦二十六萬有奇度夫方紬安從取給乞陛下再加裁捐一倣長公主例帝不怒出天恩福王新

出府第設崇文稅店與民爭利世

都督李

誠銘故武清侯偉孫也偉舊賜莊田七百頃至誠銘宜減三之二屬有司徵租誠銘恃太后外家欲據爲世業且令家人徵租世卿力爭不可不聽世卿素屬清操當官盡職視國如家帝亦雅重之吏部缺尚書嘗使兼署推舉無所私惟楚宗人與王相許世卿力言王非偽與沈一貫議合李廷機之輔政世卿力推之廷臣多疑世卿黨比於是給事中杜士全鄧雲霄何士晉胡忻御史蘇爲霖馬孟禎等先後攻之世卿遂杜門乞去章復十餘上不報三十八年秋世卿乃拜疏出城候命明年十月乘柴車徑去廷臣以聞帝亦不罪也家居七年卒贈太子少保論曰居正立朝頗不滿意無怪乎諸臣之嘖嘖也臺固其門下士攻之亦不遺餘力雖曰爲公有所不暇顧人生在三之義寧有二耶然當時惡居正者衆故責臺亦遂輕孟子曰是亦罪有罪焉居正之謂矣若人非居正而操戈者更甚于臺又何以故耶此殆難以理法論矣要之皆衰世事也是故君子羞言之

明史卷三百二十五

七十六

張岳

吳行中

趙用賢 孫士春

艾穆

沈思孝 丁此呂

李植

江東之

張岳字汝宗餘姚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巡視內府庫藏奏行釐弊八事治供用庫內官暨盛等侵盜罪皆論死時徐階當國為講學之會而揚博在兵部岳因陳時政極言講學家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靡然成風以為不通其說不入其門則不足以得志一與之為徒即洋洋

自喜當其講會之日語言色笑變態多端一有爵尊善辨者參其間衆皆唯唯而莫敢發又今吏治方清獨兵部漫無振刷推用總兵黃印韓承慶等非庸即狡曹司條例淆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將校其咎必有所歸意蓋指階博也博奏辨乞罷帝慰留之博自是惡岳及掌吏部岳已遷工科左給事中遂出為雲南叅議再遷河南叅政萬曆初張居正雅知岳用為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甫履任會居正奪情議起南京尚書潘晟及諸給事御史咸上疏請留居正岳獨馳疏言居正立朝而十歲承顏曾

幾今不幸喪父無從承訣又不能匍匐奔喪何以解終天之恨且八旬老母失其所天必有難為情者臣知居正方寸亂矣陛下宜令馳驛奔喪然後趣之還闕則居正雖不及見其父猶幸得見其母致身陛下之前無憾矣居正得疏怒甚時方大計京官給事中傅作舟等承風劾岳命貶一秩調外岳遂歸久之擢江僉都御史呂藎給事中吳瑄知居正憾未釋撫劾岳落職閒住甫兩月居正死南京御史方萬山薦岳劾作舟作舟坐斥起岳四川叅議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十二年秋召為左僉都御史獻時政四議言馬市不可久恃恐邊備日弛帑藏日耗宗藩宜以世次遞殺親盡則停俾習四民之業條鞭便于富戶不便於細民便于市井不便于窮鄉僻邑此令不除貪風終不可息治河之策夏鎮固當開沽頭亦不可廢章下給事中王致祥苗朝陽文章駁之議並寢明年四月進左副都御史以上疏評議廷臣賢否為給事中袁國臣曲喬遷姚學閔等所論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坐罷歸岳雅尚節概立朝侃侃終以忤時未竟其用為時論所惜

吳中行字子道武進人父性兀可行篤進士性尚實

丞可行修撰中行甫冠舉鄉試性誠無躁進遂不赴會試隆慶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學士張居正中行座主也萬曆五年遭父喪奪情視事當是時居正威震天下御史從化曾士楚吏科都給事中仁和陳三謨倡疏奏留舉朝從之若狂而中行獨憤適慧出西南長竟天詔百官修省中行以爲彝倫故然後人心安天意順而變異可消乃首上疏諫其略曰居正父子異地分睽音容不接積而至于十有九年一旦長棄于數千里之外陛下曾不使得匍匐星奔憑棺一慟顧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廟堂

之上而責以訐謨遠猶謂元熙載豈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喪子曰子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己聖賢之訓何如也在律雖編氓小吏墜喪有禁惟武人得墨衰從事非所以處輔弼也即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選舉然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踰此者疏既上以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然曰疏進耶中行曰未進不敢白也明日趙用賢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

孝疏入居正怒謀于馮保四人皆廷杖中行用賢勒爲民杖之明日進士鄒元標疏爭亦拜杖五人者直聲震天下中行用賢尤見重一時翕然稱吳趙當中行等受杖時忽陰雲蔽空天鼓大震黯慘者移時杖畢校尉以布曳出長安門昇以板扉即日驅出都城時中行氣息已絕中書舍人秦柱扶醫至投藥一七乃蘇輿疾南歸到去腐肉數十觔天者盈掌深者至寸一肢遂空居正怒不已九年大計京官列五人察籍錮不復敘居正卒士楚當按蘇松憮然曰吾何面目見吳趙二公遂引疾去時三謨已擢太常少卿尋

與士楚俱被劾削籍廷臣交薦中行召復故官進右中允直經筵大學士許國攻李植江東之詆中行用賢爲其黨中行奏辨因乞罷不許再遷右諭德明年御史蔡系周劾李植復侵中行中行求去章四上詔賜白金文綺馳傳歸言者屢薦執政抑不召二十一年始起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先是中行爲同里僉事徐常吉所訟事已解至是給事中王嘉謨復撫舊事劾之命家居俟召尋卒後贈禮部右侍郎于亮玄奕從子宗達皆進士亮官御史坐累貶官終大理少卿玄江西參政奕龍谿知縣宗達少師中樞殿大

學士亮尚志節與東林顧憲成諸人善而玄深疾東林所輯吾徵錄詆毀不遺力其兄弟異操如此

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父承謙進士廣東參議用賢舉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萬曆初授檢討張居正父喪奪情用賢抗疏曰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又竊怪居正之勲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忽敗之于一旦陛下何忍而為之哉莫若如先朝楊溥李賢故事聽其暫還守制刻期赴闕庶父子音容乘際阻絕于十有九年者得區區稍伸其痛于臨穴憑棺之一慟也

國家設置臺諫以司法紀而任糾繩乃今曉曉徒為輔臣請留背公議而徇私情慈至性而創異論臣愚竊懼士氣之日靡國是之日消也疏入與中行同拜杖除名用賢體素肥肉潰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用賢有女許御史吳之彥之子鎮之彥懼反深結居正得巡按福建過里門不為用賢禮且坐鎮于其弟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賢用賢怒已察知其受居正黨王篆指遂反幣告絕之彥乃大喜居正卒之明年復故官進右贊善用賢既以擊居正與中行等同志相得一時若江東之李植輩爭依倚之物望皆屬焉而用

賢性剛直負氣疾惡亦頗傲物數嘗議大臣得失大臣皆畏之大學士申時行許國等欲相與為無事尤不樂用賢等會植東之與時行相攻國遂發憤力詆植東之而陰斥用賢中行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之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一時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不可長於是用賢抗辨求去極言朋黨之說小人將以之去君子而空人國詞甚激憤帝不聽其去而黨論之興遂自此始尋充經筵講官再遷右庶子十五年改南京祭酒列上監規七事薦舉人陝西王之士江西鄧元錫劉元卿三人皆清修績學士又請建儲宥言官李沂罪居三年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吏部郎中趙南星謂不當棄之留署明年冬遂召改北部尋以本官專教習庶吉士二十一年王錫爵復入內閣初用賢之引而南也中行思孝植東之已前貶或罷去故執政安之及是用賢復以爭三王並封語侵錫爵為所銜會改吏部左侍郎與選郎顧憲成辨論人才羣情益附駁駁且嚮用錫爵不便也用賢故所絕婚吳之彥者錫爵里人也時以食事論罷希錫爵指使其子鎮許用賢論

財逐塔蔑法棄倫舉朝咸駭用賢疏辨乞休詔禮官平議尚書羅萬化以之彥其門生引嫌力辭錫爵乃上議曰用賢輕絕之彥緩發均失也今趙女已嫁難問初盟吳男未婚無容反坐欲折其衷宜聽用賢引疾而曲貸之彥詔從之用賢遂免歸戶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復力詆用賢請據律行法兩人者故嘗欲出用賢門下卑詬過當爲用賢所鄙絕者也都御史李世達侍郎李積疏直用賢斥兩人讒詔遂爲所攻高攀龍吳弘濟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輩皆坐論救疏職當世號爲善類者幾至一空而自是朋黨之論益熾中行用賢植東之倡于前元標南星憲成攀龍繼

于後言者益以裁量執政爲事執政日惟杖柱言者水火薄射訖于明亡云用賢長身聳肩議論風發有經濟畧蘇松嘉湖諸府財賦敵天下半民生坐困用賢官庶于時與進士袁黃商榷數十晝夜條爲十四事上之時行錫爵皆吳人以爲吳人不當言吳事謂旨切責竟寢不行家居四年卒天啟中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諡文毅孫士春士錦同年舉進士士錦官禮部員外郎士春字景之崇禎十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明年兵部

尚書楊嗣昌既奪情視事復謀入閣少詹事黃道周劾之下獄士春上疏曰嗣昌墨鏡蒞事既已罔效陛下簡入綸扉自應力辭新命乃聞其奏牘徒計歲月久近之間絕無哀痛惻怛之念何奸悖一至此也陛下所以破格用人奪情起復亦曰人才不足故耳不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功名之計工忠孝之情薄致之且無事不講儲材有事輕言破格非用人無弊之道也臣祖先臣用賢首論故相奪情幾斃杖下腊其敗肉以示子孫臣雖愚陋敢背家學負明主坐視網常掃地哉疏入請廣東布政司照磨趙氏祖孫並以諫輔臣奪情獲譴時議賢之十六年復故官終左中允

艾穆字和父平江人以鄉舉署阜城教諭鄰郡諸生趙南星喬登星皆就學焉入爲國子助教張居正知穆名欲用爲誥敕房中書舍人不應萬曆初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陝西時居正法嚴決囚不如類者罪穆與御史議止決二人御史懼不稱功令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還朝居正盛氣譙讓穆曰主上冲年小臣體好生之德佐公平允之治卽有罪甘之揖而退及居正遭喪奪情穆私居數息遂與主事

沈思孝抗疏諫曰自居正奪情妖星突見光通中天言官曾士楚陳三謨甘犯清議率先請留人心長死舉國如狂今星變未銷火災繼起臣敢自愛其死不灑血一為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動曰為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苟綱常之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為之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朕願就列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為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情臣不知斯時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又何以自處也徐庶以其母故辭于昭烈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能復從容廟堂坐論政事若平時耶位極人臣反不得修匹夫之常節其何以對天下後世哉臣聞古聖帝明王興人以孝矣未聞從而奪之也為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聞為所奪也以禮義廉恥風天下猶恐不足顧乃奪大臣之哀以為榮使天下之為人子者皆忘三年之愛于其父常紀墜矣異時即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

而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災變無不可弭矣時吳中行趙用賢疏請令居正奔喪葬畢還朝而穆思孝直謂宜聽終制故居正尤怒得禍加酷中行用賢廷杖六十而穆思孝皆八十加桎梏置之詔獄越三日以門扉昇出城穆達戍涼州時創重己不省人間事既而復甦遂詣戍所穆居正鄉人也居正語人曰昔嚴分宜時未有同鄉攻擊者我不得比分宜矣九年大計復與思孝真之察籍及居正死言官交薦起戶部員外郎出為四川僉事紮遷太僕少卿十九年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故崇陽知縣周應中賓州知州葉春及行義過人穆舉以自代不報既之官有告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者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征之蜀人多言應龍強未易輕舉穆意亦不欲加兵與夢熊議異朝命行兩撫臣會勸應龍不願赴貴州乃逮至重慶對簿論斬輸贖放之還穆亦以病歸未幾卒後應龍復叛大舉徃討始克之議者追咎穆處置失宜奪其職璧星臨城人舉進士為御史累官右僉都御史亦巡撫四川

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舉隆慶二年進士又三年謁選高拱時署吏部使所知諭意欲留為部曹思孝辭

馬乃授番禺知縣殷正茂總制兩廣欲聽民與番人互市且開海口諸山徵其稅思孝並持不可萬曆初舉卓異入爲刑部主事張居正父喪奪情與員外郎艾穆合疏諫拜杖戍神電衛十一年春召復官進光祿少卿時趙用賢吳中行同起謫籍與思孝並奪謫自喜而御史李植江東之以擊居正遺黨與諸人意氣相得政府惡植等因并思孝輩惡之及思孝遷太常少卿御史龔仲慶希執政旨詆思孝等思孝遂求去不許尋遷順天府尹十三年冬坐寬縱冒籍舉人詔貶三秩視事而思孝御三品服自若爲言者所劾帝命斥之外籍臣申時行等爲言乃調南京太僕卿仍貶三秩視事未幾謝病歸十九年陸光祖爲吏部起思孝南京光祿卿尋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明年寧夏哱拜叛詔思孝移駐下馬關爲督臣魏學曾聲援思孝以兵少請募浙兵及宣大騎卒各五千發內帑供軍并乞宥故都御史李材罪令立功行間詔許發銀令思孝就近召募而罷材勿遣思孝與學曾議軍事頗不相下給事中侯慶遠遂劾思孝舍門戶而守堂與設運卒以衛毒擊不堪負荷封疆部議南人未請邊事改撫河南思孝曰不能撫三秦願能撫中

州耶力辭不赴帝雅知思孝明年召爲大理卿中官郝金以詐傳懿旨下獄刑部薄其罪思孝駁正誅之帝悅進工部左侍郎陝西織羊絨民苦之以思孝奏減十之四二十三年春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初廷推思孝貳李楨而帝特用思孝或疑有與援遂爲給事中揚東明所劾思孝再疏辭溫旨弗許給事中鄒廷彥復劾之帝疑其受東明指請東明奪廷彥俸時孫丕揚爲吏部尚書參政丁此呂以察典黜思孝與東之素善此呂不能庇因憾丕揚及文選郎蔣時馨會御史趙文炳劾時馨納賄時馨疑思孝嗾之遂許

思孝先庇此呂後求吏部不得因結江東之劉應秋等令李三才授意文炳帝惡時馨削其籍思孝等疏辨且求去不允丕揚言時馨無罪此呂受賊有狀思孝不當庇因上此呂訪單亦乞歸詔慰留丕揚遂此呂而思孝亦蒙詰讓於是御史俞价強思馮從吾給事中黃運泰南京給事中祝世祿皆爲時馨訟寃語侵思孝及東之而給事中楊天民御史馬經綸馬文卿又各疏劾思孝思孝屢乞罷且詆丕揚負國項之員外郎岳元馨言大臣相攻並宜罷斥而頗詆時馨及丕揚于是文炳言項元馨東之數叩臣邸具道思孝意

勸臣論殺此呂臣今乃悟鄉構時馨賂蓋為此呂報復而然奸謀既彰乞加顯黜帝皆不省思孝敦飭廉隅素以直節高天下然尚氣好勝動與物忤至是以此呂故頗為朝士所議其明年御史林培請辨忠邪又力詆思孝東之且曰丕揚杜門半載辭疏十上意必得請後已思孝則杜門未幾近見從吾運泰等罷揚揚意得謂朝廷不難去言官五六人以安我此人不去為朝端害安有已時帝顧思孝厚為謫培官乾清宮災思孝請行皇長子冠禮以回天心又以日本封事大壞請丕修戰守備并論趙志臯石星誤國其秋丕揚去位思孝亦引疾詔馳傳歸自是朝端議論始息至三十七年丕揚復起為吏部御史記事猶謂思孝與顧天竣合謀欲構陷丕揚語極詬厲顧憲成高攀龍力辨其誣而思孝亦已久卒矣天啟中贈太子少保此呂字右武新建人萬曆五年進士由漳州推官徵授御史慈寧宮災陳時政數事請撤鰲山停織造燒造還建言謹謫諸臣去張居正餘黨逮誅徐爵游七帝報聞居正三子俱登第此呂劾其解會試考官兵部員外郎稽應科等且言禮部侍郎高啟愚往主考南京所命題顯示居正禪授之意吏部

尚書楊巍言此呂陷人無將不可居言職謫潞安推官帝用諫官言欲留此呂不果此呂尋遷太僕丞歷浙江右叅政既考察論黜復遣官逮之大學士趙志臯等再疏乞宥且言此呂自負氣節廓落不羈未必果有貪汙之行孫丕揚亦言此呂罪止閒住無遠聞之條乞免送詔獄帝皆不從已逮至下鎮撫竟謫戍邊時論寃之李植字汝培父承式自大同徙居江都以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植舉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十年冬張居正已卒馮保猶用事其黨錦衣指揮同知徐爵居禁中為閹章奏擬詔旨如故居正黨率倚爵以自固于保爵勢益張而帝雅銜居正保未有以發御史江東之首暴爵奸且言兵部尚書梁夢龍與爵交驩以得吏部宜并斥帝下爵獄論死夢龍罷去而植遂發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罪保植東之由是見知於帝明年植巡按畿輔請寬居正所定百官乘驛之禁從之帝用禮部尚書徐學謨言將卜壽宮于大峪山植扈行閱視謂其地未善欲偕東之疏爭不果明年植還朝時御史羊可立亦以追論居正與植東之均受帝知三人本同年生亦用是更相結又頗引

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為重中行用賢方見忌執政而植內介寵意氣自得多所凌轡朝右尤側目以爭御史丁此呂事與諸大臣科道往來相詆毀文書紛糾奮然競勝其後二人者遂欲擊首輔而去之竟以此敗先是此呂劾兵部員外郎嵇應科山西提學副使陸燾河南叅政戴光啟為鄉會試考官私居正之子嗣修懋修敬修又言禮部侍郎何維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試策侍郎高啟愚主南京試以舜亦以命禹為題顯為居正勸進閣臣申時行余有丁許國皆嗣修等座主也亟言考官止據文藝安知姓名不宜以此罪之請敕吏部覈其官評定去留尚書楊巍逆議黜雜文改調應科撤留愚啟光啟而言此呂不顧經旨陷人大逆此呂坐謫於是植東之及同官楊四知給事中王士性等交章劾巍語侵時行東之疏言時行以二子皆登科不樂此呂言科場事巍雖庇居正實媚時行時行巍並杜門求去當是時帝欲慰留時行召還此呂以兩解之而有丁國言不謫此呂無以安時行巍心國又反復詆言者生事指中行用賢為黨中行用賢疏辨求去語皆侵國用賢極言朋黨之禍詞尤憤激且謂人必有權勢乃能樹黨若止區區

庶僚何黨之有言者卿曾不為朝廷破散居正奸黨若曾省吾之屬今顧於流離竄斥之三四人目為此周朋奸是臣等當斥省吾等當用明為居正報仇而惠此奸究也國亦避位不出於是左都御史趙錦副都御史石星尚書王遴潘季馴楊兆侍郎沈鯉陸光祖舒化何起鳴褚鈇大理卿溫純及都給事中齊世臣御史劉懷恕等極論時行國巍不宜去主事張正鵠南京郎中汪應蛟御史李廷彥蔡時鼎黃師顏等又力攻請留三臣者之非而中行亦疏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而遁者襲請留居正之餘風輔臣辭位羣起奏留贊德稱功聯章累牘此詔說之極甚可恥也祖宗二百餘年以來無諫官論事為吏部劾罷者則又壅蔽之漸不可長也帝竟留三臣責言者如錦等指而致愚者未久卒為南京給事中劉一相劾去時行亦不能救也植等既為執政所嫉而是時帝追仇居正甚以大臣多陰相庇獨植東之可立能發其奸欲驟責之以風示廷臣而一相又劾錦衣都督劉守有匿居正家資帝怒諭內閣黜守有而超擢嘗為居正所抑者丘橐余懋學趙世佛及植東之凡五人時行等力為守有解且言近日橫議繁興借黨護居正

明史 卷三二五

之名肆抨擊大臣之術其言未可盡信樛等亦不宜驟遷帝重違大臣意議雖寢而心猶欲用植等項之植劾刑部尚書潘季馴朋奸黨逆誣上欺君季馴坐削籍帝遂手詔吏部擢植太僕少卿東之光祿少卿可立尚寶少卿並添註廷臣自是愈益指目植等轉相是非而植等亦更曲爲傾首輔之謀矣十三年四月旱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權臣獄有寃囚則旱植數爲人言至尊呼我爲兒每觀沒入寶玩則喜我其無忌憚如此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得雪今日之旱實由於植又曰植迫欲得中行柄國以善其後中行迫欲得植乘銓而騁其私倘其計得行勢必盡毒善類今日旱災尤其小者其他語絕狂誕所稱尚書謂季馴也疏上未報御史龔懋賢孫愈賢繼之東之發憤上疏曰思考中行用賢及張岳鄒元標數臣忠義天植之死不移臣實安爲之黨而樂從之遊今若指植與此數臣交歡爲罪則植之交猶未若臣之密臣罪重于植願先罷臣官不允而可立亦抗言奸黨懷馮張私惠造不根之辭以傾建言諸臣勢不盡去臣等不止因乞罷職章下內閣時行等請詰可立奸黨誰也帝更欲兩爲之解寢閣臣奏而

執都察院自今諫官言事當顧國家大體毋以私滅公犯者必罪於是植東之皆求去不許六科給事中齊世臣十三道御史吳定等交章劾可立不當代爲植辨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得紛爭乃已七月御史龔仰慶又劾植中行思考指爲邪臣帝惡其排擠出之外世臣及御史顧銓等連章論救不聽是時帝竟用學謨言作壽宮於大峪山八月後既興矣閣臣王錫爵故爲植館師而東之可立又嘗特薦之於朝三人者謀以錫爵代時行爲首輔而謂壽宮地有石時行以學謨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地果有吉則不宜有石有石則宜奏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今之鑿石以安壽宮者與曩所立表其地不一朦朧易徙若奕棋然非大臣謀國之忠也時行奏辨言車駕初閱時植東之見臣直廬力言形龍山不如大峪可用今已二年忽叛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帝責三人不宜以莽師術責宰臣奪其俸半載三人懼事不成以明習莽法薦侍郎張岳太常何源兩人皆拒之其疏自明而錫爵奏言恥爲三人所引義不可留因其陳不平八事帝始不快植等其疏畧曰張馮之獄上志先定言者適投其會

而輒自附于用賢等摺鱗折檻之黨不平一也陛下
猶推功言者諸臣反盡攘天功不平二也蕭規曹隨
期于濟國而乃創謂數天之下舍建言之臣別無人
品建言之中舍採撫張馮舊事別無同志不平三也
居正之客向止取適一時本非安石誰爲章蔡而動
稱報復不平四也以中人之資秉一言之會超越朝
右而日尋戈矛惟敵是求不平五也大臣如國巍化
輩曩嘗交口譽爲正人一言相左日謀刺刃不平六
也以時行泊然不足畏而凌之不疑其靡已則以爲
嗾人攻已許其求去則以爲逐已不許又以爲困已

自古未有小臣制大臣之命若此其極者不平七也
舜蹠之分在善與利今之悻悻豈盡爲公而輒自號
善類未嘗不得於君而忽自謂孤臣不平八也於是
御史韓國楨給事中陳與郊王敬民等迭攻植等帝
手批敬民疏鐫三人秩乃貶植戶部員外郎東之兵
部員外郎可立大理評事九月張岳以諸臣紛爭具
疏評其賢否頗爲植東之可立地請令各宣力一方
以全終始於時行國錫爵巍化先祖世臣定愈賢皆
有褒詞微含譏刺而力詆季馴懋賢系周仲慶惟中
行用賢思孝無譏焉帝責岳頌美大臣且支蔓不足

定國是岳坐免而帝猶以植言壽宮後有石數十丈
如屏風其下皆石恐寶座將置于石上閏月復躬往
視之終謂大峪吉遂謂三人外當是時御史柯挺自
言習葬法力稱大峪之美得督南畿學政時號風水
御史植同年生給事中盧達亦承風請正三人罪士
論哂之植東之可立自以言事見知未及三歲而敗
植得綏德知州旋引疾歸居十年起沅州知州累官
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時二十六年也植墾土積粟
得田四萬畝歲獲糧萬石戶部推其法九邊以倭寇
迭請因師發選主客銳卒驅除宿寇恢復舊遼陽詔

下總督諸臣詳議不果行奏稅監高淮貪暴請召還
不報其後開原之變淮委阻撓罪于植植疏辨乞休
帝慰留之明年寇犯錦義二州殺掠萬計巡按御史
王業弘劾植及諸將失律植顧以却敵聞且語詆業
弘業弘再疏發植欺蔽狀詔解官聽勘勘已命家居
聽用竟不召卒贈兵部右侍郎當植之巡按畿輔也
賊犯黑峪關植再疏論總督周詠巡撫翟縉裳罔上
奏捷詔東之即訊諸將埋死者以滅迹東之行關外
發新蔣疏圖得九屍皆被創者乃叩頭服誅以下皆
坐之及植爲巡撫亦以欺罔被論如前事云弟杜柄

皆進士杜禮部郎中柄御史可立汝陽人由安邑知縣爲御史與植等並擢已由評事調大名推官終山東僉事

江東之字長信歙人萬曆五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首發馮保徐爵奸受知於帝又劾僉都御史王宗載往承居正指與于應昌共陷劉臺故事御史既上封事必以副封白其長官東之持入署宗載迎謂曰江御史何言曰爲死御史鳴寃問爲誰曰劉臺也宗載失氣反走遂與應昌俱得罪出視畿輔屯政奏駁馬都尉侯拱宸從父豪奪民田寘于理先是皇子生免

天下田租三之一顧不及皇莊及勦戚莊田東之爲言減免如制十二年還朝擢光祿少卿改太僕坐爭壽宮事與李植羊可立皆連貶東之得霍州知州以病免二十一年起鄧州進湖廣僉事三遷大理右少卿有聞殺弟而役其妻刑部郎議輕之東之駁置重辟郎亦獲譴二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擊高砦苗之剽劫新添衛者斬首百餘級播州宣慰楊應龍仇殺五司五司請致討東之遣都指揮楊國柱等赴之敗於飛練國柱被禽軍盡覆時東之已用京察被劾免官所司復論其貪功妄戰黜爲民憤恨抵

家卒東之官行人時刑部郎舒邦儒聞門病疫死遺孤一歲人莫敢過其門東之經紀其喪提其孤歸乳之舒氏卒有後以是稱長者從子世東舉進士由蘄水知縣擢御史湛然由舉人歷桂林知府並以廉名論曰萬曆之世言者皆以居正爲譚柄數十年間水火構爭偵勝疊見而門戶之局成矣政府言路既互相軋擊中外庶僚復羣起而嚮附之舉朝日尋於詬聞國事其尚可問乎明道曰新法之害亦吾黨激成之至哉斯言洵萬世士夫之箴砭也

明史卷三百二十六

列傳一百七十九

董基 王致祥 周弘禴

盧洪春

王德新 李懋楨

饒伸 兄位

雒于仁 父遵 劉應秋

湯顯祖 李瑄

王就學 劉綱

謝廷讚 兄廷諫

董基字巢雄掖縣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二年帝集內豎三千人授以戈甲操于內庭尚書張學顏諫不納基抗疏曰臣聞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以內庭清嚴之地無故聚三千之衆輕以凶器嘗試竊為陛下危之頃馮保盜竊威權至于震

主乃一斥輒退者以未嘗握兵也假令保擁重兵事未可知矣今內臣即多純良萬一有如保者厠其間則今日之兵將為之藉矣陛下以為行幸山陵有此三千人可恃以無恐乎不知此三千人者一無當于實用設遇健卒勁騎立見披靡車駕不可恃以輕出也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一旦使執銳衣堅蒙寒犯暑臣聞頃者竟日演練中喝濱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怨則變自此生夫聚三千人於肘腋而使畜怨以處危無逾此者矣且自內操以來賞賚已二萬金長此不已安有殫極有用之財糜之無

用之地誠可惜也疏入忤旨命貶二秩調之邊於是九卿及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且請納基言不聽竟請基萬全都司都事明年兵科給事中王致祥言祖宗之法非宿衛之士不得持寸兵今群不逞之徒授以利器出入禁門為禍不細時大學士申時行亦憂之語司禮監曰此事繫在禁廷諸人操甲執戈未明而入設奸人竄其中一旦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及備此公等利膚之患也中官疎然乘間力言帝乃留致祥疏即日罷之會請降官皆量移基亦遷南京禮部主事終南京大理丞致祥忻州進士自鳳陽推官

歷石倉都御史巡撫順天

周弘禴字元孚麻城人個儻負奇好射獵舉萬曆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尋無為州同知遷順天通判十三年春上疏指斥朝貴謂兵部尚書張學顏被論屢矣陛下以學顏之故而逐一給事中三御史此人心所以共憤也學顏結張鯨為兄弟言官指論學顏而不敢及鯨畏其勢也若李植之論馮保似乎忠謹矣不知實張宏門客樂新聲為之謀主其巡按順天也納娼為小妻招狂于紀則恃宏為內援也鯨與宏既竊陛下之權而植又竊司禮之勢此最公論之不容

者也祖訓大小官許至御前言事今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乃請禁部曹建言曩居正竊權臺省群頌功德而首發其奸者顧在艾穆沈思孝則部曹言事果何負於國哉居正惡員外部管志道之建白也御史龔懋賢因誣以老疾惡主事趙世卿之條奏也尚書王國光遂錮以王官論者莫不切齒爲其附權奸而棄直臣長壅蔽之禍也今學顏植之交附鯨宏鯨之敢于竊柄世臣豈不聞之已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之不言乎前此長吏垣者周邦傑秦燿當居正時燿則甘心獵犬邦傑則比迹寒蟬今燿官太常邦傑官太僕矣諫職無補坐陟京卿尚謂臺省足恃乎而乃禁諸臣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罪小禁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嚴嵩及居正猶不敢明立此禁何世臣無忌憚一至此哉乞放學顏植歸里出燿邦傑于外屏張鯨使之閒居而奪世臣諫職嚴敕司禮張誠等止掌內府禮儀毋干政事天下幸甚帝怒請代州判官再遷南京兵部主事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多留中不下弘禴疏論之且請早建皇儲不報尋召爲尚寶丞明年冬命兼監察御史閱視寧夏邊務巡撫會都御史梁問孟巡茶御史鍾化民取官帑銀相交

際弘禴疏發之詔褫問孟職調化民于外河東故有秦漢二壩弘禴請以石爲之且於籌利渠外更濬一大渠北達駕鶩諸湖水利大興還朝以將材薦時承恩土文秀時雲明年承恩等反坐謫澄海典史投劾歸弘禴既廢寄情詩酒賓客日至其門如是者十年而卒天啟時以嘗請建儲贈太僕少卿
盧洪春字思仁東陽人父仲佃廣西布政使洪春舉萬曆五年進士授旌德知縣擢禮部祠祭主事十四年十月洪春以帝漸不視朝上疏諫曰伏觀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強固所云諸症皆非今日所宜有者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之大典臣不知陛下之心何以自安也夫王者必聚己之精神然後可聚祖考之精神今弗躬弗親徒委諸疎賤之臣于則神必不饗縱陳蓮設豆登降奠獻祇爲噴而已矣抑臣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即聞人言籍籍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昧

周身之防其爲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
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爲患更深若乃爲聖德之累則
均焉而已此臣所以痛心蹙頞而不願陛下有一於
此者也且陛下毋謂深居九重外庭莫知天子起居
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導陛下是將
順之意多而愛敬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諛必多喜
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宮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
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之福也人主舉動近
則天下視之遠則後世傳之勢不可以終掩即使諸
臣盡憚威嚴莫敢顯言以匡君過或有裨家野史私
綴筆札垂諸後世陛下安能盡禁之故臣愚謂陛下
誠有疾也則當以宗社爲重毋務逸樂以基禍陛下
苟無疾也則當以詔旨爲重毋務矯托以滋疑力制
此心慎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于左右
近習有所假借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
下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幾以
龔替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傳諭
內閣百餘言極明謹疾遣官之故以洪春悖妄命擬
旨治罪聞臣擬奪官仍爲論救帝不從廷杖六十斤
爲民諸給事中申救忤旨切讓諸御史疏繼之帝怒

奪俸有差洪春遂廢于家久之卒光宗嗣位贈太僕
少卿

王德新字應明安福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南京兵部
主事父喪除入都座主申時行方柄國或勸往謁可
得美曹德新曰吾安忍舉生平而盡棄之乃補刑部
十五年工部尚書何起鳴拾遺被劾侍中官張誠援
力許都御史辛自修莫留用諸御史不平文章論起
鳴帝怒請高維崧趙卿左之宜張鳴崗四人而悉奪
他御史俸德新抗言曰起鳴人品具在公論非有功
績足錄爲陛下素所深信陛下試思此舉果出宸衷
獨斷否耶夫子奪不出朝廷使左右得肆其應時事
可憂孰甚于此彼近習嬖幸巧于文奸必謂陛下英
明天縱誰敢欺蔽此言一入將有浸惑君心而不自
覺者不可不辨之早也且因一尚書而罪諸御史脫
斥及乘輿更以何法治之疏入帝大怒執下詔獄究
主使者刑甚酷德新厲聲曰死即死耳終不誣他人
主者以狀聞削籍爲民巡按御史朱鴻謨疏薦忤旨
奪俸久之起南京工部主事擢光祿丞母憂歸竟不
復出

李懋槍字克蒼安漢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六安知州

愷悌得民入爲刑部員外郎十四年三月帝方憂早命所司條上便宜而懋檜及他部郎劄復初等爭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事章一日並上帝怒欲加重譴而言者猶不已聞臣憂之擬加禁遏陰以慰解帝意居數日帝亦霽威諸疏皆留中不下而懋檜疏又有保聖躬節內供御近習開言路議蠲賑慎刑罰重舉刺限田制八事亦寢不行明年給事中邵庶因論誠意伯劉世廷刺及建言諸臣懋檜上言我祖宗之制諸司百執事皆許直言無隱蓋將以明目達聰慮至深遠也乃庶因世廷條奏波及言者欲樂禁絕之防

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仳離僵仆滿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通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於上畿輦之間子弑父僕弑主人情乖離于下庶以爲海內盡無可言羣臣盡可依違漠然固位已乎夫在廷之臣其爲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也無論往事即如邇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誦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並出臺垣而請劄引裾杖誦以去者非庶條則新進書

生也果若庶言有如言官巽便觀望當言不言其他庶職又皆以言爲禁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又何從而知乎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觀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令會典及皇祖臥碑亦屢言之夫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况諸司百執事乎堂官以此禁其屬其屬亦必不服矣夫朝廷任賢使能欲其效忠而未嘗欲其不忠堂官以身率屬教其報主而不教教其負主此古今通誼也臣恐庶言一出遠近以爲口實將使志士解體善言

日墮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矣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但有當言不言者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紀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之期一恥其章奏多寡得失爲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書奏帝責其沽名命貶一秩科道合教不允庶偕同列胡時麟梅國棟郭顯忠復交章論劾乃再降一秩爲湖廣按察司經歷禮部主事以憂歸屢薦不起家居二十年始起故官進南京兵部郎中天啟初終太僕少卿

饒伸字抑之進賢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十六年庶子黃弘憲典順天試輔臣主錫爵子衡爲舉者申時行壻李鴻亦預選禮部主事于孔兼疑舉人屠大壯及鴻有私尚書朱賡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欲寢其事禮部郎中高桂遂發憤捕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請得覆試錫爵疏辨與時行並乞罷帝皆慰留之而從桂請命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壯文獨劣擬乙置之都御史吳時來及朝陽不可桂直前力爭乃如慎行議列甲乙以上時行錫爵調旨盡留之而奪桂俸二月時衡實負才有名舉錫爵尤不能平復上疏極詆桂伸乃抗疏言自張居正三子連占高科而輔臣子弟遂成故事弘憲更謂一舉不足重居然置之選首子不與試則錄其婿其他私弊不乏聞覆試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時來固分優劣蒙面與桂力爭遂朦朧擬請至錫爵許桂一疏劾森然垂對君之體錫爵柄用三年故逐賢士援引憮人今又巧護己私欺罔主上勢將爲居正之續時來附權蔑紀不稱憲長請與錫爵弘憲俱賜罷疏既入錫爵時行並杜門求去而許國以典會試入場關中遂無一人中官送章奏于時行私第時行仍封還帝驚曰聞

中竟無人耶乃慰留時行等而下伸詔獄給事中胡汝寧陸夢龍楊文煥御史林祖述管九臯毛在復交章劾伸及桂以媚執政在又語侵孔兼謂桂疏實其所使孔兼不服奏辨求罷於是詔諸司嚴約所屬毋出位沽名而削伸籍貶桂三秩調邊方孔兼得免伸既斥朝士多咎錫爵錫爵不自安屢請飲用二十一年起南京工部主事改南京吏部引疾歸遂不復出熹宗即位起南京光祿少卿疏陳葆養聖德詞甚剴至天啟四年累官刑部左侍郎魏忠賢亂政請告歸所輯學海六百餘卷時稱其浩博兄位進士累官工

部右侍郎時母年百歲與伸先後以侍養歸一時謂爲盛事

雖于仁涇陽人父遵舉進士歷吏科都給事中神宗嗣位中官馮保竊權帝每御殿保輒侍側遵言保一侍從之僕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群工拜天子耶抑拜中官耶母乃欺陛下幼冲而無禮至此耶時大學士高拱惡保方謀去之而遵乃拱門生疏適上保疑拱所爲明日遂逐拱而疏留中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因薦海瑞章下吏部尚書楊博盛稱綸才而詆瑞迂滯遵疏遂寢頃之給陪祀日壇咳聲不止御史景嵩

韓必顯劾給衰病張居正既素善綸而馮保欲緣是爲違罪因傳詔詰嵩必顯欲用何人代綸今會遵推舉遵等皇懼不敢承有旨切責俱貶三秩調之外遵得浙江布政司照磨保敗累遷光祿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罷歸卒于仁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肥鄉清豐二縣有惠政十七年入爲大理評事疏獻四箴以諫其畧曰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久廢而不親講筵久輟而不御臣以是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不思德將無醉而觴酌是耽卜畫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陛下六宮備具不思戒之在色而寵十俊以敝侍門溺愛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陛下富有四海不思慎乃儉德而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貴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陛下宸居尊嚴不思不怒而威而今日榜官女明日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雎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伸賜環無

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夫君猶表也臣猶景也表端則景正陛下嗜酒何以責臣下之沈湎陛下戀色何以禁臣下之淫荒陛下貪財何以懲臣下之饕餮陛下尚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能治且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耶昔孟軻有取于法家拂士今之鄒元標其人也陛下棄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用獨不思直臣不便于陛下不便于左右深有利于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我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敢言則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欵鐘于宮聲聞于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龜之士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即鼎鑊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惟陛下垂察酒箴曰耽彼麴蘖斯夕不輟心志內憚威儀外缺神禹疏狄夏治典隆進藥陛下醲醑勿崇色箴曰豔彼妖冶寢典在側敝寵納侮爭妍誤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進藥陛下內嬖勿厚財箴曰競彼鏗鏘錙銖必盡公帑稱贏私家懸磬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天命難謀進藥陛下貨

賄勿侵氣箴曰逞彼忿怒恣雅任情法尚操切政終
公平虞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怨孔彰進藥
陛下舊怨勿藏疏入帝震怒禍且不測會歲暮留其
疏十日明年正旦召見閣臣申時行等於毓德宮手
于仁疏授之帝自辯甚悉將置于仁重典時行等委
曲慰解帝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發外恐外人信
以為真願陛下曲賜優容臣等即傳諭寺卿令于仁
去位可也帝乃領之居數日于仁引疾遂斥為民
劉應秋字士和吉水人萬曆十一年進士及第授編
修遷南京司業十八年冬疏論首輔申時行謂陛下

召對輔臣諮以邊事時行不能抒誠謀國專事蒙蔽
夫賊大舉入犯既掠洮岷直迫臨鞏覆軍殺將頻至
喪敗而時行猶曰掠番曰聲言入寇豈洮河以內盡
皆番地乎輔臣省天子所與託腹心者也輔臣而先
為蒙蔽其何責於庶僚故近日敵情有按臣疏而督
撫不以聞者有督撫聞而樞臣不以奏者彼習見執
政大臣喜聞捷而惡言敗故內外相蒙恬不為怪欺
蔽之端自輔臣始夫士風高下關乎氣運說者謂嘉
靖至今士風三變一變於嚴嵩之黷賄而士化為貪
再變於張居正之專擅而士競於險至於今外逃貪

黷之名而頑夫債帥多出門下陽避專擅之迹而芒
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權潛移其向愛憎之的明
示之趨欲天下無靡不可得也語并侵次輔王錫爵
時主事蔡時鼎南京御史章守誠亦疏論時行並留
中時行請盡發諸疏明己心跡卒留不下應秋尋召
為右中允充日講官歷右庶子祭酒二十六年有撰
憂危竑議者御史趙之翰既指大學士張位并及應
秋所司言應秋意氣慷慨恥為脂韋非位黨宜留帝
命調外應秋遂辭疾歸應秋雅負才氣思以功業自
奮每當是非糾紛未嘗不感憤咨嗟義形於色御史

黃卷索賅珠商徐性善不盡應上章籍沒之應秋嘗
卷謂不當啟天子好利之端男子諸龍光奏許李如
松坐妖言罪荷重校暴大暑中應秋扼腕言一妄人上
書何至置之死地時詞臣率優游養望坐致通顯而
應秋獨好譏評時事遂取忌於世致無辜被黜歸數
年卒崇禎朝追諡文節子同升
湯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善屬文有時名張居正欲
其子及第方羅海內名士以張之聞顯祖及沈懋學
名命諸子廷致顯祖謝弗往而懋學遂與居正子嗣
修偕及第顯祖至十一年始成進士張四維申時行

之子皆同年生也各承其父命招詣門下亦皆弗應授南京太常博士朝右慕其才欲召爲吏部辭不就稍遷南京禮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變嚴責言官數蔽並停俸一年顯祖上言曰陛下降諭切責言官甚盛心也顧今日言官豈盡不肖罔識君臣大義哉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之默移夫人自非天性忠直大都慕富貴而已使忠直者不失富貴誰爲奸邪奸邪者不獲富貴誰非忠直今則不然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時行恐其妨己屬吏部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

欺蔽時行恨其毀己諷全官許國遠謫之其他偶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雖爲陛下輸忠而陛下力不能庇之使言官皆迴心惕息而時行安然無指摘之虞矣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予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臣不暇遠舉即如吏科都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經理荒政所至徵賄鉅萬比抵杭州娛晏西湖樂而忘返竟不知銜使何事且驚獄市薦漁利無窮東南之人痛疾深矣輔臣豈不聞之及其報命居然擢首諫垣彼既以貨取明年大計天下吏臣恐文舉家無地

著金也至若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遵權門鷹犬耳以其私人獲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之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爲雨露所以滋植善類今乃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群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子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群私人驚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誠諭輔臣省愆悔過慎保晚節帝怒誦徐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六年上計京師投劾歸不復出又明年大計主者議黜之李維禎爲監司力爭不得竟奪官家居二十年卒顯祖意氣慷慨少有志天下事所交李化龍李三才梅國禎皆通顯有建堅顯祖一發不中蹭蹬窮老所居玉茗堂文史狼籍賓朋雜坐俯仰嘯歌蕭然意得三才開府淮上念其窮道書迎之謝曰身與公等比有事主老而爲客所不能也少以文章自命其論古文則謂本朝以宋濂爲宗李夢陽王世貞輩雖氣力強弱不同等贖文耳識者建之子聞遠自有傳同時豐城李瑄萬曆五年

進士歷知歙成安三縣擢御史出爲福建僉事顯祖
建言之明年瑄奉表入都列時行十罪語侵王錫爵
言惟錫爵敢于恣睢故時行益肆貪戾請並斥以謝
天下帝怒下之部科僉言瑄以外吏詆輔臣名爲建
白心實傾危宜削吏籍爲編氓詔從之瑄雖獲譴甫
兩月時行亦罷瑄家居三十年而卒

王就學字所敬武進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典倉儲中官需求無厭解戶苦之就學稱引故事
再疏力請禁遏卒報可三王並封議起朝論大譁王
錫爵猶持不變就學其門人也借同年生錢允元往
規之至於流涕且曰恐他日爲子孫禍錫爵笑曰此
外人浮論吾密揭屢進無論至尊即皇長子亦自知
之就學曰公他日能出宮中密奏與外廷相質耶一
且禍發悔之何及錫爵憮然明日遂反並封之詔改
禮部進員外郎尋以清望調吏部二十四年陳太后
梓宮發引帝嫡母也當送門外以有疾遣官代行吏
部侍郎孫繼皋言之不聽就學抗疏曰聖母上賓音
容不可復即猶可以憑棺辨踊而少盡其情者在此
寸唇耳今以聖躬違和遣官恭代臣聞之不勝痛心
人子於親惟送死爲大事今乃新一攀送致聖孝不

終豈獨有乖古禮即聖心亦豈能自安於此而不用
其情烏乎用其情於此而可忍烏乎不可忍恐難以
宣諸詔諭書諸簡冊傳示天下萬世也疏奏不省而
心甚銜之踰二年詔甄別吏部諸郎斥就學爲民尋
卒于家就學清修亮節時論歸重黜不以罪人莫不
惜之

劉細邛州人祖文惻孝子父應辰舉鄉試不仕亦以
孝義聞細舉萬曆中進士改庶吉士二十五年七月
上疏曰去歲兩宮災詔示天下略無禹湯罪己之誠
文景蠲租之惠臣於此時已知天心之未厭矣比大
工肇興伐木權稅採石運甃遠者萬里近亦數百里
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費絕筋骨不足任勞鬻妻子不
能償貸加以旱魃爲殃野無青草人情胥怨所在如
讐而天不悔禍三殿復災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災
燒宮陛下試自省畫之爲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
乎凡敬天法祖親賢遠奸寡欲保身賤貨慎德俱謂
之道反是非道矣道之有無天之所緣而禍福也陛
下比年以來簡禮祀罷朝講棄股肱聞耳自斷地脉
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而遙陛下深
居靜攝所爲祈天永命者尙狀郎外庭有不知上天

寧不見耶今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天子所以代天理物勤恤民隱而不為己私者也皇之不極於誰會歸何以門為朝儀久曠於誰稟仰何以殿為元宰素珍有污政地何以闈為其所以示警戒勸更新者至深切矣當此之時見者痛心聞者太息尚可因循玩愒以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喜暢積者災之伏也請冒死而言積之狀皇長子冠婚冊立久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小臣僚以職事請強半不報是曰積牘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斥諸臣槩不錄敎是曰積才間外有揚帆之醜中原起揭竿之

徒是曰積寇守邊治河諸臣虛詞罔上恬不為怪是曰積玩諸所為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元輔趙志臯不能以去就爭天應隨之毫髮不爽能不寒心陛下何不體上天怒至之意召九卿臺諫面議得失見免顧犬未為晚也若必專任志臯處堂相安小之弊政事而益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怒甚不可也夫天不大計主持在大君領袖在首輔任非輕矣奈何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關外諸酋聞也帝得疏恚甚將罪之以方遘嚴災留中不報已而授編修居二年京察坐浮疎調外任遂歸明年卒故事翰林與政府

聲氣相屬少有敢忤者網乃直攻其短故讟之不置卒假察典中之明世以庶吉士專疏建言者前惟鄒智後則劉之綸與網並四川人人以為異

謝廷讚字曰可金谿人父相由鄉舉為東安知縣先是歲饑吏偽增戶口冒賑繼者遂按籍征賦民甚困相為請得減戶千三百有奸民殺劉姓四人棄其屍獄三年不決相禱於神夜夢四人泣語屍所獄遂成廷讚舉萬曆二十七年進士闕礦稅使者擾民即上疏言外亂將作內變將興語極激切不報尋授刑部主事明年三月又疏陳舉冊立簡輔臣選臺諫撤礦

稅信詔令諸事跪伏文華門候命時帝震怒遣中官田義詰責礦職為民并奪尚書蕭大亨侍郎謝杰董裕俸一歲貶同曹郎中徐如珂員外郎林耀主事鍾鳴陞曹文偉三秩調極邊廷讚遂僑寓維揚授徒自給久之卒天啟中贈尚寶卿兄廷諒字友可先廷讚舉進士由行人為南京刑部主事時帝命李廷機入閣又召用王錫爵廷諒上言陛下將用錫爵乎而錫爵義不當出將用廷機乎而廷機勢不可留蓋廷機之才弱而闇奮螳螂之臂以當鞬猶可言也錫爵之氣高而揚震虎豹之威以負嵎不可言也又曰儲君

者是則不言者非矣如是而沽激之謗叢生逐竄之禍旋及殆勢所必然豈曰不幸乎此固不必爲諸臣者惜也惜曰惜之是矣古今來以直諫死者何限儒生尚論且引以爲戒而施責備之辭而亦不能奪天下志士之所往人之度量相越豈不甚遠乎故曰不必惜也

之立爲王也自錫爵始舉人之有考察也自廷機始巡按之久任也自趙世卿始章疏之留中也自申時行始年例之不舉考察之不下也自沈一貫始此皆亂人國者也又曰當楚事方興羣口錯愕不敢吐一詞世卿獨掀髯抵几明其非假是一貫負陛下世卿負一貫舉世卿生平盡喪之矣疏入留中終順慶知府同時有謝廷策者德州人舉進士爲高陵知縣二十三年徵授御史時大學士陳于陛請帝延接大臣錄用人才帝溫詔褒納而久之不行廷策甫拜官即上疏請帝信前詔時召大臣商確政務而建言被譴諸臣或簡拔以究其用或別補以盡其才中引周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待罪事帝疑其有所諷刺出之外以言官論救再貶懷仁典史時御史周希聖亦建言謫官閣臣及左都御史袁貞吉連章申救帝並不從居數年卒

論曰批鱗板檻面折廷諍古人固亟稱之而未嘗不重惜其所遇也當神廟之季可謂大壞極敗識者寒心諸臣奮不顧身犯顏極諫意氣所激畧無回撓非指斥乘輿則糾彈貴近侃侃快論執政者惡之矣夫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言路不言而庶僚言之言之

明史卷三百二十七

列傳一百七十八

孫繼先 馮景隆 黃道揚 范 傷

潘士藻 王 懋

李 沂 萬國欽

蔡時昂

郭 寶 王麟趾 遼中立

何 選 馮生 長 彥 集

楊 恂 朱 壽 魏 馬經綸 林 熙 春 林 培

曹學程

孫繼先字清甫孟縣人隆慶五年進士除獻縣知縣萬曆中擢南京御史時張居正既敗繼先請召用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五人因言余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模孟一脉王用汲亦以忤居正

斥歸均宜甄錄詔報曰朕誤聽奸言致譴罰失當御史言是其重用之亡何又奏言前右都御史魏學曾余都御史宋繼張岳毛綱侍郎胡執禮王錫爵光祿卿賈三近太常卿溫純順天府尹曹科吏部郎中陳有年御史朱光宇僉事趙參魯皆海內正人士林儀表久錮林象乞及時登進俾宣力王家由是諸人咸得進用南京工料給事中馮景隆者浙江山陰進士嘗疏頌趙世卿寬且請召還張位習孔教申救御史魏允貞至是疏論劉臺應昌已罷詠不可映顏在列又與于應昌共劾劉臺應昌已罷詠不可映顏在列又

言李成梁戰功率皆虛飾由輸浦與路故欺罔得行坐受世爵子弟僅奴列職錦衣諸衛者至一二十輩亟宜削奪疏入當事者大恨兵部尚書張學顏以成梁叙功已與其貴戚稱成梁十奏大捷苟盡屬虛罔安能塗掩遠人平日帝然之謫景隆荊州判官鄒元標及諸給事御史連章論救不納繼先乃抗疏劾學顏曰學顏撫遠左時殺降冒功懼巡按御史劉臺摘發遠人日伺其門會臺革疏劾張居正偵者誤謂劾學顏也以告學顏懼請臺丐免臺憤然作色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學顏初以得無劾為喜既而念其語恨之及入為戶部遂誣臺賊私居正大喜行之遠來屬于應昌劾賊而令王宗載造之江西臺坐是死矣學顏又與李成梁結兄弟歡任其濫殺報功致兵禍膠結數歲不解遠左軍民怨入骨髓今營入中樞即懼成梁子如松如栢為方鎮使父子並握重兵彼學顏者但知營賄遂私固不復為國家深長慮也時帝方譴景隆而繼先疏又至疑其連黨排大臣亦誦繼先臨清判官于是兵科給事中晉江黃道騰言學顏數掛彈章縱有才器難自展宜擇諸遠總督入為本兵而使學顏往代之用余若使又言廣西總兵官

威繼光可與浙江胡守仁互易而李成梁父子不當分鎮重違疏奏帝惡其擅更置文武重臣請永豐丞蓋三人者皆論李顏成梁貶云其後景隆量移南陽推官而繼光終南京吏部主事道曠終南京戶部主事官皆不類

范偽字國士高安人萬曆五年進士為義烏知縣潔廉自矢有藏金于若以進者嚴却之方行文田偽以十條與民約旬日而畢事十一年徵授御史明年正月陳時政十事其畧曰今天下稱治安矣然熙洽久而繁華易萌玩愒深而法紀漸廢振舉而維新之在此時矣臣敢為陛下條列要務則首在奉天道接春

秋有春王正月之文而董仲舒釋之以為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蓋正之義大矣一念不正即無以今天心承天德故所講必正學所近必正人言必正論行必正事然後慶幸日遠邪慝不接苟燕居寢處殊于臨御大廷舉措好尚中乎祖宗成法皆非正也次防人欲靡曼之色麴蘖之味香人比之醜毒况以斧斤欲防其漸在慎厥初必時有省察日有節宣庶幾君身強固而君德益精明次信詔令臣卿為縣令見獨恤詔下萬民慶忭乃多為有司所私誠有所謂費紙

放白紙催者其他或前命甫宣後令踵至即輦下且有廢閣不行者非所以尊國體定民志也自今宜酌定畫一俾可遵行沮格者必傳諸法庶有司不敢輕玩而民得受福矣次廣儉德人主孰不惜財而用之或靡者徒以府庫之富為可恃耳至閭閻愁苦之狀何從睹之陛下停墊宮之寶罷鰲山之燈可謂慎乃儉德矣倘推之製磁器市珠玉織錦綺凡一切可緩之事悉從減撤省內廷一金之費即寬民間百金之輸所省愈多則所積加裕次專事權今朝端機務難決于閣臣而畫接未聞內批間出情意阻絕且涉旁

落之嫌臣請官府之事並委內閣擬議斷以宸衷不時召見便殿商確當否則輔相得行其職而庶蔽之患自絕次惜人才陛下允言官之請起廢逐舊臣漸次登用人情莫不鼓舞然或旋即罷斥或循次久滯或久議不行是徒償其未盡之官非展其未竟之才也名雖召用實與網羅等宜取起廢諸臣不次擢用併言事註誤者遣復致官如此則諸臣必有感激思奮以報國恩者矣其他正章奏養士氣斥巧官清武途言皆切至先是慈寧宮災給事中鄒元標疏陳六事忤帝意至是帝遣微疾大臣方具疏問安而偽疏

適入帝意曰嚮未罪元標致傷復爾當重懲之聞臣
中時行等擬錫秩帝猶怒將各予杖是夜大雷雨至
明日不止朝門外水暴溢三尺餘帝怒少霽時行等
亦力救乃斥為民明年給事中張維新請推用謹誦
諸臣詔許量移惟傷不叙南京給事中孫世禎御史
方萬山等言傷不當獨遺坐奪俸自是屢薦皆不起
里居數十年卒天啓初復官贈光祿少卿
潘士藻字去華婺源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溫州推
官時諸為推官者自倚御史耳目率氣凌其僚士藻
獨與僚屬協心求民瘼部內大治十六年入為御史
巡視北城慈寧宮近侍侯進忠牛承忠私出禁城狎
婦女干掖者執之反見毆其人訴于士藻士藻移牒
司禮監治之司禮以聞帝意曰東廠職何事事乃自
外庭發耶杖兩奄斃其一由是羣奄及東廠張鯨皆
怒會以火災修省士藻上言今天下之患莫大于君
臣之意不通誠做祖制及近時平臺煖閣召對故事
而議所當施罷如大工可少撤以俟盡歲織造燒造
可悉蠲以昭儉德金花額外之征可除免以佐軍食
一切悉與大臣商畧必能有所匡益至講讀諸臣亦
時召問經史令人獻其誠不獨有裨時政實足仰成

聖德蓋對賢人君子之時多自能以故易肆以義奪
欲修省之實無過於此疏入奄人挾前憾激帝怒帝
果嚴旨切責謫廣東布政司照磨科道交章論救不
聽尋除南京吏部主事再遷尚寶少卿卒官士藻與
王懋同學於政定向而反焦竑進道甚勇其虛懷樂
士嗜善若渴蓋天性也懋蕪湖人由鄉舉歷湖州彰
德同知舉治行卓異入為刑部員外郎卒貧不具殮
知交為治其喪
李沂字景魯嘉魚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十
六年冬授吏科給事中時中官張鯨掌東廠橫肆無
憚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八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
守有序班刑尚智帝特宥鯨奪守有尚智官命法司
議罪獄上詔尚智論死守有除名而鯨切讓任職如
故御史馬象乾復抗疏劾鯨鯨執政甚力帝大怒下
象乾詔獄大學士中時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
許國王錫爵復各中被辭尤激切乃寢前命而鯨竟
不罪于是外議紛紛謂鯨以金寶獻帝獲免沂拜官
甫一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馮保近日逐宋坤鯨之
惡百于保而萬于坤奈何獨濡息不去耶若謂其侍
奉多年則其壞法亦多年若謂其痛加省政猶足供

事則未聞可馴虎狼而使之守戶者也流傳鯨廣獻
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未思斷決中外臣民初未
肯信以為陛下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震豈狗
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外議籍籍遂謂為真
虧損聖德夫豈淺渺且鯨奸謀既遂而國家之禍將
從此始臣之所大懼也是日給事中唐克欽亦具疏
諫帝獨手指疏震怒謂沂欲為馮保張居正報仇立
下詔獄嚴鞠時行等合疏乞宥不從越四日謝上詔
杖闕下六十斤為民中使持御批至閣時行等欲留
御批中使不可竟持去而帝已遣司禮張誠出監杖

時行等皇遽上疏即詣會極門候進止帝言沂置貪
吏不言而獨謂朕貪誘誣君父罪不可宥竟杖之時
太常卿李尚智給事中薛三才等並抗章論救俱不
報國錫爵以言不見用引罪乞罷錫爵言廷杖非正
刑祖宗雖間一行之亦未有詔獄廷杖併加于一人
者故事惟盜賊大逆則有打問之旨今豈可加之言
官往張居正擅權欲箝人口盡以皇祖晚年遺札進
之御前召難勿忠實欲導陛下以刑辱言官自為已
地斥陛下心欲法祖自有良法善意居正萬世罪人
豈可復行其計否遂詔慰留初馮保獲罪責鯨為之

故帝云然或謂鯨罪不至如保徒以張掖掌司禮索
德保欲甘心于鯨故授意御史發之事秘莫能明也
沂家居十八年卒光宗嗣位贈光祿少卿

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婺源知
縣十七年徵拜御史言事慷慨不避權貴明年論吏
部尚書楊巍點陟不公帝方向巍被詰責禮部尚書
董份劾籍家居中時行王錫爵以座王故屬巡按御
史蔡系周奏請存問國欽言份誦事嚴嵩為之心腹
日與世蕃及陸炳等交通貨賄積貲如山尚書吳鵬
有女已字份適而奪之及削職歸曰恣橫鄉里吞噬

無厭柔經御史龐尚鵬廉訊而有司劫于積威不竟
其事若加之隆禮必益縱貪暴為御邦害况份衣冠
已視是為罪人今存問尚書予抑存問罪人乎疏上
事遂寢吏部員外趙南星戶部主事姜士昌疏斥政
府私人給事中李春開以出位糾二人其黨陳與郊
助之刑部主事吳正志不平劾春開與郊媚政府干
清議且言御史林祖述保舉大臣上言德政有干國
憲于是御史赫瀛集諸御史於朝堂議合疏糾正志
以臺體為辭國欽與周孔教獨不署名瀛大志感氣
讓國欽曰公安得立異國欽曰冠豸冠服豸服乃日

以保留大臣傾陷善類為事或非立異不苟同也瀛
氣奪疏不果上令人表進等殿殺平民國欽再疏劾
之其秋火落赤犯臨洮鞏昌西陸震動帝召大學士
中時行等咨方畧時行依違以對國欽憤抗疏論曰
陛下以西事孔棘赫然震怒特召輔臣議戰守而輔
臣乃飾詞欺罔如陛下怒賊侵軼則以為攻抄熟番
試問臨鞏果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機則以為咎在
武臣試問封疆債事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款貢難
持則云通貢二十年活生靈百萬試問西寧之敗肅
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在進戰而時行必不
欲戰陛下意在絕和而時行必欲與和蓋由九邊將
帥歲饋金錢故當有事時不得不為覆露耳兵部尚
書王一鶴漫無成畫冠已陸梁猶曰款非失計禍至
殘城堡殺吏民而謂計得可乎三邊總督梅友松意
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西去矣何又圍我臨鞏乎後
疏盛誇戰績矣何景古城全軍皆覆乎甘肅巡撫李
廷儀延賊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贖罪計其馬牛布
帛不及三十金夫賊殺我軍民掠我貨畜何止萬計
而僅以微物償欲仍通市臣不知于國法何如也此
三人皆時行私黨故敢朋奸誤國乃爾不懲彼何恃

而不畏哉因列上時行納賄數事疏入朝端震動帝
以其誣污大臣請劾州判官初國欽疏上大學士許
國貢之曰中公賢相若此舉為名節乎為國家乎國
欽曰何敢為名節惟為國事耳即言未當死生利害
聽之主上敢有他辭國無以難也二十年吏部量移
國欽及魏仲為推官忤旨尚書陸光祖被切讓而盡
罷文選郎王教等官大學士趙志舉疏救亦蒙推責
國欽後歷南京刑部郎中卒
蔡時鼎字台甫津浦人萬曆初舉進士歷知桐鄉元
城二縣為治清嚴豪猾無敢肆十一年入為御史太
和山提督中官田玉兼分守事時鼎陳其不可并及
玉不法狀責近倖之時御史丁此呂以劾高啓愚被
謫朝議甚謹時鼎上言此呂參論科場臣心壯之及
楊巍疏其誣賢亂政臣誠不勝駭方啓愚以奔命
題禱受之言威傳眾口即居正未敢萌是心啓愚未
敢以是勸然採之羣言以入告若父正所以禱奸人
之魄也巍生平端謹乃入吏部輒阿此政府徐學謨
本瑣才祇以中時行姻戚薦其卓犖奇特而彊直若
此呂反以妄言亂政誠之何以定國論哉時行謂二
于登科無禁無事諱言科場之弊但言者不獲優容

謂之不諱誰則信之即曰出自聖斷時行亦宜力爭
然後可白其不諱之心若徒假威權壅遏人口恐天
下志士必不從風而靡也報聞明年巡鹽兩淮力祛
奸弊悉捐其羨為開河費置屬邑學田還朝會戚畹
子弟有求舉不獲者誣順天考官張一桂私其客馮
詩章維寧及編修史鈞子記統又濫取冒籍者五人
帝怒命舉子荷校解一桂鈞官中時行等為之解帝
蓋怒奪鈞職下詩維寧吏法司廷鞠無驗忤旨被讓
卒命二人荷校一月而調一桂南京時以事初糾
發不由外廷徑從中出極言宵人蜚語直達御前其
漸不可長且盡疑大臣言官有私則是股肱耳目舉
不可信不知陛下所信者誰也帝怒手札諭閣臣治
罪會時行及王錫爵在告許國王家屏僅擬停俸且
請稍減荷校期日全二人命帝不從責時以疑君訕
上降極邊雜職又使人訶知所發違冒籍者多寬縱
責府尹沈思孝對狀于是國家屏後上言人君責明
不責察苟任一己見聞精防苛密縱聽斷精審何補
于治且使奸人乘機得中傷善類為害胡可言願停
察訪以崇大禮宥言官以彰聖度帝不憚手詔詰讓
是日帝思時行遣中使就第勞問而國等既被責其

疏謝執事如初會帝意稍解乃報聞時以竟謫馬邑
典史告歸居二年吏部擬序遷不許御史王世揚上
言時以狂愚得罪固當至謂朝廷責在推誠聖明不
終發植則非一人私言乃天下公論何緣聖衷猶懷
介介鄉者石星海瑞鄒元標等或起自田間或拔由
戍伍何今昔殊情而用舍異執也不報已乃起太平
推官進南京刑部主事就改吏部十八年冬復疏劾
時行略言此年天災洊臻民困愈甚紀綱紊亂吏治
混淆巨款之術惟在陛下與輔臣懍然省改而已陛
下深居宮闈臣民呼籲莫聞然庫工進言猶蒙寬貸
乃輔臣時行則樹黨自堅忌言日甚不必明指其失
即意向稍左亦輒中傷或顛斥于當時或徐退于後
日致天下諛佞成風正氣消沮方且內托之乎雅量
外托之乎清明此聖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亂德之
戒也夫營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必衰巧詐之機熟
則忠誠之節必退立乎公私誠偽之界猶不可以為
政况乎出此而入彼哉自張居正物故張四維憂去
時行即為首輔懲前專擅矯以謙退鑿昔嚴苛矯以
寬平非不欲示休休之量養和平之福無如志得意
失之心勝而不可則止之意微貌退讓而心貪競外

包容而中懷刻私爲萌生欲益彌著夫居正之禍在徇私滅公然其持法任事猶足有裨于國今也改革其事而紹述其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蓋巧其欺天下之術徒思邀福一身不顧國禍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因歷數其十失勸之省改疏留中尋進南京禮部郎中卒官貧不具舍敎士大夫賻而治其喪

郭寶字伯華高邑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朝邑知縣御下嚴救災勤政治有殊績十七年選授御史湖廣巡撫秦燿河南右布政使戴光啓先爲吏兵二科都給事中附張居正至是又結納政府爲南京御史德平王麟趾所劾麟趾反譎徐溝丞以去寶復抗疏劾二人並及太僕少卿苗朝陽朝陽亦政府所厚也燿光啓竟坐罷朝陽調南京燿且去侵賊贖鉅萬爲衡州同知沈欽所發下吏戍邊故事撫按賊贖率貯州縣爲公費自燿及都御史李承祚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潤取敗自是率預減其籍無可稽矣日本隋朝鮮詔遣侍郎宋應昌經畧寶以應昌不足任疏陳七不可狀帝以寶阻撓謫懷仁典史再遷刑部主事初朝議許日本封貢既而罷之其後帝以朝鮮懸

請定封進怒前阻議者以寶倡首再褫職爲民并勅兵部石星盡錄異議五名將大行譴責類聞臣趙志舉等力解乃已久之封事敗星下吏給事侯廷珮請還寶官不許家居十五年用薦起南京刑部主事三遷大理右寺丞寶有時望居官剛正不撓歸卒于家麟趾舉進士屢知涿水河內內黃三縣擢南京御史終戶部主事

述中立字與權聊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行人擢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御史吳弘濟南都御史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咸以趙用賢事廢黜中立抗疏曰邇來放逐諸臣率砥行好修之士今中外多故方患任事無人而使諸臣跽伏田野誠可惜也陛下怒言者則曰去朕獨斷輔臣王錫爵之自解亦曰至尊親裁臣謂所斥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即擬自輔臣亦大臣爲國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于輔臣之調旨而有心斥逐者爲妬賢即出于至尊之親裁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大臣以人事君之道當如是乎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不知言者罷而輔臣益不自安何若共捐成心借之大道以天下之人才爲天下用耶疏入

忤旨停俸一歲尋進兵科右給事中明年詔修國史
錫爵舉故唐事劉虞變為總裁虞錫爵門生也以
拾遺劾罷諸御史言不當召而中立紙虞夔尤力并
使錫爵逐獲召命未幾文選即顧憲成等以會推閣
臣事被斥給事中盧明諷救之亦貶秩中立上言兩
年以來銓臣相繼屏斥尚書孫繼去矣陳有年杜門
求罷矣文選一署空曹而逐者又至再至三矣而憲
成又繼之前者將竭後者不續人才凋謝可為寒心
語曰察察不可為容容多後禍臣恐今而後非如王
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冢宰非如徐一楨謝
廷采劉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為選部臧否混淆舉
錯倒置使熟陟重典寄之權門風靡波流莫究所終
矣大抵邇歲以來君臣道隔上下異心用舍斥罰視
一時之喜怒公議壅闕煩言滋起臣謂此人才消長
之機理道廢興之漸陛下不可不深慮也且會推閣
臣非自十九年始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
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輔錫爵之入閣亦會推也蓋特
簡與廷推祖宗並行已久要之廷推必藉于會推特
簡或由于私援故齊舉率陶湯舉伊尹必曰選于衆
今輔臣趙志舉等不稽故典不惟遠圖妄相牽引焚

激聖怒即揭救數語譬之強笑而神不語未敢以動
聽難矣方今疆場交聲公私耗散羣情思亂職者懷
憂惟賴公道昭著仕路清平宰輔無私人朝廷無過
舉猶足以回氣化而聚人心乃朝議紛紜若爾豈得
不長歎息哉帝怒嚴旨責讓斥明諷為民而貶中立
陝西按察司知事引疾歸家居二十年卒熹宗時贈
光祿少卿
何選字靖卿宛平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南昌知縣
徵授御史先是國本議起廷臣諫者多獲譴選語鄭
貴妃弟國泰令以盈廷公論鄭氏禍福懇言于貴妃
俾妃自請國泰猶豫選厲色責之且曰若不及今為
身家計吾儕且羣擊之悔無及矣國泰懼乃入告于
妃且疏請早定以釋危疑帝意不憚已知出選指深
銜之未幾吏部擬調驗封員外郎鄒元標於文選疏
六日不下選以為言帝憶前事請選湖廣布政司照
磨稍遷南京通政司經歷至是刑部缺員外郎吏部
擬用選帝憾未釋謂特降官不當推舉切讓尚書孫
丕揚等請文選即中馮生虞員外郎馮養志等極違
而斥選為民俄以閣臣言稍寬生虞養志等罰而南
宗給事中任彥藻抗章論救語侵閣臣帝復怒謫彥

藥於外生虞仍以雜職調遣方旋以言官論救并斥
彥藥為民于是御史許聞造上言陛下頃歲以來謂
公忠為此周謂論錄為激擾絀銓衡之所賢抗刑官
之所執光祿太僕之帑括取幾空中外大小之官悉
缺不補敲朴通于宮闈桁楊接于道路論救忠良則
愈甚其罪諫止貢獻則愈增其額奏情沉閣而莫稽
奄侍縱橫而無忌今欲摘陳一事則慮陛下益甚其
事欲摘救一人則慮陛下益罪其人陛下執此以拒
建言之臣諸臣因此而塞進言之路陛下試察通年
以來諸臣弼違之章視昔不稍減乎審諤之風視昔

不稍阻乎忤旨不報生虞大足人彥藥任城人皆由
進士天啟中贈選光祿少卿生虞太常少卿

楊恂字伯純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
給事中外咸李文責魏承志諸家濫丐恩澤恂力請
杜絕且言章奏非婦人所能典制非孺子所曉宜結
奸人主謀者又以錦衣冗官多至二千人耗財病國
請大加裁汰皆不能用二十二年累遷戶科都給事
中甸見邊餉日增太倉告匱而東征之師胃破帑金
不啻請勅邊臣悉心計畫劾武庫部劉黃裳侵耗軍
儲罪黃裳卒罷去尋上節財四議請核內庫汰冗員去

冗食清御為監劄王皆近幸所不便格不行時王錫
爵謝政趙志率代為首輔時論弗善也南京御史柳
佐章守誠以為言志率乞罷不許御史其體極論志
率不可不去朝廷不可復留帝怒責對狀體抗辭自
若坐殿三秩出之外以論救者眾竟斥為民明年恂
復論志率弄及張位其畧曰今之議執政者愈曰擬
旨失當也貪鄙無為也是固可憂而所憂有大于是
者敢昧死陳之許茂樞一罷間錦衣辱費金玉黃
綠為奸經所司緝獲乃緝獲者被責而行賄者不問
豈謂賄未入門可以委飾乎夫物必先朽也而後蟲
生之使為大臣者清節素孚彼敢冒昧取戾哉今舍
豺狼而搏雉兔欲天下澄清不可得矣可憂者一土
酋楊應龍負固不服為執政者宜設策勦除乃貪其
重餌與之交通如近日秦江捕獲奸人得其技本兵
及提督巡捕私書其餘四賊及黃金五百白金千虎
豹皮數十不言所授臣細詢捕人始噤嚅言曰求票
擬耳夫票擬輔臣事也而使小醜得以利動我辱朝
廷羞士類莫甚于是可憂者二推墮者吏部職也通
未報專擅之說以盡感聖聽陛下入其言而疑之于
是內托上意外接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兩者

俱無當也則駭令更推少不如意謹請加馬尚謂簡在帝心非政府所預何所用者非梓里姻親則門牆密契也如是而猶曰吏部專擅乎可憂者三言官天子耳目糾繩獻納其職也邇來進朋黨之說以激聖怒陛下納其譖而惡之于是假托天威肆行胸臆非類斥于建白之時則陰中于遷除之日倘謂斷自宸衷無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夙昔積怨則近日深讐也如是而猶謂言官結黨乎可憂者四首輔趙志舉日薄西山固無足責張位素負物望乃所為若斯且其機械獨深朋邪日衆將來之禍更有難言者請罷志

舉而防張位嚴飭陳于陞沈一貫公忠為國毋效二人所為天下幸甚疏入忤旨命錫一級出之外志舉位疏辨且乞宥恂于陞一貫亦論救乃以原品調陝西按察經歷引疾歸久之吏部尚書蔡國珍奉詔起廢疏列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二十四人恂與馬未及詔卒體武安人恂同年進士既被廢累薦不起卒於家同時以論志舉獲譴者有朱壽開州人後恂三年進士為茌平知縣政有異迹召為吏科給事中嘗論時政闕失因疏趙志舉張位罪謂陛下負大有為之志而喜于自用志舉位遇大有為之君而匡贊無

聞致朝政多舛物議沸興陛下之悞實二臣成之如諸臣章奏一涉官府輒見獲聞獲聞日久羣蔽日深惡城依社之姦何所不至近給事中王如堅御史蕭重望請發留中章疏乃併如堅等疏亦留不報而二臣曾無一揭密請劾元標王麟趾建言獲罪國人皆知其賢乃吏部擬元標應天府丞麟趾禮部主事累日未允而趙應宿孫說等八人何賢何勞驟躋清秩二臣胡不以為應宿等請者轉為元標麟趾請耶不報三王並封制下爵並諫并論救朱維宗王如等尋劾志舉位不當私同年生羅萬化為吏部坐謫山西

按察知事卒于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馬經綸字主一順天通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肥城知縣入為御史二十三年冬兵部考選軍政帝謂中有副千戶不宜擅署四品職責部臣徇私兵科不糾發降武選郎韓范都給事中吳文梓雜職錫員外郎曾偉芬主事江中信程傳陳楚產給事中劉仕聰三秩調極遠以御史區大倫俞价強思給事中張同德言事嘗忤旨亦錫三秩而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涂喬運時偕行楊述中籍中官家用家不稱旨並請遠遠典史又以家用貲財匿崇信伯費申全家刑

部考訊無實摘部中徐維源于外一時嚴旨頻下且不得千戶主名舉朝震駭是時東廠太監張誠失帝意誠家奴錦衣副千戶霍文炳以祖職并遷當得指揮僉事部臣先已奏請而帝欲尋端罪言官遂用是為罪旋移怒兩京科道命掌印者盡錮三秩于是給事中耿隨龍鄒廷秀蔡道熙孫朋侯黃運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廷顧際明袁可立蔡才吳禮嘉王有功李本周南京給事中伍文煥賈必興盧大中御史柳佐彝應科李文熙等十九人俱調外留者并停俸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職名再罷御史馮從吾薛繼茂王慎

德姚三讓四人大學士趙志舉陳于陞沈一貫及九卿各疏爭尚書石星請罷職以寬諸臣皆不納于是于陞又特疏申救帝怒命降諸人雜職悉調邊方尚書丕揚等以詔旨轉嚴再疏乞宥帝益怒盡奪職為氏經綸憤甚抗疏曰頃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罰俸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竊惟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然而奸邪不至橫肆國事不至敗壞者豈獨陛下威靈能坐制之哉所恃言路諸臣能明目張膽為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離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而縉紳

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鑒佑之所資豈者平日之用人矣陛下何為一旦力塗其耳目耶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延于他給事又波連于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維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說實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漬擾今思變而以箝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觀陛下所為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魯不能接故典排闥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魯不能開至誠牽裾以爭是陷陛下之不放祖者罪二陛下報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萬曆初政而弗獲免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箝口不言者不于此而于彼也以此知陛下實惡切直故加

緘默以罪之耳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為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志懇不可拂陛下不聽閣臣之救改降級而為雜職則輔臣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為編氓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肢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難明亦賴腹心肢肱耳目之用乃今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肢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君受命于天與人臣受命于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夫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獨不思自為社稷乎帝大怒亦取三秩出之外經綸既獲譴工科都給事中海陽林熙春等上疏曰頃陛下怒言官緘默斥逐三十餘人臣等不勝悚懼今御史經綸慷慨陳言竊意必溫旨褒納顧亦從貶斥是以建言罪耶抑以不言罪耶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適從哉陛下誠以不

言為溺職則臣等不難進憂危之苦詞誠以直言為忤旨則臣等不難效喑默之成習但恐廟堂而上率誦佞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當責榮辱之念豈與人殊然寧為此不為彼者毋亦沐二百餘年養士之恩不忍負君父且負此生耳陛下奈何深怒痛疾而折辱至是哉帝益怒謫茶陵判官引疾去而加賧經綸與史是日御史定興鹿久徵等亦上疏請與諸臣同罪言陛下以軍政一事譴斥適于言官謂其不言耶間多向之敢言者謂其日賭考察不言耶間多奉使在外者是陛下以不言者為罪之名而以言者為

罪之實外以不言之罪罪今日內實以言之罪罪往日也亦何以服諸臣之心示天下後世哉疏入賧久徵澤州判官二疏列名凡數十人悉奪俸項之南京御史東莞林培疏陳時政帝追怒經綸竟斥為民既歸杜門却掃凡十年卒門人私益開道先生培由鄉舉為新化知縣縣僻陋培廣置社學教之民死盜不得禱于神遇坎蝶隨所至獲盜時驚為神徵授南京御史劾賊意伯劉世廷罪之寘其爪牙于法已上書言徐維濂不當謫陝西織花絨購回青擾民宜罷湖廣以魚鮮江南以織造並奪撫按官俸蘇州通判至

以織造故視官皆不可訓并論及沈思孝等帝怒誦
福建鹽運知事告歸天啓初復經論官贈太僕少卿
而培贈光祿少卿熙春亦還故職累遷大理卿年老
乞罷時李宗延柳佐華成官于朝頌其先朝建言事
詔加戶部右侍郎致仕

曹學程字希明全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石首
海寧二縣治行最擢御史督畿輔屯田得隱田四千
四百餘頃二十四年五月冊封日本正使李宗城適
歸帝惑兵部尚書石星言欲遣給事一人充使因以
察視情實學程聞之馳跪言適者封事大壞陛下特

勅廷臣議戰守策是已洞見前策之非而決之衆論
矣乃旋有詔遣風力科臣與副使楊方亨冊封是又
惑方亨之揭謂封事有緒也詎知星方亨表裏應和
安足倚信且三臣共使異域宗城出亡沈惟敬就縛
倭何愛于方亨獨晏然無恙哉方亨死生且未卜乃
請增勅使禁沿流言三尺之童猶知其謬陛下曷不
詳察而熟計之也星等務欺罔榮惑天聽倭情甚狡
猶云未變封事已敗尚謂可成賊臣誤國一至于此
今據宗城揭稱閩白執惟敬要求七事本不為封難
未顯言大要可觀矣倭貪胃無厭得封不已必求入

貢入貢不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婚和婚不
已必求朝鮮納賦納賦不已必求割地割地不已必
將席捲朝鮮而渡鴨綠而薊遼危矣其情吐露不待
今日宋應昌經畧之始李如松入援之時沈惟敬使
倭之日業與軟盟印不盡許七事亦已輕諾二三顧
養謙封貢一疏如松與惟敬一札情形破敗不僅在
惟敬就擒之日矣不然朝鮮日本一葦可航悠悠年
餘何難一決此其故不難於一封而難於七事不辨
可知也宗城一誤豈容再誤科臣攻擊即以科臣往
封成則居功敗則委咎是以科臣寧伏鼎鑊不敢奉
詔誠恐執以為質肆彼要求難伏蘇武之節劾真卿
之忠無救于損威而喪氣故為今日計遣科臣往勘
則可往封則不可也石星狼狽自用趙志準碌碌依
違臣以為東事潰裂元輔樞臣不得辭其責也初帝
欲遣科臣星志率力言非便已命罷遣即以方亨為
正使矣及學程疏入帝怒曰爾朝封朝鮮琉球皆以
文臣充使今遣科臣乃出朕意何異他人平時每細
事煩責報云廿伏缺鑽及杖之艱鉅又遷延不承是
背君棄義也且詔命方下而學程即徇私抗請必有
閩通賄賜之奸其下錦衣衛嚴訊學程連至榜掠無

所得移刑部定罪尚書蕭大亨言學程之罪律例無可此附今已累受重刑乞賜寬宥帝不許命生遂臣失節罪斬刑科侯廷佩等訟其寃志率及陳于陸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自是故者不絕多言其母年九十餘哭于成疾旦夕侍養莫以動帝卒弗聽數遇赦亦不原其子正儒朝夕奉侍不離杆控見父憔悴骨立嘔血仆地久之乃甦因刺血書奏乞代父死終不省三十四年九月始用朱賡言釋之猶謫戍湖廣寧遠衛久之放歸卒天啓初贈太僕少卿崇禎時旌正儒為孝子子國祺舉于鄉知分宜縣有善政

論曰萬曆癸未以後君相租于因循厭苦言路諸臣則益劾規切生死以之其責君曰好貨曰惡直責相曰貪汙曰忮刻當時主德臣工人情國是大概如茲矣然而言者不憚披肝聽者習為充耳朝端殊勝仕路崎嶇清議雖高洵情亦競鈎黨之禍至與國祚相終始豈不悲哉

明史卷三百二十八

列傳一百七十九

王時槐 陳嘉謀 羅汝芳 楊起元 周汝登

歐定向 弟定理 史桂芳 屠羲英 殷 邁

蔡 恂 許孝遠 李 材

徐用檢 兄用光 唐伯元 鄧以讚 張元忬

孟化鯉 孟 秋

王時槐字子植安福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歷福建僉事上杭溪南流民據險為亂時槐單騎往諭衆感悟斬其魁出降為建城置吏其地始靖三十五年倭陷詔安時槐擊破之復其城增俸

一級既而倭大至浙海城邑悉被殘時槐坐停俸及賊逼漳浦挾火器而前將士憚不敢擊時槐令以田車載草為顏行而自後疾擊遂連勝之賊遁去予俸如初無何廣東賊王于文流劫至境先所撫上杭民德時槐率衆邀于路破走之已倭又犯詔安時槐築城繕守境內獲全賴以廉軍資被劾當貶巡按御史樊獻科白其枉乃以故秩調四川陸光祖為文選雅知時槐遷尚寶少卿累進太僕少卿時馬政積弛時槐銳意振用法嚴下有死者為御史所劾降光祿少卿隆慶末出為陝西右叅政張居正柄國以京察

罷歸萬曆中張岳巡撫南贛疏薦之吏部言京朝官六年考察祖制也若執政有所驅除非時一舉謂之闕察而時槐與泰政林梓並在察中羣情不服請賜召用自今永停闕察報可十九年先祖掌銓起貴州左泰政旋擢南京鴻臚卿改太常並以年老不就久之卒年八十四時槐少好禪學後同年生廬陵陳嘉謨語以其師劉文敏之學文敏時槐邑人也遂從之游有所得乃自悔曰自我歸究六經實證諸心而後知併嘗珍異不若稻粱之為美也五十罷官屏絕外務專志於學既篤老猶與同郡劉元卿鄒德溥羅大紘鄒元標講習不倦學者稱塘南先生嘉謨字世類初為廬州推官有治行歷兵科左給事中以忤直不附廢嵩出為四川副使數平賊有功以憂去萬曆初起湖廣泰政辭不赴卒年八十三先是吉安屬邑若吉水安福泰和誅會大盛獨廬陵無聞焉自嘉謨倡率繼起者遂彬彬稱盛時同郡以詩學著者泰和胡直由句容教諭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嚴嵩以鄉人故欲引之謝不往直少從同邑歐陽德游既又師事羅洪先其學雖宗姚江然精思實詣所自得為多嘗為四川提學副使輯聖學心法以訓諸

生諸生多服從焉終福建按察使羅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太湖知縣設講堂召諸生論學公事多決于講座吏民有過讓擇誨諭刑設不用訟庭常虛馬遷刑部主事歷寧國知府民有兄弟爭產者汝芳引咎自責對之泣下其兄弟悔悟涕泣息訟而去歙開元會集士民誨以孝弟忠信罪囚亦令聽講風教大行入覲值徐階柄國勸階聚四方計吏誅擊階遂大會于靈濟宮聽者數千人京師誦會之盛前此未有也父報去士民泣送載道起補東昌移雲南屯田副使進泰政分守永昌釋聖諭六條日典吏民及土官子弟講解詞旨懇惻蠻人感悟泣下多改行者先是緬人莽瑞體據擺古侵掠諸蠻隴川岳鳳毒殺宣撫多士率率眾附之惟孟養酋思簡倡諸蠻內嚮萬曆四年瑞體發兵攻之思簡告急汝芳時署金騰兵併調土漢兵赴援師次騰越思簡請汝芳由隴川邀其後而自率兵誘緬人深入至曼撒伏兵絕其歸道待汝芳共擊汝芳刻期進師而巡撫王凝堅止汝芳兵不得前岳鳳遂援瑞體間道遁去思簡遣之緬兵大敗明年汝芳入賀朝士從之問學為張居正所惡令言官劾罷之已

而緬賊蓋橫巡按御史陳文燧兵備副使胡心得經理並有功後亦皆被廢至十三年巡撫劉世曾破誅岳威給事中楊文舉上疏追訟曰文燧按滇值莽瑞體憑陵思箇撫臣王凝養寇諱兵文燧獨列上十事預策于五年之前其後悉驗有由突之功汝芳攝事金騰嚴哨守練土著精間謀軍聲大振疑忌之旗牌一日五道而汝芳之兵撤其在永昌騰越昆陽又大興水利心得單騎入騰連有蓋西臘底之捷又計擒張大本父子斬刁落參岳鳳遠失勢臣謂三人皆當叙錄章下吏部獨請召還文燧而請汝芳年衰不當

復煩吏事帝為詰責前論汝芳者而汝芳不果用初汝芳從永新顏鈞講學既舉會試以所學未成十年不就廷對鈞坐法繫南京獄當死汝芳供養獄中醫產救之得減戍汝芳既罷官鈞亦赦歸汝芳事之不離側食飲必躬進人以為難始責漢徐樾得王守仁之學于王良以授鈞鈞詭得狂其學歸于釋氏故汝芳之學亦近釋時山陰王畿門徒最盛汝芳與顏頊汝芳善談說每一吐詞四座盡傾時謂幾筆勝舌汝芳右勝筆所居官率以學為政而禪客羽流亦延接不倦又性好濟物親故請求輒應被汙名不辭故

一時論者褒貶半之年七十四預剋死期于姓請吏留一日許馬次日端坐而逝門人私謚曰明德先生汝芳高第弟子歸善楊起元味周汝登皆萬曆五年進士起元選庶吉士適汝芳以察南恭政入賀遂受學時張居正方疾謀學汝芳旋為言官劾罷而起元獨行意自如久之以編修使崇府遂迂道訪汝芳證悟有得曰乃今如客待歸矣因繪汝芳像携之以行出入必告三建洗馬直講經筵上疏請崇聖志勤聖學二十四年由國子祭酒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復上疏勸學再遷吏部左侍郎拾遺被劾帝不問未幾卒

天啓初追謚文懿汝登初為南京工部主事坐權稅蕪湖不如額謫兩淮鹽運判官累遷南京光祿卿天啓初獨告還里即家拜南京通政使會魏忠賢竊柄辭不就莊烈帝嗣位詔加戶部右侍郎致仕卒年八十四起元清修榜節有足稱者然其學殊不諱禪汝登更欲令儒釋而會通之官南京時起元與許孚遠狎主講席汝登參其間力主心體無善惡之說孚遠不謂然作九箴難之汝登亦作九解申其說卒不相下後汝登輯聖學宗傳盡採先儒語類禪者入之蓋為識者所怪蓋萬曆世士大夫講學者多類此而顏

鈞之徒又有梁汝元者吉安永豐人後易姓名何心隱為人狂誕類鈞嘗入京師遇司業張居正于僧舍出語人曰分宜欲滅道學而不敢革亭欲興道學而不能能興滅者此人也他日當圖必殺我分宜謂嚴嵩革亭謂階也後以秘術授方士藍道行卒遂嵩去汝元以此益有名及居正擅朝惡劉臺傳應禎劾己遂并惡言安人而汝元又寄刺居正奪情居正蓋恚時汝元方諸學孝感密令湖廣巡撫陳瑞殺之瑞遽去王之垣代為逮捕獲于祁門箠之數十下獄死耿定向字在倫黃安人嘉靖二十五年進士除行人

擢御史時嚴嵩父子竊政吏部尚書吳鵬附之職穢狼籍定向疏列鵬六罪因言鵬塔學士董份總裁會試鵬子紹得中式亦宜併斥疏上嵩為營護事竟寢出按甘肅舉劾無所私此去任行簡可一肩有以石經魏者留境上而去還督南畿學政謀諸生以古誼有賢行者優禮之為社學擇師訓編氓以六諭俾父老轉相告誡政翕然有聲隆慶初疏請明學術正人心且言股肱耳目之臣能去一己之私而誠心為國則太平自致帝報聞尋擢大理右寺丞先是高拱執政定向嘗譏其褻濫無大臣度拱嘆之及起掌吏部

遂以考察請定向橫州判官拱罷量移衢州推官萬曆初累遷太僕少卿擢左僉都御史以憂歸六年起撫福建時方度田定向條八法布之屬縣民稱便修保甲鄉約共職海寇林道乾復以憂去十二年薦起故官佐都察院尋進左副都御史時吏部侍郎陸光祖為御史趙之翰所劾光祖已留定向復頌光祖賢誠之翰奏失實之翰遂被責而給事中李以謙言定向不當攝排言官定向求去帝皆不問歷刑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十七年秋御史王藩臣劾應天巡撫周繼疏發踰月不以自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爭自劾求罷且誅藩臣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年四川巡撫徐元泰並與輪稱賢為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今宜召用而量罰藩臣藩臣坐停俸二月于是給事中許弘綱觀政進士薛敷教南京御史黃仁榮及麟趾連章劾定向麟趾言南臺去京師遠章疏先傳人得為計如御史孫鳴治論魏國公徐邦瑞陳揚善論主事劉以煥皆因奏辭預聞一則黃緣倖免一則楊撫被誣故邇來投揭有違至決月者事理宜然非自滿臣始語并侵大學士許國左都御史吳時未副都御史詹仰庇會當事多不直言者勒教

教還籍者過麟趾仁榮亦停俸時已除定向戶部尚
書督倉場定向因力辭求退章屢上乃許卒年七十
三贈太子少保謹恭簡定向立朝有時望然歷履萬
徐階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五輔皆不甚齟齬故世
或謂之通馬定向之學本王守仁然其立說不尚高
遠謂道非愚夫愚婦知能者即不可為道嘗招晉江
李贄來黃安後見贄狂禪惑世漸惡之贄亦屢登定
向短而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去從贄游贄少有才其
機辨足鼓動人定向不能勝也贄以舉人為姚安知
府一旦自去其髮猶冠服坐堂皇上官知之勒解任

去既去黃安益猖狂自恣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
其說專崇釋氏至平侮孔孟後為給事中張問達所
劾逮死獄中天下快之定向弟定理定力並有名定
理少讀書不成父替過之時時獨行空谷中憂憤不
知所出自是研精覃思深通禪理定向教主務實而
定理尚用禪機其人卒以諸生終定力隆慶中進士
除工部主事故嘗受業張居正又座主也欲引之定
力深自避匿萬曆中累官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疏陳
曠使固利姦奸後患巨測請責成所司練兵儲餉無
何有上新河之變賴其畫底定再遷南京兵部右侍

即卒贈尚書

史桂芳字景實鄱陽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歙縣
知縣廉直愛民督師趙文華檄取萬金獨師桂芳不
應文華怒幾得罪遷南京刑部主事歷延平知府賊
衣決獲携一僕之官盡汰府中冗費甫七日以祖母
憂歸起補汝寧咨民疾苦有聞輒行朔望率鄉約縛
重囚馬前笞之而賚善人粟帛鼓吹導以歸遂平知
縣素貪聞之流涕翻然改行郡有孝女不嫁養其父
桂芳躬造其廬拜馬孤行已意不事交際他過客及
上官往往迂道避去居恒緼袍糲食人不能堪處之

怡然也隆慶二年大計外吏給事中張爾恭桂芳治
行異等當路有病其矯者僅遠兩浙鹽運使老樺送
者萬餘人咸歎息泣下抵浙後以他事議調遂歸家
居三十年累薦不起卒初嶺南鄧德昌傳陳獻章之
學以授高安傅明應桂芳讀書白鹿洞明應一見奇
之告以所得桂芳遂從受學為人清苦介特與取定
向友善而數規其失官南京時定向以御史視學政
桂芳問所以為者定向曰第優等多預賢書便稱良
矣桂芳怫然曰若亦為是語耶若居是官不思正人
心挽士習願以俗吏自居耶拂衣起定向行部供張

過伶桂芳見之嘆曰富貴移人諒哉若家世素樸何亦乃爾其直諫不容人過如此

屠義英字淳卿寧國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禮部祠祭部中時世宗好禱祠尚書袁燁務迎合義英少所詭隨出為浙江提學副使持法嚴諸生楊思奉教部內貴族竿牘無所徇歷南京光祿卿張居正當國禁朝士講學義英曰官可棄學不可不講第毋為莽姦可耳與同志會講不報會南京監生茅迪吉數革不準祭酒殷邁教毀邁家僅幾死迪吉等坐戍邁亦引去居正以國學教弛議擇嚴師振飭

之以義英督學有方特改太常卿掌南監事中嚴條約六館肅然及居正遭父喪南部尚書潘晟等公疏請奪情義英歎曰黃扉之上墨練聽政不能爭顏勸之耶况儼然為人師烏能與世浮沉為曩倫玷典司業周子義執不署名居正聞之怒義英遂再跪乞休給事中王蔚亦希指劾之遂罷歸居正決廷臣交薦堅卧不出卒于家義英當官不撓居鄉亦梗梗不以情掩義或病其太刻然清勁之操初終如一足為縉紳儀表子宜極進士南安知府孫紹舉由恩貢生為上津知縣流賊陷城被執不屈死邁南京留守衛人

嘉靖二十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告改南京吏部考績入都朝論欲留之北部辭不就歷浙江提學副使有夫亡而婦從死者議者欲旌之邁曰婦以守死不貳為節從死非中制也乃復萬曆初歷南京禮部右侍郎四年就署國子監事罷歸邁自為諸生即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生平刻志自好泊于榮利通籍四十年計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連起官皆進而後慮其學以良知為宗禪燈僧榻不諱其述云蔡志字士傳合肥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常德推官建議築郭外六堤以免水患擢南京吏部主事謝病去隆慶初起官再謝病聞羅汝芳講學往從之遊起南京禮部郎中復告歸神宗立大計京朝官悉以嘗忤當路謫汝州同知遷南京太僕丞復請告言官屢薦不起萬曆十九年始以給事中陳尚象薦起光祿丞疏乞修省以弭天變及請立東宮皆不報倭事起石星與悉同年語悉曰事不濟則繼之以死悉曰中樞繫天下安危奈何輕言死要在所用得人耳星果以誤用疏惟數敗尋遷南京光祿少卿以母病便道歸省久之未上南京給事中以為言帝不問且勅終養官母得一概強起及母服闋起南京尚寶卿時方

四出開墾悉貽害中使言六安山係皇陵未朕不可
開乃止移署南京國子監刊古本大學訓諸生因乞
休極論殫稅之志帝不憚遂令致仕孫丕揚再為吏
部重悉名德推為太僕少卿帝不用而悉年已八十
未幾卒于家悉有學行恬于宦情通籍五十年家食
強半清操亮節淮西人士咸宗之

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南京
工部主事督龍江閘及瓜儀河道並著廉琴運舟入
楫例輸米舟五石孚遠欲革之不可乃命輸五之一
猶得米四千石用千石築堰千石賑貧餘建倉貯之

以傳不虞遠近頌焉尋調南京吏部尚書胡松知其
賢及入掌銓銜遂調之北部文選部中胡汝桂自附
講學每暱就孚遠同列疑其城否人物咸忌之而同
年生王篆尤甚及楊博及松雅不善講學每抑孚遠
會大計京朝官所點浙人幾半博御山西無一馬孚
遠有後言博聞之不悅孚遠遂移疾去高拱東鉉起
考功主事出為廣東僉事時海濱有倭警大盜李茂
許俊美復助之勢張甚孚遠勅二軍以一軍軍石城
村一軍軍烏嶼薄之賊大懼乞降且願縛倭自効將
帥希功將獲其眾賊復遁去孚遠急航海示以誠信

賊感泣果擒倭黨七十餘輩以降錄功資銀幣旋移
福建神宗立拱罷政張居正議遂拱黨復大計京朝
官而王篆適為考功誣孚遠拱黨請兩淮運司判官
孚遠素受業同郡唐樞既被誦請于樞將終隱馬樞
曰我年三十建言歸今七十有四矣此四十餘年中
未嘗一日忘仕也惟枉己則不可耳孚遠乃之官歷
兵部車駕部中居正偶問及馬政孚遠條對甚晰居
正悅有意用之而篆時佐都察院卒為所聞出知建
昌府為政先教化暇輒集諸生講書新城貢士鄧元
錫篤行著書躬造其廬謁焉及南昌貢士劉元卿皆

引為講學友尋以給事中鄧元標薦擢陝西提學副
使復敬禮貢士王之仕移書當路并元卿元錫薦之
後三人並得徵由孚遠啓之也十五年召為應天府
丞高淳有窪田直當塗下流高淳人欲築堤而堤址
入當塗界遂相鬪有殺傷者數十年莫決適孚遠乞
人章嘉禎為當塗乃共平其訟而堤成民永賴焉半
為李材投揭訟寃貶二秩改外任由廣東僉事再遷
右通政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陷朝
鮮議封貢本兵石星遣人往日本偵之孚遠遂令海
商二人同往已而歸報得諸酋相擊狀孚遠因請勅

諭日本擒斬平秀言天朝不封死逆能除克逆者且言莫妙于用間莫急于偽禦莫重于征勦星不能從其後封事竟不成海故有禁而奸人鬪出不可止急之遂為盜李遠請死其禁官給符遣之私出者罪無赦呂宋者南海小國也素通市易至是其酋之于訟商人襲殺其父掠其寶李遠以聞詔戮罪人厚犒其使福州大被饑民嘯聚劫掠官府皆逃匿李遠擒其倡首者亂稍定給事欣隨龍御史甘士价等遂劾李遠歲荒不賑頓減米直致商旅不通人情愈困宜罷斥帝置不問所部多僧田李遠稽往制請以四分給僧其六入官給僧者畝輸銀八分入官者增三之一又募民墾海壇地至八萬三千有奇取其稅築城建營舍聚兵守之海壇遂為雄鎮因請推行于南日彭湖及浙中陳錢金塘玉環南麂諸島部議皆報可居三年入為南京大理卿就遷兵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以左侍郎調北部而李遠言官拾遺論及李遠遂乞罷疏屢上乃許又數年卒于官贈南京工部尚書後謚恭簡李遠知建昌時與郡人羅汝芳講學不合及官南京而汝芳門人楊起元適為禮部侍郎兩人並以尊官領袖學者然持論每齟齬為李遠前撫福

建與巡按御史陳子貞不相得至是子貞方督學南畿遂密劾全列拾遺劾之然李遠學行實高潔不以是損也從李遠遊者馮從吾劉宗周丁元薦皆為名儒李材字孟誠豐城人父尚書遂自有傳材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素從鄒守益講學自以學未成乞假歸訪屠樞王畿錢德洪于浙相與問難隆慶中還朝率僚友講學如故全舍卸鄭汝璧心折請為弟子再遷兵部郎中出為廣東佘事羅旁賊猖獗材襲之周高山破之設屯以守賊有三巢在新會境調副總兵梁守愚由恩平入遊擊王瑞由德慶入身督兵出肇慶中道假伐木為名夜半兩軍軍會斬首五百級俘獲四百人燬廬舍千餘空其地募人田之亡何倭賊五千三道入寇攻陷電白大掠而去材勒兵急追懸金為購衆爭奮及賊于石城肉薄畢登斬二百餘級餘衆潰散復設伏海口伺其遁而賊之奪婦女三千餘人皆還其家會謀言倭自黃山間道潰而東材大驚曰彼無宿兵必有奸人謀之搗虛當以奇破之乃詐為榜具言大軍分數道至倭果疑退從故道材迎擊盡殺之又追襲雷州倭悉其利皆遁去

賊渠許恩擁眾二千入劫陽江復擊藩之錄功進副使萬曆初張居正柄國不悅材遂引疾去四年兩廣總督凌雲翼薦材請仍用之廣東居正不許居正卒始起官山東以才調遼東開原尋遷雲南洱海奏政楚雄諸處有鹽井奸民私其利擁眾拒捕材曰禁之則愈爭莫若弛禁而薄征之使民取其贏地無遺利即條上行之十三年進按察使併兵金騰金騰地處絕徼外接緬甸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為緬甸所脅叛服不常緬甸曰大叢長曰散奪者率數千人盤據其地材謂不收兩土司無以制緬道人賫貨入蠻莫誘令合孟養攻緬而馳檄諭以威德兩土司果來歸因使指揮陳一龍擇要害地將兵居之聯絡訓練為戰攻計而間討抗命之夸曰阿坡者以示威居頃之緬遣兵來爭蠻莫蠻莫不應材曰制緬立威在此舉矣使把總李朝合兩土司兵擊敗緬眾殺大叢長遂散奪去緬帥奔慮裡大志蓋遣兵來孟養復擊況其舟新其將一人乃退有猛密者地在緬境數為緬使奪舉族內徙有司居之戶碗至是緬勢稍屈材資遣還故土亡何緬人驅象為陣大舉復擊兩土司告急材遣遊擊劉天偉率把總寇崇憲等出威緬渡

金沙江與孟養兵會于遮浪迎擊之賊大敗生擒緬衣賊將三人巡撫劉世魯總兵官沐昌祚以大捷聞詔令覆勳未上而材擢右金都御史撫治鄖陽材好講學生徒聞風雲集行李往來率遣部卒供後卒多怨又拘諸生請改泰將公署為學宮時泰將米萬春初至聞而大怒詭卒為變故門卒梅林者怨材斥已遂鼓眾大譟馳入城緝囚毀諸生廬直趨軍門材聞變杜門亂卒縱橫道上挾取賈銀四十指洵洵不解居二日萬春揭材到軍中不便十二事脅之更易且盡收諸門鎖鑰而令上疏歸罪副使丁惟寧知府沈鈇等材俱隱惡從之又連材閱操詭諸軍求增月餉惟寧憤責數萬春萬春大怒吸眾鼓譟欲殺惟寧惟寧跳免材遂復劾惟寧激變避之襄陽于是招下鈇等吏貶惟寧三官而材亦還籍候勘時十五年十一月也己御史楊紹程劾萬春首亂宜罪其座至申時行死之置不問旋調天津善地而材以雲南事被訐遷獲重譴初有詔勅征緬功巡按御史蘇節言斬馘不及十破城拓地皆無驗且所奏猛密地尚為緬據材天偉等虛張功伐而副使陳履之與相附和宜並罪帝怒削世魯籍奪昌祚祿一年材歲之天偉俱遠

下詔獄刑部尚書李世達左都御史朱大禮少卿李棟等當材天俸徒嚴之錫秩帝不懌奪印中御史守正諸臣俸典詔獄李登雲等亦解官於是改擬遣戍特旨引紅牌說謊例坐材天俸斬嚴之除名閣臣時行等數數為之解刑科都給事中唐克欽等亦上言材等以夸攻夸功不可泯今以奏報偶虛坐之以取假使全虛無實掩罪為功陛下何以罪之設不幸坐失城池全軍不返陛下又何以罪之帝皆不聽自是幽繫五年論赦者五十餘疏已天俸以善用火器釋令立功時行等復為材中理皆不省亡何孟養遣使入貢其言緬人侵軼天朝救援破敵有狀聞與兵者在歡衆皆流涕而楚雄士民聞世祥等亦相率詣闕訟寃帝意乃稍解命再勘勘至材罪不掩功大學士王錫爵等再疏為言帝故遣之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命遣戍鎮海衛材所至輒聚徒講學繫獄時縉紳就問不絕既至戍所從之者尤衆時許季遠巡撫福建素與材同志友善日相過從材以此忘其羈旅延接縉紳猶持都御史故禮衛帥入謁行屬禮不少辭人以是議之久之赦還卒年七十九材之學雖受之守益以上按王守仁然不循其軌轍以大學知止

知本為鶴標其宗旨曰止修學者稱鹿羅先生徐用檢字克賢蘭谿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禮部儀制印中疏請穆宗躬行郊祀太子及期出閣擢山東副使坐大計不及調江西泰議萬曆初改陝西提學副使講道論藝諸生信向焉遷浙江參政分守蘇松歲饑吳江民群譁于軍門巡撫欲罪之用檢曰人有急則呼天呼父母此嗷嗷者是也竟從寬釋坐失囚議調以內艱歸廬墓側芝生于階起福寧兵備副使歷廣東按察使暹羅占城諸國航海行賈衆且萬人奸民復與婚媾遠近以為憂用檢設策防禦志乃弭由河南左布政使拜南京太僕卿改太常予告歸年八十四卒用檢為人方毅廉直所至有患愛少受業錢德洪宗良知之學後見學者務為虛遠乃以志學為教日就平實門人羅大紘曰先生身任斯文之責垂五十年所謂仁為己任死而後已者劉一燾曰先生自意念達于言動居家及于守官堅定其志實踐其功所謂不易乎世不見是而無悶者也其為學人尊服如此况用先字成字舉進士為工部主事歷印中嘗治水畿南築隄千八百丈疏蘆溝水俾無傍溢畿輔賴之督臨清磚廠兼視河防持

法不撓中責遺其地者率歛威去贏利一無私焉此
去任州人祖送百里外會病不能具湯藥有以藥資
進者厲色却之竟卒於道用光子學聚字敬與萬曆
十一年進士除浮梁知縣縣有景德鎮編戶數萬率
業陶奸民窟穴其中時起爭鬪學聚至閩乃息詞吉
水仍歲早潦極恤有方民無死徙嘗築堤三十里眾
號徐公堤十七年召拜禮科給事中點國公沐昌祚
請用閩者二十人學聚據故事劾而寢之率府自宸
濠誅諸宗節制無人率起首競或至劫殺學聚請如
周府設宗學擇行優者為宗正以約束之志稍息出
為湖廣僉事歷福建左布政使就拜右僉都御史巡
撫其地稅使高家廣納奸人為爪牙同境內遺利有
滿秀張嶽者誘紅毛番為互市其人逆末大船直薄
彭湖濱海伯懼學聚檄將吏拒之而馳疏極陳五患
逆屬秀等吏番亦引去海外呂宋國有機易山嶽及
奸人閩應龍妄言地產金銀採之歲獲數十萬來為
請于朝許之其國聞而大懼盡殺中國商在其境者
上萬餘人學聚以聞帝立命誅嶽等傳旨海上而下
守臣議制置之宜或言宜討學聚以由在中國且用
師海外非討茅極檄責數其罪命還我稱弱而已聞

地去京遠所貢生物煩費不貲學聚請令民輸直公
私大便以彼勅罷歸卒贈右副都御史

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萬曆二年進士歷知萬年恭
和二縣並有惠政民生祠之遷南京戶部主事進郎
中伯元受業永豐呂懷踐履篤實而深疾王守仁新
說惑世誣民及守仁從祀文廟上疏爭之因請黜陸
九淵而躋有若及周程張朱五子於十哲之列祀羅
欽順章懋呂柟魏校呂懷蔡清羅洪先王艮于鄉疏
方下部故為南京給事中鍾宇淳所劾謫海州判官
累遷尚寶司丞吏部尚書楊魏雅不喜守仁之學心

善伯元前疏用為吏部員外郎歷考功文選郎中依
尚書孫丕揚澄清吏治苞苴不敢及其門秩滿推太
常少卿未得命時吏部推補諸疏皆留中伯元言賢
愚同滯朝野咨嗟由臣擬議不當所致乞賜罷斥帝
得疏不憚特允其去而諸疏仍留不下居二年甄別
吏部諸郎帝識伯元名命改南京他部而伯元已前
卒伯元清苦淡泊人所不堪甘之自如為嶺海士大
表儀表

鄧以讚字汝德新建人張元忭字子蓋紹興山陰人
二人皆生有異質又好讀書以讚幼見父與人論學

輒率衣尾之間出梧類風德父聞其勤學嘗局之牛
室元竹素羸弱母戒毋過勞乃藏燈幕中俟母寢始
誦以氣節自負聞楊繼盛死為文追誄之慨慷泣下
父天復以進士歷雲南副使嘗將兵擊武定賊鳳繼
祖有功已賊還襲武定官軍收績巡撫呂光洵大發
兵進討竟城之至隆慶初議者追理前失亡狀遠天
復赴雲南對簿元竹適下第還萬里獲行已復馳詣
闕下白寃當事者憐之天復得削籍歸隆慶五年以
讚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而元竹以廷試第
一授修撰萬曆初座主張居正枋國政好紛更以讚
時有匡諫居正弗善也移疾歸久之不出間一入都
補官旋復引退十七年詔起中允管司業事行至中
途復以念母返再起南京祭酒力辭不允乃強就職
善誨誘六館之士多化之二十年擢南京禮部右侍
郎就轉吏部協主大計再疏請建儲三王並封議起
抗疏論侍嫡之非且言中宮鍾愛元子其願早正春
宮視臣民尤切陛下以厚中宮而緩冊立殆未諒中
宮之心也况信者國之大寶建儲一事屢示更移將
使詔令不信於天下非所以重宗廟安社稷也會廷
臣多諫者事竟寢尋召為吏部右侍郎力辭不拜以

讚全第二十餘年在官僅滿一考居母憂不勝喪而
卒贈禮部尚書讚文潔元竹嘗抗疏救御史胡濙又
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修二南之化皆不省授內侍
書作訓志諸吟令歌之俾曉大義萬曆十年奉使楚
府還過家省母既行心動輒馳歸僅五日母卒元竹
奉二親疾湯藥非口嘗弗進居喪毀瘠通用古禮盡
羊宴省事佛諸敝習鄉人多化之服闋起守故官十
五年進左諭德直經筵先是帝登極車慶元竹請移
已恩復父官詔許給冠帶至是復中前請格不從元
竹泣曰吾無以下見父母矣遂悒悒得疾卒天啓初
追謚文恭以讚元竹自未第時即從王畿游傳良知
之學然皆篤于孝行以讚品端志潔而元竹以資踐
為基矩矱儼然無一時墮聰黜明流入禪寂之弊元
竹子汝霖汝懋皆進士汝霖江西泰議汝懋御史
孟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孟秋字子成荏平人化
鯉年十六慨然以聖賢自期而秋兒時受詩至桑中
諸篇輒棄去不竟讀化鯉舉萬曆八年進士授戶部
主事時相欲招致之辭不往權稅河西孫清白自操
與諸生講學河西人尸祝之南畿山東大饑奉命往
賑全活多改吏部歷文選郎中佐尚書孫繼點陟居

籍甚時內閣權重每鈐持必先白化鯉獨否中官請
托復不應以故多不悅都給事中張棟先以建言削
籍化鯉奏起之忤旨奪堂官俸補化鯉及員外郎項
徵弘玉事姜仲弼雜職聞臣疏救命以原品調外項
之言官復交章被帝益怒奪言官俸斥化鯉等為民
既歸築書院川上與學者講習不報四方從遊者恒
數百人久之卒學者稱雲浦先生秋舉隆慶五年進
士為昌黎知縣有善政遷大理評事去之日老稚載
道泣留以職方員外郎督視山海關閔政久弛奸人
出入得自擅秋禁之嚴或諷少寬秋不可竟中流言

萬曆九年京察坐貶歸索與妻挈共駕一牛車道旁
觀者咸歎息許季遠嘗過張秋造其廬見筇屐數椽
書史狼籍其中數曰孟我強風味大江以南未有也
我疆者秋別號也秋既沒廷臣為請謚者章數十上
天啓初賜謚清憲化鯉自貢入太學即與秋以道義
相勗後為吏部郎而秋官尚寶相與比舍居食飲起
居無弗共者時人稱二孟化鯉之學得之洛陽尤時
熙而秋受業于邑人張後覺時熙劉魁弟子後覺顏
鑄弟子也兩人雖本王氏學然不為高澆之論化鯉
其無欲其教人必于孝弟忠信而要之慎獨秋踐履

篤實造次不違則是以君子有取焉
論曰隆萬間自徐階好王氏學海內士夫群以講席
為榮譽其實所講非學也時宰惡而過之未為無見
顧適之而彌張亦豈無其故乎且夫敎化之道惟責
實而已實則是虛則非矣寧俟於多辨乎茲諸臣因
言錄崇中人也雖其為說未盡執于正而制行矯如
不可謂非篤志之士也且其間敎正良知有功斯道
復不細叙而錄之亦聖賢與人為善之意云

明史卷三百二十九

列傳一百八十

徐貞明

張朝瑞

丘度

傅好禮

鄒觀光

章嘉禎

劉憲寵

洪文衡

馮應京

王述古

姜志禮

何棟

王之翰

麻谷

劉永澄

徐貞明

字孺東

資溪人

父九思

見循父傳

貞明舉隆慶五年進士

知浙江山陰縣

敏而有惠

萬曆三年徵為工科給事中

會御史傅應禎

獲罪貞明入獄

調獲坐殿太平府知事

十三年

素遷尚寶司丞

初貞明為給事時

嘗上水利軍班二議

謂神京雄據上游

兵食宜取畿甸

今皆仰給東南

豈西北古稱富強之地

不足以資廩而練卒乎

夫賦稅所出

括民脂膏而軍船

多變運道時梗

竊有隱憂

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

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

率可成田

而畿輔諸郡或走

河所經或澗泉自出

皆足以資灌溉

北人未習水利

惟若水害不知

水害未除

正由水利未興也

蓋水聚之則為害

散之則為利

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

桑麻之區

半為沮洳

由上流十五河之水

惟洩于滄免一

灣欹其不泛溢而壅塞勢亦難矣

今誠于上流疏渠

涿潯引之灌田以殺水勢

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

其淀之最下者留以蓄水

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

制則水利與水患亦除矣

至于永平灤州抵滄州虞

雲地皆舊葦土實膏腴

元虞集欲于京東濱海地築

塘捍水以成稻田

若做集意招採南人

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

青齊皆良田也

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

毋阻浮議需以歲月

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

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

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

或招採南人許其占籍

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

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

國計永無絀矣

其議軍班則言東南民素柔脆

莫任遠戍今數千里身

軍離其骨肉而軍裝出于戶

丁解解出于里甲每軍

不下百金而軍非土著

志不久安輒賂衛官求歸

衛官利其賂且可以冒餉

也因而縱之是困東南之民

而實無補于軍政也

宜做匠班例軍戶應出軍者

歲徵其錢而召募土著

以足之便事皆下所司

兵部尚書譚綸言

軍之制不可廢工部尚書

郭朝賓則以水田勞民

請俟異日事遂寢

及貞明被謫至潞

河終以前議可行

乃著潞水家談

以舉其說其畧曰

西北

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澇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于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居民多沒修穰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冠駟得以長驅若濟滄盡率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于為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矣利七東南多滿後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後城北賦省而後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邊諸鎮有輸轉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為佃客者何限募之為農而簡之為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外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速募之費懸班戍之勞停勾攝之害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按田使自食其土為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穰水利則做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

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做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已而順天巡撫張國彥副使顧養謙行之薊州永平豐潤玉田皆有效及是貞明還朝御史蘇瓚徐待力言其說可行而給事中王啟民又特疏論薦帝乃進貞明少卿賜之勅令往會撫按諸臣勸議時瓚方奉命巡閱後獻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為患之水莫如蘆溝滹沱二河蘆溝發源于桑乾滹沱發源秦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廣圓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滂膏腴變為烏鹵菽麥化為萑葦甚可惜也今治之策有三滹沱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而已帝并下貞明貞明乃躬歷京東州縣相原隰度土宜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以上戶部尚書畢鏘等力贊之因採貞明議疏為六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勤惰為殿最聽貞明舉劾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百畝以上即為世業于

孫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做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使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其年九月遂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乃先詣永平募南人為倡至明年二月已墾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奄人勦戚之占閒田為業者恐水田興而已失其利也爭言不便為蜚語聞于帝帝惑之三月間臣中時行等以風竊陳時政力言其利帝意終不釋御史王之棟畿輔人也遂言水田必不可行且陳開濟沱不便者十二帝乃召見時行等諭令停役時行等請罷開河為事墾田已工部議之棟疏亦如間臣言帝卒罷之而欲追罪建議者用間臣言而止貞明乃還守故官尋乞假歸十八年卒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田資百世利事初興而即為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兵人伍袁萃謂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東南漕儲派于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之棟竟劾奏如袁萃言

張朝瑞字子碩海州人隆慶初舉進士除安丘知縣有能聲改補鹿邑集流移嚴保甲奉鄉約大要以惠窮黎過奸究為惡邑強半侵于衛民苦虛賦乃履畝度之復侵地七千餘頃治績最當遷會有嫌者稍遷南京行人司副移戶部員外郎進部中遇當權稅率辭不受萬曆中出為金華知府歲後穀涌責出庫金責糴而平糶民忘其災葺先賢祠拓為崇正書院置田二千餘畝貯經籍延師儒教之士風為振遠濟寧兵備副使兼治河時有議鑿性義嶺通漕渠者朝瑞謂地險非便忤督河大臣意杜門求去遂改浙江進湖廣參政夤然介殘以清淨為理召拜應天府丞遷南京鴻臚卿會黃河西注阻漕朝瑞請塞黃垆口復徐邳故河謂垆之不塞則徐呂之水不流江南漕粟千艘無入京之路議與河臣楊一魁左格不行嘗攝應天府事以先所建表忠祠祀建文朝忠臣未盡為增六十餘人廷推太常卿未下一日疾作瑞坐而逝朝瑞勤學勵行風格執羣其卒也貧不能具殮僚友購而歸之天啓初進益靖恪

其廣守志節孟陽為萬曆進士授南康推官舉法不避豪強御史劉奎既獲罪有司復搆其父置對

或感氣詒許度獨懸問獲視惟謹入為戶部主事權
稅九江盡弛苛禁歸案無長物歷部中出汝寧知府
一意清靜與民休息監司悉其簡傲置下考巡撫吳
自新深知度賢劾奏監司置度治行第一父喪去官
補歸德出無事數十人河決黃埧口河臣檄疏走河
度不可曰水性就下今所疏河反高是逆行也事得
寢尚書沈鯉家奴犯前稟執而扶之鯉聞往謝時人
兩賢馬進陝西副使以病去政補山西入為太僕少
卿時巡撫多缺人或諷度一詣當塗度笑曰有呈身
都御史耶四十年進光祿卿中人傳言橫索度覺其
詐輒云俟奏取進止多氣懾去屬吏挾中人執法者
劾去之累乞骸骨不允尋卒贈戶部右侍郎度初為
諸生知府邵元哲高其文行延為弟子師居月餘以
病謝元哲知其不屈顧念度貧為置田數頃謝曰吾
家無任耕者道之百金復不受元哲嘆曰窮視其所
不取吾今乃益知丘生矣度艱於子家人為置妾久
而還之仍處子也其操行如此

巡按浙江歲大核督屬吏賑恤請蠲田租停織造折
漕糧留鹽課分賑多報可行部湖州見饑民載道而
官無宿儲用便宜發借折銀萬兩易粟賑之乃奏請
服擅發罪帝特宥之與巡撫滕伯翰合陳恤民十二
事詔皆允行民困大蘇布政使陶幼學副使吳晦苑
馬少卿戴鳳翔里居不法劾治之而薦故副使顏鯨
尚賢丞李樂等九人時論以為當改按山東泰安州
同知張壽朋當取秩吏部用為永平推官好禮馳疏
駁之因劾文選部謝廷宋謬妄廷宋坐停俸壽朋改
調好禮尋謝病歸還朝巡視京營進光祿少卿改太
常是時稅使四出海內騷然二十六年冬奸民張禮
等偽為官吏從群小百十人分據近京要地稅民間
雜物不遺蔬果弗予棰撻或至死行旅幾絕好禮亟
陳狀且曰自朝鮮用兵費民富者貧貧者死民心思
亂久矣奈何又加虐政國家縱貧亦不當預會其歛
至此括細民續命之脂膏而曰為國家實內帑辱國
傷政區竊羞之况奸徒所得才萬輸朝廷者不過什
一陛下又何利而為之耶奏入四日未報復具疏趣
之帝大怒傳旨錫三級去之外大理卿安陽吳定疏
救帝益怒猶好禮大開廣召典束定錫三級擢邊方

言官復交章論救斥定為民已下好禮既命嚴衛威
緝于是禮等三十八人俱下詔獄其害亦除好禮之
官未幾請急歸家居十五年卒天啓中贈太常卿定
字子靜好禮同年進士由南樂知縣入為御史疏請
停止內操言聚至尊於干戈之場試戰伐於禁省之
地佳之則不祥玩之則不震假使習練有成無聞帝
王盛節况練未必成且有隱憂足慮乎忤旨奪俸出
按山東僉事吳之彦者前為御史與趙用賢絕婚至
是定劾其僉罷去積資權大理丞進少卿十七年以
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黔國公沐昌祚貪縱為巡按
御史楊紹程所劾降旨切責定因刊制詞及禁革諸
事樹之黔國府第前昌祚大慚夜使人竊去定復寤
章論列帝再切責全立功自贖時叛賊思簡招緬甸
兵侵孟養克之遂犯迤西猛廣定告急詔定及昌祚
移鎮要害假便宜進兵已而賊直逼永昌騰衝定等
力拒之賊乃引退無何賊首賀正復結緬甸作亂昌
祚已部勒將士刻日進兵忽稱此屬皆良民不得輕
勒諸將遂班師定憤復飛章彈劾且引罪乞休給事
中王德完請安置昌祚南京令其子代鎮帝乃視昌
祚冠服遠治其爪牙昌祚自是不敢肆二十年下獄

等十寨蠻人為亂定督兵進討斬首千二百有奇俘
獲二千招降六百帝為宣捷告郊廟進定右副
都御史子一子官昌祚亦加少保故事雲南歲貢金
二千兩至是驟加三千尋用閩臣言減五之一定以
金戶盡死亡極言不可增狀帝怒命仍以五千為額
其秋召拜大理卿請假去二十六年起故官遂以救
好禮削籍久之遇赦復官致仕既卒以軍功贈兵部
尚書
鄒觀光字序如雲夢人生四歲輒能讀書九歲為諸
生未冠舉於鄉尋舉萬曆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官
曹無事日借魏允中顧憲成刺廷簡講求經世務父
憂歸三年間人罕見其面起除吏部主事粗衣糲食
積蓄不倦累遷驗封郎中發吏偽增歲月得官者百
人曹署為之一清二十年以考功郎中佐陸光祖司
外察力拒請謁僥倖者悉不免先是陳與郊掌吏科
交通文選郎謝廷來考選納賄濫授科道至是論點
者五人御史張應揚因請并罪與郊廷來時二人已
進太常少卿遂皆視職觀光尋代王敬為文選郎中
列上鈐政四事其一崇推讓言者見一二御史當遷
轉時爭一俸至于攘臂臣竊耻之請在內大僚及吏

兵二科都給事中文選考功職方部中在外巡撫及提學憲臣拜命之日舉一人自代臣部即著之籍以需後用既教推讓之風復得賢才之用一更事例如進士服闋三甲應除外吏者得視二甲除部曹二甲應官南都者留官京師若是則本應為部曹京官者何以加之中書行人推官知縣年未三十不得為科道惟庶吉士改授則不然豈數歲之閱歷不敵兩載之優閒臣以為若此者宜更也一破拘學如遺疆重地宜擇賢才令稍值多事偶一擇人遂與怨讎銓臣左顧右盼祇付之不必才且賢者不幾輕視封疆哉

遠方郡縣例除舉貢倘界之進士便謂狹荒故銓臣率需次而不敢授即或授之旋必議調抑何拘也諸道監司近有入為京卿者惟郡守獨無不知刺治拊循壽藉郡守何獨輕之此資格當破也一酌推陞建言諸臣難察沉抑請別其時之久近言之當否品之優劣予以量移寄恭釋明者不曰毋得混推則曰不許驟用是聖意特惡夫混與驟耳豈謂終不許推用哉疏入不報會給事中喬禧論陸先祖并及觀光遜移疾歸後歷南京太僕少卿觀光留意理學里居行義甚格為考功最有名論者謂觀光是年外察及趙

南星次年京察為先後考察之冠云王教潯川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文選部中佐陸先祖澄清吏治為權要所憾都給事中胡汝寧遂承風論列事旋白二十年春先祖議用萬國欽建寧推官饒仲刑部主事二人皆建言罷黜者帝怒責先祖市恩盡削選司諸部籍時教以疾在告不署名乃與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充陳遵璋並點閣臣趙志半及先祖論救亦被譴讓教遂永廢是時帝疾建言諸臣一斥輒不起教之後孟化鯉馮生虞成以推用五臣空司而遂自是銓臣相戒無復登榜事者矣先是楊魏秉銓與政

府一無抵牾故為選部者咸從容取京卿而去自陸先祖孫鑑陳有年相繼與政府抗政府不能容一時選部若教觀光化鯉生虞及顧憲成皆不獲安其位雖諸臣自以強直忤帝其所以去亦不盡由帝意也化鯉生虞憲成自有傳

章嘉禎字元禮德清人萬曆八年進士授蒲圻知縣憂歸補當塗歲大旱蝗飛蔽天將及境嘉禎禱之一夕蝗盡赴水死民有治地得金者金錫嘉禎二字持以獻曰天賜也嘉禎取金熟視之繆曰此文乃嘉祐固宋物也令籍入庫御史喬璧呈按部至索行帳嘉禎

不為其壁星怒夜宿太平驛見驛中為位祀嘉禎召
丞欲捷之丞言今有德于民民皆奉祀何捷丞為壁
星趨其驗丞出食頃擔囊而至皆民所祀嘉禎祠版
也壁星大感動特疏薦之擢兵部主事移禮部二十
一年尚書陳有年東銓調為己屬歷文選員外郎明
年坐會推內閣失帝意即中顧憲成削籍嘉禎亦謫
羅定同知解職歸里長孫生有詔起廢吏部錄上削
籍官范偽等百有十人左降官鄒元標等九十六人
帝還回久之三十六年始起嘉禎憲成及于玉立王
士昌四人嘉禎得南京刑部主事再遷尚寶丞時憲
成已卒奏言微臣幸荷賜環乞盡起元標偽等列之
朝者且益憲成及孟化鯉以慰幽魂不報歷通政泰
議右通政時方嚮用坐忤御史劉廷元中以京察時
貶秩調用遂歸天啟改元起兩淮運司判官三遷大
理左寺丞卒嘉禎操行純粹負經濟大畧而托于當
路竟不獲展其志焉

事家甚放擇入為虞衡主事改儀制進員外郎專
司冊庫凡王府請名封朝報夕奏據吏無敢牟利帝
將建東宮既報吉矣以冊寶未具傳諭易期奉朝駭
愕憲寵與首輔沈一貫同郡懇請一貫封還大禮遂
定尋進部中皇長孫生憲寵言于內侍李廷機請頒
赦天下尊上聖母嚴號一以皇長孫禮行之禮成擢
光祿少卿久之奉使韓府遂引疾歸天啟初用薦起
官再遷右通政既陳加賦之害極言民膏盡竭寇盜
已起當減賦以弭之帝報曰加賦非得已今何策以
濟兵食併列以聞憲寵乃條上屯田墮筭鼓鑄三事
帝頗採納五年報南京太僕卿憤魏忠賢亂政清流
盡斥復引疾歸憲寵清介恬雅於世味泊如門戶既
興無所附虎猶為小人指目列之東林竟遭削奪崇
禎復之卒于家

洪文衡字平仲歙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帝將封皇長子為王侍同官賈巖合疏爭之尋改禮
部與部中何喬遠善喬遠坐誣被謫文衡義不獨
留時已遷考功主事竟引疾歸後帝大斥吏部諸部
文衡亦改南京工部歷部中力按舊章杜中貴橫索
凡諸冗費節者為參官工部元年始進光祿少卿太

三年改太常督四夷館時中外競請起廢帝車報寢至是特起顧憲成已辭疾而朝責猶憚其登用御史徐兆魁首疏力攻之文衡慮帝惑兆魁言抗章中書且曰今兩都九列強半無人仁賢空虛識者浩歎所堪選擇而使者祇此起廢一途今憲成尚在田間已膺網羅俾聖心愈疑連茹無望則是貽禍賢者流毒國家實兆魁一疏基之尋進大理少卿以憂去泰昌元年起太常卿時光宗既崩議升附文衡請祝麻宗曰此肅宗一時崇奉之情不令古誼且廢宗嘗為武宗臣矣一旦加諸其上禮既不合情亦不安當時臣予過于將順因循至今竊謂情陰于一時禮垂于萬世更定之舉正在今時疏格不行未幾卒贈工部右侍郎文衡天性孝友居喪不飲酒食肉不處內者三年生平不妄取一介士論許之同邑鮑應鰲字山甫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除戶部主事以清操聞三十一

之吏部而應鰲故與東林及李三才善群小忌之于是南京御史孫光裕給事中劉文炳連章誣說遂謝病歸天啓初以故官召旋擢尚寶少卿改太常卒贈太常卿

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生有至性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母病連年朝夕侍湯藥不離側母嘔血臨而食之奉于鄉知縣憫其貧道以絕田二百畝謝不受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興化知縣大水壞堤民失業力請蠲賑上官不應遂自疏于朝坐越奏停俸然折浮糧蠲逋賦竟如所請稍遷南京刑部主事劾祭酒馮夢禎兩廣總督侍郎陳大科不檢兩人遂罷去進部中出為平樂知府地多瘠種不習官法寧死不敢見有司奸吏因得肆侮往往致變東鳳多方諭教始稍稍出見為開示誠信撫以寬大其人大喜遂相親如子弟因白督學監司擇年十五以上俊秀者俾之入學由是漸知禮讓稅使橫行東鳳力抗之民得安業以才調常州故事知府蒞任屬邑飾供帳值千金東鳳一切廢去布幘瓦器身先儉樸雅政明敏案無留積胥吏無所牟一錢奸人劇盜擒賊殆盡郡中無聲居四年遷潁州兵備副使訓武練兵治貧蠲糶康

吏屬吏凜凜居踰年見時事亂紛遂謝事歸尋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並辭不就卒于家初東鳳知常州與無錫知縣林宰復東林書院聚郡人顧憲成允成錢一本史孟麟高攀龍劉元珍薛敷教安希范張納陞諸人講學其中東林之名以是起其後曾櫻來知府事復振興馬錫人乃合祀之曰三公祠王述古字信甫禹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富陽知縣以才調崇德治尚簡靜不屑簿書期會以故不得大吏歡隨牒平進為戶部主事又以崇德事註誤謫知內丘入為刑部主事歷郎中故書獄起當事者欲窮治胡化以累郭正域述古力爭化得免楚王劾宗室華越等尚書蕭大亨欲以謀害親藩論死正域主謀與同罪述古又力爭且曰誰非高皇帝子孫一旦駢戮數十人勢且激變戕殺大吏孰任其咎事亦止其後宗人果殺趙可懷人以是稱述古先見三十二年出為常州知府部內多貴族憚述古端介不敢干以私織造中貴道其境述古不出迎中貴怒訴之御史御史令其僚刺之述古曰幸語按君吾不為側媚也其勁直如此父喪除起知保定舉治行卓異遷陽和兵備副使代王廢長子潯渭立次子潯莎廷議爭

之二十年不決至是再下撫按勘巡撫汪可受初惑諸道監司讖頗主潯莎述古力辯其非且以秦府承和王惟耀事為證可受大悟自是搖撼百端屹不為竟得改正述古之力也順義王捨力克卒其孫卜石兒常嗣而五路要挾不已邊臣又居為利迄五年封事不成述古博識遠人得其要領言于當事曰夷性難厭惟堅持故事無所增減其心自定今志順求婚兀慎擺要諸酋求賞情更迫切操縱在戎何為倒持授人柄當事者初然之後五路擁眾城下諸將懼爭尤述古述古持蓋堅五路迄不敢肆已通事馮大梁交通事覺亡去浮賞盡裁五路絕望封事遂成時述古已進按察使錄功再進右布政使兵備如故命需次為巡撫河南鄉試主考吏部員外郎周士顯發策言六經亂天下而有餘述古憤昌言曰自古小人未有毀六經者自王安石廢春秋國論無所取衷而中原遂淪于金因惡道學并進學六經詆毀孔孟豈孔孟亦當因東林連坐乎語聞于朝朝責惡之會再舉卓異言路遂有毀之者未及遷而卒述古舉進士與高攀龍薛敷教歐陽東鳳公出越南星門後四人更相砥礪並以名節顯時論稱之

姜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歷建昌衛州二府推官入為大理評事三十三年以囚多瘦死疏言行棧之間一日而斃者十五人積日而計亦何紀極又况海內小民罹災被而轉死溝壑及為礦稅之所羅織紹瑞之所攫噬含冤而畢命者又復何限乞下德音凡囚罪可原者亟為矜宥勿致淹繫愁苦無聊之民時賜賑救且盡除礦稅毋使宵人竊弄魁柄賊虐蒸熬不報歷刑部員外郎出為泉州知府遷廣東副使並有條進山東南泰政分守登萊時福王以帝爰予封國河南詔賜田二百萬畝跨山東湖廣之境及王既之國遠中貴徐進來督賦勢甚張志禮抗疏諫曰臣所轄二郡民不聊生且與倭為隣日勦保障其不宜有藩府莊田以擾茲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餘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賜田二百頃延連數十郡者乎繼此而封尚有瑞憲桂三王也倘此例而請將予之乎不予之乎不予則豈非毛裏之親予之則將無地可給况國祚靈長久且未艾嗣自天家子姓各據今日故事以請臣恐方內土田不足供諸藩分裂也帝得疏大怒貶三秩為廣西僉事久之遷江西參議天啓三年由浙江副使入為尚寶少

卿尋進卿河南進玉璽魏忠賢欲志禮獻之志禮不可忠賢怒令私入劾其衰老遂乞休詔加太常少卿致仕已而削籍崇禎初復官志禮性淳樸所居多故績亦以行誼稱于鄉

馮應京字可大盱眙人萬曆二十年進士嘗官都曹會年襄變起乞一遠邑自效以母憂不果起授戶部主事督薊鎮軍儲以廉幹聞尋調兵部進員外郎二十八年擢湖廣僉事分巡武昌漢陽黃州三府應京素厲行檢以命世自期至是絕貪墨摧豪強風裁大著稅監陳奉橫恣巡撫支可大以下唯諾惟謹應京獨以法裁之然奉不能悛培克萬端至伐塚毀屋剝孕婦溺嬰兒軍民人人思亂其年十二月有諸生妻被辱赴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焚震地遂奉入奉麻欲與奉俱死諸司馳救乃免然其下多被傷應京因民不忍為捕治其爪牙奉怒一日陽餉食而置金其中應京復暴之益慚恨明年正月置酒邀諸司以甲士千人自衛遂舉火箭焚傷民居民羣擁奉門號呼奉遣人擊之多死乃碎其屍諸逮民並洵洵可大喋不敢出聲應京獨抗疏列其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抗命凌勅使帝怒命取雜職調邊方給事中田

大蓋御史李以唐等文章劾奉乞宥應京帝益怒除
應京名是時襄陽通判卹宅推官何棟如棗陽知縣
王之翰亦以忤奉被劾詔宅之翰為民棟如遠遠儀
以都給事中楊應文論杖逐并遠應京宅之翰三人
頃之奉又以抗拒強劫武昌同知卞孔時孔時亦被
遠縱騎抵武昌民知應京獲重譴則相率痛哭奉乃
大書應京名列其罪榜之通衢士民見者益憤聚眾
大譟至數萬人圍奉廨奉窘逃匿楚王府遂執其爪
牙六人投之江并傷縱騎嘗可大助虐焚其府門可
大亦不敢出奉潛遁泰隨三百人引兵追逐射殺數
人傷者不可勝計日已曠猶紛相擊應京因服坐檻
車曉以大義乃稍稍解散奉亦心悸匿楚府逾月不
出亟請還京大學士沈一貫因極言奉罪請立代還
科道亦多言之帝猶未許俄江西稅監李道亦奏奉
侵匿狀乃召選練其事于承天守備杜茂頃之東廠
奏縱騎有被擊死者帝愠甚手詔內閣欲究主謀一
貫慮再激變力言民心宜拊請亟遣重臣代可大拊
循因以侍郎趙可懷薦帝乃詔可大官令可懷馳往
未至可大已遣兵護奉行舟車相銜數里不絕此可
懷入境亦遣使護之奉得返還而去而應京之就遠

也士民擁檻車號哭奉不得行既去則家為位祀之
三郡父老復相率詣闕訴冤帝不省吏科都給事中
郭如星刑科給事中陳維春更連章劾奉帝怒誦兩
人遣方雜職繫應京等詔獄考訊久之不釋應京乃
于獄中著書昕夕無倦三十二年九月星變修省廷
臣多請釋繫囚于是應京及宅棟如獲釋之翰先瘦
死而孔時繫獄如故應京志操卓犖學求有用不事
空言為淮西士人之冠出獄三年卒天祿初贈太常
少卿謚恭節棟如無錫進士居官守正既為奉所陷
襄陽人赴闕訟冤不聽及出獄削籍歸家居十七年
天祿初始起南京兵部主事會遼陽陷議募兵棟如
自請行遂請資幣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南至而
廣寧復陷又自請出關視形勢乃進太僕少卿充軍
前資畫棟如志銳而才疏初在浙不能無浮費所募
兵畏出關又多逃亡及是兩疏論熊廷弼王化貞功
罪語頗侵當事給事中蔡忍充朱童蒙御史陳保泰
遂交章劾棟如棟如疏辨因請非時考察京官用清
朋黨朝貴益恨遂下詔獄榜掠傳至五年秋竟坐職
戍滌陽崇禎初復官致仕卒之翰絳州人由鄉舉官
棗陽力阻開礦遂被遠天祿初贈光祿少卿孔時既

長繫廷臣救者章數十上帝皆不省四十一年萬壽節葉向高儀以為言乃削籍放還憲宗立起南京刑部員外郎

麻容字如水宣城人萬曆十一年擢第授戶部主事用清望調吏部稽勲司歷文選員外郎稽勲部中時同官趙南星以忤柄臣去國容抗疏曰南星斥必不可縱之奸廷必不可櫻之勢何負于朝廷而放逐不旋踵乞召還以重計典否則閣臣託專擅之說竊明旨以攬魁柄臺諫承閣臣之指借彈章以亂官方銓臣畏群毀而迫于無可奈何啓扶同蒙蔽之禍將趨附成風奉公之士危罔上之惡作疏入政府惡之尋出為山西參政分守汾州歲饑浚以地產鐵林之可以招流移少弛其禁民甚賴之率屬吏捐贖錢置倉積穀視豐歉出納一方遂為永利遷山東按察使稅使馬堂肆虐臨清民不堪命市人數千環謀其門堂懼令人從內發矢射殺二人衆遂大譁火其署格殺其爪牙三十四人堂窘甚賴守備王煬救免堂初惡德煬業已伏聞有疾煬者謂煬實主謀易贖上奏煬遂被死于獄時捕治亂民急衆多逃亡有王朝佐者雅仗義輕生獨詣吏自承曰殺人者我也無與衆人

事請獨當之當事猶欲株連容等曰稅使實激變奈何激殺吾民孰不可平以朝佐名上得旨報允此行刑朝佐引頸受刃顏色不變鄉人義之為立祠奉祀容治獄務得情獄積山積批閱每至夜分遂積勞成疾會遷河南右布政使卒于道貧不能斂僚友資給歸其喪吏部尚書李戴等頌其清節于朝詔贈太僕卿容四歲而孤性孝友拜吏部歸紳適卒親友出迎數十里獨吳氏兩甥不至容問故或對以母疾尋且至及葬又不見容訝曰得非吾姊有故乎急易服間道泣而奔時長吏及鄉紳冠蓋鱗集忽失容骨愕

臨聞以姊喪故皆咨嗟太息而散孫三衡字孟璠劉永澄字靜之寶應人八歲讀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印為位拜之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不好吏事獨選為順天教授勉諸生以聖賢嚴課程飭行檢束修之觀不及于門學者稱為淮南夫子遠國于學正雷震郊壇李廷機為禮部具修省事宜不及求言永澄上書曰災異求且言自漢唐迄本朝未之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聞人言災異詔中不及朝政郭汝愚疏論之炳烈千古然則審諛諂之門務容容之福者可謂朝廷有人乎故為公報主計無如聞言路為永澄

報公計亦無如請公開言路廷機永澄歷主也得書

默然楚宗妖書京察諸事起永澄將具疏有所糾彈

適其父至京師焚其草而止滿三載當遷官永澄唱

然曰陽城為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况身為

國子師乎遂引疾歸家徒四壁立絕不干錫有司李

三才雅敬永澄而憚其方介每見輒屏去服御疏布

相對同年生為揚州推官念其貧吏人有所求者令

以金進永澄峻却之曰所求當得何以金為所求不

當得又何以金為真所謂不知故人者矣居恒寡交

游惟與顧憲成高攀龍劉宗周文震孟善以風節相

期四十年起兵部職方主事病不赴卒于家年三十

七劉宗周曰靜之好論古人得失嘗曰古人性矣千

載之下為吾檢點安知千載之下更無檢點我者其

刻勵自任如此

論曰諸人敬歷中外論建伐伐凌厲之節如喬松挺

勁異於凡草矣顧守拙于中責落類萎振拔罕能

而櫻稅使之鋒者被奪尤棘當斯時也蓋明事其友

友矣

明史卷三百三十

列傳一百八十一

宋 纁 陸光祖 孫 鏞

陳有年 孫丕揚 蔡國珍

李 戴 楊時喬 趙 煥

鄭縉之

宋纁字伯敬商丘人嘉靖中舉于鄉賊師尚詔陷歸

德聞纁賢戒勿犯其家三十八年成進士授永平推

官治行最擢御史出示兩關按應天諸府風裁甚峻

徽州知府何東序以強直被謗將議調抗疏雪之隆

慶改元再按山西俺答陷石州將士捕獲七十七人

當斬纁訊得其誣釋者殆半靜樂民李良兩化為女

纁言此陽衰陰盛之象宜進君子退小人以挽氣運

穆宗嘉納之四年擢順天府丞尋以右僉都御史巡

撫保定諸府核奇軍營缺伍虛冒歲省餉可三萬汰

冗兵如之又罷諸道援兵春秋往來防禁曰侯羽檄

至師出未晚也於是省行糧無算萬曆初張居正擅

朝意多相左遂引疾歸居正卒廷臣交薦再以故官

撫保定復鹿諸縣饑既發賑始奏聞帝以近畿宜俟

報命自今災重及地遠者許便宜賑貸餘俱奏請著

為例尋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十二年召還戶部遷左

侍郎明年改督倉場陳恤民之政請減額解贖錢民壯子兵諸役已裁者勿徵民間工食因勸帝崇儉惜財又明年代畢鐸為戶部尚書時民壯工食已減半復有請盡蠲者總因并厝日諸費奏裁之有司徵賦懼缺額往往鞭撻取盈總言水旱頻仍有司考成請得視災傷為上下由是官民交便山西連歲凶荒賴社倉獲濟總因請推行天下以紓贖為糧本不足則勸借富人或令民輸粟給冠帶俄上言遠儲大計至屯田益築近諸邊年例增至三百一十六萬視弘治初且八倍宜及今塞上無事修復屯政諸棄地盡令

開治商人墾荒中並者所司加意撫之帝皆稱善從焉十六年以聖節賞賚詔取部帑二十萬總執奏不從未幾王將之國復取三十餘萬市珠寶總亦爭之強乃減三分之一故事金花銀歲進百萬兩帝即位之六年命增進二十萬遂以為常總三疏請停加額帝終不許總練達國體砥節首公為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為酌盈虛籌緩急奏報無需時上下賴之而都御史吳時來以吏部尚書揚巍年老求去覲代其位忌總名出己上兩疏劾總因杜門乞休帝不許及巍去卒以總代之巍為政寬更多奸弊遇事輒

請命政府總杜倖門純請寄獎廉抑貪罪黜吏詭冒恭撥者百餘人精心獨任於執政一無所關白會文選員外郎缺官總擬起補鄒元標奏不下再疏起之大學士申時行遂調旨切責斥元標南京頃之總擢序班劉文潤為詹事府錄事時行以文潤翰墨得官不當任清秩騰疏劾總是時殿閣中書亦多以貴進而時行獨爭一錄事總知其有意辭訖五疏乞休既不得請則鬱鬱成疾遂卒詔贈太子太保諡莊敏總凝重有識議事不苟石星代為戶部嘗語總曰某郡有奇羨今日察得之可濟國需總曰不然朝廷錢穀

寧蓄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星慨然有即言漕糧宜改折總曰太倉之儲任紅腐耳不可置絀一旦不繼何所措手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輒曰此沽名耳罪之適成其名于慎行嘗稱帝寬大有容總慨然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微者概置弗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後果如其言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祖淞父果皆進士淞光祿鄉果刑部主事光祖年十七與父同舉于鄉尋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溇縣知縣民苦徭多轉徙奏併五

十里為四十以寬息之創築縣城練壯士為義兵後曲周賊李邦珍起獨不敢犯濬兵部尚書趙錦檄畿輔民築塞垣光祖力言不便錦怒劾之光祖不為動言於巡按御史請輸產值民乃安內鄉王奪民產封丘王遣蒼頭販私鹽暴橫道路光祖一裁以法上官交薦當內召以宗人炳掌錦衣勢薰灼力乞南曹乃遷南京禮部主事會歲大校上官不為奏光祖力乞獨賦得請而後行南曹多暇日與趙貞吉殷邁王時槐談說各理尋請急歸召為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時嚴訥為尚書雅重光祖議無不行景寧王入京自

言設醮祝釐為有司所毀世宗怒將罪有司先祖議王擅離國境違祖制宜加罰所言不足聽事乃寢諸王府襲封請婚諸濫費方伎佞幸貴戚非分陳乞並格不行先是裕王長子堯世宗不令羣臣致祭至是次子又堯光祖力持得致祭如禮及神宗生又請告廟受賀事雖不行議者稱其識體後訥改吏部調光祖驗封郎中改考功光祖能知人王崇古系藩方違時王一鶚挂吏議力雪之既改文選益務汲引人才雖逸客冗沓靡不訪逮或言鈺曹要重何不憚造請光祖笑曰此正鈺郎事也若欲我樹棘高戶鈺次天

下士耶時者碩登進無遺又破格超擢廉能吏如潮州同知王化擢廣東副使鳳陽同知江東擢陝西僉事辰州通判邵元善擢四川僉事並由鄉舉廣安知州張澤擢雲南僉事淑浦教諭李拱擢大理評事並由歲貢生碣石衛經歷郭文通擢肇慶同知東寧衛經歷蔡琮擢澄安通判福清縣丞陳永擢興化通判河內典史謝侃擢曹縣知縣並由胥吏由是下僚競勸吏治改觀訥亦推心任之故光祖得行其志而左侍郎朱衡樹光祖推己南部尚書有後言御史孫丕揚遂以專擅論劾時光祖已遷太常少卿坐落職閑住高拱陷徐階階故人賓客悉避匿光祖獨為排解後拱罷揚博代為吏部聞其事義之特起南京太僕少卿未上擢本寺卿又進南京大理卿甫半道心動遽奔歸父已疾革遂遭喪萬曆五年起故官張居正以奪情杖言者光祖遺書規之及王用汲劾居正居正黨謀諸馮保將中以危禍光祖時入為大理卿力解得免居正與光祖同年相善欲援為助光祖不允說隨及遷工部右侍郎議漕糧改折居正忿曰浙人難共事如此先祖正色曰忝構九列寧不得論天下事耶公奈何訥詆拒人居正不懌而罷御史張一觀

遂希指論之光祖遽引歸十一年冬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甫旬日召為吏部右侍郎與尚書楊巍協心任事凡居正所擯老成名德悉引布九列兩都漕濟稱盛而李植江東之輩力追求居正罪光祖曰居正府權非弄權也且輔翼功不可泯議與言路左及植輩以丁此呂故攻巍光祖右巍頗詆言者言者遂羣攻光祖光祖力求散地乃由左侍郎出為南京工部尚書御史周之翰不習先朝事劾光祖附宗人炳得清華帝察其誣不問光祖既出都阻凍因訪總督張佳甫于密雲二人雅相善遂並轡觀塞上形勢佳

遂用光祖代之而以趙錦代光祖御史王之棟言二人不當用帝怒駭之棟雜職時部權為內閣所奪棟力矯之遂遭挫抑光祖不為憚獨行已意一無所拘中涓請寄亦絕嘗以事與時行逆時行不悅光祖謂曰僕初受知華亭徐公華亭欲用一人僕不可華亭曰已聞之上矣僕應曰誓不敢以所未信阿公意華亭始若不堪已卒見信僕老矣以報徐公者報公不謂公望之深也其秋時行謝政特旨用趙志臯張位代之時行所家薦也光祖言輔臣當先推不當內降帝命不為後列二十年大計外吏力杜倖門去留惟允給事中李春開王遵訓何偉丁應泰御史劉汝康皆以先為外吏有物議悉論黜之又舉廉吏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人風勵天下時論翕然稱焉頃之以推用饒伸萬國欽忭音文選郎王毅以下蓋遵光祖謂事由已出引罪乞休為郎官祈宥不許及會推閣臣廷臣循故事首先祖名中官田義董素銜光祖乘機於帝前抑掄之詔報曰卿前請廷推推固宜首卿意蓋斬之也光祖知時不能容日懷去志無何以王時槐蔡悉王燕沈節甫老成魁文特推薦之給事中喬誦遂據劾光祖及文選郎鄒觀先且言時槐等

不當用光祖遂力求去許馳驛歸在籍五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光祖清強有識練達朝章每議大政需其一言而定六任六已未嘗為意初官禮部登曹將用為尚寶少卿力讓時槐既為玉揚劾罷後再居吏部知玉揚賢推轂甚力趙用賢沈思孝以論此呂事與光祖齟齬後亦數推轂之御史蔡時禹陳登雲嘗劾光祖光祖以登雲有才識引為知己時禹視雖兩淮以言罷職商人遂許於南刑部光祖時為尚書雪其誣而罪妄訴者人服其量然亦好任機智時以氣凌人故多不理於口云弟光祚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次中璫戚皖奴隸竄籍府軍者以光祖典銓引疾歸起歷禮部郎中隆慶時累疏請皇太子出閣請肅懷王無後從叔紹熿資緣乞嗣固爭不可擢陝西提學副使

四李館歷光祿卿憤張居正奪情復引疾歸里居十年坐卧一小樓賓客罕見其面以故官微進大理卿時兵時來為都御史所議律例多紕繆不可行鐵力爭之帝悉從駁議歷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命甫下會陸光祖去廷推代者再乃召為吏部尚書吏部自宋縝及光祖為政權始歸部至鐵守益堅故事冢卿與閣臣遇不避道後率引避光祖爭之乃復故然陰戒騶人異道行卒未嘗相遇至鐵守故事加徑直焉閣臣積不能平張位尤甚因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用杜專擅鐵覆奏謂廷推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人於朝與衆共之義類奏故倖途非制給事申史孟麟亦言之詔卒如位議自是吏部之權又漸散之九卿矣二十一年三王並封議起率全列疏爭大計京朝官力杜請謁文選員外郎呂琦昌鐵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趙南星亦斥其姻都給事中王三餘凡政府私人若故御史蘇鄭蒸系周赫瀛故都給事中胡汝寧揚文舉苗朝陽少卿徐忝時輩既照殆盡即大學士趙志皋弟亦預焉由是執政皆怒王錫爵方以首輔趨還朝微有訕庇比至而察既已上亦不能無憾會言官以拾遺

論勅稽勲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黃章下吏部鐵議請黃留淳熙于廷詔黃方贊畫軍務亦留之給事中劉道隆遂言淳熙于廷既被勅不當議留乃下嚴旨責部臣專權結黨鐵等既言淳熙爲臣鄉人安貧好學于廷力任西事尚書石星極言其才今寧夏方平臣不敢以功爲罪且既名議覆不嫌同異若知其無罪以諫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諷不忍爲也坐不引罪奪鐵俸貶南星三官淳熙等俱勒罷鐵遂乞休且白南星無罪左都御史李世達以己同掌察而南星獨被譴亦爲南星淳熙等訟

帝皆不聽於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少卿魯乾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賈若助教薛敷教交章訟南星寃而泰來詞尤切其畧曰臣嘗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張若正以奪情故用御史朱璉謀借星變計吏籍制衆口署部事方逢時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蔡文範習孔毅輩並掛察籍不爲衆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惟謹考功郎中孫惟清與吏科秦耀謀盡錮建言諸臣中行等其時今輔臣趙志臯張位撫臣趙世卿亦掛名南北京察公論寃之丁亥鄉

史王國力折給事中楊廷相同官馬允登之邪議而尚書楊巍自許橫按考功郎徐一楨立調停之畫溼涓失辨亦爲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旁咨博採異實稱情邪論盡屏貪墨必汰乃至鐵劉涓陽之情南星忍秦晉之好公正無滄此者元輔錫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干計典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矣矣故道隆章上而專權結黨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議留一二庶僚爲結黨則兩都大僚被拾遺者二十有二人而閣臣議留者六詹事劉虞夔以錫爵門生而留侍郎李尚思以兩次輔同年而留獨可謂之非

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兼攝以來已非一日尚書自張瀚廉清而外選郎自孫鑠陳有年而外莫不奔走承命其流及於楊巍至劉希孟謝廷梁而掃地盡矣尚書宋纘稍欲振之卒爲故輔申時行辭訖以死尚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輔臣王家屏虛懷以聽銓叙漸清乃故輔身雖還里撤伏垣墻投意內璫張誠田義及言路私人教及觀光遂不久斥逐今祖其故智借拾遺以激聖怒是內璫與閣臣表裏以籍勅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今日南星去而王顯仁蓋國士馮養志之徒進彼皆以貨

取者也將來必掣權以阿閣臣而後為不專權必拉
黨以附閣臣而後為不結黨乎既入帝怒譴孔兼泰
來等世達又抗疏論救帝益怒盡斥南星淳熙于廷
黃為民鑑去志益決以專權結黨之說不可不明乃
上疏言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結
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非人臣敢干人臣所司謂之
職掌吏部雖以用人為職然進退去留必待上旨是
權固有在非臣部得專也今以留二廢僚為專權則
無往非專權以留二司屬為結黨則無往非黨矣如
避專權結黨之嫌畏縮其懷使銓職之輕自臣始臣
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
說終不明於當時後來者且以臣為戒又大罪也周
請賜骸骨仍不允鑑遂杜門稱疾疏累上帝猶溫旨
慰留賜羊豕酒醬米物且敕侍郎恭國珍暫署選事
以需鑑起鑑堅卧三月疏至上乃許乘傳歸居二
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鑑性不諧俗亦不以忤俗
自賢曰忤忤取時名非人情也大臣不合惟當引去
否則有職業在謹自守足矣其居官志節如此子如
法如洵皆進士如法初官刑部主事以諫阻鄭貴妃
進封貶朔陽典史久之移疾歸廷臣累薦悉報寢卒

贈光祿少卿如洵山東參政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父克宅自有傳有年舉嘉靖
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歷驗封郎中萬
曆元年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錦衣都督希孝賄中
官馮保授張懋例乞贈王內閣張居正主之有年持
不可草奏言在今功臣沒公贈王侯贈公子孫襲者
非奇功異能生死止本爵懋昔贈王廷臣議咸執不
可即希忠父輔與議亦云然後雖獲贈不可為制希
忠無勲伐可紀生前被恩已踰沒後豈當濫寵時左
侍郎劉光濟署部事素善朱氏又受指居正將假廷
議予之為刑易其業有年直前力爭竟以原奏上居
正怒不從有年即日謝病或諷且留有年曰吾職在
司封封孰大於贈王此既失職可腆顏就列哉遂去
終居正世不召十二年始起稽勳郎中歷考功文選
謝絕請寄公正自持除日一下中外允服為先後選
郎冠明年擢太常少卿又明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江西核吏治懲貪墨部內風清尚方所需陶器多奇
巧難成後有詔諸奇巧及非急需者許量減有年引
詔旨奏請帝不從內閣申時行等因爭乃免十三年
五年與平粵岡劇賊黃清等資銀幣明年南畿浙江

大侵詔禁隣境閉糴於是商舟連播雲集畿人尤聚而江西去歲亦儉粟旋匱羣請有年禁遏或言宜示意有司令自爲計有年曰陽奉詔而陰背之可乎哉乃陳濟急六事其一請稍弛前禁令江西民得自救既方出畿商大蓄南京御史方萬山者畿人也入其族黨言劾有年違詔殃民帝怒竟奪職歸歸而教廬被火乃僦一樓居妻孥而身獨棲僧舍布衣糲食意甚安之會廷臣交薦十八年起督操江累遷吏部右侍郎改兵部又改吏部時尚書孫鑑有年里人左侍郎羅萬化又同郡也力引避朝議不許尋以左侍郎

擢南京右都御史二十一年與吏部尚書溫繩共典京察所貶黜咸富人無後言未幾遂代繩位其秋鑑謝事召拜吏部尚書至即止宿公署見賓則於待漏所請屬自絕諸卷人憚之無敢犯部事大慶所用僚屬亦極一時之選相與別邪正斥貪頑崇退讓登進遺佚朝野想望丰采而執政大臣以不得操用人柄不能無齟齬外相引重而內日離明年王錫爵將謝政先推閣臣詔無拘資品有年適在告侍郎趙參魯盛訥文選郎碩憲成往咨之以故大學士王家屏故禮部尚書沈鯉故吏部尚書孫鑑禮部尚書沈一貫

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七人各上家屏時以爭國本去位帝意不欲用又以推及吏部尚書左都御史爲非故事嚴旨責讓且謂不拘資品乃昔年陸光祖自爲入閣地今不當復推鑑丕揚因令錄上先所推姓名而先所推中故有左都御史李世達帝復不悅謂詔旨不許推都御史何復及世達家屏舊輔臣不當擅議起用遂請憲成及員外郎黃縉王同休主事章嘉禎黃中色雜職命下廷臣駭愕於是錫爵首疏論救有年及參魯等既繼之帝並不納趙志臯張位亦以爲言而二人者故不由

廷推因謂輔臣當出特簡廷推非故事由陸光祖交通言路爲之不可爲法帝喜降旨再譙責如兩人指遂免縉等貶謫但停俸一年戶科右給事中盧明諫疏救憲成帝怒駁明詆斥憲成爲民有年抗疏言閣臣廷推其來舊矣曩揚巍秉鈐臣署文選廷推閣臣六人今元輔錫爵即是年所推也臣邑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並由廷推官止四品而取祿開淵則以吏部尚書居首是廷推與推及吏部皆非自今初也至不拘資品自出聖諭臣敢不仰承先朝廷推未有以爲詬者至臣之身而獨遭詬非法

之不善獨臣非其人耳倘嗣是其說遂長使左右得
闕其私卿大夫莫矯其失臣罪益大矣因固乞骸骨
帝得疏憚其詞直溫旨慰答有年自是累疏稱疾乞
罷帝猶慰留資食羊酒有年請益力最後以身雖退
遺賢不可不錄力請帝起廢報聞杜門數月既至十
四上乃始予告乘傳歸歸裝書一篋衣一筍而已二
十六年四月詔起南京右都御史有年已前卒贈太
子太保謚恭介有年風節高天下兩世撫任無宅可
居其妻孥至以油蓋障雨有年嘗合歷代諸史爲
一書丹鉛不輟有言其徒勞者有年曰第患才謝左

馬果勤成一書後世必有賞音未必即覆瓿也竟志
旣而卒

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
擢御史歷按畿輔淮揚矯然有風裁隆慶中擢大理
丞以嘗劾高拱拱門生給事中程文希拱意誣劾丕
揚坐落職候勘已而拱罷事得白言官交薦起守故
官萬曆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政尚嚴
屬吏惴惴自飭部內大治按行閩陞增築敵樓三百
餘所置遠牆萬有餘丈錄功進右副都御史中責焉
保家在畿內張居正屬爲建坊拒不應保及居正皆

怒五年春遂引疾歸其冬大計京官科道陳三謨張
道等希二人指拾遺及之詔起官時調南京御史按
陝西者知保等憾不已密諷西安知府搆之知府羅
織其贓罪報之御史而所遣吏適爲虎所噬及再報
則居正已死事乃解十三年起應天尹召拜大理卿
進戶部右侍郎十五年河北大饑丕揚鄉邑及隣縣
蒲城同官至採石爲食丕揚傷之進石教升於帝因
言今海內困於加派其窮非止啖石之民也誠宜寬
賦節用罷額外徵派及諸不急務損上益下以培蒼
生大命帝感其言命往裁不時徵取皆罷之尋由左

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以病歸十九年冬召拜刑部
尚書丕揚以獄多滯因由公移牽制議刑部大理各
置籍凡獄上刑部次日即詳讞移大理大理審允次
日即還刑部自是因無淹繫尋奏五歲方恤刑恐冤
獄無所訴請赦天下撫按方春時和令監司按行州
縣大錄繫囚按察使則錄會城囚死罪於疑及流徒
以下可原者聞之撫按以達於朝期毋過夏月輕者
立遣重者仍聽部裁歲以爲常帝報從之已條上省
刑省罰各三十二事帝稱善優詔褒納自是刑獄大
減有內豎殺人逃匿楚閩丕揚曰法不可隳也竟奏

捕諭成明年冬改左都御史陳臺規三事請專掌印
重巡方久巡城著爲絮令已請以民隱責吏治如實
戶口闕荒蕪寬賦役興禮教備凶荒撫按以是責守
令監司亦隨事考稽用爲舉刺又言閭閻民瘼非郡
邑莫濟郡邑吏治非撫按監司莫清撫按監司風化
非部院莫飭請立約束頒天下獎廉抑貪共勵官箴
帝咸優詔報許二十二年代陳有年爲吏部尚書王
揚挺勁不撓標格峻整百僚凜然無敢以私干者獨
患中貴請謁乃勅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人自
掣請寄無所容一時選人盛稱無私然銓政自是一
大變矣文選郎馮生虞等以推用何選空司而逐言
官救者皆獲譴浙江巡按御史彭應參以范應期事
被逮王揚皆既救之明年大計外吏九江知府沈鈇
嘗爲衡州同知發巡撫秦燿罪江西提學僉事馬獨
龍嘗爲刑部主事發御史祝大舟賍賄遂爲庖者所
惡至是考功郎蔣時馨黜之而王揚不能察及時馨
爲趙文炳所劾王揚力爲辨雪謂繫由丁此呂此呂
坐逮又深詆沈思孝於是思孝及員外郎岳元聲連
章許王揚王揚請去甚力其冬帝以軍政故敗南京
言官三十餘人王揚時猶在告偕九卿力諫弗納已

而帝惡大學士陳于陞論救請諸言官違方王揚等
復抗疏諫帝益怒盡除其名初帝雖以夙望用王揚
然不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起廢輒報罷
王揚以志不行已懷去志至是杜門踰半歲既十三
上多不報至四月溫諭勉留乃復起視事主事趙學
仕者大學士志阜族弟也坐事議調文選郎唐伯元
輒注饒州通判俄學仕復以前事被評給事中劉道
亨因劾吏部附勢語侵王揚博士周獻臣有所陳論
亦頗侵之王揚性素剛不堪受控疑道亨受同官周
孔教指獻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時復累疏乞休最

後貽書大學士張位懇其擬旨允放位如其言王揚則
則大恚謂位有意逐已遂疏言權臣主謀鷹犬効力
誠位及道亨孔教獻臣思孝甚力且云諸人結爲死
黨共逐時賢時賢王揚自謂也帝得疏不直王揚位
亦疏辨求遂帝復詔慰留而位同官陳于陞沈一貫
亦爲位解王揚再被責讓遂堅卧乞歸詔許馳傳去
二十九年超南京吏部尚書辭不就及李戴免帝難
其代以侍郎楊時喬攝之時喬教請簡用尚書帝終
念王揚廉直三十六年九月召起故官屢辭不允明
年四月始入都年七十有八矣當是時萬幾廢廢朝

署空虛章奏寢闕大臣憂譏畏讓率思引退言路鴟
張國是清亂丕揚勁節不渝見朝政大變時行數息
三十八年大計外吏黜陟咸嘗又奏舉廉吏布政使
汪可受王佐張偲等二十餘人詔不次擢用先是南
北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
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竣各收召朋徒干
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竣崑山人
也其時御史蔡兆魁喬應甲劉國縉趙繼芳劉光復
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
春輩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竣聲勢相倚大臣多畏
避之至是繼芳巡按浙江有偽爲其書揭紹徽國縉
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元
弟又言秦脉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
州謂王國玉國富平即丕揚也國時以兵部侍郎巡
撫保定圖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與丕揚皆秦人故
曰秦脉蓋小人設爲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書乃
達之丕揚所丕揚亦不爲意會御史金明時居官不
職慮京察見斥上既力攻圖并詆御史史記事徐縉
芳謂爲圖心腹及圖縉芳既辨明時再劾之因及縉
芳偽書事國縉疑書出縉芳及李邦華李炳恭徐良

彥周起元手因目爲五鬼五人皆選授御史候命未
下者也當是時諸人日相攻擊議論紛呶帝一無所
問則益植黨求勝朝端闕然及明年三月大計京官
丕揚與侍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弘綱領其事考功
郎中王宗賢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湯
北京協理御史喬允升佐之一時若故御史康丕揚
徐大化故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主
事鄭振先張嘉言及賓尹天竣國縉咸預焉又以年
例出紹徽應甲於外邪黨一清羣情翕服而諸不得
志者深銜之當計典之初舉也北京謂明時將出疏
要挾以激怒丕揚丕揚果怒先期止明時過部考察
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帶帝怒褫
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北京祇以劾圖一
疏實之爲圖報復於是刑部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揚
爲賓尹大化國縉紹徽應甲嘉言辨且曰臣今年祿
命應死臣私心亦欲無端求死以報國家當是時部
院察疏猶未下丕揚懼帝惑聚奎言察事中格亟以
賓尹等訪單上聞疏猶不下丕揚奏趣之因發聚奎
前知績溪吳江時貪虐狀帝方向丕揚亦褫聚奎職
由是黨人益憤謂丕揚果以偽書故斥紹徽國縉且

二人與應甲常攻三才元翰故代為修隙議論洵洵不平弘綱聞而畏之累請發察既亦若以王揚為過當者黨人藉其言並思撼王揚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慮察既終寢抗章責弘綱因盡發崑宣黨構謀狀於是一挂繼芳永春兆魁宗文爭擊元薦為明時等訟寃賴向高調護至五月察既乃下而給事中彭惟成南京給事中高節御史王萬祚曾陳易猶攻訐不已王揚以人言紛至亦屢疏求去優詔勉留先是揚時喬掌察介科道錢夢臯等十人為特旨留任至是王揚亦奏然之羣情益快王揚以白首趨朝非薦賢無以報國先後推轂不絕林居者碩若沈鯉呂坤郭正域丘度蔡悉碩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馮從吾等王立高攀龍劉元珍龐時雍姜士昌范涑歐陽東鳳輩推引不遺餘力帝雅意不用舊人悉寢不報而王揚又請起故御史錢一本等十三人故給事中鍾羽正等十五人亦報罷王揚齒雖邁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益隆而王揚乞去不已既復二十餘上既不得請則於明年二月拜既徑歸向高聞之急言於上詔令乘傳且赦所司存問既而王揚疏謝因陳時政四事帝復優詔報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太保天

啟初追謚恭介

蔡國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鄉人嚴嵩當國愛其才欲羅致門下國珍不應乞就南為刑部主事盜七十餘人久繫當死識得其情疏釋過半就改吏部進郎中出為福建提學副使馭士嚴簡別咸當以待養歸尋遭母喪服除遂不出家居垂二十年張居正既卒朝議大起廢籍萬曆十一年仍以故官涖福建還湖廣右叅政分守辰沅洞苗亂將吏議勦國珍曰是可撫而下也馳檄諭之遂定歷浙江左布政使十九年以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明年召為

左副都御史歷吏部左右侍郎與尚書孫繼陳有年恇心綜核銓叙稱平又明年冬擢南京吏部尚書二十四年閏八月孫丕揚去國帝久不除代部事蓋弛其年十二月竟廢大選閣臣及言官數為言明年二月始命國珍為吏部尚書三殿災率諸臣請修省旋有詔起廢國珍博咨精覈列為三等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文選郎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足錄過無可棄者給事中喬清等三十三人因人註誤繁非已作者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並請錄用竟報寢明年正月倡廷臣詰文華門請舉皇長子冊立冠婚且

言必得請方退帝遣中官諭曰此大典稍需時耳何相挾若是乃頓首出未幾給事中戴士銜劾文選郎白所知賍私國珍爲辨且求罷帝不聽除所知名御史况上進因論國珍八罪帝察其誣不問國珍遂稱疾累疏乞去先是王揚坐忤張位去官位欲援同己者爲助以國珍柳人汲引甚力及秉銓除授一守成憲不爲位用位語人曰忝備帷幄進退不得關其謀國家置冢鄉足矣何聞臣爲國珍知不得行其志已懷去計至是帝忽怒吏部敗黜諸郎二十二人國珍求去益力其年四月許乘傳歸初揚巍爲吏部與內閣壻荒相應故得居位八年自宋總陸光祖力與閣抗權雖運部身不見容故自縊至國珍率未決歲去惟王揚得閱二年議者咸嘆閣臣之怯而惜諸臣用未竟也國珍雅以學行稱其風力不及孫毓陳有年而清操似之均爲時望所屬家居十三年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爲刻囊戴獨行之以寬十四年由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歲凶累疏請蠲賑饑民獲濟入爲刑部侍郎累進南京戶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以繼母憂去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罷廷推代者七人戴居末帝特擢用之當是時趙志皋沈一貫輔政雖不敢撓部權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印者咸得自舉以聽上裁而吏部諸曹亦由九卿推舉尚書不得自擇其屬其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則盡用掣籤之法由是部權日輕戴視事謹守新令莫幸無罪而已明年京察編修劉綱中書舍人丁元薦南京評事龍起雷常以言事忤當路咸置察中特議頗不直戴而是時國本未定皇長子冠婚久稽戴每倡廷臣直諫及礦稅害劇戴深以爲憂率九卿上言陳增開礦山東而知縣吳宗堯逮李道抽分湖口而知府吳寶秀等又逮天下爲增爲道者何限有司安所措其手足且今水旱頻仍田里蕭耗重以東征增兵益餉而西事又見告矣民不聊生方虞奸宄竊發奈何又爲之發其機而速其變哉不報又明年山西稅使張忠奏調夏縣知縣韓薰簡僻戴以內官不當擅舉刺既爭之已而湖廣陳奉屢奏逮有司并及

諸生戴等又極論且言奉及遼東高淮擅募勁卒數百被堅持銳暴橫民間尤不可不聞帝亦弗聽二十九年五月復偕周列上言自去夏六月不雨至於今日畿民嗷嗷草無遺根盜竊成羣路殫相望閭井無烟又矣按巡撫汪應蛟所奏饑民十八萬人此十八萬人者使其坐而待死已不忍言使不甘生死更如之何加以頻值蠻夷之警屢興征討之師按丁增調履畝加租今日賦額視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採權之害天生不論礦稅有無繁勒取之民間此何理也天下富室無幾奸人肆虐何極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滿稅則索立罄矣持無可究詰之說用無所顧畏之人魚魚小民安得不窮且亂也如湖廣激變已教告矣而近日武昌尤甚此輩亦有身家寧不愛性命何苦而為變哉蓋變亦死不變亦死與其吞聲獨死毋寧與讐家俱糜故一發不可過耳陛下可視為細故不一動宸慮哉亦不報明年二月帝有疾詔罷礦稅釋繫囚錄建言隨謫諸臣越日帝稍愈命礦稅採權如故戴率全列力諫時釋罪起廢二事猶令閣臣議行戴即欲疏名上請刑部尚書蕭大亨謂釋罪必當奏聞方

具疏上而太僕卿南企仲以二事久稽劾戴等不能將順帝怒並停前詔於是戴引罪求罷帝不許自是請起廢者再率九卿乞停礦稅者四皆不省稽勲郎中趙邦清素剛介為給事中張鳳翔所劾疑出文選郎中鄧光祚驗封郎中侯執躬意辨疏侵之御史沈正隆給事中田大益交章劾邦清邦清憤盡發光祚執躬私事光祚亦騰疏力攻部中大閹戴以三人互有短長無所裁抑御史左宗邱李培遂劾戴表率無狀戴引疾乞去帝諭留戴為貶邦清三秩允光祚執躬歸羣罷乃息又明年冬妖書事起錦衣官王之植李植國王承恩王名世與同官周嘉慶有都言妖書嘉慶所為下詔獄窮治嘉慶戴甥也此會鞠戴不悉其榜掠為引避帝聞而惡之會王士驥通書事發下部議士驥奏辨帝責戴戴引罪疏誤用印復被譴讓罪其司屬而戴謝疏用印如故帝怒令致仕奪郎中馬大儒以下俸戴秉銓六年温然長者不立崖異聲望出陸光祖諸人下然謹守資格持身端謹亦少可嘗議時黜陟之柄不在閣亦不專在部以故閣部相安戴得久於其位帝亦加眷顧逾于前諸臣然其時缺官不補考選不行直臣永廢雖奏憤時聞寢閣強

半自是幾成故事爲冢臣者益難焉卒贈少保
揚時喬字宜遷上饒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工部
主事權稅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輸之有司無所預
隆慶元年冬上時政要務言幾之當慎者三以日勤
朝講爲修德之幾親裁章奏爲出令之幾聽言能斷
爲國事之幾弊之最重者九曰治體怠弛曰法令數
易曰賞罰無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濫曰莊田擾
民曰習俗侈靡曰士氣卑弱曰議論虛浮勢之偏重
者三宦寺難制也宗祿難繼也邊徼難振也疏入帝
褒納中外傳誦焉擢禮部員外郎遷南京尚寶丞萬
曆初以養親去服除起南京大僕丞復遷尚寶移疾
歸時喬雅無意榮進再起再告闕十七年始薦起尚
寶卿四遷南京太常卿疏請議建文帝謚祠祀死事
諸臣曰此文皇帝未竟志也聞者避之就遷通政使
秩滿連章乞休朝議不許三十一年冬召拜吏部左
侍郎時李戴已致仕時喬至郎署部事絕請謁謝交
遊止宿公署苞苴無敢及門及大計京朝官首輔沈
一貫欲庇其所私而憚時喬方正將令兵部尚書蕭
大亨主之次輔沈鯉不可而止時喬乃與都御史溫
繩力劾邪佞政輔私人若給事中錢夢皋御史張似

源于永清輩咸在禁中文以年例出給事中鍾兆斗
於外於是一貫大愾密言於帝留察既不下而夢皋
亦假楚事再攻邪王域謂主察者爲正域驅除帝意
果動特留夢皋已盡留科道之被察者而嚴旨責時
喬等徇私報復時喬等惶恐奏辨請罷斥帝不問夢
皋既留遂合北斗累疏攻繩並侵時喬時喬求去已
而員外郎賀燦然請斥被察科道亦詆繩挾權闖捷
顧獨稱時喬又言陛下庸斷躬操非關臣能竊弄意
蓋爲一貫解疏出朝士訝之時喬以與繩共事不可
使獨蒙惡聲又疏請貶黜不報及繩去夢皋北斗亦
引歸帝復降旨譴讓謂祖宗朝亦常留被察科道何
今日揣疑君父誣詆輔臣因責諸臣朋比令時喬蒙
勵供職而盡斥燦然及劉元珍龐時雍輩時喬嘆曰
主察者逐爭察者亦竄矣尚可觀顏居此乎九疏引
疾竟不得請時中外缺官多不補而羣臣省親養病
給假及建言誣誣被遣者充滿林下率不獲召時喬
乃繕列三百餘人三疏請錄用三十四年皇長孫生
有詔起廢時喬復列上遷蒲鄒元標等九十六人削
籍范雎等一百十人帝卒不省明年大計外吏時喬
已偕副都御史詹沂受事居數日帝忽命戶部尚書

趙世卿代時喬遂中輟蓋去冬所批察既至是帝誤發之也輔臣朱賡謂非体立言於帝帝亦覺其誤即日杖還而時喬堅辭不肯任吏科陳治則劾其怨惡無人臣禮有旨詰責時喬乃再受事永年伯王棟卒其子明輔請襲時喬以外戚不當傳世固爭之弗聽是時一貫已罷言路爭擊其黨而李廷機者一貫教習門生也閣臣關象多推之惟給事中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持不可時喬卒從衆議未幾又推黃汝良全天叙侍郎諸攻一貫者益不悅給事中王元翰胡忻遂交劾時喬時喬既辨力求罷當是時帝委時喬銓柄又不置右侍郎一人獨理部事致叙平允然堂陛扞格曠官廢事日甚一日而中朝議論方置動見掣肘時喬聲望雖重官位未崇又自溫純去久不置都御史益無以鎮壓百僚由是上下相凌紀綱日紊言路得收其柄時喬于其間亦多委蛇主調停之畫議者量其苦心亦不甚咎也其秉銓凡五年最後起故尚書孫丕揚未至而時喬已卒篋餘一敝裘同列賻送以殮詔贈吏部尚書謚端潔時喬受業永豐呂懷最不喜王守仁之學闢之甚力尤惡羅汝芳官通政時其疏斥之曰佛氏之學初不瀾于儒乃汝芳

假聖賢仁義心性之言倡為見性成佛之教謂吾學直捷不假修為於是傳誣為走離以經書為糟粕以躬行實踐為迂腐以紀綱法度為桎梏踰閑蕩檢反道亂德莫此為甚而後學轉相信從禍將安極望教所司明禁用彰風教詔從其言時喬家食久盛有著述學者稱止菴先生

趙煥字文光掖縣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烏程知縣入為工部主事改御史萬曆三年中官孫宏請遣其黨權真定材木煥及給事中侯于趙並執奏不從張若正遭父喪言官交章請留煥獨不署名七年擢

順天府丞累遷左僉都御史十四年三月風霾求言煥請恢聖度納忠言謹頌笑信政令時召大臣商榷治理次第舉行實政獎在內府者一切報罷而飭戒督撫有司務求民瘼帝嘉納焉尋遷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乞假去二十一年起南京右都御史以親老辭時煥无耀以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亦乞歸養吏部言二人於情則同但耀為長子且勞封疆日久可聽其歸而煥新承簡命又優游膝下有年宜起就職從之尋召為刑部尚書日本封貢議起力言非策男子諸龍光訐奏李如松通倭事石星庇之如松

亦急行金內外遂下龍光及其黨陳仲登吏命荷重
按立亦日中期待成瘴鄉煥以盛暑必斃而二人罪
不當死兩既力爭忤旨詰責復以議彭應參獄夫帝
意遂引疾歸二十六年再起南京右都御史既改吏
部尚書皆不赴家居十六年召拜刑部尚書尋兼署
兵部四十年二月孫丕揚去改署吏部當是時神宗
在位久益怠荒內閣止業向高一人杜門三月不出
吏部自丕揚罷堂上空無人兵部王象乾未至更不
除侍郎戶禮工三部各止一侍郎久無尚書都察院
自溫繩後八年無正官尚書見在止煥一人故事六
科給事中五十人十三道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給事
御史各不過十人煥累疏乞除補帝皆不報煥數歷
垂五十年素著清望帝亦廉知之其年八月遂用為
吏部尚書諸部亦除侍郎四人既而考選命下補給
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稱盛然是時朋黨已
成中朝議論角立煥驟起田間于朝臣本無所左右
而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遂得乘間入之故其舉
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為御史李若星給事中孫振
基所劾煥皆拜既求去帝優詔慰留之己兵部主事
卜履吉以事為署部事都御史孫璋所論煥以履吉

罪輕擬奪俸三月給事中趙興邦遂劾煥狗彘類
辨再乞罷向高上言全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
既踴躍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
水火無有已時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以後共捐
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
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
守之摧殘天下事尚可為也因請煥速出煥乃復
起視事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魏雲
中于外三人常力攻湯賓尹熊廷弼與黨人異議者
又不移咨都察院於是御史湯北京守故事力爭且
詆煥煥屢疏評辨杜門不出詔慰起之北京以爭不
得投劾徑歸于是北京同官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
及戶部郎中賀煥交章劾煥擅權且徵選振基等於
言路帝雖奪諸臣俸煥官以慰煥煥請益力九月
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帝猶遣諭留給事中李成名
恐帝因煥去斥逐言官復劾煥伐異黨同煥遂稱疾
篤堅不起踰月乃許乘傳歸四十六年吏部尚書鄭
繼之去國時奸黨勢成清汎斥逐已盡齊黨示詩教
勢尤張以煥為抑人老而易劾故力引煥代繼之年
七十有七矣煥至一聽其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

益損而帝終以煥清操委信之及明年七月遼左告
警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執事始遣
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闕如故煥等復具疏
趣之且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關陛下能高枕深
宮稱疾謝却之乎帝由是嘆焉考滿當增秩寢不報
煥遂鬱鬱成疾卒恤典不及光宗立始賜恤如制熹
宗初贈太子太保

鄭繼之字伯孝襄陽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餘干
知縣遷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為寧國知府進四川副
使以養親歸服除久之不出萬曆十九年用給事中

陳尚象薦起官江西進右叅政召為太僕少卿累遷
大理卿東征師罷吏部尚書李戴議留戍兵萬五千
令朝鮮供億繼之曰既留兵自當轉餉奈何疲敵屬
國議者寤之為大理滿九年擢南京戶部尚書就改
吏部四十一年趙煥罷帝久不除代時帝雖倦勤所
用秉銓猶必天下廉士以繼之雅著廉聲明年二月
召拜吏部尚書當是時素向高當國數稱疾杜門方
從哲新得政望輕不為朝士所服九卿大僚又強半
虛位以故閣部失權權盡歸言路而齊楚浙三黨尤
橫大僚進退惟其喜怒以繼之楚人年八十餘老而

憤引為已用繼之又處散地于中朝素無黨援而心
願以東林為非至是遂一聽黨人意指文選郎中王
大智者黨人心腹繼之倚信之其秋以年例出御史
宋槃潘之祥給事中張鏞南京給事中張篤敬于外
諸人蓋常攻湯賓尹熊廷弼者也時定制科道外選
必會都察院吏科至是不令與聞又考選科道中書
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當
預而持議頗右於王立李三才遂見抑改授部曹大
智同官趙國琦以為言大智怒搆之繼之遂逐去由
是朝議譁然御史孫居相張五典周起元援年例故
事以爭且為光房等五人稱在吏科都給事中李瓌
亦以失職抗疏劾大智而御史唐世濟乃右吏部詆
居相等投款東林淆亂國是居相瑾怒文章劾世濟
獻媚當途給事中姚宗文及御史李微儀劉光復助
世濟排擊居相亦再疏力攻大智乃引病去繼之亦
覺其非不敢辨也至明年二月胡來朝為文選出兵
科都給事中張國儒御史馬孟禎徐良彥于外復不
咨都察院吏科先是國儒已陪推京師法不當出外
孟禎良彥則素忤黨人故來朝抑之而繼之不能禁
時居相等已去國獨瑾再爭詆繼之來朝甚力來朝



ZW 21101000563835

S
Z121.5
15a

等不能難其黨思以衆力勝之於是光復及御史王雅量牟志菱金汝諧李養志孫光裕劉廷元熊化輩羣起攻瑾瑾爭之強阮三上來朝光復亦三阮詆訐詞頗窮來朝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袒非可爲制乞改前令從事其恣肆無異忘如此而帝一無所處分瑾雖奉使自引去其秋給事中梅之煥御史李若星張五典年例外轉所司復不預聞吏科韓光裕御史徐養量指言之然勢孤竟不能爭也時縉雲李銑以刑部尚書兼署都察院亦浙黨所推轂四十五年大計京官繼之與銑司其事考功郎中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清流與黨人異趣者貶黜殆盡即在籍不免大僚則中以拾遺自是善類一空廟堂之上無復以國事爲慮者矣先是繼之以薦老累疏乞休帝輒慰留不允明年春乃稽首闕下出郊待命帝明令乘傳歸不數年卒年九十二贈少保繼之早有清望爲士類所稱晚節潦倒委身黨人雖數請起廢卒未常用一賢而所存必善類識者論萬曆朝家卿莫不賢陸光祖孫鑑陳有年而歎恨趙煥及繼之云

論曰銓曹固登庸重地冢宰職任統均又六卿之領袖也苟其用舍黜陟一舉至公輿論具存監觀有赫區區權貴亦惡得而戲撼之哉諸臣之在當日泄泄者皆特立解聞非曲徇政府以取容則抗忤宮廷以弋譽淺泉福見私意未祛依附角爭賢者不免又其甚焉者包荒匪人羅織善類羣情競憤國是寔清天官太宰持衡秉鑑之謂何而顧苟焉從事若爾乎借曰時值多艱我本難進然守死善道未聞以身殉乎人者也夷考其時妍媸混雜堂簾閑塞蓄疑府謗諸務蘊苑譽之榮衛並乾痿痺已錮誰實使之士君子當均任其咎矣專罪小人得乎哉